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22n1421

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

劉宋 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第一分
    - 1　波羅夷法
    - 2　僧殘法
      - 1
      - 2
    - 3　不定法
    - 4　捨墮法
      - 1
      - 2
    - 5　墮法
      - 1
      - 2
      - 3
      - 4
    - 6　悔過法
    - 7　眾學法
    - 8　七滅諍法
  - 第二分
    - 1　尼律波羅夷法
    - 2　尼律僧殘法
    - 3　尼律捨墮法
    - 4　尼律墮法
      - 1
      - 2
    - 5　尼律悔過法
    - 6　尼律眾學法
  - 第三分
    - 1　受戒法
      - 1
      - 2
      - 3
    - 2　布薩法

        - 3 安居法
        - 4 自恣法
        - 5 衣法上
        - 6 皮革法
        - 7 藥法
        - 8 食法
        - 9 迦絺那衣法
    - 第四分
        - 1 滅諍法
        - 2 羯磨法
            - 1
            - 2
    - 第五分
        - 1 破僧法
        - 2 臥具法
        - 3 雜法
        - 4 四威儀法
        - 5 遮布薩法
        - 6 別住法
        - 7 調伏法
        - 8 比丘尼法
        - 9 五百集法
        - 10 七百集法
- 卷目次
    - 001
    - 002
    - 003
    - 004
    - 005
    - 006
    - 007
    - 008
    - 009
    - 010
    - 011
    - 012
    - 013
    - 014

    - 015
    - 016
    - 017
    - 018
    - 019
    - 020
    - 021
    - 022
    - 023
    - 024
    - 025
    - 026
    - 027
    - 028
    - 029
    - 030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421 [cf. Nos. 1422-1424]
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一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一分初波羅夷法

佛在須賴婆國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，詣毘蘭若邑，住林樹下。其邑有婆羅門名毘蘭若，波斯匿王以此邑封之，聞佛釋種出家學道，成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、調御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普知世間一切心念；為說正法，初中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；具足清白梵行之相，與諸弟子來遊此邑。歎言：「善哉！我願見佛！」即與五百眷屬前後圍繞出詣佛所，遙見世尊在林樹下，諸根寂定，光明殊特，歡喜踊躍，下車步進，住立問訊，却坐一面。爾時世尊為說妙法，示教利喜。聞法歡悅，即白佛言：「願佛及僧受我安居三月供養！」佛言：「我此眾多，而汝異信、異見、異樂，所奉事異。」復白佛言：「我雖異信、異見、異樂，不以世尊此眾為多。」如是至三，佛乃受之。即從坐起，右遶而去，還家辦具安居供養。

時魔波旬作是念：「今婆羅門請佛及僧安居三月，我當[示*厭]蠱，迷亂其意。」念已，即來[示*厭]之。彼婆羅門為魔所[示*厭]，即入後宮受五欲樂，勅守門者：「我今遊宴三月在內，外事好惡一不得白！」都不復憶請佛及僧。

爾時彼國信向邪道，邑里未有精舍講堂，城北有山，林流清淨，佛與大眾即而安居。時世飢饉乞求難得，入里分衛都無所獲。時波利國有販馬師，驅五百匹馬，夏初來至，熱時已到，見此邑清涼，水草豐茂，便共停止，養食諸馬。時諸比丘至馬師所默然而立。時彼馬師信佛心淨，愍念比丘乞求無獲，便作是言：「正有馬麥，若能食者，當減半分一升相與，足以支身，可以行道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食於馬分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讚歎少欲知足，告諸比丘：「自今已後，聽食馬分。」時阿難即取佛分，倩人為麨，供養世尊，諸比丘眾舂煮而食。

時尊者目犍連在靜處作是念：「今此國中乞食難得，我今當與得神通者到欝單越，食自然粳米。」念已，即從坐起，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向作是念：今此國中乞食難得，當與得神通者到欝單越，食自然粳米。」

佛告目連：「汝等可爾，凡夫比丘當如之何？」

目連白佛：「我當以神力接之。」

佛言：「止，止！汝雖有是神力，宿對因緣，欲置何所？又奈將來諸凡夫何？」目連受教，默然而止。
時尊者舍利弗在靜處作是念：「過去諸佛，何佛梵行不久住？何佛梵行久住？」念已，即從坐起，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我向作是念：過去諸佛，何佛梵行不久住？何佛梵行久住？」
爾時佛讚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所念善，所問亦善。舍利弗！維衛佛、尸葉佛、隨葉佛梵行不久住，拘樓孫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葉佛梵行久住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以何因緣三佛梵行不久住，三佛梵行久住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三佛不為弟子廣說法、不結戒、不說波羅提木叉，佛及弟子般泥洹後，諸弟子種種名、姓出家，速滅梵行。譬如槃盛散花，置四衢道，四方風吹隨風飄落。何以故？無綖持故。如是，舍利弗！三佛不為弟子廣說法、不結戒、不說波羅提木叉，梵行所以不得久住。
「又舍利弗！隨葉佛與千弟子遊恐怖林，所以名曰恐怖林者，未離欲人入此林中衣毛皆豎，是故名曰恐怖林也。彼佛為弟子心念說法，口無所言：『諸比丘！當思是，不思是；當念是，不念是；當斷是，當修是，當依是行！』諸比丘心知是已，漏盡意解得阿羅漢道。
「舍利弗！拘樓孫佛、拘那含牟尼佛、迦葉佛廣為弟子說法，無有疲厭，所謂：修多羅、祇夜、受記、伽陀、憂陀那、尼陀那、育多伽婆、本生、毘富羅、未曾有、阿婆陀那、憂波提舍，結戒，說波羅提木叉。佛及弟子般泥洹後，諸弟子雖種種名、姓出家，不速滅梵行。譬如雜華以綖連之，置四衢道，四方風吹不能令散。何以故？綖所持故。如是，舍利弗！三佛廣為弟子說如上法，是故梵行所以久住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以不廣說法、不結戒、不說波羅提木叉，梵行不久住者，唯願世尊為諸弟子廣說法、結戒、說波羅提木叉！今正是時。」
佛言：「且止，我自知時。舍利弗！我此眾淨，未有未曾有法，我此眾中最小者得須陀洹。諸佛如來不以未有漏法，而為弟子結戒。我此眾中未有恃多聞人故，不生諸漏；未有利養名稱故，未有多欲人故，未有現神足為天人所知識故，不生諸漏。」
爾時世尊三月安居竟，便告阿難：「汝來，阿難！共至毘蘭若所。」阿難受教，整衣服，從佛至其門下。時婆羅門在高樓上五欲自娛，遙見世尊即便憶悟，疾疾來下，拭席迎坐，五體投地為佛作

禮，悔過自責：「我愚癡人，請佛安居竟不設供。非情中悔，亦非無物，正自迷忘，不復憶念。唯願世尊，受我悔過！」
佛言：「汝實愚癡！請佛及僧竟不供養，理應悔過！今當與眾，受汝懺悔！」又告婆羅門：「我聖法中，知懺悔者增長善法。」
彼婆羅門復白佛言：「願佛及僧留住一月，受我供養！」佛不受之，告言：「汝婆羅門異信、異見，但能請佛已是大事。」如是至三，佛又不受，告言：「我已在此安居三月，今應遊行，不得復住。」彼婆羅門復白佛言：「唯願世尊受我明日餞送供養！」佛便默然受之。
時婆羅門竟夜辦具種種餚饍，至明食時，便敷床座。日時已到，世尊與眾弟子俱往就坐。彼婆羅門即設所供，手自斟酌，食畢行水，以劫貝四張、革屣一緉，奉上世尊；僧各兩張、革屣一緉，為安居施。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安居施。」以此白佛。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因毘蘭若，從今已後，聽受安居施。」即皆受之。於是婆羅門心大歡喜，取小床於佛前坐，佛復為說隨喜之偈：

「一切天祠中，　奉事火為最；
一切異學中，　薩婆帝為最；
一切眾人中，　轉輪王為最；
一切眾流中，　大海水為最；
一切照明中，　日月光為最；
天上天下中，　佛福田為最。」

爾時世尊說此偈已，更為說法，示教利喜，從坐而起，向僧伽尸國。展轉遊歷，後之毘舍離，住獼猴河邊重閣講堂，為諸四眾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國王、大臣、沙門、婆羅門供養、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。
爾時迦蘭陀邑諸長者事緣入城，聞佛世尊在重閣講堂，皆詣佛所，見佛世尊與無量眾圍遶說法。時彼眾中有長者迦蘭陀子，名須提那，聞法歡喜，即作是念：「如我解佛所說，夫在家者，恩愛所縛，不得盡壽廣修梵行；出家無著，譬如虛空。我今寧可以家之信，出家修道。」眾會各歸，前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向聞佛說法，作如是念：『如我解佛所說，夫在家者，恩愛所縛，不得盡壽廣修梵行；出家無著，譬如虛空。我今寧可以家之信，出家修道。』世尊！我有是念，今欲出家，唯願與我出家受戒！」

佛言：「甚善！汝父母聽未？」答言：「未聽。」佛言：「一切佛法，父母不聽，不得為道。」即白佛言：「我今當還，啟白父母。」佛言：「今正是時。」

於是須提那便從坐起，右繞三匝，還家白父母言：「我聞佛法，在家縛著，今欲出家，廣修梵行。」父母答言：「止，須提那，莫作是語！吾先無子，禱祠神祇，僅而有汝。一子之愛，情念實重，死不相遠，如何生離？汝家饒富，金銀寶物恣汝修德，現世受樂。何用出家，奪吾情志？」苦請至三，父母不許。便從坐起，住於別處，作是誓言：「若不得出家，終不復食，於此而死，何用徒生！」即便不食，至于六日。

親戚聞之，咸來慰喻，言：「汝父母唯汝一子，愛念情重，死尚不遠，況聞生離。汝家大富可以樹德，道由於心，不在形服。何必傷生，苦違父母？」如是至三，默然不受。又諸時友亦來諫之，苦言如上，亦復如是。各捨之去，至父母所，咸作是言：「如我所見，不可復轉。若聽出家，猶可時見；不樂道者，歸來有期。絕飡六日，餘命漏剋，數日之間，當棄中野，鴟烏吞啄，虎狼競食。人父、人母胡寧忍此！」父母聞已，銜淚答言：「聽子出家，修於梵行；但為我共要，時還相見。」親友聞已，皆大歡喜，復至其所，語言：「汝父母已許汝出家，不忘時歸，便得去矣！」須提那即大歡喜，至父母所，白言：「我今詣佛出家修道。」父母悲泣，答言：「聽汝出家，廣修梵行；但勿忘要，時還見我。」

於是須提那拜辭父母，繞三匝而去。還至佛所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父母已聽，唯願與我出家受戒！」佛言：「善來比丘，修諸梵行。我善說法，斷一切苦。」佛說是已，須提那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，鉢盂在手，即成沙門得具足戒。

出家未久，時世飢饉，諸比丘入城分衛者，都無所獲。須提那在閑靜處，作是念：「今此飢饉，乞求難得，我所生處飲食豐樂；當將諸比丘還我本邑，令得供養，并福度彼。」便從坐起，與諸比丘還到本邑，住林樹下。父母聞之，勅其婦言：「汝可莊嚴，如吾子在家所好服飾。」莊嚴既畢，父母將之同詣彼林。

時須提那見父母來，起迎問訊。父母語言：「汝何用毀形在林樹間？可還捨道，在家修善。」白父母言：「不能捨道，還就下賤。」如是至三，執心彌固。父母嗚咽，捨之還家。須提那婦數日之中便有月水，即以白姑，姑歡喜言：「是有子相。」即勅莊嚴，如前服飾，父母復將共詣彼林。

時須提那問訊如上，父母復言：「汝何用毀形，在林樹間受此風、露、飢、寒困苦？汝家財富，天下所知，但我私寶，積沒人首，況父母物，孰能量計？汝可還家，恣意修善，現世受樂，後享福

慶。」白父母言：「如子所見，五欲傷德，歡樂如電，憂苦延長，終不以此捐修梵行。」如是至三，答啟彌厲。父母復言：「爾雖吾子，今為釋種，違我以道，夫復何言？但祖宗輟祠，人倫情重，王憲嗣絕，財物沒官，吾備之矣！汝豈不知，餘願所期在汝續種，汝其思之，吾言盡矣！」

時須提那聞誨悲泣，默然奉命，便與婦同歸，在於本室三反行欲，乃有神降：時兜率陀大威德天命終受胎。

爾時地神告虛空神言：「迦蘭陀子於未曾僧中，作未曾有事。」虛空神告四天王，四天王告忉利天，展轉相告乃至梵天。

其婦月滿生子聰達，名曰續種，年大出家成阿羅漢。

時須提那犯此惡已，即自悔責：「我今失利，云何於佛正法出家，而不究竟修於梵行？」羸瘦憔悴，纔有氣息。諸比丘見，問言：「汝先好顏色，今何憔悴？將無不樂梵行，犯惡罪耶？」答言：「我犯惡罪，是故爾耳！」即問：「汝犯何罪？」答言：「我共本二作不淨行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汝所作不善，非清淨行，非沙門法，不隨順道！」種種呵責如佛所說呵責已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諸佛常法：知而故問，知而不問；知時問，非時不問；有益問，無益不問。諸佛常法：有五百金剛神侍衛左右，若佛問三反，不以實答，頭破七分。佛問比丘：「欲何所說？」諸比丘重以白佛。佛問須提那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言：「汝愚癡人！所作不善，非清淨行，非沙門法，不隨順道！此不能令未信者信，令信者退。汝不聞我種種呵欲、欲想、欲覺、欲熱；讚歎斷欲、離欲想、除欲覺、滅欲熱？我常說欲如赤骨聚、如大火坑、如利刀、如利箭、如毒蛇、如毒藥、如幻、如夢誑惑於人，汝今云何作此大惡？汝豈不聞我所說法：未離欲者能使離欲，已放逸者令不放逸，能斷渴愛離有為法，無學離欲向無為道，示人正要畢竟泥洹！汝豈不畏三惡道苦？汝若不作此大惡者，佛正法中必得無量諸善功德。汝初開漏門，為此大惡，波旬常伺諸比丘短，汝今便為開魔徑路，摧折法幢，建立魔麾。須提那！寧以身分內大火坑，若毒蛇口，不應以此觸女人身！汝所犯惡，永淪生死，終不復能長養善法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。何等為十？所謂：僧和合故、攝僧故、調伏惡人故、慚愧者得安樂故、斷現世漏故、滅後世漏故、令未信者信故、已信者令增廣故、法久住故、分別毘尼梵行久住故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行婬法，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』」

佛在舍衛城。有阿練若比丘在空閑處住，有獼猴群住彼左右。時一比丘念雌獼猴，以食誘之遂共行欲。後眾多比丘案行臥具到其住

處，時彼比丘入城乞食，雌獼猴來現婬欲相。諸比丘共作是語：「觀此獼猴必當有故，共伺察之，其狀必現。」先住比丘須臾來還，獼猴即往現受欲相，時彼比丘便共行欲。諸比丘見，語言：「汝不聞佛結戒，比丘行婬得波羅夷耶？」答言：「佛制人女，不制畜生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人女，畜生，有何等異？汝所作不善，非清淨行，非沙門法，不隨順道！此不能令未信者信，令信者退。汝不聞世尊種種呵欲、欲相、欲覺、欲熱。」具說如上。呵已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言：「汝愚癡人！所作非法。」種種呵責亦如上說。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行婬法，乃至共畜生，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』」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眾多比丘不樂修梵行，共作是語：「佛法出家甚為大苦，我等當共行白衣儀法、外道儀法；行白衣事、外道事；時亦入村，非時亦入村；行殺、盜、婬、飲酒、食肉；晝夜觀伎，歌謠自娛。」數作是語，無有慚愧。時有持戒比丘少欲知足，種種呵責已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等不應共作是語：行外道儀法、白衣儀法。若言，行外道儀法，語語偷羅遮；白衣儀法，突吉羅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時有跋耆邑比丘名孫陀羅難陀，眾所知識供養恭敬，不樂修梵行，作外道儀法、白衣儀法；行殺、盜、婬種種惡事。彼諸居士不信樂佛法者，呵責言：「云何沙門釋子作如此惡？」處處咸言：「孫陀羅比丘亦受五欲樂，此等比丘無沙門行，無婆羅門行；不受沙門法，不受婆羅門法。此等比丘所不遊處，皆得善利！」惡聲流布遍聞天下。

時孫陀羅還至眾中，作是言：「與我出家受戒。」諸比丘言：「須白世尊。」即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孫陀羅非比丘，若已受戒，應白四羯磨作滅擯。」

若上座、若上座等，知法律者，應如是白：「大德僧聽！孫陀羅比丘戒羸不捨，行婬法。今僧與孫陀羅比丘作滅擯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孫陀羅比丘戒羸不捨，行婬法。今僧與孫陀羅比丘作滅擯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第二、第三亦如是。

「僧與孫陀羅比丘作滅擯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若比丘言行白衣儀法、外道儀法，不名捨戒；若口言我捨戒，名為捨戒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共諸比丘同學戒法，戒羸不捨行婬法，乃至共畜生，是比丘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』」

比丘者：乞比丘、持壞色割截衣比丘、破惡比丘、實比丘、堅固比丘、見過比丘、一語受戒比丘、二語受戒比丘、三語受戒比丘、善來受戒比丘、如法白四羯磨受戒比丘，是名比丘。
同學者：如佛所說：「盡形壽不犯，同學是學。」是名同學。
戒法者：所受不缺戒，不生惡法戒，成就善法戒、定共戒。
戒羸不捨者：睡眠捨戒，向睡眠人捨戒，不名捨戒。醉捨戒，向醉人捨戒；狂捨戒，向狂人捨戒；散亂心捨戒，向散亂心人捨戒；病壞心捨戒，向病壞心人捨戒；向非眾生、向非人、向畜生捨戒；遣使、遣書捨戒；作相捨戒，動手捨戒，相似語捨戒；獨、獨想，獨、不獨想，不獨、獨想捨戒；中國語向邊地人，邊地語向中國人捨戒；戲笑捨戒，不定語捨戒，瞋心捨戒，強逼捨戒；不應向捨戒，而向捨戒，皆不名捨戒；不發言捨戒，不名捨戒，是名不捨戒。反上名捨戒。
或戒羸非捨戒，或捨戒非戒羸，或戒羸亦捨戒，或非戒羸非捨戒。
云何戒羸非捨戒？若比丘不樂修梵行，不樂修梵行已，猶敬佛法僧，敬戒，敬沙門法，敬比丘法，敬毘尼，敬波羅提木叉，敬和尚阿闍梨、同和尚阿闍梨，敬同梵行人，不謗三尊；而憶鄉土、園觀、浴池、山林、樹木、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兒女，乃至奴婢。如是憶念，愁憂不樂，而盡形壽不犯梵行，是名戒羸非捨戒。
云何捨戒非戒羸？若比丘不樂修梵行，不樂修梵行已，猶敬佛，乃至敬同梵行人。彼作是念：「欲作沙彌，若優婆塞，乃至欲作外道梵志，非沙門釋子。」復作是念：「我今欲捨佛法僧，捨戒，捨毘尼，捨波羅提木叉，捨和尚阿闍梨、同和尚阿闍梨，捨同梵行人。」即作是言：「我今捨佛，何用佛為？佛有何義？我今於佛得脫。」乃至言：「我今得脫同梵行人。」復作是言：「作非沙門釋子畜，我作如是謗佛法僧，乃至謗同梵行人。」作如是等心念口言，向人說，是名捨戒非戒羸。
云何戒羸，亦捨戒？若比丘不樂修梵行，少敬佛法僧，乃至少敬同梵行人；憶念鄉土，乃至奴婢，作是念：「我今欲捨佛法僧，乃至捨同梵行人。」即作是言：「我今捨佛，何用佛為？佛有何義？我今於佛得脫，乃至脫同梵行人。」復作是言：「作非沙門釋子畜，我作如是謗佛法僧，乃至謗同梵行人。」作如是等心念口言，向人說，是名戒羸亦捨戒。
云何非戒羸非捨戒？若比丘於所受戒堅持不捨，不動、不轉，是名非戒羸非捨戒。
行婬法者：婬法名非梵行法、懈怠法、狗法、可惡法，二身交會出不淨，是名行婬法。
波羅夷者：名為墮法，名為惡法，名斷頭法，名非沙門法。

不共住者：如先白衣時，不得與比丘共一學、等學、不等學、不餘學；不與比丘共一羯磨、等羯磨、不等羯磨、不餘羯磨；不與比丘共一說戒、等說戒、不等說戒、不餘說戒，是名不共住。
諸佛世尊善說正法，亦善說譬。說犯婬者，如針鼻決，不可復用；如人命盡，不可復活；如石破，不可復合；如斷多羅樹心，不可復生。
是中比丘，與三種眾生行婬，犯波羅夷：人、非人、畜生。比丘與三種女行婬，犯波羅夷：人女、非人女、畜生女；與三種男：人男、非人男、畜生男；三種黃門：人黃門、非人黃門、畜生黃門；三種無根：人無根、非人無根、畜生無根；三種二根：人二根、非人二根、畜生二根行婬亦如是。
比丘與人女、非人女、畜生女三處行婬：大、小行處、口中。眠時、醉時、狂時、散亂心時、病壞心時、死時、噉半時，波羅夷；過半時、骨時，出不淨僧伽婆尸沙，不出不淨偷羅遮。無根女時、二根亦如是。
比丘與人男、非人男、畜生男二處行婬：大行處、口中。眠時，乃至噉半時，波羅夷；過半時、骨時，出不淨僧伽婆尸沙，不出不淨偷羅遮。無根男時、黃門亦如是。
於上諸處行婬，外方便，內出不淨；內方便，外出不淨，眠時，乃至噉半時，波羅夷；過半時、骨時，出不淨僧伽婆尸沙，不出不淨偷羅遮。
比丘若為強力所逼，於上諸處行婬，入時受樂，出、住不受；出時受樂，入、住不受；住時受樂，出、入不受；出、入受樂，住時不受；入、住受樂，出時不受；出、住受樂，入時不受；出、入、住時受樂，眠時乃至噉半時波羅夷；過半時、骨時，出不淨僧伽婆尸沙，不出不淨偷羅遮。出、入、住時，都不受樂，不犯。
若比丘婬欲心，以男根內上諸處一分，皆波羅夷；若以指、一切外物，內上諸處，皆偷羅遮。
比丘尼亦波羅夷；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，驅出。
不犯者：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、初作，此四種不犯。下一切諸戒皆如是，悉不復出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比丘名達尼迦，是陶家子，於乙羅山作草菴住。至時持鉢入城乞食，取樵人於後輒壞其菴，持材木去。食後還已，復更治之。如是至三，心轉懷恨，便作是念：「我身幸能善於和泥，何為不作完成瓦屋，以勉斯患？」即便作之。脊、棟、櫨、栿、榱、柱、桁、梁、綺疏牖戶，巧妙若神；積薪燒成色赤嚴好，大風吹時作箜篌聲。佛在耆闍崛山遙見其屋，種種刻畫，色赤嚴好。問阿難言：「彼是何屋？」阿難白佛：「是達尼迦身力所

作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是達尼迦所作非法！云何出家為此惡業，殘害物命，而無哀愍？我先種種說慈忍法，如何比丘無此慈心？」世尊如是種種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往彼，破其所作。」比丘受教，即往屋所。時達尼迦從屋內出，問諸比丘：「我不相犯，何為群黨欲破我屋？」諸比丘言：「奉世尊勅，非我等心。」達尼迦言：「法王所壞，我復何言！」諸比丘即共破之，將達尼迦還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達尼迦：「汝實作不？」答言：「實作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如上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若比丘作燒成瓦屋，偷羅遮；自現工巧，突吉羅。」

時達尼迦復作是念：「我先結草菴，輒為樵人所壞；後作瓦屋，復違法王出家之體。今寧可更求好材，建立大屋，必得久住，無復苦惱。」復作是念：「王舍城典材令是我知識，當往從索。」念已，便往語言：「我須材木，可以與我。」典材令言：「我於材木不得自由。」問言：「由誰？」答言：「由王。」達尼迦言：「王已與我。」典材令言：「若王已相與，隨意取之。」達尼迦便取城防大材，斷截持去。

時雨舍大臣案行諸處，遇見於道，即問典材令：「何以乃持城防大材與彼比丘？」答言：「非是我與。」復問：「是誰？」答言：「是王。」雨舍即啟：「不審大王，何以乃以城防大材與達尼迦？」王言：「誰道我與？」雨舍言：「是典材令。」王即勅左右收典材令。受教即收，將詣王所。時達尼迦入城乞食，道路見之，問言：「汝何所犯，繫縛乃爾？」答言：「由大德故，致此大罪。願見救免全其性命！」達尼迦言：「汝且在前，吾尋後到。」

時典材令既至王所，王問：「汝何以乃持城防大材與達尼迦？」白言：「大王！不敢專輒。達尼迦言，王教使與。」王便勅呼。時達尼迦已在門外，王勅令前，即前見王。王問言：「我以何時與比丘材？」達尼迦言：「王豈不憶，初登位時以一切境內草、木及水施沙門、婆羅門耶？」王言：「我本所施，不及有主。怪哉！比丘乃作此方便而取人物。」復語言：「我是灌頂王，如何當囚、殺沙門？如今便可速還詣佛，法王自當以法治汝。」

時有聞者皆驚愕言：「達尼迦犯罪應死！云何呵責而便放遣？如此得脫，誰不為盜？」又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親受王供，而盜王材；況復我等，當得無畏。沙門釋子常讚歎不盜，教人布施。如何於今躬行賊法？此等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如此惡聲展轉流布。國中不信樂佛法長者、居士、婆羅門等，遙見沙門輒種種罵。諸比丘聞，更相問言：「誰盜王材，致是惡聲？」達尼迦言：「是我所作。」時諸比丘種種呵責：「汝所作非法，不隨順道！世尊種種毀呰不與取，讚歎不盜。汝今云何躬行賊法？」諸比丘如是呵責已，

將詣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達尼迦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如須提那。
爾時摩竭大臣出家修道，侍佛左右。佛問比丘：「阿闍世王，人盜齊幾，便得死罪？」比丘白佛：「五錢已上，便與死罪。」佛復以此更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『若比丘，盜五錢已上，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』」
佛在舍衛城。時有眾多比丘作是語：「佛所制戒為聚落中物，非謂空地。」又有諸比丘作是語：「犯與非犯，制與不制，但取無苦。」便各以盜心取空地有主、無主物。取已各生疑悔，到阿難所問阿難，阿難即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聚落、空地有何等異？」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『若比丘，若聚落、若空地盜心不與取。若王、若大臣，若捉、若縛、若殺、若擯，語言：「汝賊！汝小！汝癡！」是比丘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』」
若城塹、若籬柵周迴圍遶三由旬乃至一屋，是名聚落。
聚落外，除聚落所行處，是名空地。聚落外盡一箭道，有慚愧人所便利處，是名聚落所行處。
物屬他、他所護，不與而取，是名盜心。又以諂心、曲心、瞋恚心、恐怖心取他物，亦名盜心。
若自取、若使人取，物離本處，是名不與取。
國主、聚落主、灌頂王、轉輪王，名為王。
典領國事者，名為大臣。
捉其手、髮，名為捉。
杻械枷鎖，名為縛。
以刀杖等斷其命，名為殺。
驅出一住處乃至一國，名為擯。
離善法、無記法，墮不善處，名為賊。
無所識，名為小。
入黑闇，名為癡。
是中犯者：地中物、地上物、虛空物、聚落、聚落物、坫、坫物、田、田物、園、園物、屋、屋物、乘、乘物、擔、擔物、船、船物、池、池物、寄還、遮路、伺路、示處、導道，教取、共取、不輸稅。
地中物者：若物在地中，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。」發心及方便，皆突吉羅；掘地，波逸提；捉物，突吉羅；動物，偷羅遮；離本處直五錢，波羅夷；減五錢，偷羅遮。

地上物者：物在地上，若床架、机橙、戶楣、梁棟，乃至屋上、樹上，如是等盡名地上物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！」發心及方便乃至捉物，皆突吉羅；動物，偷羅遮；離本處直五錢，波羅夷；減五錢，偷羅遮。
虛空物者：若以神力置物空中，或有主鳥銜，或風吹來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。」發心及方便，皆突吉羅；動物，偷羅遮；離本處直五錢，波羅夷；減五錢，偷羅遮。
聚落者：周圍三由旬乃至一屋處。比丘作是念：「我當盜是聚落。」發心及方便，皆突吉羅；打杙，椎椎波逸提；繩量諍得直五錢，波羅夷；減五錢，偷羅遮。
聚落物者：隨聚落中所有物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。」得者，波羅夷。
坫者：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坫。」發心及方便，皆突吉羅；打杙，椎椎波逸提；繩量諍得，波羅夷。
坫物者：隨坫中所有物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。」得者，波羅夷。
田者：水、陸諸田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田。」發心及方便，皆突吉羅；打杙，椎椎波逸提；繩量諍得，波羅夷。
田物者：隨田中所出五穀諸物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。」得者，波羅夷。
園者：菓菜諸園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園。」發心及方便，皆突吉羅；打杙，椎椎波逸提；繩量諍得，波羅夷。
園物者：隨園中所出物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。」得者，波羅夷。
屋者：在家、出家人所居屋，若重屋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屋。」發心及方便，皆突吉羅；打杙，椎椎波逸提；繩量諍得，波羅夷。
屋物者：隨屋中所有物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。」得者，波羅夷。
乘者：象、馬、車輿諸乘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乘。」發心及方便乃至捉時，皆突吉羅；動物，偷羅遮；離本處直五錢，波羅夷；減五錢，偷羅遮。
乘物者：隨乘上所有物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。」得者，波羅夷。
檐者：頭戴、肩檐、背負、手提盡名為檐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檐。」發心及方便，皆突吉羅；動時，偷羅遮；離本處直五錢，波羅夷；減五錢，偷羅遮。

檐物者：隨檐中所有物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。」得者，波羅夷。
船者：皮船、瓶船、木船、箄筏盡名為船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船。」發心及方便，皆突吉羅；動時，偷羅遮；離本處直五錢，波羅夷；減五錢，偷羅遮。
船物者：隨船上所有物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。」得者，波羅夷。
池者：陂、湖、諸水盡名為池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池。」發心及方便，皆突吉羅；打杙，椎椎波逸提；繩量諍得直五錢，波羅夷；減五錢，偷羅遮。
池物者：隨池所出物。比丘作念：「我當盜是物。」得者，波羅夷。
寄者：人寄比丘物，盜心不還物。主心捨，直五錢，波羅夷；減五錢，偷羅遮。
寄還者：比丘受他寄物，盜心不與彼人，直五錢，波羅夷；減五錢，偷羅遮。
遮路者：比丘為賊遮路，不聽異人來。
伺路者：伺候見人，便往語賊。
示處者：比丘示賊路處。
導道者：比丘在賊前導。
教取者：教賊取物之方。
共取者：共賊取物。
不輸稅者：比丘應輸稅而不輸。如上諸事取物，直五錢，波羅夷；減五錢，偷羅遮。
若人物不與取，五錢已上，比丘、比丘尼，波羅夷；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，驅出。
非人物不與取，比丘、比丘尼，偷羅遮；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畜生物不與取，皆突吉羅。
四種取人重物，不犯：自想取、同意取、暫用取、非盜心取。
五分律卷第一

五分律卷第二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一分初第三事

佛在毘舍離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修不淨觀得大果利。時諸比丘即皆修習，深入厭惡，恥愧此身。譬如少年好憙淨潔，澡浴塗身，著新淨衣，忽以三屍嬰加其頸，膿血逼身，虫流滿體。其人苦毒，無復餘想，但念：「何當脫此恥辱？」諸比丘厭惡此身，亦復如是，其中或有自殺，展轉相害，或索刀、繩，或服毒藥。

有一比丘厭惡身已，便往彌隣旃陀羅所，語言：「為我斷命，衣鉢相與。」時旃陀羅為衣鉢故，即以利刀而斷其命。有血污刀，持至婆求末河洗之，尋生悔心，作是念：「我今不善。云何為小利故，而斷持戒沙門性命，得無量罪？」

時自在天魔知其心念，譬如壯士屈伸臂頃，來至其前，從水踊出，立於水上，讚言：「善哉！汝得大利，斷持戒沙門命，未度者度，福慶無量。天神記錄，故來告汝。」

時旃陀羅便生惡邪見，心大歡喜：「我今當更度未度者。」彼旃陀羅善知厭身、未厭身相：「若凡夫比丘未離於欲，舉刀向時，心恐怖者是未厭身，我若殺之得福甚少。我今當求已得道果、無恐怖者。」於是手執長刀，從房至房，從經行處至經行處，高聲唱言：「欲滅度者，我當度之。」時諸比丘厭惡身者，皆出就之，尋斷其命。於一日中，殺十、二十乃至六十，以是因緣僧數減少，大德聲聞悉不復現。

爾時世尊從三昧起，在露處坐，大眾圍繞；觀視僧眾，告阿難言：「今日僧眾何故減少？」阿難白佛：「世尊一時為諸比丘說不淨觀，比丘修習厭惡身苦，轉相殘殺，乃至彌隣一日之中，傷害梵行六十人命，是故今日僧眾減少。善哉，世尊！唯願更說餘善道法，令諸比丘得安樂住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汝今宣令依止毘舍離比丘，皆使來集普會講堂。」阿難受教，即呼來集。集已，白言：「唯聖知時。」世尊從坐起，至講堂就座而坐，問諸比丘：「實有上事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等愚癡，所作非法！豈不聞我所說慈忍，護念眾生；而今云何不憶此法？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若自殺身，得偷羅遮罪。」又告：「從今已後，應修安般念，樂淨觀，樂喜觀。觀已，生惡不善法，即能除滅。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手自殺人，斷其命，是比丘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
爾時眾多比丘得重病，有諸比丘來問訊言：「大德！病寧有損，苦可忍不？」病比丘言：「病猶未損，苦不可忍。」便語諸比丘：「與我刀、繩，與我毒藥，與我增病食，將我至高岸邊。」時諸比丘皆隨與之。病比丘或以刀自刺，或以繩自絞，或服毒藥，或食增病食，或墜高岸自斷其命。諸比丘見其死已，便生悔心，以白阿難。阿難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等愚癡，自斷人命、與刀令死，有何等異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自斷人命，持刀授與，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復有比丘得重病，諸比丘來問訊，如上語諸比丘：「與我刀、繩、毒藥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與人自殺之具；然我有知識獵師，當為汝喚，令斷汝命。」病比丘言：「為我速喚！」彼比丘走語獵師言：「此有比丘得重病，不復樂生。汝為斷命，可得大福。」獵師言：「若殺生得大福者，屠膾之人得大福耶？汝等比丘自言有慈悲心，今教人殺。教人殺與自殺，有何等異？」時諸比丘皆生悔心，往白阿難。阿難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，語諸比丘言：「自殺、教人殺，有何等異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自殺、教人殺，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復有比丘得重病，諸比丘問訊如上，語病者言：「汝等戒行具足，應受天福，若自殺者，必得生天。何用如是久受苦為？」病比丘言：「若當如是，雖有此苦，不能自殺。何以故？若自殺者，犯偷羅遮罪；又復不得廣修梵行。」又呵言：「自手殺人、教人自殺，有何等異？而汝比丘為此惡業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等愚癡，自手殺人、教人自殺，有何等異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自手殺人，教人自殺，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復有比丘得重病，諸比丘問訊如上，亦語病者言：「汝等梵行已立，死受天樂。何用久受如此病苦，而不自殺？」病比丘言：「我等雖爾，不能自殺。何以故？佛制自殺，犯偷羅遮；又我病差，得修梵行。」
爾時彼國又有賊難，諸白衣骨肉分離，備諸痛惱。比丘語言：「汝等已修生天福業，何用受此骨肉生離，憂悲之苦，而不自殺？」答言：「我雖憂悲，不能自殺。何以故？在世遭苦，知修道業。」又呵言：「沙門之道，慈忍眾生。云何讚死，欲人自殺？自殺、讚死，有何等異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

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所作非法，自殺、讚死，有何等異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若人、若似人，若自殺、若與刀藥殺、若教人殺、若教自殺，譽死、讚死：『咄！人用惡活為？死勝生。』作是心，隨心殺；如是種種因緣，彼因是死，是比丘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入母胎已後至四十九日，名為似人。過此已後，盡名為人。
自以手、足、刀、杖、毒藥等殺，是名自殺。
彼欲自殺，求殺具與之，是名與刀、藥殺。
使人殺，是名教人殺。
教人取死，是名教自殺。
言死勝生，是名譽死、讚死。
隨心遣諸鬼神殺，是名作是心，隨心殺。
是中犯者：自殺，遣使，展轉使，重遣使，指示，言說，眠時說，向眠說，醉時說，向醉說，狂時說，向狂說，亂心說，向亂心說，病壞心說，向病壞心說，遣書，作相，手語，相似語；獨、獨想，不獨、獨想，獨、不獨想；戲語，色，聲，香，味，觸，優波頭，優波奢，優波害。
自殺者：自以手、足、刀、杖等殺；彼人死者，波羅夷。
遣使者：遣使殺彼人；彼人死者，波羅夷。
展轉使者：遣某甲殺，某甲不自殺，轉使乙殺；死者，波羅夷。
重遣者：始受使人不得殺，還報比丘，比丘更遣使殺；死者，波羅夷。
指示者：指示日、月、星宿，語人言：「汝福應生彼，汝可自殺。」從而死者，波羅夷。
言說者：說生過惡，讚歎死好；因此死者，波羅夷。
眠時說者：比丘眠中說先所念言：「汝功德已成，應可自殺。」彼人聞已，待覺問言：「汝何故說此？」答言：「我眠中，欲利益汝故，作是語汝；今覺，亦作是語。汝可隨我語死。」彼因是死者，波羅夷。
向眠說者：向眠人作是語：「汝功德已成，可以刀等自殺。」鬼神令眠中聞，即覺問言：「汝何故說此？」答言：「汝眠時，我欲利益汝故，作是語；汝今覺，亦作是語。汝可隨我語死。」因是死者，波羅夷。
醉時說者：醉中說先所念言：「汝功德已成，應以刀等自殺。」彼人聞已，待醒問言：「汝何故說此？」答言：「我醉時，欲利益汝故，作是語；今醒，亦作是語。汝可隨我語死。」因是死者，波羅夷。

向醉說者：作是言：「汝功德已成，汝可以刀等自殺。」醉醒已問言：「汝何故說此？」答言：「我欲利益汝故，汝醉時，作是語；汝今醒，亦作是語。汝可隨我語死。」因此死者，波羅夷。
狂時說、向狂說、亂心說、向亂心說、病壞心說、向病壞心說亦如是。
遣書者：比丘遣書令殺。彼作書，字字偷羅遮；書至彼，彼因是殺；死者，波羅夷。
作相者：比丘語人言：「汝看我坐起，舉手，下手，口言寒暑時，便殺彼。」彼見相便殺；死者，波羅夷。
手語者：作手語教人殺，彼隨此殺；死者，波羅夷。
相似語者：比丘作相似語教人殺，彼隨此殺；死者，波羅夷。
獨、獨想者，突吉羅；不獨、獨想，獨、不獨想者，偷羅遮。
戲語者：比丘戲笑語：「汝功德已成，可應自殺。」彼人問言：「何故說此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先雖是戲言，今意實爾；汝可自殺。」因此死者，波羅夷。
色者：若比丘作呪術，召惡色鬼神，使恐怖人。因此死者，波羅夷。
聲者：若比丘作是語：「汝父母兒女已死，財物破散。」作如是語，欲令憂惱自殺；因此死者，波羅夷。
香者，以毒合和諸香，令嗅便死；因是死者，波羅夷。
味者：以毒著食中令食；因是死者，波羅夷。
觸者：以迦毘毒藥塗身殺；因是死者，波羅夷。
優波頭者：為一切眾生作穽殺，若人墮死，波羅夷；非人墮死，偷羅遮；畜生墮死，波逸提。
優波奢者：作弱床薄覆其上，下安殺具，使人坐上；因是死者，波羅夷。
優波害者：作蠱毒殺；因是死者，波羅夷。
若比丘作是念：「我當殺彼人。」發心時，突吉羅；作方便時，偷羅遮；死者，波羅夷。若殺非人，偷羅遮；若殺畜生，波逸提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不犯者：慈愍心、無殺心(第三事竟)。
佛在毘舍離。時世飢饉乞食難得，諸比丘入城分衛，都無所獲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各隨知識，就彼安居。莫住於此，受飢饉苦。」比丘受教，有往摩竭國者，有往婆求末河邊聚落中者。往河邊諸比丘集，共議言：「今乞食難得，此聚落中有信樂者，我等當共更相讚歎：『某得初禪，我亦得之；某得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、四無量處、四無色定，我亦如是；某得四念處，乃至八正道分、三解脫門，我亦如是；某得八解脫、九次第定、十一切入、十直道，我

亦如是；某得堅信、堅法、四沙門果、三明六神通，我亦如是。』諸居士聞，必生希有心，作是語：『我得善利，乃有如是得道聖人安居我邑。』便當具諸餚饍供養我等，我等無乏得安樂住。」議已即便入城，到諸富家共相稱讚，如上所說，語言：「汝得大利，聖眾福田依汝聚落。」諸居士聞，生希有心，歎未曾遇；皆減己分，不復祭祠，斷施餘人并以供養。

諸佛常法，二時大會，春、夏末月諸方比丘皆來問訊。摩竭國諸比丘安居竟，羸瘦、憔悴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諸佛常法，客比丘來皆加慰問，問言：「汝等安居和合，乞食易得，道路不疲耶？」諸比丘言：「安居和合，道路不疲，但乞食難得。」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令隨所住。婆求末河諸比丘身體充悅，來詣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佛亦如上慰問，諸比丘白言：「安居和合，乞食易得，道路不疲。」佛即問言：「今世飢饉，乞求難得。汝等云何而獨言易？」諸比丘白佛：「我等在彼，以乞食難得，更相讚歎。」具說如上。佛即問言：「汝等讚歎，為實、為虛？」比丘白佛：「有實、有虛。」佛種種呵責虛者：「汝等非法，不隨順道，出家之人所不應作！寧噉燒石，吞飲洋銅，不以虛妄，食人信施。汝等豈不聞，我毀呰妄語之罪，種種讚歎不妄語德耶？而今云何為利養故虛誑，自說得過人法？」復呵責言：「諸比丘！世間有五大賊：一者、作百人至千人主，破城、聚落，害人取物；二者、有惡比丘將諸比丘遊行人間，邪命說法；三者、有惡比丘於佛所說法，自稱是我所造；四者、有惡比丘不修梵行，自言我修梵行；五者、有惡比丘為利養故，空無過人法，自稱我得。此第五賊，名為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魔、梵、沙門、婆羅門中之最大賊。汝等云何為小利養，作最大賊？」如是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不知、不見過人法，聖利滿足，自稱我如是知、如是見。後時，若問、若不問，為出罪，求清淨故，作是言：『我不知言知，不見言見，虛誑妄語。』是比丘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
佛在舍衛城。有眾多少聞比丘，不學、不問，無過人法，自謂我知、我見、我證。彼於後時，聞諸比丘講論得道、未得道相，乃悟非道；生慚愧心，作是念：「我等先未得謂得，將無犯波羅夷罪？」

復有少聞比丘，不學、不問，無過人法，自謂我知、我見、我證。彼於後時，廣學諸經，生慚愧心，作是念：「如我今解佛所說法，先未得謂得，是增上慢，將無犯波羅夷罪？」

復有少聞比丘，不學、不問，無過人法，自謂我知、我見、我證。彼於後時，廣修梵行，得入道果；生慚愧心，作是念：「我先未得

謂得，是增上慢，將無犯波羅夷罪？」
諸比丘念已，各詣阿難，皆以問之。阿難將至佛所，具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各隨其事問諸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告諸比丘：「有五種現過人法：一者、愚癡；二者、亂心；三者、隨惡；四者、增上慢；五者、實有。若愚癡、亂心、增上慢、實有，而自言我得，犯波羅夷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不知、不見過人法，聖利滿足，自稱我如是知，如是見。是比丘後時，若問、若不問，為出罪，求清淨故，作是言：『我不知言知，不見言見，虛誑妄語。』除增上慢，是比丘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不知、不見者：不知、不見過人法。
一切出要法，謂諸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諸聖道果，是名過人法。
於佛所說苦集滅道，已辦、已足，更無所求，是名聖利滿足。
自說：我如是知見法，法亦知見我，是名自稱我如是知，如是見。
若一月乃至一歲後，問：「汝云何得？何處得？從誰得？以何法得？」
若不問，而自發露所犯，求戒淨、心淨、見淨、疑淨，言：「我不知、不見苦集滅道，言知、言見，虛誑妄語。」雖作如此發露，故得波羅夷。
是中犯者：有二種得波羅夷：一者、先作是念：「我當虛說得過人法。」二者、當說時，作是念：「我今虛說得過人法。」復有三種得波羅夷：二如上說；三者、作是念：「我已虛說得過人法。」復有四種得波羅夷：三如上說；四者、異見說過人法。復有五種得波羅夷：四如上說；五者、異想說過人法。復有六種得波羅夷：五如上說；六者、異忍說過人法。復有七種得波羅夷：六如上說；七者、異樂說過人法。復有八種得波羅夷：七如上說；八者、不隨問答說過人法。
有四種非聖語、四種聖語。非聖語者：不見言見，不聞言聞，不覺言覺，不知言知。聖語者：見言見，聞言聞，覺言覺，知言知。又八種非聖語、八種聖語。非聖語者：不見言見，見言不見，不聞言聞，聞言不聞，不覺言覺，覺言不覺，不知言知，知言不知；反上名八聖語。又十六非聖語、十六聖語。非聖語者：不見言見，不聞言聞，不覺言覺，不知言知，見言不見，聞言不聞，覺言不覺，知言不知，見疑言不疑，聞疑言不疑，覺疑言不疑，知疑言不疑，見不疑言疑，聞不疑言疑，覺不疑言疑，知不疑言疑；反上名十六聖語。

若比丘向人自稱得過人法，解者，波羅夷；不解者，偷羅遮。向非人說，偷羅遮；向畜生說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不犯者：實語(第四戒竟)。

五分律第一分之二僧殘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長老優陀夷為欲火所燒，身體羸瘦，纔有氣息。以手出不淨，得安樂住。
有異比丘亦復羸瘦。優陀夷問：「汝何故爾？」答言：「長老！我為欲火所燒，是故如是。」優陀夷言：「我先亦爾，以手出不淨，得安樂住。汝若法我，亦當如是。」彼比丘言：「汝所作非法，非清淨行，破沙門法，不隨順道！世尊種種呵欲、欲想、欲覺、欲熱；斷欲想、除欲覺、滅欲熱；說欲如赤骨，如毒藥。汝今云何以此手出於不淨，受人信施，復以教人？」呵責已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優陀夷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亦種種如上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故出不淨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爾時諸比丘不一其心，夢失不淨，覺作是念：「我夢中亦有心，亦動身，失不淨。將無犯僧伽婆尸沙耶？」或有發露者、或有行摩那埵者、或有出罪者、或有直白佛者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等不應散亂心眠，若散亂心眠，犯突吉羅。」
散亂心眠，有五過失：一者、惡夢；二者、善神不護；三者、不得明想；四者、無覺法心；五者、失不淨。不散亂心眠，有五德：無惡夢、善神護、得明想、有覺法心、不失不淨。
有五因緣眠時形起：一者、大便盛；二者、小便盛；三者、風盛；四者、虫嚙；五者、欲盛。
復告諸比丘：「若未離欲恚癡，散亂心眠，必失不淨；雖未能離，以繫念心眠者，無有是過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故出不淨，除夢中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故出不淨者：發心，身動，出不淨也。
僧伽婆尸沙者：此罪有殘，猶有因緣尚可治，有恃怙，得在僧中求除滅也。
不淨有十種：一者、青色；二者、黃色；三者、紅色；四者、黑色；五者、赤色；六者、白色；七者、乳色；八者、酥色；九者、油色；十者、蜜色。

若發心，身動，欲出青色，而黃色乃至蜜色出，皆僧伽婆尸沙。若發心，身動，欲出黃色乃至蜜色，而餘色出，亦如是。
有十種發心，身動，出不淨，皆僧伽婆尸沙：一者、自試；二者、除病；三者、為顏色；四者、為力；五者、為樂；六者、為布施；七者、為生天；八者、為外道祠天會；九者、為種子；十者、為火祠。
有五種發心，身動，出不淨，皆僧伽婆尸沙：內色、外色、虛空、風、水。內色者，己身。外色者，他身。虛空者，空中動身。風者，向風行。水者，逆水行。
又有五種發心，身動，出不淨，僧伽婆尸沙：大便盛、小便盛、風盛、虫嚙、欲盛。
若發心，身不動，不出不淨；發心，身不動，出不淨，皆突吉羅。發心，身動，不出不淨，偷羅遮。
不發心，身動，不出不淨；不發心，身動，出不淨；不發心，身不動，出不淨，皆不犯。
眠時出不淨，覺時發心，身動，偷羅遮；眠時身動，覺時發心，出不淨，突吉羅；眠時發心，覺時身不動，出不淨，不犯。
沙彌，突吉羅(一戒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長老優陀夷為欲火所燒，作是念：「故出不淨，世尊已制，今當方便與女人相觸，取細滑樂。」便掃灑房內，敷好床座，取一小床於露地坐。有諸女人同來遊觀，語優陀夷言：「我等故來欲看房舍。」答言：「姊妹！隨意看之。」便將入房，閉戶開窓，種種摩觸，或捉、或抱、或案、或摩、或舉上、或舉下、或騎、或越。其中喜者，便語之言：「何不正作，徒用此為？」優陀夷言：「佛不聽我作根本事。」其不喜者，便瞋恚言：「本謂此處安隱，而今反成恐怖之地，水中火然，未足為喻。白衣在家，猶恥此事，云何比丘乃作是惡？」即歸其家，人人宣語。諸不信樂佛法者，種種呵罵，言：「我等白衣摩觸女身，沙門釋子亦復如是。徒剃此頭，與我何異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如是，惡名流布天下。
復有一婆羅門將婦遊觀，次到優陀夷房語言：「我欲與婦同看房舍。」優陀夷言：「不得一時，可前後入。」婆羅門言：「若不得俱，聽婦先入。」婦既入房，優陀夷亦復如前，種種摩觸，久久乃出。夫語婦言：「何以乃久，不復欲看餘房舍耶？」婦言：「止，止！莫作是語。但入一房，垂死得出。何應復看諸餘房舍？」夫問所以，婦具以答。時婆羅門即便罵言：「沙門釋子云何乃作如此惡業！」入舍衛城，四衢道中、街巷、市里，處處唱言：「沙門釋子摩觸我婦。」諸不信佛法者，種種呵罵：「沙門釋子行惡如此，云

何自稱淨修梵行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具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優陀夷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與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欲盛變心，觸女人身。若捉手、若捉髮、若捉一一身分，摩著細滑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
欲盛變心者：向欲心，深發心，事幾成；變善法、無記法，墮不善處。

女人者：人女乃至初生。

觸者：身上處處種種摩觸，乃至一髮。

比丘五事觸女人，僧伽婆尸沙：女、女想、人女、活女、心染，以親近情摩觸，覺而受；乃至觸髮，亦如是。

五事觸女人，偷羅遮：女、女想、人女、活女、心染，不以親近情摩觸，覺而受；乃至觸髮，亦如是。

女人觸比丘，亦如是。

五事觸女人不犯：女、女想、人女、活女、心染，不以親近情；而女人捉比丘，比丘作方便求脫。雖覺觸，而不受。乃至觸髮亦如是。

又女，女想、女疑、女無根想、女二根想，觸，僧伽婆尸沙。

女，男想、女黃門想，觸，偷羅遮。

男，男想、男疑、男黃門想，觸，突吉羅。

男，女想、男無根想、男二根想，觸，偷羅遮。

黃門亦如是。

無根，無根想、無根疑、無根二根想、無根女想，觸，僧伽婆尸沙；無根男想、無根黃門想，觸，偷羅遮。二根亦如是。

比丘與無衣女人相觸，僧伽婆尸沙；與有衣女人相觸，偷羅遮。

女人捉無衣比丘，僧伽婆尸沙；捉有衣比丘，偷羅遮。

比丘與女人俱有衣，相觸，突吉羅。

比丘捉女人衣，女人捨衣與比丘，偷羅遮。

女人捉比丘衣，比丘不捨衣與女人，突吉羅。

比丘觸死人女、非人女，偷羅遮；捉畜生女，突吉羅。

沙彌突，吉羅。

佛在舍衛城。

爾時長老優陀夷為欲火所燒，作是念：「故出不淨、觸女人身，世尊已制。今當更作方便向諸女人作麁惡語，取悅欲樂。」復掃灑房於露地坐，女人來觀，將入閉戶，皆如上說。便於房內與女人種種麁惡語，作如是問：「汝手、脚、髀、膊、腰、腹、頸、乳、頭、面、爪、髮、大小便處何似？」復言：「姊妹！汝手、脚，乃至大

小便處惡。」又言：「姊妹！汝手、腳，乃至大小便處好。」又問：「汝夫近汝時，云何？」又教：「汝若隨我意，與汝珍寶。」又從乞願：「與我從事，一切天神皆證我心。」諸女人聞，喜不喜者，亦如上說。

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優陀夷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與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欲盛變心，向女人麁惡語，隨婬欲法說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
是中犯者：毀、譽、乞、願、問、反問、教。

比丘五事與女人麁惡語：女，女想，人女，活女，心染，以親近情，從毀譽乃至教，彼解者，僧伽婆尸沙；不解者，偷羅遮。

毀者：毀呰女人三處，若小、若大、形色惡。

譽者：讚歎女人三處不小、不大、形色好。

乞者：從女人乞三處：「若能與我，我能隨汝意。」

願者：「願得汝三處，得汝三處是福樂人。」

問者：問：「汝夫於三處中幾種行欲？幾時作？」

反問者：問：「汝夫於三處中不如是作耶？」

教者：教言：「汝以三處隨男子意，則為男子之所敬愛。」

女、女想，乃至二根、二根想，皆如上說。

又有五種：遣使、書、作相、動手、相似語。彼解者，偷羅遮；不解者，突吉羅。

比丘面與人女麁惡語，解者，僧伽婆尸沙；不解者，偷羅遮。

向非人女麁惡語，偷羅遮；向畜生女麁惡語，突吉羅。

沙彌，突吉羅(三戒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長老優陀夷為欲火所燒，作是念：「故出不淨、摩觸女身、向女人麁惡語，佛皆已制。我今當向女人自讚供養身，取悅意樂。」又掃灑房種種如上。便於房內語女人言：「姊妹！汝供養沙門、婆羅門，乃至入禪定、得四道果，不如以婬欲供養持戒者。」諸女人聞，有喜不喜，乃至佛種種呵責，皆如上說。呵責已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欲盛變心，向女人自讚供養身，言：『姊妹！婬欲供養是第一供養。』僧伽婆尸沙。」

若作種種語讚欲供養身，語語突吉羅；若言：「不如以婬欲供養。」語語偷羅遮；若言：「婬欲供養是第一供養。」僧伽婆尸沙。

以五事自讚供養身：女、女想、人女、活女、心染，以親近情，言：「婬欲供養是第一供養。」解者，僧伽婆尸沙；不解者，偷羅

遮。
女、女想乃至二根、二根想，遣使，乃至相似語，面與女語，向非人女、畜生女，皆如上說。
沙彌突吉羅(四戒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有長者名迦留，聰明利根，善斷人疑，舍衛城人凡有所作，乃至婚姻無不諮問，言與，便與；不與，便不與。得好者言：「由迦留故我得是好，當使迦留亦得是樂。」得惡者言：「由迦留故我得是惡，亦使迦留受是苦劇。」如是醜名、善譽充塞一國。迦留後時以信出家，諸諮問者日月更甚，乃至波斯匿王亦自親詣諮問國事，喜怒之聲轉倍於前。
時有寡婦，其女色貌邑里第一，求婚者眾，皆不許之，答言：「若就我居如子法者，乃當相與。」
時有婆羅門，財富無量，語寡婦言：「與我兒婚，汝女可得長處安樂。」答亦如初。於是婆羅門便訪眾人，誰數來往此人家者。有人語言：「沙門迦留與此家數。」即請迦留長供養之，既相狎習，便以事白：「我欲為兒求某甲女，願屈大德為我語之。」迦留便著衣持鉢，往到彼舍，寡婦即出，禮拜問訊。迦留語言：「汝可以女與某甲婚，其家饒富，必得安樂。」答由如初。迦留復言：「若不與者，此女後大，必當委叛。何為失女，又去好婿？」寡婦聞此，俛俛從許。迦留還報，即便成婚。其後夫家遇婦甚苦，遣信白母：「願語夫家，小得閑樂。」母報女言：「須迦留來，當使語之。」迦留後日到寡婦家，寡婦具白女之辛苦：「婚本相由，願為語之。」迦留答言：「此女無福，致此苦劇。若有福者，何緣至此？我沙門法，不應知人此世俗事。」寡婦罵言：「先知人事，今云不應。如此惡人終令不吉！」種種呪罵，言辭苦切。隣人聞之，咸來諫言：「汝女薄相，致此苦劇。何豫沙門，而苦呪罵？」寡婦答言：「汝豈不知，由此沙門使我稚女致此苦劇。」時不信樂佛法者，皆作是言：「汝信沙門，女受此苦。若復用其語，方當劇是。」復呵罵言：「我等白衣行媒嫁法，沙門釋子亦復如是。徒剃此頭，著壞色衣！所行如此，與我何異？」於是惡名流布遠近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迦留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，行媒法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爾時舍衛城中諸豪姓，欲得年長童女共行私通；恥自宣意，因無行人，便語六群比丘：「汝可為我宣此意旨 。若須物者，一日一宿乃至一會，為須幾許？」六群比丘即詣諸女，具以意問。有人見之，皆共譏論：「沙門釋子淨修梵行，而今云何行此惡業？搆合邪非，

白衣所恥！此諸沙門無有慚愧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行媒法，若為私通事，持男意至女邊，持女意至男邊，乃至一交會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
有十種女、十種男。十種女者：父母所護、兄姊所護、親里所護、自護、法護、自任、衣物、共誓、有主、作信。

父母所護者：女有父母，父母能與、能奪。兄姊、親里亦如是。

自護者：身得自在，自與、自奪。

法護者：正法出家，修行梵行。

自任者：自隨所樂。

衣物者：受他衣物。

共誓者：與人要誓。

有主者：女人屬夫。

作信者：受他片致，要一日、一月，乃至一交會。

十種男亦如是。

若比丘受父母所護男語，突吉羅；語父母所護女乃至作信女，偷羅遮；不許，還報，偷羅遮；許，還報，僧伽婆尸沙。

若比丘，受父母所護男語，語父母所護女，女言：「可語我父母。」比丘以此語還報，偷羅遮；父母所護男，又令比丘語彼女父母，受此語，突吉羅；語彼女父母及不許，還報，偷羅遮；許，還報，僧伽婆尸沙。

受父母所護男語，語兄姊親里所護女亦如是。乃至受作信男語，語父母所護女乃至語作信女亦如是。若比丘受父母所護女乃至作信女語，語父母所護男乃至語作信男亦如是。

有六種語：自、使、書、使使、相似語、相。

若比丘受自語，自語彼，自還報，僧伽婆尸沙。

若比丘受自語，使語彼，自還報；受自語，自語彼，使還報；受自語，使語彼，使還報，皆僧伽婆尸沙。受自語，乃至相語彼，相還報亦如是。若比丘乃至受相語亦如是。

若比丘為人男，人女邊行媒法，僧伽婆尸沙；人男，非人女邊行媒法，偷羅遮；人男，畜生女邊行媒法，突吉羅。為人女亦如是。

為非人男，人女邊行媒法，偷羅遮；畜生男，人女邊行媒法，突吉羅。為人女，黃門邊行媒法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，為男借女、為女借男長使，偷羅遮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不犯者：為和合故(五戒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阿荼脾邑諸比丘自乞作房，從諸居士求車、求車直，求人、求人直，材、木、草、竹，皆從求索。居士厭之，見皆逃避。諸比丘乞不復能得，便自斫伐草木，掘地取土。

有一大德比丘自斫神樹，樹神小兒時戲樹間，斫斷其指。樹神痛惱便興惡意，欲來打之；復作是念：「此大威德，若我打者，或以之死，使我長夜受諸苦惱。」又作是念：「世尊今在此城，當往白之，佛有教勅我當奉行。」即詣祇桓，具以白佛。爾時世尊讚歎樹神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所念善！今此比丘實有威德，若當打者，必受苦報。」復告樹神：「某處有大樹未有所屬，汝可依之。」受教即往。

於是世尊漸漸遊行到阿荼脾邑。長老大迦葉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居士見之悉皆逃走；迦葉怪之，問於行人。行人答言：「此諸比丘造作房舍，乞求無厭。邑人患苦，所以見仁皆悉逃走。」迦葉食後還到佛所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等應修少欲知足，不應多事乞求無厭。」

又告比丘：「乃過去世，於恒水邊，有一仙人住於石窟。爾時龍王日從水出，以身七匝圍繞仙人，舒頭在上，下向敬視。仙人後時遊行人間，弟子守窟，龍亦如前日來恭敬，弟子怖畏即大羸瘦。我於爾時行菩薩道，遊恒水邊，見其如此即問其故，具答如是。我復問言：『汝今欲不復見龍耶？』答言：『爾！』又問：『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？』答言：『有摩尼珠。』吾復語言：『龍若來時，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：「我今須汝咽下摩尼。願以施我！」』爾時仙人弟子聞我語已，龍從水出，便從索之。龍聞乞珠，不前不却，默然而住。

「時仙人弟子，復為龍王說此偈言：

「『龍王今須汝，　咽下摩尼珠，
意甚愛樂之，　如何默無言？』

「龍即以偈答：

「『我一切所須，　皆由此珠得，
汝今從吾乞，　永絕不復來。
如火急爆聲，　使人心恐懼。
我今聞汝言，　惶怖踰於是。』」

於是世尊引古說偈：

「乞者人不愛，　數則致怨憎。
龍王聞乞聲，　一去不復還。」

又告比丘：「龍王受自然業報，猶尚不憙聞於乞聲。今諸居士營求孜孜，困苦所得，汝等云何數數從乞？」
又告比丘：「吾昔一時在舍衛城，有比丘安居竟，來至我所。我時問言：『何處安居，安居安隱，乞食易得，道路不疲耶？』彼答我言：『在雪山脇林下安居，安居安隱，乞食易得，行路不疲。唯患眾鳥夜鳴所亂，不得專一坐禪思惟。』我問比丘：『汝等今猶樂彼林不？』答言：『甚樂！』我言：『汝便還彼，眾鳥暮來，合掌向言：「我今須汝毛羽，可以見與。」中夜、後夜亦復如是。』比丘受教，如勅從乞。於是眾鳥夜共議言：『今此比丘從我等乞，為當與不？』皆曰不可，便飛而去，永不復還。」告諸比丘：「鳥猶不喜聞有乞聲，況於人乎？」
又告比丘：「過去世時，有迦夷國王，好憙布施，給諸窮乏。時有梵志，王甚愛重，未嘗從王有所求乞。爾時彼王為說偈言：

「『人皆從遠來，　無方從吾乞；
而汝今在此，　不求有何意？』

「梵志即以偈答：

「『乞者人不喜，　不與致怨憎；
所以默無求，　恐離親愛情。』

「王復說偈：

「『智者不惡乞，　思聞來求聲；
況汝所親愛，　豈容有恪心！
守貧愧有求，　應得處不取，
喪人虛心福，　而自困於己；
安貧不恥求，　應得處便取，
既成人之善，　而自長安樂。
乞非傷德行，　亦無身口過，
損有以補無，　何為而不索？』

「梵志復以偈答：

「『賢人不言乞，　言乞必不賢，
默然不有求，　是謂為大人。』

「時王聞說賢人之偈，心大歡喜，即以牛王一頭，及餘千牛而施與之。」告諸比丘：「王與梵志雖相愛重，猶難有求；況諸居士，於汝無愛而多求乎？」
又告比丘：「昔有族姓子，名羅吒波羅，父母重愛；自以出家，不從父母有所求索。時父母亦以偈問：

「『人皆從遠來，　無方從吾乞。
汝親吾愛子，　不求有何意？』

「羅吒波羅即以偈答：

「『乞者人不憙，　不與致怨憎。
我既已出家，　不應復有求。』

「諸比丘！羅吒波羅父母愛重，尚以出家不還求索；況諸居士於汝無親，而多求乎？」
如是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自乞作房，無主，為身，應如量作：長佛十二磔手，廣七磔手。應將諸比丘求作處，諸比丘應示作處，無難處，有行處。若不將諸比丘求作處，若過量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自乞者：比丘為己，從他乞。
房者：於中可得行、立、坐、臥，行四威儀。
無主者：無有檀越。
為身者：為己，不為人，亦不為僧。
應將諸比丘求作處者：應將知法、持律比丘，示己作處。
諸比丘應示作處，無難處、有行處者：難處名四衢道中多人聚戲處、婬女處、市肆處、放牧處、師子虎狼惡獸處、嶮岸處、水湯涔處、社樹大樹處、好園田處、墳墓處；或逼村、或去村遠，道路嶮巇，是名難處。無此諸難是名無難處。有行處者：繞四邊得通車，是名有行處。
若有上諸難處，無行處者，諸比丘應語彼比丘：「汝莫取是處。」
若無上諸難處，有行處，諸比丘應語是比丘：「汝取是處。」

是比丘應從僧乞示作處，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踧跪合掌，作如是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自乞作房，無主，為身，今從僧乞示作處。願僧現前示我作處！」如是三乞。
僧中應一人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自乞作房，無主，為身，從僧乞示作處。今僧為某甲示作處，無難處、有行處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自乞作房，無主，為身；從僧乞示作處。今僧為某甲示作處，無難處、有行處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為某甲示作處，無難處、有行處竟。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若僧示難處、無行處，僧突吉羅；若於此處作者，亦如是。
若不將諸比丘示作處，從發心及治地至麁泥，皆突吉羅；細泥，偷羅遮；作竟，僧伽婆尸沙。
雜金銀珍寶作，及完成瓦屋，乃至僧地中作，皆偷羅遮。
沙彌，突吉羅(六戒竟)。
五分律卷第二

五分律卷第三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一分之二第七事

佛在拘舍彌國。爾時闡陀比丘常出入諸家，為說法，料理官事，療治眾病；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無不親敬。有諸人等同來問訊，遇於經行所，頭面禮足，為說妙法，示教利喜已，各歸其家。闡陀便還，上座已據其房，如是展轉乃至小房亦復如是；既不得住，便遊人間。後諸人等復來問訊，見諸比丘露處經行，問言：「我師闡陀今在何處？」諸比丘言：「我等不知。」遍求不得，便各還歸。闡陀行還，著衣持鉢往到其家，皆出問訊，白言：「長老！我等近至僧房，不得相見，今從何來？」答言：「我最下座，一切諸房上座已滿，是故遊行，致此乖互。」諸人白言：「可求屋處，我等當為長老作之。既以見福，而使長老得安隱住，又令我等不乖問訊。」闡陀答言：「我不能自作以廢行道，年長自當以次得之。」諸人又言：「我幸有物及有善心；財物無常，善心難保。願為求處，必欲作之。」闡陀見其慇懃，難相違逆，即便遊行求作屋地，見神樹處最可建立，即便伐之。此樹有神，國人所奉，諸祈請者多得如願；忽見斫伐莫不驚怪，不信樂佛法者皆呵罵言：「沙門釋子無道之甚，苟欲自利，傷害天人。」信樂佛法者便言：「此樹有神，眾人畏敬，夙夜虔恭，不敢墮慢；而諸比丘伐之無疑，一切色心晏安如故，可謂大神、大貴可重。」毀譽之聲充滿國內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闡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有主，為身作房，應將諸比丘求作處。諸比丘應示作處，無難處、有行處。若不將諸比丘求作處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
有主者：有檀越。餘如上無主中說(七戒竟)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瓶沙王日日次請五百僧食，城內臣民亦復如是。時諸比丘各各行道，未有專知差次請者。六群比丘常往好處，諸人問言：「我等為僧次第設食，何故長老常來，不見餘人？」如是呵責，而猶不已。

時陀婆力士子年十四出家為道，在靜處作是念：「今瓶沙王日日次請五百僧食，城內臣民亦復如是；而僧無有差次會者，致使六群選擇好處，以失眾望，喪人施意。若我二十受具足戒得阿羅漢，獲六神通，當為眾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。」至年十六便成羅漢，得六神通，年滿二十受具足戒，便作是念：「我先願為眾僧作差會及分臥

具人，今時已至，便應作之。」即詣王舍城諸比丘所，說先所願。諸比丘即以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陀婆：「汝實欲為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陀婆為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。」

僧應白二羯磨，差一比丘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今此陀婆比丘欲為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陀婆比丘，欲為僧作差會及分臥具人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聽陀婆比丘作差會及分臥具人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於是陀婆即為僧作差會及分臥具。分臥具時，少欲知足、少欲知足共，樂靜、樂靜共，誦修多羅、誦修多羅共，持律、持律共，法師、法師共，唄[口*匿]、唄[口*匿]共，阿練若、阿練若共，乞食、乞食共，坐禪、坐禪共；如是等眾行不同，各得其類，隨宜示導。諸房舍處，一切比丘咸得所安。諸方比丘有暮至者，輒詣陀婆求住止處，陀婆即入火光三昧，左手出光，右手示臥具處，莫不允合。

時諸遠方聞陀婆比丘為王舍城僧，差會及分臥具，有如是德，皆作是念：「我當往彼問訊世尊，并見陀婆及覩神力。」於是發來，投暮到城，至陀婆所求住止處。陀婆皆悉如法安處；次差會人亦復如是。

時王舍城有善飯長者，見法得果。日為二比丘作上美食，自來請之。慈地兄弟並薄福德，分臥具、差會時，常得麁惡階次，幸遇差至其家。善飯知已，便生是念：「此等惡人無清淨行，云何受我上美供養？」即便還歸，語其婦言：「汝可更作麁惡之食，慈地等來，門外敷座，使婢下之。」婦即受教，設辦麁惡。慈地兄弟至時持鉢到善飯家就座而坐，群婢於是持麁食出，慈地見便問言：「姊妹！汝家常作好食，今何故麁？」婢言：「我是下人，不知所以。」

食訖便還，道中行罵：「陀婆力士子，要當令汝，受苦劇我！」到所住已，向諸上座言：「陀婆力士子隨愛、瞋、癡、畏，若畏與好，不畏與惡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汝等莫作是語：『陀婆比丘隨愛、恚、癡、畏。』何以故？陀婆比丘得阿羅漢，備六神通，隨愛、恚、癡、畏無有是處。」慈地言：「正以得神通故，觀見諸家有好、有惡；好與餘人，惡輒差我，是故我言：『隨愛、恚、癡、畏。』」作是語已，出於餘處，先為陀婆作惡名聲，然後至王舍城，到其妹尼彌多羅所。彌多羅見二兄來，迎禮問訊，慈地兄弟皆不共語，彌多羅言：「不憶犯，兄何故如此？」慈地答言：「汝不

助我故，致使陀婆苦我如是。」彌多羅言：「兄欲令我云何相助？」答言：「汝若助我，可到佛所，白言：『世尊！無恐懼中，反致怖畏，我今無處，而得安隱；本謂陀婆是梵行人，忽來污我，犯波羅夷。』」彌多羅言：「陀婆清淨，我若謗之，僧必當作自言擯我。我既出眾，當何所依？」慈地等言：「我當證汝，擯於陀婆。何緣使汝得自言擯？」彌多羅言：「若僧擯陀婆，我豈得異？」慈地等言：「但令世尊斥逐陀婆，為吾受擯，亦復何苦？我等自當好相安處。」妹敬重兄，不敢違命，便到佛所，如上白佛。爾時陀婆及羅睺羅在佛左右，佛問陀婆：「汝聞彌多羅所說不？」答言：「已聞。佛自知之。」如是三問，答亦如是。於是羅睺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須三問陀婆？但當斥擯此比丘尼。」佛言：「若彌多羅以此謗汝，汝當云何？」答言：「當言此事佛自知之。」佛言：「汝可如是，陀婆亦然乎？」佛語陀婆：「汝起自明，今非默時。汝當憶念，有當言有，無當言無。不得直言佛自知之！」陀婆便從座起，更整衣服，長跪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從生來，未曾夢中有此念想，於今云何得有憶知？」佛讚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快自明，欲自明者應當如此！」佛告諸比丘：「應與陀婆憶念，比丘不應舉事；應與彌多羅白四羯磨，自言滅擯。」
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彌多羅比丘尼自言：『陀婆污我。』僧今與自言滅擯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彌多羅比丘尼自言：『陀婆污我。』僧今與自言滅擯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
「僧已與彌多羅比丘尼自言滅擯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彌多羅比丘尼被滅擯已，出遊人間，慈地兄弟猶語諸比丘言：「陀婆力士子壞我妹梵行，故致使如是。」諸比丘復以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應撿問慈地：『汝言陀婆壞汝妹梵行，為實、為虛？』」諸比丘受教，即問慈地，慈地答言：「我言是實。」僧復問：「汝何處見？何時見？云何見？」答言：「我某處見，某時見，如是見。」僧次問陀婆：「汝爾時為在何處？」答言：「我在某處。」僧復語慈地：「處不相應、時不相應。汝云何言某處、某時，如是見耶？」復語慈地：「若於一堅信比丘前妄語，罪重傷殺無數眾生；於一堅法，其所獲罪，過百堅信；如是展轉於僧前妄語，其罪重於百阿羅漢。」又語慈地：「僧今集會，不隨愛、恚、癡、畏。汝可更說，為實、為虛？」慈地言：「陀婆隨愛、恚、癡、畏故，我作是語。」諸比丘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慈地：「汝實以無根波羅夷謗陀婆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云何以

無根波羅夷，謗於清淨梵行比丘？汝豈不聞三種人墮地獄耶？一者、犯戒無沙門法，自言已有；不修梵行，自言已修，於佛法中猶如敗種。二者、作如是見、如是說：『婬欲非惡。』而為放逸。三者、以無根波羅夷謗於清淨梵行比丘。此三種人必墮地獄，汝今云何作此惡事？」佛更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自不如法，惡瞋故，以無根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，欲破彼梵行。是比丘後時，若問、若不問，言：『我是事無根，住瞋故謗。』僧伽婆尸沙。」

自不如法者：自已事事不如法。

惡瞋者：九惱也。

無根者：不見、不聞、不疑。

無波羅夷者：於四波羅夷，一一無犯。

欲破彼梵行者：欲使還俗，若作外道。

後時，若問、若不問者：後撿挍，何處、何時、云何見也。

事有四種：言諍事、教誡諍事、犯罪諍事、事諍事。

若比丘不見、不聞、不疑他犯波羅夷，若以此謗，僧伽婆尸沙。見疑、聞疑、疑疑、見忘、聞忘、疑忘，而以無根法謗，僧伽婆尸沙。

若面前謗，解者，僧伽婆尸沙；不解者，偷羅遮。

若書、使、相、相似語、手語謗，解者，偷羅遮；不解者，突吉羅。

若謗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比丘尼謗比丘尼，僧伽婆尸沙；謗比丘，波逸提；謗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謗五眾，皆突吉羅(八事竟)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以陀婆比丘神通大德故，數來問訊，共一處坐聽受法教。慈地見之復欲誹謗，後從耆闍崛山下，見二獼猴合會行欲，便作念言：「我今當與彼二獼猴作假名字，雄者名陀婆，雌者名偷羅難陀。」作是念已，便語諸長老比丘言：「我先以無根法謗陀婆，今親自見與偷羅難陀作不淨行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告諸比丘：「應集僧撿問慈地：『汝言先以無根法謗陀婆，今親自見與偷羅難陀作不淨行，為實、為虛？』」諸比丘受教，集僧問慈地，乃至「汝可更說，為實、為虛？」皆如上說。如是問已，慈地言：「我實不見陀婆作不淨行，我見偷羅難陀數來往陀婆所，意欲謗之。從耆闍崛山下，見獼猴雄雌共合，我便假名雄者為陀婆，雌者為偷羅難陀，故言親見為不淨行耳！」諸比丘種種呵責：「汝云何於異分中取片，若似片，作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

丘。」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慈地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自不如法，惡瞋故，於異分中取片、若似片，作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，欲破彼梵行。是比丘後時，若問、若不問，言：『我是事異分中取片、若似片法，住瞋故謗。』僧伽婆尸沙。」
事者：言諍事、教誡諍事、犯罪諍事、事諍事。
若比丘見他犯僧伽婆尸沙，定生僧伽婆尸沙想。瞋故，於異分中取片，若似片，謗無波羅夷比丘，僧伽婆尸沙。聞、疑亦如是。見、聞、疑他犯偷羅遮、犯波逸提、犯波羅提提舍尼、犯突吉羅，以波羅夷謗亦如是。餘如上說(九戒竟)。
佛在彌那邑阿毱林下。爾時貴族諸釋種子多於佛所出家學道。時釋摩男語阿那律言：「今諸貴族並皆出家修於梵行，我等兄弟如何獨不？我若出家，汝知家事；汝若捨家，我當斷理。」阿那律言：「願兄出家，我知家事。」釋摩男言：「汝先由我在家受樂，不知艱難；然出家行道，亦復辛苦。汝今住家，吾當語汝營家之法。」便種種語之：晝應爾，夜應爾。田商、貨殖、驅役之法，悉以語之。阿那律言：「若營家如此，乃得成立，我乃不能一日為之。願兄住家，我當修道。」釋摩男言：「諸佛世尊，父母不聽，不得為道。汝今自可啟白於母。」阿那律即便往啟：「我欲於佛法出家學道。」母言：「我唯有汝兄弟二人，愛念情重，如何生離？汝家大富，快修功德。何須出家，奪吾此意？」苦請至三，母乃答言：「若跋提王出家者，我亦聽汝。」
時跋提王與阿那律、阿難、難提、調達、婆婆、金鞞盧等，甚相愛重，若有所為，誓不相違。於是阿那律，往白跋提王言：「今有微願，願必見從。」王言：「吾等本要，誓不相違；若相違者，頭破七分。但令卿願，必可從耳！」阿那律即以母言白王。王言：「如卿此願，我未能從。所以者何？我願作王今日始果，親族富貴，無有外憂。何能捨此，出家學道？」阿那律言：「若王出家，吾願乃果；貪著寵榮，吾則永淪。願王三思，不違先誓！」王言：「當從汝願。寬我七年，然後共汝出家學道。」阿那律言：「却後七年，佛不必在；又，我危脆性命難保，王今云何以此為期？」王復言：「七年若遠，六年可乎？」答亦如上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至于一年，七月至于一月，七日至于一日，皆亦如是。王言：「我等長者，如何便得率爾而去？當設方便，嚴駕出遊，因此微行，乃可得耳？汝今便可語阿難陀等，令知此意。」阿那律即宣語五人，五人欣然，莫逆於心；即便竟夜嚴四種兵，極世儀飾，晨朝出遊。盡遊觀已，密將剃頭人優波離，捨諸儐從，至隱僻處，寶衣與之，令其

剃髮，變服而去。去未久，優波離作是念：「諸釋豪強，若知剃諸人髮，必當殺我。如此貴族尚能捨家，我今何為不捨剃具及諸寶衣，隨彼而去？」即自剃頭，以諸寶衣掛著樹上，作是念：「須者取之。」於是疾行，須臾相及，語七人言：「我今亦欲相隨出家。」七人即受，同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今欲出家淨修梵行；而優波離是我等僕，願佛先與受具足戒，然後度我；當令我等及諸釋種，於彼人所破大憍慢。」佛即先度，七人後度。

爾時世尊作是念：「迦維羅衛去此不遠，諸釋知者，或有留難。」便將八人詣跋提羅城，住網林樹下，為說妙法：「眼無常、色無常，眼識、眼觸，眼觸因緣生，受無常；乃至意無常，法無常，意識、意觸，意觸因緣生，受無常。汝聖弟子！應作是觀，生厭離心，得解脫智。所作已辦，梵行已立，不受後身。」說是法時，六人漏盡，得阿羅漢。阿難侍佛，不盡諸漏。調達一人，空無所獲。

跋提王既得羅漢，心淨無畏，若在樹下露坐、經行，輒自慶言：「快哉，快哉！」有異比丘，聞此聲已，作是念：「跋提比丘必憶世樂，不樂梵行。」即往白佛：「我向於彼，聞跋提言：『快哉，快哉！』必憶為王時樂，不樂梵行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汝可呼來！」便往語言：「大師呼汝！」跋提即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佛問跋提：「汝實言快哉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又問跋提：「汝見何義，而言快哉？」跋提白言：「我昔在家，住於七重城塹之裏，七行象、七行馬、七行車、七行步，四兵圍繞，忽聞異聲，心驚毛豎；今在樹下空露之地，坦然無憂，是故稱快。」佛告比丘：「跋提已得羅漢，不樂梵行，無有是處。」

爾時世尊因跋提而說偈言：

「快哉阿羅漢，　無復恩愛縛，
已破欲恚癡，　無復諸結網；
既到於泥洹，　無有穢濁心，
不染著於世，　解脫無諸漏；
了達於五陰，　遊於七法林，
大龍所行處，　已伏諸恐怖；
成就十種分，　龍德三昧禪，
一切有漏盡，　世間之第一；
不動無所畏，　不復受後身，
已息寂滅處，　永無苦樂報；
住於無學智，　此身最後邊，
梵行堅固立，　無諸不可信；

天上天下中，　無復諸欲樂，
此名師子吼，　無能勝佛者。」

於是，世尊與諸大德聲聞，受阿耨達龍王請；調達未得神通，不能得去，羞恥益深，便作是念：「我今當問修神通道。」便往白佛：「願佛為我說修通法。」佛即為說，調達受學，安居之中便獲神通。獲神通已，作是思惟：「誰應先化？」復作是念：「瓶沙王太子名曰眾樂，先化導之，然後餘人乃從我教。」作是念已，即於網林下沒，在太子床上現，作小兒[口*數]指仰臥。太子見之即大惶怖，問言：「汝為是天？為是鬼神？」答言：「我是調達，勿恐，勿怖！」太子語言：「若是調達，復汝本形。」即自變復，威儀如本。太子歡喜，而師事之；日出問訊，乘五百乘車，調達復化作五百小兒，在於車上仰臥[口*數]指；復以五百乘車，載上美食，種種餚饍而供養之。時諸國人生希有心，作是言：「調達有大神力，作此變化，使太子日出問訊，種種餚饍而以供養。」於是調達遂不自量，便欲招引，畜養徒眾。

爾時世尊，從網林出，遊行人間，到拘舍彌國，住瞿師羅園。爾時目連住一別處。此國先有憍陳如子，名曰柯忸，淨修梵行得阿那含果，生於梵天；中夜寂靜，從天來下，放大光明，詣目連所，頭面禮足，白言：「調達今化眾樂太子，現諸神變，恐其必欲招引徒眾，破和合僧。」作是語已，忽然不現。於是目連，晨朝整衣服往詣佛所，以柯忸言具以白佛。佛問目連：「汝意云何？當謂審如柯忸語不？」答言：「意以為然。」佛告目連：「莫說此語！所以者何？於天上天下，不見沙門、婆羅門、諸天魔梵，有能領佛徒眾者。」又告目連：「世間有五種師，今皆現在：一者、戒不清淨，自言戒淨，其諸弟子如實知之，覆藏其過，以望利養；二者、邪命諂曲，自言正直，而諸弟子亦覆藏之；三者、所說不善，自言善說，而諸弟子歎以為善；四者、見不清淨，自言清淨，而諸弟子稱言見淨；五者、說非法律，言是法律，而諸弟子亦云是法。而不能使智者信受。目連！如來戒淨，無有諂曲，言無不善，知見清淨，所說是法，智者信受，不須弟子共相稱覆。」

爾時有異比丘，於王舍城安居竟，著衣持鉢來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調達化眾樂太子，現作小兒，乃至種種餚饍，而以供養。」佛告比丘：「莫羨調達作此變化，以致利養；若有恭敬供養之者，增其長夜受諸苦痛。猶如惡狗以杖打之，更增其惡。調達如是，多得供養，煩惱轉增。」

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「愚人增其惡，　由於利養生，
癡斷清白法，　猶如身首分；
不修清淨行，　而志招學徒，
欲居眾人上，　望一切歸宗；
有人求利養，　或有求泥洹，
利養傷清白，　寂滅却慳貪。」

復告諸比丘：「芭蕉、竹、蘆以實而死；駏驉懷妊，亦喪其身。今調達貪求利養，亦復如是。」
爾時世尊，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

「芭蕉以實死，　竹蘆實亦然；
駏驉坐妊死，　士以貪自喪。」

於是世尊從拘舍彌國漸漸遊行，向王舍城住耆闍崛山，為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國王、大臣、沙門、婆羅門、梵志、居士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；衣食臥具及諸醫藥，無所染著，猶如蓮華。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圍繞說法，調達便從坐起，更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頭面禮足，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願安住！我今自當領理眾僧。」佛語調達：「舍利弗、目連猶尚不能領我徒眾，況汝愚癡，食涎唾乎？」於是調達生忿恨心：「云何世尊於大眾前，乃作如此底下呵辱？」以生惡心向佛故，初損神足。復作是念：「佛稱讚舍利弗、目連，而毀呰我！」復生惡心向舍利弗、目連，是第二損其神足。便還所住，為國王、大眾圍繞說法。其眾中有一比丘，來白佛言：「今調達為國王、大眾圍繞說法。」佛告比丘：「調達不但今世得此大眾，過去世時亦曾得此諸比丘。
「乃往古昔有一摩納，在山窟中誦剎利書。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，心有所解，作是念：『如我解此書語，足作諸獸中王。』作是念已，便起遊行，逢一羸瘦野狐，便欲殺之。彼言：『何故殺我？』答言：『我是獸王，汝不伏我，是以相殺。』彼言：『願莫殺我，我當隨從。』於是二狐便共遊行。復逢一狐，又欲殺之，問答如上，亦言：『隨從。』如是展轉，伏一切狐，便以群狐伏一切象，復以眾象伏一切虎，復以眾虎伏一切師子，遂便權得作獸中王。既作王已，復作是念：『我今為獸王，不應以獸為婦。』便乘白象，帥諸群獸不可稱數，圍迦夷城數百千匝。王遣使問：『汝諸群獸，何故如是？』野狐答言：『我是獸王，應取汝女，與我者善！若不與我，當滅汝國！』還白如此，王集群臣共議，唯除一臣，皆云：『應與！所以者何？國之所恃，唯賴象馬；我有象馬，

彼有師子，象馬聞氣，惶怖伏地，戰必不如，為獸所滅。何惜一女，而喪一國？』時一大臣，聰叡遠略，白王言：『臣觀古今，未曾聞見，人王之女與下賤獸。臣雖弱昧，要殺此狐，使諸群獸各各散走。』王即問言：『計將焉出？』大臣答言：『王但遣使，剋期戰日，先當從彼求索一願：願令師子先戰後吼。彼謂吾畏，必令師子先吼後戰。王至戰日，當勅城內皆令塞耳。』王用其語，遣使剋期，并求上願。至于戰日，復遣信求，然後出軍。軍鋒欲交，野狐果令師子先吼，野狐聞之，心破七分，便於象上墜落于地，於是群獸一時散走。」
佛以是事而說偈言：

「野狐憍慢盛，　欲求其眷屬，
行到迦夷城，　自稱是獸王。
人憍亦如是，　規統於徒眾，
在摩竭之國，　法主以自號。」

告諸比丘：「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，聰叡大臣者舍利弗是，野狐王者調達是。諸比丘！調達往昔詐得眷屬，今亦如是。
「舍利弗！汝往調達眾中，作是唱言：『若受調達五法教者，彼為不見佛法僧。』」舍利弗言：「我昔已曾讚歎調達，今日云何復得毀訾？」佛言：「汝昔讚歎為是實不？」答言：「是實！」佛言：「今應毀訾，而毀訾亦復是實。」告諸比丘：「今應白二羯磨，差舍利弗往調達眾中，毀訾調達。」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差舍利弗往調達眾中，作是言：『若受調達五法教者，彼為不見佛法僧。』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「大德僧聽！今差舍利弗往調達眾中，作是言：『若受調達五法教者，彼為不見佛法僧。』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差舍利弗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於是舍利弗即往調達眾中高聲唱言：「若受調達五法教者，彼為不見佛法僧。」時彼眾會皆悉唱言：「沙門釋子更相憎嫉，見調達多得供養，便作是語。」時瓶沙王，在彼眾中即宣令言：「莫作此語。所以者何？佛眾清淨，無憎嫉故。」於是調達便語眾人：「欲見天上曼陀羅華不？」咸言：「欲見。」調達即於眾前沒，到華池邊，適欲取華，便失神足，還在本坐。調達既失神足，便生惡心欲害於佛，白太子言：「今汝父王正法御世，如我所見衰喪無期；人命無常，晌息難保，何必長年剋此王位？自可圖之，早有四海。我當害佛，代為法主。新王、新佛於摩竭國共弘道化，不亦善乎！」
太子答言：「父母恩重過於二儀，顧復長育，欲報罔極。汝今云何

導吾此逆？」調達聞之，心無慚愧，猶以巧言引誘其意；遂便迷沒，受悅其語。

太子後時，密帶利劍向于王門，內懷惡逆，不覺戰怖，於王門前倒地復起。門官見已，便作是念：「太子常來威儀庠序，今日如此，必當有故。」即往問之。太子答言：「我欲殺王，是故如此。」又問：「太子！為受誰教？」答言：「調達。」門官共議：「當如之何？」第一議言：「一切沙門、太子眾樂，皆應殺之。」第二議言：「佛已先遣舍利弗，唱其惡逆。云何乃欲濫殺沙門？罪正應止太子、調達二人而已！」第三議言：「我等不應輒判此罪，當以白王。王有教勅，當奉行之。」作是議已，便以白王。王問：「汝等眾臣議意云何？」即具以上答。王即斥逐第一議者、第二議者免所居官，稱第三議者加其名位；更命群臣共議此事，諸臣咸言：「上第二議，並謂允合，而王乃免所居之位，觀王聖心不忍有害。正刑既弛，當從下計；王立太子本為國嗣，志速為王故懷此逆，遜位與之其惡必息。」議合王心，即便捨位，拜之為王，號阿闍世。初登王位受五欲樂，殺逆之心便得暫息；如是少時，乃以無事而害父命。

爾時阿闍世王有大惡象，調達密至象師所，語言：「明日瞿曇當行此路，汝可為吾飲象令醉，放走於道，佛慢心多必不避之，因此踰殺，厚雇汝物。」

世尊明日食時著衣持鉢，從五百弟子入城乞食，象師先已飲象令醉，遙見佛來，即便放之。信樂佛法者見放醉象，皆往白佛：「唯願世尊更從餘路！」五百弟子及阿難亦如是白。佛皆答之三言：「無苦！龍不害我！」諸弟子眾皆不覺捨佛，從餘路去。唯有阿難獨從後行。

時觀者四塞，各各議言：「今二龍鬪，看誰得勝。」外道輩言：「象龍力大，必勝於人。」佛弟子言：「人龍道尊，象必降伏。」空辯無徵，遂乃積斂金錢，共賭勝負。

於是醉象遙見佛來，奮耳鳴鼻，大走向佛。阿難怖懼，恍惚不覺入佛腋下。佛語阿難：「汝向三聞：無苦。如何不信，猶作此懼？」佛見象來，入慈心三昧，而說偈言：

「汝莫害大龍，　大龍出世難；
若害大龍者，　後生墮惡道。」

象聞偈已，以鼻布地抱世尊足，須臾三反上下觀佛，右繞三匝，却行而去；從是已後，遂成善象，莫不雅奇，同聲歎言：「瞿曇沙門

不用刀杖伏此惡象，國中人民無復恐怖。何其快哉！」諸外道輩皆悉慚愧，佛弟子眾踊躍歡喜，斂得金錢七十餘萬。
佛既降象，復說偈言：

「象醉含瞋忿，　來向天中天，
百姓莫不觀，　斂錢賭勝負；
其形如太山，　力勝六十象，
聲響振人心，　一吼破敵陣。
大力天中天，　愍眾出於世，
欲度惡象故，　住立在其前；
象伏眾人見，　道俗皆踊躍，
歎佛降惡象，　猶如師子王。」

時調達見已，作是念：「今以此事不得害佛，當更求凶人不識佛者，厚相貨誘令往殺之。」即四出求索，見一壯夫，便語之言：「汝為我殺佛，當厚相報。」其人貪貨，應募而去。爾時世尊在露處經行，遙見彼人，以慈心三昧遍滿其身，舉手呼之；於是彼人不覺捨刀，疾行趣佛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我今癡狂，欲害世尊。自知過重，願聽懺悔！」佛言：「汝實愚癡！云何為貨欲害如來？於我法中，若知有罪，而懺悔者，增長善根。」次為說法，所謂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在家染累，出要為樂。彼人內喜，佛知其意更為說法，所謂苦集盡道；聞法開解，於諸法中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見法得果已，自歸三尊，受持五戒。世尊發遣，從異路歸。
調達復募二人，令殺前人，以滅惡聲；復遣四人，如是展轉乃至三十二人，皆前至佛所。佛亦如前次第說法，盡得須陀洹果。
時諸比丘聞調達遣人害佛，皆持器仗，衛護世尊，分部相著，各在一面。諸佛常法日再出房，於晨朝出，見諸比丘，悉在左右，問言：「汝等何故持仗住此？」諸比丘言：「聞調達遣人欲害世尊，不能自安，所以住此。」佛告比丘：「若如來橫死，無有是處。世間五師，須防護耳！我不須汝，各隨所安，自護其心！」
調達知已，復作是念：「我復不能以此害佛，當更覓人，躬自將去，故應必果。」即得一人共上耆闍崛山。爾時世尊，在山下石上經行，調達便使彼人推石害佛，其人發心推石，四支便不得舉；心念佛功德大，手足還復。調達見此，益瞋忿言：「汝何儜困，速疾滅去！」即自捉大石推下害佛。山下有神，名金鞞盧，接之遠棄，片迸著佛，傷足大指。世尊見已，語調達言：「汝今便得無間之罪！若以惡心出佛身血，必墮無間阿鼻地獄。」

調達復作是念：「我既不能得害於佛，唯當破其和合僧耳！佛大神力，若我能破其僧，名必遠振。」佛知其意，語調達言：「汝莫破和合僧！若僧已破，能和合者，其人生天一劫受樂；若僧和合而破之者，墮地獄中一劫受苦。」調達聞已暫捨是心，後尋復生如上所念。佛止如初，便說偈言：

「眾聚和合樂，　和合常安隱，
若破和合僧，　一劫地獄苦；
眾聚和合樂，　和合常安隱，
若和合破僧，　一劫生天樂。
若分部分別，　常作不善語，
以破和合僧，　一劫地獄苦；
不分部分別，　常能說善法，
以和合破僧，　一劫生天樂。」

調達聞已復暫捨是心，後尋復生，方便過前。
時諸比丘聞調達欲破和合僧，即往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遙責調達已，語諸比丘：「應差一比丘與調達親厚者，往諫言：『汝莫破和合僧，莫作破僧事；當與僧和合，僧和合故，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，如水乳合，共弘師教，安樂行。』若受者善；若不受，應遣眾多比丘；若復不受，應僧往諫。」諸比丘受教，如是三反皆悉不受。諸比丘種種呵責已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更種種遙責調達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為破和合僧勤方便，諸比丘語彼比丘：『汝莫為破和合僧勤方便，當與僧和合，僧和合故，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，如水乳合，共弘師教，安樂行。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為破者：求為破僧因緣。
和合者：同布薩、自恣、羯磨常所行事。
僧者：從四人已上。
彼比丘欲破僧，餘僧見聞知，差一與親厚比丘往諫；若捨者，應一突吉羅悔過。若不捨，應遣眾多比丘往諫；若捨者，應二突吉羅悔過。若復不捨，應僧往諫；若捨者，應三突吉羅悔過。若不捨，復應白四羯磨諫，一比丘唱言：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，為破和合僧勤方便，僧已諫：『汝莫為破和合僧勤方便！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。僧今羯磨諫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白已，應語彼比丘：「僧已白竟，餘三羯磨在，

汝當捨是事，莫犯僧伽婆尸沙。」彼若捨，應三突吉羅、一偷羅遮悔過。
若不捨，復應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，為破和合僧勤方便，乃至僧今羯磨諫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復應語彼比丘：「僧已一羯磨竟，餘二羯磨在，汝當捨是事，莫犯僧伽婆尸沙。」彼若捨，應三突吉羅、二偷羅遮悔過。
若不捨，復應如上第二羯磨，第二羯磨竟，復應如上語。若捨，應三突吉羅、三偷羅遮悔過。
若不捨，復應如上第三羯磨，第三羯磨未竟，捨者，三突吉羅、三偷羅遮悔過；第三羯磨竟，捨、不捨，皆僧伽婆尸沙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白不成，三羯磨皆不成；若作餘羯磨、遮羯磨、非法羯磨；不諫，自捨，皆不犯(十事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助調達比丘語諸比丘言：「調達所說，是知說，非不知說；說法，不說非法；說律，不說非律，皆是我等心所忍樂。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：「汝云何言：『調達所說，是知說，非不知說；說法，不說非法；說律，不說非律，皆是我等心所忍樂。』」呵責已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遙責助調達比丘已，語諸比丘：「應差一比丘與助調達比丘親厚者往諫：『莫言：「調達所說，是知說，非不知說；說法，不說非法；說律，不說非律，皆是我等心所忍樂。」何以故？調達非知說、非說法、非說律。汝等莫助破和合僧，當助和合僧；僧和合故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，如水乳合，共弘師教，安樂行。』若受者善；若不受，應遣眾多比丘及僧往諫。」諸比丘受教，如是三反，助調達比丘悉皆不受。諸比丘種種呵責已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更種種遙責助調達比丘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助破和合僧，若一、若二、若眾多，語諸比丘言：『是比丘所說，是知說，非不知說；說法，不說非法；說律，不說非律，皆是我等心所忍樂。』諸比丘語彼諸比丘：『汝莫作是語：「是比丘所說，是知說，非不知說；說法，不說非法；說律，不說非律，皆是我等心所忍樂。」何以故？是比丘非知說、不說法、不說律。汝莫樂助破和合僧，當樂助和合僧。僧和合故，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，如水乳合，共弘師教，安樂行。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助破者：助成破僧因緣。和合者：同布薩、自恣。差一親厚諫，若捨，一突吉羅悔。乃至不諫自捨，皆如上說(十一竟)。

佛在拘舍彌國。爾時闡陀比丘數數犯罪：入白衣舍，上床、下床皆不如法，別眾食，數數食，非時入聚落不白善比丘。諸比丘見，語言：「汝犯如是如是罪，汝應見罪悔過。莫不清淨，修於梵行無得，長夜受諸苦惱；勿令施主失大功德。」答言：「大德！汝等不應教我，我應教汝。何以故？聖師法王是我之主，法出於我，無豫大德。譬如大風，吹諸草穢并聚一處。諸大德等種種姓、種種家、種種國出家，亦復如是，云何而欲教誡於我？諸大德！莫語我若好、若惡；我亦不語大德若好、若惡。」諸比丘復語闡陀：「莫作自我不可共語！汝當語諸比丘若好、若惡；諸比丘亦當語汝若好、若惡。如是展轉相教，轉相出罪，成如來眾。」諸比丘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闡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不應作不可共語，諸比丘見汝犯罪，欲不共汝布薩、自恣、羯磨常所行事；哀愍汝故，呵諫於汝。汝今云何而不信受？」佛種種呵責已，語諸比丘，應差一比丘與闡陀親善者往諫如上。次眾多比丘，次僧。諸比丘受教三反，不受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更種種遙責闡陀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惡性，難共語，與諸比丘同學經戒，數數犯罪。諸比丘如法如律諫其所犯，答言：『大德！汝莫語我若好、若惡；我亦不以好、惡語汝。』諸比丘復語言：『汝莫作自我不可共語！汝當為諸比丘說如法，諸比丘亦當為汝說如法；如是展轉相教，轉相出罪，成如來眾。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
惡性，難共語者：不受教誨，無恭敬心；自是，非彼。

同學經戒者：經，謂一切佛教；戒，謂波羅提木叉。

差一親厚諫，若捨，一突吉羅悔。乃至不諫自捨，皆如上說(十二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吉羅邑有二比丘，一名頞髀，二名分那婆，藪行惡行污他家，作種種非威儀事：自結華鬘，亦教人結；自著，教人著；與女人同床坐，共槃食；飲酒、噉肉、歌舞伎樂；作諸鳥獸種種之聲，亦作鳥獸鬪諍時像；蒲博、嬉戲、倒行、擲絕、彈指、眴眼；向於女人角戾面目、吐舌、張口，作如是等身口意惡，破於戒、見、威儀、正命。

時五百比丘威儀具足，從迦夷國來到此邑，至時持鉢入村乞食。諸居士見，咸作是言：「此諸比丘從何處來？低頭默然，狀如孝子，不知與人交接言語。我此自有二賢比丘，多才多藝，善悅人心。何用此輩久留邑里？」並不與食，空鉢而出。

時舍利弗、目連，亦從迦夷來向此邑。嬎髀等聞，作是念：「此二人來，必為我等作惡名聲，斷我供養。」便往語諸居士言：「須臾當有二比丘來，一名目連，善知幻術現種種變；二名舍利弗，善知呪法，巧言惑人。汝若同心不為彼惑，我當住此；若不能者，正爾便去。」諸居士言：「長老安住，我終不為彼之所惑。」二人既到，諸居士皆將大小，迎逆問訊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於是目連為現神變：分身百千，還合為一；石壁皆過，履水如地；坐臥空中，如鳥飛翔；身至梵天，手捫日月；身上出火，身下出水；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；或現半身，或現全身；東踊西沒，西踊東沒；南踊北沒，北踊南沒；中踊邊沒，邊踊中沒。現神變已，還坐本處。時諸居士竊相謂言：「目連善知幻術，此則然矣！」於是舍利弗為說妙法，初中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具足清白，梵行之相。說是法已，默然而住。時諸居士亦復相語：「舍利弗善知呪法，亦復驗矣！」於是眾人都不信受，無有供養。

爾時彼邑有二優婆塞：一名富闍，二名優樓伽，信樂佛法，見諦得果，常好布施供養沙門。聞舍利弗、目連從迦夷來，共出迎之，頭面禮足，為說妙法，示教利喜。聞法已，白舍利弗言：「此邑有二比丘，常作種種非威儀事。」廣說如上。「近有五百比丘，威儀庠序，入村乞食，空鉢而出。唯願大德，以此白佛！」於是二人為優婆塞更說妙法，示教利喜已，還舍衛城，具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阿難：「汝往彼邑與二比丘作驅出羯磨。」阿難白佛：「彼惡比丘，非沙門，自言沙門，常作不淨，心已敗壞。我若獨往，彼必肆惡，隨意惱我。」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，如是，如汝所說。汝今便可將諸比丘，隨意多少，到彼集眾，然後乃舉嬎髀等罪；白四羯磨，驅出彼邑。」
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行惡行，污他家。行惡行，皆見、聞、知；污他家，亦見聞知。僧今驅出此邑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，行惡行、污他家。行惡行，皆見聞知；污他家，亦見聞知。僧今驅出此邑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
「僧已驅出某甲竟，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阿難受教，將五百比丘往到彼邑，諸居士聞阿難與五百比丘來，出迎問訊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阿難即集眾，乃至羯磨，羯磨竟，彼二比丘猶故不去，諸比丘問：「汝何故不去？」答言：「阿難等隨愛、恚、癡、畏，是故不去。何以故？有如是等同罪比丘，有驅者、有不驅者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汝莫說阿難等隨愛、恚、癡、畏，有如是等同罪比丘，有驅者、有不驅者。汝等行惡行、污他家。行

惡行，皆見聞知；污他家，亦見聞知。汝出去，不應住此！」諸比丘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遙責彼比丘已，語諸比丘，應差一與彼親厚比丘往諫，如上。次眾多比丘，次僧。諸比丘受教，三反不受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重遙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依聚落住，行惡行、污他家。行惡行，皆見聞知；污他家，亦見聞知。諸比丘語彼比丘：『汝行惡行、污他家。行惡行，皆見聞知；污他家，亦見聞知。汝出去，不應此中住！』彼比丘言：『諸大德隨愛恚癡畏。何以故？有如是等同罪比丘，有驅者、有不驅者。』諸比丘復語言：『汝莫作是語：「諸大德隨愛恚癡畏，有如是等同罪比丘，有驅者、有不驅者。」汝行惡行、污他家。行惡行，皆見聞知；污他家，亦見聞知，汝捨是隨愛恚癡畏語。汝出去，不應此中住！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僧伽婆尸沙。」

行惡行者：作身口意惡行。

污他家者：令他家不復信樂佛法。

見者：眼自見。

聞者：從可信人聞。

知者：遠近皆知。

差一親厚諫，若捨，一突吉羅悔。乃至不諫，自捨，皆如上說(十三竟)。

五分律卷第三

五分律卷第四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一分之三不定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常出入一居士家，晨朝著衣持鉢往到其舍，敷尼師檀與居士婦，獨屏處坐，說婬欲麁惡語。
時毘舍佉鹿子母，聞跋難陀與居士婦獨屏處坐，說婬欲麁惡語，念言：「若居士還見，必生惡心向餘比丘，使其長夜受諸苦痛；我當遣人，往白世尊。」即語常供養婆羅門那隣伽言：「汝往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廣說此事。」婆羅門即往白佛，佛為說種種妙法已，發遣令還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，如婬事中說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不定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共一女人獨屏處、可婬處坐。可信優婆夷見，於三法中，一一法說：若波羅夷、若僧伽婆尸沙、若波逸提。若比丘言：『如優婆夷所說！』應三法中，隨所說法治。是名不定法。」
獨者：一比丘、一女人，更無第三人。
屏處者：眼所不見處。
可信者：見四真諦，不為身、不為人、不為利，而作妄語。
優婆夷者：受三自歸，絕於邪道。
不定者：若於三法中說一事，諸上坐比丘，應問是比丘：「汝往彼家不？」若言：「往。」未應治。復應軟語問：「汝與女人獨屏處坐、麁惡語、行婬欲不？」若言：「不！」上坐、下坐比丘，應切語問：「汝實語，莫妄語！如優婆夷說不？」若言：「如優婆夷說。」然後乃應隨所說法治。
沙彌，突吉羅。
第二不定法，與女人在露處坐，除若波羅夷，餘皆如上說。
露處者：眼所見處也。

五分律第一分之四捨墮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世尊教諸比丘唯畜三衣，而六群比丘食前、食後、晡時，皆著異衣。諸比丘見，問言：「世尊不聽畜長衣，汝不聞耶？」答言：「我亦聞之，但我此衣，或僧中得、或居士間得、或是糞掃衣、彼以著故與我，本不使我為五家畜。」諸比丘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

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等不聞，我先讚歎少欲知足，衣裁蔽形，食足支命耶？譬如眾鳥，毛羽自隨。比丘如是，三衣常俱。汝今云何畜積非法？」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畜長衣過一宿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爾時諸比丘，若須一一衣，眾僧羯磨，所應分物與之。時阿那律衣麁弊壞，諸比丘語言：「汝衣弊壞，何不從僧取作，使一日成？」阿那律言：「我不敢取，恐一日不成，犯尼薩耆波逸提罪。」
爾時波利邑諸比丘，來舍衛城，欲後安居。時到不及，便於娑鞞陀邑結坐。安居訖，十六日便進佛所，道經渥水，三衣麁重，極大疲極；到禮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問諸比丘：「安居和合，乞食不乏，道路不疲耶？」答言：「安居和合，乞食不乏。我等先住波利邑，欲來此安居，多諸知識不得早發，欲及後坐，而復不及，遂住娑鞞陀結坐。安居訖，十六日便來，道經渥水，三衣麁重，極大疲極。」諸比丘因是，具以阿那律事白佛。佛以是事，集比丘僧，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受迦絺那衣，得不犯五事：一者、別眾食；二者、數數食；三者、食前食後，行至餘家，不白餘比丘；四者、畜長衣；五者、別宿不失三衣。」
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以受迦絺那衣，聽畜長衣，為得幾時？」念已白佛。佛言：「受迦絺那衣時聽畜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三衣竟，捨迦絺那衣已，長衣過一宿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爾時阿難得二張劫貝，為舍利弗故受。時舍利弗於異處住，阿難作是念：「世尊不聽畜長衣過一宿，舍利弗今不在此，此當云何？」念已白佛。佛問阿難：「舍利弗幾日當還？」答言：「或十日，或不至十日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三衣竟，捨迦絺那衣已，長衣乃至十日；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三衣竟者：浣染縫竟。
捨迦絺那衣者：白二羯磨捨。
長者：三衣之外，皆名長。衣者：劫貝衣、欽婆羅衣、野蠶綿衣、紵衣、麻衣。
十日者：若一日得衣，應即日捨，若受持、若施人、若淨施；若即日不捨，二日更得衣，應此日皆捨；若此日不捨，三日乃至十日更得衣，亦應此日皆捨；若此日不捨，至十一日明相出時，十日中所得衣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若有過十日衣，應捨與比丘僧，若與一、二、三比丘，不得捨與餘人及非人；捨已，然後悔過。若不捨而悔

過者，罪益深。除長三衣，若長餘衣乃至手巾 ，過十日，皆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淨施，不犯(一事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十七群比丘安居竟欲遊行，作是念：「我尋還此，一衣便足，何須多為？」作是念已，即便幞結餘衣，置於架上，寄住比丘，於是而去。
時六群比丘於他處還，語住比丘言：「差房與我。」時住比丘即差十七群所置衣房與之，六群比丘見架上衣，問言：「汝何以故畜此長衣？」答言：「此是十七群比丘安居竟，遊行人間，不能持去，留寄我耳！」時六群比丘種種呵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十七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等愚癡！不聞我說：比丘應與三衣鉢俱。譬如鳥飛，毛羽自隨耶？」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三衣竟，捨迦絺那衣已，三衣中若離一一衣，宿過一夜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爾時有一糞掃衣比丘，欲向娑竭陀邑，衣重不能持去，欲捨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諸比丘。諸比丘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持糞掃衣重，欲遊行餘處，不能持去者，是比丘應從僧乞不失衣羯磨。」
脫革屣，頭面禮足，胡跪合掌，作是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，欲遊行某處，糞掃衣重不能持去，欲留；今從僧乞不失衣羯磨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乞已，僧中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欲遊行某處，糞掃衣重，不能持去，欲留；從僧乞不失衣羯磨。今僧與作不失衣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欲遊行某處，糞掃衣重，不能持去，欲留；從僧乞不失衣羯磨。今僧與作不失衣羯磨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某甲比丘作不失衣羯磨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時諸比丘見世尊聽羯磨離衣，便常作羯磨離衣宿，亦羯磨盡離三衣，著弊壞衣行。長老比丘見，問言：「汝何故著弊壞衣行？」答言：「佛聽羯磨離衣，是故我等常羯磨離衣宿，亦羯磨盡離三衣。」諸比丘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汝等不應常羯磨離衣宿，及羯磨盡離三衣。此二非法羯磨，比丘及僧，二突吉羅；以此羯磨離衣宿，一衣一宿皆犯失衣罪。今聽諸比丘羯磨留衣，前安居者九月日，後安居者八月日。不得羯磨留僧伽梨、安陀

會，聽羯磨優多羅僧。有賊難處，三衣中割截衣最勝者，聽隨所留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三衣竟，捨迦絺那衣已，三衣中若離一一衣，宿過一夜，除僧羯磨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離衣者：園同界、異界，屋同界、異界，比丘尼精舍同界、異界，聚落同界、異界，重屋同界、異界，乘同界、異界，船同界、異界，場同界、異界，樹下同界、異界，露地同界、異界，行道同界、異界。
園同界者：僧羯磨作不失衣界，而於中得自在往反。異界者：僧不羯磨作不失衣界；雖作，而於中不得自在往反。屋、比丘尼精舍、聚落、重屋亦如是。
乘同界者：於中得自在，若取、若舉。異界者：於中不得自在，若取、若舉。船亦如是。
場同界者：踐穀麥處，得自在取。異界者：不得自在取。
樹下同界者：樹蔭所覆處。異界者：樹蔭不覆處。
露地同界者：結加趺坐，面去七尺。異界者：七尺之外。
行道同界者：面去身七弓。異界者：七弓之外。
至明相出，時比丘還到界，乃至一脚入界，不失衣。若口言：「我捨是衣。」亦不失衣；若不言捨，至明相出時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比丘三衣外，餘所受用衣，離宿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二事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三衣竟，捨迦絺那衣已，得非時衣。諸比丘慚愧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非時衣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得非時衣，慚愧言：『佛未聽我等受非時衣不？』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受非時衣。」
時六群比丘作是念：「世尊聽我等受非時衣。」便多受，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。諸比丘見，問言：「汝不聞世尊制，不得畜長衣耶？」答言：「佛雖制畜長衣，而聽受非時衣。」又問：「汝等一切時畜非時衣，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耶？」答言：「如是！」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不應多求、多欲。外道法中，受者無厭，施者籌量；我正法中，少欲知足，施者雖無厭，受者應少取。」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得非時衣，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，乃至一宿，突吉羅。」
爾時有一住處諸比丘多得衣，受持、施人、淨施，餘段與諸比丘。諸比丘不受，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不具足衣。」語言：「且受，當

足令足。」
時長老伽毘，得一狹短衣，日日舒挽，欲令廣長。佛常五日案行諸房，見伽毘牽挽衣，問言：「汝作何等？」答言：「得此衣小，不得受持。」佛復問：「汝更望得衣處不？」答言：「有。」又問：「幾時可得？」答言：「若一月、若減一月。」佛以是事，種種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畜非時衣。不足，望足，至一月。」
佛既聽畜非時不足衣，諸比丘便持此衣遊行過一月。諸比丘見，問言：「佛不聽畜非時不足衣過一月。汝等云何擔此衣遊行過於一月？」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三衣竟，捨迦絺那衣已，得非時衣，若須應受，速作受持。若足者善；若不足，望更有得處，令具足成，乃至一月。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非時衣者：捨迦絺那衣已，有所得衣，皆名非時衣。
須者：三衣中有故壞，須以補易。
望更有得處者：應更有得衣處，望一日乃至一月得。
若比丘，一日得不具足衣，即日有望，若得應足成，受持、若施人、若淨施；若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，至十一日明相出時，尼薩耆波逸提。二日，乃至十日亦如是。
十一日有望，若得，即此日應足成，受持、若施人、若淨施。若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，至十二日明相出時，尼薩耆波逸提。乃至三十日亦如是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三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優善那邑，有年少居士出行遊戲，見一女人名蓮華色，色如桃華，女相具足；情相敬重，即娉為婦。其後少時婦便有身，送歸其家，月滿生女。以婦在產，不得附近，遂乃私竊通于其母。蓮華色知，便欲委之，絕夫婦道，恐累父母，顧愍嬰孩，吞忍恥愧；還于夫家，養女八歲，然後乃去。至波羅奈，飢渴疲極於水邊坐。時彼長者出行遊觀，見甚重愛，即問鄉居，父母氏族，今為係誰，而獨在此？蓮華色言：「我某氏女，今無所屬。」長者復問：「若無所屬，能為我作正室不？」答言：「女人有夫，何為不可？」即便載歸，拜為正婦。蓮華色料理其家，允和大小，夫婦相重，至于八年。爾時長者語其婦言：「我有出息在優善那邑，不復債斂，於今八年，考計生長，乃有億數。今欲往債，與汝暫乖。」婦言：「彼邑風俗女人放逸，君往或能失丈夫操，財物糞土，亦何足計？」答言：「吾雖短闇，不至此亂。」婦復言：「若必宜去，思聞一誓。」答言：「甚善！」便言：「若我發此，至還入門，一

生邪心，與念同滅。」於是別去到于彼邑，債斂處多，遂經年歲。去家日久，思室轉深，作是思惟：「我當云何不違先誓，而遂今情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我若邪婬，乃負本誓；更取別室，不為違要。」於是推訪，遇見一女，顏容雅妙，視瞻不邪，甚相敬愛，便往求婚。父以長者才明大富，歡喜與之。債索既畢將還本國，安處別宅然後乃歸。晨出暮反，異于在昔，蓮華色怪之，密問從人，從人答言：「外有少婦，是故如此。」其夫暮還，蓮華色問：「君有新室，何故藏隱不令我見？」答言：「恐卿見恨，是故留外。」婦言：「我無嫌妬，神明鑒識，便可呼歸，助君料理。」即便將還，乃是其女；母子相見，不復相識，後因沐頭諦觀形相，乃疑是女；便問鄉邦、父母、姓族，女具以答，爾乃知之。母驚惋曰：「昔與母共夫，今與女同婿，生死迷亂，乃至於此！不斷愛欲，出家學道，如此倒惑，何由得息？」便委而去，到祇洹門，飢渴疲極，坐一樹下。

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眾圍遶說法，蓮華色見眾多人往反出入，謂是節會，當有飲食，便入精舍。見佛世尊為眾說法，聞法開解，飢渴消除。於是世尊，遍觀眾會，誰應得度；唯蓮華色應得道果，即為說四真諦法，苦集盡道，便於坐上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既得果已，一心合掌向佛而住。佛說法已，眾會各還，蓮華色前禮佛足，長跪合掌，白佛言：「於佛法中，願得出家。」佛即許之，告波闍波提比丘尼：「汝今可度此女為道。」受教即度與出家受戒，勤行精進，遂成羅漢。成羅漢已，遊戲諸禪解脫，顏容光發，倍勝於昔。到時持鉢入城乞食，一婆羅門見生樂著，心作是念：「此比丘尼今不可得，唯當尋其住處，方便圖之。」蓮華色乞食畢，還安陀園，入所住房，彼婆羅門隨後察之，知其住處。後日時到，復行乞食，彼婆羅門於後逃入，伏其床下。是日諸比丘尼竟夜說法，疲極還房，仰臥熟眠。於是婆羅門從床下出作不淨行，比丘尼即覺，踊升虛空；時婆羅門，便於床上，生入地獄。蓮華色因從空中往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以是白佛。佛問：「汝當爾時，意為云何？」答言：「如燒鐵爍身。」佛言：「如此無罪。」復白佛言：「獨宿當有犯不？」佛言：「得道者無犯。」

時有群賊聚共議言：「我等當於何處分物，用易美食，又得好色。」咸言：「此安陀園比丘尼住處，必有好色，亦當多有上美供養，往彼分物必得所欲。」

時彼賊帥，信樂佛法，聞此不悅，即作是念：「此諸人等，必當惱亂諸比丘尼，我當密遣一人，先往告語。」即便遣之，語比丘尼言：「暮當有惡人往，恐必相惱，幸可避去。」諸比丘尼聞，即入

舍衛城。彼城大臣先以一宅施比丘僧，而無僧住，諸比丘尼暮到往宿。
時彼群賊，夜入安陀園，都無所見，賊帥歡喜念言：「比丘尼脫此艱難，何其快哉！」即以最上衣，盛滿生熟上美飲食，懸著樹枝，念言：「若有得道神通比丘尼，取此衣食。」於是蓮華色比丘尼，如力士屈伸臂頃，從舍衛城往安陀園樹上取之。明日食時，以所得食為長老優波斯那及跋難陀設供。時至皆往，下種種食，食訖行水，取小床於眾前坐，請說妙法。優波斯那為說法已，從坐而去。跋難陀留後語蓮華色言：「姊妹！何從得此美食？」蓮華色具以事答。跋難陀言：「可示我衣。」即以示之。跋難陀見，便生貪著，即從索之。蓮華色言：「此不可得！何以故？女人薄福，應畜五衣。」跋難陀言：「如人以象、馬布施，不與鞍韉。汝亦如是，云何種種餚饍供養，惜此一衣而不見與？」如是無數方便苦索，遂不獲已，便持與之。跋難陀得衣還歸所住，諸比丘見，語言：「汝福德人，得此好衣。」答言：「我無福德，強說比丘尼，僅乃得之。」諸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：「汝云何強說，奪比丘尼衣？」
爾時世尊，患於四眾來往憒鬧，告諸比丘：「我今欲三月入靜室，不聽有人來至我所，除一送食比丘。汝等亦當相與立制。」奉教即立：「從今不聽，輒至佛所，唯除一送食比丘，犯者波逸提。」
時長老優波斯那，不聞僧制，後到舍衛城問異比丘：「佛在何房？」比丘指示，即至房前，以手叩房，佛自為開，前禮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問優波斯那：「汝眾清淨，威儀具足。云何教化而得如此？」答言：「若人從我求出家者，教行十二頭陀：汝當盡形壽作阿練若、乞食、一坐食、一種食、一受食、次第乞食、塚間、糞掃衣、三衣、隨敷坐、樹下坐、露坐。世尊！若人能盡形壽行如此法，得入我眾，我與作師。」佛歎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汝可謂善教徒眾。」復問：「汝知此眾僧有制不？」答言：「不知。何以故？我從佛聞：佛未制，不得輒制；已制，應奉行。」佛具以上事語之，答言：「我不能隨僧制，波逸提悔過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如汝所說。」時舊住比丘，住立房前，待優波斯那出，語言：「汝犯僧制，應作波逸提悔過。」答言：「我犯何波逸提？」諸比丘具說上事。答言：「我不隨僧制悔過。何以故？我親從佛聞：佛若不制，僧不得制；若佛制已，僧不得違。」
於是佛自出，語諸比丘：「從今若有阿練若比丘如優波斯那，聽至我所。」諸比丘聞已，作是念：「我亦當行此頭陀，可得輒至佛所。」便各修行。
時諸居士所設房舍供養，無復人受，以是白佛。佛語諸比丘：「今聽四眾自在見我。」

時波闍波提比丘尼，聞佛此教，便與五百比丘尼來向佛所。中路逢優波斯那，優波斯那眾中一比丘衣麁弊壞，問言：「長老！何故著此？」答言：「無有餘衣。」比丘尼便指己衣，語言：「能著此不？」答言：「能。」又問：「長老所著，能與我不？」答言：「能。」即便易之。
前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問瞿曇彌：「汝何故著此弊壞衣？」答以上事。佛為說法，遣還所住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以麁弊衣，與比丘尼易好衣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不應多欲！」諸比丘因此，以跋難陀事白佛。佛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從比丘尼取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有親里比丘尼多諸知識，能得衣物；而諸比丘著麁弊衣，諸比丘尼問言：「何故著此惡衣？」答言：「無有得處。」語言：「何不就我取？」答言：「佛制：不聽就比丘尼取衣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唯親知可取、知可與。願以白佛！」諸比丘即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爾時舍衛城比丘、比丘尼，共得衣施，便共分之，或比丘宜著，比丘尼得；或比丘尼宜著，比丘得。諸比丘尼白諸比丘：「與我易衣。」答言：「佛不聽我取非親里比丘尼衣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以衣易衣，如何言取？」便往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從非親里比丘尼取衣，除貿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非親里者：於父母乃至七世無親。
貿易者：彼此有益，又各隨所宜。
從式叉摩那、沙彌尼取衣，突吉羅。
若親里犯戒、邪見，從取衣，突吉羅。
沙彌從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尼取衣，突吉羅。
若無心求，自布施，知彼有長乃取，不犯(四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晨朝著衣持鉢，往偷羅難陀比丘尼所，坐起輕脫，不覺露形，跋難陀見失不淨。比丘尼知，語言：「長老與我衣浣。」便脫與之。彼既得衣，即以不淨，自內形中。
又諸比丘亦與諸比丘尼衣，令浣、染、打。時諸比丘尼以此多事，妨廢誦讀，坐禪行道。諸白衣見，種種呵責言：「諸比丘尼常以浣、染、打衣為業，與在家人有何等異？」

時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問瞿曇彌：「諸比丘尼手足，何故盡有染色？」具以事答。佛為諸比丘尼說妙法已，各還所住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使比丘尼浣、染、打衣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諸比丘因此，以跋難陀事白佛。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使比丘尼浣故衣，若染、若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有諸老病比丘不能自浣、染、打衣。有親里比丘尼能浣、染、打，皆來從索，欲為作之。諸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等使比丘尼浣、染、打衣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唯親知可、知不可，願以白佛！」諸比丘即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，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使非親里比丘尼浣故衣，若染、若打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故衣者：經體有垢。

若令浣，浣、不染、不打；若令染，染、不浣、不打；若令打，打、不浣、不染；若令浣染，浣染、不打；若令浣打，浣打、不染；若令染打，染打、不浣；若令浣染打，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令浣，不浣而染；若令浣，不浣而打；若令浣，不浣而染打，皆突吉羅。

令染，不染而浣、而打、而浣打；令打，不打而浣、而染、而浣染；令浣染，不浣染而打；令浣打，不浣打而染；令染打，不染打而浣，亦如是。

若令非親里浣染打，而親里浣染打；若令非親里浣染打，而親里、非親里共浣染打；若令親里、非親里共浣染打，而親里浣染打；若令親里、非親里共浣染打，而非親里浣染打；若令親里、非親里共浣染打，而親里、非親里共浣染打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衣未可浣染打，而令非親里浣染打，突吉羅。

若令親里浣染打，而非親里浣染打，不犯。餘皆如取衣中說(五事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城中有好衣長者，信樂佛法，常往聽受。時彼長者重著好衣，將諸儐從，從城中出，問訊世尊及諸比丘。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已，頂禮辭歸，遇跋難陀。跋難陀復為說法，臨別白言：「長老！明日見顧蔬食。」答言：「我不乏食，苦無衣服。汝能與我身上一衣不？」長者言：「當與，至家籌量，不得便相與。」跋難陀言：「我聞長者好憙布施，如何於我而獨疎薄？」又言：「我說法，能離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，為度汝等，廢不營己。汝今云何

惜此一衣？」於是長者即脫與之。去至城門，守門者問：「汝向重衣出，而今輕還，為與女人？為遇劫奪耶？」答言：「我不與女人，亦不遇劫。為沙門釋子所強乞耳！」守門者言：「莫作是語，我聞沙門釋子少欲知足，若人布施，尚不肯受。如何於今強乞人物？」答之如上。有不信樂佛法者，聞便唱言：「快正應奪，汝若更親近，當復劇是！沙門釋子常歎布施，毀不與取；而今強奪人衣物，何異於劫？」長者還家，家中問答亦皆如上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已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從居士、居士婦乞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爾時諸比丘著麁弊衣，諸親里見，語言：「何以著此壞衣，不從我取？」答言：「佛不聽我等就居士、居士婦乞衣。可以與僧，當從僧取。」諸親里言：「我正欲與比丘；不欲與僧，令餘人得。」諸比丘言：「若佛聽我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乞衣者，亦當不著如此弊惡。」諸親里言：「唯親知可與、知可取，願以白佛！」諸比丘即以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從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乞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爾時眾多比丘隨估客行，失道，遇劫剝奪，赤肉裸形；而還，向舍衛城。行者問言：「汝是何人？」答言：「我是沙門釋子。」復問：「汝衣鉢何在？」答言：「為劫所奪。」進到祇洹，諸比丘問答，亦如是。又問：「汝若是比丘，云何受戒、布薩、自恣？」答言：「如是受戒、布薩、自恣。」諸比丘竟不與衣，便至佛所。佛呵責言：「汝等何以裸形見佛？豈不能得樹葉及草以蔽身耶？」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裸形至佛前者，突吉羅。」諸比丘白佛：「佛不聽我從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乞衣。我等親里去此甚遠，云何得衣？」佛言：「汝等已到舊比丘所未？」答言：「已到。」又問：「何以不與汝衣？」答言：「諸比丘方共見問：『云何受戒、布薩、自恣。』雖如法答，猶不見與。」佛遙呵責舊住比丘：「云何眼見比丘裸形，而不經恤？」為失衣比丘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從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乞衣，除因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因緣者：奪衣、失衣、燒衣、漂衣、衣壞，是名因緣。」

若奪衣乃至衣壞，故有餘衣，及有衣在餘處，皆不得乞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六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眾多比丘從波利邑來向佛所，遇劫失衣，共作是言：「佛雖聽五事因緣，得從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乞衣，我今不知當從誰乞。」

時六群比丘作是念：「此諸比丘失衣，不知從誰乞。我當為索，若有長者當自取之。」念已，即以是語，語失衣比丘。失衣比丘言：「大善！」於是六群比丘，遍語城中諸居士、居士婦言：「有諸比丘從波利邑來，欲覲世尊，遇劫失衣。汝等可共減割施之。」
諸居士、居士婦聞已，各各減割，大得衣服，人人皆足。失衣比丘言：「我等已足，不須更乞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汝等有乞衣因緣，而我等無；聽我以汝因緣，更有所乞。」失衣比丘言：「隨長老意。」
時六群比丘復更遍乞，得衣甚多。時諸居士集，共議言：「失衣比丘未有幾人，我等城中，男女大小，減割布施，已應過足。何以復索？將無欲以積畜、販賣、貨易，不修梵行耶？」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奪衣、失衣、燒衣、漂衣、衣壞，從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乞衣。若居士、居士婦欲多與衣，是比丘應受二衣；若過是受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七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常出入一居士家為說法，疾病、官事皆為料理。有一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遇到此家，聞其夫婦共議：「跋難陀於我有恩，當以如是衣直作衣與之。」彼比丘乞食還，語跋難陀：「汝有福德！」跋難陀言：「有何福德？」答言：「我今乞食到某居士家，聞夫婦共議：『跋難陀於我有恩，當以如是衣直作衣與之。』汝今往彼，必得無疑。」跋難陀明旦食時，著衣持鉢往到其家，居士即出問訊，跋難陀言：「汝為我以如是衣直作衣耶？」答言：「如是！」跋難陀言：「汝自知我不著惡衣，若作好衣，我當自著，常憶念汝，疾病、官事，當相料理；若不好者，當與弟子，或藏器中，徒去此物，無施用福。」時彼居士語左右言：「此人無厭，難養、難滿。我發心所與，五倍、六倍猶不愜意。先雖厚善，於今薄矣！」遂不與之。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共議：『當以如是衣直作衣，與某甲比丘。』是比丘先不自恣請，便往問居士、居士婦言：『汝為我以如是衣直作衣不？』答言：『如是！』便言：『善哉，居士、居士婦！可作如是衣與我，為好故。』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先不自恣請者：先不問比丘為須何衣。

為好者：求令極好，勝先所許。
若從親里索好衣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八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跋難陀復有常出入家，其夫婦共議：「我當各為跋難陀以如是衣直作衣與之。」乞食比丘聞，復語之。跋難陀即往問居士、居士婦言：「我聞汝等，為我各以如是衣直作衣。為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如是！」跋難陀言：「可合作一衣，令極好。若極好，我當自著，常憶念汝；若不好者，當置器中，徒去此物，無施用福。」時居士、居士婦，便大瞋言：「此人無厭，難養、難滿。雖求合作一衣，而於我發心所許，五倍、六倍猶不愜意。如此惡人，不足存在！」於是不聽復得來往。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共議：『我當各以如是衣直作衣，與某甲比丘。』是比丘先不自恣請，便往問居士、居士婦言：『汝各為我以如是衣直作衣不？』答言：『如是！』便言：『善哉，居士、居士婦！可合作一衣與我，為好故。』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九事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王舍大臣語左右人言：「汝往跋難陀所，以我名字作禮問訊，持此衣直而供養之。」使受勅，至跋難陀所，語言：「某甲大臣問訊起居，送此衣直供養大德。大德受之！」跋難陀言：「我不應受此衣直。若得淨衣，當手受持。」使言：「大德！有執事人不？」跋難陀即指示處。使便到執事人所，語言：「某甲大臣送此衣直與跋難陀。汝為受作，來取便與。」使既與已，還跋難陀所，白言：「大德所示執事人，我已與竟。大德須衣，便可往取。」白已便還。
大臣後時，復更遣信問跋難陀：「我近遣使送衣直付某執事，大德為已著此衣未？」跋難陀言：「我未取著。」還白如此，大臣作是念：「我作衣已久，而猶未取，必薄我衣，故致如此。」即復遣信語跋難陀言：「我送衣已久，何故不著？若不須者，可以還我。」跋難陀言：「我甚須之！」便於非時，到執事人所，語言：「我今須衣，可以見與。」答言：「小待，今眾人會，我應往赴，若不及期，便應罰我金錢五百。」跋難陀言：「汝常信樂，勤於法緣。今日何故忽重俗事？」彼聞此語，便作是念：「正使彼罰，要當付衣，然後乃去。」即便料理與之。事畢，星馳已遂稽後，眾人問言：「汝來何晚？」答言：「跋難陀索衣，料理還之，所以致此。」眾人咸言：「為一比丘，而輕眾制，理不可恕！」即便罰

之。彼既得罰，便瞋恨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有道，利益於物；而今乃反令我得罰。」不信樂佛法者，咸皆語言：「汝信敬沙門，致此重罰。若復親近，方當劇是。」惡名流布，遍舍衛城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王、若大臣、婆羅門、居士為比丘故，遣使送衣直。使到比丘所言：『大德！彼王、大臣、婆羅門、居士送此衣直。大德受之！』是比丘言：『我不應受衣直。若得淨衣，當手受持。』便言：『大德！有執事人不？』比丘即指示處，使便到執事所，語言：『某王、大臣送此衣直，與某甲比丘。汝為受作，取便與之。』使既與已，還比丘所，白言：『大德所示執事人，我已與竟。大德須衣，便可往取。』是比丘二返、三返到執事所，語言：『我須衣，我須衣。』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四返、五返、六返到執事前，默然立，若得者善。若過求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隨使來處，若自往、若遣信，語言：『汝為某甲比丘送衣直，是比丘竟不得；汝還自索，莫使失！』是事應爾。」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十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眾僧多得縷施，即共分之。諸比丘用縫僧伽梨、優多羅僧、安陀會、一切餘衣，又作腰繩、禪帶乃至戶紐，猶故不盡。

時六群比丘便雇織師，織作一衣，猶有餘縷；復更雇作，綖少不足，便行求乞，長者居士悉皆與之。於是六群比丘作是念：「我得善利，從今但當恒作此業。」便多乞縷，一切織師悉皆雇織。

時有居士，詣一織師，雇織作衣，答言：「我已許比丘，不得復作。」遍詣餘處，皆亦如是。於是居士便瞋罵言：「沙門釋子少欲知足，而今遍雇一切織師，無有厭足。與世貪人有何等異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自行乞縷，雇織師織作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十一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

爾時跋難陀常出入一估客家，說法、治病。估客語婦言：「跋難陀於我有恩，可以此縷雇織師作衣，我還當與。」行後，婦便持縷詣織師所，雇令作之，語言：「籌量令足，勿使少長。」跋難陀聞，

即往其家，婦出問訊言：「我夫教我為大德作衣，我已雇人令作。」跋難陀言：「汝雇誰作？」答言：「某甲。」
跋難陀便往織師所，語言：「汝知不？此衣為我作，汝好織令緻廣，自當少多，私相報。」織師言：「彼婦語我籌量令足，我今云何令得緻廣？」跋難陀言：「但好作之，若縗不足，持我意索，自當與汝。」
織師隨語，用盡往索。估客婦言：「我先語汝，籌量令足。何故復索？」織師具以事答，婦便更與。估客行還，問婦言：「我先令汝為跋難陀作衣，為已作未？」答言：「已作。」「可取來看。」婦即取示，衣甚緻好，問言：「用少許縷，那得如此？」答言：「跋難陀更來取縷，所以得爾。」估客便瞋罵言：「跋難陀難養、難滿，無有厭足；如我本意，此衣數倍！先雖有恩，於今絕矣！」遂不與之，如是惡聲流布遠近。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居士、居士婦，為比丘使織師織作衣。是比丘先不自恣請，便到織師所，作是言：『汝知不？此衣為我作，汝好為我織，令極緻廣，當別相報。』後若與一食、若一食直，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十二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語弟子達摩言：「今欲與汝遊行到拘薩羅國。」達摩言：「彼寒無衣，不能得去。」跋難陀言：「若能去者，當與汝衣。」達摩言：「先與我衣，然後當去。」即便與之。既得衣已，便不肯去。跋難陀言：「汝言得衣當去，如何得衣，而復不肯？若不能去，以衣還我。」達摩言：「師已見施，云何復索？」跋難陀言：「我非施汝，欲共遊行，故相與耳！汝今不去，欲以何理而不還我？」便強奪之，彼即高聲大哭。長老比丘問：「汝何故哭？」答言：「師奪我衣！」諸比丘種種呵責跋難陀：「云何名比丘，強奪人衣？」答言：「我欲共行至拘薩羅國，以衣雇之。彼既得衣，便不肯去，是以取之，非為強奪。」諸比丘復種種呵責達摩：「汝云何欺師，索衣許行，得而不去？」便將二人同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以衣與弟子，還奪取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復問達摩：「汝實誑師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二比丘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衣還奪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爾時六群比丘與諸比丘衣，復使沙彌、守園人奪。諸比丘問言：「汝不聞佛制與比丘衣，不得還奪耶？」答言：「聞，我今使沙彌、守園人奪，不違佛教。」諸比丘言：「自奪、教人，有何等異？」種種呵責已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衣，若自奪、若使人奪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有諸客比丘寄舊住比丘衣，行還日久，恐犯此戒，不敢復索；復有諸比丘在路行，寄比丘衣，行路既遠，恐犯此戒，亦不復索；或有已索，便生慚愧，謂犯此戒，作捨墮悔過者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若索寄衣，犯捨墮者，無有是處。」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衣，後瞋不喜，若自奪、若使人奪，作是語：『還我衣，不與汝！』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十三竟)。

五分律卷第四

五分律卷第五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初分捨墮法下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眾多居士，共請佛及僧，其中有破薪者、取水者、掃灑地者、敷坐具者、布華者、敷高座者、辦具食者。

時跋難陀晨朝著衣持鉢，先往請家，至諸人所，隨其所為，而讚歎之，復語言：「汝今所作，歡喜善好。」諸人言：「我實歡喜，作諸供養！務令飲食，種種甘美，亦當以衣，布施眾僧。」跋難陀言：「眾人施僧，衣物甚多；汝若復施，正當積聚，成無用物。何為徒去有用之福，而不與我？若與我者，我當自著，恒相憶念，疾病、官事，當相料理。」諸人聞已，便共集議，其中有言：「若僧不須，可以施之，使我等得施用之福。」或復有言：「本為施僧，如何復得迴與一人？」言與者眾，遂便與之。

時跋難陀擔重擔衣，還歸僧坊，諸比丘歎：「汝福德人，如何暫出乃得此衣？」跋難陀言：「巧辯所獲，非福德也。」即便具說得衣所由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云何迴與僧物，而自入己？」

時彼居士食具已辦，遣使白佛，於是世尊著衣持鉢，與比丘僧前後圍繞，往詣其家，就座而坐。諸居士手自下食，食畢行水，而無布施。先不欲與跋難陀者，竊共議言：「我等今日，食無不備。某等無故，持施僧物獨與一人，闕此達嚫，寧無慚愧！」諸比丘問：「汝等竊語，為何所說？」具以事答。諸比丘種種呵責跋難陀：「汝愚癡人！云何迴與僧物，自以入己。」

爾時世尊為諸居士說妙法已，從坐起去。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迴與僧物入己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不知是與僧物，迴以入己；後知生慚愧，或已悔過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語諸比丘：「若不知與僧物，而迴入己，犯捨墮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知檀越欲與僧物，迴以入己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知者：若自知、若從他聞。

欲與僧物者：若人發心，作是語：「我當持此物，與彼眾僧。」

若迴欲與僧物，與餘人，波逸提；與餘僧、比丘尼僧、二部僧、四方僧、與塔，皆突吉羅。若迴欲與比丘尼僧、二部僧、四方僧物亦如是。
若迴欲與塔物入己，與比丘僧、比丘尼僧、二部僧、四方僧、餘人、餘塔，皆突吉羅。若迴欲與人物，亦如是。乃至迴與此畜生一摶飯，與彼畜生，亦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白僧，僧與；若施主自迴欲與僧物，與己，不犯(十四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畢陵伽婆蹉住楞求羅山，飛在空中塗灑所住房。時瓶沙王往至彼山，畢陵伽見王來，忽還在地，白言：「善來大王！可就此坐。」王坐已問言：「何故自作，無守園人耶？」答言：「無。」王即語一臣：「可給此比丘守園人。」畢陵伽言：「佛不聽我畜守園人。」王言：「可以白佛。」王去之後，便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畜守園人。」王所勅臣不信樂佛法，竟不與之，畢陵伽亦不從索。後時，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王與群臣樓上遙見，便生是念：「我先許彼比丘守園人，不知得未？」即問前所勅臣，臣言：「未與。」王復問言：「吾勅來幾日？」臣言：「已五百日。」王言：「隨此日數與之。」大臣奉教，即以五百家，家一人與之。時五百家，日差一人，掃除房舍，承受所為。
時彼村人至節會日，男女莊飾，衣服璨麗，出行遊戲。有一貧女，行大啼哭。時畢陵伽入村乞食，見女啼哭，問其母言：「汝女何故啼哭如是？」答言：「今日諸人，皆盛服飾，出行遊戲。我家貧窮，不及於人，是以悲哭。」時畢陵伽見牛噉草，語其母言：「取少草來，即取與之。」畢陵伽便結草，變成二金華鬘，與彼女母，語言：「天下有二種金勝：閻浮檀金及神足所化。汝可持此與女令著。」彼女得已極大歡喜，便著出入，人無不羨。時有一人，見生憎嫉，即白瓶沙王言：「某村某家得好伏藏，其女所著華鬘天下無比，大王後宮之所未有。」王即呼語：「汝得伏藏可以示我。」答言：「我實不得。」王復問：「汝女所著，何處得之？」答言：「是畢陵伽結草化作。」王聞是語，極大嗔怪：「云何化草得成金鬘？」便勅有司收繫著獄。
畢陵伽後時復至彼村，見先女人方大啼哭，問言：「汝今何故復大啼哭？」答言：「家親在獄。」問言：「為何等罪？」答言：「由大德施金華鬘。」語言：「莫哭！我當為汝令尋得出。」
畢陵伽即便先往典獄官所，典獄官見，皆問訊言：「大德！何故枉屈來此？」答言：「守園人繫在獄，我所以來。汝今可為放出之不？」答言：「此人得好伏藏，不以示王；若以示王，乃可得

出。」畢陵伽言：「我結草作，非是伏藏。」彼人言：「結草作金，無有是處。」畢陵伽即變其所坐，皆作金床，語言：「汝今自見坐於何座？」即皆自見坐金床上，便大惶怖，下床叩頭：「願見垂恕，速為解之！若王聞我坐金床上，必重見罪。」畢陵伽言：「放守園人，然後解汝。」彼言：「此不見由。」問言：「由誰？」答言：「由王。」畢陵伽即為滅已，飛往王所，住於空中。時王在高樓上，見即作禮，問言：「大德！以何故來？」答言：「守園人繫在獄，我所以來。願為放出！」王言：「彼人得好伏藏，若以示我乃得出耳！」畢陵伽言：「我結草作，非是伏藏。」王言：「結草作金，無有是處。」時畢陵伽便以杖叩王樓柱，即化成金樓。問言：「王此高樓，用何物作？」王見歡喜即勅放之。畢陵伽如是展轉四現神足，時諸人民聞見神變，於佛法眾生信樂心，施僧前食後食、怛鉢那、非時漿、洗浴眾具、塗身塗足及然燈油。

爾時眾僧多得生熟酥油、蜜、石蜜，食不能盡，積聚在地，處處流漫，污渥衣服、床席、臥具。諸居士見，問言：「此是誰物？」有人答言：「是沙門釋子之所稽積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沙門釋子自言節食，積聚如此，恣意噉之。此等為求解脫，離生老死，而今但求如此美味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食宿受酥油、蜜、石蜜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時眾多比丘病，不能得淨人從日日受；亦無錢直，又無買處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病比丘食宿受酥油、蜜、石蜜乃至六夜。」

時諸比丘復過六夜，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病得服四種含消藥：酥、油、蜜、石蜜，一受乃至七日。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若一日得受，二日更得受，至七日更得受，留至八日明相出時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應白捨與僧，僧捨與白衣、沙彌；若用然燈、若用塗足，唯捨藥比丘不得用，一切比丘不得噉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十五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有八月賊，常伺捕人，殺以祠天，一切人民及諸比丘無不驚怖。祠日垂至，而未有所獲，賊共議言：「阿練若處必

有比丘，取之易得。」即往一處。諸比丘聞，各各逃走。賊無所得，復共議言：「當至餘處，不得懈惰，以失祠日。」時彼眾中有一罷道者語眾人言：「我聞佛教，不聽比丘離衣一宿；但共守之，向曉必還。」眾人言：「若彼不還，便當殺汝。汝若不恨，吾等當住。」答言：「甚善！」於是群賊便住。
時諸比丘懼犯離衣宿罪，後夜悉還。賊問言：「汝謂吾已去耶？」答言：「我知汝在，佛不聽我離衣宿，是故還耳！」賊即殺之，須血取血，須肉割肉。餘不死者，作是念：「世尊若聽我等未滿八月日，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者，不遭此難。」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阿練若處比丘，安居三月未滿，八月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，離宿無罪。」
有諸比丘近聚落住，亦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，離宿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近聚落住，離衣宿。」
復有比丘於阿練若，無恐怖處，離衣宿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亦不聽阿練若無恐怖處，離衣宿；有疑恐畏，然後乃聽。」
時諸比丘寄衣他家，都不往視，日久濕穢，虫嚙腐爛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往視曬。」
時諸比丘便數數往，居士惡厭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十日一視。」
時諸比丘有僧事、塔事、和尚阿闍梨事，及以他事須出界外，為衣故不敢出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有事要須自出界外，聽離衣一宿。」
諸比丘出界外一宿，其事未畢，復還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六宿。」
既聽六宿，諸比丘便著麁弊衣行，過六宿者。長老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住阿練若處，安居三月，未滿八月。若處有恐怖，聽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；若有因緣出界外，離此衣宿乃至六夜。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安居三月者：前安居。
未滿八月者：後安居。
一一衣者：若僧伽梨、若優多羅僧，隨所重寄一衣；不得寄安陀會，以著身故，禮拜、入僧、乞食，不得單著故；不得寄二。
有因緣出界外六宿者：若有塔事、和尚阿闍梨及以他事，留一一衣白衣家，出界外極至六宿。若一宿、二宿，乃至五宿，事訖不還，突吉羅。

沙彌，突吉羅(十六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毘舍佉鹿子母請佛及僧明日設食。其日正遇天恐怖雨，其雨如力士屈伸臂頃，便滿一鉢；地受此水，如一滴油落熱沙聚，若不爾者，浩成大海。佛告諸比丘：「如今祇洹中雨，遍閻浮提亦復如是。汝等可出，於中洗浴，此是最後平等之雨。」諸比丘即出，雨中裸形而浴。

時毘舍佉遣婢白佛：「食具已辦。」婢至祇洹，見諸比丘皆裸形浴，作是念：「此是外道，非是比丘。」還白如是。毘舍佉作是念：「必是比丘露地洗浴，癡婢不知，謂是外道。」即復遣言：「汝至祇洹門，作如是唱：『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』」婢即復往至祇洹門，欲如勅唱；時諸比丘浴竟還房，不見一人，復作是念：「向滿中外道，今不復見。」即便還歸，復白如此。毘舍佉復作是念：「必是比丘浴竟，宴息。」復更遣言：「汝可入門，於庭中唱。」即復受教，入祇洹門，庭中唱之。佛聞唱聲，告諸比丘：「毘舍佉已白時到，汝等皆著衣持鉢，共受彼請。」諸比丘奉勅，盡集普會講堂。婢方進前更白佛言：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佛言：「汝可先去，當隨後到。」於是世尊如力士屈伸臂頃，與諸比丘沒普會講堂，踊出毘舍佉所敷座上，衣服不濕。毘舍佉見佛及僧忽然在座，衣服不濕，作是念：「我得善利，供養如是聖師及聖弟子，天雨洪注，而衣服不濕。」歡喜踊躍，種種美食手自下之。食畢行水，叉手合掌，在一面立，白佛言：「願世尊與我願！」佛告毘舍佉：「佛於世間，諸願永離。」毘舍佉復白言：「願佛與我清淨可得之願。」佛言：「大善！」毘舍佉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晨朝遣婢白食具已辦，見諸比丘皆裸形浴，便還語我祇洹中盡諸外道，無有比丘。世尊！云何比丘於和尚、阿闍梨前裸形浴？願佛聽諸比丘畜雨浴衣，我當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雨浴衣。」又言：「我近小緣至阿夷羅河，見諸比丘尼在於河中，裸形洗浴。時人見之，咸形笑言：『女人著衣，猶尚無好，況出家人，而裸形體。』願佛亦聽諸比丘尼畜水浴衣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尼水浴衣。」又言：「佛說有三種病：一種，得藥、不得藥死；二種，得藥、不得藥差；三種，得藥差，不得藥死。願聽諸比丘服諸藥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藥。」又言：「佛說三種病：一種，得隨病食、不得隨病食死；二種，得隨病食、不得隨病食活；三種，得隨病食活，不得隨病食死。願聽諸比丘食隨病食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隨病食。」又言：「看病人若乞食，則有所廢。願聽諸比丘受看病人食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看病人食。」又言：「客來比丘行路疲極，始至不知何處乞食。願聽諸比丘受我客比丘食，令息疲極知乞食處；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客比丘食。」又言：「若有遠行比

丘入村乞食，便不及伴，至迥道中，或遇八月賊、或失道徑。願聽遠行比丘受我遠行食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遠行比丘食。」又言：「我聞世尊聽阿那頻頭國諸比丘食粥。願聽諸比丘受我粥，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粥。」又白佛言：「願世尊受我盡命衣食、湯藥。」

佛問毘舍佉：「汝見何義利，索是九願？」答言：「此國當有諸方比丘來問訊世尊，若云彼處某甲比丘命過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我當問之：『彼比丘曾來此不？』答言：『曾來。』我作是念：『彼比丘必曾受我乃至一種供養，便生歡喜，增益善根。』」於是世尊語毘舍佉：「聽汝八願，一願不可得。」

時毘舍佉取小床於佛前坐，佛為說隨喜偈：

「歡喜施飲食，　佛及聖弟子，
設福破慳貪，　受報常欣樂；
生天壽命長，　還此離染塵，
行法之大果，　長處淨天樂。」

爾時世尊，更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還祇洹，集諸比丘，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受雨浴衣，諸比丘尼受水浴衣，受隨病藥、隨病食、看病人食、客比丘食、遠行比丘食及粥。」

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聽我等畜雨浴衣」便常乞畜，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，擔重、擔衣行。諸比丘見，問言：「汝不聞佛制畜長衣耶？」答言：「佛雖有制，而聽畜雨浴衣。」諸比丘又問：「汝等常畜雨浴衣，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耶？」答言：「如是！」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春餘一月，應求雨浴衣，餘半月應持。若未至一月求，先半月持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雨浴衣者：雨浴時用，夏浴時亦用。

若至春餘一月，先有許施雨浴衣者，知識比丘應為往語言：「今是縫染作雨浴衣時。」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應更為語：「諸處皆已縫染作雨浴衣。」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復應為語：「汝先許與某比丘雨浴衣，今正是時。」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彼比丘應更餘處乞，畜至八月半，百三十五日持。若過此，不作餘衣、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，突吉羅。

沙彌，突吉羅(十七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到估客村，估客言：「長老住此安居，我等行還，當施安居物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欲令我住，便可施我。我安居中作衣，安居竟著，問訊佛。」估客共議：「我等先施安居物，比丘當住；家中大小，得聞法言，受八分戒，淨身口意。」便斂物與之，然後乃行。

時六群比丘得安居施物，估客去後，便至餘處。時諸估客得利還歸，語家人言：「我先雖施諸比丘安居物，今既得利安隱來還，當更供養，汝等安意聽法。」家人答言：「諸比丘，行後便去。」諸估客更於近處，請諸比丘。諸比丘答言：「汝可供養先所請者，我等不得受汝供養。」時諸估客便瞋恚言：「我本自施住此安居，受物而去與偷何異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於安居內受安居施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爾時波斯匿王邊境有賊，遣乙師達多、富蘭那往討伐之。二人共議：「我等今行，或能沒命，當共出物，供養比丘。」即持財物，詣比丘所，語言：「我今討賊，恐不得還，以此物施，願為受之。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世尊不聽我等安居內受安居施。」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阿難言：「自恣餘幾日？」答言：「餘十日。」佛種種讚少欲知足、讚戒讚、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前後安居，未至自恣十日，受急施衣。」

佛既聽受急施衣，諸比丘便常畜，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、檐重、檐衣處處遊行。諸長老比丘見，問言：「汝不聞佛制畜長衣耶？」答言：「佛雖有制，而聽受急施衣。」諸比丘又問：「汝等常畜急施衣，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耶？」答言：「如是！」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常畜急施衣，不受持、不施人、不淨施；聽至衣時。」

既聽至衣時，諸比丘猶過衣時畜，長老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前後安居，十日未至自恣，得急施衣；若須應受，乃至衣時。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急施衣者：若軍行、若垂產婦，如是等急時施；過時，不復施。

衣時者：受迦絺那衣時。捨迦絺那衣已，名非衣時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十八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從一估客非時乞鉢，語言：「我今須鉢，可以見與。」答言：「大德小待！今諸估客會，若不及者，罰金錢五百。」跋難陀言：「我聞汝精進供給行道，而今云何捨功德業，先於俗事？」估客聞已，作是念：「正使被罰，要當先施。」便為買鉢與之乃往，遂不及期。眾人見已，皆言：「應罰！」估客言：「我不以私，違眾人制。沙門從我乞鉢，不能得捨，故不及耳！」不信樂佛法者皆言：「為一沙門，公違眾制，正應苦罰！」即便罰之。

估客既被罰已，便瞋恚言：「沙門釋子不知時宜，小待不肯，使我被罰。」諸人種種譏呵：「此輩沙門常說知時、少欲知足；而今非時，強從人乞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問諸比丘：「於意云何，鉢無綴是鉢不？」答言：「是！」復問：「一綴，乃至五綴，是鉢不？」答言：「是！」告諸比丘：「無綴、一綴，乃至四綴是鉢；五綴，非鉢。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，鉢未滿五綴，更乞新鉢，為好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是鉢應僧中捨，僧應取眾中最下鉢與之，語言：「汝受是鉢乃至破，是法應爾。」

鉢有三種：鐵鉢、蘇摩鉢、瓦鉢。復有三種：上中下。上者，受三鉢他飯，除羹菜；下者，受一鉢他飯，除羹菜；中者，上下之中。為好者：求牢、求勝。

若已有無綴鉢，乃至四綴鉢；更乞無綴，至四綴，得者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已有無綴鉢，乃至四綴鉢，更乞五綴鉢，得者，皆突吉羅。

應僧中捨者：所得新鉢，應捨與眾僧，不得捨與一二三人。

捨法，應到僧中，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，有鉢未滿五綴，更乞新鉢，犯捨墮，今捨與僧。白如是。」

僧應白二羯磨，差知法比丘，於僧中行之。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，鉢未滿五綴，更乞新鉢，今捨與僧。僧今差某甲比丘，作行鉢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，鉢未滿五綴，更乞新鉢，今捨與僧。僧今差某甲比丘，作行鉢人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差某甲比丘作行鉢人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是比丘應唱，使諸比丘各持鉢出；然後持所捨鉢至上座前問：「須是鉢不？」若言須，應取上座鉢看，若無鉢、若太大、若太小、若穿缺、若喎斜，不應與；若無五事，應與。與竟，取上座鉢行，從

第二上座，乃至新受具足戒人前，亦如是。僧應取最後鉢，與捨鉢比丘；若行鉢都無人取，聽還與之。
僧應教言：「此是汝鉢，好愛護之，莫著地，莫用除糞掃，莫用盛殘宿食，莫用煖湯，莫用盛香，莫用盛藥，如是愛護；若破者，聽汝更乞。」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十九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多得諸鉢，五、六日用便舉置，如是故鉢處處皆有。諸長者見，問言：「誰積聚此？」有人言：「是跋難陀。」諸長者言：「沙門釋子常說少欲知足，而今無厭，收斂積聚，如販鉢人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將至佛所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畜長鉢，至一宿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爾時有一比丘獨得二鉢，作是念：「佛不聽我畜長鉢一宿。」即持一鉢施餘比丘，施後鉢破，無鉢遊行。諸比丘問言：「汝先得二鉢，今何故無？」答以上事，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與他鉢，幾日後鉢破？」答言：「十日。」佛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長鉢乃至十日，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得二鉢應問和尚、阿闍梨：「此二鉢何者勝？」若和尚、阿闍梨不善分別，應各五日用，自知勝者受持，不如者與人。
沙彌，突吉羅(二十竟)。
佛在阿荼脾邑。爾時諸比丘為身作憍賒耶臥具，自作亦使人作，自擔繭亦使人擔，自煮亦使人煮。諸居士見，作是言：「我等煮繭，比丘亦爾。沙門釋子與我何異？此等常說慈忍眾生，而今親自煮繭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
有一比丘，以成擘野蠶綿，倩諸比丘作臥具；綿少不足，便到綿家語言：「我臥具綿少，少多布施。」彼人答言：「未有成綿。」比丘復言：「可為我作。」彼人即於比丘前煮繭，蛹動作聲。比丘教言：「按著湯中！」彼人即呵罵言：「汝常說不殺生法，而今教人殺生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新憍賒耶作臥具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憍賒耶者：蠶所作綿。
臥具者：臥褥乃至始成三振不壞，名為臥具。

應捨與僧，不得捨與餘人。僧以敷地，若敷繩床及臥床上；除捨褥比丘，餘一切僧隨次坐臥。
發心欲作及方便，皆突吉羅；作成，尼薩耆波逸提。雖不自作、不使人作，他施而受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沙彌，突吉羅(二十一竟)。
佛在拘舍彌城。時眾多跋耆子用純黑毛氈，光澤可愛，皆悉以為服飾、臥具；跋耆諸比丘亦效作之。時諸居士入房觀見，便大畏怖，謂是跋耆豪族遊集，便問行人：「此是何等貴人服飾？」答言：「非貴人物，是跋耆比丘許耳！」諸居士便譏呵言：「諸比丘如國王、如大臣、如豪族乘車馬時之所服飾，我聞比丘著割截衣，求無為道；而今如此，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純黑羯羊毛作新臥具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純黑者：生黑及染黑。
應捨與僧，僧以敷繩床、臥床上，不得敷地。餘如憍賒耶臥具中說(二十二竟)。
佛在拘舍彌城。爾時跋耆諸比丘作黑羯羊毛臥具，著少白色及下色毛，便言：「已淨。」
時諸長老比丘見，問言：「汝不聞佛制純黑羯羊毛作臥具耶？」答言：「聞！但我已著白色及下色毛，非復純黑。」諸比丘言：「純黑少雜，何足為異？」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，作臥具用二分純黑羯羊毛，第三分白，第四分下。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作新臥具，應用二分純黑羯羊毛，第三分白，第四分下；若過是作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若比丘作四十波羅臥具，應用二十波羅純黑、十波羅白、十波羅下；若黑，長一波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餘如純黑羊毛臥具中說(二十三竟)。
佛在拘舍彌城。爾時跋耆諸比丘，作是念：「佛聽我等用二分純黑羯羊毛，第三分白，第四分下作臥具。」便多乞三色毛自作、使人作。於所住處，無處不有。諸居士來看見，而問言：「此是誰物？」答言：「跋耆比丘。」諸居士譏呵，如長鉢中說。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作新臥具，應六年畜；未滿六年，若捨、若不捨，更作新臥具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爾時一比丘畜糞掃臥具，見中利，欲從舍衛城至娑竭陀邑，臥具重不能持去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諸比丘。諸比丘將到佛所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此比丘欲至娑竭陀邑，臥具重，見中利，不能捨；復不能持去。僧應白二羯磨，與易輕者。」彼比丘應從僧乞言：「我某甲比丘，自畜臥具，見中利。今欲遊行某處，以重故不能持去。願僧與我易僧輕者！」如是第二、第三乞。
僧中應一比丘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，自畜臥具，見中利。今欲遊行某處，以重故，不能持去；從僧乞易輕者，僧今與易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，自畜臥具，見中利，欲遊行某處，以重故不能持去；從僧乞易輕者，僧今與易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某甲比丘易僧輕臥具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作新臥具，應六年畜；未滿六年若捨、若不捨，更作新臥具，除僧羯磨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六年者：數日滿六年。餘如純黑羊毛臥具中說(二十四竟)。
佛在拘舍彌城。爾時諸跋耆子，作純黑羯羊毛尼師檀，跋耆比丘亦乞作之。諸居士厭患乞索，後日到僧房看，見諸比丘多畜純黑羯羊毛坐褥，便譏呵，如純黑臥具中說。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純黑羯羊毛作新尼師檀，應用故尼師檀一修伽陀磔手壞好色。若不壞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一修伽陀磔手者：方二尺。
壞好色者：隨意覆新者上。餘如純黑羊毛臥具中說(二十五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擔負羊毛隨路行，路人見之皆譏呵言：「我等家累，擔負羊毛；諸比丘亦復如是。徒著壞色割截衣，剃頭乞食，與我何異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
有一比丘山居，串樂擔負羊毛，道路疲極，既至僧坊庭中倒地。諸比丘見，謂是鬼著，即以小便灑之。彼言：「長老！何以見灑？」答言：「恐是鬼著，是以灑耳！」彼言：「我非鬼著，擔羊毛重，道路疲頓，熱悶故耳！」諸比丘言：「佛制比丘畜三衣鉢，譬如飛鳥與毛羽俱。汝豈不聞，而猶擔此！」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

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『若比丘，擔羊毛道路行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』」
時有居士為僧作一房，念言：「若比丘來此房中者，我當供養，亦給施衣。」有一比丘來止其房，便施羊毛，比丘不受，居士言：「我集羊毛，本為比丘，不自為身。」比丘答言：「佛不聽我自擔羊毛，如何得受？」
復有比丘須羊毛作臥具，自不知作，欲倩餘比丘，而不敢受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所欲倩人去此遠近？」答言：「去此三由旬。」於是世尊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『若比丘，得羊毛，須持有所至；若自持，乃至三由旬。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』」
比丘得羊毛，須持有所至，應使淨人擔；若無淨人乃聽自持，不得擔擔、頭戴、背負，犯者突吉羅。
沙彌，突吉羅。
不犯者：三由旬內；若展轉持、若有人代；若於三由旬持反，及持五六波羅；為作腰繩、帽緌等(二十六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使比丘尼浣、染、擘羺羊毛。諸比丘尼為供養故，不敢辭憚，便多事、多務，妨廢讀誦，坐禪行道，諸居士見聞譏呵。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，往到佛所，亦如上浣故衣中說。於是世尊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『若比丘，使比丘尼浣、染、擗羺羊毛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』」
爾時諸比丘有親里比丘尼，亦如上浣故衣中說。即以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『若比丘，使非親里比丘尼浣羺羊毛，若染、若擗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』」餘如上浣故衣中說(二十七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種種貿易，能得人利，而人無能得其利者。有一外道得未成衣，持到外道家語言：「為我縫成。」諸人答言：「我家多務，不得作之。沙門釋子閑逸無事，又多施衣，可就借倩，亦可貿易；然彼沙門常能強得大名估客，汝往宜慎。」
於是外道持至僧坊訪，問言：「誰能為我縫此衣者？」皆言不能。又白跋難陀：「我聞大德，多已成衣，可以一衣與我貿不？」答言：「汝諸外道，心不堅正，變悔無常，既得，便言貴賤不等；若後無言，當以相與。」答言：「餘人或爾，我終不悔。」於是跋難

陀以濁染汁，染麁劫貝，濕打緻密，而以與之。彼得衣已，還外道眾。外道問言：「得成衣不？」答言：「已得貿易。」「取來看之。」彼即出示，諸外道見，咸言：「咄哉！去大價衣，得此弊服，非是五倍、六倍之挍。可還取之，當共廢事為汝縫成。」彼即持還，語跋難陀言：「汝釋種子！云何以此弊服欺誑於我？可以見還，不揚汝惡！」跋難陀言：「我知外道心不堅正，變悔無常，不欲相與。汝云不悔，是故相從。云何於今方作此言？」遂不與之，彼便大哭。諸居士問：「汝何故哭？」具以事答。諸居士便譏呵言：「白衣賣買，七日猶悔。如何沙門須臾不得？形服與人異，而販賣過於人。」如是惡名流布遠近，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種種販賣求利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』」

以作，易作；以作，易未作；以作，易作、未作；以未作，易未作；以未作，易作；以未作，易作、未作；以作、未作，易作，未作；以作、未作易作；以作、未作，易未作，皆尼薩耆波逸提。

若比丘，欲貿易，應使淨人，語言：「為我以此物，易彼物。」又應心念：「寧使彼得我利，我不得彼利。」

若自貿易，應於五眾中；若與白衣貿易，突吉羅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二十八竟)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難陀、跋難陀用金銀、金銀錢、雜錢買物，亦賣物取之。

時有群劫到王舍城，伺覓富室，見二比丘大以金銀及錢買物，又賣物取之，便共議言：「觀此邑里，無勝沙門釋子之富，阿練若處劫之又易。」便於後日，至阿練若處捉諸比丘，拷責金銀及諸錢物。諸比丘言：「我等已離金銀及錢，不復受畜此不淨物。」劫言：「汝等妄語！我親見比丘用以賣買。」拷之垂死，盡奪衣鉢而去。此諸比丘即遙呵責難陀、跋難陀：「如何出家積畜寶物，以殃我等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難陀、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若不作是，彼諸比丘何由遭此？」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以金銀及錢，種種賣買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』」

應僧中捨，不得與一、二、三人。

是比丘應白僧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，以金銀及錢賣買，犯捨墮。今於僧中捨。白如是。」

僧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，作棄金銀及錢人。一比丘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，用金銀及錢賣買，犯捨墮，今捨與僧。僧差某甲比丘，作棄金銀及錢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，用金銀及錢賣買，犯捨墮，今捨與僧。僧差某甲比丘，作棄金銀及錢人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差某甲比丘作棄金銀及錢人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彼比丘應棄此物著坑中、火中、流水中、曠野中，不應記處；若捉著餘處，不得更捉。彼比丘不應問僧此物當云何，僧亦不應教作是作是。若不棄、不問僧，而使淨人以貿僧所衣食之物來與僧，僧得受；若分者，唯犯罪人，不得受分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不犯者：雖施比丘，比丘不知，淨人受之為買淨物(二十九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難陀、跋難陀手自捉金銀及錢，教人捉，人施亦受。諸居士見譏呵，如擔羊毛中說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難陀、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『若比丘，自捉金銀及錢，若使人捉、若發心受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』」餘如用金銀錢中說(三十竟)。
五分律卷第五

五分律卷第六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初分之五墮初(九十一墮法)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有法師比丘，名沙蘭，聰明才辯，一切四眾、外道、沙門、婆羅門無能及者；遂乃以非為是、以是為非，知言非知、非知言知，恒以辯巧，勝人之口。諸比丘見，莫不歎伏，問言：「汝與人論議，以非為是。意為謂是，為知非耶？」答：「我實知非，恥墮負處，故妄語耳！」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：「佛常讚歎不妄語，亦教人不妄語。汝今云何為勝負故，作此妄語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沙蘭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妄語，波逸提。』」

爾時諸比丘見比丘尼，言是比丘；見比丘，言是比丘尼；或見男，言女；或見女，言男；或見外道，言是釋子；或見釋子，言是外道。如是種種見異、言異，便生慚愧：「我等將無犯波逸提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從心想說，犯波逸提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故妄語，波逸提。』」

故妄語者：如妄語得過人法中說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一事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與和尚、阿闍梨，同和尚、阿闍梨共勤學問，初夜、後夜，未曾睡眠。

六群比丘作是念：「今諸比丘展轉相教，晝夜不廢，如是不久當勝我等，當見我過，當求我失。我等當共毀呰，惱使廢業。」便往語言：「汝是下賤種姓，工師小人！汝曾作諸大惡，無仁善行！」諸比丘聞，便生憂惱，廢退學業。六群比丘語餘人言：「我已壞彼讀誦、坐禪行道。」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：「汝云何毀壞諸比丘，令廢學業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往昔有城名得叉尸羅。時彼城中彼婆羅門，有一特牛行疾多力；復有居士亦有一牛，與彼無異。二人便共挽二牛力，要不如者，賭金錢五十。彼婆羅門牛即便得勝，於是居士恥失金錢，更得一牛倍勝前者，重斷倍賭。彼婆羅門即語牛言：『彼居士更得一牛，其力非

凡，欲倍賭之。汝能為不？』答言：『我能！』即集一處，捵二牛力。
「時婆羅門恐牛不如，便毀呰催督：『曲角！痛挽，薄領痛與！汝今行步何以不正？』牛聞此語，便大失力，不如彼牛。彼婆羅門倍輸物已，而問牛言：『汝向云能，今何故不如？』答言：『我實堪能，聞毀呰故，力便都盡。可更斷賭，復使倍上，要牽百車上于峻坂；當捵力時，美言見誘，可言：「肴角！汝行步周正，形體姝好，閑挽百車上于峻坂。」於是更賭，果便得勝。』」
佛因是事，即說偈言：

「當說可意言，　勿為不可語；
畜生聞尚悅，　引重拔峻坂，
由是無有敵，　獲倍生歡喜。
何況於人倫，　毀譽無增損？

「諸比丘！彼畜生聞毀呰語，猶尚失力，況於人乎！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『若比丘，毀呰比丘，波逸提。』」
毀呰者：言下賤工師種。
如是等，雖說實而欲毀之。若彼聞解，語語波逸提；若不聞、不解，突吉羅。
若言：「汝是下賤。」而彼言非；猶證為是，語語波逸提。
若比丘毀呰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毀呰比丘、比丘尼，波逸提；毀呰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毀呰五眾，突吉羅。
不犯者：欲利益語、教誡語、同意語(二事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精勤學問，如毀呰中說。六群比丘復恐勝己，便鬪亂之。至此比丘間，語言：「汝與我知厚，而彼說汝是下賤種姓，工師小人，曾作大惡，無仁善行。我聞其語，與說我無異。」至彼比丘間，亦復如是。彼此聞之，心皆散亂，廢退學業，更相忿恚，不復共語。
有一比丘問諸比丘：「汝等何故，不共我語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有人云，汝道說我惡！」彼言：「誰道？」答言：「六群比丘。」彼言：「六群比丘亦云，汝等道說我惡。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六群比丘：「汝等云何兩舌鬪亂！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如何同在一法，而兩舌鬪亂？」告諸比丘：

「過去世時，有師子名曰善牙，有虎名曰善抓，共作親厚。有一野狐常隨覓食，師子及虎不與共語。野狐後時，作是念：『今此二獸甚相愛重，我當鬪亂，使各求食，所殘必多，我當得之。』便至虎邊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善抓汝雄猛，　生處色力妙，
善牙說汝惡，　我聞心不喜。』

「復至師子邊，亦說偈言：

「『善牙汝雄猛，　生處色力妙，
善抓說汝惡，　我聞心不喜。』

「二獸聞偈各不相喜，善牙聰明，尋作是念：『善抓不與我語，必是野狐鬪亂所致。』後得一犢與虎，虎不肯食。於是善牙即以偈問：

「『輟我持相與，　何故而不食？
親厚謂無過，　反更不相喜，
將無信狐言，　以間吾子意；
若遂懷恨情，　終當成怨結。
推此非有他，　必是野狐讒，
下賤離吾好，　今當殺去之！』」

告諸比丘：「畜生尚以鬪亂為非，況於人乎！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『若比丘，兩舌鬪亂比丘，波逸提。』」
餘如毀呰中說(三事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常出入一居士家為其說法，斷理官事，救諸病苦。其家後時衰喪殆盡，餘唯婦姑二人而已。時跋難陀以親厚意為姑說法，婦來則止；為婦說法，姑來亦爾。各生疑意，謂其必欲作不淨行；遂相道說，聞乎遠近。諸不信樂佛法者，便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行於非法，過於世間蕩逸之人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『若比丘為女人說法，波逸提。』」

爾時有大威德比丘，至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；次到一家，婦人出，為敷座設美飲食，食訖以小床於前坐，白言：「大德！為我說法。」比丘觀之，知此婦人須臾之間刀風當發，死墮地獄；若為說法，便於座上遠塵離垢。雖見知此，而作是念：「佛制不聽為女人說法，乃至沒命不應有犯。」便答言：「姊妹且安，不得有說。」語已而去。去未久，婦人果風發而死。比丘愍之，還至僧房向餘人說。諸比丘將至佛所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又問比丘：「汝若為說法，幾語得解。」答言：「五、六語。」於是佛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，為女人說法至五六語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為女人說法，過五六語，波逸提。』」

爾時諸比丘入他家，婦人請說法，比丘為說五六語已，默然而住。諸婦人言：「我等未解，願更說之。」諸比丘言：「姊妹！佛不聽我等為女說法過五六語。」諸婦人言：「可為餘比丘說，我因得解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因比丘，為女人說法。」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因比丘，為女人說法。」

爾時有一比丘入大臣家，無比丘伴，諸婦人請說法，答言：「佛不聽我為女人說法過五六語。」諸婦人便呼小兒在前立，白言：「大德！可為此兒說法，我因得解。」答言：「佛未聽我因小兒，為女人說法。」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因有知男子，為女人說法。」

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雖聽我因有知男子，為女人說法，而有知男子雖知難遇。」復不為說。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因別知善惡語男子，為女人說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為女人說法，過五六語，除有別知善惡語男子，波逸提。』」

爾時有優婆塞取不奉法家女為婦，語諸比丘：「大德！為我婦說法，令信樂三寶；為受三歸五戒、八分戒；為說十善、十不善道。」諸比丘悉不為說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與女人受三歸五戒、八分戒，說十善、十不善道。」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五語者：色無常，受想行識無常。

六語者：眼無我，耳鼻舌身心無我。

若比丘為女人說五六語竟，語言：「姊妹！法正齊此。」從坐起去。更有因緣，還復來坐，為說不犯。

若說五六語竟，更有女人來，為後女人說。如是相因，為無量女人說，皆不犯。若自誦經，女人來聽；若女人問義，要使得解，過五六語，皆不犯(四事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有勢力，餘善比丘無勢力；六群比丘恒遮其五種羯磨，呵責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依止羯磨、舉罪羯磨、下意羯磨；若比丘被五種羯磨，僧欲解亦遮不聽。後六群比丘無勢力，諸善比丘有勢力；眾僧應有羯磨事，六群比丘作衣時至，諸比丘言：「今當呼六群比丘共行僧事。若不捨衣來，自當囑授，我等便得如法行事。」即便集僧，遣人語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可來，僧今集會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等有事，今遣囑授。」即囑授一比丘來詣大眾，僧應與作五種羯磨者，與作五種羯磨；應與解五種羯磨者，與解五種羯磨。羯磨已，所囑授比丘還到六群比丘所。六群問言：「僧作何事？」答言：「我等所欲羯磨，僧都不作；所不欲者，僧反作之。」六群比丘便往彼羯磨比丘所，語言：「汝等莫愁，我當與汝作力。我向不知為汝作羯磨，故囑授耳！若知者，當廢事往。何緣使彼成此羯磨？」復往解羯磨比丘所語言：「我不與汝解羯磨，不受汝懺悔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呵責六群比丘：「云何僧如法斷事竟，還發起？」將至佛所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僧斷事竟，還發起，波逸提。』」

時諸比丘不知僧斷事竟，還發起；後知，生慚愧心，或有出罪悔過者。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知僧斷事竟，還發起，犯波逸提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知僧斷事竟，還發起，波逸提。』」

復有不如法斷事諸比丘，作是念：「佛若聽我等不如法斷事，還發起者善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僧不如法斷事，還發起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知僧如法斷事竟，還發起，波逸提。』」

若僧如法斷事而發起者，波逸提；若僧不羯磨斷事，而發起者，突吉羅；若發起私事，突吉羅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五事竟)。

佛在舍衛城，與五百比丘僧至阿荼脾邑。時彼居士作是念：「佛久乃來此，尋當復去。我等應親近諸比丘學誦經偈，問所不解。世尊去後，得有所怙。」即到諸比丘所，作是語：「大德！教我誦讀經偈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教白衣誦經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教白衣誦經。」

時諸比丘種種國出家，誦讀經偈音句不正，諸居士便譏呵言：「云何比丘晝夜親承，而不知男、女、黃門、二根人語及多少語法？」諸比丘聞，各各羞恥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即遙責諸居士：「汝愚癡人！如何譏呵異國誦經，音句不正？」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教未受具戒人誦經，波逸提。』」

後復有諸居士求受誦經，諸比丘言：「汝之等輩，嫌我音句，不從我受！汝今復來，徒自勞苦！」答言：「大德！我不毀佛法，不求餘福田。豈可以彼人有過，而不教我耶？」

復有諸沙彌亦欲受經，諸比丘言：「須受具戒，當教授汝。」諸沙彌言：「我等出家應誦經偈，如何受具戒，乃當教授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教未受具戒人誦經，不得竝誦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『若比丘，教未受具足人經，竝誦者，波逸提。』

「並誦者：俱時誦；或授聲未絕，彼已誦；或彼誦未竟此復授，句句皆波逸提。

「先應教言：『待我語竟，然後誦。』」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六事竟)。

佛在阿荼脾邑。彼諸居士以佛當去，皆來至比丘所，共諸比丘同屋坐禪、或共經行，初夜後夜都不睡臥。

時諸比丘五日則一竟夜說法，疲極而臥。有一比丘不專繫念，便大睡眠，蹋衣離身，形起露現。居士見之以衣還覆，如是至三，便瞋呵言：「此等常聞種種呵欲，而今發露形起。如是若不樂道，何不還俗？」彼比丘聞，生羞恥心；諸長老比丘聞，亦大慚愧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彼比丘：「我常讚歎不亂心眠，無有五惡。汝今何故而不繫念？若比丘於經行、坐禪、坐立、臥處，作非威儀，人見不喜，不生信心，已信者退，則非為世而作大明。」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未受具戒人共宿，波逸提。」

後諸居士，復欲就諸比丘坐禪行道，諸比丘驅出不聽。諸居士言：「大德！莫見驅遣，我等不求餘福田，唯歸大德。豈可以一人有過，都見棄忽！」諸居士中有勢力者便突入房，諸比丘不能制止，便出露宿，為蚊虻、風雨、塵土所困。

時佛從阿荼脾邑到拘舍彌國瞿師羅園。羅睺羅別到婆耆羅僧坊，掃灑一房敷臥具，取水竟閉戶至佛所。去後，分臥具比丘更與餘人，彼比丘即入房住。羅睺羅初夜聽法已，還所得房。彼比丘聞，問

言：「是誰！」答言：「是羅睺羅！」彼比丘言：「汝何以來？」答言：「此是我房。」彼比丘言：「分臥具比丘以此與我。」羅睺羅言：「我先掃除，敷置臥具，暫至佛所，聽受法教。如何便欲不復還我？」彼比丘言：「汝雖料理，我是上座應得此住。」羅睺羅言：「得共我住不？」彼言：「不得！」求入坐立及住簷前，皆亦不得。於是羅睺羅作是念：「我至餘房，亦當如是，唯有廁上乃得安耳！」便往廁中。爾時廁中有一黑蛇，佛天眼見，念言：「我若不往，羅睺羅須臾之間為蛇所殺。」便往廁前彈指[口*磬]咳，羅睺羅亦作聲應。佛問言：「汝是誰？」答言：「是羅睺羅！」又問：「何以在此？」具以事答。於是世尊將羅睺羅還所住房，於夜過已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不容羅睺羅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云何野狐驅逐師子？」時諸比丘因此，復以上諸居士入房露宿白佛。佛種種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共未受具戒人二宿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未受具戒人宿，過二夜，波逸提。」

共宿者：共一房宿。

若上有覆，有四壁；或上有覆，無一壁、二壁，皆波逸提；無三壁，不犯。

若有四壁，上已覆半、若未半、若過半，皆波逸提；若少多覆，不犯。

於此諸處，若過二宿，至後夜時，以脇著床及轉側，皆波逸提。

不犯者：同覆各有隔；若病不能起居；若有諸難；若常坐不臥；若彼臥，比丘坐；彼坐，比丘臥。

比丘尼亦如是(七事竟)。

佛在毘舍離。時世飢饉乞求難得，告諸比丘：「各隨知識安居。」有諸比丘在婆求末河邊安居者，種種因緣，如自稱得過人法中說，乃至佛問：「汝等更相讚歎，為實、為虛？」答言：「有實、有虛。」佛言：「虛者，得波羅夷。」種種呵責實有比丘言：「汝等云何向未受具戒人自說得過人法？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向未受具戒人自說得過人法，言：『我如是知，如是見。』實者，波逸提。」

過人法如上說。若向未受具戒人，自說得過人法，語語波逸提。

若受大戒人不問，而向說，語語突吉羅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不犯者：泥洹時說；受具戒人問，而後說(八事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犯僧伽婆尸沙罪，或故出不淨、或與女人身相觸、或向女人麁惡語、或向女人自歎供養身；有從僧乞別住，僧與別住者，或行摩那埵、或行本日、或有出罪者。時六群比丘於僧中皆調弄之，諸比丘倍增羞恥。

復有一比丘犯故出不淨，僧與別住。時彼比丘檀越請僧中食，別為彼比丘敷好坐具，六群比丘先往請家，在好坐具上坐，居士言：「莫坐是處！我供養比丘，當於上坐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彼比丘不應坐此！」居士言：「應與不應，我自知之！」六群比丘言：「先應坐此，而今乃應在最下坐。」居士復問：「何故如是？」答言：「彼比丘有罪。」居士復問：「為犯何罪？」答言：「犯故出不淨。」居士便譏呵言：「此等沙門常說除欲想、滅欲熱、斷欲覺；而今如此，為道作穢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六群比丘：「汝等云何向未受具戒人，說他麁罪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向未受具戒人說他麁罪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，不知是麁罪，向未受具戒人說，後知生疑：「我將無犯波逸提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不知他是麁罪，向未受具戒人說，犯波逸提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知他麁罪，向未受具戒人說，波逸提。」

爾時世尊勅僧，羯磨差舍利弗，往調達眾中唱言：「若有受調達五法者，彼為不見佛法僧。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向未受具戒人說他麁罪，為要須羯磨？為不必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僧不羯磨，不得向未受具戒人說他麁罪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知他比丘麁罪，向未受具戒人說，除僧羯磨，波逸提。」

麁罪者：若波羅夷、若僧伽婆尸沙。

僧所羯磨人，當隨僧所教，若教向甲說，而向乙說；教說此罪，而說彼罪，皆波逸提。

比丘說比丘尼麁罪，突吉羅。

比丘尼說比丘、比丘尼麁罪，波逸提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說比丘、比丘尼麁罪，突吉羅。

若未受具戒人已聞彼比丘犯麁罪，問比丘。比丘反問：「汝所聞云何？」彼言：「我聞如是如是！」然後言：「我聞亦如是！」不犯(九事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世尊種種讚歎比尼、讚歎誦比尼、讚歎持比尼、讚歎優波離，說持律比丘有五功德：一、自堅護戒品；二、能斷慚愧者疑；三、自住正法中；四、於僧中所說無畏；五、降伏怨敵。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為我等作如是說，我等云何而不勤修誦問比尼？」即苦誦習，晝夜不懈。

時六群比丘作是念：「今諸比丘晝夜勤受誦問比尼，必大聰明解諸罪相，見我等過，終為我損。我今當共毀呰比尼、學比尼者，令其廢業不復誦習。」便往諸比丘所問言：「汝誦習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比尼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何用誦習雜碎戒為？何不誦習五陰、六入等諸義經耶？誦比尼，不過四事、十三事、二不定法。何用多知？多知、多見，增益人疑。」諸比丘言：「多知、多疑，我亦謂爾！」便不復誦習。六群比丘自相謂言：「彼諸比丘不復誦習比尼，我等泰然，快得安樂！」諸比丘聞，問言：「汝等何所說？」即如實答。時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，作是語：『何用是雜碎戒為？說是戒時，令人憂惱！』作如是毀呰戒者，波逸提。」

戒者：波羅提木叉、半月布薩所說戒經。

若比丘發心作念，欲令人遠離比尼，不誦、不讀，而毀呰戒，波逸提。

若比丘發心作是念：「我當毀呰，令波羅提木叉不得久住。」而毀呰戒，偷羅遮。

若教人遠離佛所說諸經，而毀呰者，波逸提；若欲令法不久住，而毀呰者，偷羅遮。

若比丘毀呰比丘戒，波逸提；毀呰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戒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尼毀呰比丘、比丘尼戒，波逸提；毀呰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戒，突吉羅。

若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毀呰五眾戒，皆突吉羅。

若五眾毀呰優婆塞、優婆夷戒，皆突吉羅。

若恐新受戒人生疑廢、退心，教未可誦戒，不犯(十事竟)。

佛從拘薩羅國與五百比丘俱，向阿荼脾邑。時彼比丘聞佛當來，作是念：「此諸居士不信樂佛法，無大講堂，佛與大眾當於何住？」即集共議，便自斫伐草木，而營理之。時諸居士譏呵言：「我等白衣斫伐草木，出家之人何緣復爾？此等常說慈忍，護念眾生，而今斫伐，傷害無道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佛既至已，到新講堂，就座而坐，問諸比丘：「此堂誰造？」答言：「我等所造。」又

問：「草木誰所斫伐？」答言：「亦是我等。」佛種種呵責言：「汝愚癡人，不應作此！草木之中，人生命想。汝作此事，使人懷惡！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，殺生草木，波逸提。」

時諸比丘使守園人、若沙彌，斫伐草木。諸長老比丘問言：「佛豈不制殺生草木耶？」答言：「我等使人為之，不違佛制。」諸長老比丘言：「自殺、使人殺，有何等異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自殺生草木，若使人殺，波逸提。」

時諸比丘作新房舍，有諸居士案行所住，語比丘言：「善哉，大德！此房舍物皆我所施，速作成之，使我等得施用之福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自殺草木、若使人殺。云何得成？」於是諸比丘，無房舍住，庭草沒人，又欠齒木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有四種種子：根種子、莖種子、節種子、實種子。凡諸草木從四種子生，若比丘一一所須，語淨人言：『汝知是！』若不解，復語言：『汝看是！』若不解，復語言：『我須是！』若不解，復語言：『與我是！』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自伐鬼村，若使人言：『伐是！』波逸提。」

若生草，生草想、生草疑，皆波逸提；乾草，生草想、乾草疑，突吉羅；乾草，乾草想，不犯。

若以刀斧斫，斫斫波逸提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無故殺生草木，突吉羅。

若為火燒、若析、若斫，知必不生，不犯(十一事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數數犯罪：上床、下床皆不如法，數數食，別眾食，非時入聚落不白善比丘。諸比丘見，語言：「汝等莫數數犯此諸罪，當自見罪，向人悔過。勿負信施，長夜受苦！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犯何罪？」諸比丘言：「汝犯如是如是罪。」六群比丘不答犯不犯，更說餘事。諸比丘言：「我不問汝，汝何以不答犯不犯，而說是事？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知汝等不問是事，我自說耳！」諸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不隨順答，而作餘語，波逸提。」

時六群比丘猶犯前惡，諸比丘復如上教誨，六群比丘默然不應。諸比丘問言：「佛制戒不聽不隨順答，汝何故默然？」六群比丘言：「佛制不隨順答，我今不語有何等罪？」諸比丘言：「餘語、不

語，有何等異？」種種呵責已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餘語、不語，有何等異？」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故不隨問答，波逸提。」

若不隨問答，問問皆波逸提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若誤取他語而答，及先相恨不共語故不答，不犯(十二竟)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慈地比丘作是語：「陀婆比丘隨欲恚癡畏！」諸比丘聞，呵責言：「汝何以誣說僧所差人，隨欲恚癡畏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慈地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人前誣說僧所差人，波逸提。」

於是慈地不復得在人前誣說，便獨處誣說陀婆比丘，隨欲恚癡畏。諸長老比丘聞，呵責言：「佛已前制，汝何故猶誣說僧所差人！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慈地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人前、獨語，有何等異？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誣說僧所差人，波逸提。」

若僧白羯磨、白二羯磨、白四羯磨所差人，而誣說此人，隨欲瞋癡畏，語語皆波逸提；若僧差而不羯磨及餘人，作此誣說，語語突吉羅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若實隨欲恚癡畏，語言：「我當說彼聽。」不犯(十三竟)。

佛在毘舍離。有一住處下濕，有比丘得下濕房，出臥具露地敷曬；至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去後大雨，水漲漂沒；食還不見，即便急覓，或得大床、或得小床、或得拘攝、或得被褥。諸比丘見，問言：「汝何從得此臥具諸物？」答以上事。諸長老比丘呵責言：「汝所作非法！為僧作臥具人難得；既敷，又無能隨收斂者。云何去時不舉，致使漂沒？若當遂失，便空此一房！」呵已，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如上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露地敷僧臥具，去時不舉，波逸提。」

爾時六群比丘使守園人、沙彌露地敷僧臥具，去時不教舉，為鳥啄嚙、渥雨爛破。諸長老比丘見，語言：「汝不聞佛制不聽露地敷僧臥具，去時不舉耶？」答言：「我使人敷，不違佛制。」諸比丘

言：「自敷、使人，有何等異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於露地自敷僧臥具，若使人敷；去時，不自舉、不教人舉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於露地敷僧臥具，六群比丘後來於臥具上或坐、或臥，去時不舉。前比丘謂六群比丘應舉，六群比丘謂前比丘應舉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前比丘應囑後比丘，後比丘應舉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於露地自敷僧臥具，若使人敷；若他敷，若坐、若臥，去時，不自舉、不教人舉、不囑舉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見僧臥具，污垢不淨，或以灰土、或以牛屎，著上曬之，在於界內不敢遠離。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雨得收，聽離。」
有諸比丘曬僧臥具，不敢出界外。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審還不雨，聽出界外。」
復有諸比丘曬僧臥具，在邊坐禪、或熟眠寢語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曬臥具，於邊坐禪、熟眠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復有諸比丘曬僧臥具，不即收舉，日曝損壞。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不時收舉，突吉羅。」
復有諸比丘見僧臥具，敷在露地，以不自敷、不使人敷、己不坐臥，而不收舉。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見僧臥具敷在露地，而不舉者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白衣來入僧坊，索僧臥具，欲露地敷。諸比丘不與，便大譏嫌。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與！」既與，欲得早舉，教令速去，白衣復瞋。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應教令速去，應伺候去時舉。若不舉，波逸提。」
復有白衣請僧，借僧臥具，於家敷之。諸比丘坐，去不舉。佛言：「應舉。若不舉，波逸提。」
若諸比丘到比丘尼僧坊，露地敷比丘尼僧臥具，謂非僧臥具，而不舉者，亦波逸提。
復有諸比丘自擔床席，諸居士譏呵言：「此諸沙門如諸伎兒、如作幻人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聽自擔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又大會時，露地敷僧臥具，諸比丘一坐一起，輒皆舉之，由是速壞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不雨，聽事都畢，然後舉之。」佛既聽囑，後來坐臥臥具比丘，便囑和尚阿闍梨、同和尚阿闍梨等諸大德，及病比丘。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應囑和尚阿闍梨、同和尚阿闍梨等諸大德，及病比丘，犯者突吉羅！」諸比丘囑一比

丘，一比丘獨舉疲頓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隨臥具多少，若少，囑少比丘；若多，囑多比丘。」
諸比丘不知云何名受囑、不受囑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使彼知受，是名受囑。」
若不自舉、不教人舉、不囑舉，一脚出界外，突吉羅；兩脚出，波逸提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沙彌尼，突吉羅(十四竟)。
佛在毘舍離。有一住處下濕，時十七群比丘在一房中安居，去時不舉僧臥具，悉皆爛壞。後六群比丘來，語舊住比丘言：「為我開房，示臥具處。」舊比丘即開十七群比丘所安居房與之。入已，手摸臥具爛壞成土，問舊比丘：「先誰住此？」答：「十七群比丘。」於是六群比丘種種呵責十七群比丘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十七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於僧房內自敷僧臥具，若使人敷；若他敷，若坐、若臥，去時，不自舉、不教人舉、不囑舉，波逸提。」餘皆如露地敷臥具中說(十五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十七群比丘新作房舍，六群比丘後來，語舊住比丘言：「為我次第開房！」舊比丘問：「汝樂何者？」答言：「我樂十七群比丘所作新屋。」便差與之。六群比丘即到其所，語言：「汝出去，我等當於中住！」十七群比丘言：「此房幸大，自可共住。」時六群比丘，作是念：「此諸比丘有慚愧，學戒法，初夜、後夜不睡、不臥，必見我罪，不宜共住。」便語言：「我等不樂共住，汝可更索餘房。」十七群比丘言：「若不樂共住，上座可在前房，我等住於後屋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此亦不得！」復求在簷下、庭中露住，皆悉不聽。彼既不聽，此不肯去，便強牽出，十七群比丘即大喚。諸比丘出，問：「汝何故大喚？」答言：「六群比丘強牽我出！」諸比丘呵責六群比丘：「汝云何強牽人出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於僧房中強牽比丘出，波逸提。」
六群比丘既不得自牽，便使守園人、沙彌牽出。諸比丘見，問言：「佛不制牽比丘出僧房耶？」答言：「我不自牽。」諸比丘言：「自牽、使人，有何等異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於僧房中牽比丘出，若自牽、若使人牽，波逸提。」
有病比丘在房，欲出庭中，不能起居，語諸比丘：「善哉，長老！牽我出房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牽比丘出房。」復有比丘，浴室中浴，熱悶倒地。諸比丘不敢牽出，氣絕而死，并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病人須牽出房，牽出犯波逸提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瞋不喜，於僧房中自牽比丘出，若使人牽，作是語：『出去，滅去！莫此中住！』波逸提。」
若於後屋，牽至前屋；若於前屋，牽出戶外；若於戶外，牽至庭中；若於庭中，牽出庭外，皆波逸提。
若牽出其衣鉢，突吉羅。
若將其所不喜人來共房住，欲令自出；若出、若不出，皆突吉羅。
比丘牽比丘尼出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牽比丘、比丘尼出，波逸提。
比丘、比丘尼牽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出，突吉羅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牽五眾出，突吉羅。
若牽無慚愧人，若欲降伏弟子，而牽出者，皆不犯(十六竟)。
佛在拘薩羅國，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。爾時諸比丘分臥具，或得房中、或得樹下。六群比丘至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，食後於四衢道中，共諸居士、外道、沙門、婆羅門，論說王事、鬪戰事、利害事，如是等種種俗事。彼諸人等皆譏呵言：「我等俗人家事因緣故，在此中有所論說；沙門釋子亦復在此論說俗事，與我何異？」投暮來還，於所住處與守園人、諸沙彌輩復更語說；乃至夜闇，方覓房舍。到一屋中，問先住比丘：「汝等幾歲？」答言：「我若干歲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汝小出去，上座應住！」諸比丘言：「長老！何意闇來？」答言：「我隨佛後來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我亦隨佛後來。我若更索餘房，復應惱諸比丘，如今長老惱觸於我。」六群比丘便敷臥具在其中住；初夜、後夜，高聲經唄，更相問難；中夜，鼾睡，妨諸比丘坐禪行道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六群比丘：「汝作此惱諸比丘，非惜佛法！」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諸比丘先敷臥具竟，後來復敷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先敷臥具竟，暫出。六群比丘於後，使白衣復敷臥具。諸比丘見，問言：「汝不聞佛制，他敷臥具竟，不得復敷耶？」答曰：「我使白衣，不違此制。」諸比丘言：「自敷、使人，有何等異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

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諸比丘先敷臥具竟，後來若自敷、若使人敷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先敷臥具竟，暫出；後來比丘不知，復敷臥具；先敷臥具比丘還，後敷臥具比丘便生疑：「我將不犯波逸提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知比丘先敷臥具，後來復敷，犯波逸提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知他先敷臥具，後來若自敷、若使人敷，波逸提。」
爾時大會多比丘集，房舍雖大而間數少，後來比丘無有住處，先敷臥具比丘呼入共住，彼恐犯墮不敢入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相觸惱，犯墮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知他先敷臥具，後來強自敷、若使人敷，作是念：『若不樂者，自當出去。』波逸提。」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十七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時一住處有重閣屋，有一比丘止住其上，敷尖脚床，常繫其念，坐臥上下，初不卒暴。時有客比丘來，以上座故，轉以與之；此比丘身體重大，不一其心頓身床上，床脚下脫打下比丘頭；頭破大喚，閣上比丘即下辭謝，閣下比丘呵責言：「先住比丘，我初不聞坐起之聲。汝云何適來便有是事？汝豈不聞世尊讚歎繫念耶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即來問之，答以上事。諸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僧重閣上，尖脚繩床、木床，用力坐臥，波逸提。」
住閣屋，應以尖脚床著下，非尖脚者著上；若無非尖脚，應以大物支；若無支，應縛橫；若無橫，應覆著地；若不爾，而坐臥，乃至坐臥一脚尖床，皆波逸提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板覆閣及木簀，知必不下脫，不犯(十八竟)。
佛在拘舍彌國。爾時闡陀比丘常出入諸家，乃至見其慇懃，難相違逆，皆如上有主為身作房中說。闡陀於是求於屋地，得一好處便起高基，以墼薄累作於四壁，極重覆之；覆重壁圮一時崩倒，填押傷殺婆羅門麥，彼便瞋呵言：「此沙門輩，為欲住壽一劫，為欲為子孫計？一兩重覆，足以終身，何為過厚，致此崩倒？」復言：「此輩所用，不損父母，自可極意作此惡業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闡陀：

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作大房舍，從平地累留窓戶處，極令堅牢再三重覆；若過，波逸提。」
若至第四重，若草、若瓦、若板覆，一一草瓦板，皆波逸提；方便及燒、斫時，皆突吉羅；覆竟，波逸提。
沙彌，突吉羅(十九竟)。
佛在拘舍彌國。爾時闡陀作大房舍，用有虫水澆於塗草，亦使人澆。優陀夷用有虫水飲食、澆浴。諸居士見闡陀用有虫水，澆於泥草；從優陀夷索飲，以虫水與之。居士語言：「此水有虫。」答言：「但飲水，勿飲虫！」諸居士言：「大德！既飲水，如何不飲虫？」便不復答。諸居士譏呵言：「此等沙門常說慈愍護念眾生，而今以虫水澆塗、飲食、澆浴，無憐愍心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闡陀、優陀夷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知水有虫，若取澆塗，若飲食諸用，波逸提。」
有虫水者：囊漉所得，肉眼所見。若澆塗、若飲食，虫虫波逸提。若有虫，虫想、有虫疑，皆波逸提；無虫，虫想、無虫疑，皆突吉羅。
用虫水，有內外用。內用者：飲食之屬；外用者：澆塗、洗浴、浣濯之屬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諦視不見，囊漉不得，不犯(二十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不教誡比丘尼，不為說法，由此故空無所得；而反呵罵：「由汝輩故，令佛正法減五百歲！使一切人不敬沙門，輕賤比丘，不加供養！」
時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佛問瞿曇彌：「頗有上座比丘教誡比丘尼，為說法，有所得不？」答言：「無也！世尊！由諸比丘不教誡，不說法故，諸比丘尼空無所得；而反呵罵：『由汝輩故，令佛正法減五百歲，眾人不復恭敬供養沙門！』」於是世尊，為比丘尼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已，遣還所住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上座，實不教誡比丘尼，不為說法，而反呵罵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如是呵罵，犯者突吉羅。從今諸比丘應教誡比丘尼，應為說法。」於是諸比丘便教誡比丘尼，為說法，即有所得。

後六群比丘，亦往比丘尼住處，語言：「諸姊妹集，我當教誡說法。」諸比丘尼即集一處，六群比丘便為說婬欲麁惡語。諸比丘尼中，有得諸禪解脫三昧正受者，皆不聽受。時六群比丘尼咸讚歎言：「此諸比丘善能教誡，無復過者！」

於是波闍波提比丘尼，復與五百比丘尼往到佛所。佛問瞿曇彌：「諸比丘教誡比丘尼，為說法不？」答言：「有諸比丘教誡比丘尼，為說法，多有所得。復有六群比丘來，令比丘尼集，云當教誡，反說婬欲麁惡語，六群比丘尼讚以為善，無復過者。」佛為諸比丘尼說法已，遣還所住。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若僧不差教誡比丘尼，而教誡者，波逸提。」

時六群比丘，便出界場，自共相差教誡比丘尼，便往比丘尼住處，語言：「僧今差我來教誡汝！」諸比丘尼如上集一處，六群比丘復為說麁惡語，乃至波闍波提比丘尼往到佛所，遣還所住，亦如上說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出界場，自共相差教誡比丘尼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

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比丘成就十法，僧應差教誡比丘尼。何等為十？一者、戒成就、威儀成就、恒畏小罪；二者、多聞，諦能了達，知佛所說初中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具足清白，梵行之相；三者、善能誦解二部戒律；四者、善能言說，暢理分明；五者、族姓出家，諸根殊特；六者、於佛法中，未曾穢濁；七者、舉止安詳，身無傾邪，被服法衣淨潔齊整；八者、為比丘尼眾之所敬重；九者、能隨順說法，示教利喜；十者、滿二十歲，若過二十。有五法不應差，若已差應捨：一者、所誦經戒而悉忘失；二者、諸根不具；三者、多欲；四者、現為惡相；五者、教比丘尼親近惡人。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僧不差，教誡比丘尼，波逸提。」

不差者：不白二羯磨差。

教誡者：說八敬法。

若不差，教誡比丘尼，語語波逸提；教誡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沙彌突吉羅(二十一竟)。

五分律卷第六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一分之五第二十二事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，語比丘尼言：「明日般陀比丘次教誡汝，汝當就彼聽受法教！」作是語已，還到所住，語般陀：「汝明日應教誡比丘尼！」長老般陀明日食時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。食後還歸，掃除內外，取清淨水，辦手脚巾，露地敷座，自取繩床，於邊坐禪。

時諸比丘尼到般陀所，頭面禮足，就座而坐，於是般陀問諸比丘尼：「曾聞八敬法不？」答言：「曾聞。」復語：「姊妹更聽：一者、比丘尼眾半月，應從比丘眾乞教誡人；二者、比丘尼眾安居時，要當依比丘僧眾；三者、比丘尼自恣時，應白二羯磨遣三比丘尼，從比丘眾請見聞疑罪；四者、式叉摩那二歲學六法已，應於二部眾，求受具足戒；五者、比丘尼不得罵比丘，不得於白衣家道說比丘，若犯戒、若犯威儀、若邪見、若邪命；六者、比丘尼不得舉比丘罪，而比丘得呵責比丘尼；七者、比丘尼犯麁罪，應在二部僧中求半月行摩那埵，行摩那埵已，次阿浮呵那，應在二十比丘、二十比丘尼眾中出罪；八者、比丘尼雖先受具戒百歲，故應禮新受大戒比丘。」說此八敬法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欲得好心莫放逸，　聖人善法當勤學，
若有智慧一心人，　乃能無復憂愁患。」

說此偈已，閉目正坐。時諸比丘尼竊相語言：「此比丘唯知此一偈，云何當能教誡我等？」般陀聞已，作是念：「此諸比丘尼輕賤於我。」於是踊在虛空，現分一身，作無量身，還合為一；石壁皆過，履水如地，入地如水；或現半身，或現全身；或身上出烟，身下火然；或身上火然，身下出烟；或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；或身上出火、身下出水；或坐臥空中，如鳥飛翔；或手摸日月，或身平立至梵自在。現神變已，還坐本處，說偈如前。諸比丘尼見此神變，心大歡喜，白言：「大德！願更以神足教化！」於是般陀東踊西沒，西踊東沒，餘方亦爾；作如是種種神變，然後還坐，復說上偈，乃至日沒，然後捨去。

時諸比丘尼暮至城門，城門已閉，扣門索入，守門者問：「汝是誰？」答言：「是比丘尼。」守門者問：「夜何處來？」答言：「尊者般陀教誡我等，是以還晚。」守門者言：「可還本來處，正

使王來亦不敢開！」諸比丘尼既不得入，或在門下、或在塹邊、或依樹下，夜為蚊虻、風塵所惱。明日門開最在前入，時諸居士自相問言：「此諸比丘尼開晨先入，從何處來？」或有人言：「正當是求男子還耳！」諸不信樂佛法者，種種呵責言：「我等白衣不修梵行，汝比丘尼亦復如是。空剃此頭，著壞色衣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呵責般陀：「云何教誡比丘尼，乃至日沒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般陀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，僧差教誡比丘尼，至日沒，波逸提。」

僧差者：白二羯磨差。

若比丘僧已差，應語比丘尼：「姊妹！若非難時，當教誡；難時，不得教誡。」

若就比丘尼住處教誡，應語：「汝等敷座，我當往。」若不得往，應在所住處，掃灑如前，應將大比丘為伴，量無然後獨往。為說八敬法已，若日早，能更說餘法亦善；應籌量日早晚，要使及日得至所住。若說法竟，應前去者，便去；若有恐怖處，比丘應送比丘尼至所在。

若比丘教誡比丘尼至日沒，語語波逸提。

沙彌，突吉羅(二十二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，比丘尼皆得諸禪解脫三昧正受。時六群比丘僧不差，亦往教誡，但說麁惡不善之語。諸長老比丘尼默然不聽，六群比丘尼讚言：「善哉，無過是者！」於是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往到佛所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，入比丘尼住處，波逸提。」

時諸比丘，有因緣事、塔事、僧事、私事，應入比丘尼住處，慚愧不敢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為教誡因緣，不聽入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僧不差，以教誡因緣入比丘尼住處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僧雖差，猶慚愧不敢入；諸比丘尼無教誡故，空無所得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僧所差比丘聽入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僧不差，為教誡故入比丘尼住處，波逸提。」

爾時跋陀比丘尼病，遣信白舍利弗：「願大德來，為我作最後說法！」舍利弗言：「佛不聽僧不差，為教誡故入比丘尼住處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聽僧不差，為病比丘尼說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僧不差，為教誡故入比丘尼住處；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比丘尼病，是名因緣。」
若僧不差，為教誡故入比丘尼住處，隨入多少，步步波逸提；若一腳入門，突吉羅。
沙彌，突吉羅(二十三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上座比丘次第教誡比丘尼，諸比丘尼或別請供養，或以鉢囊，或以腰繩，或以燈油、衣食、湯藥，而用布施。時六群比丘見已，語諸比丘：「可差我等為教誡人。」諸比丘言：「如佛所說成就十法，汝等無有，云何求差？」六群比丘便作是語：「諸比丘為供養利故，教誡比丘尼。」諸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作是語：『諸比丘為供養利故，教誡比丘尼。』波逸提。」
若言為供養利故，教誡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言比丘行十二頭陀、坐禪、誦經，作諸功德，皆為供養利故，語語突吉羅
沙彌，突吉羅(二十四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與比丘尼獨屏處坐，遂生染著，不樂梵行，或有反俗、或作外道。諸居士見，皆譏呵言：「此等沙門與比丘尼獨屏處坐，正似白衣對於婬女！食人信施而為此事，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尼獨屏處坐，波逸提。」
與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獨屏處坐亦如是。
沙彌，突吉羅。
若眾多比丘、比丘尼共坐；若諸難起，須與獨屏處坐，皆不犯(二十五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有一阿練若比丘，住阿練若處，初不親近一切道俗。彼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，道逢二比丘尼；一比丘尼語一比丘尼言：「我今欲與此比丘相識，汝能同不？」答言：「甚善！」比丘既至，便為作禮，比丘默然，不與共語。二比丘尼復共議言：「今此比丘不欲道中與我相識，當共至其住處，禮拜問訊。」二比丘尼明朝，早往至比丘所，禮拜問訊；一禮、二禮皆不共語，至第三禮，乃言：「老壽！」二比丘尼禮竟而去。

彼比丘後復入村乞食，二比丘尼於巷中見，禮拜問訊，乃共語言。二比丘尼便以片衣段，及染色綖布施比丘，比丘受之，白言：「大德疲極，至我住處小息，然後乞食。」即便往息。息已臨欲乞食，比丘尼復言：「此有菜醬，若得食已，可還此食。」比丘復受其語，得食持還，如是非一，或比丘乞食前還，待比丘尼；或比丘尼乞食前還，待比丘，遂至他家更相讚歎。

彼比丘後得一好衣，便生諂曲心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當以此衣與彼比丘尼，彼必不受，我幸可得惠施之厚。」作是念已，先於諸比丘前讚彼比丘尼言：「某甲比丘尼，族姓出家，信心堅正，少欲知足。」諸比丘言：「夫出家者，應當如是！」讚已，持衣與彼比丘尼，比丘尼即便受之。失本所圖，心懷惱恨，還語諸比丘：「某比丘尼，信心淺薄，多欲無厭！」諸比丘言：「汝向說某，少欲知足。今何以故，復說如此？」具以上答。諸比丘種種呵責：「云何心不捨物，詐以施人，量其不受，虛望人感？」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豈不聞我讚歎捨物與人，然後得大功德耶？汝今云何心不捨物，而詐與人？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尼衣，波逸提」

時諸比丘有親里比丘尼衣服、臥具，悉皆麁弊，疾病醫藥亦不能得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我與親里比丘尼衣物者，當無此苦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與親里比丘尼衣物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非親里比丘尼衣，波逸提。」

爾時舍衛城二部僧得已成衣，即共分之，或比丘得比丘尼所宜著，或比丘尼得比丘所宜著，欲共貿易而不敢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與比丘尼貿衣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非親里比丘尼衣，除貿易，波逸提。」

若與破戒、邪見親里比丘尼衣，突吉羅；若與非親里式叉摩那、沙彌尼衣，突吉羅。

沙彌，突吉羅。

若為料理功業事，若為善說經法，或為多誦經戒與衣，皆不犯(二十六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有一少知識比丘尼得未成衣，不知自作，語諸比丘尼言：「我不知作衣，願為作之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姊妹！我多事，不得作。可往比丘眾中問，有憐愍心者必為汝作。」即往比丘眾中言：「我少知識，得此未成衣，不知自作，願為我成。」諸比

丘答亦如上。復詣長老優陀夷，白之如上。優陀夷言：「我能作耳！莫數數來催，隨我意作，當為汝作。」答言：「隨長老意。」於是優陀夷取衣裁縫，經時不得，彼比丘尼來問：「大德！衣已成未？」優陀夷言：「先已有要，何故來催？」答言：「我來參問，不敢相催！」即還所住。

優陀夷於後以種種色綖，在中葉上繡作男女交會。時像成已，呼比丘尼還，即來取之，優陀夷語言：「未可舒視，亦莫示人。波闍波提比丘尼往詣佛所時，於都路頭，然後舒披。」彼比丘尼得衣持去，竟不舒視，亦不示人。波闍波提比丘尼至佛所時，乃於都路頭披，路人見之，無不撫掌大笑，共相語言：「此比丘尼乃能如是巧繡，作所欲像，自著衣上。」彼比丘尼甚大羞恥，即還所住。波闍波提比丘尼卷疊此衣，持到佛所，舒以白佛：「唯願世尊視此所作！」佛為瞿曇彌說種種法已，遣還所住；以此事集比丘僧，問優陀夷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云何作此污辱人衣？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為比丘尼作衣，波逸提。」有諸比丘有親里比丘尼，衣服敗壞，乞得衣段，而不知作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我與親里比丘尼，作衣者，當無此苦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為親里比丘尼作衣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非親里比丘尼作衣，波逸提。」

比丘為非親里比丘尼取衣時，突吉羅；割截時、染時，皆波逸提；縫時，鍼鍼波逸提。餘如與衣中說(二十七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於摩竭提國，與諸比丘尼人間遊行，或一比丘與一比丘尼俱乃至眾多，或渡深水、或上高坂，更相見形，生染著心，不復樂修梵行，遂至反俗、或作外道。諸白衣見，便譏呵言：「此輩沙門如人將婦及婬女行！」種種譏呵，如上獨屏處坐中說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尼共道行，波逸提。」有諸比丘與眾多伴共道行，見諸比丘尼亦行此路，便作是念：「我等將無犯波逸提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先不共期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尼先期共道行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與比丘尼先期共道行，後不敢去，或兩相避；以先期致疑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先與比丘尼期

共道行，若不去，若兩相避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尼先期共道行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，波逸提。」
爾時有一比丘尼，於險路中見一比丘，呼言：「大德速來！共同道去！」彼比丘便往語言：「姊妹！佛制不聽與比丘尼共道行。」比丘尼言：「此路險難，而我女弱，依怙大德爾乃得過。」答之如前，比丘便去。比丘尼於後為賊剝脫，裸形大喚言：「賊剝我！賊剝我！」彼比丘遙聞，到所住處向諸比丘說。諸比丘將至佛所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若險難處，有疑畏處，與比丘尼共道行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尼先期共道行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若多伴，有疑畏處，是名因緣。」
若比丘與比丘尼先期共道行，無聚落處半由旬，波逸提；若與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先期共道行亦如是。
沙彌，突吉羅(二十八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於摩竭提國，與諸比丘尼共舡遊行，或一比丘與一比丘尼共舡乃至眾多，上下舡時，相見形體，白衣譏呵。諸長老比丘聞，乃至佛告諸比丘，皆如上共道行中說。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尼先期共舡行，波逸提。」
有一比丘尼在阿夷羅河邊，待舡欲渡。後有一比丘來，比丘尼語言：「大德！此間險難，可共俱渡。」比丘答言：「佛制不聽我等與比丘尼共載一舡。」舡師復言：「但俱上舡，各在一頭。」比丘不聽。比丘尼言：「若不得者，大德先渡。」比丘即在前渡，舡未到岸，比丘尼被剝赤肉。舡師見之，便譏呵言：「汝等同共出家，不能相護，況於餘人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
彼比丘還到僧坊，向諸比丘說。諸比丘將到佛所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云何捨比丘尼，使賊剝脫？」呵已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尼先期共舡行，若上水、若下水，除直渡，波逸提。」餘如共道行中說(二十九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難陀、跋陀食比丘尼所讚歎食，諸比丘見種種呵責。
時舍利弗、目犍連遊行人間，到王舍城；有一居士聞二人來，便出迎之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；為說妙法，示教利喜；居士即請明日作客比丘食，默然受之。居士即還其家，辦種種飲食，敷好坐具。舍利弗、目犍連至時著衣持鉢往到其舍。舍利弗在前欲入，偷羅難

陀比丘尼先在此家，聞其語聲即住不入。彼比丘尼見辦種種飲食，敷好坐具，問言：「為欲請王？為是婚姻？」答言：「今不請王，亦非婚姻，欲供養尊者舍利弗、大目揵連耳！」比丘尼言：「云何不請大龍，而供養此小德比丘？」居士問言：「誰是大龍！」答言：「六群比丘！」又言：「若欲請族姓出家，行頭陀、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，須陀洹乃至阿羅漢比丘；欲求好婿、好兒、生天、解脫、現世富貴，當供養六群比丘。」如是讚歎已，默然而住。舍利弗、目犍連然後乃入，彼比丘尼前問訊言：「善哉，尊者！可就此坐。」復語居士言：「善哉，居士！汝今大得福利，請如是大龍比丘。」居士便呵言：「汝向言小德，今言大龍，作此反覆，如何無恥？從今已去，莫入我家！我亦不復供養於汝！」於是居士手自下食，食竟行水，取小床於二比丘前坐。為說妙法已，從坐起去，還向佛所。佛遙見便語言：「善來，舍利弗、目犍連！從何處食客比丘食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向到一居士家，有一比丘尼或見名為小德，或見名為大龍。」佛問：「所說何等？」具以事答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食比丘尼讚歎食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食比丘尼讚歎食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尼於屏處讚歎比丘食，後乃知便生慚愧：「我將無犯波逸提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知比丘尼讚歎得食，食犯波逸提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知比丘尼讚歎得食食，波逸提。」

爾時有一家請五百比丘食，其家先所供養比丘尼，作是言：「與諸比丘食，莫使失時！」諸比丘聞，便生慚愧，不敢復食，還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尼先不讚歎，臨食時作是語：『好與諸比丘食，比丘食此食。』犯波逸提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知比丘尼讚歎因緣得食食，除檀越先發心作，波逸提。」

讚歎者：讚歎得過人法。

若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比丘讚歎因緣得食食，突吉羅。

沙彌，突吉羅(三十竟)。

佛在王舍城。時有一大臣常供養佛及比丘僧。有一貧人見，作是念：「今此大臣得大善利，乃能如此供佛及僧，若我有物亦當如是。」復作是念：「我今無物，正當傭賃以用供養。」即便客作，日食一食，留一食分。主人問言：「汝何以留一食分？」答言：「我且留之，後當并取。」如是經時，知所得已足，語主人言：

「可盡以作直，為我辦種種食具。」主人問言：「汝今貧窮，云何盡以作直，頓辦種種飲食之具？」答言：「我見王舍大臣，常請佛及僧種種供養。我作是願，亦當如是。是以客作欲遂此意。今計作直足一供養，所以於今頓辦食具。」主人聞之生希有心：「如是貧人苦身傭賃，得少財物尚用供養，況我財富？」發心之頃，飲食已具，而不能為，即雇數倍，使其任意辦眾甘美。於時作人，即持財物來詣佛所，供辦極世殊味飲食。緣其意至，鬼神來助，倏忽之頃，自然都辦。正遇節日多饒供養，眾人競來請就家食。諸比丘共相語言：「今日貧人竭力作會，人人皆當為之稍食。」雖相誨語，所食極少，而請處多遂至飽滿。

時彼貧人食具已辦，唱言時到。於是諸比丘皆集就坐，唯佛住房。時彼貧人，手自斟酌，歡喜下食，比丘雖受所食甚少。貧人作是念：「諸比丘為是愍我貧窮，恐食不足？為是食惡不可進噉？」即以問之。諸比丘中少慚愧者答言：「恐汝食少，故於餘家處處先食。」貧人恨言：「云何先受我請，而餘家食？我本肆力，期盡供養！今諸大德，雖不能噉，願隨意持去，勿令有餘。」諸比丘聞已，便復強食，然猶不盡所供之半。眾僧食訖，貧人復作是念：「我強勸僧食，故當不得罪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善哉，貧士！汝能見人作福，傭力慕及。雖受人身，生天因緣皆已具足。從汝發心欲供養佛及僧已來，隨事皆得無量功德，正使眾僧不食一粒，於汝功德無不具足。汝今當復得現世報。」貧人聞已，歡喜踊躍。佛更為說種種妙法，即於坐上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彼見法已，受三自歸，奉持五戒，從坐起，頭面禮足，右繞而退。

爾時有五百賈客從優禪那國來，道路迥絕，絕糧三日，前遣馬使募求熟食，遍語人言：「我等五百賈客，從優禪那國來，絕糧三日，故先遣我求諸熟食。若有熟者，不計價直！」城中人言：「此間無有，唯一貧人於僧坊設會，大有餘長。汝往求之，必得無疑。」於是彼使，即便馳往，具以情告。貧人答言：「我今設食，不為財利；但當速來，莫論價直。」使人聞之，出非本望，歡喜還報。須臾俱至，咸言：「速與我食，當厚相報！」答亦如初。即便下食，既飽滿已，借問餘人：「此人有何事業，乃能如此種種施設？」有人具以事答，眾賈聞已，倍增希有，即斂百千兩金，以酬其施。又復借問：「此城某甲今為在不？」答言：「已死。」又問：「彼有子孫不？」答言：「向之施主即是其子。」諸賈客等聞之，依然語貧人言：「汝父是我等師。」又與百千兩金，以敦舊情。王舍大臣及所賃主，聞見此事，益懷歡喜，復各送百千兩金，以結新好。即日，瓶沙王復拜為大臣。一日之中蔚然富貴，國人號為忽起長者。

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受人請，而先食他食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云何已受人請，而先食他食？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數數食，波逸提。」

爾時畢陵伽婆蹉等八十比丘，皆得重病，不能頓食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病比丘數數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數數食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
爾時世尊聽諸比丘受迦絺那衣，不犯五事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為是衣時，不犯數食？衣竟，亦不犯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衣時不犯，過衣時犯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數數食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、衣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
有諸白衣知比丘不得數食，作是念：「我當作方便為諸比丘作衣；比丘來受，并得供養。」即便作衣，請諸比丘，諸比丘言：「我等不得食，但與我衣。」諸白衣言：「大德！若受我食，乃當與衣。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世尊若聽我以施衣故，數食者，可不乏衣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為施衣，數數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數數食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、衣時、施衣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
爾時阿難詣長者家，長者家設諸飲食，阿難忘先受請，便受彼食，垂食乃憶，語主人言：「可還攝食，我先受請不得復食。」長者恨言：「云何已受我食，而忽中悔？」於是阿難馳還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有如是因緣，應先心施，作是念：『我請分，與某甲比丘。』然後可食。」若不念施人而食，突吉羅。

爾時或有前請，後設食；或有後請，前設食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請時應語言：『隨前設食者當食。』」

數數食者，先受他請，後於餘處食，是名數數食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若僧所差，若別房食，若白衣來受八戒設供養，若常食，不犯(三十一竟)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調達為求援助故，教化諸居士，或令一家請四僧、或五、或十。諸長老比丘呵責受請比丘言：「云何為援助調達故，受別請眾食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

「汝實受調達別請眾食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受別請眾食，波逸提。」
有病比丘牽病乞食，其患增甚。諸居士語言：「莫牽病乞，可就我食！」答言：「世尊結戒，不聽我等受別請眾食。若以供養眾僧，我等便自得分。」諸居士言：「我等家貧，不能得廣，正可力辦，供養病者。大德！若須便可來取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病比丘受別請眾食。」衣時、施衣時，如數數食中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受別請眾食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、衣時、施衣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有諸比丘欲作衣，為乞食故衣不即成，妨廢行道，作是念：「若作衣時，佛聽我受別請眾食者，衣得速成，不廢行道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作衣時，受別請眾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受別請眾食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、衣時、施衣時、作衣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有諸比丘共伴行，到一聚落，語諸伴言：「我等入村乞食，可小見待。」答言：「不須乞食，我當相與。」比丘言：「世尊不聽我等受別請眾食。」遂入村乞，諸伴捨去。比丘乞食已，不復及伴，被賊赤肉，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世尊若聽我行路時，受別請眾食者，不遭此難。」
有諸比丘寄載人舡，至時乞食，舡主捨去，致諸苦難，亦復如上。皆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行路時、舡上行時，受別請眾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受別請眾食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、衣時、施衣時、作衣時、行路時、舡上行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諸佛常法，歲二大會春夏末月，諸方比丘皆來問訊，以眾多故，次請甚疎，乞食難得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我等大會時，受別請眾食者，不致此苦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大會時，受別請眾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受別請眾食，除因緣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、衣時、施衣時、作衣時、行路時、舡上行時、大會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爾時瓶沙王弟，名曰迦留，事一種道，而年年普請九十六種沙門作一大會，聞釋子沙門不受別請眾食，而力不得能廣及眾僧，以闕無佛道沙門故，愁憂不樂，作是念：「我當云何致沙門釋子？唯當委王，然後可果！」便以白王。王以是事，即出詣佛，具說弟之情

願。王去後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沙門會時，受別請眾食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受別請眾食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、衣時、施衣時、作衣時、行路時、舡上行時、大會時、沙門會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別請眾食者：若於眾中別請四人已上，是名別請眾食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始受別請眾食，既往而分，言受異請，不復成眾，不犯(三十二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處飢饉，乞食難得，一切比丘盡集王舍城，四遠人言：「我等先時朝暮見諸比丘，今何以斷絕不復見之？」有人言：「此間乞食難得，悉往王舍城，是以不見。」諸人言：「我等寧可建立小屋，日作一比丘一宿、一食。若無來食者，便當聚集，俟後來眾。」即便作之。時有一家恒作美食，六群比丘遊行人間常住其家，餘諸比丘都不復得，語居士言：「汝為僧故，作一宿食。如何使我不得一豫？」居士答言：「我本為僧作此處所，而六群比丘住不肯去，使我不復得見餘僧。此是彼過，非是我咎。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六群比丘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施一食處，過一食者，波逸提。」
時舍利弗得風病，到一食處，食一食已，便欲餘行。諸比丘言：「長老疾患，不須餘行。我等當以食分相供養。」答言：「世尊不聽一宿處，過一食。」有諸居士聞舍利弗疾患，亦共請住，答亦如初。於是舍利弗牽病而去，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病比丘於一食處，過一食者，便無此苦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病比丘於一食處，過一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無病，施一食處，過一食，波逸提。」
施一食處，眾多比丘暮同時至，若檀越施非時漿、若塗足油，聽次第受。明日隨次受食；若無，則止一食已，應去；若檀越留，聽住。若去已，有緣事宜還，當白主人，主人聽住則住，不聽應去；若後來比丘，應得一食食，有餘，應與主人所留比丘。
若比丘來，而一食處多，諸比丘應分張住。
若親里家過一食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有諸難不得去，不犯(三十三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時有女人欲還夫家，辦種種餅以為道糧。有一比丘次第乞食，往到其舍，女問言：「欲須何等？」答言：「須食！」復

問：「能噉佉闍尼不？」答言：「能！」即取鉢盛種種餅與之。彼比丘得已，語餘比丘言：「某甲家多有美食，汝可往乞。」諸比丘聞，皆往從乞，所有熟食施之都盡。

時彼夫家遣人催之，答言：「資糧未辦！」復作種種食，如是至三，比丘來乞皆盡與之。夫家三催，答皆如初，便大瞋忿，謂有異意，遣使報言：「我已更求婚，不復用汝瞎女！」於是女家咸瞋恨言：「由沙門釋子使我女寡！」復種種罵詈，醜言溢口。隣人語言：「他薄汝女，何預沙門？」即具以答。不信樂佛法者，咸皆言：「快由敬沙門，致有此事。若復親近，劇當過是。」

爾時復有賈客主，語諸賈人言：「可辦資糧，某日最吉，當共發去。」即皆備辦種種飲食。有一比丘次第乞食，到一賈人家，賈人問言：「欲須何等？」答言：「須食！」問：「能食餅麨不？」答言：「能！」即取鉢盛滿與之。比丘得已，語諸比丘言：「某甲家多有美飲食，汝可往乞。」諸比丘皆往悉得，糧食遂盡。賈客主言：「吉日今到，應共發去！」此賈人言：「糧食未辦！」賈客主言：「我先宣令，備辦糧食。何故於今，方言未辦？」答言：「沙門來乞，與之悉盡。」賈客主言：「今是吉日，不得不發。我便先去，汝可後來。」於是便發，後還安隱，大得宜利。彼一賈人後去遭賊，失物蕩盡，便啼哭言：「由沙門釋子遭此窮厄！」賊問言：「我奪汝物，何以怨人？」具以事答。諸賊聞已，復語之言：「汝親近沙門，正應打殺，正應奪物！若復有親近者，亦當如是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到白衣家，自恣多與飲食，若餅、若麨；若須，二、三鉢應受。過是受者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病比丘入村乞食，有一居士自恣多與，過二、三鉢，不敢復受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病比丘過二、三鉢受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到白衣家，自恣多與飲食，若餅、若麨；若須，二、三鉢應受。若無病，過是受者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就請家食，食已，復從主人索食持去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就請家食，不得更索持去；若不就請家食，聽持去。」

有諸比丘受二、三鉢持去已，不與諸比丘共食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應與諸比丘共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到白衣家，自恣多與飲食，若餅、若麨；若不住其家食，須二、三鉢應受，出外與餘比丘共食。若無病，過是受，及不與餘比丘共食，波逸提。」

自恣與食者：來乞輒與。
若比丘第一鉢受，還應語餘比丘：「我已某家受一鉢，餘二鉢在，須者往取。」若第二鉢受，應言：「我已某家受二鉢，餘一鉢在，須者往取。」若第三鉢受，應言：「我已某家受三鉢食，莫復往取！」若不宣語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三十四竟)。◎
◎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處飢饉，乞求難得，諸比丘盡還王舍城。王舍城諸居士，問諸比丘：「僧有幾人？食有幾許？」答言：「僧有若干，食有爾許。」時諸居士共作議言：「我等當為諸比丘隨力作食。」於是或有一人，作一比丘食乃至十比丘食；或有二人乃至十人，共作一比丘食乃至十比丘食。辦食具已，諸居士主復作是念：「我等雖復隨力作食，食一人、十人，必不周普。今當斂物，普為作食，若不足者我當足之。」即便斂取。其中有貧窮者，雖心無惜而無好米，隨家所有豆麥之屬，以充此斂。彼居士主，即差次作之，飲食麁惡，老病比丘皆不飲食，持與乞人、或與外道，更往知識家食。諸居士知，便譏呵言：「我等減割身口、妻子之分，種福田中。云何比丘薄我此食，用乞乞人及諸外道，更求美味？此輩本求解脫，離老病死，如何於今反求美好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時跋難陀主人次至監食，跋難陀眾中食已，復就其家索美好食。彼人問言：「大德！向不在眾中食耶？」答言：「在眾中食，恐檀越失別施福，是以更來。」彼人便譏呵言：「今世飢儉，眾人罄竭，共作眾食。云何薄此，更求美好？」諸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食竟更食，波逸提。」
爾時畢陵伽婆蹉等八十比丘得病，諸比丘為其請食，食不盡，棄著房前。諸居士見，問言：「此是何等食？」答言：「是病比丘殘食。」諸居士言：「何不少取？」答言：「諸病比丘或有多食、或有少食，我等所以不得少取。」居士復言：「今世飢儉，以一粒施，乃可生天！云何棄之而不惠施？」或復有言：「此輩沙門寧棄于地，不以施人！我等既已施僧，一粒墮地，便謂大罪。如何比丘不惜此物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問阿難：「頗有人能食此食不？」答言：「看病比丘為請此食，而其自食初不充足，欲噉此殘食，而復不敢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食病比丘殘食。」
爾時王舍城眾僧食竟，有比丘於外得食持還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可以此食與病比丘。」即便與之。病比丘言：

「此食增病，我等不須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諸比丘於病比丘人邊，作殘食法食。」
爾時王舍城眾僧食竟起去，復有比丘於外得食持還。病比丘已差，不知云何，復以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在食未竟比丘邊，作殘食法食；若無，應在未食比丘邊作；若眾中無未食比丘，應近處覓；若近處，復不得者，與應受具足戒沙彌速受戒，然後於是人邊作殘食法食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食竟，不作殘食法食，波逸提。」
有比丘，晨朝請諸比丘作小食，與時飲、佉陀尼食、賒陀尼食。諸比丘謂已是足食，不敢復食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此不名為足食。有五種食，名為足食：飯、乾飯餅、麨、魚、肉。於此五食，一一食中有五事，名為足食：一者、有食；二者、授與；三者、受噉；四者、不復受益；五者、身離本處。若離本處已，更得時食、飯、餅，不作殘食法食，口口波逸提。」
諸比丘不知作殘食法，白佛。佛言：「持食著鉢中，手擎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作是言：『長老一心念！我某甲食已足，為我作殘食法。』彼比丘為取鉢，問言：『是食與我耶？』答言：『與！』便為食少許，餘殘還之。若都不食，但取已，還之，語言：『此是我殘，與汝。』亦名殘食。」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三十五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二比丘共為親友，一人聰明，一人闇鈍。其闇鈍者，數數犯惡；其聰明者，恒語其罪，教令悔過。其闇鈍者心轉懷忿，作是念：「我今亦當伺其過罪！」伺之不得，便於彼食竟，以不作殘食，呼令食之。彼比丘以親厚故，都不懷疑，即便為食。食已語言：「汝食非殘食，犯罪應悔！莫不修梵行，長夜受苦！」時彼比丘呵責言：「我欲益汝故，相教呵！云何以此見恨，陷我於罪。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不作殘食法，強勸已食比丘食，欲使他犯罪，波逸提。」
有比丘足食已，諸比丘不知，復呼令食。彼比丘言：「我已食竟。」諸比丘便生疑：「我故當不犯波逸提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知他食竟，呼食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知他比丘食竟，不作殘食法，強勸令食，欲使犯罪，波逸提。」
若勸已食比丘，食不作殘食法食；若彼食時，口口波逸提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三十六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世尊未制比丘受食食，諸比丘各在知識家不受食食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我等不憙見此惡人，著割截壞色衣，不受食食。不受食食，是為不與取！」
爾時大迦葉著糞掃衣，於街巷處處，拾棄食而食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沙門正似狗，趣得食食，不淨可惡！云何令彼入我等家？」諸長老比丘聞二事已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先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不受食食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又語迦葉：「汝雖少欲，而為人惡賤，不應食棄去食。若食，突吉羅。」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不受食著口中，波逸提。」
時諸比丘為作人作食，不敢嘗，或鹹、或淡，作人瞋恨不肯復作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為作人嘗食，但不得咽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不受食，著口中，除嘗食，波逸提。」
時諸比丘不受楊枝及水，便不敢嚼及漱口，口臭眼闇；共人語時，人聞其氣，問言：「大德！口何以臭？」諸比丘甚羞恥，便乞受楊枝及水。諸人言：「汝自嫺取，誰為汝惜楊枝及水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不受楊枝及水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不受食，著口中，除嘗食、楊枝及水，波逸提。」
爾時舍利弗得風病，目連往問：「汝在家時，曾有此病不？」答云：「有！」「何方治差？」答言：「食藕！」於是目連到阿耨達池取藕與之。舍利弗問：「何處得此？」答言：「阿耨達池。」又問：「從誰受？」答言：「從龍。」便不敢食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從龍受食。」
時大迦葉從貧家乞食，釋提桓因作是念：「今大德迦葉從貧家乞，我今當作方便使受我食。」即於迦葉乞食之次，作一貧窮織師，在機上織；復化作一女人為其作緯，迦葉從乞，即取鉢盛百味飲食與之。迦葉得已，作是念：「此人貧窮，何從得此？」即入定觀，知是帝釋，語言：「憍尸迦！後莫復作！」遂不敢食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今聽諸比丘從天受食。」
爾時世尊行於迥路，暮至曠野鬼村。時彼鬼神見佛歡喜，便請佛及僧設明日供，佛默然受之。鬼即竟夜作種種飲食，晨朝敷坐，請佛及僧。佛勅諸比丘，共受彼請，即皆就坐。鬼神手自下食，諸比丘不敢受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今聽諸比丘從鬼受食。」

爾時世尊遊娑羅樹林。時有一獼猴，從樹上下，取佛鉢欲持去，諸比丘捉，不聽。佛告比丘：「聽獼猴取鉢。」即持鉢到一樹上，取滿鉢蜜上佛。佛見有虫不受，獼猴諦視見虫，即便拾去；復以上佛，佛為受之，於是獼猴歡喜踊躍，却行而退。佛持此蜜與諸比丘，諸比丘不敢食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食獼猴授食。」

爾時有販馬人請佛及僧。行水已，有人語言：「火燒馬屋！」彼以此不展授食，語比丘言：「可自取食！」言已便去。諸比丘疑，不敢食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無淨人，聽諸比丘以施主語食，為受食。」

復有諸白衣遙擲食與比丘。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得受遙擲食。」

有諸老病比丘眼闇，受食時觸淨人手，數洗煩勞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受草葉敷之，以手按邊，令食著上，此亦名受。」

諸比丘便廣敷草葉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廣敷，敷齊手所及處。」

有諸白衣惡賤比丘，不肯親授，以食著比丘前地，語令自取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施主惡賤不肯授食，亦聽以彼語取，為受食。有四種受：身授身受，物授物受，手授手受，教取而受。」

有醎水，比丘不受不敢飲之。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不著鹽，性醎，聽不受飲。」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三十七竟)。◎

五分律卷第七

五分律卷第八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初分墮法

◎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未為比丘制非時食，諸比丘於暝夜乞食，或墮溝塹、或觸女人、或遇賊剝、或為虫獸之所傷害；食無時節廢修梵行。

時迦留陀夷著雜色衣，面黑、眼赤闇中乞食。有一懷妊婦人電光中見，便大驚喚言：「毘舍遮！毘舍遮！」迦留陀夷言：「我是沙門乞食，非毘舍遮。」便苦罵言：「汝何以不以刀決腹，而於暝夜闇中乞食！餘沙門、婆羅門一食便足，汝今云何食無晝夜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迦留陀夷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非時食，波逸提。」

爾時有比丘服吐下藥，不及時食，腹中空悶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以酥塗身。」猶故不差，佛言：「以麨塗身。」猶故不差，佛言：「酥和麨塗身。」猶故不差，佛言：「以煖湯澡洗。」猶故不差，佛言：「與煖湯飲。」猶故不差，佛言：「以盆盛肥肉汁，坐著中。以如此等足以至曉，一切不得過時食。」

非時者：從正中以後，至明相未出，名為非時。

若比丘，非時，非時想、非時疑；非時，時想，皆波逸提。時，非時想、時疑，突吉羅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三十八竟)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世尊未為比丘制食殘宿食。彼有神廟是遊戲處，眾人競齎美食，就中觀看；或經信宿，餚饍豐多。諸比丘於彼得食，食不能盡，房中殷積無處不有，來致虫鼠穿壞屋壁。諸居士見，問言：「誰積此食？」有人言：「沙門釋子！」即皆譏訶：「此禿頭輩，唯知貪受，不計損費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

復有一阿練若比丘，住阿練若處，作是念：「日日乞食，妨廢行道。」便并乞種種食，或直爾舉，或曝令燥。時諸比丘遊行見之，語言：「世尊不說衣趣蔽形，食趣支身耶？何以多積飲食曝曬狼藉？」彼比丘言：「此去村遠，日日乞食妨廢行道，是以并乞，用息煩勞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食殘宿食，波逸提。」

殘宿食者：已受之食，留之經宿，名為殘宿食。若食此食，口口波逸提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三十九竟)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此國飢饉，乞食難得，二十八鬼神將軍，來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世飢饉，願佛遊行人間。我等當化眾人，使發善心。」世尊默然許之。時四天王、釋提桓因、娑婆世界主梵天王，亦來詣佛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如上白佛，佛亦默然許之。

於是世尊從王舍城，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復有五百比丘尼、五百優婆塞、五百優婆夷，共遊摩竭國。復有外道男女千人、五百乞兒，皆隨佛後，求乞殘食。世尊所至之處，無不傾竭供養，四遠持供來者，皆不得設；飲食豐長，極有所兼。諸比丘各以所食之餘，與外道男女及乞食人。諸白衣見，便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得便盡受，食之不盡，與諸邪見！不如搆乳之人，知留犢子！」或復有言：「沙門釋子尚供養外道，我等何為而不奉事？」

於是世尊進至安那頻頭邑。時有大婆羅門，名曰沙門，以五百乘車，重載飲食逐佛，五月餘日求次設供，竟未能得。其家追言：「農時欲過，可還附業。」時婆羅門到阿難所，語阿難言：「我五百乘車載諸飲食，欲供佛及僧；逐佛已來五月餘日，猶未得設。家信見追，不得復住，欲以食具，散布道中，令佛及僧蹈上而過，於我宿心便為得遂。」阿難答言：「當白世尊！」即以白佛。佛語阿難：「汝可將婆羅門看供食家，若有所無教令作之。」阿難受教，將婆羅門看供食家，見無有粥及油蜜煎餅。彼便作七種粥、二種餅，晨朝白佛，餅粥已辦。佛語阿難：「汝助下之。」阿難受教，助下粥餅。時有外道母人抱一小女，阿難以其有兒，偏與二餅。諸外道言：「此比丘染著母人，偏與二餅。」復有言：「政當以其抱兒，非偏之謂！」共諍紛紜，遂亂座席。阿難見已，心不自安，便到佛所，并以前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阿難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外道，若男、若女食，波逸提。」

復有諸比丘，與裸形外道食，彼裹一裹餅入王舍城，諸人問言：「從何處來？」答言：「從禿頭居士間來。」復問：「裹中何物？」答言：「是蜜煎餅。」復問：「從誰得？」答言：「諸居士以沙門釋子為福田，沙門釋子復以我為福田，從彼受得。」諸人便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不知節量，貪受無厭！我等減割妻子身口之分，以用供養，乃持與此邪見惡人！若應供養，我當供養，何假沙門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此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

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有衣、無衣，有何等異？」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外道裸形，若男、若女食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外道食時來乞，諸比丘不敢與，便瞋罵言：「沙門釋子教人布施，而自慳惜！何道之有？」而致信敬諸白衣聞，亦譏呵言：「云何沙門恒就人乞，而不乞人。」復有比丘外道親親來乞，亦不敢與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與外道食，但莫自手與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自手與外道裸形，若男、若女食，波逸提。」
若外道來乞，應以己分一揣，別著一處，使其自取；不應持僧食與。若乞乞兒、乞狗、乞鳥，應量己食多少取分，然後減以乞之；不得取分外為施。
沙彌，突吉羅。
若父母是外道，自手與，不犯(四十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諸白衣來詣僧坊，問諸比丘：「僧有幾人？」諸比丘言：「僧有若干人。」諸白衣言：「我等明日盡請眾僧，願臨薄食。」六群比丘語言：「汝若與我乳、酪、酥、油、魚、肉者，當受汝請。」諸人答言：「當須假貸、市買辦之。」語已，各還其家，或假貸不果，或市買不得，明日食具已辦，唱言時到。眾僧著衣持鉢，往詣其家就坐而坐，行水下食。六群比丘言：「何以無有乳、酪、酥、油、魚、肉？」答言：「假貸不果，市買不得。」六群比丘便倒鉢而去。諸白衣咸作是言：「此等不得美食，倒鉢而去！為是國王？為是大臣？夫出家者，為求解脫，乞食趣足；而今云何反著美味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到白衣家求乳、酪、酥、油、魚、肉者，波逸提。」
後諸比丘得諸美食，不敢噉；或噉已，出罪悔過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索美食，自得而噉，犯波逸提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到諸白衣家，求如是美食：乳、酪、酥、油、魚、肉。若得噉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病比丘，醫教食美食，諸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索，云何可得？」作是念：「佛聽我索此食者，病乃得差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病比丘索美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諸家中有如是美食：乳、酪、酥、油、魚、肉。若比丘，無病為己索，得食者，波逸提。」
若為病比丘索，若從親里家、若知識家索，皆不犯。
沙彌，突吉羅(四十一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常受一婆羅門供養，後時著衣持鉢往到其家，婆羅門不在，便與其婦獨坐共語。時婆羅門婬欲心發，中道而還，見跋難陀與婦共語，作是念：「今此比丘說法，非行欲時。」便還出外，欲心轉盛，須臾復入，跋難陀猶故未去；復如前念，抑制而出，須臾復入，語其婦言：「速與比丘食，發遣令去，勿廢其行道！」婦知其意，不欲令夫違道從欲，答言：「令比丘徐徐食，有何急事？」如是三反，跋難陀猶不肯去，婆羅門便語言：「我等白衣多諸緣事，於空缺時宜近房室。汝不知時，坐不肯去，誰知汝輩修於梵行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食家中與女人坐，波逸提。」
食者：男女情共相食。
坐者：知妨其事，而故坐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多人共坐，若有障隔，若夫婦受八戒日，不犯(四十二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常受一婆羅門供養，後到其家，婆羅門不在，與其婦屏處坐。婆羅門還，語其婦言：「汝與比丘屏處坐，我誠無疑，人見必當謂汝作惡，損毀沙門，辱我門戶！」復語跋難陀：「我誠不疑大德，大德不當，慎此惡名！」其婦自猗好顏色力、多兒女力、巧致財力，便呵夫言：「我與比丘坐，要不累汝！汝今不須作此過言！」婆羅門便大瞋恚，責跋難陀言：「我等白衣，尚不與人婦女獨屏處坐。汝等沙門反便作此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女人獨屏處坐，波逸提。」
沙彌，突吉羅(四十三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常受一婆羅門供養，後到其家，婆羅門不在，與其婦露處共坐。乃至佛種種呵責，皆如屏處坐中說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女人獨露處坐，波逸提。」
沙彌，突吉羅(四十四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邊境有事，波斯匿王嚴四種兵，欲往討伐。六群比丘共相語言：「我聞灌頂王征伐之時，軍儀嚴飾。我等未見，可共往觀。」便往路側。前鋒軍見，皆悉瞋言：「今日云何見不吉人？我等在家厭見此等，於今軍行復不得免！若王不敬信，當斷其頭！」時王遙見六群比丘，亦復不憙，即遣人問：「諸大德！何以在此？」答言：「我等聞灌頂王出軍之時，軍容嚴飾，未曾所見，故來看耳！」王作是念：「誰能以此白佛？」復作是念：「若白、不白，佛自當知！」即以石蜜、乾薑，寄六群比丘言：「大德！為我持此奉上世尊，致敬無量！」軍盡之後，各還所住，以王所寄奉上於佛，白佛言：「王致敬無量！」佛問六群：「汝何由見王？」具以事答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種種呵責六群比丘言：「汝等愚癡，所作非法！軍發行時，以見沙門為不吉；此必眾軍瞋嫌，王恨汝故，持物與我。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觀軍發行，波逸提。」

若發心欲觀，及作方便，已行步步，若見不聞、若聞不見，皆突吉羅；若聞、若見，別軍容飾，若前、若却，皆波逸提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若行路、若經行處遇見，不住看，不犯(四十五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異道作是議：「今波斯匿王及信法大臣皆不在，及今無能與我作閡，我等當共併力，於祇洹中鑿渠通水。」諸比丘聞之，語諸優婆塞、優婆夷，言：「可往白王！非是我等力所能制。」會王及大臣乙師達多、富蘭那、須達多等，久不見比丘，遣使來迎。諸比丘議言：「若佛聽我往到軍中者，必不使異道於祇洹中，鑿渠通水。」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今聽諸比丘往軍中。」諸比丘奉教，便受王請。到已，具以白王，王即有令：「若有於祇洹中通渠者，當族誅之。」然後為諸比丘設種種供養。諸比丘既得餚饍，便不復欲還。軍人譏呵言：「此非阿練若住處，我等白衣不得免此，沙門何為復在其中？」或復有言：「此輩比丘不信樂佛法，得美食處，便住耳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諸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有因緣到軍中，乃至二、三宿；若過，波逸提。」

雖有因緣，若遣書信得了，應遣書信；要須自往，然後得往，事訖便還，不得經宿；若不了，應一宿；一宿不了，應再宿；若復不了，應三宿；若了、不了，過三宿，波逸提。

若事即了，不應宿而宿，突吉羅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四十六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到軍中再三宿，觀軍著仗、列陣。乃至戰時，戰士見之，咸瞋忿言：「此不吉人已復來此！王若不信樂佛法，我當先斷其頭，然後擊賊！」遂因亂戰，射諸比丘，多所傷害。諸比丘共相負輦，還歸所住，路人見之，亦大忿言：「如此沙門正應射殺！何以無故觀戰陣為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有因緣到軍中二、三宿，觀軍陣合戰，波逸提。」
若觀鳥獸鬪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四十七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有比丘名阿梨吒，生惡邪見，言：「我解佛所說，佛說障道法，實不障道。」諸比丘問言：「汝實作是語：『我解佛所說，佛說障道法，實不障道。』不？」答言：「如是！」諸比丘復問：「汝云何作是解？」答言：「此間有質多、須達多二長者及諸優婆塞，皆在五欲，為欲所吞，為欲所燒，今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道。又諸外道不捨本見，於正法出家，亦得四沙門果，以是故我作是解。」諸比丘欲令捨此惡邪見故，諫言：「汝莫作是語！莫謗佛，莫誣佛！佛不作是語，應捨是惡邪見！佛種種方便呵欲，說欲如赤骨聚，乃至如毒。若受五欲，為欲所燒，欲覺所迷；及諸外道不捨本見，得四沙門果，皆無是處！」諸比丘如是諫，更增邪見，堅持不捨。諸比丘便到舍利弗所，白言：「大德阿梨吒作是邪見。」具說如上。「願哀愍故諫喻令捨！」舍利弗默然許之，即到其所，共相問訊，却坐一面，問言：「汝實作是語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！」更廣說如前。舍利弗諫言：「汝莫作是語！汝之所說非法、非律！」種種呵責言，彼比丘堅持不捨。從坐起去，往到佛所，廣以白佛：「唯願世尊！憐愍故教此比丘，捨惡邪見！」佛便勅一比丘：「汝呼阿梨吒來！」即受教往語：「大師呼汝！」阿梨吒即來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住。佛問阿梨吒：「汝實作是語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又問：「汝作云何解我所說？」答亦如前。佛言：「汝愚癡人！莫謗如來，莫誣如來！何以故？我說障道法，實能障道！若受五欲，欲火所燒，欲覺所迷；及外道不捨本見，得四沙門果，無有是處。」世尊為說，彼猶不捨。佛復語言：「我已見汝作惡邪見！是為謗我，是為誣我！汝還所住，我自更問餘諸比丘。」阿梨吒去。佛欲明彼比丘惡邪見故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解我所說，如阿梨吒不？」諸比丘言：「我等不如是解。」又問：「云何？」答言：「佛說障道法，實能障道！」廣

說如上。佛言：「善哉，汝等善解我意！」告諸比丘：「應使一比丘，與阿梨吒親善者，於屏處軟語諫言：『汝莫作是語！莫謗佛，莫誣佛！佛說障道法，實能障道。汝捨是惡邪見！』若捨者善；若不捨，應眾多比丘往諫如上，若捨者善；若不捨，復應僧往諫亦如上，若捨者善。」諸比丘受教，如是三反，堅持不捨。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遙責阿梨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作是語：『如我解佛所說，障道法不能障道。』諸比丘語是比丘：『汝莫作是語！莫謗佛，莫誣佛！佛說障道法，實能障道。汝捨是惡邪見！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波逸提。」

彼比丘不捨惡邪見，諸比丘若見、若聞，遣一比丘屏處諫；若捨者，應作一突吉羅悔過。若不捨應眾多比丘往諫；若捨者，應作二突吉羅悔過。若不捨，應僧往諫；若捨者，應作三突吉羅悔過。若不捨，應白四羯磨諫。
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，生惡邪見，作是語：『如我解佛所說，障道法，不能障道。』僧已諫：『莫作是語，莫謗佛，莫誣佛！佛說障道法，實能障道！』僧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今僧羯磨諫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白已，應語言：「僧已白竟，汝可捨是惡邪見！」若捨者，應作四突吉羅悔過。

若不捨，復應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作是語：『如我解佛所說，障道法，不能障道！』僧已諫：『莫作是語，莫謗佛，莫誣佛！佛說障道法，實能障道！』僧如是諫，彼堅持不捨，僧今羯磨諫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」

復應語言：「僧已一羯磨竟，汝可捨是惡邪見！」若捨者，應作五突吉羅悔過。

若不捨，復第二唱如上。第二唱竟，復應語：「僧已二羯磨竟，汝可捨是惡邪見！」若捨者，應作六突吉羅悔過。

若不捨，復應第三唱。第三唱未竟捨，亦應作六突吉羅悔過；第三羯磨竟，若捨、若不捨，波逸提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四十八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有比丘知阿梨吒不捨惡邪見，共坐、共語、共宿、共事。餘比丘呵責言：「阿梨吒不捨惡邪見，僧已羯磨竟。汝等云何共坐、共語、共宿、共事？」諸比丘聞，不以介意，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諸比丘，知彼比丘不如法悔，不捨惡邪見，共坐、共語、共宿、共事，波逸提。」
隨久近共語，語語波逸提；共坐，坐坐波逸提；共宿，宿宿波逸提；共事，事事波逸提。
雖捨惡邪見，僧未解羯磨，亦波逸提；若作惡邪見，僧未羯磨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不知，及不如法羯磨，不犯(四十九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有二沙彌，生惡邪見，作是語：「如我解佛所說，受五欲不能障道！」乃至舍利弗以是白佛，如阿梨吒生惡邪見中說。佛便勅一比丘：「汝呼彼二沙彌來！」即受教往語：「大師呼汝！」二沙彌即隨教來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佛問二沙彌：「汝實作是語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又問沙彌：「汝云何解我所說法？」沙彌答亦如阿梨吒所說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此沙彌，應呼僧中教捨，第二、第三教，若捨者善；不捨者，僧應白四羯磨滅擯。」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某甲沙彌，不捨惡邪見，今僧與作滅擯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復唱：「大德僧聽！某甲沙彌，不捨惡邪見，今僧與作滅擯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「僧與某甲沙彌滅擯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彼二沙彌，僧既滅擯已，便遊行人間。時跋難陀畜彼沙彌，共語、共宿。諸比丘語言：「僧已羯磨滅擯此沙彌，汝莫畜，莫共語，莫共宿！」跋難陀言：「此是我兄沙彌，我若不看，誰應視者，能護孤苦，自致安樂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沙彌作是語：『如我解佛所說，受五欲，不能障道！』諸比丘語是沙彌：『汝莫作是語！莫謗佛，莫誣佛！佛說五欲障道，實能障道。汝沙彌捨是惡邪見！』如是教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教。第二、第三教，捨是事善；若不捨，諸比丘應語是沙彌：『汝出去！從今莫言佛是我師，莫在比丘後行！如餘沙彌得共比丘二宿，汝亦無是事。癡人出去，滅去，莫此中住！』若比丘，知如法擯沙彌，畜、使、共住、共語，波逸提。」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五十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長老迦留陀夷以不憙見惡比丘故，亦不憙見烏。諸白衣捉彈來看，時有群烏集于屋上，語言：「此烏成就弊惡比丘

十法：一者、慳惜；二者、貪餘；三者、強顏；四者、耐辱；五者、蛆弊；六者、無慈悲；七者、悕望；八者、無厭；九者、藏積；十者、憙忘。此烏有是十法，汝等欲殺不？」有不信罪福者，答言：「欲殺！」即取其彈，語諸人言：「欲彈何處？」有言：「可彈左眼！」即著左眼而死；又言：「可彈右眼！」即著右眼而死；如是須臾，乃至數十。諸不信樂佛法者，便譏呵言：「此輩沙門常說慈愍，護念眾生；而今殘害無道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迦留陀夷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奪畜生命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在道路行、或牽財物、或熏鉢時，誤殺諸虫，皆生慚愧，亦有悔過出罪者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誤殺眾生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故奪畜生命，波逸提。」

畜生者：除龍，餘畜生是。

故奪命者：先有殺心，而斷其命。

若奪畜生命，隨多少，一一波逸提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五十一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十七群比丘至六群比丘住處，六群比丘作是念：「此比丘有慚愧，少欲知足。今來在此，必見我過。我等當作方便，令生疑悔；生疑悔已，必還師所。」念已，語言：「汝等善受具足戒不？受戒有界場不？羯磨如法不？不犯波羅夷、僧伽婆尸沙、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不？好護身口不？汝和尚、阿闍梨先善受具足戒，乃至好護身口不？」答言：「我等不自知，亦不知和尚、阿闍梨云何？我今問大德，大德語我！我受具足戒時，及和尚、阿闍梨盡如法不？」答言：「我若實語，汝會不信，自可問汝所信之人。」時十七群比丘便往師所問如此事，師答：「汝事事如法，我昔受戒亦復如是。誰為汝等作此疑悔？」答言：「六群比丘。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令他比丘生疑悔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犯罪，心生疑悔，問諸比丘：「犯如是如是事，得何等罪？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結戒，不聽令他比丘生疑悔。」便答言：「不知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欲令人生疑悔，語其所犯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故令比丘生疑悔，作是念『令是比丘乃至少時惱』，波逸提。」
疑悔者：生處疑、受戒疑、犯戒疑、衣疑。
若令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疑悔，突吉羅。
若比丘尼，令比丘、比丘尼疑悔，波逸提；令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疑悔，突吉羅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令五眾疑悔，皆突吉羅(五十二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有勢力，遮僧羯磨及解羯磨，僧不從便起去。時至被擯比丘所，語言：「汝莫愁憂！我已助汝遮僧羯磨。僧不從我，我便起去，是為羯磨不成。」復至解羯磨比丘所，語言：「汝莫謂僧解汝羯磨！僧解羯磨時，我已遮之。僧不從我，我便起去，是不成解羯磨。汝今自可更求僧解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僧斷事時起去，波逸提。」
爾時諸比丘有事欲去，而不敢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有事，與欲竟，起去。與欲者，應語一人言：『長老一心念！僧今斷事，我某甲比丘如法僧事中與欲。』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僧斷事時，不與欲起去，波逸提。」
僧斷事者：白羯磨、白二、白四羯磨。
若屋下羯磨，隨幾過出，一一出，皆波逸提。
若露地羯磨，出去，去僧面一尋，波逸提。
若神通人，去離地四指，波逸提。
若僧不羯磨，斷事出去，突吉羅；若私房斷事，來而去，突吉羅。比丘尼亦如是。
若僧不羯磨斷事及私房斷事，沙彌得在其中，若起去，突吉羅。式叉摩那、沙彌尼亦如是。
若僧不如法羯磨，不與欲起去，不犯(五十三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十七群比丘至六群比丘住處，共相擊擿。有一比丘眾共擊擿，不勝笑故，氣絕而死。十七群比丘為之悲哭。諸長老比丘問：「何以悲哭？」答言：「有一比丘戲笑命終，是以悲哭。」又問：「何由致此？」答言：「我等共擊擿，笑不自勝，遂便氣絕。」諸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十七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擊擿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
比丘擊擪沙彌，乃至畜生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五十四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十七群比丘至阿夷羅河中取水，即因洗浴，泅戲沐沒，互相澆灌。時波斯匿王共末利夫人，登樓遙見，語夫人言：「看汝福田！」夫人白王：「是佛未制戒，年少出家未解法耳！王莫見此，生不信敬於餘比丘，長夜受苦！」十七群比丘種種戲已，立水上著衣。夫人白王言：「王試看我所事福田！」著衣已，以瓶水擲空中，飛而逐之，從樓上過，猶如鴈王。夫人復白王：「更看我所事福田。」王大歡喜，信敬轉增。於是夫人告那隣伽婆羅門：「汝往佛所，以是白佛。」即受教往，佛為說法，示教利喜，發遣令還。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十七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水中戲，波逸提。」
若水中戲，乃至器盛水，共相澆灌，皆波逸提。
若搏雪及弄草頭露戲，皆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不為戲，皆不犯(五十五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世尊未制比丘與女人同室宿，或一比丘，一女人；或多比丘，少女人；或少比丘，多女人，同室宿生染著心，有反俗者、作外道者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等沙門與女人同室宿，與白衣何異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
時有一年少婦人夫喪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當於何許，更求良對。」復作是念：「我今不能門到戶至，當作一客舍，令在家、出家人任意宿止，於中擇取。」即便作之；宣令道路，須宿者宿。
時阿那律暮至彼村，借問宿處，有人語言：「某甲家有。」即往求宿。阿那律先好容貌，既得道後，顏色倍常。寡婦見之，作是念：「我今便為已得好婿！」即指語處：「可於中宿！」阿那律即前入室，結加趺坐。坐未久，復有賈客來求宿，寡婦答言：「我雖常宿客，今已與比丘，不復由我。」賈客便以主人語，從阿那律求宿。阿那律語寡婦言：「若由我者，可盡聽宿！」賈客便前。寡婦復作是念：「當更迎比丘入內，若不爾者，後來無期。」即於內更敷好床，然燈，語阿那律言：「可進入內。」阿那律便入，結加趺坐，繫念在前。寡婦於眾人眠後，語言：「大德！知我所以相要意不？」答言：「姊妹！汝意正當在於福德。」寡婦言：「本不以此！」便具以情告，阿那律言：「姊妹！我等不應作此惡業；世尊制法，亦所不聽。」寡婦言：「我是族姓，年在盛時，禮儀備舉，多饒財寶；欲為大德給事所當，願垂見納！」阿那律答之如初，寡

婦復作是念：「男子所惑唯在於色，我當露形在其前立。」即便脫衣，立前笑語。阿那律便閉目正坐，作赤骨觀。寡婦復作是念：「我雖如此彼猶未降。」便欲上床，與之共坐。於是阿那律踊昇虛空，寡婦便大羞恥，生慚愧心，疾還著衣，合掌悔過，白言：「大德！我實愚癡，於今不敢復生此意！願見哀恕，受我悔過！」阿那律言：「受汝懺悔！」因為說種種妙法，初中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具足清白，梵行之相。寡婦聞已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阿那律即如其像，往至佛所，兼以前比丘事具白世尊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女人同室宿，波逸提。」
女人乃至初生及二根女，同室宿，皆波逸提。
室者如與未受具戒人宿中說。
若與非人女、畜生女、黃門同室宿，皆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同覆，異隔；若大會說法；若母、姊、妹、近親疾患，有有知男子自伴，不臥，皆不犯(五十六竟)。◎
◎佛在拘舍彌國。爾時世尊未制比丘飲酒，有諸比丘，於酒肆中、或白衣家飲酒大醉，或墮坑塹，或突壁物，或破衣鉢傷壞身體。諸白衣見，譏呵言：「我等白衣尚有不飲酒者，沙門釋子捨累求道，而皆洪醉過於俗人，空著壞色割截之衣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爾時世尊從拘舍彌國，往跋陀越邑。時彼編髮梵志住處，有一毒龍，常雨大雹，壞諸田苗。彼諸居民常作是念：「沙門、婆羅門中，誰有威德，能降此龍者！」聞佛與千二百五十弟子俱來此邑，莫不歡喜，皆出奉迎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邑常有一惡毒龍，破壞田苗。我恒願得大威德人，而降伏之！」時沙竭陀在佛後扇佛，佛即顧問：「汝聽此諸居士所說不？」答言：「聽！」第二、第三問答亦如是。沙竭陀作是念：「世尊反覆三問，已為勅我，降此惡龍。」即前禮佛足，右遶而去，向彼龍所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當降此龍，令不壞形，而使其身微細如斫。」即入其室却坐一面，龍身便出烟，沙竭陀身亦出烟；龍舉身火然，沙竭陀亦舉身火然；龍火出五色，沙竭陀火亦出五色；於是化龍身令如斫，內著鉢中，持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此惡毒龍今已降伏，當著何處？」佛言：「可著世界中間。」沙竭陀受教，如人屈申臂頃，持著世界中間，須臾便還。於是世尊從跋陀越邑，欲還拘舍彌。
時跋陀越邑諸居士，聞沙竭陀降伏惡龍，皆大歡喜，問諸比丘：「誰是沙竭陀？」時沙竭陀在佛後，諸比丘言：「佛後者是！」諸居士即前禮足，白言：「願受我請！」默然受之。諸居士言：「大

德！須何等食？」答言：「我白衣時，性好酒肉。」居士歡喜即為辦之。沙竭陀往到其家，食肉飲酒，極飽滿已，還拘舍彌，於僧坊外，醉臥吐洩，衣鉢縱橫。於時世尊天眼遙見，告阿難：「共汝僧坊外看。」受教從佛出外見之，佛與阿難舁還著井邊，佛自汲水使阿難洗，著衣臥繩床上，令頭向佛，須臾轉側，申脚踏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沙竭陀先敬佛不？」答言：「敬！」又問：「今能敬不？」答言：「不能！」又問：「應飲是酒，失本性不？」答言：「不應！」又問：「沙竭陀先能伏惡龍，今能降蝦蟆不？」答言：「不能！」諸比丘復以前事具白世尊。佛以彼、此因緣，種種呵責諸比丘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飲酒，波逸提。」

時沙竭陀，佛制戒已，不敢復飲；以先習故，氣絕欲死，飲食不消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令嗅酒器！」嗅酒器不差，佛言：「以酒著餅中，若羹粥中令噉。」噉不差，佛言：「聽以酒與之。」沙竭陀得已便差，即以白佛，佛言：「已差，應漸漸斷之；乃至嗅酒器，不復惡者，不得復嗅。」

有酒，酒色、酒味、酒香；有酒，酒色、酒香、無酒味；有酒，酒色、酒味、無酒香；有酒，無酒色、香、味，飲令人醉，若飲皆波逸提。

有非酒，酒色、酒味、酒香，飲使人醉，若飲，突吉羅；有非酒，酒色、酒香、酒味，不令人醉，欲飲，聽屏處飲。

若比丘飲酒，咽咽波逸提。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五十七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不敬和尚、阿闍梨，不敬戒；有諸比丘亦効如是。諸長老比丘見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及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輕師，波逸提。」

若比丘輕三師及戒，一一波逸提；若輕餘比丘，突吉羅。乃至師令掃地不掃，教順掃而逆掃，皆突吉羅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五十八竟)。

佛在拘薩羅國，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，向阿荼脾邑。時彼諸比丘聞佛當來，無有堂舍，便共自作，伐草掘地，乃至佛種種呵責，如上作講堂中說。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自掘地取土，波逸提。」

時六群比丘使守園人、沙彌掘地取土。諸比丘見言：「佛制不得掘地，汝今云何作此惡業！」答言：「我使人掘！」諸比丘言：「使人掘、自掘。有何等異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自掘地，若使人掘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白衣送物為僧作房，久久來視，見房不成，問作房比丘：「何不為我速成此福？」答言：「佛不聽我等自掘地、使人掘，云何得成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須土，應語淨人言：『知是，看是。我須是，與我是。』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，自掘地；若使人掘，言：『掘是！』波逸提。」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無事掘地，突吉羅。
若取燥土，不犯(五十九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與諸比丘共鬪，共鬪已，在戶外聽語。聽已，語諸比丘言：「汝何以作如是語？」問言：「汝從誰聞？」答言：「我在戶外聽。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於屏處默聽他比丘所說，波逸提。」
時諸比丘與比丘諍理，辯是非。有比丘隔壁聽，生疑：「我故當不犯波逸提耶？」或有出罪悔過者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默聽諍理，辯是非，犯波逸提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共諍已默聽，作是念：『諸比丘所說，我當憶持。』波逸提。」
默聽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語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聽比丘、比丘尼語，波逸提；聽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語，突吉羅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默聽五眾語，突吉羅(六十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十七群童子父母愛念，母作是言：「我子不串勤苦，體性軟弱，教何技術得終安樂？」父言：「當教算計、書畫！」母言：「若教書畫，恐壞其眼；若算，恐其指痛；若計，恐其心病。」復共議：「當使於釋子中出家，現世無為，後世長樂。」彼十七群童子欲出家，共相語言：「我要當待優波離來，與共辭別。」
時優波離行還，到諸童子所。諸童子言：「汝知不？我等欲於如來法中出家，待汝辭別。」優波離聞，亦樂共去，還白父母；父母即

聽，作是念：「當令誰作師？」又作是念：「畢陵伽婆蹉，從賊中拔其將還，今當與為弟子。」便各將其子，詣畢陵伽婆蹉，白言：「大德！大德於此兒有大恩，今以奉給，願納為弟子！」畢陵伽婆蹉即便度之，與受具足戒。既受戒已，夜不能獨至廁上，及洗手處，恒自送之。有時闇中見師不識，便謂是鬼，失聲大喚言：「毘舍遮！毘舍遮！」師言：「莫怖！是我，非鬼也！」或夜索食，師言：「僧有食，曉當與汝。」又問：「僧若無食，當何處得？」師言：「僧若無，當乞食。」聞是語已，便大啼言：「比丘乞食還，我等已死！」佛夜聞之，則問阿難：「是誰啼聲？」阿難具以白佛。佛以是事，明旦集比丘僧，問畢陵伽婆蹉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不應與未滿二十人，受具足戒；未滿二十，多所不堪，致有破戒！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不滿二十歲人受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
爾時童子迦葉，不滿二十受具足戒，後方生疑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童子迦葉有所得不？」答言：「得須陀洹！」佛言：「此人乃是第一受具足戒，然不名白四羯磨如法受戒。今聽數胎中年，足為二十；若猶不滿，又聽以閏月足；若復不滿，又聽以沙門年足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知不滿二十歲，與受具戒，波逸提。是人不得戒，諸比丘亦可呵，是法應爾！」

未滿二十，未滿二十想、未滿二十疑，波逸提；滿二十，未滿想、滿二十疑，突吉羅。

若知不滿二十，生念欲與受具戒，及作方便，至第四羯磨未竟，皆突吉羅。第四羯磨竟，和尚，波逸提；餘師僧，突吉羅(六十一竟)。

佛在拘薩羅國，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，向迦維羅衛城。諸釋種聞佛從彼國來，共立制：「若不出迎佛，罰金錢五百！」便各將大小出迎世尊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佛為說法，示教利喜，共請佛及僧，夏四月安居，世尊默然許之。諸人各隨力設供，或一家，作一日乃至十日；或二家，共作一日；乃至十家，或但作前食，或但作後食，或但作怛鉢那，或但作粥，或作浴者，或作過中飲者，或施塗身油及塗足然燈油者。

爾時釋摩男不在，未有受其施者，問左右人言：「竟誰受我施？」答言：「未有受者！」又問：「佛及僧未受何等施？」答言：「唯未受藥！」便請佛及僧，施夏坐藥，或自送，或使人送。又到六群比丘所言：「大德！須藥恣意來取。」六群比丘作是念：「今王請佛及僧，安居四月給藥，或使人送，乃至自送；而令我等自往取之，觀王此心是輕我等！我等當伺其五親會時，從索最難得藥，彼

必不辦，使其羞恥！」復作是念：「此王福德，或能無藥不有，先當訪索人所無者，然後從乞。」即訪索之，唯無一種，於是伺王五親會時，便從其乞。王即令人國中遍覓，悉不能得。王語六群比丘：「諸處求索，絕不可得。」六群比丘便語王言：「王自請佛及僧四月給藥，而今不能與我一種！」王言：「大德！非不欲與，亦非無物，但訪索此藥，絕不可得！又四月已過，何為相苦？」六群比丘便於眾前，折辱王言：「先請我等隨所求藥，而今不能得此一種。」餘比丘聞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說何等？」六群比丘以實而答，諸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受四月自恣請，若過是受，波逸提。」

爾時諸比丘得秋時病，釋摩男入房見之，問言：「大德！所患何等？」答言：「我得秋病！」即請諸比丘言：「可從我取藥！」諸比丘言：「王先請四月，於今已過，佛不聽我過此受藥。」王即更請一月。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更受請。」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更受一月請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受四月自恣請；過是受，除更請，波逸提。」

又諸居士來僧房看，見諸比丘得秋病，問言：「須何等藥？我當送之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自送藥。」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受自送請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受四月自恣請；過是受，除更請、自送請，波逸提。」

時釋摩男作是念：「六群比丘以藥故，於眾人前折辱我！我今寧可多集諸藥。」即多集之。集已，作是念：「如我此藥盡壽用之，不能令盡。我今當請諸比丘盡壽與藥！」即往長請諸比丘，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長請。」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受長請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受四月自恣請；若過是受，除更請、自送請、長請，波逸提。」

若人施僧藥，佐助眾事比丘應問：「此藥當留聚落中，為著僧坊內？」若言：「留著聚落中。」須時應語：「我須如是藥，為我辦，勿使有乏！」若言：「著僧坊內。」應著中央房，令取易得，僧應作白二羯磨。
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今以某房安僧藥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今以某房安僧藥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用某房安僧藥竟。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諸比丘不知誰應守僧藥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僧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作守藥人。」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差某甲比丘，為僧作守藥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今差某甲比丘，為僧作守藥人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誰不忍者，說。僧已差某甲比丘，作守藥人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時諸比丘差無智比丘，不堪守藥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差無智比丘，若成就五法，應差作守僧藥人。何等五？不隨愛恚癡畏，知藥、非藥。」
彼守僧藥比丘，應以新器盛呵梨勒、阿摩勒、鞞醯勒、畢跋羅、乾薑、苷蔗糖、石蜜；若器不漏，應盛酥油蜜，應持皮結口，題上作藥名。若病比丘須者，應歡喜與。若病者，自知須此藥，應自取服；若不知，應問醫；若無醫，應問和尚、阿闍梨：「我如是如是病，應服何藥？」若和尚、阿闍梨不知，應取藥再三服，不差復應取餘藥服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六十二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數數犯戒，諸比丘諫言：「汝等數數犯戒，當自見罪，如法悔過！莫以此行，負人信施，長夜受苦！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不學是戒！我當先問持法、持律，智慧勝汝者。」諸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愚癡人！不應作此惡業！諸比丘欲不與汝共布薩、自恣、作諸羯磨，愍念汝故，如法諫汝。汝云何言：『我不學是戒！我當先問持法、持律，智慧勝汝者！』」呵責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數數犯罪，諸比丘如法諫，作是語：『我不學是戒！當問餘比丘持法、持律者！』波逸提。比丘欲求解，應問持法、持律者，是法應爾！」
持法者：持誦佛所說法。
持律者：有五事：一者、誦四事至二不定法；二者、誦四事乃至三十事；三者、廣誦二百五十戒；四者、廣誦二部戒；五者、廣誦一切律。
若比丘不誦戒，非安居時，應依前四種持律；安居時，要應依廣誦一切律者，若不依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六十三竟)。◎

五分律卷第八

五分律卷第九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一分之五第六十四事

◎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數數犯戒，諸比丘諫，乃至莫長夜受苦，皆如上說。六群比丘問言：「佛於何處制此法？」諸比丘言：「汝不知耶？」答言：「不知！」諸比丘言：「今當語汝，制法處所。」於說戒時，便語言：「佛於此中制法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我今始知是法，半月布薩，戒經中說。」諸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說戒時作是語：『我今始知是法，半月布薩，戒經中說。』諸比丘知是比丘已再三說戒中坐，是比丘不以不知故得脫，隨所犯罪，如法治；應呵其不知：『所作不善！說戒時，不一心聽，不著心中。』波逸提。」

若比丘，與比丘受具足戒，即應教，為廣說。

若二、若三於說戒中坐，若知、若不知，作是語，波逸提。

比丘尼亦如是(六十四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數入波斯匿王宮，見諸美女生染著心，不樂修梵行，或有反俗作外道者。諸大臣見，作是言：「王何以不深藏宮女，乃使種種異姓見之！」

爾時阿難常受王供養，晨朝著衣持鉢入於後宮。時王與末利夫人同寢未起，夫人見阿難來，即便狼狽被衣下床，所被之衣極細而滑，不覺墮落慚羞蹲地。王便譏呵言：「我王事鞅掌，昏夜寢息，起不得早。如何比丘晨朝逕來？」阿難慚恥即還佛所，具以諸比丘入宮及己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復自說阿難事，種種呵責，告諸比丘：「入王後宮有十過失：一者、若王醉時近餘宮女，醉醒便忘；彼忽有娠，必疑比丘。二者、宮女見比丘，或有戲笑，疑有情故。三者、若王有密謀，外人得知，便當疑是比丘所傳。四者、若王宮內亡失寶物，便當疑是比丘所取。五者、若奪一臣位，外人必言：『由比丘故！』六者、若有遭罪，外人必疑，比丘所為。七者、若有未應得官，而王與之；亦復疑是比丘之力。八者、若王好出遊觀，勞費事多，亦復疑嫌比丘使然。九者、宮內多諸美色，珍玩服飾，比丘見之必生染著，犯戒反俗。十者、若王子中有反逆者，必

復疑是比丘所教。」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入王宮過門限，波逸提。」
時諸比丘佛制戒後，便不敢踰城門限乞食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入宮，但不得過後宮門限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入王宮，過後宮門限者，波逸提。」
爾時波斯匿王，年年與諸宮女出行國界，處處皆有離宮別觀。有諸比丘暮至村落，求索宿處。諸居士言：「王今不在此宮，可入中宿。王信樂佛法，聞必歡喜！」諸比丘不敢，便無宿處。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入王空宮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王未出寶、未藏寶，若入，過後宮門限，波逸提。」
寶者：所重之物及諸女色，皆名為寶。
未出者：女在宮中，未出。
未藏者：女在此宮，未使藏隱。
爾時入後宮門限，雙脚過，波逸提；隨入遠近，步步波逸提；若一脚過，突吉羅。
入餘大臣、長者家，過內門限，突吉羅。
沙彌，突吉羅。
若王請入，不犯(六十五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拘薩羅、摩竭二國互相抄掠，二國中間道路斷絕。王舍城比丘安居竟，作是念：「我今正當與賊同伴，乃得自致問訊世尊。設彼戍邏，以共賊伴收捉我者，波斯匿王信樂佛法，必不見罪。」便與賊俱到彼國界，果為所捉，將邏將所，白言：「此是賊！」邏將言：「著袈裟者，復是何等？」答言：「亦是賊！」比丘便自說言：「我非賊，是沙門釋子！於王舍城安居竟，應問訊世尊，道路難嶮，故與共伴耳！」邏將言：「汝非沙門釋子！必假此服來作細作！」便送王所，比丘自說如前，王便放之。左右群臣，有不信是沙門者言：「此賊假比丘服，王信樂佛法，其於放之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共賊伴行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共賊道路行，不知是賊，既知便慚愧，謂犯波逸提；或下道避之，或留在後。賊即問言：「汝何故爾？」答言：「佛制不聽共汝伴行。」賊聞是語，便大瞋恚，打諸比丘，剝衣赤肉。諸比丘

還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知是賊，共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知是賊，共伴行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在道路行，與賊相遇，便生慚愧，謂犯波逸提。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期共賊行，道路相遇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賊期共伴行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與賊期共近道行，有不去者，有從異道者，皆生疑：「我等將無犯波逸提耶？」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雖與賊期共近道行，竟不去及從異路去，犯波逸提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賊期共道行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，波逸提。」
若共惡比丘期行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諸難起，共期行，不犯(六十六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與女人共道行，或一比丘，與一女人乃至眾多；或二比丘乃至眾多，與一女人乃至眾多共行、渡水，更相見形，生染著心，或有反俗，作外道者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共女人同道，與將婦行有何等異？誰知此輩行於梵行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
爾時有一居士數打其婦，打已出行，婦作是念：「夫數打我，密能見殺，今當避之！」於是便去；出聚落外，見一比丘，往趣問言：「大德！何行？」答言：「欲至某處。」於是女人便隨後去。彼夫作是念：「我向打婦，或能自殺！」即便還家，覓之不見。問隣人言：「見我婦不？」皆言：「不見！」便出聚落，見一外道女，問言：「頗見如是如是婦人不？」答言：「見沙門釋子將去。」彼人即急追之，及已，語比丘言：「何故將我婦走？」比丘答言：「我不作惡業，汝婦與我同道行耳！」婦復語夫言：「勿生惡心於此比丘，我共同道如親無異！」夫聞婦言，作是念：「乃爾相欺，必已有惡事！」便打比丘垂死乃置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「我今委頓，不任進路，當入火光三昧，以自消息，使身有力，然後前進。」念已，收斂衣鉢，入火光三昧，身中出烟。彼婦見已，語其夫言：「不信我語！觀彼比丘身之所出！」彼比丘須臾，舉身洞然。婦復語言：「不信我語！復觀比丘其身云何？」彼比丘即以此三昧力，往到佛所，并以前事具白世尊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女人共道行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共行，中道見諸女人，亦行此路，心生疑悔：「我等將無犯波逸提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不期與女人共道行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，與女人期，共道行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與女人期共道行，後不敢去，或從餘道，猶生疑悔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雖先與女人期共道行，竟不去，或從餘路去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與女人期共道行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，波逸提。」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六十七竟)。

佛在拘薩羅國，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遊行人間。諸比丘或得屋中，或在樹下，或在露地。

時六群比丘共十七群比丘大聚薪草，露地然火，在邊坐炙。時有一蛇從木孔出，諸比丘見以物擲之，蛇即還入，得熱復出；諸比丘復更擲之，蛇復還入，須臾頃復出，擲一比丘嚙之即死。諸比丘圍繞啼泣，諸長老比丘問：「汝等何故啼泣？」答言：「此比丘為蛇嚙命過。」具說上事。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：「汝等云何見蛇再三出，猶故不避，致令嚙死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然火，波逸提。」

時六群比丘使守園人、沙彌然火。諸長老比丘見，呵責言：「汝豈不聞，佛制不得然火耶？」答言：「我使守園人、沙彌然，非為有犯！」諸比丘言：「自然、使人然，有何等異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自然火，若使人然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病比丘問醫，醫言：「應服如是藥，然火，洗浴。」病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自然火，及使人然。願更教我服於餘藥！」醫言：「大德！正應服此藥，然火，洗浴。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若聽我自然火，若使人然，病乃得差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病比丘然火，若使人然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無病，若自然火，若使人然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須煮羹粥，不敢然火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煮羹粥，不得為炙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無病為炙故，然火，波逸提。」

諸比丘欲熏鉢，然火；及遮惡獸，然燈燭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有如是因緣，自然

火，若使人然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無病為炙故，自然火、若使人然，波逸提。」
若為炙然火，炎高乃至四指，波逸提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六十八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往知識家見嚴身寶，捉看，還著故處；後為人所偷，主還覓之，不知所在。有人言：「我見比丘捉！」便往問比丘言：「我失如是如是寶，比丘見不？」答言：「我向捉，還著故處。」主言：「從比丘捉，便不復見，可以還我！」比丘答言：「我實不取！」主不信，便與比丘作惡名聲。
爾時有一外道囊盛五百金錢，到水邊飲，忘不持去。有一比丘從後來見，作是念：「此是誰物？」即四顧望，見前一人，便作是念：「必是彼許，當持還之。」即取持去。彼人未遠還憶金囊，即便馳還。比丘問：「汝何故還？」彼人便瞋言：「不吉利物！何以問我？」比丘言：「縱使我不吉利，汝應語我還意！」彼言：「我忘一囊在水邊，故還覓耳！」比丘即出示之：「此是汝囊非？」彼人既見囊已，復更瞋言：「不吉利物！何以捉我囊？汝小住待，我數囊中物！」比丘答言：「我竟不解此囊，亦不看之。若欲取者，豈當示汝？恐汝失之，故持相還耳！」彼人復言：「我囊中有千金錢，今少五百，可以還我！」比丘答之如初，彼人便強牽比丘，到斷事人所。
時斷事人不信樂佛法，便非理斷，即取反縛，打驢鳴鼓，於四衢道頭欲殺之。時波斯匿王在高樓上遙見，問左右言：「彼是唯？」答言：「是沙門釋子。」王即勅：「將還斷事處，吾當自出！」即出問彼人：「汝何以苦此比丘？」彼人如上白王。王復問比丘，亦如上答王。王問彼人：「此實汝囊非？」答言：「是！」王即以五百金錢盛彼囊中，而囊不受。王復語言：「汝云囊中有千金錢，今何故不受？」彼人便自首言：「本實五百，我瞋故，誣比丘耳！」王即問斷事者：「若人面欺王，當與何罪？」斷事人言：「此人應死，財物沒官。」王即用此法，藉取其財，反縛此人，打驢鳴鼓，於四衢道頭殺之。有人語言：「汝誣沙門釋子，應受此罪！若復誣謗，後當劇是！」或復有言：「沙門釋子有曾取我寶，恐今是實！」時比丘白王言：「願賜此人命，勿令佛法致惡名聲。」王即放之，呵責斷事人言：「若後復有如此斷事，當如向治汝！」諸不信樂佛法者，種種譏呵：「我等俗人猶恥捉寶，沙門釋子何故復爾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前後事具白世尊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若捉寶、若寶等物，波逸提。」
爾時毘舍佉母著極上寶嚴身之具，與諸親里遊戲園林，林近祇洹，觀察眾人歡暢未已，作是念：「我今不宜同此放逸，幸可因此問訊世尊。」便將婢詣祇洹，到門復作是念：「我今不宜著此飾好，覲於世尊。」即脫寶衣著於塹邊。時舍利弗經行遙見，毘舍佉母前禮佛足，却住一面，佛為種種說法，示教利喜，須臾而退，係念所聞，忘所著寶還。城門閉後，乃憶之，作是念：「若我語人失此寶者，或損佛法！」默然至曉。時舍利弗以是白佛，佛告舍利弗：「汝往取來！」受教即取。語舍利弗：「明日晨朝，自送還之！」受教即送，毘舍佉母讚言：「善哉，我有如是大師及同梵行！若餘外道，得此物者何緣還我？我昨夜已捨，今應卒之！」即持施四方僧，白舍利弗：「可以此作招提僧堂。」舍利弗不敢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受之！」
復有諸居士五日一入僧坊問訊，或脫指環、或脫耳寶，去時皆忘；諸比丘見不敢取，有異人見便取持去。諸居士還入僧坊求覓，問諸比丘：「我失如是如是寶，比丘見不？」答言：「我見，不敢取。」諸居士言：「大德見之，如何不取？可以還我，出家之人何須此物？」答言：「我實不取！」彼遂不信，便與比丘作惡名聲。
復有諸比丘共伴行，一處宿，伴中有忘物去者。比丘見不敢取，餘人取之。諸伴問比丘：「我失如是如是物，大德見不？」答言：「我見，不敢取。」諸伴言：「大德見之，如何不取？可以還我，出家之人何須此物？」答言：「我實不取！」彼遂不信，便與比丘作惡名聲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我等於僧坊內及宿處，若自取寶，若使人取者，居士可不失寶，亦使我等不致惡名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於僧坊內、若宿處，自取寶，若使人取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若寶、若寶等物，若自取、若教人取，除僧坊內及宿處，波逸提。若僧坊內及宿處，取寶、寶等物，後有主索，應還。是事應爾！」
寶者：真珠、摩尼、琉璃、珂玉、金銀。
寶等物者：一切餘物。
僧坊內者：僧住處、屬僧地。
宿處者：僧坊外，他家宿，及共伴行，野宿處。
比丘僧坊內見物，應使淨人取；若無淨人，應自取舉之。若有人索，應集僧問其所失物相，然後還之。若取舉已，欲餘行者，應囑後人。
若比丘到他家見有物，應使淨人舉；若無淨人，應自舉。若有人，應即囑此人，而後去；若無人，應呼主人出付囑，然後去。

比丘共伴同道行，若見物，應使淨人取；若無淨人，應自取還之。還時，應集眾人先問：「汝失物不？」若言：「失！」應問：「何物？」若如其語，然後還之。
若與伴別道行，而不相及，至聚落應寄信樂優婆塞還之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六十九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日再三浴，多用澡豆，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數數浴，所用澡豆，如王大臣！其本出家欲求解脫，不念誦經、惡露等觀，而反日夜修飾身體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
時有相師，語瓶沙王言：「尋當有一不吉星出，王應在某泉水中浴，以穰其災。若不爾者，或致失國，或憂身命！」王便勅左右，料理彼泉。即受教往，見諸比丘滿中洗浴，還以白王。王言：「待比丘浴竟！」如是晝夜各三遣參，一去一來都無空缺。婆羅門復語王言：「此星垂出，若出後浴，便無所益！」王聞此語，即便嚴駕出，到泉水所，於下流浴。諸臣以此譏呵：「沙門釋子不知時宜！不勤、不念觀身惡露。但志修飾，洗浴身體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半月內浴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病比丘，醫言洗浴乃差。諸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等數浴，願思餘方！」醫言：「唯有洗浴，更無餘法。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聽病時數浴者，我病便差。」
復有諸比丘種種作，塵土污身，衣被垢穢，以此益疲，作是念：「佛聽作時數浴者，疲極必差，衣被淨潔。」
復有諸比丘在路行疲極，欲洗浴而不敢，作是念：「佛聽行路時，數洗浴者，疲極得差。」
復有諸比丘風雨塵坌，塵污衣服，作是念：「佛聽風雨塵坌塵污時，數洗浴者，可得不為塵、塵所污。」
春餘一月半，夏初一月，諸比丘熱悶汗出，作是念：「佛聽熱時數洗浴者，可無此患。」各以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病時、作時、行路時、風雨時、熱時數洗浴，無犯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半月內浴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、作時、行路時、風雨時、熱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病時者：疾病須浴。
作時者：斷理種種事，乃至掃房內地。
行路時者：一由旬、二由旬，乃至行半由旬。

風雨時者：為風雨塵坌之所污坌。
熱時者：熱悶汗出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洗浴師及病人，身體已濕，因浴，不犯(七十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十七群比丘作新房，六群比丘欲在中住，驅十七群比丘；十七群比丘不肯出，便打之，彼即大喚。諸長老比丘問：「何故大喚？」答言：「六群比丘打我！」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打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有比丘食噎，倩比丘搥背，諸比丘不敢，便死。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，不以瞋心打比丘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瞋故打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若打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、餘人及畜生，突吉羅。
若比丘尼，打比丘、比丘尼，波逸提；打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、餘人及畜生，突吉羅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打五眾、餘人及畜生，突吉羅(七十一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復來十七群比丘房中求住，彼不肯出，便以手擬如打相，彼復大喚。諸長老比丘聞，出問：「汝何故大喚？」答言：「六群比丘欲打我！」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諸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以手擬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說法時，以手語，或示處所，便生疑悔：「我無將犯波逸提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不以瞋心手擬比丘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瞋故以手擬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若擬手及，波逸提；擬手不及，突吉羅。餘如上打比丘中說(七十二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十七群比丘受所作房，六群比丘以上坐故，次入中住，彼便避在左右房。六群比丘作是議言：「十七群比丘慚愧畏慎，逼近我住，必見我過！我等當作方便令其遠去！」便往語言：「此先是空房，多有恐怖事。汝等莫於中住！」十七群比丘言：「我堅閉戶，何所應畏？」六群比丘於是夜闇中，作種種恐畏相，

明旦問十七群比丘：「汝等昨夜得安眠不？」答言：「我等聞恐畏相，閉戶思惟，都無所畏！」六群比丘復共議言：「我等不能以此令其恐怖，當伺其出外，入其床下。」即便盜入，於夜闇時，或牽其衣，或牽其脚，或舉其床移著異處。於是十七群比丘便大驚喚，諸長老比丘來問：「何故大喚？」答言：「此間不應有賊，不知誰牽我衣？誰牽我脚？誰舉我床移著異處？」諸長老比丘即持火照見，六群比丘蹲其床下。問言：「汝等何為在此？」答言：「欲恐怖十七群比丘！」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，恐怖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
有客比丘問舊比丘言：「此房中應何所畏？」或不敢語，或語已生疑，懼犯波逸提罪。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，不故恐怖比丘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故恐怖比丘，波逸提。」餘如打比丘中說(七十三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達摩比丘作是念：「跋難陀先奪我衣，佛由是呵責我，為諸比丘結戒。我今當於僧中，說其犯僧伽婆尸沙。」念已，即往上座比丘所，語言：「跋難陀與女人身相觸、麁惡語、讚歎自供養身。」諸比丘問：「汝云何知？」答言：「我共行，見作此事。」諸長老比丘呵責言：「汝云何不瞋時覆藏？瞋便發露？」呵已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達摩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覆藏比丘麁罪，波逸提。」

有諸比丘不知他所犯是麁罪，後乃知之，生疑悔：「我將無犯波逸提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知比丘所犯是麁罪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知比丘犯麁罪覆藏，過一宿，波逸提。」

若從平旦至明相未出，一一時，突吉羅；明相出，波逸提。

沙彌，突吉羅。

若欲說，無人；若恐難起，覆藏，不犯(七十四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作是念：「達摩比丘許我共行，以衣與之，既不肯去，還取其衣；世尊以此見責，為諸比丘結戒。彼後復出我罪，我今當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之。」作是念已，語諸長老比丘言：「我實觸女人身、作麁惡語、自歎供養身，達摩比丘亦復如是。」諸比丘問：「汝云何知？」答言：「我共行見！」諸比丘呵責言：「汝云何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比丘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

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，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謗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，謗比丘、比丘尼，波逸提；謗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謗五眾，突吉羅(七十五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作是念：「達摩比丘許我共行，乃至復出我罪亦如上說。我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之，不能有損。我今當復以餘事治之！」便至其所，語言：「汝是我弟子！我是汝師！汝先犯我，我亦犯汝。今共和解勿復相嫌，便可如先共至諸家，食多美食。」彼即和解隨從而行。跋難陀輒將至無食處，有來請者，便眴眼、手語、作相令去；籌量還寺，不復及中，便發遣之，語言：「此今無食，汝可還寺！」彼既去已，至所請家食多美食。達摩還寺遂不及中，跋難陀食後還歸，問達摩言：「汝及食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及！」復詐慰喻言：「汝今雖失一食，明當令汝得極美者！」明日所往，亦復如上。如是至三，語達摩言：「我比將汝所詣，皆是得美食處，而不得之。恐是汝先人所責，天神所忿，或復是汝罪業所致，勿怨於我！汝可速歸及中至寺！」達摩馳還，復不及中，積日飢羸，不能復起。跋難陀食後，還至所住，復問：「汝及食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及！」便語言：「汝欺誑師，應如是治！汝後若復作，當使劇是！」達摩於是始覺師詐，大喚瞋言：「云何比丘作是欺誑，使我三日絕食殆死？」諸長老比丘問：「汝何故大喚？」答言：「跋難陀三日惱我，使我絕食！」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語比丘：『共到諸家，與汝多美飲食。』而不與，發遣令還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將諸比丘共至諸家，不能得食，生慚愧心，作是念：「我將無犯波逸提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不為惱他，不得食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語彼比丘：『共到諸家，與汝多美飲食。』為惱故不與，發遣令還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將看病比丘到諸家，為病比丘請食，恐病人失中，遣令速還。既發遣已，便生慚愧：「我故當不犯波逸提耶？」以是白佛。

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不為獨食故，發遣他比丘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語彼比丘：『共到諸家，與汝多美飲食！』既到不與，作是言：『汝去！共汝若坐、若語不樂，我獨坐、獨語樂！』欲令彼惱，波逸提。」
若比丘，作此惱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乃至畜生，突吉羅。
若比丘尼，作此惱比丘、比丘尼，波逸提；惱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乃至畜生，突吉羅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作此惱五眾，突吉羅(七十六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眾多比丘共伴行人拘薩羅國，遇賊剝脫，衣鉢都盡，到一邏所。邏將問言：「大德！何處遇賊？」答言：「某處。」即與邏人共議：「若王聞比丘在我等界遇賊，必當罪我。」便語比丘言：「大德！小住，我當逐取此賊。」便出追逐，須臾及之，即便重圍，索諸衣物，皆悉得之。染衣、白衣各著一處，邏人議言：「當先還誰？」有人言：「應先還比丘，王信樂佛法，聞者必喜！」便語比丘言：「可各取衣！」諸比丘於衣上生疑，或言是我衣，或言非我衣，遂不敢取。邏人問：「何以不取？」答言：「我不自識衣，是以不取？」邏人言：「次識者取！」於是外道便取比丘好衣，比丘後得外道惡者。邏人知沙門釋子皆著好衣，而今反得外道惡服，語言：「汝等沙門有何奇特？尚不知衣相，云何知心？若知衣相，外道何由得汝好服？」諸比丘往到佛所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更問諸比丘：「汝實不識衣相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新得衣，應三種色作幟：若青、若黑、若木蘭。若不以三色作幟，波逸提。」
若不作幟，若著，著著波逸提。
若不著，宿宿波逸提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新得衣，先已作幟，不作，不犯(七十七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十七群比丘衣鉢什物布散諸處，不得收斂，六群比丘便取藏之。彼既覺失，問六群比丘言：「我如是如是物，在此在彼，誰持去者？」答言：「向來人非一故，當不持去耶？」即問：「向者來人，皆何處去？」答言：「東西南北，莫知所之？」時十七群比丘四出追逐，及向來人，語言：「我失衣鉢、坐具、針筒，可以還我！」諸人言：「大德！我為法來，不為作偷！」得此語已，羞慚而反。六群比丘問言：「汝等竟見向來人不？」答言：

「見！」「得衣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得！」於是六群比丘出衣鉢示之：「此是汝衣鉢非？」答言：「是！」諸比丘見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自藏比丘，若衣、若鉢、坐具、針筒，如是一一生活具，若使人藏，波逸提。」

復有比丘不舉衣鉢什物，諸比丘不敢為舉，便失去，以此被疑，得惡名聲，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等為人舉衣物者，彼既不失，我等不致此惡名聲。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不為藏故，為人舉衣，犯波逸提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為戲笑故，藏比丘若衣、若鉢、坐具、針筒，如是一一生活具，若使人藏，波逸提。」

若藏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乃至畜生物，突吉羅。

若比丘尼，藏比丘、比丘尼物，波逸提；藏餘人物，突吉羅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藏五眾物，突吉羅(七十八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六群比丘有勢力，餘善比丘無勢力。六群比丘遮善比丘羯磨，乃至佛種種呵責，皆如前如法斷事中說。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僧斷事時，如法與欲竟，後更呵，波逸提。」

後更呵者：言我本不作如是與欲。

若僧不作羯磨斷事，後呵，突吉羅。
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七十九竟)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須一一衣，眾僧已與。後時更得現成三衣，共議言：「今此衣應當與誰？」或有言：「應先與世尊。」或有言：「應先與大迦葉。大迦葉，世尊常所讚歎，又是上座。」六群比丘言：「應先與瞿伽梨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問諸比丘「迦葉少多求衣不？」答言：「不求，與然後取。」

佛因是說偈言：

「此衣無欲衣，　不施有欲者，
不能調其意，　不任此袈裟；
已能離貪欲，　於戒常一心，
如是調心者，　乃應此衣服。」

佛語諸比丘：「應以此衣與迦葉。」即以與之。於是六群比丘，作是言：「今諸比丘隨知識，迴僧物與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

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作是語：『諸比丘隨知識，迴僧物與。』波逸提。」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八十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達摩比丘作是念：「跋難陀先奪我衣，佛呵責我，為諸比丘結戒；我說其犯僧伽婆尸沙，彼復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我；又斷我食，至于三日！我當云何以報此怨？」復作是念：「彼於我間作淨施衣，不復還之，足以報恥！」便不復還。跋難陀後從索衣，達摩言：「師先布施，今云何索？」跋難陀言：「我作淨施，不作布施！」猶不還之。跋難陀便強奪取，彼即大喚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皆出問：「何故大喚？」答言：「跋難陀強奪我衣！」諸長老比丘呵責跋難陀：「云何淨施與不可信人，而復還奪？」復呵責達摩：「人淨施汝，云何不還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愚癡人！實淨施與不可信人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復問達摩：「汝愚癡人！他實淨施汝，汝不肯還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
「不應淨施與五種人：一者、不相識；二者、未相諳悉；三者、未相狎習；四者、非親友同師；五者、非時類。無此五法，然後可以淨施與之。
「復有二法不應淨施：一者、不能讚歎人；二者、不能與人作好名稱。
「復有二法不應淨施：一者、不能為人受重物淨施，護如己有；二者、己有重物，不能淨施，彼用不恨。
「復有二法不應淨施：一者、不知彼在世以不；二者、不知彼在道以不。」
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聽我等淨施。」便淨施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淨施白衣，應淨施五眾。」
有諸比丘獨住房中，有長衣不知云何作淨施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作遙示淨施。」
若於三衣中須有所易，應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胡跪，捉衣，心生口言：「我此某衣，若干條，今捨。」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。
然後受所長之衣，亦如前法，心生口言：「我此某衣，若干條受。」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。
如是受已，所捨之衣應用淨施，復應如前法，心生口言：「我此長衣淨施某甲，從彼取用。」
若不須易受者，所長之衣應即如是淨施。
獨淨施法，至十一日，復應如前法，心生口言：「我此長衣從某甲取還。」然後更如前法受持、淨施。

若對人淨施，應作展轉淨施，如前法捉衣，作是言：「我此長衣，於長老邊作淨施。」彼比丘應問言：「長老！此衣於我邊作淨施，我持與誰？」答言：「於五眾中隨意與之。」彼比丘即應語言：「我今與某甲，長老若須，從彼取用，好愛護之！」彼受作淨施比丘，後以此事，語所稱名比丘；所稱名比丘，恐犯長衣罪，不敢受。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語所稱名比丘。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，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與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淨施衣，還奪，波逸提。」
比丘尼亦如是。
若與彼衣從索，彼還而取，不犯(八十一竟)。◎
◎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跋難陀常受一家供養，彼後請僧，時跋難陀晨朝著衣持鉢入城，到諸家處處語說。彼唱時至，諸比丘著衣持鉢，往到其舍，眾坐已久，語主人言：「日時欲過，何不下食？」答言：「我為跋難陀故請僧，須待其到。」時跋難陀逼中方至，諸比丘有食者、有少食者、有不食者。主人以此，嫌呵跋難陀言：「沙門釋子有何急事？先受我請，而過諸家，逼中方來，令諸比丘不得食我所供養食，使我多辦飲食，而成無用！」諸比丘種種呵責跋難陀言：「汝不能饒益佛法，乃作如是苦惱眾僧！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受他請，食前至餘家，波逸提。」
後時跋難陀主人自擔熟食詣僧坊，供養僧及跋難陀。跋難陀食先，竟便去，行到餘家。使更集僧欲下異食，以跋難陀不在，久不下之。諸比丘語言：「日時垂過，何不下之？」答言：「我本為跋難陀，須來便下。」跋難陀竟不來，遂不得下。彼種種譏嫌跋難陀，諸比丘亦呵責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受他請，食前食後行到餘家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有僧事、塔事、私事，須入餘家，不敢去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白餘比丘，然後得去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受他請，食前食後行到餘家，不白餘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或有諸比丘相嫌，不共語；或坐禪、或熟眠，不知白誰。出門見諸比丘，便走逐大喚遙白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諸比丘如鹿走，如兔走，如禿梟鳴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

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遙白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受他請，食前食後行到餘家，不近白餘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衣時亦當白不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除衣時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受他請，食前食後行到餘家，不近白餘比丘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衣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若白至東家，而至西家，不名為白。
若不白到諸家，一脚入門，突吉羅；兩脚入門，波逸提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白至一家，因此至餘家，不犯；若無比丘可白，亦不犯(八十二竟)。
佛遊拘薩羅國，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。諸比丘或得房宿、或得樹下、或在露地。時六群比丘晨朝著衣持鉢，於街巷中共諸白衣，論說世事，至于日暮。行人見之，譏呵言：「此非出家語論之處，何不住阿練若處，守攝諸根？」或有言：「此輩不樂佛法，不敬戒律，得語戲處，便忘日暮耳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非時入聚落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有緣事，須非時入聚落，而不敢入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有緣事，非時入聚落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非時入聚落，不近白善比丘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難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沙彌，突吉羅。
若行路經聚落，若暮須往宿，若八難起，皆不犯(八十三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去城不遠有一神樹，眾人奉事，至節會時七日乃止，四種兜羅貯薦棄之而去。諸比丘於後收取，以貯繩床、木床及作枕褥。諸白衣見，譏呵言：「此物臭穢，好生諸虫，云何比丘坐臥其上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以兜羅貯坐臥具，波逸提。」

兜羅者：柳華、白楊華、蒲梨華、睒婆華。
若發心及方便欲貯，皆突吉羅；作成，波逸提。
若不壞，若坐，坐坐波逸提；若臥，臥臥波逸提。
若他與，受，波逸提。
要先棄，然後得悔過；若不爾，罪益深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八十四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畜高床，老病比丘上下床時，墮地破傷或露形體。諸白衣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沙門，如王、如貴人，奢豪無儉。」
時波斯匿王以所坐臥床，與跋難陀。跋難陀得已，於房內敷。世尊常法，五日一按行諸房。跋難陀白佛言：「看我住床！」佛呵責言：「汝愚癡人！如何安生死窟宅，無求出意？汝不應自畜高床，敷錦繡褥，犯者突吉羅！」即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自作坐臥繩床、木床，足應高修伽陀八指，除入髀；若過，波逸提。」
若自作床、若使人作，若高皆應截，罪應悔過。若得高床施，受時應作是念：「此床不如法，我當更截。」若不作是念受，波逸提；亦應先截，然後悔過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八十五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用骨牙角作針筒，便諸處求，若糞掃中拾用作之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沙門如狗、如鳥、如牙角師，不淨可惡！」
復有諸比丘至屠殺處，見欲殺時，豫從乞之。諸屠殺者，皆譏呵言：「觀此沙門，唯欲多殺，見殺便喜！晝夜常說慈愍，護念眾生；而今無有仁惻之心！」
時有牙角師，信樂佛法，常供給諸比丘，或自出牙角為作，或索牙角而為作之，以是致弊；餘人不得復有所作。家人自相謂言：「若常為沙門作奴，我等便應各分生活！」隣人語言：「汝信敬沙門方當窮困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用骨牙角作針筒，波逸提。」
若比丘，發心及方便欲作，突吉羅；成已，波逸提。亦應先壞，然後悔過。
作灌鼻筒，不犯。餘如床中說(八十六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不敷坐具坐僧床褥，垢膩污之。復有一比丘失於大便，謂是風出，既覺洗浣，於房前曬。世尊問阿難：「此

是誰褥！」即具以答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不敷坐具，坐僧床褥，犯者突吉羅！今聽諸比丘，護身、護衣、護僧床褥故，畜坐具。」
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已聽我等作坐具。」便廣大作，垂地污埿。諸居士見，問諸比丘：「此是何衣垂地？」答言：「是我等坐具。」便譏呵言：「大德！何不稱身作之？雖復出家，財豈應不惜？釋子常說，少欲知足，而今如此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作尼師檀，應如量作：長二修伽陀磔手，廣一磔手半；若過，波逸提。」
長老優陀夷身大，坐具小，不足容膝，於佛按行房時，牽挽坐具，如牽皮法。佛問：「何故作此？」答言：「世尊！我身大，而坐具小，作此牽挽，欲令廣長。」佛呵責言：「汝愚癡人，猶不離戲笑！今聽更益頭磔一手。」即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作尼師檀，應如量作：長二修伽陀磔手，廣一磔手半；若續，方一磔手。若過，波逸提。」
續方一磔手者：截作三分續長頭；餘一分帖四角，不帖則已。
除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餘如床中說(八十七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毘羅荼比丘體生癰瘡，膿血流溢；衣服著瘡，脫時剝痛。佛行房見，問彼比丘：「汝病小差，苦可忍不？」答言：「病不差，苦不可忍！衣服著瘡，脫輒剝痛。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，護身、護衣、護僧坐褥故，畜覆瘡衣，用細滑物作。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聽我等作覆瘡衣。」便大作，通裹頭足，曳地污埿。諸居士見，種種譏訶，如尼師檀中說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作覆瘡衣，應如量作：長四修伽陀磔手，廣二磔手。若過，波逸提。」
覆瘡衣，病瘡時著；瘡差，應淨施。餘如坐具中說(八十八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佛聽毘舍佉母施僧雨浴衣，諸比丘便廣大作，諸居士譏呵，乃至諸比丘以是白佛，皆如上說。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作雨浴衣，應如量作：長五修伽陀磔手，廣二磔手半。若過，波逸提。」餘如覆瘡衣中說(八十九竟)。
佛在舍衛城。時諸比丘作修伽陀衣已量衣，若過。居士譏呵，乃至諸比丘以是白佛，皆如上說。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作修伽陀衣已量衣，若過，波逸提。修伽陀衣已量者：長九修伽陀磔手，廣六磔手，是名修伽陀衣已量。」
難陀短佛四指，不知云何作衣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難陀衣，短佛衣二指。」
復有諸比丘短小，不知云何作衣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隨身長短作衣。」餘如雨浴衣中說(九十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難陀、跋難陀共作是議：「世尊已制迴欲與僧物入己，犯尼薩耆波逸提。我等今當迴以相與。」便各說諸檀越，更互得之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難陀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知檀越欲與僧物，迴與餘人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迴欲與僧物入己中說(九十一竟)。◎
五分律卷第九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◎第一分之六悔過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和伽羅母優婆夷信樂佛法，常供養沙門，為人長雅。其後，以信出家，少欲知足，多致供養，乞食持歸，見一比丘問言：「何故行此？」答言：「乞食！」又問：「能受我此食不？」答言：「能！」即便與之。復入一家乞食，彼比丘語餘比丘言：「和伽羅母比丘尼能得飲食，可從彼取！」諸比丘聞即便往就，彼比丘尼得食輒復與之，作是念：「我最後所得當持歸食！」既得持出，復逢一比丘如前問訊，又以與之，空鉢而還。諸比丘食後集議言：「彼比丘尼幸能多得飲食，我等何煩餘處求乞？但當日日共隨其後！」於是明旦入聚落中，而尋隨之。彼比丘尼得食輒與，空鉢而歸。至第三日晨朝行乞時，有長者乘馬車行，彼比丘尼適欲避之，即便倒地。時波斯匿王有令：若於國內輕慢釋子沙門者，當重治之。彼長者即大惶怖，下車扶起，謝言：「我不相犯，何以忽爾？」答言：「實不見犯，我飢乏故！」又問：「乞食不得耶？」答言：「我所得食盡與比丘，故致此惡！」又言：「願受我食！」默然許之。即以施與，還與比丘。長者下車人眾已多，皆譏呵言：「此比丘尼施雖無厭，受者應自知量！此輩常說少欲知足，而今貪取，苟困同道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，今為諸比丘結波羅提提舍尼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從比丘尼受食。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大德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
有諸比丘，親里比丘尼能得飲食，見諸比丘乞食艱難，語言：「莫自苦困，從我取之！」諸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等從比丘尼受食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唯親知應與、知應取。願以白佛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從親里比丘尼受食。從今是波羅提提舍尼法，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從非親里比丘尼受食。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大德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
又有諸病比丘牽病乞食，病輒增劇，諸比丘尼語言：「莫自苦困，從我受食！」病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從非親里比丘尼受食。」以是

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病比丘從非親里比丘尼受食。從今是波羅提提舍尼法，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無病從非親里比丘尼受食。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大德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時諸比丘尼或於僧坊、或於自住處、或在諸家為諸比丘設前食後食，怛鉢那及粥；又與作浴，施諸油酥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受諸比丘尼施食，不得於街巷中受！從今是波羅提提舍尼法，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無病，在街巷中，從非親里比丘尼自手受食。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大德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若比丘，在聚落外，比丘尼在聚落內受食；若比丘在聚落內，比丘尼在聚落外受食；若比丘在空，比丘尼在地受食；若比丘在地，比丘尼在空受食，皆突吉羅。
沙彌，突吉羅(一竟)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居士請二部僧食，六群比丘與六群比丘尼對坐，互教下食人，令相益，餘善比丘不復得食。語主人言：「汝今請僧，何不益食？」答言：「今此比丘亂我意，不知誰應益？誰不應益？」主人便譏呵六群比丘言：「此等更相勸食，正似將婦共受人請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波羅提提舍尼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白衣家請食，是中有比丘尼作是語：『與是比丘飯，與是比丘羹。』諸比丘應語是比丘尼：『姊妹！小却，待諸比丘食竟！』若比丘中乃至無一比丘語是比丘尼：『姊妹！小却，待諸比丘食竟！』者，是諸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大德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爾時有五百比丘在一長者家食，彼常所供養比丘尼來，諸比丘便齊聲言：「小却！小却！」彼比丘尼極大羞恥，即便還去。主人見已，問諸比丘：「此比丘尼有何相犯，齊聲驅遣？」或復有言：「此輩沙門恐比丘尼奪其食分，是故如是！同共出家，而相嫉妬，自不相善，況於餘人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食時，比丘尼不隨欲瞋癡畏教益食，及默然住，犯波羅提提舍尼者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波羅提提舍尼法，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白衣家請食，有比丘尼教益食人言：『與是比丘飯，與是比丘羹。』諸比丘應語是比丘尼：『姊妹！小却，待諸比丘食

竟。』若眾中乃至無一人語者，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大德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若有比丘尼教益比丘食，第一上座應語；若不用上座語，第二上座次應語，如是轉下，乃至新受戒者。
若式叉摩那、沙彌尼教益比丘食，比丘不語：「小却。」突吉羅。
若比丘教益比丘食，不平等而食者，突吉羅。
沙彌，突吉羅(二法竟)。
佛在拘舍彌國。爾時長者瞿師羅信樂佛法見法得果，常供養佛及比丘僧。彼於後時財物竭盡，中表親戚，送食與之。諸比丘猶到其家取滿鉢去，其家內人不堪飢苦。隣人見之，皆譏呵言：「施主雖無厭，受者應知足！如何侵損他家，財物竭盡？我等以食分與之，猶復割奪！無慈愍心，苟欲快意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為瞿師羅長者，作學家白二羯磨，乃至不聽一比丘入其家。」
應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瞿師羅長者，諸比丘往到其家，取種種食滿鉢而還，不留遺餘，遂使其家財物竭盡。今作學家羯磨，乃至不聽一比丘復入其舍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瞿師羅長者，諸比丘往到其家，取種種食滿鉢而還，不留遺餘，遂使其家財物竭盡。今作學家羯磨，乃至不聽一比丘復入其舍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瞿師羅作學家羯磨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時諸比丘便處處與餘家作學家羯磨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處處與餘家作學家羯磨！若婦是聖人，婿是凡夫；或婦是凡夫，婿是聖人，皆不應與作學家羯磨。若夫婦俱聖，無慳貪心，財物竭盡，然後乃與作學家羯磨。」
時諸比丘皆不敢復往瞿師羅家，彼家大小莫不思見。時瞿師羅到僧坊，白諸比丘言：「我歸三尊，不復更求諸餘福田。願諸大德來往我家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往！」諸比丘雖往，而不飯食。長者言：「我歸三寶，不復更求諸餘福田。願受我食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鉢中三分之一。」佛既聽受三分之一，諸比丘便盡往乞，家財竭盡，復甚於前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波羅提提舍尼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有諸學家，僧作學家羯磨。若比丘，於是學家受食。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大德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
彼瞿師羅財物未盡時，別立一出息坫，請僧中病比丘以供養之，復有一藥坫亦如是。諸病比丘後慚愧不敢受，長者言：「我本為僧中病比丘出此財物，及立藥坫。若使不受，終不持歸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是彼財物未竭盡時請施，今聽諸比丘隨意受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有諸學家，僧作學家羯磨。若比丘，無病，先不受請，於是學家受食。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大德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
復有一比丘無病，從羯磨學家取食。受已，心疑：「我故當不犯波羅提提舍尼耶？」持還，與餘比丘。餘比丘食已，問言：「汝何故不食？」答言：「我無病從羯磨學家取此食，恐犯波羅提提舍尼。」彼比丘言：「如汝所疑，我今犯之！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從羯磨學家取食，不食；而與他食，皆不犯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有諸學家，僧作學家羯磨。若比丘無病，先不受請，於是學家自手受食。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大德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
若學家財物竭盡，僧有園田，應與令知，使異常限，餘以自供；若無園田，僧有異供養時，令其學家作使，得遺餘；若復無此，乞食得已，應就其家食，與其所餘；若不能爾，應將至僧坊，給其房舍臥具，次第與食，非時漿飲，皆悉與之；若有可分之衣，亦應與分。彼學家婦女，諸比丘尼亦應如是料理。

沙彌，突吉羅(三法竟)。

佛在迦維羅衛城尼拘類園。爾時有諸比丘住阿練若處，諸白衣餉食，為賊所劫，便嫌呵言：「何以不語我？我若知之，當持杖自衛，亦可不來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波羅提提舍尼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，住阿練若處，有疑恐怖，先不伺視，在僧坊內受食。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大德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
爾時諸釋五百奴叛，住阿練若處，諸釋婦女欲往問訊，布施眾僧。諸奴聞已，共議言：「我等當於道中抄取！」諸比丘聞，便往語諸釋婦女：「此中有賊，欲抄取汝，汝等莫來！」諸女便止。諸奴復言：「諸釋婦女所以不來，必是諸比丘先往語之！」即問諸比丘，諸比丘不妄語，以實而答。奴便打諸比丘，盡奪衣鉢，垂死乃置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語有賊，但語使莫來。」

時諸比丘不知外人當來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恒遠望，若見人來，馳往語之。有食為取，速遣令反。從今是波羅提提舍尼法，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，住阿練若處，有疑恐怖，先不伺視，在僧坊內自手受食，不出外受。是比丘應向諸比丘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大德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有人送食忽至，已入僧坊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一人即為受，自出一分，餘行與眾；以己一分，從眾中一人貿食。令速去，若不得去，應藏送食人，勿令賊見；若不得藏，應與袈裟披送令去；若復不得，應權剃頭，著法服令去。」
沙彌，突吉羅。
若軍行經過與食，若賊自持食與，不犯(四悔法竟)。

五分律第一分之七眾學法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著下衣，或太高、或太下、或參差、或如多羅葉、或如象鼻、或如圓棕、或細襵。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沙門著下衣，或似婦人、或似伎兒，以此為好，無有風法！尚不知著衣，何況於理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高、不下、不參差、不如多羅葉、不如象鼻、不如圓棕、不細襵著下衣，應當學。」
高著者：半踁已上。
下著者：從踝已下。
參差著者：四角不齊。
如多羅葉著者：前高後下。
如象鼻者：垂上一角。
如圓棕者：撮上令圓，以攝腹前。
細襵者：繞腰作細襵。
若不解、不問，而作此著，突吉羅；若解，不慎，作此著，突吉羅；若解，輕戒、輕人，作此著，波逸提。
比丘尼亦如是。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病時、泥雨時，不犯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披衣，或太高、或太下、或參差。居士譏呵，乃至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皆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高、不下、不參差披衣，應當學。」

高下參差，義如上說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不好覆身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；或反抄衣著右肩上，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；或反抄衣著左肩上，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；或左右反抄衣著兩肩上，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；或搖身、或搖頭、或搖肩、或携手、或隱人、或扠腰、或拄頰、或掉臂，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；或高視、或左右顧視，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；或企行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；或蹲行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；或覆頭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；或戲笑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；或高聲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；或不庠序入白衣舍，或以此白衣舍坐。諸居士見，譏呵如前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好覆身入白衣舍，應當學；乃至庠序白衣舍坐，應當學。」
佛遊婆伽國，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，到首摩羅山住恐怖林。爾時有菩提王太子於此山新立講堂，未有沙門、婆羅門入中坐者。彼太子聞佛來到此山，住恐怖林，告薩闍子摩納：「汝以我名，問訊世尊：『少病、少惱，起居輕利不？我於此山新立講堂，未有沙門、婆羅門入中坐者。唯願世尊及與眾僧，先受此堂，於中薄設供養，使我長夜安隱！若佛有教，我當諦受！』以此白佛，速還報我。」摩納受教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具宣太子意，佛默然受之。時薩闍子知佛許已，還白太子。太子通夜辦多美飲食，明日自送至彼講堂，其家內外皆敷雜色之衣。時至白佛：「願屈威神！」佛與五百比丘前後圍繞，到彼講堂住階道下。太子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：「唯願世尊登此陋堂，使我長夜受獲安樂！」佛猶不上，如是至三。最後請時，佛顧視阿難。阿難承佛聖旨 ，語太子言：「收此雜色衣，佛不蹈上，愍後世故！」太子即勅收衣，復如前白。於是世尊，與眾僧俱上就坐，太子手自下食，諸比丘以一指或以二指捻鉢而受，下食著中，即皆失鉢，飲食流漫，污其水精之地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正似憍兒，又如狡戲。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一心受食，應當學。」
一心受食者：左手一心擎鉢，右手扶緣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溢鉢受食，棄捐羹飯。諸白衣譏呵：「此諸比丘貪受無厭，如飢餓人！」

復有諸比丘於白衣家得飯，食盡，不待羹；得羹，復食盡，不待飯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貪食如狗！」
復有諸比丘於鉢中處處取食，復有諸比丘刳中央食，復有諸比丘曲指收鉢食，復有諸比丘嗅食食。諸居士見，皆譏呵。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溢鉢受食，羹飯俱食，不於鉢中處處取食，不刳中央食，不曲指收鉢食，不嗅食食，應當學。」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左右顧望食，諸白衣譏呵：「此諸比丘如狗、如鳥，自食並視人食！尚不知食法，況餘深理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左右顧視食。」
時諸比丘便不敢顧視，閉目而食，不見益羹飯；六群比丘取其可食物，開目問言：「誰取我食？」答言：「汝等自不視乎？反問傍人！」餘比丘種種呵責已，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諦視鉢食，應當學。」
諦視鉢者：繫視在鉢視益食時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棄捐飯食，諸居士譏呵：「此諸比丘如小兒食！」
復有五百比丘於一居士家食，諸白衣中，有言：「比丘食都不棄飯。」有言棄者，二人遂共賭之。諸比丘今日偶不棄飯，後時見於餘處食棄飯，譏呵如上。諸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棄飯食，應當學。」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以食手，捉淨飯器，肥膩污穢，餘比丘惡之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云何以食手，捉淨飯器？」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食時，不應以右手捉淨飯器。」
後時諸白衣行飯，比丘以左手受，白衣不與，作是言：「不告諸比丘。」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應淨洗手捉飯器。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不以食手捉淨飯器，應當學。」
食手者：食污其手及肥膩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吸食食，復有諸比丘嚼食作聲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食如狗嗒水。」
復有婆羅門請諸比丘與粥，諸比丘歠粥作聲，有一比丘言：「今諸比丘食如寒戰時！」作是語已，心生疑悔：「我今毀呰僧。」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以何心作是語？」答言：「有恨心、有戲心。」佛言：「恨心呵，無犯；戲心呵，犯突吉羅。」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吸食食、不嚼食作聲，應當學。」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舐取食，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猶如牛食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舐取食，應當學。」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滿手食，食棄落墮地；復有諸比丘大張口食；復有諸比丘飯未至，大張口待，蠅入口，食竟多吐；復有諸比丘縮鼻食。諸居士見，皆譏呵，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滿手食食，應當學。」
「不大張口食，應當學。」
「飯未至，不大張口待，應當學。」
「不縮鼻食，應當學。」
諸比丘飯至口，猶不敢開，污口邊，流墮地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
「不遠不近便應開。」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含食語，食或落地、或落衣上、或落鉢中。諸居士見，皆譏呵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含食語，應當學。」
諸比丘後時，白衣益食問須不，不敢答，便譏呵言：「諸比丘憍慢，不共人語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益食時，聽言須、不須！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滿口食，兩頰脹起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如獼猴食。」
復有諸比丘嚙半食，殘還鉢中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飲食不淨！」
復有諸比丘舒臂取食，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如象用鼻！」
復有諸比丘振手食，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如象掉鼻！」
復有諸比丘吐舌食，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如狗吐舌！」
復有諸比丘全吞食；復有諸比丘揣飯，遙擲口中。諸居士見，皆譏呵。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脹頰食，應當學。」
「不嚙半食，應當學。」
「不舒臂取食，應當學。」
「不振手食，應當學。」
「不吐舌食，應當學。」
「不全吞食，應當學。」
「不揣飯遙擲口中，應當學。」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以蕩鉢水，瀉白衣屋內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不知蕩鉢惡水所應瀉處，況知遠事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以蕩鉢水瀉白衣屋內。」
有諸白衣新作屋，得比丘鉢中水灑地，以為吉祥。諸比丘不敢灑，諸居士言：「此諸比丘不堪人敬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聽諸比丘以鉢中無食水，用灑地。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以鉢中有食水，灑白衣屋內，應當學。」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以飯覆羹，諸白衣謂未得更與之。既知已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以飯覆羹，如小兒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以飯覆羹。」
有諸病比丘不敢以飯覆羹，虫落羹中不能得去。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聽以飯覆羹，不應更望得。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以飯覆羹，更望得，應當學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諸比丘至白衣家嫌呵食，復有諸比丘自索益食，諸居士皆譏呵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嫌呵食、自索益食。」諸比丘便不敢為病比丘索益食。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聽為他比丘索益食，不應自為。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不嫌呵食，應當學。」

「不為己索益食，應當學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視比坐鉢中多少，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如小兒視他鉢中：『汝得多，我得少；汝得少，我得多。』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視比坐鉢中多少。」

時五百比丘在一家食，食已共相語言：「希有此食！」下座比丘言：「上座得好，我等不得！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聽我等視他鉢者，得知誰得，誰不得；不得者，教與。」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聽視比坐鉢，不得生嫌心。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不嫌心視比坐鉢，應當學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立大小便，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如驢、如馬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不立大小便，應當學。」

時諸比丘病不能蹲地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聽諸比丘病時，立大小便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不立大小便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水中大小便，諸居士譏呵。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，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不大小便水中，應當學。」

有諸病比丘，醫語言：「汝可水中大小便，我當視之，知可治不？」諸比丘不敢，語言：「願作餘方！」醫言：「唯視此，然後知！」諸病比丘作是念：「佛若聽大小便水中者，乃當得愈。」以

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病比丘水中大小便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大小便淨水中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
若大小便木上，因此流入水中。不犯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大小便生草葉上，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似牛羊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大小便生草葉上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
若大小便木上，因此流草葉上，不犯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為著屐、革屣人說法，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是法尊貴，第一微妙；而諸比丘為著屐、革屣人說，輕慢此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為著屐人說法，應當學。」
「不為著革屣人說法，應當學。」
有諸病人不得脫屐、革屣，而欲聞法，諸比丘不敢說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為著屐、革屣病人說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人著屐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
「人著革屣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
法者：佛所說、聲聞所說、仙人所說、諸天所說、及一切如法說者。
若多人著屐、革屣不能令脫，但因不著者，為說，不犯。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為現胸人，乃至拄杖人說法，諸居士見譏呵如上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人現胸，不應為說法，應當學。」
有諸病人欲聞法，諸比丘不敢為說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聽為現胸病人說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人現胸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，應當學。」
人坐，比丘立；人在高坐，比丘在下；人臥，比丘坐；人在前，比丘在後；人在道中，比丘在道外；為覆頭人，為反抄衣人，為左右反抄衣人，為持蓋覆身人，為騎乘人，為拄杖人說法，皆如上說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為捉刀、捉弓箭人說地獄苦。彼人聞已，便大瞋恚，斫射比丘，比丘即死。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人捉刀，不應為說法，應當學。」
「人捉弓箭，不應為說，應當學。」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六群比丘為十七群比丘於請家取食分，六群比丘斬固十七群比丘不早還。日逼中，十七群比丘上樹望之。諸長老比丘見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樹過人不得上，應當學。」
時有比丘向拘薩羅國，道遇惡獸不敢上樹，為獸所害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樹過人不得上，除大因緣，應當學。」
大因緣者：惡獸諸難，是名大因緣。
比丘尼除大小便生草菜上，餘皆如上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眾學竟)。

五分律第一分之八七滅諍法

「於何處起，應與現前比尼，與現前比尼？」答言：「瞻婆城。」
「因誰起？」答言：「六群比丘。」
「於何處起，應與憶念比尼，與憶念比尼？」答言：「王舍城。」
「因誰起？」答言：「陀婆力士子。」
「於何處起，應與不癡比尼，與不癡比尼？」答言：「王舍城。」
「因誰起？」答言：「伽伽比丘」
「於何處起，應與自言，與自言？」答言：「舍衛城。」「因誰起？」答言：「因異比丘。」
「於何處起，應與多人語，與多人語？」答言：「舍衛城。」「因誰起？」答言：「因眾多比丘。」
「於何處起，應與草布地，與草布地？」答言：「舍衛城。」「因誰起？」答言：「因眾多比丘。」
「於何處起，應與本言治，與本言治？」答言：「舍衛城。」「因誰起？」答言：「優陀夷。」
五分律卷第十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二分初尼律波羅夷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共諸比丘同學戒法，戒羸不捨行婬法，乃至共畜生，是比丘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』是戒我當云何持？為應作一部僧持、二部僧持？」佛言：「應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共諸比丘尼同學戒法，戒羸不捨，隨意行婬，乃至共畜生，是比丘尼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爾時長老優波離復問佛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若聚落、若空地，盜心不與取，乃至不共住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應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若聚落、若空地，盜心不與取。若王、若大臣，若捉、若縛、若殺、若擯，語言：『汝賊！汝癡！』是比丘尼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爾時優波離復問佛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若人、若似人，若自殺，乃至不共住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應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若人、若似人，若自殺、若與刀藥殺、若教人殺、若教人自殺，譽死、讚死：『咄！人用惡活為？死勝生。』作是心，隨心殺；如是種種因緣，彼因是死，是比丘尼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爾時優波離復問佛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不知、不見過人法，乃至不共住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應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不知、不見過人法，聖利滿足，自稱我如是知，如是見。是比丘尼後時，若問、若不問，為出罪，求清淨故，作是言：『我不知言知、不見言見，虛誑妄語。』除增上慢，是比丘尼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爾時毘舍佉婿，名鹿子。鹿子敬毘舍佉，猶如敬母，時人遂名為毘舍佉鹿子母。其孫名尸利跋，尸利跋常繫念於偷羅難陀比丘尼，後請比丘尼僧，偷羅難陀託病不往，共一小沙彌尼坐守僧房。時到，比丘尼僧皆詣其家，尸利跋手自下食，問言：「偷羅難陀何故不來？」諸比丘尼答言：「以其病，僧差守房，是故不來。」彼下上坐食已，便馳往問：「何所患苦？」答言：「骨節皆痛！」彼即為

按摩。比丘尼言：「聽汝處處按摩，但不得行欲！」既按摩已，問言：「汝須何物？」答言：「我須乾棗。」便買與之。比丘尼以手捧棗，問言：「汝見是乾棗不？」答言：「見！」比丘尼言：「若人繫心於不可行欲處，神明乾縮亦如此也！」於是尸利跋與此比丘尼種種身相觸已，便出。諸比丘尼食還，入門遙見，咸疑已共偷羅難陀作不淨行，問言：「汝已破梵行耶？」答言：「我不破梵行，唯與男子身相觸耳！」小沙彌尼亦云：「如此！」諸比丘尼種種呵責言：「佛種種毀訾與男子身相觸，種種讚歎不觸男子身！汝今云何作此惡事？」訶已，往到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偷羅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如上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以十利故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欲盛變心，受男子種種摩觸：髮際已下，膝已上，肘已後。是比丘尼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
比丘尼者：白四羯磨受具足戒。

釋欲盛變心已下，如比丘觸女人身戒中說。

爾時諸比丘尼，受男子捉手、捉衣、共期、獨共行、獨共住、獨共語、獨共一座坐、身親近男子，以此欲染心，不復樂道，或有反俗及作外道者。

時偷羅難陀比丘尼，著新染衣，摩拭身體，畫治眉目，往多人處。有諸男子捉其手，捉其衣言：「汝手柔軟好，汝衣細滑好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作上八法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欲盛變心，受男子捉手、捉衣、共期、獨共行、獨共住、獨共語、獨共一座坐、身親近男子。八法具者，是比丘尼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
捉手者：從肘已前。

捉衣者：身所著衣。

共期者：期至某處行婬法、或摩觸身，往到彼。

獨共行者：獨共男子一道行。

獨共住者：獨共男子一處住。

獨共語者：獨共男子一處語。

獨共一座坐者：獨共男子一床上坐。

身親近男子者：共一座坐時，身轉就男子。

若犯捉手，乃至身轉就男子，一一皆偷羅遮；若犯七事，雖已隨悔，後犯一事滿八，亦成波羅夷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爾時闡陀比丘數數犯罪：上床、下床皆不如法，數數食，別眾食，非時入聚落不白善比丘；比丘僧與作不見罪羯磨。其姊比丘尼名優蹉，來往共語，及與衣食。諸比丘尼見，語言：「姊妹！此比丘，比丘僧已和合與作不見罪羯磨。諸比丘已不共住、不共事、不共語。汝今云何來往共語，與其衣食？」優蹉言：「此是我弟！我若不視，誰當視者？」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優蹉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應令一比丘尼與優蹉親善者往屏處諫：『汝莫隨順僧羯磨不見罪比丘！』若受者善；若不受，應眾多比丘尼往諫，若受者善；若復不受，復應比丘尼僧往諫。」諸比丘受教勅，諸比丘尼令一比丘尼往諫，乃至比丘尼僧往諫，皆不受。諸長老比丘尼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種種遙呵責優蹉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知僧如法與比丘作不見罪羯磨，諸比丘不共住、不共事、不共語，而隨順之。諸比丘尼語是比丘尼：『姊妹！此比丘，比丘僧已作不見罪羯磨，諸比丘不共住、不共事、不共語，汝莫隨順！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；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是比丘尼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
餘皆如調達破僧中說。不犯亦如彼說。

爾時修休摩比丘尼、婆頗比丘尼，常共行止，後婆頗命過，修休摩為之悲泣。諸比丘尼語言：「汝莫如是！一切有為，悉皆磨滅；如佛所說，恩愛別離，無長存者。若有為法不壞、不散，無有是處！」修休摩言：「我今不復為其啼哭！何以故？彼生時，不修梵行！」諸比丘尼問言：「汝云何知？」答言：「彼與我共行，親見與男子行婬欲事。」諸比丘尼訶責言：「汝云何生時覆藏其罪，死乃發露？」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修休摩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見比丘尼犯波羅夷，覆藏。彼比丘尼後時，若在、若死、若遠行、若被擯、若罷道、若形變，作是語：『我先親見其犯波羅夷。』是比丘尼得波羅夷，不共住。」

覆藏：從晨朝至初夜初分，時時皆突吉羅；從初夜初分至明相未出，時時皆偷羅遮；至明相出，波羅夷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若欲說，而無比丘尼未得說；若入大捨定，及八難起，皆不犯。

八難者：一、病；二、王；三、賊；四、水；五、火；六、衣鉢；七、命；八、梵行(八重法竟)。

五分律第二分之二尼律僧殘法

爾時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行媒法，乃至一交會，僧伽婆尸沙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應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行媒法，若為私通事，持男意至女邊，持女意至男邊，乃至一交會。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長老優波離又問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自不如法，惡瞋故，以無根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，乃至僧伽婆尸沙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應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不如法，惡瞋故，以無根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尼，欲破彼梵行。是比丘尼後時，若問、若不問，言：『我是事無根，住瞋故謗。』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長老優波離又問佛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自不如法，惡瞋故，於異分中取片、若似片，乃至僧伽婆尸沙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應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不如法，惡瞋故，於異分中取片、若似片，作波羅夷謗無波羅夷比丘尼，欲破彼梵行。是比丘尼後時，若問、若不問，言：『我是事異分中取片、若似片，住瞋故，謗是比丘尼。』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爾時諸釋共作是要：「我等不與庶姓婚姻，若有犯者當重罪之！」時釋種黑離車女喪夫，夫弟欲取為婦，彼女不從，如是三返，誓不相許，便作是念：「彼女必有外通意，我當殺之！」便託為兄作會，語言：「為汝夫作會，汝來行香！」彼女便往到已，飲酒令醉，共行不淨，然後以爪摑傷其肉，告官司言：「黑離車女是我婦，今與外人私通！」官即遣收。彼女醉醒，自見身體處處傷破，作是念：「此人必當見殺！」便叛走向舍衛城，到比丘尼所出家學道。官收不得，知向舍衛城，便作移書與波斯匿王言：「我國女人犯罪應死，叛入彼國可送還我！若彼有罪人叛來我國，亦當送之。」時波斯匿王即問左右：「有此女人入我國不？」答言：「有！諸比丘尼已度為道。王先有令：若我國內有犯比丘、比丘尼者，當與重罪。今已出家，無敢毀辱者。」王便報移書言：「實有此女來入我國，今已出家，不可追罪。若有餘事，敬如來示！」諸釋便譏訶言：「凡有此罪，不復得治，亂我國矣！諸比丘尼無復可度、不可度者，何道之有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知有罪女，度為比丘尼者，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復有諸賊女、偷女、應死女，諸居士言：「若能出家，我當活汝！」便求出家，即白諸比丘尼：「願見度脫！」諸比丘尼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度如汝輩。」以事白佛，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主聽者，聽比丘尼度之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知有罪女，主不聽，而度者，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復有犯罪女，不得於佛法出家，便入外道。諸居士後見，有言：「此是我等犯罪女，當奪其外道衣服！」或有言：「外道出家已是重罰，自可宜去！」即便放之。此諸女等，後來投諸比丘尼，作是言：「姊妹！我等本非不敬信佛法，於外道出家。諸姊妹不肯見度，逼不獲已，入外道耳！我等所畏，今已見聽出家，願見愍度！」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有罪女先已出家，今聽度之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知有罪女，主不聽度為道，除先出家。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有罪者：若犯姦，若偷盜，是名有罪。
主者：殺活所由，是名為主。
若比丘尼，發心度此女，及方便乃至集僧，三羯磨未竟，皆突吉羅。三羯磨竟，和尚，僧伽婆尸沙；餘尼師僧，皆偷羅遮。
爾時優蹉比丘尼數數犯罪：上床、下床皆不如法，數數食，別眾食，非時入他家，比丘尼僧與作不見罪擯。時偷羅難陀比丘尼知優蹉心未調伏，不敬順僧，便不隨眾，自與眷屬，於界外為其解擯。彼比丘尼既得解擯，倍更憍慢，不敬眾僧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偷羅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知僧如法擯比丘尼，比丘尼心未調伏，不隨順僧，自與眷屬，於界外解其擯者，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欲解擯及方便，乃至三羯磨未竟，皆突吉羅。三羯磨竟，羯磨師，僧伽婆尸沙；餘僧，皆偷羅遮。
爾時諸比丘尼獨行道路，諸白衣見，調弄作麁惡婬欲語，或捉捫摸，或欲共為不淨行。
復有眾多比丘尼與估客伴行，偷羅難陀見一男子心生染著，漸遲在後。諸比丘尼語言：「汝何不速行及伴？此處可畏，勿為惡人之所剝脫！」答言：「汝見後來人不？」諸比丘尼言：「見！」偷羅難

陀言：「我見此人，心甚樂著！」諸比丘尼呵責言：「汝云何於行路中，染著男子？」
復有眾多比丘尼渡河取牛屎，既渡，水漲不得還，為賊抄掠。
復有諸比丘尼獨宿，失衣鉢、破梵行。諸長老比丘尼見聞，種種呵責，具以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獨行，獨宿，獨渡水，於道中獨在後染著男子，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時有諸比丘尼在路行，有疑恐怖，便走向聚落至親里家。復有諸比丘尼行路疲極，又有老病，不能相及；或有小水、或有橋船，不敢獨渡；或有宿處，畏諸男子，不敢獨於餘處宿。諸比丘尼不知云何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有因緣聽隨意獨去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獨行，獨宿，獨渡水，於道中獨在後染著男子，除因緣，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因緣者：恐怖走時，老病疲極不及伴時，水狹淺、有橋船處，畏男子處，是名因緣。」
若獨行無聚落處，半由旬；若有聚落處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，皆僧伽婆尸沙。
若在後，遙見比丘尼，不聞聲；或聞聲，不見形，皆突吉羅。
若不見、不聞，僧伽婆尸沙。
若獨渡水，水廣十肘，深半髀，僧伽婆尸沙；若減，突吉羅。
若宿時，應使手相及；若不相及，初夜及中夜，偷羅遮；明相出，僧伽婆尸沙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有一長者以宅布施比丘僧，比丘僧與比丘尼眾貿安陀林。末利夫人後以王園施比丘尼僧，比丘尼僧壞前所貿處屋，於王園更起，先處便成空地。
時施宅長者子作是念：「我父昔以施僧，僧與比丘尼貿。今諸比丘尼不復住中，我可還取，於中耕種。」即便取之。諸比丘尼語言：「汝莫取僧地！」答言：「我父雖以施僧，僧不復用，應還屬我！」諸比丘尼言：「我等不捨此地，勿使詣官言汝，更大輸物！」彼不肯還，即詣官言之，便大輸物。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云何此比丘尼詣官言人，使大失物？此輩受彼供養，猶尚言之，況於餘人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詣官言人，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若比丘尼，為人輕[麥*欠]，應語其父母；若無父母，應語其親族；若無親族，應語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。若比丘、比丘尼有勢力，不援護者，突吉羅。
語時應云：「彼輕[麥*欠]我。」
「為我訶諫！」不應言之。
若詣官言人，一往返，一僧伽婆尸沙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有一估客喪婦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當於何處求索好婦？」時旃茶修摩那比丘尼，有弟子名修摩，色貌殊特，彼見生染著心，作是念：「以食誘之，或可得果。」便語言：「汝若須酥、油、蜜、石蜜、蒲闍尼、佉闍尼，皆從我取。」彼比丘尼即便往取。既相狎習，便問比丘尼言：「汝知我與汝食意不？」答言：「汝為求福故，與我食。」彼言：「不以此事！我喪失婦，見汝清修，甚相貪樂，能降意不？」答言：「不能！」其人復言：「與我作婦，當以奇珍相與，衣服極麗，飲食隨時，要令無乏。」亦答如初。餘估客見，便助迫脇言：「汝若不欲為他作婦，何故受他飲食？若必不能，當奪汝衣鉢！」或復有言：「速遣令去，勿使人聞！若王得知，必重治我等！」諸居士聞，譏呵言：「云何比丘尼受他染著男子飲食？此輩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修摩比丘尼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受他染著心男子飲食，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有諸男子請比丘尼前食後食，於中生染著心。諸比丘尼知不敢受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尼無染著心，受他染著心男子飲食，犯僧伽婆尸沙，無有是處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有染著心，受他染著心男子飲食，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復有一比丘尼有染著心，從一染著心男子受飲食，受已生疑：「我將無犯僧伽婆尸沙！」即持歸與餘比丘尼，餘比丘尼問：「此美飲食，汝何故不噉？」具以事答，餘比丘尼言：「汝所畏，我亦應畏！」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尼有染著心，自手受染著心男子食；不食而與他食，皆不犯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有染著心，自手受染著心男子食食，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彼估客復作是念：「我先以食誘彼比丘尼，日月淺近是以不果？今當更以食誘引，久意或迴！」便到其所語言：「我先虛戲，遂至不遜，願受我悔過！從今如先從我取食。」彼比丘尼言：「止，止！男子！汝先惱我，使佛苦責，為諸比丘尼結戒。今日何應再見點辱？」彼比丘尼和尚語言：「汝先能得多美飲食，今何故不復能得？」答言：「彼人先惱觸我，佛因制戒，不敢復取！」和尚復言：「汝但莫生染著，取食何苦？若他生染著，何豫汝事？」彼比丘尼嫌訶和尚言：「佛種種毀訾親近男子，讚歎遠離。云何教我取染著心男子飲食？」諸比丘尼聞，訶責彼師言：「云何教弟子受染著心男子食？」種種呵責已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旃荼修摩那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教他比丘尼作是語：『汝但莫生染著，受染著男子飲食何苦？』是比丘尼初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若作此教，語語僧伽婆尸沙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優波離又問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為破和合僧懃方便，乃至僧伽婆尸沙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當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為破和合僧懃方便，諸比丘尼語是比丘尼：『汝莫為破和合僧懃方便，當與僧和合，僧和合故，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，如水乳合，共弘師教，安樂行。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是比丘尼三諫，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優波離又問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助破和合僧，乃至僧伽婆尸沙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應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助破和合僧，若一、若二、若眾多，語諸比丘尼言：『是比丘尼所說，是知說，非不知說；說法，不說非法；說律，不說非律，皆是我等心所忍樂。』諸比丘尼語是比丘尼：『汝莫作是語：「是比丘尼所說，是知說，非不知說；說法，不說非法；說律，不說非律，皆是我等心所忍樂。」何以故？是比丘尼非知說、非說法、非說律。汝莫樂助破和合僧，當樂助和合僧。僧和合故，歡喜無諍，一心一學，如水乳合，共弘師教，安樂行。』如是諫，

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是比丘尼三諫，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優波離又問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惡性，難共語，與諸比丘同學戒經，數數犯罪，乃至僧伽婆尸沙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當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惡性，難共語，與諸比丘尼同學戒經，數數犯罪。諸比丘尼如法如律諫其所犯，答言：『阿姨！汝莫語我若好、若惡；我亦不以好、惡語汝。』諸比丘尼復語言：『汝莫作自我不可共語！汝當為諸比丘尼說如法語，諸比丘尼亦當為汝說如法語；如是展轉相教，轉相出罪，成如來眾。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；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若不捨者，是比丘尼三諫，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優波離又問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依聚落住，行惡行、污他家，乃至僧伽婆尸沙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當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依聚落住，行惡行、污他家。行惡行，皆見聞知；污他家，亦見聞知。諸比丘尼語是比丘尼：『汝行惡行、污他家。行惡行，皆見聞知；污他家，亦見聞知。汝出去，不應是中住！』彼比丘尼言：『諸阿姨隨愛恚癡畏。何以故？有如是等同罪比丘尼，有驅者、有不驅者。』諸比丘尼復語言：『汝莫作是語：「諸阿姨隨愛恚癡畏，有如是等同罪比丘尼，有驅者、有不驅者。」汝行惡行、污他家。行惡行，皆見聞知；污他家，亦見聞知，汝捨是隨愛恚癡畏語。汝出去，不應是中住。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是比丘尼三諫，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爾時修休摩比丘尼、婆頗比丘尼，共作惡行，有惡名聲，更相覆罪，觸惱眾僧。諸比丘尼語言：「汝等作惡行，有惡名聲。汝相遠離，捨是作惡觸惱僧事，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！」二比丘尼言：「我等不作惡行，無惡名聲，亦不觸惱眾僧。此中有餘二比丘尼，共作惡行，有惡名聲，觸惱眾僧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汝等莫作是語！何以故？此中無有餘二比丘尼作惡惱僧，唯有汝等。可相遠離，捨是作惡觸惱僧事，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！」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諸比丘尼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彼二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應令一比丘尼，與彼二比丘尼親善者，往屏處諫。若受者善；若不受，應眾多比丘尼往諫，若受者善；若不受，應比丘尼僧往諫。」諸比丘受教，即勅諸比丘尼往諫，三返皆不受。諸長老比

丘尼種種呵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種種遙訶責彼二比丘尼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二比丘尼，共作惡行，有惡名聲，更相覆罪，觸惱眾僧。諸比丘尼語言：『汝二比丘尼作惡行，有惡名聲，更相覆罪，觸惱眾僧。汝相遠離，捨是作惡觸惱僧事，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！』彼二比丘尼言：『我等不作惡行，無惡名聲，不相覆罪，不觸惱僧。此中有餘二比丘尼，共作惡行，觸惱眾僧。』諸比丘尼復語言：『莫作是語！何以故？此中更無餘二比丘尼作惡惱僧，唯有汝等。可相遠離，捨是作惡，觸惱僧事，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！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是比丘尼三諫，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

更相覆罪者：若僧伽婆尸沙、若偷羅遮、若波逸提、若波羅提提舍尼、若突吉羅、若不護口。

惱僧者：若布薩、若自恣、若諸羯磨，皆如調達破僧中說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爾時修休摩比丘尼、婆頗比丘尼，共作惡行，有惡名聲，乃至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，亦如上說。二比丘尼言：「我等不作惡行，亦不觸惱眾僧。僧見我等羸弱，輕易我故，作如是語！」諸比丘尼復言：「汝等莫作是語！何以故？僧不見汝羸弱，輕易汝等。汝等自作惡行，觸惱眾僧，可相遠離，捨是作惡，觸惱僧事，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！」如是諫，堅持不捨。諸長老比丘尼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二比丘尼，共作惡行，有惡名聲，更相覆罪，觸惱眾僧。諸比丘尼語言：『汝二比丘尼莫共作惡行，有惡名聲，更相覆罪，觸惱眾僧。汝相遠離，捨是作惡觸惱僧事，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！』二比丘尼言：『我等不作惡行，無惡名聲，不相覆罪，不觸惱僧。僧見我等羸弱，輕易我故，作如是語！』諸比丘尼復言：『莫作是語！何以故？僧不見汝羸弱，輕易汝等！汝等可相遠離，捨是作惡觸惱僧事，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！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是比丘尼三諫，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餘如上說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爾時闡陀母名修摩那，為人惡性，時人遂號為旃荼修摩那；好共他鬪，僧斷其事，便言僧隨愛恚癡畏，諸比丘尼語言：「汝莫好共他鬪，莫作是語：『僧隨愛恚癡畏！』何以故？僧不隨愛恚癡畏。汝捨是語，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！」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好共他鬪，僧斷其事，便言僧隨愛恚癡畏，諸比丘尼語言：『汝莫好共他鬪，莫作是語：「僧隨愛恚癡畏。」何以故？僧不隨愛恚癡畏，汝等捨是語，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！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是比丘尼三諫，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餘如上說。

爾時旃荼修摩那比丘尼好共他鬪，僧斷其事，便瞋恚言：「我捨佛、捨法、捨僧、捨戒作外道。餘沙門、婆羅門，亦學戒、亦慚愧，我當於彼淨修梵行！」諸比丘尼語言：「汝莫好共他鬪，莫作是語：『我捨佛，乃至於彼淨修梵行！』何以故？餘沙門、婆羅門，無學戒、無慚愧，汝云何於彼得修梵行？汝捨是惡見，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！」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好共他鬪，僧斷其事，便言：『我捨佛、捨法、捨僧、捨戒作外道。餘沙門、婆羅門，亦學戒、亦慚愧，我當於彼淨修梵行！』諸比丘尼語言：『汝莫好共他鬪，莫作是語：「我捨佛法僧！」何以故？餘沙門、婆羅門，無學戒、無慚愧，汝云何於彼得修梵行？汝捨是惡見，於佛法中增廣，得安樂住！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是比丘尼三諫已，犯僧伽婆尸沙，可悔過。」餘如上說(僧殘竟)。◎

五分律卷第十一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◎第二分之三尼律捨墮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優波離問佛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三衣竟，捨迦絺那衣已，長衣乃至十日；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』乃至『若比丘，自捉金銀及錢，若使人捉、若發心受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應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三衣竟，捨迦絺那衣已，長衣乃至十日；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「若比丘尼，衣竟，捨迦絺那衣已，五衣中若離一一衣宿，過一夜，除僧羯磨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「若比丘尼，衣竟，捨迦絺那衣已，得非時衣，若須應受，速作受持。若足者善；若不足，望更有得處，令具足成，乃至一月。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「若比丘尼，從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乞衣，除因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因緣者：奪衣、失衣、燒衣、漂衣、衣壞，是名因緣。」

「若比丘尼，奪衣、失衣、燒衣、漂衣、衣壞，從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乞衣。若居士、居士婦欲多與衣，是比丘尼應受二衣；若過是受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「若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共議：『當以如是衣直作衣，與某甲比丘尼。』是比丘尼先不自恣請，便往問居士、居士婦言：『汝為我以如是衣直作衣不？』答言：『如是！』便言：『善哉，居士、居士婦！可作如是如是衣與我，為好故。』尼薩耆波逸提。

「若非親里居士、居士婦共議：『我當各以如是衣直作衣，與某甲比丘尼。』是比丘尼先不自恣請，便往問居士、居士婦言：『汝各為我以如是衣直作衣不？』答言：『如是！』便言：『善哉，居士、居士婦！可合作一衣與我，為好故。』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「若王、若大臣、婆羅門、居士為比丘尼故，遣使送衣直。使到比丘尼所言：『阿姨！彼王、大臣送此衣直，阿姨受之！』是比丘尼言：『我不應受衣直。若得淨衣，當手受持。』使言：『阿姨！有執事人不？』比丘尼即指示處，使便到執事所，語言：『某王、大臣送此衣直，與某甲比丘尼。汝為受作，取便與之。』使既與已，還比丘尼所，白言：『阿姨！所示執事人，我已與竟。阿姨須衣，便可往取！』是比丘尼二反、三反到執事所，作是言：『我須衣，

我須衣。』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四反、五反、六反到執事前，默然立，若得者善。若過是求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若不得衣，應隨使來處，若自往、若遣信，語言：『汝為某甲比丘尼送衣直，是比丘尼竟不得；汝自還索，莫使失！』是事應爾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自行乞縷，雇織師織作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「若居士、居士婦，為比丘尼使織師織作衣。是比丘尼先不自恣請，便到織師所，作是言：『汝知不？此衣為我作，汝為我好織，令極緻廣，當別相報。』後若與一食、若一食直，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與比丘尼衣，後瞋不喜，若自奪、若使人奪，作是語：『還我衣，不與汝！』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知檀越欲與僧物，迴以入己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病得服四種含消藥：酥、油、蜜、石蜜，一受乃至七日。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前後安居，十日未至自恣，得急施衣；若須應受，乃至衣時。若過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鉢未滿五綴，更乞新鉢，為好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種種販賣求利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以金銀及錢，種種賣買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自捉金銀及錢，若使人捉、若發心受，尼薩耆波逸提(十八)。」
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從坐坫人乞鉢，彼即買鉢與之。既得，便言：「我不復須，可以酥見施。」即復與之，賣所買鉢。比坫人見，語言：「汝賣坫上物，不得活耶？乃復作販鉢人為？」答言：「偷羅難陀從我乞鉢，我買欲與，彼不復用，更從我乞酥，以酥與之，故賣此鉢耳！」諸人言：「乞人之法，應隨所乞取！何緣既得，不取，復索餘物？此輩常說，少欲知足，而今無厭。無沙門行！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偷羅難陀比丘尼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先乞是，既得不用，更乞餘物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隨更乞多少，一一尼薩耆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非時衣作時衣受，諸客比丘尼便不能得衣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非時衣作時衣受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此衣應捨與僧，不應捨與一、二、三比丘尼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有一下坐比丘尼少於知識，得未成衣，不知作之，持至諸比丘尼所，語言：「我最下坐，少於知識，願為我作！」諸比丘尼言：「我事務多，不得為汝作！汝可至偷羅難陀所問之，彼多成衣，或與汝貿易。」彼比丘尼即持往問偷羅難陀，便以成衣易之。彼比丘尼得已，還到所住處。諸比丘尼問言：「汝得衣不？」答言：「得！」又問：「從誰得？」答言：「偷羅難陀！」諸比丘尼言：「取來共看！」便出衣示，諸比丘尼言：「此衣勝汝衣數倍，由來無人能得彼利，汝今忽得，甚為希有！」時偷羅難陀隔壁聞，便語彼比丘尼：「還我衣來，不與汝貿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尼，與比丘尼貿衣，後悔還索，得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兩悔；若得衣，不如本要，還取，不犯。
爾時毘舍佉母請比丘尼僧，與遮月水衣，遣信索身量，即皆與之；唯偷羅難陀不與，更遣信索，答言：「我已離欲，無復月水，不須此衣。」毘舍佉母作衣竟，遣信白諸比丘尼：「衣已竟，願各來取！」諸比丘尼皆往就坐。時偷羅難陀月水正出，便先取衣。諸比丘尼次第取之，衣少不足，下坐一人不得。毘舍佉母問：「盡得衣不？」答言：「下坐一人不得。」問：「何以故？」答言：「偷羅難陀先言不須，不付身量。今便先取，是以不足。」毘舍佉母言：「云何先言不須，臨時便取，令他不得？」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「若比丘尼，諸比丘尼語：『汝取遮月水衣。』自言不用，臨時先取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此衣應僧中捨，不得與一、二、三比丘尼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先雖言不用，最後有長而取，不犯。
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常出入波斯匿王宮內，王言：「阿姨！若有所須就我取之。」便語言：「我須重衣。」王言：「就後宮取。」即復言：「我欲得王所著欽婆羅。」王即與之。諸臣譏訶言：「此比丘尼於無為法中出家，著壞色割截衣，而今云何乃索王所著者？王雖無惜，受者自應知量！此輩常說少欲知足，而今無厭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
時黑離車比丘尼為毘舍離諸離車恭敬供養。諸人若有官事，能為救解，莫不歡喜言：「我蒙阿姨恩得免罪厄，今有所須，當以相

奉！」便言：「我須重衣！」復言：「須幾價重衣？」答言：「須千錢價衣！」諸人便譏訶言：「我曹官事，雖復費用五倍、六倍，不及此價！此輩常說少欲知足，而今無厭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乞重衣，應取賤價直四大錢者；若受貴價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重衣者：寒時衣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，復就波斯匿王索所著輕衣。黑離車比丘尼，從諸離車索五百錢價輕衣。諸臣、諸人譏訶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乞輕衣，應取賤價直二大錢半者；若受貴價衣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輕衣者：熱時服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爾時差摩比丘尼到舍衛城，在露地布薩，為風雨、塵土、蚊虻所惱。舊住比丘尼語一居士言：「今比丘尼僧露地布薩，有如是如是惱。如佛所說，若施僧堂舍最為第一。善哉，居士！可為僧作布薩堂！」答言：「我多事不得自作，今以此物付阿姨，可共料理。作竟語我，我當自往施僧！」諸比丘尼既得物已，共作是議：「我等衣服弊壞，可分此物各用作之，兼御露地布薩之惱。」議已，便分作衣。作衣竟，語居士言：「汝宜應歡喜！諸比丘尼衣服弊壞，汝所與物分用作衣，作衣已竟！」居士聞已，便譏訶言：「我不歡喜！何以故？前云作布薩堂最為第一，而今云何持用作衣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為僧、為是事，從一居士乞；而餘用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
若發心欲分，及方便，皆突吉羅。

是物應捨與僧，不得捨與一、二、三比丘尼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若雖為是事乞，檀越後自令作餘用，不犯。

爾時差摩比丘尼露地布薩，乃至為蚊虻所惱如前說。諸比丘尼為作布薩堂故處處乞索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為僧、為是事，從眾多居士乞；而餘用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餘如上說。

爾時差摩比丘尼無住止處，詣一居士語言：「我無住止處，為我作精舍！」居士答如前，便與物。得物已，作是念：「我衣麁弊壞，當用作之，住處自多。」便用作衣。作衣竟，往語居士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為是事，從一居士乞；自作餘用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餘如上說。
爾時差摩比丘尼無住止處，從眾多居士乞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為是，事從眾多居士乞；自作餘用者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多聚積器物，前後屋中，處處皆有；遇火燒屋，輦出諸物，無有極已。諸白衣救火見，問言：「此是誰物？」答：「是諸比丘尼物。」便譏訶言：「此輩大不吉利！於無為法中出家，著壞色割截衣，而聚積器物，如王大臣！常說少欲知足，而今藏積無厭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藏積器物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器物者：資生器物。唯聽畜盛酥、油、蜜、香、藥、醬、酢各一瓶；又聽畜釜、鎗、杓，各一，及一小瓮盛米食。過是畜，尼薩耆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多聚積鉢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多積聚鉢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
聽畜七種麁鉢：一以盛飲食、二以盛香、三以盛藥、四以盛殘食、五以除唾、六以除掃、七以除小便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(捨墮竟)。◎

◎五分律第二分之四尼律墮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優波離問佛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戒：『若比丘，故妄語，波逸提。』乃至『若比丘，知檀越欲與僧物，迴與餘人，波逸提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應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故妄語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毀訾比丘尼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兩舌鬪亂比丘尼，波逸提。」

「若比丘尼，為男子說法，若過五六語，除有別知好惡語女人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知僧如法斷事已，還更發起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教未受具戒女人經，並誦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與未受具戒女人同室宿，過二夜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向未受具戒女人自說得過人法，言：『我如是知，如是見。』實者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知比丘尼麁罪，向未受具戒女人說，除僧羯磨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作是語：『何用是雜碎戒為？說是戒時，令人憂惱！』作如是毀訾戒者，波逸提。」(十事竟)
「若比丘尼，自伐鬼村，若使人伐，言：『伐是！』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故不隨問答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誣說僧所差人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於露地自敷僧臥具，若使人敷；若他敷，若坐、若臥。去時，不自舉、不教人舉、不囑舉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於僧房內自敷僧臥具，若使人敷；若他敷，若坐、若臥，去時，不自舉、不教人舉、不囑舉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瞋不喜，於僧房中自牽比丘尼出，若使人牽，作是語：『出去，滅去！莫此中住！』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知他先敷臥具，後來強自敷、若使人敷，作是念：『若不樂者，自當出去。』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僧重閣上，尖腳繩床、木床，用力坐臥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知水有蟲，若取澆泥、若飲食諸用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數數食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、衣時、施衣時，是名因緣。」(二十竟)
「若比丘尼，受別請眾食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、衣時、施衣時、作衣時、行路時、船上行時、大會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無病，施一食處，過一食者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到白衣家，自恣多與飲食，若麨、若麪；若不住其家食，受二、三鉢應受，出外應與餘比丘尼共食。若無病，過是受，及不與餘比丘尼共食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食竟，不作殘食法食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知比丘尼食竟，不作殘食法，強勸令食，欲使他犯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不受食，著口中，除嘗食、楊枝及水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非時食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食殘宿食，波逸提。」

「若比丘尼，食家中與男子屏處坐者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觀軍發行，波逸提。」(三十竟)
「若比丘尼，有因緣到軍中，乃至二、三宿；若過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有因緣到軍中二、三宿，觀軍陣合戰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作是語：『如我解佛所說，障道法不能障道。』諸比丘尼語是比丘尼：『汝莫作是語！莫謗佛，莫誣佛！佛說障道法，實能障道。汝捨是惡邪見！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知是比丘尼不如法悔，不捨惡邪見，共語、共坐、共宿、共事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沙彌尼作是語：『如我解佛所說，若受五欲，不能障道！』諸比丘尼語是沙彌尼：『汝莫作是語！莫謗佛，莫誣佛！佛說五欲障道，實能障道。汝沙彌尼捨是惡邪見！』如是教，堅持不捨，應第二、第三教。第二、第三教，捨是事善；若不捨，諸比丘尼應語是沙彌尼：『汝出去！從今莫言佛是我師，莫在諸比丘尼後行！如餘沙彌尼得共諸比丘尼二宿，汝亦無是事。癡人出去，滅去，莫此中住！』若比丘尼，知如法擯沙彌尼，畜、使、共住、共語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故令比丘尼生疑悔，作是念：『令是比丘尼乃至少時惱。』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僧斷事時，不與欲起去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擊擿比丘尼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水中戲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與男子同室宿，波逸提。」(四十竟)
「若比丘尼，飲酒，波逸提」
「若比丘尼，輕師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自掘地；若使人掘，言：『掘是！』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共諍已默聽，作是念：『諸比丘尼所說，我當憶持。』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受四月自恣請；過是受，除更請、自送請及長請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數數犯罪，諸比丘尼如法諫，作是語：『我不學是戒！當問餘比丘尼持法、持律者！』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說戒時作是語：『我今始知是法，半月布薩，戒經中說。』諸比丘尼知是比丘尼已再三說戒中坐，是比丘尼不以不知故得脫，隨所犯罪，如法治；應訶其不知：『汝所作不善！說戒時，不一心聽，不著心中。』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與賊期共道行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，波逸提。」

「若比丘尼，與男子期共道行，從此聚落到彼聚落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無病為炙故，自然火、若使人然，波逸提。」(五十竟)
「若比丘尼，若寶、若寶等物，若自取、若使人取，除僧坊內及宿處，波逸提。若僧坊內及宿處，取寶、寶等物，後有主索，應還。是事應爾！」
「若比丘尼半月內浴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病時、作時、行路時、風雨時、熱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瞋故打比丘尼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瞋故以手擬比丘尼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故恐怖比丘尼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以無根僧伽婆尸沙謗比丘尼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語彼比丘尼：『共到諸家，與汝多美飲食！』既到不與，作是語：『汝去！共汝若坐、若語不樂，我獨坐、獨語樂！』欲令惱故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新得衣，應三種色作幟：若青、若黑、若木蘭。若不以三色作幟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為戲笑故，藏比丘尼若衣、若鉢、若坐具、針筒，如是一一生活具，若使人藏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僧斷事時，如法與欲竟，後更訶，波逸提。」(六十竟)
「若比丘尼，作是語：『諸比丘尼隨知識，迴僧物與。』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與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淨施衣，強奪取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受他請，食前食後行到諸家，不近白餘比丘尼，除因緣，波逸提。因緣者：衣時，是名因緣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以兜羅貯坐臥具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自作坐臥繩床、木床，足應高修伽陀八指，除入栖孔；若過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用骨牙角作針筒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作修伽陀衣量衣，若過，波逸提。修伽陀衣量者：長九修伽陀搩手，廣六搩手，是名修伽陀衣量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知檀越欲與僧物，迴與餘人，波逸提。」(六十八)
爾時諸比丘尼中前、中後噉生熟蒜，若空噉、若合食噉，房舍臭處。諸居士來看，聞蒜臭，譏訶言：「正似白衣家作食處！」
復有諸比丘尼至長者家，長者聞噉蒜臭，便語言：「阿姨遠去，口中蒜臭！」諸比丘尼羞恥。
復有一賣蒜人，請諸比丘尼與蒜，以此致貧，飲食不繼。家人語言：「若不能與我食，放我令去！汝自長與比丘尼作奴！」隣人聞

之，訶言：「汝家自無食，何豫諸比丘尼？」具以事答。有不信樂佛法者語言：「由汝親近比丘尼故，致如此苦。若復親近，方當劇是！此等出家本求解脫，而今貪著美味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
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噉蒜，波逸提。」
若噉生蒜，咽咽波逸提；噉熟蒜，突吉羅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病時噉，強力伏令噉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以手拍女根，生愛欲心，遂有反俗、作外道者。
偷羅難陀亦以手拍女根，女根大腫，不能復行，弟子為到常供養家云：「師病，為索食！」彼即與之。其家婦女尋來問訊，言：「阿姨何所患苦？」答言：「我病！」又問：「是何等病？同是女人，何以不道？」便具以事答。於是諸女譏訶言：「此等常毀訾欲、欲想、欲熱、欲覺，而今作如此事！何不罷道，受五欲樂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以手拍女根，波逸提。」
若以手拍，拍拍波逸提；出不淨，偷羅遮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(七十竟)
爾時諸比丘尼用胡膠作男根，內女根中生愛欲心，遂有反俗、作外道者。
復有一比丘尼作，繫著腳根，內女根中。時一式叉摩那煎油，失火燒屋，彼比丘尼惶怖忘解，著腳出外。諸救火人見，問言：「阿姨！腳邊何等？」具以實答，即便譏訶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作男根內女根中，波逸提。」
出不淨，偷羅遮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或以一指，乃至五指內女根中洗，傷肉血出，以此致病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以水洗女根，波逸提。」
佛既不聽洗，便臭穢不淨，熱時生蟲。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女人形體臭穢，正賴水洗，願見聽許！」佛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尼以水作淨。」佛既聽已，復如前法，諸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告諸比丘，亦如上說。
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以水洗女根，應用二指齊一節；若過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根內生瘡、若有蟲入、若草石入，用指過一節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剃二處毛：腋下、隱處，生愛欲心，遂有反俗、作外道者。
時偷羅難陀亦自剃隱處毛，其主人家嫁女，女欲見之，便遣信呼，比丘尼即往。時家為女作浴，女言：「先使比丘尼浴！」即呼令浴，答言：「我不須浴！」諸女人便強脫衣令浴，因見其剃隱處毛，即問：「阿姨何故剃此？」便反問言：「汝等何以剃之？」諸女言：「我為男子故！」比丘尼言：「我亦如是！」諸女便譏訶言：「此等常毀訾欲，而今作如是事，不修梵行！何不還俗，自恣五欲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剃腋下、隱處毛，波逸提。」
若剃，刀刀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為生瘡須剃，若人強捉剃，皆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與比丘獨屏處，共立、共語，生染著心，遂有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白衣見，作是言：「此比丘、比丘尼獨屏處，共立、共語，必說婬欲事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見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比丘獨屏處，共立、共語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眾多比丘尼，一比丘；若八難時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白衣及外道獨屏處，共立、共語，致使摩觸身體、說麁惡婬欲語，或強逼作婬欲事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白衣及外道獨屏處，共立、共語，波逸提。」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與比丘獨露處，共立、共語，生染著心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比丘獨露處，共立、共語，波逸提。」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白衣及外道獨露處，共立、共語，致使摩觸身體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白衣及外道獨露處，共立、共語，波逸提。」餘如上說。
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比丘獨街巷中，共立耳語，遣伴比丘尼令遠去，諸居士譏訶。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比丘獨街巷中，共立耳語，遣伴比丘尼令遠去，波逸提。」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白衣及外道獨街巷中，共立耳語，遣伴比丘尼令遠去，居士見譏訶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白衣及外道獨街巷中，共立耳語，遣伴比丘尼令遠去，波逸提。」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裸形洗浴，諸白衣見，圍遶調笑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裸形洗浴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遮人不使來，若屏處浴，若樹、若衣物障，皆不犯。(八十)
爾時諸比丘尼離水浴衣行，不知著何物浴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離水浴衣行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染浣打，若火燒、水漂及壞，不犯。
爾時旃荼修摩那比丘尼弟子獨得五新衣，白和尚言：「為我先著，使我獲福！」和尚既著，便不復還，弟子著麁弊衣行。諸比丘尼見，問言：「汝獨得五新衣，何故不著？」答言：「我先用供養和尚，和尚不復見還！」諸比丘尼訶責旃荼修摩那：「云何弟子得新衣，先以供養，便不復還？」諸長老比丘尼以事白佛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得新衣先以供養，便不復還，波逸提。」
若比丘尼得新衣，供養彼比丘尼，彼比丘尼應一日著；若令更著，復應為著，隨主意久近。若過限，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有比丘尼遮僧分衣，餘比丘尼待之，妨坐禪行道。諸長老比丘尼訶責：「云何比丘尼遮僧分衣？」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遮僧分衣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病不得往，若不聞，不犯。

爾時有一下坐比丘尼得未成衣，少知識，自不知作，持至偷羅難陀比丘尼所求作。答言：「我多事不得為汝作！」復持至餘比丘尼所，餘比丘尼為作作成。偷羅難陀問言：「誰為汝作？取來看，為如法不？」即以示之。便言：「此衣不如法，可速撤壞！我更為汝作。」彼即撤壞，持往，便不為作；彼比丘尼不能得成，著麁弊衣行，所壞衣段曬於屋上。爾時失火，為火所燒，風吹墮白衣屋上，延燒諸家。白衣見火從比丘尼住處來，便瞋訶言：「我等供養此比丘尼，反成怨家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自撤比丘尼衣，若使人撤，不還縫成，波逸提。」

復有比丘尼撤比丘尼衣，一日不得成，四、五日乃竟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尼撤衣四、五日成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撤比丘尼衣，若使人撤，過四、五日不成，波逸提。」

復有比丘尼撤比丘尼衣，得病不能成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尼撤他衣已，病不得成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撤比丘尼衣已，無病過四、五日不成，波逸提。」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爾時諸比丘尼離五衣，著麁弊衣至諸家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離五衣行，波逸提。」

離五衣者：從一家至一家，乃至出所住門，波逸提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若浣染打縫時，不犯。

爾時諸比丘尼，以比丘尼衣與白衣及外道女。彼便著行，餘白衣見，向作禮，彼言：「我是白衣！」「我是外道！」諸白衣便譏訶言：「云何比丘尼，以比丘尼衣與白衣及外道女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以比丘尼衣與白衣及外道女，波逸提。」

比丘尼衣者：有葉、有緣、有帖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彼有比丘尼衣，從貿易；若負債，用償，皆不犯。

爾時差摩比丘尼欲來舍衛城，旃荼修摩那比丘尼聞其欲來，便到其主人家，語言：「差摩比丘尼當來，可為少多設供！」答言：「我亦聞其當來，乃欲自竭辦美飲食，及以衣施。」彼比丘尼便言：

「何不以衣施僧？僧中有正趣、正行人，無所不攝。何用施一比丘尼為？」主人聞已，即轉施僧。差摩比丘尼到，為設多美飲食，手自斟酌，食竟竊語：「今正是施衣時，而旃荼修摩那比丘尼，斷我此事！」諸比丘尼問：「汝等何所說？」具以事答。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：「云何斷施人物，與僧？」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斷施人物，與僧，波逸提。」
施人者：於僧中別有所與，名為施人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差摩比丘尼到舍衛城，旃荼修摩那比丘尼語言：「我當囑主人，令看視汝！」差摩言：「不須汝囑！」旃荼修摩那復言：「汝受我囑，既得利養，又福度彼！」於是差摩默然許之，彼即將到諸家。差摩比丘尼有大眷屬，行慈心三昧，莫不宗敬，無復供養旃荼修摩那比丘尼，便生嫉妬心言：「我囑諸家令彼多得供養，而彼反更道說我惡，使我不復得食！」諸比丘尼種種訶責言：「云何比丘尼護惜他家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護惜他家，波逸提。」
護惜他家者：欲使他家供養己，不供養餘人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◎
五分律卷第十二

五分律卷第十三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二分之四第八十九事
◎爾時諸比丘尼不安居，遊行人間，或遇八月賊，或遇水火諸難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：「云何諸比丘尼，不夏安居？」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不安居，波逸提。」
安居者：前後安居。
若無緣事，待後安居，突吉羅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八難起，不犯。(九十)
爾時諸比丘尼於無比丘眾處安居，便有諸疑：可應度、不可應度，可與受戒、不可與受戒，作衣如法、不如法。於戒中有如是等種種疑，不知問誰。又為惡人、外道之所輕[麥*欠]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言：「我先不說八敬法，比丘尼應依比丘眾安居耶？」訶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不依比丘眾安居，波逸提。」
雖依比丘眾，而無教誡者，突吉羅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安居中比丘眾移去、死亡、罷道；若為強力所制；若病，皆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雖安居，於中遊行，遇賊火諸難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於安居內遊行，波逸提。」
遊行者：若從一聚落至一聚落，若無聚落半由旬，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八難起，不犯。◎
◎爾時諸比丘尼安居竟，不於比丘僧中請見聞疑罪，無人教誡，愚無所知，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言：「我先不說八敬法，比丘尼安居竟，應從比丘眾請見聞疑罪耶？」訶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安居竟，不從比丘僧請見聞疑罪，波逸提。」
若僧不和集，若八難時，不犯。
爾時諸長者請差摩比丘尼於舍衛城安居，作是言：「若受我請，當隨時供給！」便受其請。遂長住，不復餘行。彼諸長者譏訶言：「我等應作餘事，諸比丘尼不知籌量，不復知去！此等常說少欲知足，而今無厭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就安居請竟，一宿不去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病，若恐怖，若不齊限請，若非受請處安居，不去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於國內恐怖處行，無救護者，為惡人剝奪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於國內恐怖處，無所依怙而獨行者，波逸提。」
雖眾多比丘尼共行，而無白衣強伴，名為獨行。
從一聚落至一聚落，若無聚落行半由旬，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急難，叛走，皆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出國境，恐怖處行，亦無救護者，為惡人剝奪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出國境恐怖處，無所依怙而獨行者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在毘舍佉母所，作精舍安居竟，無所囑付，空寺出行。於後火起，有人見之，語毘舍佉母言：「汝所作比丘尼精舍，為火所燒！」彼便遣奴婢往救，得不燒盡。諸比丘尼後還，毘舍佉母問言：「阿姨！汝不失物不？」答言：「我失如是如是物！」遂過長說所失物，毘舍佉母訶責言：「云何在我精舍安居，不付囑而去？致使火燒，而復過長說所失物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安居竟，不付囑精舍，出行者，波逸提。」
若不付囑，行一腳出門，突吉羅；兩腳出門，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更有比丘、比丘尼來住；若無人可付囑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在毘舍佉母精舍安居竟，不捨精舍還主，而去。於後火起，有人見之，語毘舍佉母言：「汝所作比丘尼精舍，為火所燒！」毘舍佉母言：「置使燒盡！先諸比丘尼不付囑出行，致使失火。後還，復過長說所失物，貽我惡名！」彼比丘尼後復還來，毘舍佉母問言：「阿姨！去時留物精舍中不？」答言：「無！」便訶

責言：「云何去，不還我精舍，致使燒盡？若語我者，自當守護，不使致此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安居竟，不捨精舍還主，去者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看王宮殿及看畫舍，又遊觀諸嬉戲處；到華池上，彼處多人聚看，比丘尼語諸男子言：「汝可小避，莫逼近我！」諸男子言：「不吉利人！剃頭著割截衣，不應來此；而來此者，是欲求男子！云何使我避去？」便捉牽曳，作麁惡婬欲語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種種遊看，波逸提。」
發心及方便，突吉羅；若發行，步步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不為看戲往，皆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半月布薩，不來比丘僧中乞教誡師，以無人教誡故，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諸比丘尼：「我先不說八敬法，教汝等半月乞教誡師耶？」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半月不於僧中乞教誡師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不求教誡悔過，突吉羅。
若請不得，若病，不犯。(一百)
爾時差摩比丘尼命過，諸比丘尼於比丘僧坊中為起骨塔，其眷屬日三反圍繞，啼哭言：「施我法者！施我衣、食、床、臥具、醫藥者！如何一旦捨我長逝？」諸比丘厭患，妨廢坐禪行道。
時優波離來入僧坊，問舊住比丘：「此是何聲？」具以事答，優波離即使人壞之。諸比丘尼聞，共作是議：「我等皆當持杖打彼比丘，若不同往，不復共住！」議已，皆執杖詣僧坊，見比丘便圍繞欲打，知非乃止；進前於狹路逢優波離，前後共遮，舉杖欲打。優波離即以神力飛到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比丘尼言：「汝等所作非法！云何比丘尼打比丘！」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入比丘住處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尼行路見空僧坊，欲入禮拜，而不敢入；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比丘尼入空僧坊！從今是戒應如

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入有比丘住處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尼於僧坊內有因緣事，須入而不敢入。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比丘尼有緣事須入僧坊，白比丘，比丘聽，然後入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入有比丘住處，不白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尼有緣事欲入僧坊，諸比丘或坐禪、或眠，不能得白。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尼進入坊內，見比丘便白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入有比丘住處，見比丘不白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尼急難時，欲避難入僧坊，而不敢入，或為賊所奪，或為惡獸所害。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比丘尼若急難時，隨意入僧坊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入有比丘住處，見比丘不白，除急難時，波逸提。」
若不見比丘，不得白而入，須見比丘便往白。彼比丘應籌量，若可入時，應聽入；若不可入時，不應聽入。
見而不白及不聽而入，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未滿十二歲畜眷屬，不能教誡，不能攝取，弟子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不滿十二歲畜眷屬，波逸提。」
不滿十二歲者：受戒未滿十二歲。
畜眷屬者：為人作和尚。
若發心欲畜眾，至白四羯磨未竟，突吉羅。白四羯磨竟，和尚，波逸提；餘尼師僧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雖滿十二歲，而聾盲瘖瘂種種諸病，無所知，而畜弟子，不能教誡、不能攝取，弟子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言：「云何比丘尼盲聾瘖瘂種種諸病，而畜弟子，不能教誡，不能攝取，使弟子愚闇無知不能學戒？」訶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尼白二羯磨畜眾。」
彼比丘尼應到比丘尼僧中，脫革屣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白言：「阿姨僧聽！我某甲比丘尼，已滿十二歲，欲畜眾；從僧乞畜眾羯磨。善哉！僧與我作畜眾羯磨。」如是三乞。
諸比丘尼應籌量觀察，此比丘尼堪畜眾不？若不堪，不應與作畜眾羯磨；若堪，應與作。

應一比丘尼，若上座、若上座等，知法、知律者，唱言：「阿姨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尼，已滿十二歲，欲畜某甲為眾；從僧乞畜眾羯磨，僧今與作畜眾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阿姨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尼，已滿十二歲，欲畜某甲為眾；從僧乞畜眾羯磨，僧今與作畜眾羯磨。誰諸阿姨忍者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便說。僧已與某甲比丘尼作畜眾羯磨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滿十二歲，僧不與作畜眾羯磨；畜眾者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未滿十二歲已嫁女受具足戒，愚闇無知不堪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未滿十二歲已嫁女受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未滿十二歲者：雖已嫁，而未滿十二歲。
嫁者：已經男子。餘如上畜眷屬中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雖滿十二歲已嫁女，而女聾啞種種諸病，與受具足戒，愚癡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「今聽諸比丘尼白四羯磨，與滿十二歲已嫁女受具足戒。」
彼欲受具足戒人，應到比丘尼僧中，白言：「阿姨僧聽！我某甲已嫁，滿十二歲，求某甲和尚受具足戒，今從僧乞受具足戒。善哉！僧與我受具足戒，憐愍故！」如是三乞已，諸比丘尼應籌量可與受、不可與受。應一比丘尼羯磨，依如上說。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滿十二歲已嫁女，僧不作羯磨，與受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畜眷屬中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未滿十八歲童女受學戒，愚闇無知不堪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
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未滿十八歲童女受學戒，波逸提。」
童女者：未經男子。
發心及方便，乃至白二羯磨未滿，突吉羅。白二羯磨滿，波逸提；餘師眾，皆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雖滿十八歲童女，而女聾啞種種諸病，與受學戒，乃至今聽諸比丘尼白二羯磨，與滿十八歲童女受二歲學戒。
欲受學戒人，應到比丘尼僧中，白言：「阿姨僧聽！我某甲，和尚某甲，今從僧乞二歲學戒。善哉！阿姨僧與我受二歲學戒，憐愍

故！」如是三乞已，諸比丘尼應善籌量，可與受、不可與受。應一比丘尼羯磨，依如上說。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雖滿十八歲童女，僧不作羯磨，與受學戒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說。
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主人婦，求欲出家。偷羅難陀言：「汝先與我衣，我當度汝。」主人婦便訶責言：「我是主人！云何先索我衣，然後見度？不欲度我生老病死，反利我衣！此等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語白衣婦女：『先與我衣，我當度汝。』波逸提。」
若比丘尼語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彼負債，債償然後度，不犯。
爾時偷羅難陀比丘尼語諸比丘尼言：「與我作畜眾羯磨。」諸比丘尼言：「如佛所說，應與作畜眾羯磨者；汝無是事，不得與汝作畜眾羯磨。」彼比丘尼便言：「諸比丘尼隨愛恚癡畏！畏者便與作，不畏者便不與作。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諸比丘尼語言：『如佛所說，應與作畜眾羯磨。汝無是事！』便訶諸比丘尼者，波逸提。」
爾時諸比丘尼教誡時不往聽，羯磨時亦不往聽，便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教誡及羯磨時，不往聽，波逸提。」
教誡者：說八敬等法。
羯磨者：白羯磨、白二、白四羯磨。(一百一十)
爾時諸比丘尼，有學戒尼滿二歲，不與受具足戒。彼後時得重病，聾盲瘖瘂種種諸病，遮受戒法。
差摩比丘尼弟子學戒滿二歲，亦不與受具足戒，語言：「汝且學是戒。」彼後時得白癩病，不知云何。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式叉摩那滿二歲，無難，不與受具足戒，語言：『汝且學是戒。』波逸提。」
爾時諸比丘尼度婬女，不受教誡。譬如窈領牛不堪駕車，若駕車時但欲出轅。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度婬女，波逸提。」

發心，乃至白四羯磨未竟，突吉羅。白四羯磨竟，和尚，波逸提；餘尼師眾，突吉羅。
彼厭惡女身，度之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未滿二歲學戒尼受具足戒，彼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未滿二歲學戒尼，受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畜眷屬中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雖滿二歲學戒尼，而聾盲瘖瘂種種諸病，與受具足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，滿十二歲已嫁女中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滿二歲學戒尼，僧不作羯磨，與受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畜眷屬中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滿二歲學戒尼不學戒者，受具足戒，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滿二歲學戒尼不學戒者，受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畜眷屬中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懷妊女受具足戒，入村乞食，諸白衣見，戲弄言：「此比丘尼擔重擔，應速與食！」或有言：「且觀其腹！」或有言：「此等不修梵行！」或有言：「此修梵行，是未出家時事。」便訶責諸比丘尼言：「何不待產竟，然後出家？以此毀辱梵行！諸比丘尼不知可度、不可度，無沙門行！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懷妊女受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發心，乃至白四羯磨竟，皆如上說。
若欲與受具足戒，應先看乳，若無兒相，不犯。若受戒竟，方知懷妊，亦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新產婦受具足戒，一手捉鉢，一手抱兒，行乞食。諸白衣見，戲弄言：「速與二人食！」諸白衣譏嫌訶責。長老諸比丘尼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新產婦受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畜眷屬中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年年與弟子受具足戒，弟子眾多不能一一教誡，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

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年年與弟子受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比丘尼隔一年，得與一弟子受具足戒。餘如畜眷屬中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於比丘尼僧中授弟子具足戒，經宿然後就比丘僧受戒。受戒人於一宿中得遮受戒病，比丘僧不復與受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異宿與弟子受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從發心，乃至明相未出，突吉羅。明相出，和尚，波逸提；餘師僧，突吉羅。
若僧不和集，及八難起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新受戒，不依承和尚，無人教誡故，愚無所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新受具足戒，不六年依承和尚，若使人依承者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和尚不須依承者，不犯。(一百二十)
爾時諸比丘尼與弟子受具足戒已，不攝取、不教誡、不教誦習，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畜弟子六年中不自攝取，不教人攝取，波逸提。」
若弟子不受教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與弟子受具足戒，不將離其本處，先知識男子見生染著心，便調弄，共作麁惡婬欲語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畜弟子不自將，不使人將離本處五、六由旬，波逸提。」
本處者：若生處、若嫁處。
若弟子不從者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同學病，不看視故，或不時差，或至命過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同學病，不自看、不教人看，波逸提。」
同學者：同和尚、阿闍梨，及常共伴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住止不同，不犯。

爾時諸比丘尼度屬人婦女，諸白衣譏訶言：「此諸比丘尼無可度、不可度者！」諸居士有言：「應奪取衣鉢，將付官者。」有言：「波斯匿王有令：若輕[麥*欠]比丘尼者，當與重罪。應速放去，莫令人聞！」皆言：「此等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度屬人婦女，波逸提。」

屬人者：若屬官、若餘人。

發心，乃至白四羯磨竟，亦如上說。

若主聽，不犯。

爾時諸比丘尼度長病女人，不堪學戒，愚闇無知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度長病女人，波逸提。」

長病者：長患寒熱，發作有常。

發心，乃至白四羯磨竟，亦如上說。

若受戒後，得此病，不犯。

爾時諸比丘尼度屬夫婦人，白衣譏訶，或欲奪衣、或欲放遣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皆如屬人婦女中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度屬夫婦人，波逸提。」

發心，乃至白四羯磨竟亦如上說。

爾時諸比丘尼度負債女人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皆如上度屬人婦女中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度負債女人，波逸提。」

發心，乃至白四羯磨竟，亦如上說。

若言：「出家竟，然後還債。」度此人，不犯。

爾時諸比丘尼於闇處，與男子共立、共語，生染著心，不樂修梵行，致有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與男子闇處共立、共語，波逸提。」

若闇處語，語語波逸提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若疑怖處，若燈卒滅，不犯。

爾時諸比丘尼隨所知識家，輒坐其床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不喜見此不吉利物！不知可坐、不可坐，無有風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
「若比丘尼，不語主人輒坐其床，波逸提。」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主人教坐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自手與白衣及外道男子食。彼作是念：「此比丘尼必以染著心與我食！」便調弄，說麁惡婬欲語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手與白衣及外道男子食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不自手與，及自手與親里，皆不犯。(一百三十)
爾時諸比丘尼，向諸白衣說諸比丘過失，言：「彼比丘破戒、破威儀、破見！」諸比丘聞便瞋，不復教誡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言：「我先不為汝說八敬法耶？」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向白衣說比丘過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白衣先聞而問，應反問言：「汝云何聞？」若言：「我如是如是聞！」諸比丘尼聞亦如是，然後以實答，不犯。
爾時旃荼修摩那比丘尼，與人鬪諍已，自椎、自打，大喚啼哭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人鬪已，自打啼哭，波逸提。」
若自椎、自打，下下皆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共遙指點旃荼修摩那，說其鬪事，便謂罵已，復大喚言：「諸比丘尼罵我！」諸比丘尼即往問言：「我等作何等罵？汝便不知何道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言：「云何比丘尼不諦了人語，而妄云罵已？」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不諦了人語，妄瞋他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共諍，各作呪誓言：「我若如是，當墮地獄。如調達、瞿伽梨受罪，我亦當爾！我若不如是，汝當受如是罪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呪誓，實以呪彼，波逸提。」
作此呪誓，語語波逸提。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擲屎溺於籬牆外，污泥人及非人。
時有婆羅門大臣被冕，齋潔清淨，晨朝洗浴，著香熏衣，欲至天祠求復其官，裹頭行路，恐見剃髮割截衣人；至比丘尼牆外，遇值擲屎灌其頭上，舉體流漫，便大恚言：「我畏見此不吉人，而今乃為擲屎所灌，必是我命不吉祥事；然我要當至波斯匿王所，言殺禿婢！」於是便還，逢一相師婆羅門。婆羅門問言：「何故如此？」具以事答。相師言：「乃是大吉！汝今當得金錢一千，復本官位！」猶瞋不已，持此屎污之形，逕詣王所。王問：「何故如此？」即具以事答。王拍手大笑，即勅賜金錢一千，復先官位。王諸傍臣便譏訶言：「擲屎污人，豈是求道濟物之意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擲屎溺於籬牆外，若使人擲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擲糞掃及殘食於籬牆外，污泥人及非人。諸白衣見，譏訶言：「云何比丘尼隔牆擲糞掃，污泥於人？此等無有法則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擲糞掃及殘食於籬牆外，若使人擲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王園精舍前，地極平正，生軟好草，眾人常於中嬉戲，亂諸比丘尼坐禪行道。諸比丘尼厭患，便共於中大小便，污使不淨，以却眾人。眾人後來如常嬉戲，污其手脚、衣服、器物，便大恚言：「誰於此處，漫縱屎溺？」有人言：「是比丘尼！」皆譏訶言：「此等出家求道清淨，如何穢污如此好處，斷人樂事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於生草上大小便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急病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復擲糞掃殘食於王園精舍前地，以却眾人，諸白衣譏嫌。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擲糞掃、殘食生草上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擲坑中、非淨潔處，不犯。

爾時諸比丘尼於有食家宿，聞彼夫婦交會時聲，生愛欲心，不復樂道，遂有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於有食家宿，波逸提。」
有食者：有男女情相食人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病須宿，及諸難起，皆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問諸比丘尼：「某甲家在何處？」「此路向何處？」諸比丘尼輕慢不答，諸比丘瞋嫌，不復教誡，便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比丘問，不答，波逸提。」
時六群比丘作麁惡語問比丘尼，比丘尼雖答，而懷羞恥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尼，若比丘如法問，應答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若比丘如法問，不答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先相嫌，不共語，不答，不犯。(一百四十)
爾時諸比丘尼乘乘詣諸白衣，諸白衣譏訶言：「此諸比丘尼如王夫人、貴家婦女，乘乘行來，無有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訶責，乃至今為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乘乘行來，波逸提。」
乘者：車輿、象馬，乃至著屐，皆名為乘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老、若病、若為強力所逼、若行路，乃至腳指病，皆不犯。(一百四十一)
五分律卷第十三

五分律卷第十四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二分之四
爾時諸比丘尼著革屣、持蓋，詣諸白衣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尼如婬女行來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著革屣，捉蓋行來，波逸提。」
蓋者：乃至草蓋。
革屣者：乃至一重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不犯如上。
爾時有夫婦二人，俱時出家，彼夫比丘乞食持還，至婦比丘尼住處食；其婦比丘尼捉水瓶立前，以扇扇之，與水，輒問冷暖。彼夫比丘低頭食，不視、不共語。彼比丘先白衣時，有私通女人亦出家，在彼住，來出見之，比丘便笑。其婦比丘尼嫉妒心發，即以水瓶打比丘頭破。諸比丘尼呵言：「云何比丘尼捉水瓶及扇，立比丘前給水及扇？遂復打其頭破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捉水瓶及扇，立比丘前，若給水、若扇，波逸提。」
若欲給水，與竟應遠去，不應住前立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誦治病經方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等但學醫術，無求道意！何不以此誦讀佛經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誦治病經方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為自病，若慈愍，若強力所逼差讀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教他誦治病經方，諸白衣譏呵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教他誦治病經方，波逸提。」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為人治病，合和煮擣諸藥，初夜、後夜未曾休息。諸白衣見，譏呵言：「此等如醫、如醫弟子！何不求道，療生死病，而反營此世俗事為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為人治病，以為生業，波逸提。」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憐愍，若強力所逼，不為利養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教人治病，諸白衣來，語言：「為我說法！」便語言：「治熱如是，治冷如是，治風如是，治諸病如是。」諸白衣言：「我為法來，不為治病！」復譏呵言：「此等唯學醫術，不知道法！若不爾者，何不以法教我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教他治病，以為生業，波逸提。」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為知識家作，諸居士譏呵言：「此等捨本家作，為他家作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以飲食故，為白衣家作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憐愍，若強力所逼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白衣及外道婦女同衣臥，身體相觸，生愛欲心，不樂梵行，遂致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婦女後隨知識，語言：「某甲比丘尼身體，有如是如是好！」諸白衣後見比丘尼，便指弄言：「好身體者，此比丘尼是！彼比丘尼是！」諸比丘尼以此羞恥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
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共白衣及外道婦女同衣臥，波逸提。」
若同床共被，內衣應使有隔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尼同衣臥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尼同衣臥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白衣及外道婦女更相覆眠，相見形體，生愛欲心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白衣及外道婦女更相覆眠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說。
若先已有覆，重覆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與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更相覆眠，相見形體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更相覆眠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說。(一百五十)

爾時諸比丘尼以香塗身，亦使人塗，生愛欲心，不樂修梵行，遂致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白衣聞其香氣，譏呵言：「此等以香塗身，同於婬女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以香塗身，波逸提。」
香者：根香、莖香、葉香、華香、蟲香、膠香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為治病，若強力所逼塗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以澤枯揩身，令有光潤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等以澤枯揩身，令有光潤，如婬女人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以澤枯揩身，波逸提。」
時跋陀迦毘羅比丘尼身體少潤，枯燥擗裂，問醫。醫言：「應用澤枯揩身！」答言：「佛不聽我澤枯揩身，願更思餘治！」醫言：「更無餘治！」比丘尼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病時澤枯揩身，我乃不復有此苦患！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比丘尼病時以澤枯揩身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無病以澤枯揩身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畜華鬘、或著，生染著心，不樂修梵行，遂致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畜華鬘、若著，波逸提。」
乃至以草葉係頭為好，皆名著華鬘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強力所逼，不犯。
爾時比丘尼著寶瓔珞，生愛欲心，不樂修梵行，遂致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著寶瓔珞，波逸提。」
乃至以木作瓔珞，亦如是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不犯如上。
爾時諸比丘尼著卑身衣，使形傭纖得中，生愛欲心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著卑身衣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不犯如上。
爾時諸比丘尼畜種種嚴身具，生愛欲心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畜種種嚴身具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畜髮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畜髮，波逸提。」
比丘尼髮長，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畜髮及髮長不剃，突吉羅。
半月一剃；過此，名為髮長。
若無人剃及強力所逼不得剃，皆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著白衣女人嚴身具，生愛欲心。
時偷羅難陀比丘尼主人，新取婦，婦以嚴身具與令著。著已，覆頭眠床上。婿從外還，欲近其婦，發頭方知，呵言：「我若不發頭，便行欲者，豈不致大罪耶？云何比丘尼作如此事？無沙門行！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著嚴身具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不犯如上。
爾時諸比丘尼為他作嚴身具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等如婬女人作嚴身具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為他作嚴身具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績縷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等衣食仰他，不念行道以報信施，績縷何為？無沙門行！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績縷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作腰繩、禪帶、絡囊、縫衣縷，不犯。(一百六十)
爾時諸比丘尼，隨知識白衣家敷臥具住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云何出自家，住他家？我等不喜見此不吉利物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不問白衣，輒在其家敷臥具住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若親里家，住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，在白衣家敷主人坐臥具，若使人敷。去時，不自舉、不教人舉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云何比丘尼敷人坐臥具，去復不舉！我等常為此等作奴婢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至白衣家，敷主人坐臥具，若使人敷。去時，不自舉、不教人舉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囑舉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自煮生物作食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云何比丘尼自煮生物？既自煮作食，何為復就人乞耶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煮生物作食，波逸提。」
若為病，不犯。
爾時差摩比丘尼來至舍衛城，旃荼修摩那比丘尼以精舍借令住止。差摩得慈心三昧，有大威德，眷屬成就，旃荼弟子皆共尊重，並欲隨逐。旃荼覺之，便瞋罵言：「我以精舍借汝令住，反更誘人弟子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：「云何借他精舍，而後瞋謗？」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先聽住，後瞋謗者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有實，而瞋恨，不犯。
爾時跋陀伽毘羅比丘尼髀裏生癰，不白僧，輒使男子醫破，出膿、洗訖布藥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呵責言：「汝已離欲，故可如此！若未離欲人，不當犯大事耶？」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不白僧，輒使男子治病，波逸提。」
若欲令男子治病，應打犍稚集僧，來在病人前，然後衣裹身體，唯留可應治處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使女人治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夜輒開都門出，不語後人令閉，夜有賊來，奪諸比丘尼衣鉢。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夜輒開都門出，不語餘比丘尼令閉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無恐怖處，不犯。

爾時諸比丘尼非時到白衣家。有一家大富，賊常欲劫之，而未得便，借問行人：「誰出入此家者？」有人言：「偷羅難陀比丘尼與此家善，數相往返。」賊便往語偷羅難陀言：「阿姨！某甲喚汝。」即從語暮往，主人為開門，賊便突入，劫物蕩盡。主人瞋呵言：「若此比丘尼不非時來，我不開門，不遭此難！供養望福，而反致禍，與養怨家有何等異？」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非時入白衣家，波逸提。」
復有諸比丘尼，白衣呼不敢往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比丘尼，白衣喚得往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白衣不喚，非時入其家，波逸提。」
非時者：從中後，至明相未出。
若白衣喚，應詳察，彼使是可信人不？又應審問，知其虛實；若猶有疑，至門，應先問其家：「竟為喚不？」然後乃入。復應籌量，非是可畏時不？
若非時往白衣家，一脚出門，突吉羅；兩脚出，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有居士請比丘尼僧食。諸比丘尼食前著衣持鉢往到其家，從作食人索飲、或索釜爨、或索飯。作食人，作是念：「今辦此食，正為此輩，前與、後與，亦復何在？」便盡與之，飯飲都盡。主人至時打犍槌集僧，勅使下食，作食人具以事答，居士便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尼如小兒，不能小忍！貪食如此，何道之有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受請，主人未唱隨意食；食者，波逸提。」
若未唱隨意食食，口口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(一百七十)
爾時諸比丘尼如法作驅出羯磨竟，被驅比丘尼不肯去。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言：「被驅出羯磨與不被驅出羯磨，有何等異？」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被驅出羯磨，不去者，波逸提。」
驅出羯磨者：白四羯磨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病、若八難起、若非法羯磨，皆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如法集僧時，有比丘尼不即往，諸比丘尼待之，以妨行道。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僧如法集會，不即往，波逸提。」
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病，若不聞，若八難起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往觀歌舞作伎，生染著心，不復樂道，遂有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白衣見，譏呵言：「此等觀歌舞作伎，如婬女人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觀歌舞作伎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不犯，如上觀王宮、觀畫中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往至邊地，邊地人抄取作婢，或奪衣鉢，或破梵行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往邊地，波逸提。」
邊地者：無比丘、比丘尼處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飛行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度二根人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云何比丘尼度二根人？無可度、不可度者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度二根人，波逸提。」
若疑，應先看。
發心，乃至三羯磨未竟，突吉羅。竟，和尚，波逸提；餘尼師僧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度二道合作一道女人。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度二道合作一道女人，波逸提。」
若度竟，有是病，不犯。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度常有月水女人，行乞食血流污脚。諸白衣見，惡賤譏呵言：「諸比丘尼無可度、不可度，度如此輩污人床席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度常有月水女人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不禮比丘，不迎不送，亦不請坐。諸比丘瞋，不復教誡，諸比丘尼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

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言：「我先不說八敬法，應禮比丘耶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見比丘不起、不禮、不請坐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病；若先有怨嫌，不共語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作是念：「佛不聽我等剃隱處毛，今當火燒！」即便燒之。時有婆羅門失羊覓之，到比丘尼巷聞燒毛氣，謂比丘尼偷殺其羊，便至王所，以事白王。王即呼比丘尼問言：「阿姨！殺婆羅門羊不？」答言：「不殺！」問：「若不殺，那得有燒羊毛氣？」便以實答。王聞大笑即放令去，諸臣聞之譏呵言：「云何比丘尼不念行道，乃燒隱處毛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燒隱處毛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剃隱處毛中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不著僧祇支往白衣舍，風吹上衣，露其身體。諸白衣見，便弄，共說麁惡語，以此羞恥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不著僧祇支入白衣家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浣染打縫，若無，皆不犯。(一百八十)
爾時諸比丘尼與白衣對坐，臨身相近說法，似若私語，於中生染著心，遂致返俗、作外道者，諸白衣譏呵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與白衣對坐，臨身相近說法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自歌舞，諸居士譏呵言：「此比丘尼自歌舞，如婬女人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歌舞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遮受迦絺那衣，諸比丘尼待久不至，妨廢行道。諸長老比丘尼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遮受迦絺那衣，波逸提。」
若病，若不聞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遮捨迦絺那衣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遮捨迦絺那衣，波逸提。」

餘如上說。
爾時差摩比丘尼聰明機辯，難問諸比丘。諸比丘不能答，便大羞恥，後見諸比丘尼輒下路避之，遂無復教誡比丘尼者，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問難比丘，波逸提。」
有諸比丘尼有疑，不敢問難，以此復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尼先白比丘，聽問者問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不白比丘，輒問義者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跋難陀常出入偷羅難陀比丘尼所；後時著衣持鉢往到彼所，坐起輕脫，更相見形。跋難陀遂失不淨，偷羅難陀取內衣浣，以不淨自內形中，遂致有娠。諸比丘尼見，問言：「汝不修梵行耶？」答言：「非不修梵行！我以男子不淨，自內形中，致此娠耳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以男子不淨自內形中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作外道事火法，然火及誦其呪語。諸居士譏呵言：「此等尚不能淨其見，何得有道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，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作外道事火法然火，波逸提。」
若以邪見作之，偷蘭遮；若作種種諸外道事，皆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在有人處浴，眾人見之，觀看戲弄。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在有人處浴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誦外道呪術。諸白衣譏呵：「此等誦外道呪，無求道心！」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皆如誦治病經方中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誦外道呪術，若教人誦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眾自授具足戒，彼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

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一眾授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發心，乃至白四羯磨未竟，突吉羅。竟，和尚，波逸提；餘師僧，突吉羅。(一百九十)
爾時諸比丘尼自作畜眾羯磨、自作二歲學戒羯磨、自授二歲學戒，不能教誡弟子，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。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作畜眾羯磨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自作二歲學戒羯磨，波逸提。」
「若比丘尼，自授二歲學戒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作二歲學戒竟羯磨，經宿乃與授具足戒，中間有難，遂不得受具足戒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作二歲學戒竟羯磨，經宿乃授具足戒，波逸提。」
發心，乃至明相未出，突吉羅。明相出已，和尚，波逸提；餘師眾，突吉羅。
若病，若難起，若僧不集會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作二歲學戒羯磨竟，經宿乃授其學戒，其中難起，遂不得受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作二歲學戒羯磨竟，經宿乃授其學戒，波逸提。」
發心，乃至明相未出，突吉羅。明相出已，和尚，波逸提；餘師眾，突吉羅。
不犯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自織作衣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云何比丘尼，不念行道？身自織作，如餘織師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織作衣著，波逸提。」
若織擲梭，擲擲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織腰繩、禪帶，不犯。
爾時波斯匿王左右人及諸比丘尼，於恐怖處遊看，為賊所剝，或破梵行、或虜將去。餘比丘尼以是白王，王言：「我今不得自在，當奈比丘尼何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言：「何以於恐怖處遊行？」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國內恐怖處於中遊行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
若先在路行，後有難起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自作己像，亦使人作。
時偷羅難陀亦使人作，見己像已，生染著心，作是念：「我色貌如是，云何毀之，修於梵行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見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作己像，若使人作，波逸提。」
作己像者：或畫、或以木、或以泥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人密作示之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莊嚴女人，便生不樂道心，遂致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云何比丘尼莊嚴女人，如莊母耶？與自莊嚴有何等異？不念行道，但作邪飾，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莊嚴女人，波逸提。」
莊嚴者：為其梳頭，乃至插一華，著一釧，一一波逸提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水中洗浴，逆流行，為水所觸，生愛欲心，遂致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水中逆流行，波逸提。」
若逆流行，步步波逸提；失不淨，偷羅遮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無欲心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仰臥屋溜處，滴入形中，生愛欲心，遂致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仰臥水來下處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以繩纏腰，欲使細好，生愛欲心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等治腰使細，如婬女人！無有道心，但作邪事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治腰使細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(二百)
爾時諸比丘尼種種治身令好，生愛欲心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種種治身，波逸提。」

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如妓女法著衣，生不樂道心，遂至反俗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如妓女法著衣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如白衣婦女法著衣，生不樂道心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如白衣婦女法著衣，波逸提。」
餘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尼以欲心，自觀形體，生愛欲意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以欲心，自觀形體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照鏡，生不樂道心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照鏡，波逸提。」
若水中照，突吉羅。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若面有瘡，照看，不犯。
爾時諸比丘尼種種自卜，亦從他卜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等不捨邪見，何應得道？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自卜，若就他卜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爾時諸比丘尼共私論議：「我等出家當得究竟？為不得究竟？為應罷道、不應罷道？若罷道者，得好婿不？兒子多少？相祿云何？」因此論說，生世俗情，不復樂道，遂致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言：「云何比丘尼作世俗論，以忘道意？」乃至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亦如上說。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隨世俗論者，波逸提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(二百七竟)

五分律第二分之五尼律悔過法

爾時諸比丘尼好食酥，數從人乞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酥令人悅澤，世人所食。云何比丘尼不求法味？貪著嗜美，求好顏色，與婬女何異？無沙門行！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尼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

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波羅提提舍尼法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食酥，應諸比丘尼邊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阿姨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時諸比丘尼於僧中食、請家食及乞食，得酥不敢噉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比丘尼不乞，得酥應噉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乞酥食。是比丘尼應諸比丘尼邊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阿姨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有諸病比丘尼須酥，不敢乞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病比丘尼乞酥食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若比丘尼，無病自為乞酥食。是比丘尼應諸比丘尼邊悔過：『我墮可呵法，今向諸阿姨悔過！』是名悔過法。」
式叉摩那、沙彌尼，突吉羅。
比丘尼乞油、乞蜜、乞石蜜、乞乳、乞酪、乞魚、乞肉，皆如上說。

五分律第二分之六尼律眾學法

爾時優波離問佛：「世尊已為諸比丘結應學法：『不高著下衣，應當學。』乃至『樹過人，不得上，除大因緣，應當學。』我當云何持？」佛言：「應作二部僧持。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
「不高著下衣，應當學。」
「不下著下衣。」
「不參差著下衣。」
「不如多羅葉著下衣。」
「不如象鼻著下衣。」
「不如圓桪著下衣。」
「不細襵著下衣。」
「不高被衣。」
「不下被衣。」
「不參差被衣。」
「好覆身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好覆身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反抄衣著右肩上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反抄衣著右肩上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反抄衣著左肩上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反抄衣著左肩上，白衣舍坐。」

「不左右反抄衣著兩肩上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左右反抄衣著兩肩上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搖身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搖身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搖頭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搖頭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搖肩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搖肩，入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携手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携手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隱人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隱人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扠腰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扠腰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拄頰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拄頰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掉臂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掉臂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高視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高視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左右顧視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左右顧視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蹲行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蹲行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企行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企行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覆頭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覆頭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戲笑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戲笑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不高聲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不高聲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庠序，入白衣舍。」
「庠序，白衣舍坐。」
「一心受食。」
「不溢鉢受食。」
「羹飯俱食。」
「不於鉢中處處取食。」

「不刳中央食。」
「不曲指收鉢食。」
「不嗅食食。」
「諦視鉢食。」
「不棄飯食。」
「不以食手，捉淨飲器。」
「不吸食食。」
「不嚼食作聲。」
「不舐取食。」
「不滿手食食。」
「不大張口食。」
「飯未至，不大張口待。」
「不縮鼻食。」
「不含食語。」
「不脹頰食。」
「不嚙半食。」
「不舒臂取食。」
「不振手食。」
「不吐舌食。」
「不含吞食。」
「不揣飯，遙擲口中。」
「不以鉢中，有飯水，灑白衣屋內。」
「不以飯覆羹，更望得。」
「不嫌呵食。」
「不為己索益食。」
「不嫌心視比坐鉢食。」
「不立大小便，除病。」
「不大小便淨水中，除病。」
「不大小便，生草菜上，除病。」
「人著屐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人著革屣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人現胸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人坐，比丘尼立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人在高坐，比丘尼在下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人臥，比丘尼坐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人在前，比丘尼在後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人在道中，比丘尼在道外，不應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不為覆頭人說法，除病。」

「不為反抄衣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不為左右反抄衣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不為持蓋覆身人，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不為騎乘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不為拄杖人說法，除病。」
「不為捉刀人說法。」
「不為捉弓箭人說法。」
「樹過人不得上，除大因緣，應當學。大因緣者：惡獸諸難，是名大因緣。」
五分律卷第十四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三分初受戒法上

佛在王舍城，告諸比丘：「過去有王名曰鬱摩，有四庶子：一名照目、二名聰目、三名調伏象、四名尼樓；聰明遠達，並有威德。第一夫人有子，名曰長生，頑薄醜陋，眾人所賤。夫人念言：『我子雖長，才不及物；而彼四子並有威德，國祚所歸，必鍾此等。當設何計，固子基業？』復作是念：『王見信愛，兼餘夫人！正當先以情求，次以理成耳！』即如其念，便自嚴飾，於王入時，倍加承敬。王欲親近，即便啼泣，王問其故，夫人答言：『微願不遂，於是盡矣！』王言：『汝願理苟可從，誓不相違！』便白王言：『王之四子並有威德，我子雖長，才不及物，承係大業必為[麥*欠]奪！若王擯斥四子，我情乃安！』王言：『四子孝友，於國無愆。我今云何而得擯黜？』夫人又言：『我心劬勞，實兼家國！王此四子並有威德，民各懷附已；一旦競逐，必相殄滅，大國之祚何必王後？』王言：『止，止！勿復有言！』即呼四子勅令出國。四子奉命，即便裝嚴。時四子母及同生姊妹，咸求同去；又諸力士、百工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、一切人民，多樂隨從，王悉聽之。於是四子拜辭而去，渡傍耆羅河，到雪山北，土地平廣，四望清淨，又多名果、異類禽獸。四子見之，呼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住，共議言：『所經諸處，無勝此者！可以居乎？』咸無異議。即便頓止，營建城邑。數年之中歸者如市，漸漸熾盛，遂成大國。

「去後數年，父王思子，問群臣言：『我四子者，今在何許？』答言：『在雪山北，近舍夷林，築城營邑，人民熾盛，地沃野豐，衣食無乏。』王聞三歎：『我子有能！』如是三歎。從是遂號為釋迦種也。

「尼樓有子，名象頭羅。象頭羅子，名瞿頭羅。瞿頭羅子，名尼休羅。尼休羅有四子：一名淨飯、二名白飯、三名斛飯、四名甘露飯。淨飯王有二子：一名菩薩、二名難陀。白飯有二子：一名阿難陀、二名調達。斛飯有二子：一名摩訶男、二名阿那律。甘露飯有二子：一名婆婆、二名拔提。菩薩有子，名羅睺羅。

「菩薩少有出家志，父王恐其學道，常以五欲而娛樂之。至年十四，嚴駕遊觀，出東城門，逢見老人，頭白背僂，拄杖羸步。問御者曰：『此為何人？』答曰：『老人也！』又問：『何謂為老？』答曰：『年耆根熟，形變色衰，坐起苦極，餘命無幾，故謂之

老。』菩薩曰：『吾免之乎？』答曰：『未也！』便迴駕還宮，自念未離老法，愁憂不樂。王問御者：『太子出為樂不？』答言：『不樂！』又問：『何故？』答曰：『逢見老人，是故不樂。』王恐相師言實，出家不久，復增五欲以娛樂之。

「菩薩久後復勅御者嚴駕遊觀，出南城門，逢見病人，形體羸瘦，倚門喘息，問御者曰：『此為何人？』答曰：『病人也！』又問：『何謂為病？』答曰：『四大增損，飲食不能，氣息羸微，命在漏刻，故謂之病。』又問：『吾免之乎？』答曰：『未也！』便迴駕還宮，自念未離老病，更增愁憂。王復問御者：『太子此出樂不？』答言：『逾更不樂。』又問：『何故？』答曰：『逢見病人，是故不樂。』王恐出家不久，復增五欲，晝夜娛樂。

「菩薩久後復勅御者，嚴駕遊觀，出西城門，逢見死人，舁屍在前，室家男女哀號隨後。問御者曰：『此為何人？』答曰：『死人也！』又問：『何謂為死？』答曰：『氣絕神逝，無所復知，棄之空野，長離親戚，故謂之死。』又問：『吾免之乎？』答曰：『未也！』菩薩自念，未離老病死法，更增愁憂，即迴車還，逢見一人，剃除鬚髮，法服擎鉢，視地而行。問御者曰：『此為何人？衣服異世。』答曰：『出家人也！』又問：『何謂出家？』答曰：『善自調伏，具諸威儀，常行忍辱，憐愍眾生，故謂出家。』菩薩聞已，三稱：『善哉，惟是為快！』至便下車，恭敬而問：『何故形服與世絕異？』答亦如上。菩薩復三稱：『善哉，惟是為快！』登車向宮。有一女人遙見菩薩，生欲愛心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母有此子樂，　其父亦甚歡；
女人有此婿，　樂過於泥洹。』

「菩薩聞說泥洹聲，歡喜踊躍，自念：『我何當得此無上泥洹？』還宮思惟，未離生老病死之法。王問御者：『太子今出樂不？』答言：『始出不悅，還時甚樂！』又問：『何故？』答曰：『出逢死人，是故不悅。還見比丘，是故歡樂。』王復念曰：『相師言實，出家必矣！』復增五欲晝夜娛樂。菩薩為諸妓女所娛樂已，便得暫眠，眾妓女輩皆淳惛而寐。菩薩尋覺，觀諸妓直更相荷枕，或露形體如木人狀，鼻涕，目淚，口中流涎，琴瑟箏笛縱橫在地；又見宮殿，猶如丘墓。菩薩見已，三反稱言：『禍哉，禍哉！』走視父王所住宮殿，宮殿變狀，亦復如是。復稱：『禍哉！』深生厭離。於是菩薩勅奴闡陀：『汝起被馬，勿令人聞！』闡陀白言：『夜非行時，不應遊觀，又無怨敵，逼於上宮。不審何故夜勅被馬？』太子答言：『有大怨敵，汝不知耶？老病死怨，怨之大者！汝速被馬，

勿得稽留！』即被白馬，牽至中庭，白言：『馬已來此！』菩薩便到馬所，將欲跨之，馬大悲鳴，天神恐有留難，即散馬聲，令人不聞。菩薩跨馬向閻，閻即自開；復向城門，門亦自開，既出門已，向阿奚耶林，去城不遠，便下馬脫寶衣，語闡陀言：『汝可牽馬，并持寶衣還宮，道吾拜白父母：「今辭學道，不久當還，願不垂憂！」』闡陀涕泣長跪，白言：『相師昔記太子，當為轉輪聖王，七寶千子，主四天下，正法御世，不用兵杖，自然太平；而今云何棄此王位，脫身寶衣，受苦山野？』菩薩反問：『相師爾時，復何所記？』答言：『若不樂天下，出家學道，當成無上等正覺道。』菩薩語言：『汝聞此語，今何為憂？但速還歸，啟白父母：「設我骸骨枯腐，不盡生老病死之原，終不還反！」』於是闡陀悲泣前禮，右繞三匝，牽馬持寶衣還宮。

「菩薩前行，見一獵人著袈裟衣，往至其所，以所著衣價直百千，用以貿之，得著而去。菩薩復前向須摩那樹，樹下有剃頭師，求令除髮，即為剃之。釋提桓因如屈伸臂頃至菩薩前，以衣承髮，持還天宮。剃已，作是念：『我今已為出家，自然具戒。』於是漸漸遊行，到王舍城。瓶沙王少有五願：一者、父王登遐，我當紹位；二者、願為王時，遇佛出世；三者、願身見佛，親近供養；四者、願發喜心，得聞正法；五者、願聞法已，即得信解。菩薩入城乞食，威儀庠序，視地而行，時未有鉢，持蓮華葉展轉道路，葉不離根。時王與諸群臣於高樓上，遙見菩薩以為奇雅，顧語眾臣：『未曾見聞若斯人比，必是神聖！』咸皆白言：『昔聞雪山北，迦維羅衛城王名淨飯，生子名菩薩；相師相之，若在家者，當為轉輪聖王，主四天下七寶自至，所謂輪寶、象寶、馬寶、珠寶、女寶、臣寶、主兵寶；王有千子勇健多力，以法御世，兵杖不用自然太平。若不樂世間，出家學道，道成號佛，度人生死。聞已出家，此人必是！』王聞是語，便大歡喜言：『吾昔五願一願已果，餘有四願，今必獲矣！』即勅二人：『往視菩薩於何憩止？吾當出詣。』受教馳往，見菩薩乞食畢，還波羅柰山，向波旬國結跏趺坐，一人住視，一人還白。王即嚴駕，出詣菩薩止頓山下，王步上山，至菩薩所。菩薩言：『善來，大王！得無疲極？』王即稽首禮足，却坐一面，白菩薩言：『本生何國？何姓出家？』菩薩答曰：『生雪山北，舍夷國迦維羅衛城，父名淨飯，姓曰瞿曇。』王欲試菩薩，語言：『比丘族姓尊貴，世為王胄，聖德自然，應君四海。四海顒顒莫不企仰，若能降志，亦當稱蕃北面相事。』菩薩答曰：『位莫尊轉輪王，吾已棄之，況四海乎！所以出家求道，欲度一切生死大苦！何不請我道成先度，乃反區區以此相要？』王言：『善哉，斯語甚快！道成之日，願先度我及此國人！』菩薩許之，王大歡喜，禮足辭退。

「王去後，菩薩便向菩提樹，去樹不遠見一人刈草名曰吉安，從乞少草持至樹下，敷已結跏趺坐，直身正意，繫念在前，即除五蓋，離欲惡不善法，乃至得第四禪，遊戲其中，通三十七道品之行；以此淨心，三明洞照，所謂：宿命明、他心明、漏盡明，如《瑞應本起》中說。於是起，到鬱鞞羅聚落。始得佛道，坐林樹下，初夜逆順觀十二因緣：緣是，故有是；緣滅，則是滅。所謂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憂悲苦惱；若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滅，六入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皆滅。見此義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『生緣法皆爾，　梵志初始禪，
既知此緣法，　能除一切疑；
生緣法皆爾，　梵志初始禪，
既知此緣法，　能除一切苦；
生緣法皆爾，　梵志初始禪，
破魔之闇冥，　如日昇虛空。』

「爾時世尊身有風患，摩修羅山神即取訶梨勒果奉佛：『願佛食之，以除風患！』佛受為食，風患即除，結跏趺坐，七日受解脫樂。過七日已，從三昧起，遊行人間。
「時有五百賈客，乘五百乘車，中有二大人：一名離謂、二名波利。二人昔善知識，死為善神，恒隨逐之，作是念：『今佛始成大道，未有獻食者，我今當令二人飯佛，使長夜獲安！』即以神力，車牛皆躓，眾人怖懼，四向求神。彼神於空中，語言：『汝等莫怖，汝等莫怖！今佛世尊初成大道，靜坐七日，從定起遊行，坐彼樹下，未有獻食者。汝奉上麨蜜，長夜獲安！』眾人歡喜，即和麨蜜，俱詣樹下，遙見世尊，姿容挺特，諸根寂定，有三十二大人之相，圓光一尋，猶若金山；前禮佛足，奉上麨蜜。世尊作是念：『過去諸佛皆以鉢受，當來諸佛亦復如是，我今亦應用鉢受施。』四天王知佛意，各取一自然香淨石鉢，以奉世尊，白言：『惟願哀納我等此器，受賈人施！』佛復惟念：『若取一王鉢，不可餘王意！』便悉受四鉢，累左手中，右手按之，合成一鉢，以用受施。受已，語言：『汝等當歸依佛，歸依法！』即受二自歸，是為人中二賈客，最初受二自歸。便為說隨喜呪願之偈：

「『二足汝安隱，　四足亦安隱，

去亦得安隱，　還亦得安隱。
如耕田有望，　下種亦有望，
汝今入海望，　獲果亦如彼。』

「爾時世尊說此偈已，更為賈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已，復至一樹下食麨蜜。食麨蜜已，復結跏趺坐，入定七日，受解脫樂。過七日已，到文鱗龍所，坐一樹下。龍從水出，以非人食奉上世尊。佛受食已，復入定七日，受解脫樂。時雨七日，其雲甚黑，使人毛豎，龍作是念：『今雨可畏，我寧可化作大身，繞佛七匝，頭覆佛上，勿使風雨、蚊虻，惱亂世尊！』即便作之。世尊過七日已，從三昧起。龍見雨止，空中清明，捨其本形，化作年少，稽首白佛：『我化大身圍繞七匝，頭覆佛上，欲以障蔽風雨、蚊虻，不為觸惱！』
「佛以此義，便說偈言：

「『靜處遠離樂，　聞法見法樂，
不惱世間樂，　能慈眾生樂，
世間離欲樂，　等度恩愛樂，
能伏我慢者，　是為最上樂。』

「佛說偈已，起到欝鞞羅斯那聚落，入村乞食；次到斯那婆羅門舍，於門外默然立。彼女須闍陀，見佛威相殊妙，前取佛鉢盛滿美食，以奉世尊。佛受食已，語言：『汝可歸依佛，歸依法！』即受二自歸，是為女人中須闍陀最初受二自歸為優婆夷。佛食已，復還菩提樹下，結跏趺坐，三昧七日，受解脫樂。過七日已，從三昧起，著衣持鉢，復到其舍。斯那奉食，受二自歸，亦如上說。佛後復往其舍，其婦見佛奉食，受二自歸，亦如上說。佛後復往其舍，彼姊妹四人，見佛奉食，受二自歸，亦如上說。佛食已，復還菩提樹下，三昧七日起，向阿豫波羅尼拘類樹，中路見一女人鑽酪作酥，便從乞食。彼女取鉢，盛滿酪奉佛，受二自歸，亦如上說。佛食已，前到樹下三昧七日。過七日已，從三昧起，作是念：『我所得法，甚深微妙，難解難見，寂寞無為，智者所知，非愚所及！眾生樂著三界窟宅，集此諸業，何緣能悟十二因緣，甚深微妙難見之法？又復息一切行，截斷諸流，盡恩愛源，無餘泥洹，益復甚難。若我說者，徒自疲勞，唐自枯苦！』
「爾時世尊欲重明不可說義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我所成道難，　若為窟宅說，

逆流迴生死，　深妙甚難解，
染欲之所覆，　黑闇無所見，
貪恚愚癡者，　不能入此法。』

「爾時世尊以此默然，而不說法。時梵天王於梵天上，遙知佛意，作是念：『今佛正覺，興出于世，不為眾生說所悟法，世間長衰，永處盲冥，死即當復墮三惡道！』念已，如力士屈伸臂頃，於梵天沒涌出佛前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『惟願世尊，哀愍眾生，時為說法！自有眾生能受佛教，若不聞者便當退落！』如是三返。復以此義說偈請佛：

「『先此摩竭界，　常說雜穢法。
願開甘露門，　為演純淨義！
自我在梵宮，　皆見古佛說，
惟願今普眼，　亦敷法堂教！
眾生沒憂惱，　不離生老死，
然多樂善者，　願說戰勝法！』

「爾時世尊默然受之，即以佛眼普觀世間，見諸眾生根有利鈍：有畏後世三惡道者；有能受法，如大海者，有若蓮華萌芽在泥，出水、未出水不污染者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先恐徒疲勞，　不說甚深義，
甘露今當開，　一切皆應聞。』

「爾時梵天聞此偈已，歡喜踊躍，前禮佛足，右繞三匝，忽然不現，還於天宮。佛作是念：『甘露當開，誰應先聞？鬱頭藍弗聰明易悟，此人應先！』念已欲行，天於空中白言：『鬱頭藍弗亡來七日。』佛言：『苦哉！彼為長衰，甘露法鼓如何不聞？』復更惟曰：『甘露當開，誰應次聞？阿蘭迦蘭聰明易悟，次應得聞！』適起欲行，天復白言：『阿蘭迦蘭昨夜命終。』佛言：『苦哉！甘露法鼓而不得聞，生死往來，何由得息？』復更惟曰：『甘露當開，誰應次聞？父王昔遣五人，隨侍勞苦，此功應報！今此五人，在波羅柰國，仙人鹿苑中。』念已便行，未至中間，道逢梵志，名優婆耆婆，遙見世尊姿容挺特，諸根寂定，圓光一尋，猶若金山，便問曰：『本事何師？行何道法？以致斯尊！』
「爾時世尊以偈答曰：

「『一切智為最，　無累無所染，
我行不由師，　自然通聖道，
唯一無有等，　能令世安隱；
當於波羅棕，　擊甘露法鼓。』

「梵志復問：『自說最勝，願聞其義！』
「佛復以偈答曰：

「『能除一切結，　滅盡三界漏，
摧破諸惡法，　是故我為勝！』

「梵志不受，拍髀而去。彼梵志宿世善神，即於空中為說偈言：

「『佛始出世間，　天上天下尊。
如何汝遇之，　而反棄捨去？』

「梵志雖聞此偈，猶去不顧。
「於是世尊之波羅棕趣五人所。五人遙見佛來，共作要言：『瞿曇沙門昔日食一麻、一米，尚不得道；今既多欲，去道遠矣！但為敷一小座，慎莫起迎，禮拜問訊！』世尊既到，五人不覺起禮，為捉衣鉢，更敷好座，以水洗足；然猶輕如來，面呼姓名：『某甲可就此坐！』佛告五人：『汝等愚癡立要，云何而不牢固？汝莫輕於佛，面稱姓名，自使長夜受大苦報！吾今已成無上正覺，應共一心聽受教誡，汝若隨順無違無逆，不久當得族姓出家，淨修梵行，現證道果！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解了五陰，止宿泥洹。』五人復言：『卿先如是難行苦行，尚不得過人法，聖利滿足！況今失道，放恣多欲，過人之法，其可得乎！』佛復告曰：『汝等莫輕如來無上正覺，佛不失道，亦不多欲！』五人聞已，乃捨本心。佛復告曰：『世有二邊，不應親近：一者、貪著愛欲，說欲無過；二者、邪見苦形，無有道迹。捨此二邊，便得中道，生眼智明覺，向於泥洹。何謂中道？所謂八正：正見、正思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為中道。復有四聖諦：苦聖諦、苦集聖諦、苦滅聖諦、苦滅道聖諦。何謂苦聖諦？所謂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憂悲惱苦、怨憎會苦、愛別離苦、所求失苦。以要言之，五盛陰苦，是謂苦聖諦。何謂苦集聖諦？所謂有愛，及俱生煩惱，處處樂著，是謂苦集聖諦。何謂苦滅聖諦？所謂愛斷無餘，滅盡泥洹，是謂苦滅聖諦。何謂苦滅道聖諦？所謂八正道，是謂苦滅道聖諦。是法我先未聞：眼生、智生、明生、覺生、通生、

慧生，是法應知；我先未聞：眼生乃至慧生，是法已知；我先未聞：眼生乃至慧生，是苦聖諦，是苦聖諦應知，是苦聖諦已知。我先未聞：眼生乃至慧生，是苦集聖諦，是苦集聖諦應斷，是苦集聖諦已斷。我先未聞：眼生乃至慧生，是苦滅聖諦，是苦滅聖諦應證，是苦滅聖諦已證。我先未聞：眼生乃至慧生，是苦滅道聖諦，是苦滅道聖諦應修，是苦滅道聖諦已修。我先未聞：眼生乃至慧生，我已如實知。是三轉十二行法輪，得成無上正覺。』說是法時，地為六返震動。

「憍陳如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佛問：『憍陳如！解未？憍陳如！解未？』憍陳如答言：『已解，世尊！』地神聞已，告虛空神，虛空神告四天王天，四天王天告忉利天，如是展轉至於梵天，言：『佛今於波羅柰轉無上法輪，先所未轉！若沙門、婆羅門、若天、若魔、若梵，一切世間所未曾轉！』諸天歡喜，雨種種花，皆有光明，如星墜地；於虛空中作天伎樂。於是憍陳如從坐起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！』佛言：『善來，比丘！受具足戒，於我善說法律，能盡一切苦，淨修梵行。』憍陳如鬚髮自墮，袈裟著身，鉢盂在手，是為憍陳如已得出家受具足戒。自是已後，名為阿若憍陳如。佛便為四人說法教誡，跋提、婆頗二人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果。見法得果已，從坐起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！』佛言：『善來，比丘！』乃至鉢盂在手，亦如上說。復為二人說法教誡，頞鞞、摩訶納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果。見法得果已，從坐起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！』佛言：『善來，比丘！』乃至鉢盂在手，亦如上說。

「佛告五比丘：『汝等一心求正斷煩惱，我先亦一心求正斷煩惱，故得成無上正覺！於意云何？色為是常，為無常乎？』答言：『無常！』又問：『若無常者，為苦？為樂？』答言：『苦！』又問：『若苦，為我？為非我？』答言：『非我！』受想行識亦如是，問答亦如上。『是故諸比丘！色若內、若外，若過去、未來、現在，皆應如實見於非我，受想行識亦如是！夫為聖弟子，應作是觀，厭離、無染，便得解脫；得解脫智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！』說是法時，五比丘一切漏盡，得阿羅漢道。爾時世間有六阿羅漢。

「復有長者子，名曰耶舍，本性賢善，厭離世間，喜樂聞法。世尊作是念：『彼耶舍長者子，當以信出家！』便往婆羅水邊，敷草坐宿。時彼長者子五欲自娛已，便得暫眠，一切伎直悉皆眠臥。長者子須臾便覺，視已屋舍猶若丘塚，觀諸伎直皆如木人，更相荷枕，鼻涕，目淚，口中流涎，琴瑟箏笛樂器縱橫，甚大驚怖，生厭離心；走向父所住處，見亦如是，益生厭離，即便向閤，閤忽自開；

向門及大城門，皆自然開，逕趣婆羅水邊高聲大唱：『我今憂厄，無所歸趣！』

「爾時世尊伸金色臂，招言：『童子來此！此處無為，無有憂厄！』耶舍聞佛語聲，一切憂厄，豁然消除，即脫琉璃屐著於岸邊，渡水詣佛，遙見世尊姿容殊特，猶若金山，生歡喜心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次說四諦苦集滅道，即於坐上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後伎直覺，共求耶舍，不知所在，白其父母。父母四向推求，絡繹而追，兼募人言：『若知我子所在，即以其身所著寶衣與之！』其父夜至城門，待開出城，見其屐跡，尋跡追之；既到水邊，見琉璃屐在岸上，乍喜、乍悲，即捨屐渡水。佛遙見之，恐壞子善心，化令有障，使子見父，而父不見子。父問佛言：『沙門見我子不？』佛言：『且坐！若在此者，何憂不見？』聞此語已，念言：『沙門必不妄語！』便前禮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所謂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；五欲過患，出生諸漏，在家染累，出家無著。說如是種種助菩提法，然後更說諸佛常所說法，所謂：苦集盡道。彼即於坐上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果。見法得果已，受三自歸，次受五戒，是為諸優婆塞於人中，耶舍父最初受三歸五戒。耶舍聞佛為父說四真諦法，漏盡意解。然後令其父子兩得相見，父語子言：『汝起還家！汝母失汝，憂愁殆死！』佛語其父言：『若人解脫於漏，寧能還受欲不？』答言：『不能！』佛言：『我為汝說法時，耶舍觀諸法漏盡，心得解脫！』其父白佛言：『佛為我說法，而使耶舍快得善利！』於是耶舍從坐起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！』佛言：『善來，比丘！』乃至鉢盂在手，亦如上說。爾時世間有七阿羅漢。

「時耶舍父從坐起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『惟願世尊與耶舍，受我明日食！』佛默然受之。更頂禮足，繞三匝而去；還家辦種種多美飲食。佛至時將耶舍，著衣持鉢，往到其家，就座而坐。長者夫婦，手自下食。食已，行澡水畢，婦取小床於佛前坐。佛言：『姊妹！汝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比丘僧！』即受三歸，次受五戒，是為耶舍母初受三自歸五戒。爾時世尊為耶舍母舉家大小，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皆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果。見法得果已，皆受三自歸，次受五戒。

「爾時耶舍有四友人：一名、滿足，二名、善博，三名、離垢，四名、牛主，聞耶舍於沙門瞿曇所，出家修梵行，共議言：『其道必勝！乃使豪族，不顧世榮。我等可共到大沙門所，淨修梵行！』四人欣悅，慕道於心，便往耶舍所，問言：『汝所修梵行，豈能具足為最勝乎？』答言：『此道無量，為最勝也！』便將四人往到佛

所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皆於坐上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果。見法得果已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！』佛言：『善來，比丘！』乃至鉢盂在手，亦如上說。受戒未久，懃修不懈，得阿羅漢。爾時世間有十一阿羅漢。

「耶舍昔所交遊，復有五十人，聞耶舍於瞿曇所，修行梵行，共議出家乃至得阿羅漢，皆如上說。爾時世間有六十一阿羅漢。

「相師阿夷知菩薩成佛，當在波羅榇國，仙人鹿苑中，轉于法輪，又念：『我命過後，諸弟子中那羅摩納，當紹繼我。我之供養悉當屬彼，彼必貪著，無復憶佛出興世意。我今寧可於鹿苑邊，為立舍宅，教令日日三念：「佛當出世！若出世時，汝當於彼淨修梵行！」』念已，即為立宅，如念教之。阿夷不久便命過，那羅果得供養，貪著心深，都不復憶佛當出世。

「時伊羅鉢龍王，作是念：『昔迦葉佛記我：「於當來過百千萬億歲，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，佛當記汝脫龍身時。」時今應至，當往見佛。』彼龍為見佛故，於六齋日在恒水中，用金鉢盛銀粟，銀鉢盛金粟，又莊嚴二女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何者王中上？　染與非染等，
云何得無垢？　何者名為愚？
何者流所漸？　得何名為智？
云何流不流，　而名為解脫？』

「龍王說此偈已，念言：『若人有能解此偈者，即是佛！若從佛聞，必示我佛處！我今不見餘沙門、婆羅門、諸天魔梵、一切世間有能解此偈者。』念已唱言：『若有能解此偈，我當與金銀鉢滿金銀粟，及此二女。』爾時眾多餘沙門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競欲為龍解此偈義，龍王為說，皆不能解。爾時那羅摩納，為摩竭國人所共宗敬，皆言：『此摩納有大知見，必能解之！』便共往請。摩納念言：『我為一國所宗，若言不能，便當為彼眾人所棄；我雖未解，當作方便，保全此譽！』便語眾人：『汝皆共我往到龍所，我當解之！』於是眾人與摩納俱，恭敬圍繞，往到龍所，語龍言：『可說汝偈，我當敷演！』龍即說偈，摩納言：『此甚易解！我七日後，當來解之。』即誦其偈，先問餘沙門、婆羅門、不蘭迦葉六師等；悉不能解，皆詭瞋罵，咸言：『無義！』欲以掩藏不解之短。摩納復念言：『師昔告我，佛當出世，於彼淨修梵行。今沙門瞿曇在鹿苑中，必能解之，我當往問。』復作是念：『此六師等年耆博見，尚不能解！況沙門瞿曇既自年少，出家始爾，而能解

乎！』復念：『明闇自然，不可以先後相挌！瞿曇雖少，不可輕也！』念已，便到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，說龍王偈，以問於佛。佛即為說：

「『第六王為上，　染者與染等，
不染則無垢，　染者謂之愚，
愚者流所漸，　能滅者為智，
捨流不復流，　是名為解脫。』

「摩納聞說偈已，深知是佛，誦習受持，至第七日往到龍所；時八萬四千人在恒水兩岸，欲聽摩納解說偈義。摩納更語龍言：『說汝先偈。』龍王便說，摩納即說佛所說偈，而為解之。龍王聞偈，歡喜踊躍，念言：『佛已出世！我今便為已得見佛！所以者何？我不見餘沙門、婆羅門、諸天魔梵、一切世間有能解此義者。』念已，問摩納言：『汝實語我！汝所說偈，為從誰聞？我今不見諸餘沙門、婆羅門、一切世間有能說此偈者。唯除佛，若從佛聞！』答言：『我實語汝，佛已出世，我從其聞！』龍王歡喜問言：『佛今在何處？我欲見之！』摩納胡跪，舒右手指佛處方，言：『佛今在彼！』龍王益復歡喜，三返稱：『南無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！』便語摩納言：『汝可送我往至佛所，問訊世尊！』答言：『可爾！』龍王即自復身，身體長大，眼如大鉢，喘息如雷，口出火光，水中逆上，八萬四千人皆亦隨從。既達渚，次化作轉輪聖王，上岸詣佛；遙見世尊姿容殊特，猶若金山，龍王歡喜，加敬無量。佛見龍王稱其名曰：『善來，伊羅鉢龍王！』龍王聞已，復加喜敬：『世尊知我名，修伽陀識我名！』前頂禮足，却住一面，更說本偈，以問於佛，佛為說摩納所受之偈。龍王聞已，先大歡喜，然後悲泣。佛問龍王：『何故須臾乍喜、乍悲？』答言：『世尊！我憶過去迦葉佛所，淨修梵行。於後時，捉紫華莖，往到佛所問言：「世尊！若比丘殺此草，得何等罪？」佛答我言：「以此因緣，或有墮最苦地獄者！」我聞此語不信不敬，便故刺伊羅樹葉，作是念：「試看有何果報？」竟不捨此見，亦不悔過。命終之後，今生長壽龍中，因是業故，名我為伊羅鉢龍。既受身已，復往佛所問言：「我何時當得脫此龍身？」佛答我言：「當來過於百千億萬歲，有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，彼佛當記汝得解脫時！」我今既見世尊生希有心，始知諸佛言無虛妄，是以欣笑。又念昔違佛教，今復不能受佛明戒，是以悲泣。』復白佛言：『願記我何時當得脫此龍身！』佛言：『當來過百千億萬歲，有彌勒佛出現於世，汝於爾時得脫龍身，出家受戒，廣修梵行，得盡苦源！』佛便為龍受三自歸，為優婆塞；

復為八萬四千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所謂：施論乃至出要為樂。皆歡喜已，更為說諸佛常所說法，苦集盡道。八萬四千人即於坐上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果。見法得果已，受三自歸，次受五戒。於是龍王語摩納言：『汝今何為須此龍女？龍女多恚，或以毒火共相傷害！隨汝所須金銀寶物，盡當相與！』答言：『止，止！龍王！我不須龍女，亦不須金銀！我聞佛最後說偈，得離欲界欲故。』佛說法已，語龍王言：『汝可還歸所住！』龍王受教，頂禮而退。龍王去後，摩納前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『世尊！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！』佛言：『善來，比丘！』乃至鉢盂在手，亦如上說。出家未久，懃行不懈，得阿羅漢。爾時世間有六十二阿羅漢。

「於是世尊從鹿苑，漸漸遊行到娑羅林，在樹下坐。去林不遠有一園觀，時有同友三十人，各將其婦於中遊戲。一人無婦，雇一婬女假好衣服，共遊此園，方欲極情肆樂，而彼婬女著其好衣忽然叛去，相助追覓至娑羅林，遙見世尊姿容挺特，猶若金山，見已生希有心，皆到佛所，頂禮佛足，却坐一面，問佛言：『大沙門！見有一女人來不？』佛言：『寧欲自求，為欲求他？』答言：『我寧自求，不求婦女！』佛言：『且坐！為汝說法！』皆受教，更禮而坐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乃至苦集盡道。三十人皆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果。見法得果已，白佛言：『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！』佛言：『善來，比丘！』乃至得阿羅漢亦如上說。爾時世間有九十二阿羅漢。

「時復有六十人為婚姻事，行過娑羅林，遙見世尊姿容挺特，猶若金山，皆前到佛所，頂禮佛足。佛為說法，乃至得阿羅漢皆如上說。爾時世間有百五十二阿羅漢。

五分律卷第十五

五分律卷第十六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三分初受戒法中

「於是世尊告諸比丘：『汝等各各分部遊行世間，多有賢善能受教誡者。吾今獨往優為界欝鞞羅迦葉所，而開化之。』諸比丘受教，分部而去，世尊便到迦葉所。迦葉事一毒龍，著別靜室，無敢入者，唯除迦葉。佛故投暮往到其所，求索寄止龍室中宿。答言：『甚不愛也，中有毒龍恐相害耳！』佛言：『無苦，龍不害我！』答言：『若不畏者，隨意入宿！』佛即持草入室，敷座而坐，作是念：『我當稍化龍身，使形如橖，內於鉢中，以調伏彼。』適坐須臾，龍大瞋忿，身皆烟出，佛亦出烟；龍舉身火然，佛亦舉身出火，二火俱盛，龍室炯然。

「時迦葉及諸弟子來繞龍室，悲歎言：『可惜！大沙門不用我語，為龍所害！』明旦佛以鉢盛龍而出，語迦葉言：『此鉢毒龍，眾人所畏，今以降矣！』迦葉心念：『是大沙門雖神，不如我道真！』世尊即以神力，如力士屈伸臂頃，持龍著世界中間，還迦葉所。迦葉問佛：『龍著何所？』答言：『置世界中間。』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極神，須臾之間持龍乃著世界中間！雖然，故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！』

「迦葉白佛：『願大沙門住此，我自供養！』佛言：『汝若能日日自來請我，當受汝請！』答言：『甚善！』

「去迦葉不遠有一茂林，佛於中止，夜四天王來下侍衛，并欲聽法。四天王光明，猶四火聚，迦葉夜起，見佛邊有似四大火聚，不知何等。明日請佛，白言：『食具已辦，願見顧食！』又問：『昨夜此間，有四光聚，似火而非，為是何等？』佛言：『昨夜四天王來下，供養聽法，是其光耳！』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極大威神，乃使四天王自來供養！雖然，故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！』佛語迦葉：『汝且前去，吾隨後到！』迦葉適去，佛如屈伸臂頃，到閻浮提樹，取其果還，迦葉未至，已在其坐。迦葉後至，見佛問言：『我不從餘道還，亦無經過處，不見大沙門。大沙門為從何道來？』佛言：『汝適去後，我至閻浮提樹，取其果還。香美可食，今以與汝，可試食之！』迦葉復念：『大沙門有大神力，然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！』

「佛食已，還彼林中。夜釋提桓因自下侍衛，并欲聽法。帝釋光明遍照林中，倍四天王，迦葉夜見，亦復不知是何等光。明日復來請佛，白食已辦，并問光意。佛言：『昨夜釋提桓因，供養聽法，是

其光耳！』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神則神矣，乃使帝釋自來供養；然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！』佛語迦葉：『汝且前去，吾隨後到。』迦葉適去，佛到閻浮提邊訶梨勒林，取其果還，迦葉未至，已在其坐。迦葉後至，如上而問，佛言：『汝適去後，我到閻浮提邊訶梨勒林，取其果還。香美可食，今以與汝，可試食之！』迦葉復如上念。

「佛食已，還彼林中。夜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自下侍衛，并欲聽法。梵王光明倍於帝釋，迦葉夜見，亦復不知是何等光。明日復來請佛，白食已辦，并問光意。佛言：『昨夜梵天王來下，供養聽法，是其光耳！』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神則神矣，乃使梵王自來供養；然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！』佛語迦葉：『汝且前去，吾隨後至。』迦葉適去，復到閻浮提邊阿摩勒林，取其果還，餘如上說。

「佛食已，還彼林中。爾時世尊須水澡洗，尼連禪河自然曲流，經佛邊過，令佛得用。明日迦葉復來請佛，白食已辦，見河曲流，即問：『誰曲此流？』佛言：『我昨須水，水自曲來！』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神則神矣，發心念水，水為曲流；然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！』佛語迦葉：『汝且前去，吾隨後到。』迦葉適去，佛到俱耶尼，取彼牛乳，餘如上說。

「佛食已，還彼林中。爾時有斯那婆羅門婢死，棄衣塚間，佛取持還，念：『當於何浣？』適發心時，釋提桓因來下，以手指地，水出成池，白佛言：『可於此浣！』阿毘釋迦山神送大石瓮，亦白佛言：『可用浣之！』復念：『我拄何物，用浣此衣？』去池不遠有柯睺樹，其神曲枝令佛攀之。佛浣衣竟，於虛空中曬。迦葉明日復來請佛，白食已辦，見浣衣事，皆以問佛。佛具以答，迦葉心念如前。佛語迦葉：『汝且前去，吾隨後到。』迦葉適去，佛到鬱單越，取自然粳米，餘如上說。

「佛食已，還彼林中。爾時迦葉明日節會，念言：『今不請佛，若眾人見者，必當捨我，競奉事之！』便止不請。佛即遙知，復到鬱單越取食而食。過其日已，迦葉復來請佛，白食已辦，又問：『佛昨不來，竟於何食？』佛言：『汝昨節會，念言：「佛若來者，眾人共見，必當捨我，競奉事之！」是故我到鬱單越，取食而食。』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神則神矣，乃知人念；然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！』於是佛與迦葉俱到其家，食已還彼林中。

「爾時迦葉五百弟子皆共破薪，而斧不舉，以事白師，師言：『恐大沙門所為，汝往問之！』即以問佛，佛問：『欲使舉不？』答言：『欲舉！』佛言：『可去，斧自當舉！』既舉，復不肯下。復以白師，師教問佛，佛問：『欲使下不？』答言：『爾！』佛言：『可去，斧自當下！』既下，斧皆著薪，又不得舉。復以白師，師

教問佛，佛問：『欲使舉不？』答言：『爾！』佛言：『可去，自舉得用！』即皆得用。復欲然火，火不肯然。復以白師，師教問佛，佛問：『欲使然不？』答言：『爾！』佛言：『可去，火自當然！』火即自然。既然，復不肯滅。復以白師，師教問佛，佛問：『欲使滅不？』答言：『爾！』佛言：『可去，火自當滅！』火即自滅。復欲瀉水滅炭，水住瓶中，終不肯出。復以白師，師教問佛，佛言：『欲使出不？』答言：『爾！』佛言：『可去，水自當出！』水即自出。既出，復不肯止。復以白師，師教問佛，佛言：『欲使止不？』答言：『爾！』佛言：『可去，水自當止！』水即自止。

「爾時黑雲大雨七日，佛所住林，及迦葉家浩成一水。迦葉恐佛為水所漂，乘船來視，乃見世尊在尼連禪河水上經行。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神則神矣，水大瀑漲，不為漂沒，乃方在上經行；然不如我已得阿羅漢道！』

「於是世尊，飛昇虛空，告迦葉言：『汝非羅漢！何為虛妄自稱得道？』迦葉白言：『實爾。世尊！實爾。世尊！』復白佛言：『願得於大沙門所，出家受具足戒！』佛言：『報汝弟子未？』答言：『未！』佛言：『可先報之！』迦葉受教，即還語弟子言：『汝等知不？我欲於大沙門所，淨修梵行。汝等從我為善，不樂隨意！』五百弟子同聲言：『我等見佛降龍，已生信心，但待師耳！願皆隨從！』於是師徒共往佛所，白佛言：『我等師徒俱欲出家受具足戒！』佛言：『善來，比丘！受具足戒，於我善說法律，能盡一切苦，淨修梵行！』迦葉及五百弟子鬚髮自墮，袈裟著身，鉢盂在手。既受戒已，以先被服事火之具，皆棄尼連禪河中，是為迦葉及五百弟子受具足戒。

「迦葉有二弟，大名那提迦葉，小名伽耶迦葉。大弟有三百弟子，小弟有二百弟子，去兄一由旬，居在下流；見兄事火之具，隨水來下，恐兄為惡人所害，大水所漂。二弟即將五百弟子逆水而上，見兄師徒皆作沙門，怪而問之：『何故如此？』答言：『此道最勝，出要之法無有過者！』二弟及其五百弟子皆共議言：『我兄智慧第一，而今樂之，此道必勝！皆當相與，同兄出家。』即共詣佛，頂禮佛足，白佛言：『願與我等出家受具足戒！』佛言：『善來，比丘！』乃至鉢盂在手，亦如上說。

「於是世尊作是念：『何處多有飲食、臥具，於中教誡此故梵志千比丘僧？彼伽耶山多有飲食、臥具！』念已，將千比丘往到彼所，以三事教誡：一者、神足教誡；二者、說法教誡；三者、教勅教誡。何謂神足教誡？如神通中說。何謂說法教誡？言：『比丘！當思是，不可思是！當憶念是，不憶念是！當修是，當斷是，當依是

行！』何謂教勅教誡？言：『比丘！一切熾然！云何一切熾然？眼熾然、色熾然，眼識、眼觸，眼觸因緣生。受亦熾然，以何熾然？欲火熾然，瞋欲、癡欲熾然；乃至意法，亦如是。聖弟子聞如是法，生於厭離，無有染著，便得解脫！解脫智生，所作已辦，梵行已立，不復受有！』說是法時，千比丘漏盡，心得解脫也！

「爾時世尊作是念：『吾昔與瓶沙王要，得道度之，今應詣彼！』便與千比丘前後圍繞，漸漸遊行向王舍城。瓶沙王聞佛成道，度優為迦葉兄弟三人及千弟子，今來此邑，即勅國界四萬二千聚落，一聚落出豪傑二人，出共迎佛。八萬四千人乘象馬車，前後導從。爾時春末月，熱已極盛，眾人各念：『願得微陰！』時釋提桓因知彼念，即化作雲蓋，涼風微起。自化為梵天，著黃色衣，執七寶杖、七寶柄拂，離地一肘，於佛前導。時摩竭人欲當佛前，帝釋驅逐，悉皆嫌之，而說偈言：

「『形如梵天像，　執杖而躡虛，
口宣柔軟語，　是誰之給使？』

「時釋提桓因以偈答言：

「『解脫一切縛，　最上調御士，
應供已善逝，　我為彼給使。』

「時瓶沙王作是念：『佛止宿處，我當即以此處施佛，立於精舍。』佛知其意，暮宿迦蘭陀竹園。于時大眾咸生疑念：『不知佛與優為迦葉，誰是弟子？』佛知眾念，便向優為迦葉而說偈言：

「『優為汝何見，　而捨事火法？
吾今親問汝，　汝可如實答。』

「優為迦葉以偈答言：

「『常貪於美味，　心馳聲色中，
我見有斯垢，　故捨事火業。』

「爾時大眾雖聞佛與迦葉各說一偈，未悟義旨，猶有疑慮。佛知眾心，復以偈問：

「『五味甘人口，　聲色悅人心，

汝見此為垢，　於何而得無？』

「優為迦葉復以偈答：

「『我見休息道，　一切無有著，
不異不可異，　於此捨火祠。』

「爾時大眾雖重聞偈，猶懷猶豫。佛知其心，便告迦葉：『汝起扇佛！』即受教起扇。又語迦葉：『現汝神變！』即復示現種種神化：分身百億，還合為一；石壁皆過，入地如水，履水如地；坐臥空中，如鳥飛翔；舉身炯然，烟若雲起；手捫日月，平立至梵，自在無礙；或身上出水，身下火然；或身上火然，身下出水。然後來下，稽首佛足，右繞三匝，長跪合掌，白佛言：『世尊是我師，我是世尊弟子！』如是三白已，語大眾言：『吾之所知，下及神變，皆大師恩！』於是大眾始知迦葉是佛弟子，便於佛所，喜敬無量。諸佛常法，人心未轉，不為說法。佛知大眾既已喜敬，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及說佛常所說法：苦集盡道。瓶沙王及八萬四千人，即於坐上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見法得果已，受三自歸及受五戒。於是瓶沙王稽首，請佛及僧明日中食，佛默然受。歡喜還宮，勅辦種種美饍，明旦於竹園敷座，自出白：『食具已辦！』佛與大眾隨次而坐，王手自斟酌，歡喜無倦。食已行水，在一面立，白佛言：『今以此竹園奉上世尊！』佛言：『可以施僧，其福益多！』王復白佛：『願垂納受！』佛言：『但以施僧，我在僧中！』王便受教，以施四方僧；然後取小床，於佛前坐。為說隨喜呪願偈，如為毘蘭若所說；說已，更為說種種妙法，遣還所住。王從坐起，頂禮佛足，右遶三匝而退。

「爾時世尊在羅閱祇竹園精舍，彼有一邑名那羅陀，有故梵志名曰沙然，受學弟子二百五十。門徒之中，有二高足，一名優波提舍，二名拘律陀。爾時頞鞞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顏色和悅，諸根寂定，衣服齊整，視地而行。時優波提舍出遊，遙見頞鞞威儀庠序，歎未曾有，待至便問：『何所法像，衣服反常？寧有師宗，可得聞乎？』頞鞞對曰：『瞿曇沙門是我大師，我等所尊，從而受學！』優波提舍言：『汝等大師說何等法？』頞鞞言：『我年幼稚，學日初淺，豈能宣師廣大之義？今當為汝略說其要。我師所說：法從緣生，亦從緣滅；一切諸法，空無有主。』優波提舍聞已，心悟意解，得法眼淨，便還所住，為拘律陀說所聞法。拘律陀聞，亦離塵垢，得法眼淨，即問言：『如來遊化，今在何住？』答言：『今在迦蘭陀竹園。』拘律陀言：『如來是我等師，便可共往，禮敬問

訊！』優波提舍言：『二百五十弟子，師臨終時，囑吾等成就。豈可不告，而獨去乎？』二人即往弟子所，語言：『我等欲從瞿曇沙門淨修梵行，汝等各各隨意所樂。』時二百五十弟子皆悉樂從，二人便將弟子俱詣竹園。世尊遙見，告諸比丘：『彼來二人一名優波提舍、二名拘律陀。此二人者，當於我弟子中，為最上首，智慧無量，神足第一。』須臾來到，佛為漸次說法：布施、持戒、生天之論；訶欲不淨，讚歎出離。即於坐上，漏盡意解，皆前白佛：『願得出家，淨修梵行！』佛言：『善來，比丘！於我法中修行梵行，得盡苦源！』即名出家受具足戒。」

爾時世尊遊羅閱祇，鬱鞞羅迦葉兄弟及千弟子，舍利弗、目揵連及二百五十弟子，皆出家學道；羅閱祇諸豪貴族姓長者居士，亦皆出家，大眾圍繞集於彼國，而為說法。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世尊未教諸比丘有和尚、阿闍梨。無和尚、阿闍梨故，威儀失節，著上下衣，皆不如法；不知淨、不淨事；不繫念在前，不善護諸根。入聚落乞食，受不淨食；自手取食，不從人受；人授食時，就彼手中抄撥而取；手捻鉢緣，不擎鉢受；食時高聲亂語。不信樂佛法者，譏訶言：「此諸沙門甚於外道，無有威儀，乃至高聲亂語！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其所不經過處，皆得善利。」

復有一病比丘，無瞻視者，由此命過。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訶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言：「汝等云何散亂其心，行止坐臥皆不如法？」訶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披著上下衣不如法，乃至食時高聲亂語，皆突吉羅。從今以十利故，聽諸比丘有和尚！」

和尚自然生心愛念弟子如兒，弟子自然生心敬重和尚如父，勤相教誡，更相敬難，則能增廣佛法使得久住。

請和尚法：應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胡跪，兩手捧和尚足，作是言：「我某甲，今求尊為和尚，尊為我作和尚，我樂尊為和尚依止，尊為和尚故，得受具足戒。」如是三求。和尚應答言：「可爾！當教誡汝，汝莫放逸！」

弟子應承奉和尚。若不白和尚入聚落，突吉羅；若欲共餘比丘行，亦應白和尚。若不白、若不聽而去，皆突吉羅。若餘比丘呼共行，亦如是。若欲就餘比丘取衣鉢、革屣之屬，亦應白；若不白、若白不聽而取，皆突吉羅。若欲與餘比丘衣鉢，亦如是。若餘比丘欲為擔衣鉢及為取，亦應白；若不白、若白不聽而輒作，皆突吉羅。若餘比丘請擔衣鉢及令取，亦如是。凡有所作，乃至剃頭，若為人剃，皆應白。唯除大小便及用楊枝。

若和尚犯麁惡罪，弟子應勤作方便，令速除滅；若不作方便，突吉羅。若僧應與和尚作別住、若行摩那埵、若行本日、若行阿浮訶那，弟子應懃作方便，求僧速與作別住乃至阿浮訶那；若不懃作，突吉羅。若和尚出罪之日，弟子應為掃灑、敷坐、辦舍羅籌、集僧、求羯磨比丘；若不爾，突吉羅。若僧與和尚作訶責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依止羯磨、舉罪羯磨、下意羯磨，弟子應懃求僧令莫作；若不求僧，突吉羅。若僧必應作此諸羯磨，弟子應求莫違法；若不求，突吉羅。若和尚病，弟子應扶侍左右。若和尚有物，應白取易隨病食、隨病藥；若和尚無物，自有應為易；若復自無，應為索。又應朝暮為病和尚說法，和尚病未差，不得遊行；若不爾，突吉羅。

若弟子犯麁惡罪，乃至病未差，和尚看視，亦應如是。

爾時諸比丘一語授戒，言：「汝歸依佛！」又有比丘二語授戒，言：「汝歸依佛、歸依法！」又有比丘三語授戒言：「汝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僧！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一語、二語、三語授戒！」

又有比丘作善來比丘授戒，諸長老比丘訶責：「汝云何如佛作善來比丘授戒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作善來比丘授戒！」

爾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但佛與比丘授戒，我等亦得？若得者，應云何授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今聽汝等與比丘授戒，應作白四羯磨授。」

欲授戒者，偏露右肩，脫革屣，禮僧，右膝著地，作是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，從某甲和尚受具足戒，今從僧乞受具足戒。願僧濟度我。慈愍故！」如是三白。

眾中應一知法比丘，若上座、若上座等，僧中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欲受具足戒，某甲為和尚。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欲受具足戒，某甲為和尚。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」第二、第三亦如是。

「僧已忍某甲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時諸比丘便四人乃至九人，與一人乃至眾多人授具足戒。諸長老比丘訶責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十眾授具足戒。」諸比丘便以非人、白衣、滅擯人、被舉人、自言人、不同見人、狂人、散亂心人、病壞心人、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足為十眾，授具足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如法比丘十人，授具足戒。」

諸比丘授眠人、醉人、狂人、散亂心人、病壞心人、異見人具足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授眠人乃至異見人具足戒！應如法十比丘，授如法人具足戒。」
諸比丘以眠人、醉人、狂人、散亂心人、病壞心人為和尚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以此人為和尚！」
諸比丘復以二人，乃至十人為和尚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一人為和尚，不應以二人乃至十人！」
有諸人欲受具足戒，不能得集十如法比丘，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於布薩時、自恣時、僧自集時，受具足戒者，無如是苦！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因布薩時、自恣時、僧自集時，受具足戒。」
時六群比丘與其和尚、阿闍梨不和合，便與受戒人作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受戒人若無難，不應為生難；若為生難，突吉羅。」
復有諸比丘以小似片事，強與受戒人作難，或言似瞎，或言似跛，見其短小便言未滿二十，或言父母似未聽出家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以小似片事，與受戒人作難；若作難，突吉羅。」
諸比丘猶為作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合和尚、阿闍梨意，應與受戒。」
復有諸比丘於界內，作別眾授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出界外，白二羯磨作小界授戒。」
先應一比丘唱四方界相。一比丘白：「大德僧聽！如某甲比丘所唱界相，今僧結作戒壇，共住、共布薩、共得施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如某甲比丘所唱界相，今僧結作戒壇，共住、共布薩、共得施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結某甲比丘所唱界相作戒壇，共住、共布薩、共得施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諸比丘既結戒場，不捨而去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白二羯磨捨界而去。」
一比丘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此結界處，僧今捨是界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結界處，僧今捨是界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捨是界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時諸比丘將欲受戒人至受戒處，語上座言：「為作羯磨。」答言：「我不誦羯磨。」乃至下座亦如是，不得為受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應誦羯磨，若十歲已後不誦，突吉羅。」
諸比丘將二欲受戒人至受戒處，欲為受戒，二人諍先不得為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先到受戒處者，應先與受戒；若二人俱到，年大

者應先與受；若同年，和尚大者，應先與受；若和尚復同，應一時羯磨，先稱名者先受。三人亦如是。」
優波離問佛：「餘事亦得羯磨三人不？」佛言：「得！」又問：「得與四人作羯磨不？」佛言：「一切不得羯磨四人！」
諸比丘將欲受戒人至受戒處，欲為受戒，遇賊被剝，殆死而還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我等於僧坊內立受戒壇者，不遭此難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今聽於僧坊內白二羯磨結作受戒場，應先白二羯磨捨僧坊界。」
一知法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一住處僧共住、共布薩、共得施，先結此界今解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一住處僧共住、共布薩、共得施，先結此界今解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解先所結界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解僧坊界已，然後結戒場。應一比丘唱戒壇四方相，更一比丘白二羯磨，如上說。結戒壇已，更結僧坊界。
應一比丘唱四方界相，又唱除內地。更一比丘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唱四方界相及除內地，今僧結作大界，共住、共布薩、共得施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唱四方界相及除內地，今僧結作大界，共住、共布薩、共得施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結某甲比丘唱四方界相及除內地，作僧大界，共住、共布薩、共得施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爾時有一外道摩納，欲於正法中出家受具足戒，到舍利弗所，白言：「與我出家受具足戒。」舍利弗不為受，如是遍至五百比丘所，皆不與受，便啼哭還歸。佛以天眼觀見，問舍利弗言：「此摩納何故啼哭而歸？」具以事答。又問：「此人曾有一善言向諸比丘不？」答言：「有！」又問：「有何善言？」答言：「我先乞食，此人讚我言：『此沙門釋子善好有德，應與食。』」佛言：「此恩應報，汝可度之！」舍利弗受教，即與受具足戒。
復有一外道摩納，薄福乞食不能得，作是念：「沙門釋子乞食易得，病瘦醫藥人所樂與。我今寧可就彼出家受具足戒！」念已，便到僧坊，白諸比丘言：「與我出家授具足戒。」諸比丘即與授具足戒。薄福故，遇僧次請食斷，諸比丘語言：「汝可著衣持鉢乞食！」答言：「大德！我畏乞食故，於佛法中出家；而今云何教我乞食？」諸長老比丘呵責：「云何度不能乞食人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度此人，度者突吉羅。若度人時，應先問：『汝為何等出家？』若言為飲食故，不應度；若言為求善法，厭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者，此應度。若授具足戒時，應先為說四依：『依糞掃衣、

依乞食、依樹下坐、依殘棄藥，能盡壽依此四事不？』若言能，應為授；若言不能，不應為授。」

有大長者婆羅門厭患世間，作是念：「沙門釋子等行正法，廣修梵行，於彼出家得盡苦際。」念已，即到僧坊，求出家受具足戒。諸比丘言：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說四依，汝若能盡壽依此，當與汝出家授具足戒。」婆羅門言：「云何為四依？」諸比丘即為說。婆羅門言：「此四依世所薄賤，我等不能依此！」復言：「若大德先與我授具足戒，然後說者，我不獲已，或能行之！」於是還歸。諸比丘念言：「佛若聽我等受具足戒已，然後為說四依者，不使此人於佛法退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具足戒已，然後說四依。」

爾時諸比丘受具足戒已，在前還歸，新受戒人於後，見昔私通婬女。婬女言：「汝不能生活故入道耶？」答言：「我厭生老病死、憂悲苦惱，欲盡苦源故，於此中等行正法，廣修梵行。」彼女復言：「若如汝語，交會無期，今可共我作最後行欲！」即共行之，際暮乃還。諸比丘問：「汝何故住後？」彼以實答，諸比丘便驅出，言：「汝出去，汝滅去！比丘法中，若行此事，非沙門、非釋種子！」彼比丘聞，悶絕躃地，作是言：「若受戒時語我者，正使失命，豈當犯此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受具足戒竟，便應為說十二法、四墮法、四喻法、四依法。」

爾時佛未聽諸比丘有阿闍梨，諸比丘和尚喪，以無和尚、阿闍梨故，披著上下衣不如法，乃至食時亂語，皆如上說。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以十利故，聽諸比丘有阿闍梨。」

阿闍梨自然生心視弟子如兒，弟子自然生心視阿闍梨如父，事事如和尚中說。

佛既聽有阿闍梨，不知有幾種阿闍梨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有五種阿闍梨：出家阿闍梨、教授阿闍梨、羯磨阿闍梨、受經阿闍梨、依止阿闍梨。」

諸比丘不知云何是出家乃至依止阿闍梨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始度受沙彌戒，是名出家阿闍梨；受具足戒時，教威儀法，是名教授阿闍梨；受具足戒時，為作羯磨，是名羯磨阿闍梨；就受經，乃至一日誦，是名受經阿闍梨；乃至依止住一宿，是名依止阿闍梨。」

佛既聽有依止阿闍梨，便依止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、狂心亂心、病壞心人、被舉人、滅擯人、異處住人、別住人、行摩那埵人、行本日人、應出罪人、自言人、多人語人、諸羯磨人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依止如上諸人！唯聽依止如法比丘。」

此中有成乞依止，有不成乞依止；有成與依止，有不成與依止；有成受依止，有不成受依止。

不成乞依止者：若比丘從比丘尼乞依止，若從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乃至諸羯磨人乞依止，是名不成乞依止。若從如法比丘乞依止，而不作是語：「我某甲，今求尊依止，尊為我作依止，我依止尊住。尊當教誡我，我當受尊教誡。」是亦不成乞依止。
成乞依止者：從如法比丘作如上乞，是名成乞依止。
不成與依止者：若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乃至諸羯磨人，與比丘依止，是名不成與依止。若於如法比丘如法乞竟，彼不語言：「汝莫放逸！」是亦不成與依止。是名不成與依止。
成與依止者：於如法比丘如法乞竟，彼言：「汝莫放逸！」是名成與依止。
不成受依止者：若比丘從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，乃至諸羯磨人受依止，皆不名受依止。若於如法比丘，不作如上語：「我某甲，今求尊依止，乃至我當受教誡。」亦不成受尊依止。是名不成受依止。
成受依止者：於如法比丘作如上語：「我某甲，今求尊依止，乃至我當受尊教誡。」是名成受依止。
爾時諸比丘便隔壁障受依止，或不恭敬覆頭、覆肩、著革屣、坐臥受依止。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偏袒右肩、脫革屣、胡跪合掌、面前作如上語：『我某甲，今求尊依止，乃至我當受尊教誡。』」
爾時六群比丘不敬和尚、阿闍梨，不敬戒，諸餘比丘亦有效者。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。佛問六群及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：「汝等愚癡！云何不敬師、不敬戒？」訶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諸比丘若不敬和尚、阿闍梨，不敬戒，突吉羅。」
諸比丘猶有不敬者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不共語法！」
諸比丘便與作盡形壽不共語法，亦不相見，或驅出所住；亦與癡比丘、無罪比丘，作不共語法；復不語其罪，作不共語法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盡壽與不敬和尚、阿闍梨者，作不共語法；癡人、無罪人，不應與作不共語法；亦不應不語其罪，作不共語法。」
不共語有五種：一者、語言：「汝莫共我語！」二者、「汝有所作莫白我！」三者、「莫入我房！」四者、「莫捉我衣鉢及助我作眾事！」五者、「莫來見我！」
諸比丘便以小事，作不共語法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以小事作不共語法，若弟子成就五事，師應與作不共語法：於師無慚、無愧、不敬、不愛、不供養，是為五事。無此五事不應為作不共語法。」

有諸比丘既與弟子作不共語法，還復共語、共住，弟子倍更憍慢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作不共語竟，復還共語。我不欲令彼失依止故，作不共語；為調伏休息，向泥洹故作不共語法，若還共語，突吉羅。」

復有諸比丘為弟子作不共語法，餘比丘輒與共語，弟子以此倍慢於師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他與弟子作不共語法，而共語。」

佛既不聽他人與共語，便以此事還俗或作外道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欲教彼悔過於師者，聽得共語。」

時有師與弟子作不共語，弟子不肯悔過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不悔過！應作如是悔過：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以兩手捧師足，極自卑下，白言：『我小，我癡！後不敢復作！』」

爾時有師不受弟子悔過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還有慚愧、敬愛供養，不應不受悔過；受悔過者，罪則除滅。」

爾時復有諸師不知弟子犯戒、不犯戒；不知悔過、不悔過；見弟子犯戒，不教訶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師應知弟子犯戒、不犯戒；悔過、不悔過；見犯戒，應教訶。若不知、不教訶，突吉羅。」

爾時常住比丘不禮來去比丘，來去比丘亦不禮常住比丘，常住比丘亦不相禮。有一比丘到一住處，不禮諸比丘。諸比丘問言：「從何處來？」答言：「某處來。」諸比丘言：「當知汝住處諸比丘，皆如此憍慢，我等不應共住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盡禮！若不禮，突吉羅。」

復有諸比丘或隔壁障禮、或遙禮，或臥，口言：「和南！」或直舉手、或小低頭。諸長老比丘種種訶責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作如是禮！應一心恭敬，脫革屣，偏袒右肩，兩膝著地，接足而禮。」

有比丘一一禮諸比丘，便失伴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但禮師，總禮餘人而去。」

爾時優波斯那比丘二歲，將一歲弟子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弟子後次禮佛，衣囊墮佛膝上。佛問優波斯那：「此是誰弟子？」答言：「是我弟子！」佛問：「汝幾歲？」答：「我二歲！」又問弟子幾歲，答言：「一歲！」佛種種訶責：「汝所作非法！云何自未離乳，而便乳人？」訶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一歲，乃至九歲授人具足戒；十歲如法，然後得授。若未滿十歲及不如法授人具足戒，突吉羅。九歲猶應依止他。」

五分律卷第十六

五分律卷第十七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三分初受戒法下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一裸形外道極大聰明，摩竭國人謂之知者、見者，來至僧坊言：「沙門釋子誰敢共我論議者？」時諸比丘遊戲諸禪不共論議，亦不共語。舍利弗作是念：「彼作此語，若無人共論議者，必毀辱佛法。我今寧可與共論議。」復念：「此尼揵為摩竭國人之所宗敬，若我以一句義問，不能通者，必失名聞，不歸大法。今當與之七日論議。」念已，語言：「我當與汝七日論議。」時王舍城長者、居士、沙門、婆羅門，咸共議言：「沙門釋子舍利弗為第二師，期與尼揵第一師七日論議，當共往聽。」

至期，一日至于六日，論說餘事，皆使結舌。至第七日，舍利弗說欲從思想生，尼揵子說欲從對起。

時舍利弗而說偈言：

「世間諸欲本，　皆從思想生，
住世間欲本，　而有染著心。」

尼揵即以偈難：

「欲若思想生，　而有染著者，
比丘惡覺觀，　便已失梵行。」

舍利弗復以偈答：

「欲非思想生，　從對而起者，
汝師見眾色，　云何不受欲？」

尼揵聞此偈已，不能加報，便生善心，欲於佛法出家學道。時跋難陀在彼眾中色貌姝長，而舍利弗形容短小。彼作是念：「此短小比丘才智若斯，而況堂堂者乎！」便往跋難陀所白言：「與我出家受具足戒。」跋難陀即便度之。

舍利弗論議竟，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問言：「汝何故與尼揵七日論議？」具以事答。佛讚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舍利弗！汝多所憐愍，多所利益。」

彼尼揵比丘問跋難陀經律，悉不能答，便輕賤佛法，謂諸比丘都無所知，還復外道。諸長老比丘聞，訶責言：「云何比丘十歲而不知法，不能為弟子解疑，使還復外道。」以是白佛。佛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如上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若自不知法，與人出家受具足戒，突吉羅。」

若比丘成就十法得授人具足戒：成就戒，成就威儀，畏慎小罪；多聞，能持佛所說法；善誦二部律，分別其義；能教弟子增戒學、增心學、增慧學；能除弟子疑，亦能使人除其疑；能治弟子病，亦能使人治其病；若弟子生惡邪見，能教令捨，亦能使人教其令捨；若弟子國土覺起，能迴其意，亦能使人迴之；若滿十歲，若過十歲。

又成就十法應授人具足戒：知重罪、知輕罪；知麁罪、知非麁罪；知有餘罪、知無餘罪；知有羯磨罪、知無羯磨罪；知罪因緣；滿十歲，若過十歲。

又成就五法應授人具足戒：能教弟子增戒學、增心學、增慧學，所行審諦、繫念在前。

又成就五法：三法如上，聰明、辯才。

又成就五法：戒成就、定成就、慧成就、解脫成就、解脫知見成就。

又成就五法：自住戒，教他住戒；自住定，教他住定；自住慧，教他住慧；自住解脫，教他住解脫；自住解脫知見，教他住解脫知見。

又成就五法：成就無學戒眾、無學定眾、無學慧眾、無學解脫眾、無學解脫知見眾。

又成就五法：能教弟子增上戒、增上梵行；知犯、不犯；知悔過、未悔過；滿十歲，若過十歲，應授人具足戒。

度沙彌、為人作依止，亦如是。

有一出家外道來到僧坊，語諸比丘言：「大德！與我出家受具足戒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先與作四月日別住白二羯磨試之，若合諸比丘意，然後與出家受具足戒羯磨法。」

應教外道脫革屣，偏袒右肩，一一禮僧足，胡跪合掌，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，先外道，今求此法律中出家，從僧乞四月日別住。願僧憐愍故，與我作別住法，若合諸比丘意，然後與我出家受具足戒！」如是三乞。

應一知法比丘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，先外道，欲於此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，今從僧乞四月日別住法。僧今與四月日別住法，若合僧意，當與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，先外道，欲於此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，今從僧乞四月日別住法。僧今與四月日別住法，若合僧意，當與出家受

具足戒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某甲外道四月日別住法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不合僧意者：若早入聚落，際暮乃歸；若數往寡婦、婬女、年長童女家，數與共語，作求色欲種種方便；若聞毀呰本所事外道，而懷瞋忿；聞讚歎三寶，不喜不樂；不樂比丘威儀，不樂誦習佛經，不樂受教誡，是名不合僧意。若無此名為合，應與出家受具足戒。

爾時諸比丘度負債人與受具足戒，受具足戒已，入王舍城乞食。債主見，語言：「汝負我債，誰聽汝出家？」有言：「應奪取衣鉢，捉以付官！」或有言：「已入無畏城，應放使去。何以故？瓶沙王有令，若國內有毀辱比丘、比丘尼者，當與重罪。」債主便譏訶言：「此諸沙門無有可度、不可度者。云何度負債人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訶責，以是白佛。佛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度負債人與受具足戒。度及授具足戒時，皆應先問：『汝負債不？』若言：『不負。』應度、應受；若言：『負。』不應度、不應受。若度、若受，皆突吉羅。若不問亦如是。度奴亦如是。」

爾時有一小兒，父母教就師學書及諸技術，彼師兼使餘作，又數與杖，便捨師歸。父母即遣還師所，便作是念：「師既苦我，父母復不念惜。我今於何許，得脫此患？唯當出家受具足戒。」念已，即往僧坊白諸比丘：「與我出家受具足戒。」諸比丘即便度之。彼師既失，問其父母，父母言：「我即遣還，何以不至？」於是父母及師四出追覓，到僧坊問諸比丘，諸比丘皆言不見，唯師默然而住，不得而歸。此兒後入王舍城乞食，師見譏訶言：「沙門釋子常說不應妄語，如何度我作人，而言不見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訶責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應度他作人，亦如上說。從今若度人，應房房禮僧，自稱名字，令僧盡識。」

爾時舍衛城十七群童子不滿二十，畢陵伽婆蹉與受具足戒，不堪忍飢喚呼求食，如戒緣中說。與受具足戒時，應問：「年滿二十不？」

爾時諸比丘度阿練若賊與受具足戒，後入王舍城乞食，諸居士見言：「此人先殺我如是如是親里，劫我財物。」有言：「應捉付官！」乃至告諸比丘，不應度亦如上說。

復有諸賊厭作惡業，求出家受具足戒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將至人不識處，與出家受具足戒。」

爾時有一人為邑里所患，白王：「願王勅之，勿復作惡！」王言：「汝等將來，我為汝殺！」彼人聞之，即便叛走，遍求不得。復以白王，王即與勅令，若有得者聽即殺之。彼人復聞，作是念：「我

今於何得全性命？唯有沙門釋子道中乃可濟耳！」便到僧坊求出家，諸比丘即度之。後入王舍城乞食，諸人見便欲捉殺；或有人言：「既已出家，便是已死，不須復殺。」或復有言：「此人已入無畏城。」乃至告諸比丘，不應度亦如上說。

爾時跋難陀有二沙彌，一名騫荼、二名摩竭陀，更互行婬。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。佛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畜二沙彌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畜二沙彌，畜者突吉羅。」

爾時有一家為非人所害，唯有父子二人。父作是念：「我家喪破，恐殃未已，且復飢窮，當於何處得免斯患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沙門釋子多諸供養、疾病醫藥，我今便可將兒出家受具足戒。」念已，往到僧坊白諸比丘：「與我出家受具足戒。」諸比丘便與出家受具足戒。入城乞食，一手抱兒，一手擎鉢。諸白衣見，譏訶言：「此沙門釋子不修梵行。」或有言：「當是未出家時，有此兒耳！但諸比丘何不待大，然後度之？乃使此人抱兒乞食。誰不謂此破於梵行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度小兒！」

爾時摩竭國人得七種重病，舉身惡瘡、癰、白癩、半身枯、鬼著、赤斑、脂出，治此諸病唯有耆域，餘無能者；而瓶沙王有令，勅耆域言：「汝當治我宮內及比丘、比丘尼病，不得治餘人！」由是諸病人皆求出家受具足戒，諸比丘皆與出家受具足戒，為索藥草，和合煮擣，多事多務，妨廢行道。諸白衣見，譏訶言：「此諸沙門如醫、如醫弟子，常合湯藥度重病人。無復可度、不可度者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

復有一長者，頓得七種重病，往語耆域：「為我治之。」答言：「汝豈不聞王有令乎？」長者復言：「密為我治，當雇汝百千金錢。」答之如初。長者復加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、千金錢，乃至合家財物，及於妻子悉為奴婢。答亦如初。彼長者復作是念：「如此不果，唯當出家受具足戒。」便往僧坊白諸比丘：「與我出家受具足戒。」諸比丘即與出家受具足戒。耆域為治七日都差，不復得治王宮人，宮人病已有死者。彼長者既差，即便還俗。耆域見，問言：「汝已出家，何以罷道？」答言：「我本無出家意，以汝不肯為我治病，故權出家。病既已差，是故還俗。」於是耆域往到佛所，具以白佛：「王若知此，罪我不少！願佛教諸比丘不應度重病人！」佛為耆域說種種妙法，遣還所住。佛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度重病人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度重病人！」亦如上說。

爾時諸比丘度屬官人，後入王舍城乞食，諸居士見識，譏訶言：「云何沙門釋子度屬官人？此輩無可度、不可度者。無沙門行，破

沙門法！」
又阿闍世王有一健將，力當千人，時人號曰千人力士，厭惡世苦，作是念：「諸沙門釋子等行正法，我當往彼出家以盡苦源。」即到僧坊求度，諸比丘即便度之。王後欲出軍不見此人，即問所屬。所屬白王：「不知所在。」王便令曰：「若軍集不至，當以軍法罪之！」至軍集日復問：「彼人來未？」答言：「未來！」王言：「步軍無此人，猶如象軍無第一象。」軍甲既解，方聞沙門釋子度令出家，王便瞋言：「如是不久，沙門當度我兵盡！」王即立嚴制：「若復有度官人者，當折其和尚肋骨，截其阿闍梨舌，與餘僧重生革沙鞭八下，驅出國界。」諸長老比丘聞種種訶責，以是白佛。佛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度屬官人！」亦如上說。
爾時諸比丘長住王舍城，諸居士譏呵言：「外道尚知隨時移止，沙門釋子樂著一處，四時不動，與世人何異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告阿難：「汝可宣語諸比丘，如來今當遊行南方，若欲從者任意同去。」阿難受教遍宣此旨 。諸比丘中有一歲至九歲，聰明慚愧欲學戒者，作是念：「若我和尚、阿闍梨去者當從，不去則止。何以故？若我此請依止，彼當復請，則多事多務，妨廢行道。」佛既發行，從者甚少。佛與少比丘遊行南方，漸漸還王舍城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阿難言：「從我南行比丘何以太少？」阿難具以事答，佛種種讚少欲知足，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成就五法得離依止：戒成就、定成就、慧成就、解脫成就、解脫知見成就。」皆如得授人戒中說。
爾時世尊在釋迦國，諸比丘度父母所不聽人，諸居士譏呵如上。
於後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到淨飯王宮。時羅睺羅母，將羅睺羅在高樓上，遙見佛來，語言：「汝見彼沙門不？」答言：「見！」又語言：「彼是汝父，可往索父餘財。」佛既入宮，於中庭露地坐，羅睺羅馳下趣佛，頭面禮足，立佛影中，白言：「是影甚樂！願佛與我父餘財！」佛語言：「汝審欲得不？」答言：「欲得！」佛便將還所住，告舍利弗：「汝可度之。」舍利弗白佛：「世尊先制不得畜二沙彌，我已有周那，不復得度。」佛言：「今聽如汝等能教誡者，畜二沙彌。」
應作如是度：先授優婆塞三歸法，教言：「我某甲，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比丘僧。」如是三說。復教言：「我某甲，歸依佛已、歸依法已、歸依比丘僧已。」亦三說。「我是佛婆伽婆優婆塞。」復應教言：「我某甲，盡壽不殺生、盡壽不盜、盡壽不邪婬、盡壽不妄語、盡壽不飲酒。」

復應教言：「我某甲，歸依佛、歸依法、歸依比丘僧。」如是三說。「我今於釋迦牟尼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所，出家作沙彌，和尚某甲。」即應語言：「盡壽不殺生，是沙彌戒；盡壽不盜，是沙彌戒；盡壽不婬，是沙彌戒；盡壽不妄語，是沙彌戒；盡壽不飲酒，是沙彌戒；盡壽不歌舞作倡伎樂，不往觀聽，是沙彌戒；盡壽不著華香塗身，是沙彌戒；盡壽不坐臥高大床上，是沙彌戒；盡壽不受畜金銀及錢，是沙彌戒；盡壽不過時食，是沙彌戒。」是為沙彌十戒。

時淨飯王聞佛已度羅睺羅，便大懊惱，出詣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佛昔出家，尚有難陀，不能令我如今懊惱。難陀已復出家，餘情所寄唯在此子。今復出家，家國大計永為斷絕，未能忘情，何能自忍？」王又推己而白佛言：「子孫之愛徹過骨髓。如何諸比丘誘竊人子，而度為道？願佛從今勅諸比丘，父母不聽不得為道！」佛為王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已，辭退還宮；即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父母不聽，汝等實度與受具足戒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父母不聽不得度！」亦如上說。

爾時王舍城有大富長者，信樂佛法，常飯食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；後為非人所害，唯二小兒在，遂大貧窮，恒拾殘食。二兒先數見諸比丘故，遙見比丘便走往趣，為捉衣鉢，坐比丘膝上。諸比丘恐污衣鉢，輒避遠去。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此家先富，一切沙門無日不往。今見孤窮，便捨遠避，不知恩養，唯食是親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訶責，以是白佛。佛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問阿難：「彼二小兒為已幾歲？能於食上驅烏未？」答言：「已能！大者八歲，小者七歲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今聽度小兒，乃至能驅烏者。」

諸比丘既度二小兒已，恒教驅食上烏，而不與正食。諸居士見：「此諸沙門，常讚歎施平等食；而今度二小兒，但令驅烏，不與正食。」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如上座所得食分，亦應以此與沙彌；驅烏小兒，亦應等與。」

爾時有一摩納害母，思惟罪重，常有悔懼，不知云何得滅此罪，念言：「沙門釋子等行正法，淨修梵行，我若於彼出家，罪應微輕。」便到僧坊白諸比丘：「與我出家受具足戒。」諸比丘問：「摩納！汝外道不敬信佛法，今何故欲於中出家？」便以實答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害父母人於我法中不復生，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，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。」

爾時有阿練若賊，殺一住阿練若處比丘，從是已後，心常惱熱，猶如熱灰自炮其身，晝夜苦痛無有暫寧，作是念：「沙門釋子等行正

法，淨修梵行，我若於彼出家，可得離此熱惱。」念已，即到僧坊求出家。諸比丘語言：「汝是阿練若賊，恒欲殺人，奪人財物，無憐愍心。今何故欲於佛法律中出家？」便以實答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彼比丘是阿羅漢，此人於我法中不復生，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，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。」

爾時調達惡心出佛身血，諸比丘不知云何待遇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惡心出佛身血，於我法中不復生，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，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。」調達破僧不應與出家亦如是。

爾時佛遊拘薩羅國，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，漸漸遊行到黑闇河邊，止娑羅林下。有一比丘從坐起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娑羅林是破眾多比丘尼梵行處。」佛問：「汝云何知？」答言：「我時在此！」又問：「汝破比丘尼梵行耶？」答言：「如是！」佛告諸比丘：「婬比丘尼人，於我法中不復生，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，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。」

爾時有一阿修羅子厭生老病死，作是念：「沙門釋子等行正法，淨修梵行。我當於彼出家，盡諸苦源。」念已，化作人形往僧坊求出家，諸比丘即與受具足戒，食一人分食，乃至七人分食，猶故不飽；復食僧殘食，亦復不足。時王舍城有二居士，同日各請五百僧。諸比丘同往一家，唯化比丘獨至一處，須臾食五百人分盡。諸居士譏訶言：「云何諸比丘度非人？」彼比丘覺人知已，忽便還本。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於我法中非人不生，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，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。受具足戒時，應問：『汝是非人不？』」

爾時善自在龍王厭生老病死，念欲出家，化作一摩納，乃至諸比丘度與受具足戒，亦如上。龍法二時不能變形，行欲時、睡眠時。於後眠熟，身滿一屋，喘息聲如雷震，妨諸比丘坐禪，皆出往視。彼聞人聲便覺，還作比丘形結跏趺坐；喚令開戶，彼即開戶，諸比丘問：「汝是誰？」答言：「我是沙門釋子。」又語：「汝莫妄語！」彼化比丘便以實答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畜生於我法中不生，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，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。從今受戒，不相識者應七日試看。」

爾時諸比丘度黃門與受具足戒，便呼諸沙彌及守園人共作不淨行，出外見人亦如是。諸白衣見，譏訶言：「沙門釋子度諸黃門，必當共作不淨事。此輩無可度、不可度！」乃至「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，亦如上說。受具足戒時應先問：『汝是丈夫不？』」二根亦如是。

爾時有一家為非人所害，唯家主一人在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窮餓，當作何方救全性命？彼沙門釋子多得衣食、疾病醫藥，我今當自剃頭

著袈裟住家中，恒往僧坊案次食。」念已，即自剃頭作比丘，往比丘住處覓食。諸比丘禮皆受，亦禮諸比丘。諸比丘問：「汝何故禮他，復受他禮？汝為幾歲？何時受戒？和尚、阿闍梨為是誰？」答言：「我自剃頭著法服，無有和尚、受戒年月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自剃頭自稱比丘，於我法中不生，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，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。」

爾時跋難陀弟子尼揵比丘，昔罷道者，後復來求出家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捨內法外道人，於我法中不生，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，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。」

爾時孫陀羅難陀跋耆子，不捨戒行婬法，彼後自說所犯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自說犯邊罪，於我法中不生，不應與受具足戒，若已受具足戒應滅擯。受戒時應問：『汝先出家淨修梵行不？』」

爾時諸比丘不受依止住，無人教誡，愚闇無知不能學戒。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受依止，若一宿不受依止，乃至不聽飲僧坊內水；若飲，突吉羅。」

佛既不聽不受依止，便不敢復住僧坊內。時有一比丘避住止處，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問：「汝從何方來？」答言：「從某方來。」又問：「彼住處第一上座，第二、第三上座為誰？」答言：「不識。」又問：「彼左右住處上座，復是誰？」答：「亦不識。」又問：「汝何故不識？」答言：「我避住處，不入彼眾，是故不識。」又問：「汝何故避住處？」答言：「佛不聽不受依止，若不受依止，乃至不聽飲僧坊內水，是故避之。」佛種種訶責彼比丘：「汝所作非法！不應為受依止故，避住處！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若為受依止避住處，突吉羅。」

復有諸比丘在道行見僧坊，便入受依止，值諸比丘坐禪或遇相瞋，不得受，以此失伴；或受依止已即去，諸比丘問：「汝何故受依止已即去？」答言：「世尊不聽為受依止避住處，我今見僧住止處，不敢不過受依止，復應及伴，是以便去。」彼失伴者，道中遇賊。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今聽一宿不受依止。」

雖得一宿，猶有諸難。復以白佛，佛言：「今聽不受依止，乃至六宿。」

復有諸比丘過六宿不受依止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聽過六宿！過者，突吉羅。」

時諸比丘趣與人作依止，亦趣依止人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不應爾！應依止長老如法比丘，善能教誡者。若受依止人欲移餘處，應先問和尚、阿闍梨，知彼有可依止人然後可往。」

有諸弟子臨行時辭和尚、阿闍梨。佛言：「不聽臨行時辭，要先二、三日白師。師應籌量所往處，有可依止人乃聽去。到彼住處，應先禮塔，次禮上座，索房舍，然後求依止。」作依止比丘應問：「汝和尚、阿闍梨是誰？先住何處？誦何經？」答若如法，應與作依止；若不如法，應語言：「汝不識我，我不識汝，汝可往識汝處求依止。」若疑，應語：「小住。」受依止人應小住，乃至六宿觀之，合意者應與依止，若不合意應語如上。

復有病比丘求依止，彼比丘作是念：「佛教比丘應如是如是視弟子。今此人病，我不能看。」便不與依止。病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今聽病時不受依止，病差然後受。」

復有看病比丘求依止，彼比丘語言：「佛教比丘應如是如是視和尚、阿闍梨。汝今看病，不得與汝依止。」看病比丘不得依止，慚愧便捨病去，求依止。病人無有看者，或更增劇、或有命過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今聽看病比丘不受依止，須病人差，然後受。」

復有諸比丘，於稱意行道得道果處，求依止，諸比丘不與，便失道果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是稱意行道得道果處，無人與作依止者，聽於彼眾中上座、若上座等，心生依止，敬如師法而住。」

時諸比丘阿闍梨，或喪、或罷道、或遠行、或作外道、或出界外，不知失依止不？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失依止有八種：若依止師遠行、若罷道、若死、若作外道；若見先和尚；若依止師語：『汝更就某甲受依止。』若依止師出界經宿；若滿五歲，聰明辯才，至明相出時。是為八，皆失依止。」

爾時諸比丘與沙彌等分安居施物，沙彌便不敬僧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一比丘分，與三沙彌。」沙彌猶不恭敬，復以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罰之！」

諸比丘不問沙彌師便罰，師不悅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語其師。」

其師作非法助沙彌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師不應非法助沙彌。」

復有一沙彌，僧罰斷其食。彼主人後請僧食，諸比丘往次第坐，主人不下食。諸比丘言：「日時已至，何故不下食？」答言：「須僧集！」諸比丘言：「僧已集！」主人言：「我所供養沙彌未至。」諸比丘言：「彼不得來！」問：「何故？」答：「僧罰不與食。」主人言：「餘罰不少，何忍斷其食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斷食。應罰掃地、除糞、輦石、治經行處、作階道，作如是等種種罰之。」

時有一比丘男根滅女根生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即以此受戒，即以此請師，即以此年歲往比丘尼住處，依比丘

尼法住；若先犯共比丘尼戒，應於比丘尼中悔；若先犯不共戒，不復悔。比丘尼根變亦如是。」
有一式叉摩那根變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即以此出家，若年滿二十，於比丘眾中十人與受具足戒；若年未滿二十，即是沙彌。沙彌尼亦如是。」
有一沙彌根變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即以此出家，若年滿，應與二歲戒，即於比丘尼眾受二歲戒；若年未滿不應與二歲戒，即是沙彌尼。」
爾時有一比丘為欲火所燒，不能堪忍，自截其形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訶責言：「汝愚癡人！不應截而截，應截便不截！」告諸比丘：「若截頭及半，突吉羅；若都截，偷羅遮；若去一卵，偷羅遮；若去兩卵，應滅擯。若為惡獸嚙，若怨家所害，及自爛壞，不復能男，皆應滅擯。」
時諸比丘度被截手腳人為受具足戒，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沙門釋子無可度、不可度！無沙門行！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應度此等人！若度，得名受具足戒；師僧，突吉羅。從今截手、截腳、截手腳、截耳、截鼻、截耳鼻、截指、截男根頭、挑眼出、得鞭壞好相、遭官罪、攣躄、失聲、內外癭身、內曲身、外曲身、內外曲、睞眼、一臂偏長、一臂偏短、左手作、啞、聾、盲、乾痟病、癲狂、極老、無威儀、極醜，毀辱眾僧者，如是比皆不得度。」若已度得名受具足戒，如上說。
諸比丘度吃人，佛言：「不應度吃人與受具足戒。」
復有諸比丘不先與受沙彌戒，便與受具足戒；復有諸比丘不請和尚，便與受具足戒；復有諸比丘不乞受具足戒，便與受具足戒；復有諸比丘與裸形人受具足戒；復有諸比丘與不具衣鉢人受具足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不應爾！」
時有一比丘借他衣鉢受具足戒，受具足戒已，諸比丘語：「汝著衣持鉢，共行乞食。」答言：「我無衣鉢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不制無衣鉢，不得受具足戒耶？」答言：「佛制！我借他衣鉢受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聽將欲受戒者著戒壇外，眼見耳不聞語處，請十眾在戒壇上。和尚應語羯磨師：『長老！今作羯磨。』復應語教師：『長老！今受羯磨。』羯磨師應如是白僧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，求某甲受具足戒，某甲作教師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』
「教師應從坐起，至和尚前，問言：『已度此人未？』若言未度，應語言先度之；若言已度，應問：『已為作和尚未？』若言未作，應語先為作和尚；若言已為作和尚，應問弟子：『衣鉢具未？』若言未具，應語先為具衣鉢；若言已具，應問：『自有，從人借？』

若言從人借，應語可令主捨之；若言自有，便應往慰勞欲受戒人言：『汝莫怖懼，須臾持汝著高勝處！』

「若先不相識，不應雲霧闇時受其具戒。教師因教著衣時，應密如法視，無重病不？復應問：『汝三衣，何者是僧伽梨？何者是優多羅僧？何者是安陀會？』彼若不知，應語：『此是僧伽梨，此是優多羅僧，此是安陀會。』應與受三衣鉢。

「復應語言：『汝某甲聽！今是實語時，我今問汝，若實言實，不實言不實。人有如是等病：癩、白癩、癰疽、乾痟、癲狂、痔漏、熱腫、脂出。汝有不？』若言無，復應問：『汝不負人債不？非官人不？非奴不？是丈夫不？是人不？年滿二十不？衣鉢具不？受和尚未？汝字何等？和尚字何等？汝曾出家不？』若言曾出家，應問：『汝本出家持戒完具不？父母聽不？欲受具足戒不？眾中當更如是問汝，汝亦應如實答。』

「若一一問答，皆如法，教師應還壇上立，語羯磨師言：『我已教授某甲如法竟！』

「羯磨師復應白僧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甲，求某甲受具足戒，某甲如法教授竟，應使將來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』

「教師應將來，次第禮僧足。禮僧足已，在羯磨師前，向羯磨師右膝著地合掌，教乞受具足戒。教言：『我某甲，求某甲和尚受具足戒；今從僧乞受具足戒。願僧拔濟我，憐愍故！』如是三乞。教師教竟，還就本坐。

「羯磨師應白僧：『大德僧聽！此某甲，求某甲受具足戒；從僧乞受具足戒。我今當問其難事，及為作受具足戒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』

「次應語受戒人言：『今是實語時，我今問汝，實言實，不實言不實。人有如是等病：癩、白癩，乃至欲受具足戒不？』亦如上問。

「皆答如法已，羯磨師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此某甲，求某甲受具足戒；某甲自說清淨，無諸難事，三衣鉢具，已受和尚，父母聽許已，從僧乞受具足戒。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』

「『大德僧聽！此某甲，求某甲受具足戒；某甲自說清淨，無諸難事，三衣鉢具，已受和尚，父母聽許已，從僧乞受具足戒。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。

「『僧已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』

「應語受戒人言：『汝某甲聽，世尊、應供、等正覺說是四墮法，若比丘犯一一法，非沙門、非釋種子。汝終不得乃至以欲染心視女

人。若比丘，行婬法乃至畜生，非沙門、非釋種子。汝盡形壽不應犯！』
「若能，當言：『能！』
「『汝終不得乃至草葉，不與而取。若比丘，若聚落中、若空地，他所守護物，盜五錢、若五錢物，非沙門、非釋種子。汝盡形壽不應犯！』
「若能，當言：『能！』
「『汝終不得乃至殺蟻子。若比丘，若人、若人類，自手殺、若教人殺、若求刀與、若教死、若讚死：「咄！丈夫！用惡活為？死勝生！」非沙門、非釋種子。汝盡形壽不應犯！』
「若能，當言：『能！』
「『汝終不得乃至戲笑妄語。若比丘，實無過人法，自稱得過人法：諸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及諸道果，非沙門、非釋種子。汝盡形壽不應犯！』
「若能，當言：『能！』
「『諸佛世尊為示現事，善說譬喻：猶如人死，終不能以此身更生；如針鼻決，永不復得為針用；如多羅樹心斷，更不生、不增、不廣；如石破，不可復合。若比丘犯一一墮法，還得比丘法，無有是處。』
「復語言：『汝某甲聽！世尊、應供、等正覺說四依法。比丘盡形壽依糞掃衣住，出家受具足戒。汝若能，當言能。』
「『若後得劫貝衣、欽婆羅衣、拘舍耶衣、他家衣，皆是長得。』
「『比丘盡形壽依乞食住，出家受具足戒。汝若能，當言能。』
「『若後得僧前食後食、請食，皆是長得。』
「『比丘盡形壽依樹下住，出家受具足戒。汝若能，當言能。』
「『若後得大小屋重屋，皆是長得。』
「『比丘盡形壽依殘棄藥住，出家受具足戒。汝若能，當言能。』
「『若後得酥、油、蜜、石蜜，皆是長得。』
「復應語言：『汝某甲聽！汝已白四羯磨得如法受具足戒竟。諸天、龍、鬼神皆作是願：「我何時當得人身，於正法律中出家受具足戒？」汝今已得，如人受王位，汝受比丘法亦如是。當忍易共語，恭敬受教誡。餘戒和尚、阿闍梨當廣為汝說。汝當早得具足學戒，學三戒，滅三火，離三界，無復諸垢，成阿羅漢。』」
爾時受具足戒人，不知年歲，不知受戒時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教令知。語言：『汝今受戒時，某年、某月、某日、某時，汝應盡壽憶是事。』」
復有諸犯麁罪別住比丘，厭別住便捨戒罷道；又行摩那埵、本日治、阿浮訶那，被訶責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依止羯磨、舉罪羯磨、下

意羯磨，如是諸比丘皆厭罷道。後復欲於正法律出家受具足戒，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先問：『汝能還行先事，能隨順僧，求僧除滅先事不？』若言不能，不應與出家受具足戒；若言能，應與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受具足戒已，若先別住，使還別住，乃至先作下意羯磨，還與作下意羯磨。」

復有諸比丘，和尚、阿闍梨罷道，後來就弟子求出家受具足戒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與出家受具足戒。先弟子應與衣鉢，助使得成出家受具足戒。」彼人即求先弟子作師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先弟子與作師。」復不知誰應恭敬，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後更受戒者，應如法敬師。」

爾時優波離白佛：「諸比丘先已作一語受戒，二語、三語受戒，及善來比丘受戒，眠時受戒，醉時、狂心、散亂心、病壞心受戒；和尚眠時乃至病壞心，二人乃至十人皆作和尚受戒，是等得名受具足戒不？」佛言：「若未制前得名受具足戒，制後不名受具足戒。」

爾時舍利弗、摩訶目揵連、大迦葉、摩訶拘絺羅、摩訶迦旃延、阿那律、富樓那彌多羅尼子、羅睺羅、阿難、難陀，此等諸大阿羅漢到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，同聲如優波離問佛，佛答亦如上。

爾時諸比丘無上下坐，不相恭敬，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此輩沙門不知上中下坐，無有長幼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訶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問諸比丘：「誰應受第一座、第一施、第一恭敬禮拜？」諸比丘或言：「剎利、婆羅門、長者、居士、出家者應受。」或言：「誦毘尼、法師、阿練若、行十二頭陀，乃至得阿羅漢者，應受。」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諸比丘白佛：「若不爾，誰應受？」佛言：「過去世時，海邊有尼拘律樹，覆五百乘車。時有三獸住彼樹下：一者雉、二者獼猴、三者象。雖為親友，而不相推敬，後作是議：『我等既為親友，如何不相推敬？應計年長者為尊，少者為卑。』議已，問象：『汝憶何久遠事？』象言：『我憶此樹至我腹時。』復問獼猴，獼猴言：『憶我平立，嚙此樹頭時。』復問雉，雉言：『我憶昔於某處食此樹子，來此吐核，遂生此樹。』於是推雉為上，獼猴處中，象為下焉。若欲行時，獼猴負雉，象負獼猴。雉教二獸行十善業，皆共受行。世人聞之，皆受其化，遂名行善為雉梵行。行其法者，命終生天。

「諸比丘！畜生猶尚知有尊卑，況我正法而不相敬。汝等從今先受具足戒者，應受第一坐、第一施、第一恭敬禮拜，如是奉行。」(受戒法竟)

五分律卷第十七

五分律卷第十八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三分之四布薩法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外道、沙門、婆羅門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共集一處和合布薩說法，多有眾人來往供養。瓶沙王見之，作是念：「若正法弟子亦如是者，不亦善乎！我當率諸官屬往彼聽法，恭敬供養，令一切人長夜獲安。」

爾時世尊亦作是念：「我為諸比丘結戒，而諸比丘有不聞者，不能誦學，不能憶持。我今當聽諸比丘布薩說戒。」瓶沙王念已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，以所念白佛。佛為王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已，即便還宮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以瓶沙王所白及己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今以十利故，聽諸比丘布薩說戒。」

佛既聽布薩說戒，諸比丘便日日布薩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
諸比丘復二日、三日至五日一布薩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亦不應爾！聽月八日、十四日說法，十五日布薩。」

諸比丘不知應說何法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讚歎三寶、念處、正懃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、道。為諸施主讚歎諸天。」

諸比丘便合聲讚歎三寶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聽請一人。」

諸比丘請破戒、破見比丘，因此得勢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請學戒者。」

諸比丘復請睚眼諸病比丘，毀辱眾僧者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請諸根具足，成就記論，持阿含者。」

時眾中多有此人，諸比丘不知請誰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次第請。」

所請比丘說法疲極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更請代。」

諸比丘作歌詠聲說法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
說法時眾會不得盡聞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敷高座在上說法。」

猶不盡聞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立聽。」

久立脚腫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行聽。」

時諸比丘露地布薩，為蚊虻、風雨、塵土所困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布薩堂。」

彼布薩堂無地敷，污諸比丘脚，數洗生病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泥塗地，淨治令好；亦聽敷十種衣及婆婆等柔軟草。」

佛既聽敷衣，便以錦布地。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此諸沙門如王大臣！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錦上經行！」
時諸比丘以華散高座上比丘，諸居士譏訶言：「如王大臣！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諸白衣，為供養法故，欲以華散高座上比丘；諸比丘不聽，便瞋訶言：「諸比丘不堪受供養！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白衣欲散華隨意，若落比丘頭及衣上，應拂去，落高座上無苦。」
時諸白衣聞法歡喜，欲布施。諸比丘恐墮客作，數不敢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為法供養聽受。」
時諸比丘說法少時便止，諸天鬼神謂竟便去；須臾復說，彼復來還，如是非一，便瞋恨言：「此諸比丘不齊限說法，如小兒戲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齊限說法，說法竟，應呪願。」
爾時劫賓那住乙師羅山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當往僧集會處布薩不？」復作是念：「我常清淨，何須復往？」爾時世尊知其所念，於王舍城沒涌出其前，就座而坐，語言：「汝莫作是念：『我常清淨，何須復往布薩？』若汝等不往，不敬重布薩，誰當敬重者？」世尊如是教已，便與俱沒彼處，出王舍城，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說劫賓那念及已教勅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和合布薩，若不往，突吉羅。」
應一知法比丘，若上座、若上座等，說言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十五日布薩說戒，僧一心作布薩說戒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諸大德！今布薩說波羅提木叉，一切共聽，善思念之。若有罪應發露，無罪者默然。默然故，當知我及諸大德清淨；如聖默然，我及諸大德亦如是。若比丘如是眾中，乃至三唱，憶有罪不發露，得故妄語罪。故妄語罪，佛說遮道法，發露者得安樂。」
是中波羅提木叉者：以此戒防護諸根，增長善法，於諸善法最為初門故，名為波羅提木叉；復次數此戒法分別名句，總名為波羅提木叉。
諸比丘不知應幾種布薩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有五種布薩：一、心念口言；二、向他說淨；三、廣略說戒；四、自恣布薩；五、和合布薩。」
諸比丘不知應幾種說戒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有五種說戒：一、說戒序已，言餘僧所常聞；二、說戒序及四墮法已，言餘僧所常聞；三、說戒序至十三，言餘僧所常聞；四、說戒序至二不定法，言餘僧所常聞；五、廣說。」
諸比丘不知有幾種持律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有五種持律。」如前說。「持律比丘有五種功德。」亦如前說。

持律比丘有七種宜：一、多聞諸法；二、能籌量是法、非法；三、善籌量比尼；四、善攝師教；五、若到他處，所說無畏；六、自住比尼；七、知共、不共戒。
復有七宜：一、自住戒，威儀成就，畏慎小罪；二、多聞，能持佛所說法；三、誦二部戒；四、知犯；五、知不犯；六、知悔過；七、知不悔過。
復有七宜：三如上；四、不隨愛；五、不隨恚；六、不隨癡；七、不隨畏。
時諸比丘在界內，作別眾，不如法布薩；復有和合，不如法布薩；復有如法，別眾布薩；復有如法，和合布薩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前三布薩有過，羯磨不成，犯突吉羅。後一布薩無過，羯磨成就，無犯。」
爾時瓶沙王作五歲一閏，外道、沙門、婆羅門皆悉依承，而諸比丘獨不肯用。諸臣及民皆譏訶言：「沙門釋子在王境內，不用王閏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隨王法。」
諸比丘不知云何隨王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少一夜布薩。」
諸比丘便常少一夜布薩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常少一夜布薩！聽三足一少，如是五歲，為長一月，以順王閏。」
時諸比丘說戒日至諸處布薩，或遇野火、或遇水漲、或遭八月賊，有梵行難、衣鉢難、命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說戒日，為說戒至他處，去者突吉羅。聽所住處，若有平地、若有柔軟草、若有大樹、若有大盤石，應白二羯磨結作布薩處。」
一比丘白：「大德僧聽！今結此作布薩處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今結此作布薩處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結作布薩處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諸比丘於露地布薩，為風雨、蚊虻所困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當中央房，來往易處，如上白二羯磨結作布薩堂。」
諸比丘復欲羯磨眾多房作布薩處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！」
諸比丘便復諍先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羯磨眾多房作布薩處！」
有諸居士來入僧坊，語諸比丘：「若於我所作房中布薩者，我當供前食後食、怛鉢那，與塗足、塗身、然燈油。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還聽羯磨眾多房作布薩處者，不使我等失此供養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還聽羯磨眾多房作布薩處，次第於中布薩。」
房小不相容受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在前後簷、下庭中坐。」諸比丘聞聲，不了語，恐不成布薩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為布薩在中，得名布薩。」

諸比丘布薩時不肯時集，廢坐禪行道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唱時至，若打揵椎、若打鼓、若吹螺。」
諸比丘便作金銀鼓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用銅、鐵、瓦、木，以皮冠頭。」
不知誰應打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使沙彌、守園人打。」
彼便多打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三通打。」打竟，懸著中庭，外人來數打，諸比丘謂行僧事，皆出廢行道；或雨濕不作聲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舉屋下屏處。」
有客沙彌次打，不知處失時節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舊住人應打，聽畜僧鼓、私鼓、四方僧鼓、備豫一鼓。」
諸比丘又作金銀螺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吹海螺，若用角作。沙彌、守園人吹，乃至備豫一螺，亦如上說。」
諸比丘不知以何木作揵椎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除漆樹、毒樹，餘木鳴者聽作。若無沙彌，比丘亦得打。」餘如上。
諸比丘不知誰應三唱時至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使沙彌、守園人。」僧住處多不得遍聞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上高處唱。」
諸比丘不知為集、未集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比坐比丘應更相語知。」
後有客比丘來不知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數之。」諸比丘數復忘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行籌，收取數之。」
一人行，自收雜亂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別使一人收。」
諸比丘便作金銀籌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用銅、鐵牙、角、骨、竹、木作，除漆毒樹。」諸比丘有短作、有長作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短，應長竝五指；長，應長拳手一肘。」
諸比丘作或麁或細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麁不過小指，細不減斫。應漆，以筒盛，懸著布薩堂上。」
諸比丘不知誰應行籌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使下坐比丘行。」
下坐比丘不知行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取知者。」
有比丘便擲籌與僧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手授。」
收已不數，數已不唱。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收已應數，數已應唱。唱云：『比丘若干，沙彌若干，出家合若干人。』」
時有白衣聽布薩，後諸比丘犯罪，白衣舉之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令白衣聽，沙彌亦如是。」
諸比丘雖遣沙彌在不見處，而猶得聞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著不見、不聞處。」
復有諸沙彌知當布薩，預入床下，猶得聞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看床下，以火遍照。」

火照熏屋、或燒地敷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燈籠、燈趺，僧及私畜皆得。」諸比丘便以金銀作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用銅、鐵、瓦、木。」
有諸白衣新作屋竟，請諸比丘先於中布薩說法，為入舍供養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受！」
復有白衣家為非人所惱，請諸比丘家中布薩、說法，以為安樂供養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受！」
有居士行甘蔗，諸比丘不敢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！」
有諸居士問諸比丘：「今日幾？」諸比丘不知，便譏訶言：「沙門釋子日尚不知，何況深理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欲往白衣家，應先問師日數。師若不知，應問餘人。」
時諸居士布薩日，持時食、時飲、七日藥、終身藥至僧坊供養，欲聽法，受八分戒。諸比丘都不看視，便瞋恚持歸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上座應令下座掃地取水，使淨人辦器盛其所齎物。」
諸比丘食都不與客，客便譏訶言：「沙門釋子常讚歎布施，唯受人施而不施人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與客食。」
既與，著其手中，不與器物，復譏訶言：「諸比丘作小兒遇我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與器物下食。食竟，上座、若上座等，為說法呪願。」
客去後，若四人、若過四人，應廣布薩。若二人、若三人，應相向說淨言：「今僧十四日、十五日布薩。我某甲比丘清淨，長老憶持！」如是三說。若一人應小待，若有人來共布薩；若無人來，應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心念口言：「今十四日、十五日眾僧布薩，我今心受布薩。」如是三說。告諸比丘：「是布薩法，從今應盡壽如是奉行，不者突吉羅。」
時諸居士入僧坊問諸比丘：「僧有幾人？」答言：「僧有若干。」彼言：「我等請僧明日食。」諸近處比丘聞，明日盡往，坐席不足，飲食又少。諸比丘言：「汝等請僧，何以不與我食？」答言：「我昨問僧，隨數設食；先不相請而強求索，不請而食，甚於外道。此輩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訶責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請不應往，往者突吉羅。」
復有諸比丘以因緣事應會，日至請家，慚愧不敢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為食，聽往。」
爾時有居士請僧食，有客比丘來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語主人：『有客比丘聽入不？』若聽入善；若不聽，復應語言：『與我等食分，我自平等共食。』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應各以鉢受分，出外共食，若得者善；若復不得，僧坊內有食，應將與之。」

時世飢饉乞食難得，餘處比丘盡捨住處，集王舍城，僧房皆空，無人守護；房舍臥具，或為火燒、或為水漬、或為虫嚙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近王舍城左右諸住處，皆應白二羯磨如上捨界，然後白二羯磨如上通結作一大界，使諸比丘不捨本住而得施分。」
後時餘處還復豐樂，思見比丘，遣信白言：「願遊人間，我等供給衣食。」時瓶沙王亦欲令諸比丘遊行教化，語言：「願為遊行，若有乏短，當勅所在，供給所須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先白二羯磨如上捨王舍城大界，然後各隨意更唱界相，還結小界。」
有諸阿練若比丘不知己界應齊幾許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自然界去身面二句樓賒；若結界，隨遠近。」
時諸比丘結無邊界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結無邊界不成結界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諸比丘復結十二由旬或十由旬界，說戒時往四五日行，乃至或遇野火、或遇暴水、或遇賊剝，便有梵行難、衣鉢難及命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結十二由旬，若十由旬界，不成結界，犯者突吉羅。今聽極遠三由旬。」
時諸比丘不唱四方界相而結界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不唱界相，不成結界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時諸比丘以眾生及烟火作界相，或並界、或兩界相入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不成結界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二住處，諸比丘欲共布薩、共得施結界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各白二羯磨解本界，然後共集，白二羯磨結共界。」
復有諸比丘欲共住、共布薩、異得施結界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解本界，然後集結。」
復有諸比丘欲共住、共得施、異布薩結界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偷羅遮！」
復有一住處諸比丘欲異住、異布薩、異得施結界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解本界已，各更結。」
復有諸比丘欲異住、異布薩、共得施結界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結！」告諸比丘：「一切河、一切湖池、一切海，皆不得結作界。若水中行，以眾中有力人，水灑所及處，為自然界。」
佛在竹園。阿若憍陳如在楞求羅山，布薩日輒化作青虹，在中結跏趺坐，來至佛所。眾人多來看之，以此故，後便步出；糞掃衣重，道路疲極，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諸比丘於聚落中、若聚落界結作不失衣界者，不使長老疲極如此。」以是白佛。佛種種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諸比丘於聚落中、若聚落界，白二羯磨結作不失衣界。」

應一比丘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此結界處，聚落中、若聚落界，共住、共布薩、共得施，今結作不失衣界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結界處，聚落中、若聚落界，共住、共布薩、共得施，今結作不失衣界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結作不失衣界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時諸比丘先結不失衣界，後結大界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先結大界，後依此結不失衣界。」
諸比丘便一切時結衣界，著麁弊衣行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白二羯磨解。」
一比丘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此結界處，聚落中、若聚落界，先結作不失衣界，僧今解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結界處，乃至僧今解之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解先不失衣界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時諸比丘先解大界，後解衣界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先解衣界，後解大界。」
時諸比丘為護夏故失衣，為護衣故失夏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還結衣界。」
時有一住處，布薩日弟子辭和尚，欲行至某處。和尚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和尚應籌量：若道路有疑恐怖，和尚聽去，突吉羅；若不聽，弟子強去，得輕師波逸提。若道路雖無疑恐怖，而彼方乞食難得；若共行伴無所知，不誦戒、不知布薩、不知布薩羯磨；若彼方無持法、持律、解律儀人，若彼方好共鬪諍，若彼方有破僧事，若彼方得病，無隨病食湯藥、臥具、看病人，若彼方衣食難得，聽去，皆突吉羅；若無如是諸事，聽去，無犯。」
有一住處，十五日諸比丘集，布薩說波羅提木叉，請第一上座說戒，上座云：「誦忘。」第二至下，皆云不誦，不得布薩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白二羯磨一比丘，令往他眾誦戒，若略、若廣及日還；若不得，不應住此處，住者突吉羅。」
時六群比丘犯罪，不悔過布薩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復有諸比丘向犯罪人悔過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有一住處，布薩日一切僧犯罪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白二羯磨一比丘，令往他眾悔過清淨還，餘人於此比丘邊悔過。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應盡集布薩堂，一比丘白二羯磨：
「『大德僧聽！僧今皆有此罪，不能得悔過；今共置之，後當悔過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』
「『大德僧聽！僧今皆有此罪，乃至後當悔過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置此罪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

持。』
「然後布薩。不應不布薩！」
有一病比丘犯罪，語一比丘言：「大德！我犯罪。」彼答：「我亦犯罪。」不得悔，而命終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向有罪比丘悔過者，不使此比丘不悔而終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向有罪比丘悔過，但不得向同犯者悔過。」
有一住處僧皆同犯一罪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亦應如上置罪。」
有一病比丘犯罪，語一比丘：「大德！我犯此罪。」彼言：「我亦犯此罪。」不得悔過，而終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向同犯一罪比丘悔過者，不使此比丘不悔而終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今聽同犯不同犯皆得向悔。」
有一住處，諸比丘集布薩說戒，有一比丘語說戒比丘言：「住！我憶有罪，我欲悔過。」諸比丘訶責：「云何說戒時，作此留難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說戒時憶有罪，聽向比坐說，若口言、若心念：『我有此罪，說戒竟當悔。』不應作留難。」疑亦如是。
有一住處，諸比丘不知布薩，不知布薩羯磨。有知法、持律、解律儀比丘來，諸比丘不看視，不與臥具，彼比丘便去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好看視，與臥具。若不爾，突吉羅！」
有一住處僧皆犯罪，不知犯何篇罪。有一知法、持律、解律儀比丘來，諸比丘中一比丘往問言：「犯如是如是，為是何篇罪？」彼答言：「是某篇罪。」便語言：「此住處一切僧犯如是罪。」即於彼比丘邊悔過。悔過已，還語諸比丘：「我等先犯如是如是某篇罪，應共悔過，莫污染修梵行，長夜受苦。」諸比丘瞋恚言：「汝何故向我說如是語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諸比丘應在彼知法比丘邊悔過，非不應語。但不應趣人語，語者突吉羅。」
時舍利弗至六群比丘住處，見其犯戒，語言：「汝等莫作此罪！」六群比丘便觸惱問言：「何等應作？何等不應作？」竟夜惱之。舍利弗以是白佛，佛種種訶責六群比丘：「汝愚癡人！上座比丘憐愍教汝，云何而反竟夜惱觸？」訶已，告諸比丘：「非不應教，但不應趣教人。若犯罪，自知有過，然後教之。」
時舍利弗、目連遊行人間，為諸四眾、國王、大臣、沙門、婆羅門之所師敬，到一比丘住處，諸檀越為二人故，供養眾僧，布施衣物及守園人；復共得欽婆羅直，估金錢一萬二千，三反唱令：「須者取之。」竟無人取，即還施主。時會比丘漸漸遊行還到佛所，佛如常法，慰問諸比丘已，問言：「舍利弗、目連遊行豐足不？」答言：「甚豐！」「世尊！復見一希有事，眾僧共得一欽婆羅直，估金錢一萬二千，三唱與諸比丘，無人取者，以還施主。」時有二摩

訶盧比丘，去佛不遠聞已，一人作是言：「彼諸上座愚癡！自失利養，而使施主不得大福。若我在彼當為取之。」一人復言：「我是上座，我應取！」遂致紛諍。佛見已，即說偈言：

「汝二摩訶盧，　不在於彼眾，
由此無諍訟，　貴衣還本主。」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優波離與諸持律遊行，到比丘住處，應為作訶責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依止羯磨、舉罪羯磨、下意羯磨者，悉為作之；應為作別住、摩那埵、本日、阿浮訶那者，皆為作之。若界應解，為解；若應結，為結。應為作教誡比丘尼羯磨，為作教誡羯磨；不堪教誡，應為解教誡羯磨，為解教誡羯磨。餘諸比丘聞，作是念：「此諸持律比丘來，必使我等多有疑悔。」便舉臥具閉戶，捨住處而去；又諸比丘尼見優波離，瞋罵言：「坐此比丘恒問世尊，此戒應作二部僧持、作一部僧持？佛便令作二部僧持，由此使我多受困苦。」優波離所將比丘有先還者，佛如常法問已，又問：「優波離遊行處，供養豐足不？」答言：「不足。」又問：「何故？」具以諸比丘捨住處及比丘尼瞋罵答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：「汝等愚癡！不恭敬持律比丘，誰應恭敬？」訶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結初應學法。

「若比丘聞持律比丘來，不應避去，應為掃灑，整理房舍、臥具；若聞欲至，出半由旬迎；若有疑難，要當出門。若持律比丘有衣物應代擔，為辦澡洗水，拭手脚巾，為作浴具，設過中飲，請說法。若實求解，持律比丘應如法答；若觸惱問，不應答。明旦，為作前食、怛鉢那，次作後食；應為求請主，請留安居；復應為求施衣檀越，應作如是供養，若不爾，突吉羅！」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世尊布薩日與諸比丘前後圍繞露地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寂默，今當布薩，說波羅提木叉。」

有一比丘從坐起白佛言：「伽伽比丘近得狂病，有時來，有時不來；亦復不憶來與不來，以是廢行僧事。今復不來！」佛言：「遣一比丘呼來！」受教往呼，遍求不得，還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今聽諸比丘遙與作狂白二羯磨。」

一比丘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狂病，或來或不來，亦復不憶來與不來，以是廢行僧事。僧今遙與某甲作狂羯磨，若現在、若不現在行僧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狂病，乃至若不現在行僧事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某甲作狂羯磨竟；僧忍，默然

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彼後得差，求解羯磨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白二羯磨為解。」
病差比丘應到僧中，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胡跪合掌，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先得狂病，或來或不來，亦復不憶來與不來；僧已與我作狂羯磨。我今已差，從僧乞解狂羯磨。」如是三乞。
應一比丘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先狂，或來或不來，亦復不憶來與不來；僧與作狂羯磨。今已差，從僧乞解狂羯磨；僧今與解狂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先狂病，乃至僧今與解狂羯磨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某甲比丘解狂羯磨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爾時世尊布薩日與諸比丘前後圍繞露地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寂默，今布薩說戒。」
有一比丘從坐起，白佛言：「某甲比丘得病不來。」佛言：「應令一比丘將來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將來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教拄杖、使人扶；若不堪，以衣舁之。」即受教舁來。勞動故，病更困篤、或有死者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取清淨欲來。」
是中或有得名與清淨欲，或有不得；或有得名受清淨欲，或有不得；或有得名持清淨欲來，或有不得。
不得名與清淨欲者：若與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清淨欲；與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、滅擯人、被舉人、自說罪人、異界住人清淨欲；若不如法三說：「我今與汝清淨欲，汝受我清淨欲，至如法僧事中，為我稱名說及捉籌。」皆不名與清淨欲。若反上名與清淨欲。
不名受清淨欲者：自不如法、不識他姓名，餘如上，皆不名受清淨欲。反此名受清淨欲。
得名持清淨欲來者：若持清淨欲比丘來至布薩中，便睡眠、若狂心、散亂心、病壞心；若僧與作不見罪羯磨、不捨惡邪見羯磨、不悔過羯磨；若變成二根、黃門、無根；若忘說，是亦得名持清淨欲來。若睡眠、若忘不說，皆犯突吉羅罪。若中路睡眠，乃至忘說，皆不得名持清淨欲來。
復有諸病比丘，不能口語說清淨欲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身與清淨欲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身與清淨欲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舉手、舉指、搖身、搖頭，乃至舉眼，得名身與清淨欲。」
復有諸病比丘不能身與清淨欲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舉眾到病人所，使說戒比丘於中央坐說戒，令諸病比丘向說戒人。」
復有諸病比丘不能向說戒人，背而坐臥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出界外布薩，不得在界內作別眾布薩。」

爾時世尊說戒日與諸比丘前後圍繞露地坐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寂默，今當布薩說戒。」

有一比丘從坐起，白佛言：「某甲比丘為官所執，不得來。」佛言：「應遣一比丘語所由，求還布薩，若聽者善；若不聽，應語白衣小却，為取清淨欲，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應語言：『一切僧當來就此比丘布薩。』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應出界外布薩，不得界內別眾布薩。」

有一阿練若處，諸比丘十五日集布薩說戒。時有賊來，諸比丘見，便止不誦戒。諸賊問言：「何故默住？」答言：「我等所說，不應使白衣聞。」賊復問：「所說非佛語耶？」答言：「是！」復問：「若是佛語，誰不應聞？汝等今集，必欲論說不利我等！」便打，奪諸比丘衣鉢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諸比丘若見賊來，應即誦餘經，不令斷絕。」

爾時有王名優陀延，善知相法，有一夫人名月光，容顏姝妙，音妓兼人；後於高閣上，在王前舞。王見死相不出一年，諦視心念，顏色不悅。夫人覺之，便白王言：「我舞不好耶？何以不悅？」王言：「不須問我！」夫人苦問至三，王不獲已，便具以告。夫人白王：「若實爾者，願聽出家！」王言：「我相敬愛，死不相離，餘歡少日，如何生離？」夫人復白王言：「少染世榮，迷昧道業，即此促期，唯與苦會。願必垂愍，聽遂出家！」王言：「汝年少修道，識見明決，必得生天。若還相見，當遂汝意。」夫人白言：「若此願果，誓不違要！」便聽出家。於是辭去，行道不久得阿那含果，即便命終生於梵天，便作是念：「我得出家是王之恩，恩重宜報，要不可違。」即下在王宮上，虛空中立，語王言：「月光夫人即我身是，先與王要，故來赴信。」王語言：「我不識天，可現本身。」即變為昔形，於王前立。王見情重，欲附近之，便飛昇虛空，語王言：「王何故猶習此愛欲為？欲為無常、苦、空、不淨，若思此義可得解脫。若不爾者，必墮三塗，自拔良難！」王聞此語，心即調柔，即捨王位以付太子，出家學道，在城左右山林樹下。太子見父出家而不遠去，恒恐變悔，還奪其位，常願父王遠之他國。時王比丘作是念：「我奉佛教而未見佛，今當往彼禮敬世尊。」念已便行。時太子與諸婆羅門在高樓上見出林去，語新王言：「王比丘今已去矣！」太子欣悅。王比丘忘坐具，須臾憶之，即便還取。諸婆羅門復語新王言：「王比丘已復還，將無有以？」太子惶怖，便勅左右：「汝速往殺！凡是沙門釋子亦盡殺之！」復勅言：「彼或畏死，多作方便，慎莫不殺而來見我！」受教即往，語言：「新王勅我殺比丘！」比丘問言：「何故殺我？」答言：「以比丘出林還反，恐奪其位，是以相殺。」王比丘言：「我不貪

王位，向忘坐具，故暫還取。如何以此，而便見殺？」使復言：「重被王勅：『彼必畏死，多作方便，慎莫不殺而還見我！』我今云何而得徒反？」王比丘復言：「我出家所求未有所獲，汝小寬我，待彼樹影至。」使者聽之。即懃思惟，得須陀洹。樹影既至，使者復語樹影已至，比丘復言：「我出家所求猶未盡獲，可復見寬，更待一影。」使者復聽。如是四反得四沙門果，便語使者：「汝可隨意，還語汝王，我不貪王位，行忘坐具，所以暫還。汝為此殺我，便是殺父、殺阿羅漢，念汝長夜受大苦耳！」言已就死。使者殺已還到王所，王遙見之即生悔心。到已問言：「汝已殺耶？」答言：「已殺！」王復問言：「父王臨終有何所說？」使者嗚咽，具以上答。王聞此語血從口出，即以生身入大地獄。

時瓶沙王與其隣國，先聞其教盡殺沙門釋子，恐入己界，勅諸杖士守護比丘，杖士受勅動止不離。

時王舍城一住處有五百比丘，十五日集，語令小却：「我欲布薩。」杖士答言：「我等受勅不得暫離，豈敢公違大王之令？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不肯去者，但說戒序竟，言：『餘僧所常聞。』應作如是布薩，不得不布薩。」

時諸比丘布薩日集欲說戒，六群比丘諍訟不住，不得說戒；瓶沙王來便得暫止，去後續復共鬪，不得說戒。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有如瓶沙王，比丘有所畏難，鬪暫止時，便說戒序。說戒序竟，言：『餘僧所常聞。』應作如是布薩，不得不布薩。」

僧布薩時欲作羯磨，六群比丘受他清淨欲，竟不至僧中，便出界外，欲使僧羯磨不成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僧得成羯磨；受他清淨欲者，犯突吉羅。」

時諸比丘常略說戒，諸年少比丘言：「大德！廣說，我等未曾聞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常略說戒，有十因緣聽略說戒：一、有貴人；二、有惡獸；三、有毒虫；四、地有生草；五、地有棘刺；六、有毒蛇窟；七、病；八、闇；九、地有泥；十、坐迮。是名十因緣。若猶得五種說戒者善！若不得，應言：『今十四、十五日布薩時，各共正身口意，莫放逸！』此亦得名布薩。應作如是布薩，不得不布薩。」

有一住處，說戒時更有比丘來，若多、若等、若少；復有一住處，說戒竟，一切未起去，更有比丘來，若多、若等、若少；復有一住處，說戒竟，諸比丘有起去、有未起去，更有比丘來，若多、若等、若少；復有一住處，說戒竟，一切比丘起去，更有比丘來，若多、若等、若少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說戒時更有比丘來，若多、若等，應更為布薩說戒；若少，應聽次後戒。若說戒已竟，一切比丘未起，更有比丘來，若多、若等，應更為布

薩說戒；若少，應在僧中胡跪說清淨。若說戒竟，諸比丘有起去者、有未起去，更有比丘來，若多、若等，應更為布薩說戒；若少，應求先比丘和合更布薩說戒，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應出界外布薩，不應界內別布薩。若說戒竟，一切比丘起去，更有比丘來，亦如是。」

若舊比丘集，若舊比丘來、若客比丘來、若舊客比丘來；若客比丘集，若客比丘來、若舊比丘來、若客舊比丘來；若舊客比丘集，若舊客比丘來、若舊比丘來、若客比丘來，若多、若等、若少，乃至一切比丘起去，皆如上說。

有一住處，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，見異繩床、衣鉢，而不見比丘；諸比丘不念此中有比丘、無比丘，便共說戒。有一住處，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，見異繩床、衣鉢，而不見比丘；諸比丘作是念：「此中無比丘。」便說戒。有一住處，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，見異繩床、衣鉢，而不見比丘，諸比丘作是念：「此中有比丘、無比丘，但說戒。」便說戒。有一住處，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，見異繩床、衣鉢，而不見比丘，諸比丘作是念：「此中有比丘滅去、失去。」以破和合僧心說戒。有一住處，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，見異繩床、衣鉢，而不見比丘，諸比丘作是念：「此中有比丘！」不求、不覓便說戒。有一住處，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，見異繩床、衣鉢，而不見比丘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此中有比丘！」求覓不得，便說戒。有一住處，布薩時諸比丘集欲說戒，見異繩床、衣鉢，而不見比丘，諸比丘作是念：「此中有比丘！」求覓得，共說戒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五，此四說戒皆有過，羯磨不成，犯突吉羅。第四亦有過，羯磨不成，犯偷羅遮。第六無過，羯磨不成，無犯。第七無過，羯磨成，無犯。」

若舊比丘集，不見舊比丘、不見客比丘、不見舊客比丘；若客比丘集，不見客比丘、不見舊比丘、不見客舊比丘；若舊客比丘集，不見舊客比丘、不見舊比丘、不見客比丘。有過、無過皆如上。

有一住處，布薩時諸比丘集，聞比丘若[口*磬]咳、若縮鼻、若振衣聲，不作是念：「此中有比丘、無比丘。」便說戒。乃至有一住處，布薩時諸比丘集，聞比丘若[口*磬]咳、若縮鼻、若振衣聲，作是念：「此中有比丘！」求得，共說戒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答有過、無過，亦皆如上。

有一比丘，受一比丘清淨欲，一比丘布薩；有二比丘，受二比丘清淨欲，二比丘布薩；有三比丘，受三比丘清淨欲，三比丘布薩；有眾多比丘，受眾多比丘清淨欲，眾多比丘布薩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不應爾！今聽多比丘集，少比丘持清淨欲來。」

有一住處，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，見異住比丘作同住想；見已，不憶、不問，便說戒。有一住處，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，見異住比丘作同住想；見已，憶、不問，便說戒。有一住處，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，見異住比丘作同住想；見已，憶、問，共說戒。有一住處，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，見異住比丘，於界疑，於比丘無疑；不憶、不問，便說戒。有一住處。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，見異住比丘，於界疑，於比丘無疑，憶而不問，便說戒。有一住處。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，見異住比丘，於界疑，於比丘無疑，憶、問，共說戒。有一住處，諸比丘集欲說戒，見異住比丘，於比丘疑，於界無疑，不憶、不問，便說戒。有一住處，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，見異住比丘，於比丘疑，於界無疑，憶、不問，便說戒。有一住處，諸比丘集欲布薩說戒，見異住比丘，於比丘疑，於界無疑，憶、問，共說戒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六有過，羯磨不成，犯突吉羅；三無過，羯磨成，無犯。」同住亦如是。

客比丘言十四日，舊比丘言十五日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客比丘應從舊比丘。」

無舊比丘，而客比丘自共作異如上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後來應從先至。」

有客比丘一時來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問近處比丘。若近處無比丘，應問官日數從之。」

爾時諸比丘從有比丘住處，往有比丘住處布薩，往無比丘住處布薩，往有比丘無比丘住處布薩，往鬪諍比丘住處布薩，往破僧比丘住處布薩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布薩日往前四處，突吉羅；往後一處，偷羅遮。」

有一住處，布薩日跋難陀為上座，眾僧請說戒。答言：「誦忘。」諸比丘言：「若忘，何以坐上座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上座說戒。若不說，突吉羅。」諸比丘不知齊幾為上座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上無人，皆名為上座。」

諸比丘說戒時中忘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傍人授，猶忘更復授，三忘應更差人續次誦，不應重誦。」

時六群比丘布薩夜鬪諍，妨僧說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容得說戒，起者猶少，應還集說戒；起者若多、若半，應置，聽明日布薩。若說律、說法、論議，若多得布施，不容說戒，皆聽至明日。」

諸比丘先不請誦戒人，以此稽留說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先請說戒人。」

時諸比丘先說戒，後作諸羯磨，六群比丘說戒竟便去，不與僧和合作諸羯磨，作諸羯磨不如法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先作諸羯磨，

然後說戒，以是攝僧令不得去。」
時諸比丘並誦戒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應並誦戒，應請一人說。」
有比丘作歌詠聲說戒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直說之。」
時一住處布薩，跋難陀為上座，唱言：「今僧十五日布薩說戒，不來諸比丘說欲及清淨。僧今何所作？為諸比丘作何事？」諸比丘答言：「某甲比丘應與作訶責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依止羯磨、舉罪羯磨、下意羯磨。某甲比丘應與別住、磨那埵、本日、阿浮訶那。」跋難陀言：「我不知羯磨。」諸比丘問：「若不知，何故問僧及諸比丘作何事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上座應說戒，持律應羯磨。」
時諸比丘或反抄衣、或叉腰、或著革屣、或覆頭、或臥、或倚，作如是等不恭敬聽說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宜加恭敬！不得反抄衣乃至臥倚，而聽說戒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布薩日有一比丘熟眠，說戒竟方驚起言：「僧集共說戒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晝日，都不得眠。」
復有諸被羯磨執事比丘，不得眠疲乏，身不得安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在隱避處眠，應語知識比丘：『我在某處眠，若有僧事呼我！』」
復有一比丘說戒上眠，覺方語諸比丘：「何不說戒？」諸比丘問：「汝憶何等？」答言：「得眠。」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應說戒上眠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一住處布薩，諸比丘在隱避處說戒，客比丘來不知處所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無難事，不應避隱處說戒。」
有諸比丘不知說戒時至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上座應知時至，教下座比丘掃除、敷置、辦籌及燈火。」
諸比丘以小事便囑授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以小事囑授。」
諸比丘欲莊嚴布薩堂，懸繒散華，兼施僧過中飲，亦因施衣物；又欲以偈，讚歎佛法僧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聽！若有種種福事，應及時作。」
五分律卷第十八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三分之三安居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春夏冬一切時遊行，蹈殺虫草，擔衣物重，疲弊道路。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此諸外道沙門、婆羅門，尚知三時，夏則安居；眾鳥猶作巢窟，住止其中；而諸比丘不知三時，應行、不行。常說少欲，慈愍護念眾生；而今踐蹈無仁惻心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訶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一切時遊行，犯者突吉羅！從今聽夏結安居。」

結安居法，應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胡跪合掌，向一比丘言：「長老一心念！我某甲比丘，於此住處夏安居，前三月，依某聚落、某房舍。若房舍壞，當補治。」如是三說。答言：「我知！」

諸比丘便日日結安居，或二日乃至五日一結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於春末布薩日，分房舍臥具，於夏初一日結安居。」

有比丘欲依象下或依車輿結安居，復有比丘欲依覆鉢安居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聽在結跏趺坐及衣鉢雨漏所不及處，依此安居。」

有諸比丘在無救護處安居，為賊劫奪；復有諸比丘在塚間安居，為非人所惱；復有諸比丘在空樹中安居，為毒虫所困；復有諸比丘在皮覆屋中安居，鼻內生肉；復有諸比丘露地安居，肌皮剝脫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不應爾！」

時諸白衣請比丘於無救護處安居，白言：「大德！可於彼安居，我當遙作救護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！」

復有塚間比丘，患人間無房舍臥具，欲還塚間安居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能繫念在前，無所畏者聽。」

復有諸比丘欲治護空中樹，於中安居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應先以石擲樹，若以杖打，聽有何聲？有何物出？若無異聲、無有物出者，然後入中，仰塞泥合得使平立，作土埵，泥四邊地，安戶作開閉處。」

爾時阿耨達龍王，請諸比丘於宮五百金銀眾寶窟中安居，諸比丘不敢往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往。」

諸比丘欲作階道，安置坐石，及洗脚石；而皆是金銀，慚愧不敢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彼金銀猶此土石，隨意用之。」

復有諸比丘安居，有賊難、王難、親里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避去，餘處安居。有二種安居：前安居、後安居。若無事，應前安居；有事，聽後安居。」
後安居比丘至餘處，彼比丘不與房舍臥具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與。」
既與不住，奪他住房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隨所得而住。比丘欲安居時，應先籌量此處有難、無難，無難應住，有難應去。」
爾時舍衛城，有長者名憂陀延，信樂佛法，常供給諸比丘；安居中，為僧作房，設入舍食，欲因以房施；請左右住處諸比丘，諸比丘慚愧不受，長者便嫌訶言：「我散財物，作此飲食，而諸比丘不肯受請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。若作比丘尼屋及外道房，乃至為壘階道、設食、請施，皆聽受。若有請、若無請，須出界外，一切皆聽七日往返。」
有一比丘自不知律，不依持律，安居中生疑，作是念：「世尊不聽我安居時遊行，無有問處，不知云何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依有持律比丘處安居。若持律住處房舍迮狹，聽近持律七日得往返處，於中心念，遙依持律而安居。」
有一比丘分房臥具竟，不作是念：「我今安居。」口亦不言，後生疑悔：「我不結安居，為成安居不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為安居受房舍、敷臥具。雖不發心、口言結之，亦得名安居。」
時舍衛城人，欲於祇洹作渠通水，波斯匿王聞，令言：「若有於祇洹通水者，當與大罪。」後邊境有事，王自出征。後諸外道欲并力通渠，諸比丘以此語諸優婆塞，諸優婆塞言：「此非我等所制，可往白王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世尊不聽安居中過七日往返，王去此遠，何由得往？」便以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若有佛法僧事、若私事，於七日外，更聽白二羯磨受十五日，若一月日出界行。」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為某事，欲出界行，於七日外更受三十夜，還此安居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為某事，欲出界行，於七日外更受三十夜，還此安居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某甲更受三十夜出界行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有一比丘安居，麁食不足，作是念：「我此中安居，麁食不足，而世尊不聽破安居，我當云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此因緣，破安居無罪。」
復有一比丘安居，有一比丘尼誘共作不淨行，作是念：「人心易轉，後或失意，而世尊不聽破安居，我當云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

言：「聽以此因緣，破安居無罪。」式叉摩那乃至黃門亦如是。若國王欲壞其梵行，乃至父母親戚亦如是。

有一比丘安居見伏藏，作是念：「此藏足我一生用，若久住此或能失意，而世尊不聽破安居，我當云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此因緣，破安居無罪。」若見國王尊貴，乃至見父母親戚苦樂，恐失道意，皆亦如是。

有一比丘安居，聞有比丘欲破僧，作是念：「若有破僧事，僧不和合，不得安樂，而世尊不聽破安居，我當云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此因緣，破安居無罪。」

復有一比丘安居，聞異住處有比丘欲破僧，是己親厚，作是念：「若我往諫，必受我語，而世尊不聽破安居，我當云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此因緣，破安居無罪。」若能使人諫，為此而去。若彼處僧已破，能自和合、若使人和合，為此而去皆亦如是。比丘尼能和合僧亦如是。

時有估客營住，諸比丘欲依安居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依。」彼估客安居內，忽然復去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隨去。」

諸估客分作兩部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一部信樂，所之豐樂，隨去。比丘有持律，彼處亦多持律，聽隨此部去。」若依牧牛羊人、作椑栰人、船行人安居皆亦如是。

有諸比丘安居中，燒房舍、臥具，無有住處。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火燒、若水漂，王難、賊難、非人難，師子、虎狼、諸毒虫難，乃至蟻子、水虱難，皆聽破安居無罪。」

時跋難陀受安居請，布薩竟往中路，見二住處多有衣食施，便住其中二處各半，皆欲取分。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言：「汝愚癡人！云何已受他請，為利養故住二處安居？」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請，布薩竟往中路，見二住處多有衣食施便住，無前、後安居，得違言突吉羅罪。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請，布薩竟往不至，至十七日明相出，是比丘無前安居，有後安居，不破安居，得違言罪。若受他前安居請，布薩竟往結安居，不受七日出界外，七日內還、不還，是比丘無前安居，有後安居，不破安居，得違言罪；若受他前安居請，布薩竟往結安居，受七日出界外不還，無前安居，有後安居，不破安居，得違言罪；若七日內還，不破安居，不犯違言罪。若受他前安居請，布薩竟往結安居，未至自恣七日，無七日法出界外，亦無前安居，有後安居，不破安居，得違言罪；若有七日法出界外，不破安居，不犯違言罪。若比丘受他前安居請，往彼布薩亦如是。

「若比丘受他後安居請，布薩竟往中路，見二住處多有衣食施，便住不往，破安居、違言二突吉羅罪。若受他後安居請，布薩竟往不至，至十七日明相出，是比丘破安居、違言二罪。若受他後安居請，布薩竟往結安居，不受七日出界外，七日內若還、若不還，及受七日，七日內不還，皆破安居、違言二罪；若七日內還，不破安居，不犯違言罪。若受他後安居請，布薩竟往結安居，未至自恣七日，無七日法出界外，破安居、違言二罪；若有七日法出界外，不破安居，不犯違言罪。若受他後安居請，往彼布薩亦如是。」

有一比丘求安居處，見有空窟，作是念：「我當於此安居。」復有眾多比丘見，皆作是念，而不相知。至安居前布薩日，俱集於彼，皆言：「我已先取此窟。」不知誰應得住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先至者應作相，若題壁作自名，若語窟左右人，後引為證，此人應得。」

復有比丘先占住處，後竟不來，餘比丘不敢住，遂空置此處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壞相，若語人令知，使餘比丘得住。」

五分律第三分之四自恣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眾多比丘住一處安居，共議言：「我等若共語者或致增減，當共立制勿復有言，若乞食先還，便掃灑食處，以瓶盛水，出拭手脚巾，敷諸坐具，置盛長食器，量食有長，減著其中，如其得少，從此取足。食竟，次第除屏物事，若獨不勝，招伴共舉。如此安居得安樂住，無復是非增減之患。」作此議已，即便行之。安居既竟，諸佛常法，歲二大會，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慰問言：「汝等安居和合，乞食不乏，道路不疲耶？」答言：「安居和合，乞食不乏，道路不疲。」又問：「汝等安居云何和合？」諸比丘即具以答，佛種種訶責：「汝等愚癡，如怨家共住！云何而得和合安樂？我無數方便教汝等共住，當相誨誘，轉相覺悟，以盡道業。於今云何而行啞法？從今若復立不共語法，得突吉羅罪。」

爾時六群比丘數數犯罪，諸比丘以佛教應相誨語，便語言：「汝等數數犯罪，應自見過，而修改悔，勿得污染梵行，自貽大苦，負人信施，空無所獲。」六群比丘不自改過，反更誣謗：「長老比丘犯種種罪。」彼聞已慚愧，便往佛所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有比丘犯罪，應先問言：『我欲誨汝，汝聽我不？』言聽則誨，不聽則已；若不聽，犯突吉羅罪。」

六群比丘後時犯罪，便逆問長老比丘：「我欲誨汝，汝聽我不？」彼作是念：「佛制不得不聽。」便答言：「隨意說之。」六群比丘復言：「若隨我意，當隨我，說何罪？何時說？何處說？」彼聞此語，便逐其後，不敢遠離。以是白佛，佛復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成就五法，不應問聽說罪：無慚愧、愚癡、少聞、自不如法、苟彰人惡。若有慚愧、多聞、智慧、自如法、實欲使人離惡，乃應問聽說罪。

「復有五法，不應問聽說罪：隨愛、隨恚、隨癡、隨畏、不知時非時，反上應問聽說罪。

「若成就五惡法而問，不應敬聽說罪；若成就五善法而問，應敬聽說罪。」

時諸比丘作是議：「如世尊所說：應問聽、不應問聽，應敬聽、不應敬聽。唯有羅漢然後應問，我等云何而得行此？」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作此議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作自恣法。應求僧自恣說罪言：

「『諸大德！若見我罪，若聞我罪，若疑我罪，憐愍故自恣說，我當見罪悔過。』如是三說。」

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世尊教我等自恣，應共奉行。」便日日自恣，或二日、三日至五日一自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夏三月最後日自恣。」

諸比丘便於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前自恣，若白衣、外道、狂心、亂心、病壞心、被舉、滅擯、異見人前自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在如法比丘眾中自恣。」

有諸比丘坐床上自恣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
諸比丘既下地自恣，污衣服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好泥治地，布草於上自恣。」

六群比丘言：「若次至我，然後下地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一比丘先唱言：

「『大德僧聽！今僧自恣時到，僧當和合作自恣。白如是。』

「然後俱下地，蹲跪自恣。」

諸比丘自恣未竟，上座老病不堪久跪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自恣竟者還坐。」

諸比丘已自恣竟，便出去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先出，要待都竟。」

諸比丘一時向上座自恣，不知誰已自恣，誰未自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一時自恣。」

諸比丘便復一一從上座自恣，有諸白衣欲布施、聽法，久不能得，便譏訶言：「我等多務，廢業來此；而諸比丘不時受施，為我說法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一一自恣，聽上座八人一一自恣，自下同歲，同歲一時自恣。」
諸比丘不知自恣已至何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白二羯磨差自恣人，若二、若多。」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、某甲比丘，能為僧作自恣人。僧今差某甲、某甲作自恣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、某甲比丘，能為僧作自恣人。僧今差某甲、某甲作自恣人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差某甲、某甲作自恣人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諸比丘差無智比丘作自恣人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五法成就不應差，隨欲、恚、癡、畏、不知時非時。反上應差。」
被差比丘應起，語諸比丘言：「同歲、同歲一處坐。」
自恣人不知已何時當應自恣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次第至已，便應自恣。」
諸比丘作如是自恣，猶故遲，諸白衣如上譏訶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被差人復應唱言：『各各相向自恣。』」
諸比丘自恣竟，復更布薩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自恣羯磨，亦名布薩。」
爾時世尊，自恣日與諸比丘前後圍遶露地而坐，告諸比丘：「今僧和合自恣時到，應共自恣。」有一比丘起，白佛：「有病比丘不來。」佛言：「應差一比丘將來。」乃至出界自恣，如說戒中說。
時六群比丘有罪自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彼猶故有罪自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住其自恣！」
諸比丘未羯磨時，便住他自恣，復有自恣竟方住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羯磨竟、未自恣時，應住。」
告諸比丘：「有四不如法住自恣，四如法住自恣。何謂四不如法住自恣？謂住無根破戒、無根破見、無根破威儀、無根破正命。若反上為四如法住自恣。
「復有七不如法住自恣，七如法住自恣。何謂七不如法住自恣？謂住無根波羅夷、無根僧伽婆尸沙、無根偷羅遮、無根波逸提、無根波羅提提舍尼、無根突吉羅、無根惡說。反上為七如法住自恣。
「復有八不如法住自恣，八如法住自恣。何謂為八不如法住自恣？謂住無根破戒無作、無根破見無作、無根破威儀無作、無根破正命無作。反上為八如法住自恣。

「復有九不如法住自恣，有九如法住自恣。何謂九不如法住自恣？謂住無根破戒作、不作，無根破見、無根破威儀亦如是。反上為九如法住自恣。
「復有十如法住自恣，十不如法住自恣。何謂十如法住自恣？有一比丘以此相，以此事，受如法治罪羯磨；若比丘見其以此相，以此事，受如法治罪羯磨。是比丘後於餘僧中，說其已受如法治罪羯磨，住其自恣，是謂如法住自恣。若住其自恣時，有難起僧皆散去，後見之復如前住其自恣，是謂如法住自恣。
「若捨戒、若犯波羅夷、若犯僧伽婆尸沙、若犯偷羅遮、若犯波逸提、若犯波羅提提舍尼、若犯突吉羅、若犯惡說。若比丘以此相，以此事，於僧中說其犯，住其自恣，是名如法住自恣。反上名為不如法住自恣。」
時優波離問佛言：「世尊！比丘以幾法住他自恣？」佛言：「以五法住他自恣：以實，不以虛；以時，不以非時；以有利益，不以無利益；以慈心，不以惡意；以柔軟語，不以剛強。」
又問：「世尊！欲住他自恣，應幾法自籌量？」佛言：「應以五法自籌量：應量我住彼自恣，為實、為虛？若虛，不應住；若實，應更審定。為時、為非時？若非時，不應住；若時，應更審定。為有利益、為無利益？若無利益，不應住；若有利益，應更審定。為當因此起諍破和合僧、為不破？若破，不應住；若不破，應更審定。復應量我住彼自恣，持法、持律、解律儀、聰明、辯才、學戒比丘如法助我不？若彼必助，亦應更審。審已，以時住自恣。」
又問：「世尊！欲住他自恣，應幾法自觀。」佛言：「應五法自觀：自觀身行清淨、口行清淨、意行清淨、多誦修多羅、善解阿毘曇不？若身口意行不清淨，諸比丘便當言：『汝身口意行不清淨，云何住他？』若不多誦修多羅，諸比丘便當言：『汝從誰聞？何經中說？未能不師人，何能師物？』若不善解阿毘曇，諸比丘便當言：『汝所說有何義？汝自不知義，云何住人？』」
又問：「世尊！有幾法住他自恣，後無悔。」佛言：「有五法住他自恣，後無悔：憐愍故、利益故、欲濟拔故、使從惡戒出故、住全戒中故。」
又告優波離：「有五種住他自恣，後生悔心。諸比丘語言：『汝說他罪不實，汝應止！』『汝所說非時，汝應止！』『汝所說無有利益，汝應止！』『汝以惡意說他罪，非是慈心，汝應止！』『汝所說剛強，非柔軟語，汝應止！』若反上，後不生悔心。
「此彼住自恣比丘，有五事不應憂：諸比丘語言：『彼不實住汝自恣，汝不應憂！』『彼非時住汝自恣，汝不應憂！』『彼無利益住

汝自恣，汝不應憂！』『彼以惡意住汝自恣，汝不應憂！』『彼非軟語住汝自恣，汝不應憂！』」
優波離問佛：「若比丘入僧中，應以幾法？」佛言：「應以五法：一、下意，二、慈心，三、恭敬，四、知次第坐處，五、不論說餘事。
「復有五法：不應反抄衣、不應左右反抄衣、不應扠腰、不應覆頭、應恭敬僧。」
優波離問佛：「比丘有幾法，得與僧和合羯磨？」佛言：「有五法得與僧和合羯磨：應同見、應隨僧、應信有事、應自往、若與欲。」
復語優波離：「若有僧事不應不往，若不往則異於僧。有五種見，於僧事為不如法：應心念而口語，應口語而心念，非法助僧，助非法人，犯言不犯。若反上為如法。」
有一比丘自恣日犯突吉羅罪，向餘比丘說，半云是突吉羅，半云是惡說；二部中各有持律、聰明智慧、有慚愧心、樂學戒法，共諍不決，以住自恣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一比丘將至眼見耳不聞處，教作惡說悔過，還白僧：『彼比丘已作法，僧應自恣。』諸比丘不得問作何等法，問者突吉羅。」
復有一比丘自恣日犯突吉羅罪，向餘比丘說，半云是波羅提提舍尼，半云是突吉羅；乃至半云是波羅夷，半云是突吉羅。二部中各有持律、聰明智慧、有慚愧心、樂學戒法，共諍不決，以住自恣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一比丘將至眼見耳不聞處，教作突吉羅悔過，還白僧：『彼比丘已作法，僧應自恣。』諸比丘不得問作何等法，問者突吉羅。犯波羅提提舍尼，乃至偷羅遮亦如是。」
「若犯僧伽婆尸沙、若犯波羅夷，應白羯磨停此事：『大德僧聽！今停此事，自恣後當如法斷。白如是。』作此白已應自恣，不得不自恣。」
有一比丘自恣日語諸比丘言：「有物無人。」因共空論，半云有物無人，半云有人無物，共諍紛紜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白停此事自恣，不得不自恣。若白停已，有還發此論者，犯波逸提。」
有病比丘住病比丘自恣，病比丘住無病比丘自恣，無病比丘住病比丘自恣，不相順從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皆突吉羅！若病比丘住病比丘自恣，諸比丘應語言：『汝今病，何以住他？』若病比丘住無病比丘自恣，亦應如是語。若無病比丘住病比丘自恣，諸比丘應語言：『汝且止！此比丘病，可待差住之。』」

有諸比丘遣使住他自恣，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遣使住他自恣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時跋難陀猶遣使住他自恣，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受使人得突吉羅，跋難陀犯波逸提。」
或愚癡比丘住愚癡比丘自恣，或愚癡比丘住智慧比丘自恣，或智慧比丘住愚癡比丘自恣，不相順從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若比丘住他比丘自恣，眾僧知見彼人身口意業不清淨，少聞、愚癡者，不應受其語，但當自恣。若僧見彼人身口意業有清淨、有不清淨，及少聞、愚癡亦如是。若僧見彼人身口意淨，多聞、智慧，應受其語，當問言：「汝見彼有何等過？為破戒？為破見？為破威儀？為破正命？」若言破戒，應問：「汝知破戒相不？」若言不知，諸比丘應訶令慚，語言：「汝不知破戒相，而在僧中說他破戒！」僧若不作此訶，皆犯突吉羅；若言知，諸比丘應問：「何等是破戒？」答言：「犯波羅夷、僧伽婆尸沙。」若言破見，應問：「汝知破見相不？」若言不知，諸比丘應如上訶，若不訶皆犯突吉羅；若言知，應問：「何等是破見？」答言：「無今世後世、無罪福報應、無父、無母、無阿羅漢。」若言破威儀，應問：「汝知破威儀相不？」若言不知，諸比丘應如上訶，若不訶皆犯突吉羅；若言知，應問：「何等是破威儀？」答言：「犯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、惡說。」若言破正命，諸比丘應問：「汝知破正命相不？」若言不知，諸比丘亦應如上訶，若不訶皆犯突吉羅；若言知，應問：「何等是破正命？」若言：「諂曲心，以求利養。」僧復應更問：「汝為見？為聞？為疑？」若言見，應問：「云何見？何時見？何處見？汝在何處？彼在何處？」若作是問不能答，應如法治已自恣，不應不自恣。聞疑亦如是。
有一住處，眾僧於中安居三月，皆得道證，作是念：「若三月竟便自恣者，便應移去，則失此樂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今聽諸比丘三月自恣日，皆集一處，應一比丘唱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我等於此安居得一心樂，若自恣便去者，則失此樂；今共停此至八月滿，作四月自恣。白如是。』如是白竟，若有欲遠行比丘聽自恣便去；若有欲住其自恣者，僧應為如法撿挍，使得自恣而去。若去比丘欲住後比丘自恣，諸比丘應語言：『我等未自恣，汝云何得住？』若彼去已，至後自恣時還住諸比丘自恣者，諸比丘應如法撿挍竟，應自恣。」
有諸比丘一處安居，聞某處好鬪比丘當來，作是議言：「彼來必住我等自恣。」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未至自恣二、三日，應自恣而去。若聞今日至，應即自恣而去。若聞已入界內，

應疾出界外自恣而還。若不得，應出迎，禮拜問訊，為捉衣鉢，辦洗浴具，將入浴室與塗身油蜜，出界外自恣。若復不得，應為辦食，隨在界內外；若在界內食，食時應出界外自恣；若在界外食，食時應住界內自恣。若復不得，應共集自恣後，一舊比丘白諸舊比丘言：『大德僧聽！今共布薩說戒，後四月黑十五日當自恣。白如是。』客比丘若言：『何故四月黑十五日自恣？』舊比丘應答言：『本不共安居，不應問我。』若客比丘復至黑十五日者，舊比丘復應如上白：『後白十五日當自恣。』乃至『不應問我。』亦如上。客比丘復至白十五日者，復應為作食如上，若得者善；若不得，便應強共和合自恣，不得不自恣。」

五分律卷第十九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三分之五衣法上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耆域乳母洗浴耆域，諦觀其身而有恨色。耆域覺之即問：「何故恨顏視我？」乳母言：「恨汝身相殊特，而意未親佛法眾僧！」耆域聞已，讚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乃能教我如此之事。」便著新衣往至佛所，遙見世尊容儀挺特，有三十二大人之相，圓光一尋，猶若金山，即生信敬，前禮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所謂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在家染累，出家無著。示現如是助道之法，次為說諸佛常所說法，苦集滅道。即於座上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見法得果已，歸依佛法僧，次受五戒。耆域善別音聲本末之相，佛將至塚間，示五人髑髏。耆域遍叩，白佛言：「第一叩者生地獄，第二叩者生畜生，第三叩者生餓鬼，第四叩者生人道，第五叩者生天上。」佛言：「善哉！皆如汝說。」復示一髑髏，耆域三叩不知所之，白佛言：「我不知此人所生之處。」佛言：「汝應不知。何以故？此是羅漢髑髏，無有生處！」

爾時世尊身小有患，語阿難言：「我病應服吐下藥。」阿難白佛：「當語耆域！」即往語之。耆域言：「我不可以常藥令如來服，當合轉輪聖王所應服者。」便以藥薰三優鉢羅華，持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願嗅此華！嗅一華應十行下，三華三十，病乃都差。」世尊即嗅二華，得二十行下，餘一華得九行下。耆域須臾來至佛所，白言：「藥得下不？下為多少？」佛言：「藥雖得行下，猶少一。」耆域白佛：「應服煖水。」即便服之，更得一行，病即除差。耆域復白：「應須補養，我當隨時供養所應！」佛默然受，耆域便作栴檀糂羹以奉世尊。世尊服已，復白佛言：「我為國王、臣民治病，或得百千兩金、七寶無數，或得聚落，或得一邑。唯願世尊與我微願！」佛言：「諸佛如來已過諸願！」復白佛言：「願佛與我可得之願！」佛言：「若是可得，不違汝意。」於是耆域即以一貴價衣，價直半國，奉上於佛，白佛言：「此衣於諸衣中最為第一，願哀愍受！又願聽諸比丘受家衣施！」佛即受之，亦聽諸比丘受家衣施。為說種種妙法，遣還所住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耆域治我病差，持一上衣施我，又願聽諸比丘受家衣施。我為受之，亦聽諸比丘受家衣施。從今諸比丘欲著家衣，聽受；然少欲知足著糞掃衣，我所讚歎。」

爾時王舍城諸居士，聞佛聽諸比丘受家衣施，共持青、黃、赤、黑純色劫貝三千張，施諸比丘。諸比丘以色為疑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！應浣壞好色，更染而著。」
有諸比丘往塚間觀死屍，從足至頭作不淨觀。起屍鬼入死屍中，張眼吐舌，踏諸比丘。諸比丘恐怖，非人得便，奪其精氣，有命過者。
復有一比丘至塚間，從足至頭觀新死女人，生欲心，便行不淨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先從足觀。」
復有比丘於傍觀死人，起屍鬼復入屍中，張眼吐舌，以手打之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莫於傍觀，應在頭前觀。」
復有諸比丘為衣故，掘出新死人。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此釋子沙門臭穢不淨！云何以此入我家中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應掘出死人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復有諸比丘持死人骨著僧坊中，有持死人髑髏著經行處，若床下。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諸比丘不淨可惡！云何持死人骨著僧坊內，猶如塚間；畜死人髑髏，猶如畜鉢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亦不應以手捉死人骨，犯者突吉羅。」
有諸比丘患眼，醫言：「以人額骨磨著眼中。」諸比丘言：「佛不聽我等捉死人骨，更說餘方。」醫言：「更無餘治。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病時捉死人骨者，病可得差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屏處取骨，如二指大，磨著眼中。」
有諸比丘食麻、蜜、魚、肉，往塚間求糞掃衣，鬼神不喜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食此諸物，往至塚間。」
有諸比丘於佛僧中及白衣家食麻、蜜、魚、肉，行路經由塚間，而輒避去，由此失伴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不畏者，聽從邊過。」
有諸比丘常住塚間，乞得魚肉，食不敢復還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不畏者聽還。」
有諸比丘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往來塚間求糞掃衣。諸鬼神此日亦集，語諸比丘言：「今是我等集日，汝何為來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以此日往塚間。」
常住塚間及行路比丘，此日皆不敢往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不畏者聽。」
有諸比丘大小便塚間，諸鬼神譏訶言：「云何於我住處大小便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有塚間曠遠，諸比丘經過不敢起止，由此致病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先彈指，然後便利。若鬼神欲聞經典、讚唄、說法，應為作之。」

時迦夷王以欽婆羅寶衣與耆域，耆域即持至僧坊施僧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受，用莊嚴塔。」
有諸比丘得長短毛及無毛雜色氍毹不敢受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，雜色者聽浣壞色乃著；若不能令純色壞者，聽在僧坊內著。」
有諸比丘得已成氈及未成者，不敢受作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作。」
有諸比丘欲於街巷中拾糞掃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拾。」
時有白衣於街巷中脫衣大小便，諸比丘謂是糞掃衣便取。彼言：「大德！莫取我衣！」比丘答言：「我謂是糞掃衣，是以取耳！」白衣復言：「汝不顧視，而便取之，是為偷衣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諦看之，若塵坌日曝有久，故相顧視、問人，然後取之。」
諸比丘拾糞掃衣未浣著房中，臭穢不淨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未浣持入房。」
有諸比丘拾糞掃衣不即浣，生虫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即淨浣。」
有諸比丘於淨池中及上流浣糞掃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有諸比丘以淨器浣糞掃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佛從王舍城，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遊行人間，諸比丘擔糞掃衣。佛見已，作是念：「我當為諸比丘作齊限受家衣施。」
時瓶沙王聞佛與千二百五十人遊行人間，作是念：「我今寧可將四種兵，侍衛世尊遊我境內。」念已，勅嚴四種兵侍從佛後。佛展轉到恒水欲渡到跋耆國，目連念言：「若用舡渡，恐王久留或有所廢。我今當以神力令此水淺。」念已，即令水淺，佛與比丘一時涉渡。佛度彼岸而說偈言：

「精進為舟楫，　能濟深廣河；
孰有覩若斯，　不發信敬心。」

於是瓶沙王作是念：「佛已出我界，便應迴還。」即合掌遙禮而歸。
佛到屈茶聚落，告諸比丘：「有四法，我及汝未得時，於生死中輪轉無際。何謂為四？所謂聖戒、聖定、聖慧、聖解脫。今既得之，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。」即為諸比丘而說偈言：

「戒定慧解脫，　我今如是覺，
已盡諸苦源，　故為汝等說。」

時佛將五百比丘遊行跋耆國，欲到毘舍離城。彼有婬女名阿范和利，聞佛世尊有大名德號：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。所可說法初中後善，具足清白，梵行之相，遊行諸國將到此城。歎言：「善哉，我願欲見！」即嚴四馬車從五百妓女，出迎世尊。佛遙見之，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各當繫念在前，自防護心，是諸佛教。何謂繫念？謂行四念處觀、內身循身觀、除無明世間苦觀，外身、內外身及痛、心、法亦如是。何謂在前？所謂若行、若立、若坐、若臥、若睡、若覺、若去、若來、若前後視瞻、若屈伸俯仰、若著衣持鉢、若食飲便利、若語、若默，常一其心，此是我教。」阿范和利遙見世尊容顏殊特，諸根寂定，有三十二大人相，圓光一尋猶若金山，便生信樂，前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已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佛及僧於我園宿，受明日請。」佛默然受之。阿范和利知佛受已，禮遶而退。

時五百離車聞佛與比丘僧遊行國界，來向此城，共要迎佛，若不出者罰金錢五百。要已皆出，或乘青馬、青車，一切眷屬衣服皆青。黃、黑、赤、白皆亦如是。阿范和利中道相逢，不避其路，諸離車言：「何以不避，使車馬相突。」阿范和利言：「我請佛及僧於園宿，明日設食，不暇相避。」諸離車言：「我等亦欲請佛，汝聽我先！」答言：「已受我請，不得相讓。」諸離車言：「與汝五百千兩金，聽我在先！」答亦如上。諸離車復言：「與汝半國財物，可乎？」答言：「正使舉國，亦不可得。若能保我三事無失，爾乃相許！」諸離車言：「何謂三事？」答言：「一者、保我身命，必無夭奪；二者、保我財物，必無損失。三者、保佛常住，必無餘行。」諸離車言：「若財物損失，我能相與。若佛餘行，我能請留。汝命危脆，誰能保者？」便瞋恚而去。佛遙見諸離車來，告諸比丘：「欲知忉利諸天出入，與此無異。」諸離車見佛容顏殊特，乃至猶若金山，下車步進，前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時彼眾中有一摩納，名賓祇耶，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「我欲以偈，讚歎世尊。」佛言：「隨意。」即便說之：

「瓶沙得善利，　鴦伽持珠鎧，
佛昔出其國，　聲若雷霆震，
亦如花新開，　其香甚芬馥。
觀佛身光曜，　如日麗於天，
又如月盛滿，　昇空無雲翳；
世尊光明身，　灼灼復踰此。
佛慧無不鑒，　消滅陰謀情，

能施世間眼，　決斷諸疑惑。」

諸離車聞偈歡喜，即與五百領衣。摩納言：「我不須衣，願先請佛！」佛語離車：「可聽先請！」即便聽之，與衣如故。摩納得衣，即以上佛，佛為受之，告諸離車：「世有五寶甚為難遇：一者、諸佛世尊；二者、善說佛所說法；三者、聞法善解；四者、如聞能行；五者、不忘小恩。」諸離車聞法歡喜，共作是議：「佛不久住，人人別供，不得周遍。今當斂物，隨日供設；非我種族，不聽豫之！」

阿范和利竟夜作種種美食，旦持至園，敷坐具畢，白時已到。佛告諸比丘：「汝等繫念，共受彼食。」即皆就坐，梌女手自斟酌，歡喜無亂。食畢行水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「毘舍離諸園觀中，此園第一。我修此園本欲為福，今奉世尊，願垂納受！」佛言：「可以施僧，得大果報。」梌女重以上佛，佛言：「但以施僧，我在僧數。」梌女受教即以施僧，便取小床於佛前坐。佛為說隨喜偈，如為毘蘭若所說；復更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即於坐上得法眼淨。次受三歸五戒，從坐起，禮佛而去。諸離車於後，如議供養。

佛從毘舍離，漸漸遊行到鉢遮羅塔。時冬大寒，著一衣露地而宿，初夜過已覺寒；復著一衣，中夜過已覺寒；復著一衣，不復苦寒，作是念：「未來諸比丘若不耐寒，著此三衣足以御之，我今寧可為諸比丘制畜三衣。」明旦以是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我先於王舍城遊行，見諸比丘擔重擔衣，爾時欲為制家施衣齊限。昨夜極寒，吾先著一衣，中夜初覺寒，復著一衣，後夜初覺寒，復著一衣，便不復苦寒，即作是念：『未來諸比丘有不耐寒者，著此三衣足以御之，我今寧可為諸比丘制畜三衣。』今以十利故，為諸比丘制畜三衣，不聽有長。若衣弊壞，聽補治，以復綖却刺，亦聽直縫。」

時諸比丘畜拘修羅衣，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比丘著拘修羅，何異我等著貫頭衣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著拘修羅衣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一比丘安陀會壞，權縫合作拘修羅著之，後生疑悔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暫作著。」

有諸比丘畜貫頭及有袖衣，拘攝披上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畜貫頭及有袖衣，犯者突吉羅！若得，聽受，壞作餘衣。」

有一外道以雜色綖縫著衣上，作條幅處；後於佛法中出家，猶著此衣，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沙門釋子著外道衣，不可分別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著外道衣，犯者偷羅遮。若不知是外道衣，而非佛所聽，皆應壞之；若知是外道衣，應擿綖布地，令人蹈上，速使壞盡。」

有諸比丘在樹下坐禪，眾鳥作聲，亂其禪思，屎污身體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驅鳥，若作禪屋。」
有諸比丘欲往塚間取死人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取。」即便取之。後有比丘亦往取衣，見前比丘，語言：「與我共分。」比丘不與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共分。」有諸比丘先在塚間得衣，與後來比丘共分。分時，復有比丘來索分，諸比丘不與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亦應共分。」分衣已各欲還，復有比丘來索分，諸比丘不與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亦應共分。」分已各還，垂出塚界，復有比丘來索分，諸比丘不與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亦應共分。」分已各還，已出塚界，復有比丘來索分，諸比丘不與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共分。」
有一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食，作是念：「我今乞食猶早。」便往塚間，多得諸衣。得已，復作是念：「若持入村，擔重可恥。若先持歸，時或復過。」便束藏之，然後乞食。復有一比丘食後，前至塚間求衣，見前比丘所得衣，便持歸。前比丘後往取衣，不知所在，還到僧坊見一比丘浣之，語言：「莫浣我衣！」彼比丘言：「非是汝物！」前比丘具以事語，彼比丘言：「塚間無主物，如何占護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屬前比丘。從今若先得衣，置塚間者，應作幟。」
有比丘以死人骨作幟，後諸比丘謂是鳥銜著上，即便取之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以死人骨為幟。」
又有比丘以絳汁作幟，諸比丘謂是血污，即便取之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以絳汁作幟，應用青、黑、木蘭，若以袈裟衣片帖上。」
有諸比丘共要半入村乞食，半塚間求衣，還共分之。要已而去，往塚間者大得諸衣，悔言：「我得衣屬我，彼得食屬彼，不能復共！」乞食比丘還，以食與之，得衣比丘不受，如上語之。乞食比丘言：「先共明要，如何中悔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共分。」取衣比丘得衣時共要：「若能擔此衣還所住者，當與二分。」既擔還，復悔不與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與。」浣亦如是。
有一比丘往塚間見一新死人，欲取其衣。起屍鬼入身中起，語言：「大德！莫取我衣。」答言：「汝已死，非是汝衣！」便強奪取。死人大喚，逐到僧坊，諸善鬼神不聽入，便住門外，見出入比丘，語言：「有一比丘奪我衣來，可令見還。」諸比丘入問：「外有一人云：有比丘奪其衣來。誰持來者？」得衣比丘言：「此是死屍，非生人也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新死，身未有壞處，起屍鬼猶著，不應取其衣，可以還之。若取未傷壞死人衣，突吉羅。」彼比丘即以衣還之，死屍得衣便倒地。彼比丘以是白佛，佛

言：「可持著塚間。」比丘即持衣行，死屍復起逐後，既到塚間以衣著地，屍復還倒。
有一比丘往塚間，見一人著新欽婆羅，臥塚蔭中，謂是死人，作是念：「佛不聽我取未傷壞死人衣。」便打其頭破，彼即驚起言：「大德！有何相犯，打我頭破？」答言：「謂汝是死人。」彼言：「汝豈不知有喘息耶？如何為衣欲斷我命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自打、若使人打死屍令傷壞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時諸比丘得劫貝衣，不截頭鬚而著，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沙門釋子亦著此衣，與我何異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著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爾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，遊行南方人間，從山上下見有水田，善作畦畔，作是念：「我諸比丘應作如此衣！」即問阿難：「汝見此田不？」答言：「已見！」又告阿難：「諸比丘宜著如此衣，汝能作不？」答言：「能！」即受教自作，亦教諸比丘作：或一長、一短，或兩長、一短，或三長、一短；左條葉左靡，右條葉右靡，中條葉兩向靡。作竟著之，極是所宜，佛見已告諸比丘：「阿難有大智慧！聞我略說，作便如法。此名為割截不共之衣，與外道別異，怨家盜賊所不復取。從今聽諸比丘割截作三衣，若破應補！」佛在毘舍離城。有一住處，地極卑濕，多諸蚊虻，諸比丘不得住，皆往舍衛城、瞻婆城、迦維羅衛城、王舍城安居。所住處空，諸居士言：「大德！可住此安居，我等當供給飲食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此間多有蚊虻，不能得住！」諸居士復言：「大德但住，當送蚊幮。」諸比丘不知得受不？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。」諸比丘不知大小作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隨床大小作。」
諸比丘常著一衣入聚落及還僧坊，初不易脫，垢穢不淨。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沙門釋子不淨可惡，常著一衣出入聚落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於僧坊內應著襯身衣，不應著入聚落衣。」
諸比丘無房舍住，欲作新房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於僧坊內為僧作。」餘比丘不助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助。」諸比丘便長助，妨坐禪行道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長助！若力少不足，然後助之。」
諸比丘作時，壞污其衣，數數補浣，妨坐禪行道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僧應作作時衣，作時令著。」
諸比丘慚愧，不敢襯身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為僧作時，聽自恣著。」
諸比丘著僧衣，小污便浣，由是速壞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數數浣。作都竟，然後浣舉。」
諸比丘欲作新經行處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。」

諸比丘便曲作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直作。」
諸比丘欲高作經行道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高作。」
兩兩經行，道數數壞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白墐渥，亦聽用衣及婆婆草布上。」
大會時人多房少，諸比丘無住處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房內有容膝處，聽衣布地坐，留中央。」
諸比丘既同房住，便相鬧亂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衣隔之，亦聽作窟。」
諸比丘倚壁坐，諸居士見，譏訶言：「此沙門釋子為是老出家？為是無威儀？云何倚壁而坐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倚壁坐！」
有諸老病比丘，不能自持取草束倚坐，污穢房中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倚草束，聽作隱机禪帶。」
諸比丘廣作禪帶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過人八指。」
諸比丘復狹作禪帶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減五指。」
諸比丘復作雜色禪帶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一種色作。若雜種色，應浣壞色，然後聽畜。」
時長老柯休得一衣，欲作安陀會太長，欲作僧伽梨、優多羅僧皆少，數數牽挽。佛行房見之，問言：「汝作何等？」具以事答。佛言：「若不足應三長一短，若復不足聽兩長一短，若復不足聽一長一短，若復不足聽帖作葉。」
長老柯休復得一衣，少不足作割截三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割截僧伽梨、優多羅僧，漫安陀會。」
有大眾會時，諸白衣以衣布施。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受。」
諸白衣欲得呪願。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為呪願！」
諸比丘不知呪願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使維那呪願！」
不知持著何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如前白二羯磨，當中央房著中。」
不知誰應守護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如前白二羯磨一比丘，令守護。」
諸比丘便羯磨無知比丘，不別衣好惡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成就五法不應差守衣：隨愛、恚、癡、畏，不知衣好惡。」
諸比丘於鬧處分，失衣，守衣比丘得惡名聲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靜處分。」
分衣時有客比丘來，舊比丘問：「汝某日在何處？」答：「在某處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我等得衣日，此比丘在我界內，今不成分衣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得衣日有比丘，有比丘想，不成分衣，得突吉羅罪；有比丘疑亦如是。無比丘，有比丘想成分衣，得突吉羅罪；無比丘疑亦如是。無比丘，無比丘想，成分衣，無犯。」

時諸比丘不襯體，臥僧臥具，垢污不淨。復有一比丘不襯體臥僧臥具，申脚蹋破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為護身、護衣、護僧臥具，聽畜單敷，敷僧臥具上。」
時六群比丘以佛不聽襯身臥僧臥具，便以廣數寸物敷僧臥具上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廣長應如臥具。」
諸比丘不繫念眠，失不淨，污於單敷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坐具敷單敷上。」
有諸比丘為壁虱所惱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別作廣長單敷敷著，敷下垂床四邊各一尺。」
時優波離問佛：「世尊！幾種衣應受持？」佛言：「三衣應受持；襯身衣、被衣、雨浴衣、覆瘡衣、蚊幮、敷經行處衣、障壁虱衣、單敷衣、坐具、護髀衣、護[跳-兆+專]衣、護頭衣、拭體巾、拭手、面巾、針綖囊、鉢囊、革屣囊、漉水囊，如此諸衣、若似衣皆應受持。」
有一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常為我等讚歎少欲知足，我甚樂之。願聽我等裸形！」佛言：「愚癡人！欲作外道儀法，犯者偷羅遮！」
有諸比丘白佛，或欲作人髮衣、鹿皮衣、羊皮衣、鳥毛衣、馬鬣衣、犛牛尾衣、草樹皮葉衣。佛言：「愚癡人！欲作外道儀法，一切外道儀法皆不得作，作者偷羅遮。」
有一比丘白佛：「願聽我等內著貫頭衣，跋那衣披上！」佛言：「愚癡人！欲作白衣儀法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欲內著貫頭衣，外披劫貝衣；或欲作蘇摩衣、斑劫貝衣；或欲著指鐶、畫眉眼、著雜色革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愚癡人！此是白衣儀法，一切白衣儀法皆不得作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一比丘白佛：「願聽我等著純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色衣！」佛言：「純黑色衣產母所著，犯者波逸提；餘四色，突吉羅。」
時諸比丘患頭冷病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衣覆，亦聽作帽，煖則止。」
有諸比丘不著僧祇支入聚落，露現胸臆，諸女人見，笑弄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入聚落應著僧祇支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著僧祇支風吹落地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著帶。」
有諸比丘在高上作，諸女人在下，見其形體，笑弄。諸比丘羞恥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時，取衣後從岐間過，攝著前。」
時跋難陀知未分安居施物處，輒往語言：「何不速分？若不分，或有虫嚙、水火等難；若分可得自用，若與弟子及作福事。」諸比丘即便分之，跋難陀言：「汝等不別貴賤。」諸比丘言：「汝若善別，為我等分，亦自取分。」即為分之。得分持去，復往餘處，如是非一。得重擔衣，還歸所住，諸比丘見，讚言：「汝大福德！得

如此衣。」答言：「非福所致，諸安居處巧說得耳！」諸比丘種種訶責：「云何一處安居，諸處受施分？」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言：「我常說少欲知足，汝今云何多受無厭？」訶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一處安居，諸處受安居施分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時諸比丘但著上下衣入聚落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比丘反著衣入聚落，諸比丘見，語言：「反著衣與著不割截衣有何異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諸比丘未入村及出村，草木鉤衣破裂，塵土入葉中，欲反著不敢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為護衣故，未入村及出村，聽反著。」

有諸比丘染漫衣作條，又有縫葉著衣，或攝作衣葉，或半上向、半下向作葉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皆突吉羅！」

有諸比丘著雜色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諸比丘雨時倒著衣，水入葉中爛壞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雨時不應倒著，若不雨隨意。」

爾時諸比丘有衣鉢餘物，欲以施僧，白佛，佛言：「九種得施，皆聽施僧：一者、界得施；二者、要得施；三者、限得施；四者、僧得施；五者、現前僧得施；六者、安居僧得施；七者、二部僧得施；八者、教得施；九者、人得施。界得施者：施主言：『施此界內僧。』是名界得施。要得施者：安居時，異界住僧共要，若一處得施盡共分，是名要得施。限得施者：施主言：『施如是如是人。』是名限得施。僧得施者：施主施僧，僧應知所施物，隨宜處分，是名僧得施。現前僧得施者：施主對面施僧，是名現前僧得施。安居僧得施者：施主言：『施此安居僧。』是名安居僧得施。二部僧得施者：施主施二部僧，若比丘多、比丘尼少，若比丘尼多、比丘少，皆應中分；若有比丘、無比丘尼，比丘應盡分；若有比丘尼、無比丘，比丘尼應盡分；是名二部僧得施。教得施者：施主教僧作如是如是用，若共分，是名教得施。人得施者：施主言：『我施某甲。』是名人得施。

「復有五種得施：施佛及僧、施佛及比丘尼僧、施佛及二部僧、為人施、僧長請施。」

有一沙彌命過。諸比丘不知云何處分其物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生時已與人，應與之；若生時不已與人，現前僧應分。」

有一少知識比丘命過，有上下衣及非衣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生時不已與人，現前僧應分；若生時已與人，而未持去者，僧應白二羯磨與之。」
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於此命過，生存時所有，若衣、若非衣，現在僧應分，今與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於此命過，生存時所有，若衣、若非衣，現在僧應分，今與某甲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某甲衣竟。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有一多知識比丘，為國王、大臣、眾人所供養，命過其物甚多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生時先已與人，應白二羯磨與。若生時不已與人，有可分、不可分者，若婆那衣、蘇摩衣、劫貝衣、拘攝毛長五指、若僧伽梨、優多羅僧、安陀會、若下衣、若舍勒、若單敷、若襯身衣、若被、若坐具，若針綖囊、漉水囊、鉢囊、革屣囊、若大小鉢、戶鉤，如是等物是可分者，現在僧盡應分。若錦、若綺、若毛[旁*毛]、若氈、若拘攝毛過五指、若雨浴衣、若覆瘡衣、若蚊幮、若經行敷、若遮壁虱單敷、若坐臥床及踞床；除大小瓦鉢、瓦澡灌，餘一切瓦器；除大小鐵鉢、戶鉤、截甲刀、針，餘一切鐵器；除銅揵鎡、銅多羅盛眼藥物，餘一切銅器；若傘蓋、錫杖，如是等物是不可分者，應屬僧用。」

有諸比丘得安居施未分，或有命過者、反俗者、作外道者、遠行者、作沙彌者、更受大戒者、變成二根者、根滅者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安居得施未分，若命過者，生時已與人，應白二羯磨與之；若生時不已與人，現前僧應分。反俗、作外道、遠行、變成二根、根滅亦如是。作沙彌者，應與沙彌分。更受大戒者，應與大比丘分。」

有諸比丘於安居中未得安居施，或命過乃至根變，後得施亦如是。比丘尼亦如是。

時調達得安居施未分，破僧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僧未破得物，應等分。若破後得物，應隨所施分。」

有諸比丘同界僧破，後欲作諸羯磨，與人受具足戒。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僧已破，雖同界聽作羯磨行僧事，不犯別眾。」

有一住處，一比丘住，非安居時得施僧衣，作是念：「佛說四人已上名僧，我今一人，不知云何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受持、若淨施、若施人。若不爾，餘比丘來應共分。」

若有比丘住處，非安居時得施僧物，若無比丘，比丘尼應分。若有比丘尼住處，非安居時得施比丘尼僧衣，若無比丘尼，比丘應分。若有比丘住處，非安居時比丘命過，無比丘，比丘尼應分。若有比丘尼住處，非安居時比丘尼命過，無比丘尼，比丘應分。安居時得施皆亦如是。

有一外道弟子於佛法律中出家，其諸親族咸作是言：「云何捨我阿羅漢道，於沙門釋子中出家？當還取之！」復作是言：「彼若聞者，或能逃避。沙門釋子不破安居，爾時往取必得無疑。」彼比丘聞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破安居去。」彼比丘便從一住處至一住處，不知應於何處受安居施分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住日多處，應於彼受分。」

有二比丘共在道行，一比丘病，一比丘看之，彼遂命過。看病比丘持其衣鉢來至佛所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看病甚難，今聽以三衣鉢白二羯磨與之。」
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命過，三衣鉢現在僧應分，今以與看病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某甲比丘命過，三衣鉢現在僧應分，今以與看病人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某甲比丘衣鉢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有一比丘嬾惰，初不佐助眾事，亦不給侍和尚、阿闍梨，得病無人看視，屎尿污身，不淨臭穢。佛按行房見，自為洗浴，浣濯其衣，除去不淨，扶臥床上，在邊安慰：「汝莫恐怖！汝今終不以此命過。」彼比丘聞已歡喜，佛復為說種種妙法，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阿難：「某房比丘，何以無人看？」阿難具以事答，佛語阿難：「汝等所作非法！比丘無有父母，自不相看，誰看汝等？今聽諸比丘看病人。」

諸比丘不知誰應看病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弟子應看和尚，和尚應看弟子。阿闍梨，同和尚、阿闍梨亦如是。」

有客來比丘病，無和尚、阿闍梨，亦無同師，無有看者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先勸一人看之，若無此人，應日日次第差一人，若不肯，如法治。」

時諸比丘競往看視，惱亂病者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兩三人往，為料理病所宜事。」

時看病人求藥艱難，而病人不肯服，妨廢行道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病人有五事難看：不能節量食，不肯服病所宜藥，不肯向看病人說病狀貌，不從看病人教，不能恒觀無常。有五事不能看病：不知病所宜藥；不能得隨病食；不能為病人說法，示教利喜；惡厭病人屎尿涕唾；為利故看，不以慈心。」

有諸看病人，或為病人、或為私，行去後病人命過，餘人得其衣鉢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趣與人，應與究竟看病者。」

有一比丘病，看病人多。諸比丘不知幾人應得衣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比丘命過，應與二人衣：比丘、沙彌。雖父母、兄弟，亦

不應與。若比丘尼命過，應與三人衣：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尼。」
有諸比丘分看病沙彌物，與沙彌三分之一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等分與。」
有命過比丘，先以衣淨施諸比丘，諸比丘不肯還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彼本非親里，善意施，皆應還。」
時舍利弗、目連自恣竟，於左右遊行，同安居及近住處諸比丘多有隨從。諸白衣見，人人各念：「當為舍利弗、目連施僧安居衣。」即便施之，大有所得。彼得施處諸比丘，語舍利弗、目連言：「共分此衣。」答言：「我等不同安居，正可得食，無此衣分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盡共分。」
時乙師達多、跋陀羅自恣竟，亦與眾多比丘於左右遊行。諸白衣見，作是言：「若比丘於我住處安居者，我施此衣。」所得亦多，彼諸客比丘索共分之，答言：「施我界內安居比丘，不得與汝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共分。」
時有估客齎欽婆羅，從波利國來到拘舍羅，聞佛出世有大威神，諸弟子亦復如是，便大持欽婆羅衣施僧。諸比丘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欽婆羅衣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。」復別與上座，亦不敢受，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別受欽婆羅衣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亦聽別受。」
時毘舍佉母作是言：「若住我所作房者，應著用我三衣、襯身衣、被衣、雨浴衣、覆瘡衣、單敷衣、遮壁虱衣、蚊幮，不得著用餘人衣。」諸比丘謂此屬四方僧，不敢襯身著之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施主現在，聽襯身著。」
有諸比丘尼以衣鉢餘物施諸比丘，諸比丘不敢受。諸比丘尼言：「我當於何處更求福田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隨意受。」
時諸比丘得劫貝經、欽婆羅緯衣，不敢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。」
時舍衛城治欽婆羅人，見諸比丘著欽婆羅衣，語言：「大德所著，若浣、若蹋，使毛出者，極好鮮文。」諸比丘不敢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浣蹋，若不知，聽雇人。」
有諸比丘於露地浣蹋欽婆羅，諸白衣見，譏訶：「此比丘正似蹋欽婆羅師！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在屏處蹋。」
欲截欽婆羅頭，不知以何截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作剪刀。」
諸比丘著斑色綖織衣，諸白衣見，譏訶言：「沙門釋子與世人何異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著斑色綖織衣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一女人生兒輒死，後生一男將至諸比丘所，索袈裟衣與著。諸比丘不敢與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與。」
有一少知識比丘無衣，諸女人乞，不得與。彼言：「我自出物，與我染之。」諸比丘不敢為染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為染。」
時畢陵伽婆蹉父母貧窮，欲以衣供養而不敢。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人百年之中，右肩擔父，左肩擔母，於上大小便利，極世珍奇衣食供養，猶不能報須臾之恩。從今聽諸比丘盡心、盡壽供養父母。若不供養得重罪！」
五分律卷第二十

五分律卷第二十一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三分之五衣法下

爾時舍夷國猶遵舊典，不與一切異姓婚姻。波斯匿王貪其氏族，自恃兵強，遣使告言：「若不與我婚，當滅汝國。」諸釋共議：「當設何方，免彼兇虐，而不違我國之舊典？」僉曰：「正當簡一好婢，有姿色者，極世莊嚴，號曰釋種，而以與之。」如議，即與波斯匿王備禮娉迎。後生一男，顏貌殊絕，勅諸相師依相立字。諸相師言：「王本以威，而得其母，依義應當字曰琉璃。」至年八歲，王欲教學，作是念：「諸藝之中射為最勝，閻浮提界唯有釋種。佛為菩薩時射一由旬又一拘樓舍，釋摩南射一由旬，最下手者不減一拘樓舍。當令吾子就外氏學！」即勅大臣子弟侍從太子，就釋摩南請受射法。

爾時諸釋新造大堂，共作重要：「先供養佛及諸弟子，然後我等乃處其中。」琉璃太子與其眷屬輒入遊戲，諸釋見之，瞋忿罵言：「下賤婢子，我不以汝為良福田！云何世尊未入中坐，而敢在先？」琉璃太子即大忿恨，勅一人言：「汝憶在心，我為王時便以白我！」即便出去。諸釋於後掘去堂土，更為新地，然後請佛及僧於中設食，演說妙法。琉璃太子知射法已，還舍衛城，少年之中便紹王位，先共學人皆居要職。昔受教臣便白王言：「王憶某時諸釋罵不？」王言：「我憶！」臣復白言：「今不報之，復欲何待？」王聞其語，即嚴四種兵，往伐諸釋。世尊聞之，即於路側，坐無蔭舍夷樹下。王遙見佛，下車步進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好樹甚多，何故乃坐此無蔭樹下？」世尊答言：「親族蔭樂。」王知佛意愍念諸釋，即迴軍還，如是再反。彼臣又復如前白王，王便嚴駕往伐諸釋。佛知諸釋宿對叵避，便止不出。諸釋聞琉璃王來伐其國，亦嚴四兵出相御逆，去一由旬以箭射之，或從耳穿中過，或斷其髮，鑱髮令盡，鬚眉無餘，及諸戰具一時斷壞，而不傷肉。琉璃王問左右言：「諸釋去此近遠？」答言：「去此一由旬。」王大怖言：「軍鋒未交，已尚如此，若當相接吾軍敗矣！不如反國，圖全為幸！」時彼一臣白言：「釋種皆持五戒，寧失身命，終不害物。王但進軍，勿憂喪敗！」王即從之，勅軍進前。釋種還城，閉門自守，琉璃王遣使語言：「若即開門，當有免者；若吾攻得，不赦一人。」

時目連聞琉璃王欲攻舍夷，白佛言：「願佛聽我化作鐵籠，籠彼大城！」佛告目連：「汝雖有神力，何能改此定報因緣？」

佛以此義，即說偈言：

「夫業若黑白，　終不有腐敗，
雖久要當至，　還在現前受；
非空非海中，　非入山石間，
莫能於是處，　得免宿命殃；
報應之所牽，　無近遠幽深，
自然趣其中，　隨處無不定。」

爾時諸釋見彼軍盛，或言開門取全、或言以死固守，紛紜不定，便共行籌，以少從眾。時魔波旬在開門眾中，七反取籌，開門籌多，即便開之。琉璃王得城已，宣令三軍：「一切釋種皆悉殺之，若非釋種慎勿有害！」三億釋聞，皆捉蘆出言：「我是持蘆釋。」屯門者信，放令得去。於是釋摩南到琉璃王所，琉璃王以為外家公，白言：「阿公！欲求何願？」答言：「願莫復殺我諸親！」王言：「此不可得，更求餘願！」又言：「願從我沒水至出，於其中間聽諸釋出，凡得出者不復殺之。」琉璃王作是念：「水底須臾，何為不可？」即便許之。釋摩南便解頭沐沒，以髮繫水中樹根，遂不復出。王怪其久，使人入水看之，見其已死，髮繫樹根，以此白王。王便歎言：「乃能為親不惜身命！」即宣令三軍：「若復有殺釋種者，軍法罪之。」

時諸比丘聞琉璃王誅殺舍夷國人，以是白佛。佛告諸比丘：「琉璃王愚癡！却後七日，當受害學人罪，其眷屬大小亦俱併命。」琉璃王聞佛此教，心念：「佛無空言，餘苦尚可，唯畏火燒！」即與眷屬乘船入阿夷河，七日期至，水忽暴漲，於是覆沒，一時死盡。

諸釋破滅之餘，被剝赤肉，到諸比丘所語言：「我是釋種，世尊親族。願乞少衣！」諸比丘不敢與，作是念：「佛未聽我等與諸釋衣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與。」

復有五戒優婆塞被剝，來至諸比丘所借衣。諸比丘不敢借，語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借優婆塞衣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借。若還，應取；若不還，則與。」

時跋難陀為安居施故，二處結安居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二處皆應各與半分。」

時諸比丘在路行，不收攝衣，曳地污裂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應作囊盛。」

諸比丘作囊太長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極長使前至臍，後至腰。」

諸比丘以貴價物作衣囊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用麁物作。」
有諸比丘在路行，趣倩人擔衣，亦趣為人擔，或自失衣、或失他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若倩人擔衣，應先出示；若為人擔衣，應出看之。」
諸比丘盛衣囊中，縫合其口，欲取艱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作帶繫。若非常須，亦聽縫之。」
諸比丘舉欽婆羅、劫貝衣各著一處，生虫嚙壞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以劫貝間欽婆羅，然後用屈尸羅香、那毘羅香、青木香，如是諸香辟虫者著中。」
諸比丘後取衣不復識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題名，作幟。若比丘舉衣經十二年，不還取者，應集僧平價，作四方僧用。若彼比丘後還，以四方僧物償，若不受者善！」
時阿難得施衣不須，為舍利弗受，即使一比丘持衣與之。彼比丘作是念：「舍利弗幸多供養，而我無衣。我今當作同意取！」即便著之。後生疑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彼雖為受，而未是已捨。若於所與比丘，作同意取受持，非善取受持；若於所受比丘，作同意取受持，是善取受持。」
阿難復得腰繩不須，為阿那律受，亦使一比丘持往，語言：「此繩已屬阿那律。」彼比丘亦如上念，取後生疑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彼言已屬阿那律，是為已捨。若於所與比丘，作同意取受持，是善取受持；若於能使比丘，作同意取受持，非善取受持。」
時諸比丘不著襯身衣披僧被，污泥不淨，為鼠嚙壞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時六群比丘作襯身衣，大小如僧祇支，或如泥洹僧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三種作：上者，從覆頭下至踝，舒覆左手掩令等沒；中者，從覆頭下至半脛，舒覆左臂掩等至腕；下者，從覆頭下至膝，舒覆左臂掩等半肘。」
諸比丘不以襯身衣通覆右肩，而通披僧被，污泥不淨，為鼠所嚙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有諸比丘受經時、問訊和尚、阿闍梨時，披僧被，偏袒垂地；或夜起行，不能收攝，亦委於地，泥土污之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受經、問訊，應偏袒，舉使離地。夜起時，應收攝通披，勿令污泥。」
諸比丘著僧被，裂，不補治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補治。」不知誰應補治。佛言：「若冬四月、夏三月，用者應治。」
有諸比丘於阿練若處住，去時不舉僧臥具，致使爛壞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寄聚落中。若無寄處，應還作房主。若有疑畏，聚落人

民皆悉移去，亦應運持至安隱處。」
諸比丘不隨後視臥具，致有零落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隨後看。」
既到安隱處，彼諸比丘不與房住，亦不與房安諸衣物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應與之。若先處不復立，應即在住處用之；若後還立，應持餘者還；若已盡無餘，彼處比丘應少多分與。」
有諸比丘以此房臥具，於彼房用。諸房主譏呵言：「云何以我房物，於餘房用？此則不與取也！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有諸客比丘欲問訊師及受經，著住房臥具至彼房，房主比丘不聽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先語本房比丘，若聽者善；若不聽，亦著持去。若於彼遠行，應送還本房。」
有諸比丘著僧衣，入溫室及作食處，入僧中食及左右便利，烟熏污泥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有諸病比丘須著至諸處，不敢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有病聽著至餘處，但愛護之。唯不得著大小便利！」
時六群比丘著上下衣，持廣五指衣片，當三衣而入聚落。諸比丘見，問言：「世尊不制，不著三衣，不得入聚落耶？」六群比丘即以衣片示言：「此是我三衣。」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六群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從今聽作上中下三衣，如襯身衣量。」
有一住處僧得可分衣，一比丘持至戒壇上獨取受持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現在僧應分。」
有一上座比丘與諸比丘遊行人間，其中有客、有舊，得可分衣少，不足分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舊比丘應語客比丘言：『長老！此衣少，不可分。』客比丘若言：『并持相與。』應取；若言：『乃至一縷亦不相與。』便應共分。」客比丘語舊比丘亦如是。
有比丘取覆塚衣，塚主失衣，借問：「誰取我覆塚衣？」有人答言：「諸比丘取！」便瞋呵言：「諸比丘偷我先人衣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取！若聚落移去，於後有者，聽作糞掃衣意取。」有諸比丘取神廟中幡蓋亦如是。
有諸比丘往鬪戰處取死人衣，軍人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欲令我等多殺人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有諸比丘少知識，欲鬪戰處取死人衣，不敢往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軍人去後取。」
有諸白衣，軍人去後，收斂骨肉尸喪，見諸死尸悉被剝脫，不可復識，便譏呵言：「云何比丘剝我親里衣？若有衣者，便應可識。」

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無人見時取。」至殺人處取衣亦如是。
有諸比丘取死人衣，不壞作比丘衣畜。諸白衣見言：「此是我親里衣！」便向啼泣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速壞作比丘衣畜；若鐵器，應速用作大小鉢、戶鉤諸所須物。」
有一家大富，賊劫之不能盡持去，留藏糞掃。中後還欲取，晝日未敢進，遙伺望之。有比丘拾糞掃衣，到彼藏物處，見衣角出便取之。賊遙語言：「大德！莫取我物。」遭劫家聞，識是賊，縛送官中，官即殺之。賊被縛時，作是語：「若比丘不取我衣，彼何由識我？是為比丘殺我，非是彼人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舉時重，不應取。」
有諸比丘於街巷中視地而行，諸白衣見，或言覓錢、或言覓糞掃衣。有一外道弟子以衣裹錢著道中，比丘見拾取，便語眾人言：「諸比丘果是覓錢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取街巷中裹物。」
有一比丘為衣故至塚間，見一新死女人頭前有函。比丘謂是空函，便取持歸，到所住處開視，見有諸嚴身具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取時應先開視，若不視取，突吉羅。」
有諸比丘與外道共道行，為賊所殺。比丘便取其衣，不壞色作比丘衣。餘外道見之，言：「此是我親里衣，諸比丘必殺而取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取！若已取，即應壞色作比丘衣。」
有諸比丘少欲知足，不受他家施衣。諸居士作是議：「我等何方令彼比丘受我施衣？正當裂破、火燒，處處著街巷中，伺其入聚落時，語言：『汝看左右，若有所見取之。』」即如議作。彼比丘見，作是念：「我等不受家施衣，必是諸居士為我等作此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作糞掃想取。」
有一比丘命過，諸比丘仰著中庭，不以衣覆，露其身體，男根脹起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不修梵行，乃使男根如此之大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仰露，應以衣覆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一肥大比丘命過，諸比丘舉著生草上，脂出流漫，殺諸生草。諸外道見，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自云慈念，而今云何傷殺生命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著生物上，應埋、若火燒、若著石上。」
有一比丘水所漂殺，衣鉢挂著界內樹枝。諸比丘見，謂入僧界內，應屬僧不敢取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糞掃衣取。」
諸比丘不知有幾種糞掃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糞掃衣有十種：王受位時所棄故衣、塚間衣、覆塚衣、巷中衣、新嫁女所棄故衣、女

嫁時顯節操衣、產婦衣、牛嚼衣、鼠嚙衣、火燒衣。」
時諸比丘著光色衣，白衣譏呵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著光色衣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比丘畜不滿五肘雨浴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雨浴衣不應減五肘，犯者波逸提！」
時諸居士於安居內為兒女剃頭故，以衣施僧。諸比丘受已，欲迴為安居施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此名隨事施，現在僧應分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先所受三衣不捨，更受餘衣；以先所受衣淨施及施人。後憶白佛，佛言：「得名更受，亦名淨施、施人；但不捨，得突吉羅。」
時諸比丘有尼薩耆衣，未捨、未悔過，而為火所燒、水所漂、賊所奪、失壞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此即名捨，但應作波逸提悔過。」
時諸比丘畜衣不以淨施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一住處眾僧得錦施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受！迴莊嚴塔、若作塔用、若僧用。」
有一住處僧欲分衣，有少欲比丘不受分，而須腰繩、禪帶、帽、漉水囊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與！」
既與復索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分物時，應先問：『汝受分不？』若言受，應等與。若言須腰繩等，應三分與一；若復索，不應與。」
有一比丘有拘攝，四方僧有僧伽梨，欲貿易之，諸比丘不敢與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易！若拘攝價多，僧應倍與比丘。若僧伽梨價多，比丘應倍與僧；若貧無物可倍與僧，而必是少欲知足，亦聽與之。」餘衣亦如是。
時離婆多比丘苦脚冷，從一婆羅門乞裹脚欽婆羅衣，既乞生疑：「世尊制戒，不聽我等從非親里乞衣，不知云何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如是因緣聽乞，所應受持衣，若護[蹲-酋+(十/田/厶)]衣、護髀衣、護頭衣、拭手面身體巾等。」
時諸比丘於僧、四方僧，及塔、不同意人邊，皆作同意取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於和尚阿闍梨、同和尚阿闍梨、若弟子及諸同意人邊，乃得作同意取。」
有諸比丘未命過處分衣物，言：「我死後以此衣物施某甲，以此衣物作如是如是用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犯者突吉羅。與不成與，用不成用。」

時阿難常出入蘆夷力士家，後往不在，作同意取貴價劫貝，尋生疑悔，作是念：「佛未聽我等於白衣，作同意取衣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亦聽於白衣作同意取衣。」
時諸比丘離雨浴衣，不知浴時應著何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有五因緣得離雨浴衣：不雨、不疑雨、不渡水、食病時、作未成。有五因緣得留僧伽梨：雨時、疑雨、渡水、食病時、作未成。」
有一住處僧欲分衣，有客比丘來，諸比丘得分少，不欲分。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乃至得一腰繩直應分，若少不足分，應白二羯磨與一無衣比丘。」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僧得衣、若非衣，今併與某甲比丘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僧得衣、若非衣，乃至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某甲比丘衣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五分律第三分之六皮革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摩訶迦旃延，在阿濕波阿雲頭國波樓多山中住。彼國有長者名沙門億耳，信樂佛法常供給諸比丘，見法得果，受三歸五戒，恒入僧坊聽受法教。
時沙門億耳屏處自念：「如佛所說，在家染著，不能廣修梵行；出家無著，猶如虛空。我今何不於無為法中，剃除鬚髮，出家學道。」念已，晨旦到迦旃延所，頭面禮足，具宣所念，欲求出家受具足戒。迦旃延言：「在家染著，誠如汝言；但出家苦節，淨修梵行，獨坐樹下，常應一食。汝本富樂，此事甚難。」億耳聞已，便歸其家。如是至三，見其意至，便與出家。彼國無有十眾，作沙彌經歷六年，迦旃延乃以神通力，於餘國集十眾授具足戒。億耳受戒已念言：「我聞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而未奉見，今當往詣問訊世尊。」念已，到迦旃延所，頭面禮足，白求詣佛。迦旃延言：「甚善，吾隨汝喜！宜知是時，可以吾名問訊世尊。復以五法白佛：
一、阿濕波阿雲頭國無有十眾，億耳作沙彌經歷六年，不得受具足戒，迦旃延以神通力於餘國集僧，然後得受，願世尊聽此國不滿十眾得受具足戒！又此國多有沙石棘刺，願聽此國比丘畜重底革屣！又此國皆以皮敷地，作坐臥具，願聽此國比丘以皮敷地！又此國人日日洗浴，願聽此國比丘日日洗浴！又有比丘寄衣與餘方比丘，衣未至有比丘語所與比丘，比丘生疑恐犯長衣，願為除其此疑！」於是億耳受教而去。既到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宣和尚問訊。佛語阿難：「汝為此客比丘敷臥具！」阿難念言：「佛欲與此比丘共宿故，令我為敷臥具。」即於佛房而為敷之，佛與億耳共一房宿，初夜、中

夜默然無言。至後夜時，佛作是念：「此族姓子威儀調伏，當令說法。」便語言：「汝可說法。」億耳受教，即說十六義品經，說已默然而住。佛言：「善哉！彼國人語，皆如此不？」答言：「有勝我者。」又問：「汝何以久住彼國不來見我？」答言：「我早知欲之過患，有因緣故不得早來。」
爾時世尊因說偈言：

「見世之過患，　身自依法行；
賢者不樂惡，　為惡不樂善。」

於是億耳作是念：「和尚勅我以五法白佛，今正是時。」便以白佛。佛過夜已集比丘僧，告億耳：「汝可更說迦旃延所白五法。」億耳即更說之。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阿濕波阿雲頭國及一切邊地少比丘處，持律五人授具足戒；亦聽有沙石棘刺之處，著重底革屣；亦聽有皮革處，作皮敷臥具；亦聽有須浴處，日日洗浴；若比丘寄衣與餘處比丘，比丘雖先聞知，衣未入手不犯長衣。」
爾時諸比丘作種種形、種種色革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作異形、異色革屣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作馬皮、象皮、人皮革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作！若用人皮，偷蘭遮；若馬、象皮，突吉羅。」
時跋難陀常出入一牧牛家，著衣持鉢往到其舍。彼有斑色犢子，跋難陀諦視生念，欲得此皮作敷具。主人問言：「何故諦視此犢？」答言：「此犢斑色可愛，耐可作敷具。」彼即白言：「大德常料理我家，豈惜一犢而不相與！」即於犢母前殺而與之。跋難陀得已持還僧坊，犢母隨後悲鳴逐之。諸比丘問言：「此牛何故悲鳴逐汝？」答言：「不知！」又問：「此牛逐汝，不逐餘人，云何不知？」乃具以事答。諸比丘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跋難陀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畜一切皮！」
諸比丘後須小片皮而不敢用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用小片皮作物。」
有諸比丘從外還，徒跣上僧臥具，污泥不淨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著出入革屣。」
有老病比丘於恐怖處共伴道行，遲不相及，諸伴語：「大德速行，勿使被剝！」答言：「我等老病不能行！」伴言：「此有象、馬、驢騾、駱駝、車、牛，可騎乘。」諸比丘不敢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聽老病比丘騎乘，但不得乘騎雌畜生。」

有諸白衣以皮輿施僧，諸比丘不敢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。去皮，以餘衣代。」
有諸白衣以皮輿別施上座，不敢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亦聽私受，去皮如上法。」
諸上座老病比丘，欲乘輿入聚落，不敢乘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。」
不知使誰輿之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使淨人輿。」
有諸比丘於恐怖處，欲渡水無船。有牧牛人驅牛渡水，語言：「可捉牛尾。」諸比丘不敢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捉。」
時六群比丘捉牸牛尾渡水，以手刺其瘡中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捉雌畜生尾渡水。」
有諸比丘欲渡水，亦無畜生可捉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縛草木作栰。自今聽諸比丘畜浮囊，若羊皮、若牛皮作。僧及四方僧，皆應畜。」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瓶沙王摩竭、鴦伽二國，有四萬二千聚落，彼諸豪傑無有不信佛法僧者；唯除瞻婆城中，有長者子名首樓那，其人大富有二十億錢，時人號曰首樓那二十億，是人生便受樂，手脚柔軟，足下生毛。瓶沙王作是念：「我界內唯有二十億未信佛法，我當云何令彼信樂？我若自往，當大驚怖；若呼召之，必生疑畏。正當通命瞻婆城中六十家諸豪傑，觀王子婚，因此相見，誨以道法。」念已，即便呼之。時諸親族皆白王言：「二十億未曾履地，足下生毛如人頂髮，不堪恭到。願王特賜停此一人！」王言：「可乘象馬車輿。」答言：「其身極軟，亦不堪之。」王言：「今王子婚，必宜相見，聽汝親族盡自致方！」親族共議：「唯當鑿渠通船，日行數里，乃可不勞，恭王命耳！」便共以此致之，到王舍城，親族白王：「二十億今始得至，願聽如家法！」王言：「家法云何？」答言：「以衣敷地，行上舁之。」王言：「可爾！」即勅為敷；又為敷細軟衣為座，令坐其上。王問言：「汝足下實生毛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大王！」王言：「我欲見之。」答言：「願使可信人看！」王言：「我欲自見。」答言：「願聽舒脚！」王言：「可爾！」即舒脚示王。果如所聞，光曜王目不得熟視，生希有心，念言：「我國乃生如此大福德人！」顧視左右，先有三大居士，并二十億為四。問言：「汝各有幾財，得為居士？」第一人言：「我錢有十三億。」第二人言：「我有十四億。」第三人言：「我有十四億，又有一無價摩尼珠。」二十億言：「我有二十億，復有五百摩尼珠，一摩尼寶床。」王問二十億：「汝所從得此？」答言：「此寶非父餘財，亦不營得。我於高樓上眠，眠覺便在我前。」王聞此語，倍生希有。復作是念：「此人福德，唯佛當知，

餘無能了。」即便嚴駕，出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二十億有五百摩尼珠、一摩尼寶床，從何而來？」佛言：「此人先在忉利天，有五百天女，極相愛樂。從彼來生，天女皆念：『我等天子今於何生？』以天眼觀，見生在此，各持一摩尼珠及先所臥寶床，化令稱其今身，著前而去。」王聞佛說，禮畢退還，集瞻婆城六十豪傑，語言：「我今令二十億為彼城中最大居士，汝等宗之。」復語二十億及六十人等：「我為汝王，以法治化，已與汝等作現世利益。今佛世尊在耆闍崛山，各可往彼求後世利。」受勅皆往。

時長老娑竭陀，於山中盤石上經行，諸居士到其所語言：「大德！為我白佛，瞻婆城二十億及六十居士欲問訊世尊。」娑竭陀於盤石上、居士前沒，踊出佛前，具以白佛。佛言：「汝可先去，於盤石上敷座，吾尋後往。」受教，於佛前沒，踊出盤石、眾居士前，為佛敷座；佛以常威儀，步行後至。諸居士念言：「此比丘有大神力，出沒盤石，猶如入水。」咸共恭敬而慢世尊。世尊既至，就座而坐。諸佛常法，先使發歡喜心，然後說法。佛語娑竭陀：「汝起扇佛！」受教起扇，須臾現種種神變，如優為迦葉。還在佛前，稽首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佛是我大師，我是佛弟子。」如是三返已，復坐本位。於是諸居士作是念：「弟子神力猶尚如是，況於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！」便迴心注仰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乃至苦集盡道，皆於坐上得法眼淨，受三歸五戒。二十億從坐起，跣足至佛前稽首作禮，佛便微笑。娑竭陀作是念：「佛何因緣笑？」念已，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踧跪白佛：「今何因緣而發微笑？」佛語娑竭陀：「此二十億九十一劫來，始今足蹈於地。」又問：「二十億何因緣，九十一劫足不蹈地？」佛言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佛世尊出現於世，名毘婆尸；父王治城，長十二由旬，廣七由旬，多諸人眾安隱豐樂。彼佛與大比丘僧六萬八千人俱，皆是阿羅漢於彼止住，其王日日請佛及僧於宮中食。時大眾中有一人名修毘賒，共眾人往詣王所，白言：『王今作諸功德，願聽我等亦得豫之！』王言：『今佛僧眾有六萬八千人，恐汝等不辦，或更惱僧。』復白王言：『我自堪辦，願必聽許！』王言：『大善！』猶恐不辦，勅作食如常：『彼若不周，當以足之。』於是諸人設供，過於王食；如是多日，王所作食竟不復設。修毘賒次應設供，使人掘路，更以細軟土填，香泥泥之；兩邊竪八十寶柱，以雜色摩尼珠置於柱頭，懸雜色幡，張雜色幔，彌覆路上處處，路上安種種漿。於家敷六萬八千座，一比丘坐一座，各以五百釜羹而供養之；一一比丘施劫貝二張，革屣一緉。復為四方僧作一房，地敷臥具，皆悉妙好。爾時修

毘賒者，今二十億是。從是已後，受天上人中福等無有異。若今不見我者，足猶不蹈地。」
時二十億蹦跪白佛：「願聽出家受具足戒！」佛言：「父母聽汝未？」答言：「未！」佛言：「父母不聽，不得出家。」答言：「我當還家啟白父母。」佛言：「大善！今正是時。」於是二十億禮佛足，右遶，還瞻婆城，白其母言：「我今欲出家學道。」母言：「止，止！何緣出家？我唯有汝，死尚不欲相離，如何生離？今我財物、珍寶、奴婢、田宅無有限數，可恣意作福，受五欲樂。」苦請至三，然後聽許。前禮母足，右遶三匝，還詣佛所，頭面禮足，蹦跪白佛：「母已聽許，願便與我出家受具足戒！」佛言：「比丘來！出家受具足戒，廣修梵行；我善說法，能盡苦源！」說是語時，二十億鬚髮自墮，僧伽梨著身，鉢盂在手。出家不久，於尸陀林精進經行，足傷血流，烏隨啄吞。二十億作是念：「佛弟子中精進無勝我者，而今未得盡諸苦源。我家幸多財寶，亦可反俗快作功德。」佛知其念，從耆闍崛山來下，見烏啄吞其血。問阿難：「何故有此血，烏競啄之？」答言：「二十億於此經行，足傷血出。」世尊便往到其所，問二十億：「汝實作是念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復語言：「我今問汝，隨意答我。汝在家時善彈琴不？」答言：「善！」又問：「琴弦急時，聲調好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好！」又問：「琴弦緩時聲調好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好！」又問云：「何得好？」答曰：「不急、不緩，然後乃好。」佛言：「於我法中亦復如是，太緩、太急，何緣得道？若精進處中，不久盡苦。」二十億聞佛說已，即於經行處，漏盡無餘。
世尊以二十億足下傷破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二十億著一重革屣。」二十億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捨二十億錢，五百摩尼寶珠，一摩尼寶床，二十夫人，無量婇女。若著一重革屣，人當譏我：『捨如此財寶，而猶貪受一重革屣。』世尊若聽一切比丘著者，我當著之。」佛便讚歎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著一重革屣。」
有諸比丘著兩重革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，犯者突吉羅！」時六群比丘著革屣在和尚、阿闍梨前後經行，有餘比丘亦皆效之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和尚、阿闍梨前著革屣，犯者突吉羅！有因緣於和尚、阿闍梨前著革屣無犯。若地有棘刺、若地有刺腳草、若地有沙石、若病時、若闇時。」
時諸比丘著金、銀、象牙、石屐。諸居士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如王大臣，常說少欲知足，而今奢費無度！無沙門行！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，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著如上屐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佛在毘舍離。
有一住處下濕，著皮革屣，臭爛虫生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諸比丘作婆婆草、迦尸草、文柔草、鳩尸草等屧。」
諸比丘著，水從下出漬脚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用生皮底下。」
有諸比丘畜著木屐、木屧，於僧坊內行作聲，亂諸比丘坐禪。復有一比丘著木屐下利，夜踏殺蛇。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著木屐、木屧，犯者突吉羅！聽於三處著非行來屐：大便處、小便處、洗手脚處。」
有諸比丘著兜羅貯革屣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革屣鼻破脚指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軟物貯鼻。」
有諸比丘脚跟劈裂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熊膏塗，熊皮裹。」
時畢陵伽婆蹉常一心行，不覺蹴脚指破。佛見之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著富羅。」
諸比丘作[革*雍]大深，諸居士譏呵言：「此比丘所著富羅，如我等鞾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深作[革*雍]，聽至踝上。」
有諸比丘作[革*雍]如鞾，諸居士譏呵如上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開前。」
有諸比丘著畫革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著，犯者突吉羅！若得，聽壞色著。」
時離婆多在陀婆國人間遊行，遇寒雪脚凍壞，還到祇洹，頭面禮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問言：「脚何故爾？」具以事答。佛問：「彼國人頗有所著不？」答言：「彼國人著富羅、著革屣。」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雪寒國，著富羅、著革屣。若彼國更有所著，聽隨意著之。」
有諸比丘雪寒中行，脚凍壞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用酥、鹽、熊膏塗，以熊皮作鞾。」
有諸比丘在道行，不知用何物盛糧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用羊皮、牛皮、鹿皮及劫貝作囊。」
有諸比丘以盛食污泥，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淨浣。」
諸比丘便浣皮囊，爛壞虫生，白佛。佛言：「不應浣皮囊，應反揩拭，若淨善；若不淨，勿復畜。」
有諸阿練若住處比丘畜皮敷具，諸惡獸聞氣來殺諸比丘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於阿練若處，不應畜皮敷具。應持與聚落住處，以藉函梯道。」
有比丘在佛後，刺刺脚，不能行。諸居士見，語言：「大德！佛去已遠，何不駛行？」答言：「刺刺我脚，不能行。」諸居士言：「能著靺不？」比丘不敢著，前至佛所，白佛。佛言：「聽著。」

有比丘於塚間得革屣，復不敢取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取。」
有諸比丘得種種形色、種種皮革屣，不敢取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除人、馬、象皮，餘聽取；壞本形色，若形色不可壞，於僧坊內著，不得出外。」
有諸比丘得新革屣不敢受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。應令淨人著行七步，然後著之。」
有諸比丘革屣、富羅及履破壞，不知令誰補治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借人補治；若無人，比丘能自補，亦聽畜大小錐、大小刀、縫皮綖。」
有諸比丘為破見比丘補治革屣等物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為如此人作，應為慚愧欲學戒者作。」
諸比丘不知用何物安皮作具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皮囊盛之。」
五分律卷第二十一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三分之七藥法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得秋時病，佛行房見，作是念：「世人以酥、油、蜜、石蜜為藥，我今當聽諸比丘服。」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言：「從今聽諸病比丘服四種藥，酥、油、蜜、石蜜。」
諸比丘服酥，苦臭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熟煎，若自煎、若使人煎。若無淨地，聽非淨地煎。」
諸比丘服酥，嘔逆欲吐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以呵梨勒、阿摩勒果、若蜜、若蒜、若麨，諸所宜物排口。」
有一比丘得熱病應服酥，諸比丘為乞不得，而得乳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使淨人作酥，煎令熟，作無食氣，受七日服。」
有一比丘得風病應服油，諸比丘為乞不得，而得油麻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使淨人作油，作無食氣，受七日服。」
有一比丘得熱病應服石蜜，諸比丘為乞不得，而得甘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使淨人作石蜜，作無食氣，受七日服。」
諸比丘不知幾時應熟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以杓舉瀉，相續不斷為熟。」
有諸比丘得風病應服牛、驢、駱駝、鱣脂。諸比丘為乞不得，而得四種肥肉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使淨人煮，接取膏更煎。若時煮、時煎、時漉、非時受，不得經宿服；若時煮、時煎、時漉、時受，得七日服。」
有諸比丘得秋時病應服根藥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一切根藥聽服，果藥亦如是。」
有諸比丘得秋時病應服草藥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一切草藥聽服。」
有比丘風病應取汗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取。」
有比丘風病應服赤白諸鹽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服。」
有比丘風病應合和小便、油、灰、苦酒，用摩身體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合和摩之。」
有比丘患疥瘡欲治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治。」
有比丘患癰，應以刀破藥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。」
有比丘患脚，須著熊皮韈、熊膏塗；復須用麵、蛇皮、熊膏、酥，著苦瓠中漬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聽。」

有比丘隱處癰，醫為刀破。佛經前過，醫白佛言：「刀已至大便門。」世尊視之，佛言：「此是難護之處，若使凡夫命過，便失大利。從今不聽刀破隱處，犯者偷羅遮！」
有比丘得時行熱病，佛言：「應服吐下藥消息，節量食，隨病食。」
有比丘患眼，佛言：「聽作眼藥。」
時離婆多非時食石蜜，阿那律語言：「莫非時食！我見作石蜜時，擣米著中。」彼即生疑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阿那律：「汝言見作石蜜時，擣米著中。彼何故爾？」答言：「作法應爾！」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若合藥如此者，聽非時服。」
時長老優波離問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時藥、非時藥合受，應幾時服？」佛言：「應從時藥，不得非時服。七日藥、終身藥亦如是。」
又問：「若非時藥、七日藥合受，應幾時服？」答言：「應從非時藥，不得經宿服。終身藥亦如是。」
又問：「若七日藥、終身藥合受，應幾時服？」答言：「應從七日藥，不得終身服。」

五分律第三分之八食法

佛在波羅榇國。爾時五比丘到佛所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當於何食？」佛言：「聽汝等乞食。」復白佛言：「當用何器？」佛言：「聽用鉢。」
時諸比丘乞得粳米飯，不敢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隨意受食。」
時諸比丘乞，或得種種飯、或得種種餅、或得種種麨、或得種種熟麥豆、或得種種燒麥及糯米、或得種種羹、或得種種苦酒及醬、或得種種鹽、或得種種肉、或得種種魚、或得種種乳酪、或得種種菜；或得種種根，藕根等；或得種種莖，甘蔗等；或得種種果，菴羅、椰子等，皆不敢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聽隨意受食。」
佛在毘舍離。時世飢饉，乞食難得，諸比丘持食著餘處失之，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我等共食一處宿者，不致此苦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共食一處宿。」
諸比丘於餘處作食失之，便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我等於住處作食者，不致此苦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在住處作食。」
諸比丘雇人作食，與價、與食，彼人復偷，作是念：「若佛聽我等自作食者，可無此費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自作食。」

諸比丘既自作食，求人授之復索雇直，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我等自持食，求不倩雇人授者，可無此費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自持食，求不倩雇人令授。」
諸比丘得木果無人授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如木想取食。」
諸比丘得池果無人授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就池水受。」
諸比丘欲食果，無淨人使淨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先去核，然後食之。」
佛在毘舍離。爾時世尊患風，阿難自煮藥粥上佛。佛問阿難：「誰煮此藥？」答言：「是我所煮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我先聽諸比丘共食宿、住處作食、自作食、自持從人受，汝等今猶用此法耶？」答言：「猶用。」佛言：「汝等所作非法！我先飢饉時聽，今云何猶用此法？從今犯者突吉羅！」
佛在舍衛城，問阿難：「我先聽諸比丘如木想取木果、就池水受池果、無淨人淨果先除核食，汝等今猶用此法不？」答言：「猶用。」佛言：「汝等所作非法！我先飢饉時聽，今云何猶用此法？從今犯者突吉羅！」
時舍衛城中有優婆夷字須卑，信樂佛法，見法得果，歸依三寶，常請一切僧供給湯藥。彼於後時來入僧坊，見一比丘服吐下藥。問言：「大德！今何所須？」答言：「我吐下虛乏，思欲食肉。」語言：「大德！我明日當送，願為受之！」於是歸家，晨朝遣人持錢買肉。爾日波斯匿王有令：「若有殺者當與重罪。」買不能得，還白如此。復更與錢，令遍求之，語言：「勿計價直，若一錢得如一錢大，亦當買之。」猶不能得。優婆夷作是念：「我昨已許，若不得者，彼或命過。」即持利刀入屋割髀裏肉，與婢令煮，送與比丘。比丘得便食之，病即除差。
時婿行還，不見其婦行來出入，即問：「須卑何在？」答言：「在內病。」即入問言：「何所患苦？」婦具以事答。婿言：「恐汝此病無復活理！及未死頃，可請佛及僧明設中食。」婦言：「甚善！」即令婿請佛及僧，頭面禮足，白佛：「願佛及僧明日顧食！」佛默然受，還歸其家通夜作多美飲食。晨旦敷座，遣白時到，佛與眾僧前後圍遶往到其家，就座而坐。婿自行水，佛不受之，語言：「呼須卑優婆夷令出！」即遣人語：「世尊呼汝。」答言：「可以我名問訊世尊，病不堪出。」即以白佛，佛猶呼之。如是至三，乃以衣舁至佛所，既見世尊瘡即除愈，肉色如先，生希有心：「我有如是大師及諸同梵行人！」歡喜踊躍，手自下食；食畢行水，取小床於佛前坐。佛為說隨喜偈，如為毘蘭若所說，更為說種種妙法；示教利喜已，還歸所住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比丘：「汝昨食何等？」答言：「食肉。」又問：「肉美不？」答

言：「美！」佛言：「汝愚癡人！云何不問而食人肉？從今食肉不問，犯突吉羅！若食人肉，偷羅遮。」
有諸比丘食象肉，波斯匿王象死，輒送諸鬼神；以沙門食象肉故，便殺諸象。比丘使淨人取肉持還，諸居士見譏呵言：「此沙門釋子無肉不食，過於鵄烏！云何噉此不淨臭穢，來入我家？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食象肉，突吉羅！」馬肉亦如是。
諸比丘食師子肉、虎肉、豹肉、熊肉，諸獸聞氣遂殺比丘。諸居士見，問：「何故爾？」有人言：「由食其類肉。」便譏呵乃至告諸比丘亦如上。「從今食此四種肉，突吉羅！」
諸比丘食狗肉，諸狗聞氣隨後吠之。諸居士見，問言：「狗何以偏吠比丘？」有人言：「由食狗肉。」便譏呵乃至告諸比丘亦如上。「從今食狗肉，突吉羅！」
諸比丘食蛇肉，諸居士譏呵。善自在龍王化作人身，來詣佛所，稽首白言：「我諸龍等有大神力，作種種形色遊行世間。今諸比丘食蛇肉，或能是龍傷害比丘。願佛制諸比丘不食蛇肉！」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已，遣還所住。佛以是事集諸比丘，以善自在龍王語告諸比丘：「從今食蛇肉，突吉羅！」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有長者請佛及僧，諸長老比丘問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人請僧為請誰？」佛言：「若正趣、正向人，皆已被請。」諸比丘作是念：「如此諸人，四方及天上無處不有，我等將無犯別眾食耶？」便不敢往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於界內別請四人已上，名別眾食；若次請，不犯。」
有請比丘作是念：「諸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亦在界內，將無犯別眾食耶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請僧應二眾食：比丘及沙彌。若請二部僧應五眾食：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。」
有諸凡夫坐禪比丘作是念：「如世尊說：若請僧，正趣、正向人，皆既被請。我今凡夫，未是正趣、正向，將無食不與取食？」以是白佛，佛問彼諸比丘：「汝等不為解脫出家耶？」答言：「我為解脫。」佛言：「若請僧時，聖人、坐禪人皆應食。」
有諸誦經凡夫比丘作是念：「我非坐禪。」亦如上生疑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誦經人亦應食。」
有諸勸佐眾事凡夫比丘作是念：「我非坐禪、誦經。」亦如上生疑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勸佐眾事人亦應食。」告諸比丘：「若請僧時，除惡戒人，餘一切僧皆應食。」

佛遊阿那頻頭邑，彼邑有一大臣名好少，請佛及僧，辦多美飲食。明日食時，敷座自白：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時諸比丘更受他前食請，皆已飽滿。佛與大眾前後圍遶往到其家就座而坐，好少大臣手自斟酌，而諸比丘皆不能食。大臣言：「何不自恣食？為謂食少？為不甘口耶？」諸比丘答言：「食非不甘，亦不謂少，朝已飽食，是以不能耳！」彼大臣便瞋恨言：「云何既受我請，於餘飽食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已受他請，聽歠晝不成字粥；若得強粥及食，應語主人：『我先已受請，可施餘人。』」

時佛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遊行，從王舍城向毘舍離。二國中間有王舍城長者名象行，乘五百乘車，從毘舍離來，遙見世尊容顏殊特，猶若金山，發歡喜心前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少石蜜欲奉世尊及比丘僧。」佛默然受，即便自下。諸比丘不敢受，以是白佛。佛讚嘆少欲知足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飢時食，渴時以水和飲。」彼長者行一瓶石蜜遍佛大眾，猶故不盡，白佛言：「我一瓶石蜜行遍大眾，而猶有餘，更應與誰？」佛言：「汝可持著無生草地，若無虫水中。」即受教著無虫水中，水即大沸，烟起作聲，如燒鐵投水。長者恐怖，還以白佛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所謂：施論、戒論、生天之論，欲為過患，在家染累，出家無著；次為說諸佛常所說法：苦集盡道。即於座上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

佛復前行，有一工師，其女善能作羹，請佛及僧，純以羹施，用當後食。諸比丘不敢食，言：「佛未聽我等以羹當食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後食意食。」

佛漸遊行到毘舍離，住獼猴江邊重閣講堂。有一將軍名曰師子，是尼犍弟子，聞佛世尊來遊此城，有大名聲，稱號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歎言：「善哉！願見如是請佛！」即嚴駕出，遙見世尊容顏殊特，猶若金山，前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乃至苦集盡道，即於座上得法眼淨。即從坐起，踡跪白佛：「願佛及僧明日顧我薄食！」佛默然受之。將軍知佛受已，還歸其家勅市買人：「此間所有死肉，莫計貴賤，盡皆買之。」如教悉買，通夜辦種種美食，晨朝敷座，自往白佛：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佛與比丘僧前後圍遶往到其家，就座而坐。將軍手自下食，歡喜不亂。時諸尼犍聞師子將軍請佛及僧，極設餚饍，生嫉妒心，即於街巷窮力唱言：「師子將軍叛師無義，今乃反事沙門瞿曇，手殺牛羊而以供養。」諸比丘聞不敢食，師子將軍踡跪白佛：「此諸尼犍長夜毀佛，我今乃至絕命終不故殺。願勅比丘勿生嫌疑，自恣飽食！」佛即告諸比丘：「隨意飽食。」食畢行水，取小床於佛前坐。佛為如前說隨喜偈，從坐起去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

丘：「有三種肉不得食：若見、若聞、若疑。見者，自見為己殺；聞者，從可信人聞為己殺；疑者，疑為己殺。若不見、不聞、不疑，是為淨肉，聽隨意食。若為比丘殺，比丘及沙彌不應食，聽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食；若為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殺亦如之。」

時摩竭國、鴦伽國、迦夷國、拘薩羅國、跋耆國、滿羅國、蘇摩國，此諸國人聞佛出世有大威德，弟子亦爾，皆來雲集毘舍離城。城中家家各各七寶車馬、賓從，皆已側塞，餘有萬二千乘車，城中不受，營住城外；皆競持時食、非時食、七日食、終身食奉佛及僧，積於中庭，遂成大[廾/積]，縱橫狼藉，塵土污泥，鳥獸集噉。世尊行房見，顧問阿難：「何故有此飲食，棄於中庭？」具以事答：「無有安處，所以致此。」佛讚少欲知足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以中房，白二羯磨作安食淨處。」
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今以某房作僧安食淨處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今以某房作僧安食淨處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以某房，作僧安食淨處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僧食盡後，諸比丘於中煮羹粥、合湯藥。食前食後、初中後夜，有刀机、男女、狗吠之聲。佛問阿難：「何故房中有此諸聲？」具以事答，佛種種呵責言：「云何於僧房安食淨處作食、合藥？從今犯者突吉羅！」

佛在王舍城，諸比丘得秋時病，為合湯藥作隨病食故，時、非時皆入聚落，遭水火劫賊，有衣鉢難、梵行難、身命難。有一織師中路起屋，於中織作，見諸比丘時、非時入聚落，便語言：「若有所作，可於此作；欲有所留，亦可留此。」諸比丘不敢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於白衣舍作淨屋。」

遂復鬧亂主人，妨其織作。織師作是念：「我本為織作此屋，今既不得織，便當正以施僧作淨屋。」即以施僧。諸比丘以是僧屋，不敢復於中作食、合藥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於施僧淨屋中作食。」

有諸比丘新作住處，未有僧淨屋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作新住處，應先指某處作淨地，便可以食置中。若未羯磨，比丘不得入中，至明相出。」

有一住處諸比丘久已捨去，後來比丘不知何者是淨屋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十二年空，聽諸比丘隨意更作淨屋。」

有一住處無僧淨屋，復未十二年，比丘後來不知何處作淨地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有非行來，及不須用處，應權以作淨處。」

有諸比丘著食淨屋中，為人所偷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羯磨中房作淨處。」有諸比丘欲羯磨一房牆內，作淨地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！」
有諸比丘欲羯磨一房齊屋溜處，作淨地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！」
有諸比丘欲羯磨中庭，作淨地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！」
有諸比丘欲羯磨房一角或半房，作淨地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！」
有諸比丘欲羯磨机架，作淨處安食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！要應依地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欲羯磨重屋上層，作淨處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欲羯磨重屋下，及通結作淨處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！」
有諸比丘欲羯磨乘，作淨處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欲通羯磨僧坊內，作淨地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！應白二羯磨。」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一住處共住、共布薩、共得施，僧今結作淨地，除某處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一住處，乃至除某處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結作淨地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跋提城有長者名文荼，有大福德，婦、兒、兒婦，及奴、婢，皆有福德。長者入倉時，空中雨穀，出然後止；婦取飯器，分布內外，隨取隨滿，無有窮盡；兒捉金囊，寫出金錢，注而不竭；兒婦出米一斛，得家內外一月日食，而亦不盡；其奴耕時，輒成七壟；其婢磨半兩塗香，塗家內外，亦不減盡。四方人聞，莫不來觀。瓶沙王聞，亦欲往視，不豫勅外，忽與眷屬而至其家。長者聞王來至，即出迎之，見王問訊：「善來大王，願垂臨幸！」王問言：「汝先聞我來不？」答言：「不聞！」王言：「我軍眾多，不可卒供！」長者白言：「我自供王及諸大臣，兒供太子，婦供後宮，奴、婢足供一切士卒，穀草亦足供軍象馬。願便賜降！」王到其家坐已，語言：「吾聞長者及婦、兒、兒婦、奴、婢，皆有福德，今悉欲見。」答言：「不敢有隱！」即勅除倉中米，掃灑左右，更敷御座，請王入坐，然後入倉，自然五穀空中雨下，王甚奇歎。復欲見其婦福德之力，即取一器飯著於婦前，婦取分布，一切軍眾皆悉充足，猶不減盡。復欲見其兒福德之力，即勅捉一金囊寫金，獻王及與大眾，皆隨意取，而亦不竭。復欲見其兒

婦福德之力，即勅出一斛米，供王大眾一月不盡。復欲見其奴福德之力，即勅令耕，輒成七壟。復欲見其婢福德之力，即勅令磨半兩塗香，半由旬內聞之不異，遍塗大眾，猶故不盡。王與大眾見福德力莫不雅歎，即便還宮。

爾時世尊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，遊行人間到跋提城，文荼長者聞佛世尊今來，到此罔林樹下，欲出奉迎，禮拜問訊。諸外道聞，便往語言：「汝勿出迎沙門瞿曇，沙門瞿曇應來見汝！何以故？汝福德過人，一切沙門、婆羅門、國王、長者，無不應來詣汝門者。」長者聞已，此心便息。後復作是念：「沙門瞿曇到此已久，不來見我，彼道必勝。何緣安住，不往修敬？」便嚴駕出城，遙見世尊容顏殊特，猶若金山，前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乃至苦集盡道，即於座上得法眼淨。便從坐起，白佛言：「願佛及僧受我明日請食！」佛默然受。長者還家辦多美飲食，明日食時，自行白佛：「唯聖知時！」佛與比丘僧前後圍遶，往到其家，就座而坐。長者手自下食，食畢行水，與家大小於佛前坐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乃至苦集盡道，皆得法眼淨，受三歸五戒。長者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婦及兒、兒婦、奴、婢皆云：『是己福德。』竟是誰力？願佛說之！」佛言：「汝等共有此福！」又問：「云何共有？」答言：「昔王舍城有一織師，織師有婦，婦有一兒，兒又有婦，其家正有一奴、一婢，一時共食。有一辟支佛來就乞食，織師言：『汝等但食，以我分與！』婦言：『持我分與！』兒乃至奴婢亦皆云爾。辟支佛言：『汝等皆已捨分與我，善心為畢，便可各分少許與我，使汝食不少，我亦得足。』即人減一匙，已滿彼鉢。辟支佛得食，食已於虛空中，現種種神變，然後乃去。彼諸人命終生四天王天，壽盡上生忉利天，展轉至于他化自在天，如是七反，餘福來生。爾時織師眷屬，今汝等是！」於是長者在佛前請僧言：「我今請一切僧修無限施，若有所須，隨時多少，皆從我取。」諸比丘不敢受，念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受無齊限施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隨意受。」

有諸比丘欲遠行，從索道糧，長者即使人齎金銀錢物送之。既至所在，所長甚多，使還白言：「所齎資糧今大有餘。」長者語言：「我已為施，不應還取。汝可持去至僧坊施僧。」即以施僧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僧淨人為僧受，以易僧所須物，諸比丘不應知事。」

於是世尊從罔林出，遊行人間。文荼長者齎食具隨後，欲於曠野無人處設之，千二百五十象，千二百五十牸牛，千二百五十特牛，人載五百乘車種種美食。既至曠野頓止之處，通夜辦之，明日晨朝，於一象蔭下敷一比丘座，最大象蔭敷世尊座。時到白辦，諸比丘不

敢坐，念言：「佛未聽我等在眾生蔭下坐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坐！」眾坐已定，長者先令一人搆一牛乳與一比丘，諸比丘不敢受，念言：「佛未聽我等飲熱牛乳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飲！」飲已，長者手自下食，食畢行水，在佛前坐。佛為說隨喜偈，如為毘羅若說；更為說種種妙法。示教利喜已，還歸其家。
佛與大眾從坐起去，漸漸北行，向罽那編髮外道住處。罽那聞佛釋種出家，成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，今暮當至，作是念：「過去諸仙修梵行者，中後不食，而飲非時諸漿。所謂：菴婆果漿、閻婆果漿、周陀果漿、波樓果漿、蒲桃果漿、俱羅果漿、甘蔗漿、蜜漿。沙門瞿曇亦應飲此，吾當預辦，至便設之。」辦已，與五百弟子出迎世尊，遙見世尊容顏殊特，猶若金山，益生歡喜，前至佛所，立慰世尊：「善來瞿曇！顧我室坐。」佛即到其家，與諸比丘次第而坐。梵志便下非時漿，諸比丘不敢受，念言：「佛未聽我飲非時漿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飲！」諸比丘復問：「佛以何因緣得飲？」佛言：「渴便得飲。」梵志復作是念：「我今當為瞿曇諸沙門辦仙人食，以供明日。」即作稊米、粟米、稗米、秫米、拘留米飯。明日食時，白食已辦。佛與大眾俱就其坐，梵志手自下食。諸比丘不敢食，念言：「佛未聽我等食仙人食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食！」食畢行水，取小床於佛前坐。佛為說隨喜偈，如為毘羅若說；更為說種種妙法。示教利喜已，便從坐起，向阿牟聚落。
時彼有剃頭師，父子出家，聞世尊欲至，作是議：「此諸居士不敬三寶，佛若至此必無人設粥，我等當共為人剃頭，取直作之。」議已即行，得物辦粥。晨旦請佛及僧，僧既食已，佛問二比丘：「汝等云何得辦此粥？」具以事答佛，佛種種呵責言：「汝所作非法！云何賃與白衣剃頭？從今若剃頭師出家，不聽畜剃刀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佛之波旬邑，波旬諸力士聞佛欲至，即共議言：「若不出迎，罰金錢五百。」皆與大小出迎世尊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；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已，即請佛及僧夏安居四月，佛默然受。諸力士知佛受已，或有一人辦一日食、或二日，乃至十日；或二人共辦一日，乃至十人共辦一日；或但供前食，或但作粥者，或但作怛鉢那者。
時有一人字盧夷，是阿難白衣時親友，問諸比丘：「阿難今在何許？」答言：「阿難敬佛法僧，今在佛後。」彼即到阿難所，禮足却住。阿難語言：「我見汝迎佛，甚用歡喜！」答言：「我非敬佛故來，但親族共要，若不出迎佛，罰金錢五百，是以來耳！」阿難聞已，為之悵然：「如何我親友，而不敬信佛法眾僧？」即至佛所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，我願此人信敬佛法！」佛語阿難：「此人信

佛不難，汝勿懷憂！」佛即以慈心遍滿其身已，進入房中，閉房而坐。盧夷於後思念世尊，如犢慕母，見眾多比丘露地經行，問言：「佛在何處？」諸比丘指示言：「在彼閉戶大房中，汝可徐往，謦咳叩戶。世尊憐愍汝故，當為汝開。」即如語得開，盧夷入已，手捧佛足，自稱姓名，稽首作禮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所謂施論，乃至苦集盡道；即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果已，受三歸五戒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願佛及比丘僧恒受我食，不受餘請。」佛言：「凡諸學人皆有此願，吾已受此諸人夏四月請，無復空缺。」彼作是念：「復有何施佛未受者，使我不失如此福田？唯未見有設佉陀尼者。」即便辦之，食時輒行。諸比丘不敢受，念言：「佛未聽我等食時食佉陀尼。」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食！」爾時毘舍佉母，與僧作齊限施：「某時取爾所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！」

有諸居士請諸比丘隨己意施。諸比丘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受隨意施，施者不應以金銀寶物、女色施僧。若比丘可其此施，犯者突吉羅；若受，應如法治！」

有諸白衣次第請僧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次第差受請。」比丘不知誰差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應白二羯磨一比丘，作差受請人。」
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僧今差某甲比丘，作差受請人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僧今差某甲比丘，作差受請人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差某甲比丘，作差受請人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諸比丘便差無智比丘，不知次第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差無智比丘。若有五法不應差：隨欲、恚、癡、畏，不知已差、未差。」

有諸白衣常作食餉諸比丘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受！」

有諸白衣為僧新作房舍、溫室、浴室竟，作施房飲食，使比丘往取。不知誰應往取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住其房中比丘，應往取。」

佛在毘舍離城。時世飢饉，乞食難得故，諸梵志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我等種果者，可以充飢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種！」果成實已，諸比丘以自手種疑，不敢噉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隨意噉。」

有諸比丘就樹上捉果，試看生熟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就樹上觸果。」

有諸比丘見果落非淨地，使人拾聚一處經宿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若不知地是淨、非淨，聽食；若知是非淨地，不應食。」
時六群比丘先取好果噉，餘善比丘不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作分果人，若果多隨意食。」
六群比丘以僧果餉白衣，白衣復從餘比丘索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以僧果餉白衣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白衣來入僧坊見果，從諸比丘乞，諸比丘不敢與，即便譏呵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與。」
佛在毘舍離。時世飢饉，乞食難得故，梵志比丘作是念：「若世尊聽我等種菜者，飢時可以足食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！」皆如上種果中說。
若白衣僧地中種菜，僧若須，得三過從索。
諸比丘使淨人於非淨處洗菜，未竟，明相已出，生疑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無犯。」
諸比丘無淨人，不知誰應行僧食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應受已行之。」
有諸木器行食，肥膩不淨，以瓦石揩洗，破壞僧器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以瓦石揩洗，應沸湯灰洗。」
有酥、油、蜜瓶應覆蓋，無有淨人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用新物覆，勿令手近。」
瓶傾倒卒，無淨人可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自正，但勿使器離地。」
有一比丘瞋嫌他，持其酥瓶著非淨地經宿，欲令不復得食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於彼比丘為不淨，酥主比丘得食。彼持著不淨地，犯突吉羅！」
諸比丘以船乘載飲食，無淨人御乘、行船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無淨人，聽比丘自御乘、自行船。」
爾時眾僧以車運米，有一婆羅門以僧不淨米一把投車中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可別，除去；若不可別，除去一把。」
有野狐偷比丘酥瓶著不淨地，經宿。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噉，無犯。」
有果樹根在不淨地，枝覆淨地；比丘亦在不淨地，持飲食著樹枝上，經宿。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枝著根為不淨地，不得食。」
有果樹根在淨地，枝覆不淨地；比丘亦在淨地，持飲食著枝上，經宿。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食，無犯。」

有果樹根在淨、不淨地，枝覆淨、不淨地；比丘亦隨在淨、不淨地，果落淨、不淨地，經宿。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非比丘所為，皆得食無犯。」
有比丘淨地取土，不淨地起屋；比丘持食著中，謂以為淨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本依地為淨，不淨不得食！」
有比丘不淨地取土，淨地起屋，不敢持食著中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著食無犯。」
有水漂麞鹿等死肉，無淨人取，比丘自入水取之。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至岸令淨人截去比丘手所捉處，餘得食無犯。」
有住處比丘大得菴羅果，食飽以餘與淨人；淨人明日持作羹與比丘，比丘不敢食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本不作還食意，皆聽食無犯。」
有諸比丘食時，不分與不得者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如猫狸食，不相分與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相分與，乃至不分與一人，犯突吉羅。」
有一婆羅門持麨寄比丘，比丘持著不淨地經宿，明日來取，分與比丘。比丘以已著非淨地，不敢受食。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本是白衣麨，聽受食無犯。」
復告諸比丘：「雖是我所制，而於餘方不以為清淨者，皆不應用；雖非我所制，而於餘方必應行者，皆不得不行。」

五分律第三分之九迦絺那衣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三衣中若須一一衣，於僧中取。時阿那律衣壞，諸比丘語言：「大德！可於僧中取物作。」答言：「世尊不聽畜長衣，我作不能使一日成，恐犯長衣罪。」
復有波利邑眾所知識比丘來舍衛城，後安居挍一宿不至，於娑竭陀安居。安居竟十六日，擔重衣冒泥雨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世尊常法，慰問客比丘言：「汝等安居和合，乞食易得，道路不疲耶？」答言：「安居和合，乞食不乏。道路遇泥雨，擔重衣，極大疲極。」諸比丘亦以阿那律事白佛。佛以二事集比丘僧，種種讚少欲知足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受迦絺那衣。受迦絺那衣得不犯五事：別眾食、數數食、不白餘比丘行入聚落、畜長衣、離衣宿。若檀越持迦絺那衣物施僧，諸比丘中少衣者，應白二羯磨與之。」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僧得此迦絺那衣物，今與某甲比丘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僧得此迦絺那衣物，今與某甲比丘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某甲比丘迦絺那衣物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彼比丘得已，應即日浣、染、打、縫，若獨能辦者善；若不能成，僧應白二羯磨，差一比丘，二、三乃至眾多比丘助之。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今差某甲、某甲比丘，助某甲比丘作衣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今差某甲、某甲比丘，助某甲比丘作衣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差某甲、某甲比丘，助某甲比丘作衣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若衣竟，僧所與物比丘應持衣到僧中，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踧跪，白言：「僧得此迦絺那衣物，已浣、染、打、縫，如法作竟。願僧受作迦絺那衣。」如是白已，又起遍示眾僧。諸比丘應答言：「長老！我等隨喜，與汝共之。」
然後僧應白二羯磨受，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僧得此迦絺那衣物，浣、染、打、縫，如法作竟，今受作迦絺那衣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僧得此迦絺那衣物，浣、染、打、縫，如法作竟，今受作迦絺那衣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受作迦絺那衣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僧所與衣物比丘，復應遍行，言：「此衣僧已受作迦絺那衣。」
諸比丘一一應言：「此衣僧已受作迦絺那衣，是為善受。此中所有功德盡屬於我。」
是中有成受迦絺那衣，有不成受迦絺那衣。不成受者：若浣、染、打、縫不如法；若小、若大、若是錦綺衣、若未自恣竟受、若貪利養、若欲故捨五事，皆不成受。反上成受。
有八事失迦絺那衣：一、時竟，二、失衣，三、聞失，四、遠去，五、望斷，六、衣出界，七、人出界，八、白二羯磨捨。
有二因緣不得受迦絺那衣：一、作衣未竟，二、捨住處去。
受迦絺那衣有三十日，捨亦有三十日。若前安居七月十六日受，至十一月十五日捨；若七月十七日乃至八月十五日受，至十一月十六日乃至十二月十四日捨。若後安居八月十六日受，至十二月十五日捨。
若衣時竟，應白二羯磨捨。應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僧今捨迦絺那衣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僧今捨迦絺那衣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已捨迦絺那衣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五分律卷第二十二

五分律卷第二十三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四分初滅諍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好共鬪諍，更相言訟。比丘、比丘共諍，比丘、比丘尼共諍，比丘尼、比丘尼共諍，比丘尼、比丘共諍。時闡陀捨比丘助比丘尼，未生諍便生，已生便增廣，未滅者不滅，已滅者更起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：「汝等所作非法，不隨順道！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比丘、比丘共諍，乃至捨比丘助比丘尼，皆犯突吉羅。有四種諍：一、言；二、教誡；三、犯罪；四、事。」

「以此事故，為諸比丘結七滅諍法，若有諍起得以除滅。應與現前毘尼，與現前毘尼；應與憶念毘尼，與憶念毘尼；應與不癡毘尼，與不癡毘尼；應與自言，與自言；應與多人語，與多人語；應與草布地，與草布地；應與本言治，與本言治。」

何謂言諍？若比丘共諍，有言是法、有言非法，是律、非律，是犯、非犯，是重、非重，是有餘、非有餘，是麁罪、非麁罪，是用羯磨出罪、不用羯磨出罪，是佛所說、非佛所說，是佛所制、非佛所制；以此致忿，更相罵詈。是名言諍。

何謂教誡諍？若比丘教誡比丘言：「汝憶犯波羅夷不？憶犯僧伽婆尸沙、偷羅遮、波逸提、波羅提提舍尼、突吉羅、惡說不？」彼比丘不喜、不受，以此致諍。是名教誡諍。

何謂犯罪諍？若比丘犯波羅夷乃至惡說，又若鬪諍相罵，起身口意惡。是名犯罪諍。

何謂事諍？僧常所行事，一切羯磨及諸有所作，以此致諍。是名事諍。

優波離問佛言：「世尊！言諍以幾事滅？」佛言：「以現前毘尼、多人語滅。」

又問：「云何得滅？」答言：「若比丘與比丘諍，是法、非法，乃至是佛制、非佛制，僧如法、如毘尼、如佛教滅；若彼言是法，是佛教，受是、忍是。是名現前毘尼滅。」

何謂現前？現前有三種：僧現前、人現前、毘尼現前。

何謂僧現前？僧和合集。是名僧現前。

何謂人現前？共諍人現前。是名人現前。

何謂毘尼現前？應以何法、以何律、以何佛教得滅，而以滅之。是名毘尼現前。
若如是滅已，還更發起，犯波逸提罪。
又若如是滅言諍：言諍比丘不喜，聞異住處有一比丘，若二、若三，乃至一眾，聰明智慧，解波羅提木叉，作是念：「往滅此事，為善者，應往滅之。」應先向彼眾中知法比丘具說本末，然後求集僧。僧集已，應語言：「汝且遠去，我等共議汝事。」彼比丘遠去已，僧應共議：「若彼比丘如實說，求我等如法、如律滅此事者，我等當共如法、如律滅之；若彼比丘不如實說，我等不得如法、如律滅其此事。」彼言諍比丘亦應共議：「若僧如法、如律作齊限，今日、明日、後日滅我等事者，我等當於僧中具說本末，委僧滅之。」既至僧中具說本末，若僧作二種語，或言：「應爾！」或言：「不應爾！」不可定者，僧應語言：「隨汝所取二種語中，各取四人作斷事僧。」言諍比丘各取四人已，僧當白二羯磨差之，應先再羯磨三人，後羯磨二人。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僧今差某甲、某甲比丘作斷事人，如法如律滅彼言諍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僧今差某甲、某甲比丘作斷事人，如法如律滅彼言諍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差某甲、某甲比丘作斷事人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時諸比丘差無智比丘作斷事人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成就五法應差：受他語不瞋；受他語不失；善察語意；問語，不問不語；語時不笑。反此五法不應差。復有五法應差：不隨欲、恚、癡、畏、不竊語。反此五法不應差。」
若不被差比丘，若一、若二、若三，雖聰明智慧於座中坐，欲干亂斷事者，僧應驅出；若復有比丘雖多誦習，不解其義，而干亂斷事者，斷事人應語言：「經義不如此！」作如是滅言諍者，是名現前毘尼滅。
若如是滅言諍時，有比丘言：「應以多人語滅此事。」僧應語言：「汝此語善！汝解多人語不？」若言：「不解。」僧應人人呵言：「汝不解多人語，云何言應以多人語滅此事？」若僧不呵，皆犯突吉羅罪。若言解，僧應問：「以何為多人語？」答言：「以多人語羯磨滅。」又問：「以何知多？」答曰：「應行籌。」僧復應語言：「汝所說善！汝解幾種行捉籌如法，幾種不如法？」若言：「不解。」僧亦應如上呵。若言：「解。」僧應令說有十種行捉籌不如法、十種如法。何謂十種不如法？若以小事行籌而捉，若不知事根本行籌而捉，若以不應求事根本行籌而捉，若非法行籌而捉，若欲多不如法行籌而捉，若知多不如法行籌而捉，若行破僧籌而

捉，若行知僧必破籌而捉，若不隨善知識行籌而捉，若僧不和合行籌而捉。反上為如法。
若成就十四法，僧應差作行籌人：知十如法，又不隨欲恚癡畏，是為十四。
僧應作二種籌：一名如法、二名不如法。唱言：「若言如法，捉如法籌；若言不如法，捉不如法籌。」唱已行之，自收取於屏處數。若不如法籌多，應更令起相遠坐，人人前竊語言：「此是法語、律語，佛之所教。大德！當捨非法、非律、非佛所教。」如是語已，復更行籌。若不如法人猶多，應復唱：「僧今未斷是事，可隨意散，後當更斷。」如是，不應以非法斷事。
若如法人多，應白二羯磨滅之。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僧今以多人語滅此諍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僧今以多人語滅此諍事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以多人語滅此諍事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是名以多人語滅言諍。
優波離復問佛：「教誡諍以幾事滅？」佛言：「以現前毘尼、憶念毘尼、不癡毘尼、本言治滅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得滅？」答言：「若比丘問一比丘言：『汝憶犯重罪，波羅夷及波羅夷邊罪不？』答言：『不憶。』又再三問，答亦如初。如是比丘僧應白四羯磨與憶念毘尼，不應從彼比丘而治其罪。」
被問比丘應至僧中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禮僧足，踞跪白言：「我某甲比丘，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問我：『汝憶犯重罪，波羅夷、若波羅夷邊罪不？』我亦再三答言：『不憶。』今從僧乞憶念毘尼。願僧與我憶念毘尼，使彼不復數數問我！」如是第二、第三乞。
僧應籌量此比丘，先不缺戒，威儀如法不？身口意行清淨不？好學戒不？向一比丘語，二人、三人及僧語不？異不？僧如是籌量，若知此比丘先缺戒，具諸不善者，不應與；若知不犯波羅夷及波羅夷邊罪，應白四羯磨與憶念毘尼。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於僧中乞言：『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問我：「汝憶犯重罪，波羅夷、若波羅夷邊罪不？」我亦再三答言：「不憶。」今從僧乞憶念毘尼。願僧與我憶念毘尼，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我！』僧今與某甲憶念毘尼，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於僧中乞言：『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問我：「汝憶犯重罪，波羅夷、若波羅夷邊罪不？」我亦再三答言：「不憶。」今從僧乞憶念毘尼。願僧與我憶念毘尼，使彼比丘

不復數數問我！』僧今與某甲憶念毘尼，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「僧與某甲比丘憶念毘尼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是名現前毘尼、憶念毘尼滅教誡諍。
若比丘至比丘所，語言：「汝憶犯重罪，波羅夷、若波羅夷邊罪不？」彼比丘答言：「不憶！我先狂心、散亂心、病壞心，多作非沙門法。」又再三問，答亦如初。如是，比丘僧應與不癡毘尼，不應從彼比丘而治其罪。
彼比丘應至僧中，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禮僧足，踞跪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，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，問我言：『汝憶犯重罪，波羅夷、若波羅夷邊罪不？』我亦再三答言：『不憶。我先狂心、散亂心、病壞心，多作非沙門法。』今從僧乞不癡毘尼。願與我不癡毘尼，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我！」如是三乞。
僧應籌量此比丘，先不缺戒、威儀如法不？身口意業清淨不？好學戒不？向一比丘語，二、三比丘及僧語不？異不？若僧知其先有如此諸惡，不應與；若不爾，應白四羯磨與不癡毘尼。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從僧乞言：『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，問我言：「汝憶犯重罪，波羅夷、若波羅夷邊罪不？」我亦再三答言：「不憶。我先狂心、散亂心、病壞心，多作非沙門法。」今從僧乞不癡毘尼。願僧與我不癡毘尼，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我！』僧今與不癡毘尼，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從僧乞言：『彼某甲比丘再三來至我所，乃至僧今與不癡毘尼，使彼比丘不復數數問其罪。』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「僧已與某甲比丘不癡毘尼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是名現前毘尼、不癡毘尼滅教誡諍。
若比丘至比丘所，問言：「汝憶犯重罪，波羅夷、若波羅夷邊罪不？」答言：「不憶！」三問乃答言：「我憶犯輕罪。」又再問：「汝犯輕罪猶不語人，況復重罪，汝善思之！」答言：「我都不憶。」復更問，乃答言：「我憶犯波羅夷、若波羅夷邊罪。」作是答已，尋復言：「我不憶犯重罪，向戲言耳！」如是比丘僧應與本言治。
本言有二種：一可悔、二不可悔。彼比丘本言犯重罪，應與作盡壽不可悔白四羯磨。
應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，彼某甲比丘至某所，問言：『汝憶犯重罪，波羅夷、若波羅夷邊罪不？』答言：『不憶。』再問亦言不憶，三問然後言：『不憶犯重罪，憶犯輕罪。』

又問：『汝猶不發露輕罪，況於重者！汝今諦憶，犯重罪不？』答言：『不憶。』又問亦言不憶，乃至第六問，然後言：『我憶犯重罪，波羅夷、若波羅夷邊罪。』作是答已，尋復言：『我不憶犯重罪，向戲言耳！』僧今與作本言治，盡壽不可悔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，彼某甲比丘至其所問言：汝憶犯重罪，乃至僧今與作本言治，盡壽不可悔羯磨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
「僧已與某甲比丘本言治，盡壽不可悔羯磨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是名現前毘尼、本言治滅教誡諍。

優波離問佛言：「世尊！犯罪諍以幾事滅？」佛言：「以現前毘尼、草布地、自言滅。」又問云：「何得滅？」答言：「若一比丘至一比丘所，偏露右肩，踧跪合掌，作如是言：『大德！我某甲犯某罪，今向大德悔過。』彼比丘應問：『汝自見罪不？』答言：『我自見罪。』又應問：『汝欲悔過耶？』答言：『我欲悔過。』彼比丘應語言：『汝後莫復作！』是名現前毘尼、自言滅犯罪諍。」

若一比丘至二比丘、三比丘、眾多比丘所；若二比丘乃至眾多比丘，至一比丘乃至眾多比丘所亦如是。

若有比丘鬪諍相罵，作身口意惡業，後作是念：「我等鬪諍相罵，作身口意惡業。今寧可於僧中除罪，作草布地悔過不？」此諸比丘聽僧中除罪，僧應與作白二羯磨草布地悔過。

彼鬪諍比丘應盡來僧中，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踧跪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等共鬪相罵，作身口意惡業，後作是念：『我等共鬪相罵，作身口意惡業。今寧可於僧中除罪，作草布地悔過不？』今從僧乞草布地悔過。」如是三說已，皆舒手脚伏地向羯磨師，一心聽受羯磨。

羯磨師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諸比丘共鬪相罵，作身口意惡業，後作是念：『我等共鬪相罵，作身口意惡業，今寧可於僧中除罪，作草布地悔過不？』今從僧乞草布地悔過。僧今與其草布地悔過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諸比丘共鬪相罵，乃至僧今與其草布地悔過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此諸比丘草布地悔過竟。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是名現前毘尼、草布地滅犯罪諍。

何謂草布地？彼諸比丘不復說鬪原，僧亦不更問事根本。

優波離問佛言：「世尊！事諍以幾事滅？」佛言：「隨事諍用七事滅。」

若一比丘至一比丘所，作非法、非律、非佛教滅事諍，言：「是法、是律、是佛教。」若以此滅事諍，名為非法滅。若一比丘，至二比丘乃至僧所；若二比丘乃至僧，至一比丘乃至僧所，亦如是。若一比丘至一比丘所，作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所教滅事諍，言：「是法、是律、是佛所教。」若以此滅事諍，名為如法滅。若一比丘，至二、三比丘乃至僧所；若二比丘乃至僧，至一比丘乃至僧所，亦如是。

五分律第四分之二羯磨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有一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，不知云何，問諸比丘。諸比丘亦不知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是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。今聽僧與彼比丘作白四羯磨六夜行摩那埵。」

犯罪比丘應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禮僧足已，踞跪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，今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。願僧與我六夜行摩那埵！」如是三乞。

應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，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。僧今與某甲六夜行摩那埵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，乃至僧今與某甲六夜行摩那埵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
「僧與某甲比丘六夜行摩那埵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彼比丘應日日至僧中，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禮僧足，踞跪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。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，僧已與我六夜行摩那埵。我今行摩那埵已若干日，餘若干日在，諸大德憶知。」

過六夜已，應從僧乞阿浮呵那，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。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，僧已與我六夜行摩那埵。我六夜行摩那埵竟，今從僧乞阿浮呵那。願僧與我阿浮呵那！」如是三乞。

應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。從僧乞六夜行摩那埵，僧已與六夜行摩那埵。彼比丘六夜行摩那埵竟，從僧乞阿浮呵那。僧今與某甲阿浮呵那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，乃至僧今與某甲阿浮呵那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
「僧與某甲比丘阿浮呵那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有一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覆藏一夜，不知云何，問諸比丘。諸比丘亦不知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僧白四羯磨與此比丘作一夜別住法。」

犯罪比丘應至僧中，如是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覆藏一夜，今從僧乞一夜別住法。願僧與我一夜別住法！」如是三乞。

應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覆藏一夜，從僧乞一夜別住法。今僧與某甲一夜別住法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故出不淨，乃至僧今與某甲一夜別住法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
「僧已與某甲比丘一夜別住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彼比丘一夜別住竟，應從僧乞行摩那埵，乃至阿浮呵那，僧亦如上與之。

有一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，從僧乞行摩那埵。於六夜中復犯，亦不覆藏，不知云何，問諸比丘。諸比丘亦不知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彼比丘更從僧乞行摩那埵，僧亦應白四羯磨更與彼比丘行摩那埵。彼比丘六夜行竟，應復更從僧乞行本摩那埵，僧亦應白四羯磨與之。」

彼比丘更從僧乞言：「我某甲比丘先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，從僧乞行摩那埵；僧與我行摩那埵。我於六夜中更犯，不覆藏，今從僧更乞行摩那埵。願更與我行摩那埵！」如是三乞。

應一比丘如其乞辭，白四羯磨與之。

彼六夜行竟，復更從僧乞行本六夜摩那埵，言：「我某甲比丘先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；從僧乞行摩那埵，僧與我行摩那埵。我於六夜中更犯，不覆藏；復從僧乞行六夜摩那埵。我已六夜行摩那埵竟，今從僧乞行本六夜摩那埵。願僧與我行本六夜摩那埵！」如是三乞。

應一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。

彼比丘行本六夜摩那埵竟，應如上乞阿浮呵那，僧亦如上與之。

有一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覆藏一夜，僧與一夜別住。於中復犯，亦覆藏一夜，不知云何，問諸比丘。諸比丘亦不知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今聽彼比丘更從僧乞一夜別住，僧亦應白四羯磨更與一夜別住。彼一夜別住竟，應復更從僧乞本一夜別住，僧亦應白四羯磨與之。」

彼比丘更從僧乞一夜別住言：「我某甲比丘，先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覆藏一夜；從僧乞一夜別住，僧與我一夜別住。我於中復

犯，亦一夜覆藏；今更從僧乞一夜別住。願僧更與我一夜別住！」如是三乞。
應一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。
彼一夜別住竟，復應更從僧乞本一夜別住，言：「我某甲比丘先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一夜覆藏；從僧乞一夜別住，僧與我一夜別住。我於中復犯，亦一夜覆藏；復從僧乞一夜別住，僧復與我一夜別住。我已一夜別住竟，今從僧乞本一夜別住。願僧與我本一夜別住！」如是三乞。
應一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。
彼比丘本一夜別住竟，應如上乞行六夜摩那埵。行摩那埵竟，復應如上乞阿浮呵那，僧皆應如上白四羯磨與之。
有一比丘故出不淨，犯僧伽婆尸沙，覆藏一夜，僧如上與一夜別住。於中復犯，亦覆藏一夜，僧復如上更與一夜別住。行竟，僧復如上與本一夜別住。行竟，僧復如上與六夜摩那埵。於中復犯，不覆藏，僧復如上與六夜摩那埵。彼六夜行竟，僧復如上與行本摩那埵。行竟，然後如上與阿浮呵那。
若比丘犯一僧伽婆尸沙乃至眾多，覆藏二夜乃至眾多夜；僧若與別住者，但計覆藏最久者，隨日數與別住。若僧與別住，後於中更犯，若覆藏，僧應隨日更與別住；若不覆藏，僧應如上與六夜摩那埵。更別住竟、摩那埵竟，僧復應如上更與本別住。與本別住竟，與六夜摩那埵。若於中復犯，僧復應與六夜摩那埵。行竟，僧復應如上與本摩那埵，然後如上與阿浮呵那。
有一比丘犯二僧伽婆尸沙，同覆藏一夜；而向僧說犯一，覆藏一夜，僧與一夜別住。一夜別住竟，心生悔：「我實犯二僧伽婆尸沙，云何但說犯一，覆藏一夜？」復來僧中白言：「我實犯二僧伽婆尸沙，同一夜覆藏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更與一夜別住。」彼比丘應具說上事三乞，應一比丘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。
有一比丘犯一僧伽婆尸沙，覆藏二夜；向僧說覆藏一夜，僧與一夜別住。一夜別住竟，心生悔：「我實二夜覆藏，云何說一夜？」復來僧中以事白僧，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僧更與一夜別住。」彼比丘應具說上事三乞，僧亦如其乞辭白四羯磨與之。
有一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覆藏，罷道，後更出家受具足戒，即日說先所犯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隨彼比丘未罷道時，覆藏日數與別住。」
有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，未行摩那埵，罷道；後還受具足戒已，覆藏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隨彼比丘後受戒來日數與別住。」

若比丘犯二僧伽婆尸沙，覆藏一、不覆藏一，罷道；後還受具足戒已，先所不覆藏，更覆藏；先所覆藏，更不覆藏。應隨彼比丘前覆藏，至罷道日數；後覆藏，從更受戒日數，與別住。
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覆藏，罷道；後還受具足戒已，復覆藏。應隨彼比丘前後覆藏日數，與別住。
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不覆藏，罷道。後還受具足戒已，亦不覆藏，應與其六夜摩那埵。
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作沙彌、狂心、散亂心、病壞心，僧與作不見罪羯磨、不悔過羯磨、不捨惡邪見羯磨，皆如罷道說。
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知數多少，或一罪、或異罪，覆藏罷道，後還受具足戒已不覆藏；或先不覆藏罷道，後受具足戒已覆藏；或先半覆藏、半不覆藏，後受戒已，先覆藏者更不覆藏，先不覆藏者更覆藏；或先、後皆覆藏，行別住法，皆如前說。若前、後皆不覆藏，行六夜摩那埵，亦如上。若作沙彌，乃至不捨惡邪見羯磨，亦如是。
若比丘於別住中罷道，後還受具足戒，應計先別住日數，但更足，令足行本別住亦如是。若作沙彌，乃至不捨惡邪見羯磨，亦如是。
若比丘於行摩那埵中罷道，後還受具足戒，足日亦如是；行本摩那埵亦如是。若作沙彌，乃至不捨惡邪見羯磨，亦如是。
若比丘行別住竟，及行本別住竟，未與摩那埵罷道；後還受具足戒，應令行摩那埵。
若行摩那埵竟，及行本摩那埵竟，未與阿浮呵那，後還受具足戒，應與阿浮呵那。若作沙彌，乃至不捨惡邪見羯磨，亦如是。
若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知所犯數，知覆藏日；如法從僧乞別住，如法從僧乞摩那埵，如法從僧乞本日，如法從僧乞阿浮呵那。僧若皆如法與，是人名為清淨；僧若一事不如法與，是人不名清淨。
有二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一比丘知犯，一比丘不知犯，俱覆藏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知犯者，應與別住；不知犯者，應與摩那埵。」憶、不憶亦如是。
有二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覆藏。一比丘作一想；一比丘作異想，或言是波羅夷、或言偷蘭遮，乃至惡說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作一想者，應與別住；作異想者，應與摩那埵。」
有諸比丘或行別住時、或行摩那埵時、或阿浮呵那時命過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：「彼為是具戒命過？為是破戒命過？」佛言：「皆是具戒。」
有比丘犯僧伽婆尸沙，不知罪數，亦忘覆藏久近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從其憶犯已來與別住。」疑亦如是。

有比丘於一切人覆藏；有比丘於彼人覆藏，於此人不覆藏；有比丘在此土覆藏，在彼土不覆藏。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一切覆藏名為覆藏。若於和尚、阿闍梨、所敬畏人間覆藏，不名覆藏；於餘人間覆藏，名為覆藏。若於此土以多人識重，不欲令知覆藏，不名覆藏；於彼土覆藏，名為覆藏。」

五分律卷第二十三

五分律卷第二十四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四分之二羯磨法下

佛在拘舍彌城。爾時有一比丘犯戒，不知所犯，語諸比丘。諸比丘或謂有犯、或謂無犯。謂無犯者，語言：「汝不犯戒。」彼聞已，便生不犯戒想。謂有犯者，語言：「汝犯戒，應自見罪悔過。勿污染梵行，負人信施，長夜受苦！」彼比丘言：「我無所犯，云何應自見罪悔過？」謂是犯戒諸比丘便與作不見罪羯磨。彼被舉已，便入拘舍彌城求助伴儻，語言：「我不犯罪，彼諸比丘強言我有罪，與我作不見罪羯磨，是為羯磨不成。諸大德！當如法、如律救助於我！」復往城外諸比丘所，如上求助。諸比丘聞皆共佐助。

爾時世尊知僧已破，從坐起，往到助被舉比丘眾中，語言：「汝等莫作是語，言彼比丘不犯罪。若彼比丘實不犯罪而被舉者，汝等猶應語言：『應自見罪悔過。』彼便當作是念：『若我言不見罪，僧當與我作不見罪羯磨，不共我住，不共我布薩、自恣、作諸僧事。』汝等以此致諍，令僧不和、別住，生諸塵垢。當畏此事，應令彼人自見罪悔過！」

世尊說此已，復至舉罪比丘眾中，語言：「汝等勿強舉他罪！若彼實犯罪，僧應語自見罪。彼若言：『我無罪可見。』僧猶應籌量：『若我等與作不見罪羯磨，不共住，不共布薩、自恣、作諸僧事，以此致諍，更相罵詈，令僧不和、別住，生諸塵垢。』汝等當畏此事，捨置勿舉！」

諸比丘雖聞佛語，猶諍不息，便於食上高聲罵詈，更相打擊。佛復告言：「不應相罵，不應食上高聲，犯者皆突吉羅！若相打者，偷羅遮！」

諸比丘雖聞佛語，猶諍不息，便於界內別作僧事。佛復告言：「若僧已破，於界內別作羯磨，如法、如律者，亦名羯磨成就。所以者何？二部異見，不同住故。不同住有二種：有自作不同住、有僧羯磨與作不同住。」

諸比丘雖聞佛語，猶諍不息。佛復告諸比丘：「汝等勿共鬪諍，更相誹謗，更相罵詈。應共和同集在一處，如水乳合，共弘師教。」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安隱住！佛雖法主，我等自知。」佛三止之，諸比丘答亦如初。

佛復告諸比丘：「乃往過世，拘薩羅有王名曰長壽，所統處少，兵眾寡弱；隣國迦夷王名梵達，所統處廣，兵眾強盛，漸漸侵奪，遂吞其國。梵達王得長壽王一臣，甚寵遇之，任以國事。

「時長壽王赤身，將婦作婆羅門，向波羅榛國住陶師家。婦忽作是念：『願得日初出時，四衢道中，四種兵戰，磨刀汁飲。』念已，白王：『若此願不遂，於此便死。』王言：『此不可果！汝今此病，必死無疑。』復語婦言：『若梵達聞此，知我所在，必反縛我，打驢鳴鼓，分裂我身作五分矣！汝可小待，吾當密就先臣問此意故。』語已便往，具以問之。先臣答言：『須見夫人，當自相之。』便往至夫人所，遙見夫人，便偏袒右肩，頭面作禮，三反稱言：『夫人！今懷大福德子，拘薩羅國國嗣有繼！』復語王言：『明旦當使夫人所念得果。』語已，便還梵達所，白言：『大王知不？有如是星出，應集四種兵，明旦日初出時，在四衢道作兩陣共戰，而皆磨刀，以攘其災。若不爾者，必大凶衰！』梵達王言：『便可為之。』於是大臣即勅嚴四種兵，明旦日初出時，於四衢道兩陣共戰，而皆磨刀，密令夫人住於一處，以磨刀汁與之。夫人即飲，長養於胎，月滿生子，顏貌殊妙，字曰長生。至年十歲，父語之言：『梵達侵奪我國，我與汝母逃走至此，其日已久，汝復長大；彼或得聞，父子便當一時併命。汝可遠去，勿戀父母！』長生悲泣，禮父母足，遶三匝而去。修學伎藝、算書、射、御乘、調象馬、音樂之事，莫不過人。偏奉象師，盡調象術。

「長壽王昔剃髮師，後與梵達作剃髮人。往至其所求令剃髮，彼即識之，不敢藏隱，具問舍止，逃伏所在，以告梵達。梵達聞已，即勅收之，反縛夫婦，打驢鳴鼓，遍令里巷，於四衢道，分作五分。受教即收。長生聞之，便往道側，見已內崩，便作是念：『父母之怨，不同天地。我今云何而安忍此？匹夫之誠，足以有感！』便欲沒命，以報讎恥。父母遙見之，知其必懷報怨之念，便如狂人高聲獨語：『汝莫見長，亦莫見短！以怨報怨，怨無由息；報怨以德，其怨乃已！順父母心，乃曰孝子；率情肆志，非吾謂道！』于時觀者，咸言長壽王怖懼狂語。唯長生聞，深得父意，剋己祇承，情得暫息，雖內崩絕，而不形外；即自抑奪，還象師所，而猶不忘報怨之術。後於象廐中夜彈琴，其聲清和。梵達聞之，即問：『廐中誰能作此？』答言：『某甲象師有一弟子，是其所作。』即呼令更彈，聞已念言：『自我為王未曾聞此！』遂便信任，恒在左右。彼王後時嚴四種兵，將諸宮人、群臣、太子，田獵遊戲。兵眾四散，競逐諸鹿。長生時御王車，逸出軍前三由旬，人無覺者。王體疲極語長生言：『我欲小臥，汝能護我不？』答曰：『王但安眠，我能護王。』王即住樹下，枕其膝眠。王防身劍自然拔出，在長生前。長生見之，便生是念：『此王於我有是大怨，今日之遇，豈可不乘！』即起捉劍，欲刎王頸，尋復念言：『父母恩重過於二儀，臨終勅我：「汝莫見長，亦莫見短！以怨報怨，怨無由息！」我今云

何而違此誨？』即還致劍，侍寢如故。王便驚覺，長生問言：『王何故驚？』答言：『我夢見長壽王子執劍，欲斷我命！』長生言：『此空野中，何緣忽有長壽王子？必是山神恐怖王耳！王但安寢，勿懷憂慮！』如是至三。王最後眠，長生復作是念：『父母臨終誨我苦切，報怨以德，其怨乃已！向來云何三欲違逆？從今剋念，事王如親，終不復生一毫害意。』作是念已，王覺大喜。長生問言：『何故大喜？』答言：『我夢長壽王子欲事我如親，不復懷害，是以大喜。』於是長生即白王言：『長壽王子即我身是，王害我父母，我志欲殺王。三復遺勅，王所以免；然此心難保，後或復生。願王圖之，勿貽後慮！』王言：『我行無道，汝父子懷仁。我今云何而有圖慮？汝施我命，誓不相負！』便即還軍，集群臣共議：『若得長壽王子，當云何治？』或言：『當截其手足！』或言：『當截其耳鼻！』或言：『應以斧鉞！』或言：『應以木弗炙！』王即指言：『此人便是長壽王子，其人已施我命，我今亦當以命報之。一切不得懷惡意向！』於是還宮，以女妻之；左手捉金澡盤，右手捉金澡罐，灌長生手，還其本國，復為拘薩羅王。隣國和好，如是累世。」

告諸比丘：「國王世人搆此大怨，猶以不念，反成親厚。汝等出家，求無為道，如何小事，便共鬪諍，以失大利？當捨此心，還共和同，如水乳合，共弘師教，得安樂住。」諸比丘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安隱住！佛雖法主，我自知之。」猶故不捨，佛便飛昇虛空，說是偈言：

「更相出諸惡，　終無有勝法，
僧破成二分，　靡不由是事。
斷骨奪人命，　劫盜牛馬財，
破國滅族怨，　猶尚得和合。
譬兩木相揩，　俱出火自焚，
無所不延及，　愚忿亦如之。
汝等相罵辱，　執而不捨者，
怨禍無由息，　日夜增根栽；
種種惡聲罵，　若能不加報，
此忍不致怨，　有怨自然除。
若以怨除怨，　怨終不可息；
不念怨自除，　是則最勇健。」

世尊說此偈已，即以神力飛到波羅聚落，住跋陀婆羅樹下，無諸翼從。

時彼有一大象，為眾象所惱，若欲飲水，其眾象子前混令濁；若欲食草，其諸象子於前食噉，踐踏污穢。彼象念言：「我今為群象所困，寧可避去。」念已即去，常得清水美草，漸向跋陀婆羅林；見佛歡喜，為佛取水，除左右草。
佛以此象離眾快樂，亦自樂靜，而說偈言：

「二龍自同心，　俱患群眾惱，
皆已捨獨遊，　今樂此空林。」

佛說偈已，從跋陀婆羅林之舍衛城，住祇洹精舍。時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國王、大臣、長者、居士、外道、沙門、婆羅門供養恭敬尊重讚嘆，多得飲食、衣服布施，世尊無著，猶若蓮花。
時拘舍彌城諸優婆塞，咸作是言：「我等今失大利，由諸比丘好鬪諍故，世尊不住。當作方便令其遠去。」便共立要，不復共語及施衣食。彼諸比丘亦作是語：「由我等罪，致使世尊捨此而去。我今寧可共往佛所，苦自悔過！」便著衣持鉢來詣佛所。
時舍利弗聞彼鬪諍比丘來，與五百比丘俱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拘舍彌鬪諍比丘今來，我等當云何待？」佛告舍利弗：「汝當聽彼二眾語，若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所教者，善待遇之，與為伴儻。」又問：「世尊！有幾事知彼語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所教？幾事知彼語非法、非律、非佛所教？」佛言：「若成就十四法：法言非法，乃至是佛所制，言非佛所制，是為非法、非律、非佛所教。若反上，是法、是律、是佛所教。」
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聞彼鬪諍比丘來，與五百比丘尼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拘舍彌鬪諍比丘今來，我等當云何待？」佛言：「汝當聽彼二眾語，若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所教者，善待遇之。應從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教比丘求五事：比丘尼半月，應從如法比丘乞教誡人；比丘尼要依有如法比丘處夏安居；安居竟，應從如法比丘請見聞疑罪；式叉摩那學二歲戒已，應在二部僧中受具足戒；若比丘尼犯麁惡罪，應在二部僧中半月行摩那埵，行摩那埵已，應於二部眾各二十人中求出罪。若比丘尼僧更有餘事，應求如法比丘。」
時給孤獨長者聞彼鬪諍比丘來，與五百優婆塞往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拘舍彌鬪諍比丘今來，我等云何敬待？」佛言：「汝當聽彼二眾語，若如法、如律、如佛所教者，受其教誡。至於，敬待供養，悉應平等。所以者何？譬如真金斷為二段，不得有異。」
毘舍佉母與五百優婆夷往至佛所，白佛，佛答亦如是。

時阿難見彼比丘入舍衛城，便往白佛：「彼鬪諍比丘已入，我當云何為敷臥具？」佛言：「應與邊房；若不足者，與中房。不得令彼上座無有住處！」阿難受教即敷令住。
爾時彼被舉比丘於屏處作是念：「我竟有罪？為無有罪？為成被舉？為不成被舉？羯磨如法？為不如法？我今寧可謹依經律，而思惟之。」既思惟已，知己有罪，知成被舉，羯磨如法，便到伴儻比丘所，語言：「我已自見罪！諸大德！為我求和合，解先羯磨。」諸比丘便將到與作不見罪羯磨比丘所，語言：「此比丘已自見罪，願為解先羯磨！」於是二部僧將被舉比丘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此比丘犯罪，非不犯罪；成被舉，非不成被舉；羯磨成就，非不成就。僧今應與解先羯磨，更白二羯磨為作和合。」
彼比丘應至僧中，禮僧足，白言：「我比丘某甲，僧為我作不見罪羯磨。我今順僧悔過，乞解不見罪羯磨。願僧哀愍為我解！」如是三說。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等比丘先共鬪諍，更相罵詈，或言犯、或言不犯、或言成被舉、或言不成被舉、或言羯磨成就、或言羯磨不成就，此比丘今自見犯罪，非不見犯罪；成被舉，非不成被舉；羯磨成就，非不成就。僧今為解不見罪羯磨，還作和合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等比丘先共鬪諍，乃至還作和合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為某甲比丘解羯磨，還作和合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佛言：「羯磨竟，應即與共作和合布薩。」
時優波離問佛言：「世尊！比丘成就幾法得舉事。」佛言：「如住自恣中說。」
佛在瞻婆國，住恒水邊。去王舍城不遠，一住處有一比丘姓迦葉，作摩摩諦，作是願：「願四方比丘多來集此，令諸優婆塞、優婆夷因此多作功德！」彼住處寬博，於後所願得果。時有眾多知識比丘到彼住處，迦葉比丘出迎，禮拜問訊，為持衣鉢，辦洗浴具，設過中飲；明日供前後食，亦施衣服，如是多日。客比丘共作議言：「此比丘有慚愧，修梵行，欲令我等久住。我等寧可於此安居。」作是議已，即便共住。迦葉比丘後作是念：「此客比丘疲極已息，知聚落處所，我不能復日日勸化，供前後食。」念已便止。客比丘恨之，復作是議：「此比丘欲令我等早去，定是惡比丘，無有慚愧，不修梵行！我等當與作不見罪舉羯磨。」議已便共舉之。迦葉比丘作是念：「我為有罪？為無有罪？為成被舉？為不成被舉？羯磨成就？為不成就？世尊今在恒水邊，當往問之，若有教勅我當奉

行。」念已，著衣持鉢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佛慰問言：「汝從何來？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耶？」答言：「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。去王舍城不遠，有一住處，我作摩摩諦，從彼處來。」便以上事因緣本末，具向佛說。佛言：「汝不犯罪，無罪可見。汝便還去，安意住彼。」迦葉受教，禮足右遶而退。諸客比丘見其還已，復共議言：「我等不善！云何舉此清淨無罪比丘？當共至佛所，悔過除罪。」安居自恣竟，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佛慰問言：「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耶？於何處安居？」答言：「乞食不乏、道路不疲。去王舍城不遠，有一住處於彼安居。」佛問言：「汝等於彼住處，與彼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不？」答言：「作。」又問：「以何事舉之？」答言：「無事。」佛種種呵責言：「汝等所作非法！不應作此惡業！云何與清淨無罪比丘作不見罪舉羯磨？」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愚癡，既作是事，皆生悔心，今來悔過。唯願哀愍受我悔過！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以無事作諸羯磨，羯磨皆不成。」

有諸比丘遙作呵責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依止羯磨、舉罪羯磨、下意羯磨；又遙作別住、本日、摩那埵、阿浮呵那；又遙結界、解界；又遙解僧所差人，更遙差僧未差者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遙作呵責羯磨，乃至遙差僧未差人羯磨，此皆不如法羯磨，羯磨不成。」

時六群比丘於界外作不如法呵責羯磨，乃至下意羯磨。作已來入界內，語諸比丘言：「我等於界外與某甲、某甲比丘作呵責羯磨，乃至下意羯磨。諸大德！當聽令成如法羯磨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若比丘於界外作不如法五種羯磨，乃至差僧所未差人羯磨，雖還語界內比丘，令聽成羯磨，一切皆不成。」

時諸比丘，一比丘與一比丘乃至與眾多比丘作羯磨；二比丘乃至與眾多比丘，亦如是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此皆羯磨不成，得突吉羅罪。」佛又言：「若作羯磨，直羯磨而不白，不成羯磨；若羯磨應前說而後說，應後說而前說，亦皆不成；若羯磨時，有得呵人不同，亦不成，皆犯突吉羅罪。」

時諸比丘以餘法、餘律作羯磨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成羯磨。」

時諸比丘作非法別眾羯磨、非法和合羯磨、如法別眾羯磨、如法和合羯磨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聽三種羯磨，唯聽如法和合羯磨！」

有五種羯磨：非法羯磨、別眾羯磨、似法別眾羯磨、似法和合羯磨、如法羯磨。

何謂非法羯磨？應來不來，應囑授不囑授，有得呵人不同，而強羯磨。應白二羯磨，而但白，不羯磨；但羯磨，不白；或再白，不羯磨；再羯磨，不白。應白四羯磨，而但白，不三羯磨；但三羯磨，不白。是名非法羯磨。
何謂別眾羯磨？應來不來，應囑授不囑授，羯磨時得呵人不同，而強羯磨。是名別眾羯磨。
何謂似法別眾羯磨？應來不來，應囑授不囑授；若白二、白四羯磨，先羯磨後白；羯磨時得呵人不同，而強羯磨。是名似法別眾羯磨。
何謂似法和合羯磨？應來者來，應囑授者囑授；若白二、白四羯磨，先羯磨後白；羯磨時有得呵人不呵。是名似法和合羯磨。
何謂如法羯磨？應來者來，應囑授者囑授，羯磨時得呵人不呵；若白二、白四羯磨，皆先白後羯磨。是名如法羯磨。
若為比丘作非法呵責羯磨時，僧中有七人共諍，一人言此是非法羯磨，一人言此是別眾羯磨，一人言此是似法別眾羯磨，一人言此是似法和合羯磨，一人言此是如法和合羯磨，一人言成作羯磨，一人言不成作羯磨。此七人中，二人語如法。謂是非法羯磨，不成作羯磨者。若為比丘作別眾呵責羯磨、似法別眾呵責羯磨、似法和合呵責羯磨，亦如是。
若為比丘作如法呵責羯磨時，有七人語，二人語如法。謂是如法和合羯磨，成作羯磨者。驅出羯磨、依止羯磨、舉罪羯磨、下意羯磨，亦如是。
有比丘鬪諍，諸比丘作是議：「此比丘好鬪諍，數有事。我等寧可和合，與作如法呵責羯磨。」即共和合，欲與作如法呵責羯磨；而反作不如法呵責羯磨，羯磨不成。乃至反作似法和合呵責羯磨，亦如是。
彼比丘復移餘住，餘住諸比丘作是議：「此比丘好鬪諍，彼諸比丘為作似法和合呵責羯磨，羯磨不成。我等寧可與作如法和合呵責羯磨。」便欲共作如法和合呵責羯磨，而反作不如法驅出羯磨；乃至反作如法驅出羯磨，羯磨皆不成。乃至反作下意羯磨，亦如是。
有比丘行惡行，污他家。諸比丘作是議：「此比丘行惡行，污他家。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驅出羯磨。」便欲共作如法驅出羯磨，而反作不如法驅出羯磨，羯磨不成。乃至反作似法和合驅出羯磨，亦如是。
彼比丘便移餘住，餘住諸比丘作是議：「此比丘行惡行，污他家。被諸比丘為作似法和合羯磨，羯磨不成。我等寧可與作如法驅出羯磨。」便欲共作如法驅出羯磨，而反作不如法依止羯磨，羯磨不

成。乃至反作如法依止羯磨，羯磨皆不成。乃至反作呵責羯磨，亦如是。
有比丘愚癡無智，數數犯罪。諸比丘作是議：「此比丘愚癡無智數數犯罪，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依止羯磨。」便欲共作如法依止羯磨，而反作不如法依止羯磨，羯磨不成。乃至反作似法和合依止羯磨，亦如是。
彼比丘便移餘住，餘住諸比丘作是議：「此比丘愚癡無智，數數犯罪。彼諸比丘為作似法和合依止羯磨，羯磨不成。我等寧可為作如法依止羯磨。」便欲與作如法依止羯磨，而反作不如法舉罪羯磨，羯磨不成。乃至反作如法舉罪羯磨，羯磨亦皆不成。乃至反作驅出羯磨，亦如是。
有比丘犯罪，而不見罪、不悔過、不捨惡邪見。諸比丘作是議：「此比丘犯罪，而不見罪、不悔過、不捨惡邪見。我等寧可和合，與作如法舉罪羯磨。」便欲共作如法舉罪羯磨，而反作不如法舉罪羯磨，羯磨不成。乃至反作似法和合舉罪羯磨，亦如是。
彼比丘便移餘住，餘住比丘作是議：「此比丘犯罪，不見罪、不悔過、不捨惡邪見。彼諸比丘為作似法和合舉罪羯磨，羯磨不成。我等寧可為作如法舉罪羯磨。」便欲共作如法舉罪羯磨，而反作不如法下意羯磨，羯磨不成。乃至反作如法下意羯磨，羯磨亦皆不成。乃至反作依止羯磨，亦如是。
有比丘麁惡語罵諸白衣。諸比丘作是議：「此比丘麁惡語罵諸白衣，我等寧可和合與作如法下意羯磨。」便欲共作如法下意羯磨，而反作不如法下意羯磨，羯磨不成。乃至反作似法和合下意羯磨，亦如是。
彼比丘移餘住，餘住諸比丘作是議：「此比丘麁惡語罵諸白衣，彼比丘為作似法和合下意羯磨，羯磨不成。我等寧可為作如法下意羯磨。」便欲共作如法下意羯磨，而反作不如法呵責羯磨，羯磨不成。乃至反作如法呵責羯磨，羯磨亦皆不成。乃至反作舉罪羯磨，亦如是。
有五種僧：四比丘僧、五比丘僧、十比丘僧、二十比丘僧、無量比丘僧。
四比丘僧者：除受戒羯磨、出罪羯磨，餘羯磨皆得共作。
五比丘僧者：中國除受戒、出罪羯磨，邊國除出罪羯磨，餘羯磨皆得共作。
十比丘僧者：除出罪羯磨，餘羯磨皆得共作。
二十比丘僧者：一切羯磨皆得共作。
若四比丘僧羯磨，第四人非法、非比尼，羯磨不成，僧有過。

優波離問佛：「世尊！若僧羯磨時，有人呵。誰成呵？誰不成呵？」佛言：「受羯磨人呵，為不成呵；若比丘隔壁呵，為不成呵；若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呵，皆不成呵。若同界比丘呵，乃至使比坐聞，為成呵。」

有三種人，不應與解羯磨；若與解，為不成解。何謂三？若比丘犯罪，而不見罪；若比丘應悔過，而不肯悔過；若比丘應捨惡邪見，而不肯捨惡邪見。是為三。若未與作，應與作；若已與作羯磨，是名善作羯磨。若反上，未與解羯磨，應與解；若已與解，是名善解。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有二比丘，一名盤那，二名盧醯，好共鬪諍，亦鬪亂他；未生鬪諍便生，已生增廣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彼二比丘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：「汝愚癡人！所作非法，不應作此惡業！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若有如此比丘，僧應與呵責羯磨。若不罷者，應隨其事白四羯磨重加其罪。」

若有三法，應與作呵責羯磨：既自鬪諍，復鬪亂他，前後非一。

復有三法：親近惡知識、與惡人為伴、自樂為惡，亦應與作呵責羯磨。

復有三法：破增上戒、破增上見、親近隨順白衣，亦應與作呵責羯磨。

有三種呵責羯磨不成：所呵責人應現在前，而遙呵責；應問僧言：「應與作呵責羯磨不？」而不問；應使所呵責人自說其過，而不使自說。

復有三種羯磨不成：應現前作羯磨，而不現前；非法別眾；應使自說其過，而不使自說。

受呵責羯磨比丘應正順僧。何謂正順？不應度人；不應授人具足戒；不應與人作依止；不應畜沙彌；不應作行籌人，若僧差亦不應受；不應教誡比丘尼，若僧差亦不應受；凡僧所差皆不應受；若行僧事時，不得有語；不得罵餘比丘；不得倚王勢、不得自倚力、不得倚親族力，唯應依佛法僧力。應悔過自責，不逆僧意，求解羯磨。

彼二比丘，後正順於僧，改悔自責，求解呵責羯磨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僧應白四羯磨與解。」

彼比丘應至僧中，禮僧足，三乞解呵責羯磨。

應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好共鬪諍，鬪亂彼此；未生鬪諍便生，已生增廣。僧先與作呵責羯磨，若不罷者重加其罪。某甲已正順僧，悔過自責，求解羯磨，僧今與解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好共鬪諍，乃至僧今與解羯磨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「僧與某甲比丘解呵責羯磨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爾時去舍衛城不遠，有菴摩勒林。彼林側有長者名質多羅，信樂佛法，常供給諸比丘。菴摩勒林中有比丘名善法，舊住於彼作摩摩諦，質多羅長者若請僧與衣食，及施人物時，要先語之。
時舍利弗、目連，與五百比丘共遊彼林，長者聞之便自出迎。到已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，為說妙法，示教利喜已，白言：「願明日受我客比丘食！」默然受之。知受已，還歸其家，到善法比丘所，語言：「我請舍利弗、目連明日食。大德！亦當來食。」善法比丘作是念：「此惡長者意已壞敗，由來請僧要先語我，而今請舍利弗、目連等五百比丘，不使我知！」念已語言：「明日當往。」長者還歸，竟夜辦種種美食，世間珍味無不具有。晨朝敷座，善法比丘已到，見其所辦，奇珍必備；以其家押油，便語言：「汝眾味皆有，唯少一種胡麻餅。」長者聞已，便瞋恚言：「大德！多懷法寶，而出此惡言！」即為說譬：「昔有估客，從北方擔一雌雞到波旬國，波旬國無雄雞，與烏共合生卵，伏乳既成大鳥，作雞鳴不成，作烏聲亦不得。今大德如是，多懷法寶，而出此惡言。」善法比丘聞已，便瞋恨言：「長者苦見罵辱，何宜復住？今當遠去！」長者復言：「大德勿瞋，且留住此！我當依常供給衣食。」如是再三，猶不肯住。長者問言：「大德！欲至何處？」答言：「欲往佛所。」長者言：「若至佛所，願為問訊世尊，具說此事，勿令增減！」答言：「可爾！」於是長者敷坐具訖，往白時到，食具已辦。舍利弗、目連、大眾圍遶往到彼舍，就座而坐。長者自下食，食畢行水，取小床於前坐。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已，從坐起去。
食後，善法比丘還林，著衣持鉢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，以質多羅長者所說具白世尊。佛便呵責言：「汝愚癡人！云何以下賤語加彼長者？」即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應與如此等比丘作下意白四羯磨，謝彼白衣。」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以下賤聲加某白衣，今僧與作下意羯磨，謝彼白衣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以下賤聲加某白衣，僧今與作下意羯磨，謝彼白衣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。
「僧與某甲比丘作下意羯磨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復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，伴彼比丘謝彼白衣。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僧今差某甲比丘，伴某甲比丘辭謝白衣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僧今差某甲比丘，伴某甲比丘辭謝白衣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差某甲比丘，伴某甲比丘辭謝白衣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彼比丘應將僧所差比丘往捉白衣手，謝言：「我先作下賤聲相加，我今悔過。受我悔過！」若受者善；若不受，僧所差比丘，應將彼比丘至眼見，耳不聞處教作突吉羅悔過，應言：「我某甲比丘作麁惡語加某甲白衣，犯突吉羅罪，今向長老悔過！」如是第二、第三說。然後僧所差比丘，獨還白衣所，語言：「僧已治彼比丘，我向亦重治之，可受其悔過。」然後，彼比丘復應來，如上辭謝白衣。應正順僧，如呵責羯磨中說。彼正順僧已，悔過自責，求解羯磨。僧應與解羯磨，羯磨亦如上說。

五分律卷第二十四

五分律卷第二十五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五分初破僧法

爾時調達第三念言：「我今破沙門瞿曇僧，得大名稱，一切當言：『沙門瞿曇有大神力，而調達能破其僧。』」念已，便語眷屬頞鞞分那、婆藪般那、盧醯伽、盧帝舍、瞿伽離、鴦荼陀婆、三聞達多等。其眾中三聞達多最大聰明，語調達言：「沙門瞿曇有大威德，其僧云何而可得破？」答言：「我當於僧申明五法，應盡壽持：一、不食鹽；二、不食酥乳；三、不食魚肉，若食善法不生；四、乞食，若受他請善法不生；五、春夏八月日露坐，冬四月日住於草菴，若受人屋舍善法不生。此摩竭鴦伽二國人皆信樂苦行，我等行此五法，從者必多，足以破之。」三聞達多聞已，亦謂調達可得與佛中分僧眾，振名遠近，即便從之。時調達有優婆塞弟子名和修達，常供養調達。調達次以語之，亦相然可。於是調達十五日布薩時，於僧中說上五事，自行籌，唱言：「若忍樂此五法者，可捉此籌。」時五百比丘皆取籌，唯除阿難及一須陀洹比丘。時舍利弗、目連、諸大羅漢皆不在彼布薩會中。調達行籌畢，即與五百比丘和合布薩。阿難及一須陀洹比丘既不受籌，便即出去，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以是事白佛。佛因說偈：

「善人共會易，　惡人善會難；
惡人共會易，　善人惡會難。」

時舍利弗、目連聞此事，往到佛所。佛遙見逆歎言：「善來，舍利弗、目連！汝等可往調達眾中，將五百比丘還。」二人受教，禮足而去。時須陀洹比丘隨阿難來者，見舍利弗、目連去，即便啼泣。佛問比丘：「何故啼泣？」答言：「舍利弗、目連是佛第一弟子。今往調達眾中，恐學其法，是以啼泣。」佛語比丘：「汝止勿泣！舍利弗、目連須臾自當將五百比丘還。」於是舍利弗、目連往詣彼眾。三聞達多遙見，便走語調達，言：「今沙門瞿曇第一弟子舍利弗、目連來，或破諸比丘意。當莫共語，亦莫令坐！」調達自以五法為道，不受其語，不著心中。舍利弗、目連既至，調達便言：「善來，舍利弗、目連！可就此坐。」語言：「若人有智，先所未聞，聞便受行。汝等先是沙門瞿曇第一弟子，今復來為吾作第一弟子，不亦善乎？」舍利弗、目連默然不答。調達便謂已受其語，即

効佛常法，告舍利弗、目連：「汝可為眾說法，吾背小痛，當自消息。」便四疊僧伽梨枕之，右脇著地，累脚而臥；不繫念在前，須臾眠熟，轉左脇著地，呼聲駭人。時目連現種種神力，如常所說。舍利弗說種種妙法，初中後善，善義、善味，梵行之相。五百比丘聞已，即於座上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見法得果已，更相語言：「我等可起，還到佛所。」舍利弗、目連即從坐起，與五百比丘俱還佛所。

時三聞達多以足指蹴調達，罵言：「釋奴起！舍利弗、目連以餘方便，將諸比丘去矣！」調達驚起，罵言：「是惡欲比丘！始有善意，如何忽生惡心，以方便將我比丘去？」便大怖懼，熱血從鼻孔出，即以生身墮大地獄。舍利弗、目連到佛所已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目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欲使此五百比丘更受具足戒。」佛言：「不須更受！所以者何？此五百比丘愚癡故，以法想取籌。今但聽僧令作偷羅遮悔過。」

目連白佛言：「奇哉，世尊！調達効佛，墮如是苦處。」佛言：「調達不但今効我，墮於地獄；昔亦曾効我，墮於苦處。」目連又問：「其事云何？」佛言：「過去世時，空閑處有一池水，有一大象入池取藕，淨洗而食，色力充足。復有一象亦効取藕，不洗而食，以此致病，遂便命終。」

佛因是事即說偈言：

「勿得効大龍，　大龍不可効；
以効大龍故，　食泥致死苦。」

佛告目連：「彼大象者，我身是；異象者，調達是。昔効我故，致於命終；今復効我，受斯大苦。」目連白佛言：「奇哉，世尊！調達從佛聞法，誦八萬四千法藏，得五神通。如何而反憍慢世尊？」佛言：「不但今世，昔亦曾從我聞法，而慢於我。」目連白佛：「其事云何？」答言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象師極善調象，王供給甚厚。時有一人往詣其所，語言：『教我調象，我為弟子。』象師即便教之，都無所隱。其人既知，便生嫉心，往到王所，白言：『彼人所知，不勝於我！云何供給，遠不相及？』王即呼彼象師，問言：『汝與弟子孰為勝負？』答言：『願聽却後七日，現調象法！』王即聽之。象師於七日中，更調諸象：語進，而退；語退，而進；語坐，而立；語立，而坐。作如是等反教調象。七日期至，便於王前與弟子共現調象之術。始者，二人未有一異。王問弟子：『汝更有異法不？』答言：『無！』復問彼師：『汝更有異法不？』答言：『有！』王言：『便可現之。』即便反教，象皆從

之。王於是始知弟子，前言為虛，便瞋言：『如何面欺於我？』彼調象師白王言：『此人是我弟子，我先教之都無所隱；未能盡知，便見輕忽。今當說譬，願王聽之！昔有一人，於春末月著一重革屣，地熱革燥，嚙破其脚；本欲護脚，而反更傷。我亦如是，先教弟子，欲望其益，而反為害。』」
爾時世尊因說偈言：

「如人著革屣，　本欲護其足，
得熱燥急時，　而更反自傷；
世間愚惡人，　不念恩在己，
從師學技術，　而反[麥*欠]誣之。」

佛言：「彼象師者，我身是也！弟子者，調達是也！世世從吾受學，而反輕慢於我。」
目連白佛言：「希有，世尊！舍利弗一說法，破調達眾。」佛言：「不但今世，昔亦曾說法，以破其眾。」又問：「其事云何？」答言：「過去世時，有一射師名拘和離。有人從學射法，六年教之，語言：『應作如是捉弓，如是批箭。』而未教放法。弟子後時，念言：『我六年中學捉弓、批箭，而未一放，今試放之。』便放箭射一大樹，徹過入地。其師聞之，問言：『汝已放箭耶？』答言：『已放。』又問：『汝射何處？』即示所射之樹。師言：『汝已成射！我為第一，汝為第二。』又語言：『某處有五百賊斷路，一切無敢從中過者。汝可往破，以清其路，可有大功！』即與馬車一乘、美女一人，并以金鉢、箭五百發。於是弟子乘車載女，執如意弓，帶五百發箭，受勅而去；正遇彼賊共分諸物，使人邏於要道。邏人遙見，馳白賊帥。賊帥語眾人言：『我等作賊，未曾有人獨將好婦於此路行。此必勇健，不畏強敵，宜共聽過，勿得擾之！』彼人便住一處，令婦持金鉢往賊所，稱己名乞食。眾賊皆樂其婦，又貪金鉢，即便議言：『女色如是，金鉢如此！我等云何而聽其去？』賊帥又言：『彼必自量無所畏故，敢作此事。且當忍抑，慎莫招禍！』賊眾聞已，便與滿鉢美飯。婦持食還，復令往語：『汝等分物，與我一分！』眾賊大忿：『此為何人？乃以一夫，敢輕大眾！當共殺之，勿抱此恥！』賊帥如前語之，即復與分。婦得分還，復遣語賊言：『可共我戰，俱不相置。』眾賊復言：『此人轉見輕蔑，不可復忍！』賊帥曉喻，不能令止，勇忿忘難，便共齊力，往擊彼人。彼人便射一發，殺一人；四百九十九發，殺四百九十九人。餘有一發，以俟賊帥，更相覓便，而不能得。彼人便令婦裸形，賊帥前立。賊帥心亂，因此放發即復殺之。

「於是其婦即說偈言：

「『雖有利弓箭，　未曾落一發；
殺傷既狼藉，　如何不生悔？』

「彼人亦以偈答：

「『我有此妙技，　弓箭應心手，
殺一輒生喜，　以何應致悔？
吾本行此路，　為人除怨害，
不自顧身命，　以成勇健名。』」

佛言：「彼射師者，即我身是；射弟子者，舍利弗是；五百賊者，今五百比丘是；賊帥者，調達是。舍利弗昔以一一箭，破彼群賊；今一說法破調達眾。」
目連復白佛言：「奇哉，世尊！調達罵云：『惡欲比丘！』便以生身，墮大地獄。」佛言：「不但今世，昔亦曾以惡口，生身受大苦。」又問：「其事云何？」答言：「過去世時，阿練若池水邊，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厚。後時池水涸竭，二鴈作是議：『今此池水涸竭，親厚必授大苦！』議已，語龜言：『此池水涸竭，汝無濟理。可銜一木，我等各銜一頭，將汝著大水處。銜木之時，慎不可語！』即便銜之。經過聚落，諸小兒見，皆言：『鴈銜龜去！鴈銜龜去！』龜即瞋言：『何預汝事？』即便失木，墮地而死。」
爾時世尊因此說偈：

「夫士之生，　斧在口中，　所以斫身，
由其惡言。　應毀反譽，　應譽反毀，
自受其殃，　終無有樂。
若以財利諍，　此惡未為大；
惡心向佛者，　斯乃為大惡。
阿浮有百千，　尼羅三十六，
惡意向賢人，　當墮此地獄。」

佛言：「彼龜者，調達是也！昔以瞋語，致有死苦；今復瞋罵，墮大地獄。」告諸比丘：「我若見調達有一毫善法者，終不記墮大地獄受一劫苦。譬人沒大糞坑，若人欲救，不見一毫淨處可捉。我觀調達，亦復如是。」又告諸比丘：「我不見餘法壞人無上道意，如

名聞利養。調達所以破僧，由利養故。調達成就八非法故破僧：利、不利、稱、無稱、敬、不敬、樂惡、隨惡知識。」
優波離問佛：「云何得名破僧？」佛言：「有四事名破僧：說五法、自行籌、捉籌、於界內別行僧事。」又問：「云何名僧不和合，而非破？」佛言：「若王助破僧，令僧不和合，而非破。若大臣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、沙彌尼、一比丘乃至七比丘助破僧，亦如是。若不問上座而行僧事，是即不和，亦非僧破；若不共同食，於食時異坐，鬪諍罵詈，亦如是。要於界內八比丘分作二部，別行僧事，乃名為破。」又問：「是中誰破僧？」佛言：「作主者。」又問：「誰一劫墮大地獄，不可救？」佛言：「作主者。」又問：「凡破僧者，皆一劫受大地獄苦耶？」佛言：「不必皆一劫受大地獄苦。有八人破僧，受一劫大地獄苦：若法，法想，說言非法；若非法，非法想，說言是法；若法，非法想，說言是法；若非法，法想，說言非法；若法、非法，法想，說言非法；若法、非法，非法想，說言是法；若法，非法疑，說言是法；若法，非法疑，說言非法。
「有六人破僧，不墮大地獄一劫受苦：若法，法想，說言是法；若非法，非法想，說言非法；若法，非法想，說言非法；若非法，法想，說言是法；若法、非法，非法想，說言非法；若法、非法，法想，說言是法。」

五分律第五分之二臥具法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頻髀比丘侍佛左右，後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威儀庠序視地而行。有一長者見之，作是念：「我未曾見如此人比。」便往問言：「汝是誰？誰之弟子？從誰出家？行誰道法？」時佛始成道，世皆稱之為大沙門。答言：「我名頻髀，大沙門是我之師。從彼出家，行其道法。」長者聞已，歎言：「未曾有也！自有如是威儀，而從大沙門出家，行其道法。」又問：「汝今住何處？」答言：「阿練若處、山巖、樹下、露地、塚間，是我住處。」長者聞已倍生歡喜，歎言：「威儀庠雅，所師已勝，乃復住止如斯之處！」又問：「敷何敷具？」答言：「加尸草、拘尸草、婆婆草、文柔草及樹葉等，下至沙土，皆我敷具。」長者聞已，復加喜敬，歎言：「乃能復作如是少欲。」又問：「我若為大德作房，能受用不？」答言：「世尊未聽我等受用房舍。」又言：「大德！可以此白佛，我亦當自白。」頻髀默受其語。於食後還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讚少欲知足、讚戒、讚持戒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受房舍施。」彼長者後

來佛所，遙見世尊容顏殊特，猶若金山，內懷喜敬，前禮佛足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乃至苦集盡道，即於座上得法眼淨，見法得果，受三歸五戒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欲作房舍施諸比丘，願聽受之！」佛默然許。彼長者知佛聽已，從坐起，前禮佛足，右遶三匝而去。即以其日，造六十房舍；復作施房飲食，其家眷屬皆共供辦，世間珍味無不必備，有破薪者、有取水者、作食者、掃地者、香汁灑地者、敷座者、散華者、敷高座者。

時舍衛城有長者名須達多，出三十萬金錢與王舍城人年年來債。長者常出一由旬迎，以設大饌，不復得出。須達多作是念：「彼或遭王難，水火、盜賊、人非人難，故不迎耶？」既至，先到其舍，見其供辦種種餚饍，問言：「汝為婚姻節會？為請王耶？」答言：「非婚姻節會，亦不請王。」又問：「何故乃辦奇妙飲食？」答言：「佛出於世有大威德，其諸弟子亦皆如是。我今請之，故設此供，所以不獲出相迎耳！」須達多言：「我亦聞有佛當出於世，號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汝今所請為是佛耶？為非佛耶？」答言：「是佛！」又問：「今在何處？」彼長者即偏露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右手指佛所在，言：「佛在彼處。」須達多聞已，歡喜踊躍，偏袒右肩，遙向佛禮，三反稱南無佛，竟夜念佛，疲極得眠。其宿世善知識，作神護之，神作是念：「我當令此長者不經宿，而得見佛。」即令夜明。須達多謂日已出，起趣城門，城門自開；既出已，門便自閉，忽然還闇。須達多怖懼，念言：「我向者，將不狂耶？」神知其念，即說偈言：

「今是趣佛時，　若舉一步者，
利重千金施，　象馬所不及。」

又語：「莫恐，莫怖！前進，前進！須臾見佛。」須達多聞已，恐怖即除，即便前進，遙見世尊儀則殊特，猶若金山。世尊見之讚言：「善來，須達多！」須達多聞之歡喜：「佛乃知我父母所作名字。」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乃至苦集盡道，即於座上得法眼淨。見法得果已，受三歸五戒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佛及僧受我舍衛城夏安居！」如是三請，佛皆默然；至第四請，乃告之言：「若住處無有憒鬧，寂寞無聲，諸佛乃當於中安居。」長者白佛：「已解，世尊！願差一比丘為經營之！」佛問言：「汝今樂誰？」答言：「欲得舍利弗。」佛即語舍利弗：「汝便可往為經營之。」舍利弗受教而去。

時前長者晨朝自往白佛：「食具已辦，唯聖知時。」佛與比丘僧著衣持鉢前後圍遶，往到其舍次第而坐。長者手自下食，食畢行水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以此園房舍施四方僧。」佛默然受。知佛受已，取小床於佛前坐。佛便為說隨喜呪願偈：

「為遮風寒熱，　及障諸惡獸；
蔽防雨露塵，　亦除蚊虻患，
以施持戒人，　坐禪誦說法。
若聞解其義，　得盡諸苦源。」

佛說偈已，更說種種妙法。示教利喜已，便還所住。
於是須達長者將舍利弗還舍衛城，所經聚落，處處唱言：「佛出於世有大威德，其諸弟子亦復如是。我已請之，於舍衛城安居。汝等皆當共安頓處，修治道路及諸橋梁，預辦供具以待世尊。」彼諸人等聞其此唱，知佛世尊當從此過，皆大歡喜，敬承其語。須達長者既到舍衛，作是念：「何處極好堪作精舍？唯此城童子祇林，園果美茂，其水清潔，流泉浴池，香華悉備，當買作之。」念已往到其所，語言：「我欲買園，寧能見與不？」答言：「若能以金錢布地令無空缺，然後相與。」須達便以金錢布地。祇言：「我說此譬，不欲相與。」須達復言：「說此為價，豈得中悔！」共諍紛紜，遂便徹官，官即依法斷與須達。祇問須達：「何故不惜金寶，而買此園？」須達答言：「佛出於世有大威德，其諸弟子亦復如是。我已請之，於此安居，是以傾竭，無所愛惜。」祇復言：「若聽我更作園名，名為祇園精舍者，當以相與。」須達言：「善！」即令人出金錢布地，量樹處所，皆補令滿。舍利弗然後以繩量度作經行處、講堂、溫室、食厨、浴屋及諸房舍，皆使得宜。
時諸房舍泥治不密，風塵、蛇鼠，壞僧臥具，惱諸比丘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表裏及仰泥。僧應畜斧鑿、刀鋸、鑱鍬、梯橙、泥墁種種作屋之具；亦聽罣灑畫之，作窓戶扇、鉤鎖，作戶鉤。不聽如刀柄帶著腰中，犯者突吉羅。」
有諸比丘執作，塵土污身須浴。佛言：「聽浴。」
浴處有泥，佛言：「聽塼砌地，安床板。」
有諸比丘於塚間，得敷具、繩床不敢取。佛言：「聽取。若大，應截。」
時王舍、舍衛二城中間，有一住處，諸居士以施諸比丘，無有住者。佛言：「聽諸白衣請摩摩諦，留住護視，供給所須。」
時諸住處無有籬障，牛馬唐突，壞經行處。佛言：「聽周圍作籬，掘塹。」牛馬猶故得入。佛言：「聽種刺棘作援。」牛馬猶得唐

突。佛言：「聽築牆，若累塼壓，草瓦覆上。聽作門屋，亦聽重作，聽作兩扇。」
有諸比丘於房內，嚼楊枝、洗手面及洗脚，濕地壞僧臥具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有諸老病比丘寒時不能出洗，佛言：「聽用澡盤及瓮承水。」
有房舍患塵起，佛言：「應泥泥地，以十種衣，隨一一衣敷上。」
有諸下座比丘先洗脚，上座後來，洗脚未竟驅令去。佛言：「若下座先已洗，應聽竟。」
有諸比丘露處經行，雨時漬衣，以廢經行。佛言：「聽作步廊。」
有諸比丘庭中行，雨時壞地污脚。佛言：「聽累塼石作階道。」
有諸住處無水，佛言：「聽掘井，若作淨池。」
諸比丘欲作臥褥敷床上，佛言：「聽以十種衣，隨一一衣作，用羊毛、駝毛、劫貝華，乃至軟草貯之。」
諸比丘作褥大厚，佛言：「極厚聽至八指。聽僧作、四方僧作及私作。」
僧敷具壞，不知云何。佛言：「應差人補浣。」
時諸比丘日日分僧臥具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聽春末日分臥具。」
夏初日結安居時，六群比丘選擇好房、好臥具住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，作分臥具人。」所差比丘應題臥具識，在何處房，隨上座次分。若有長好者，上座須應與；若不須，次下隨坐隨與。若有後來比丘，隨大小以次安之。自下展轉就於下房，若下座無房則已。
諸比丘欲作新繩床、木床。佛言：「聽作。若無巧師，比丘能自作，亦聽。聽十種縷，一一縷作繩。」
有諸比丘欲貯繩床，佛言：「聽貯。」
有諸比丘繩床上行立，繩斷。佛言：「不應行立繩床上。」
有諸比丘短小，欲於架上取衣、舉衣不及。佛言：「聽繫念在前，立繩床髀上取之。」
有諸比丘尼坐貯繩床上，月水污，不淨爛壞。佛言：「比丘尼不應坐貯繩床上。」
有諸小沙彌住貯繩床上失溺，不淨爛壞。佛言：「小沙彌亦不應住貯繩床上。」
有諸比丘在高床上，受經、問義。佛言：「受經、問義，皆應在下處坐。」
諸比丘住處，庭中生草。佛言：「聽使淨人知。」
房中塵土污床、臥具。佛言：「聽隨意作拂拂之。」
大會時，諸比丘來多，房舍大而少，無有住處。佛言：「於房中次第敷臥具，足使容身滿而止。若欲以衣遮前，聽各各遮。若足者

善；若不足，外有空處，聽作庵屋，舊住比丘應為作之。」
既作庵屋，過大會已為火所燒，延及住處。佛言：「過大會已，應壞而去。若舊住比丘惜不聽壞者，客比丘但囑舊住比丘而去。」
大雨時，諸比丘無集聚處。佛言：「聽作大堂。」
寒時諸比丘聚集，患寒。佛言：「聽作溫室。」
時舍利弗為毘舍佉母經營，作新大堂，彼持穀米來施四方僧，諸比丘不敢食。佛言：「若為四方僧作，時聽隨意食。」
有諸比丘乞食，還施四方僧，不知誰應食。佛言：「為四方僧作者，得食。」
有房舍破壞，諸比丘不治。佛言：「應勸化白二羯磨與道俗，欲治者令治。」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某房故壞無人治，某甲欲治。今僧與令治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某房故壞，乃至今僧與令治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與某甲故壞房治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若欲題名是某甲檀越房，聽題之。臥具亦如是。
有一住處大水所漬，諸比丘各各舉所住房臥具，無比丘住房無人舉，水漸漬爛。後時房主檀越見，嗔呵諸比丘言：「云何獨使我房臥具，為水漬爛？」佛言：「若有水火時，應大聲唱，打揵搥，令一切僧盡共相助舉。若有一人不相助舉，得突吉羅罪！」
時羅睺羅至那羅聚落，為一優婆塞深所敬信，為起房。作房竟，羅睺羅有小緣事遊行人間。時阿難往彼聚落，彼優婆塞即復以房施阿難。羅睺羅還，令阿難出。阿難言：「先雖施汝，汝行後更以施我，便是我房。」於是俱至彼優婆塞所，問言：「定是誰房？」答言：「我雖先施羅睺羅，羅睺羅捨行去。我於後時更施阿難，應是阿難房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此優婆塞不但今世，昔亦曾爾！」諸比丘又問：「其事云何？」佛言：「過去世時，有王名婆樓。其國界有二仙人，一名羅睺羅，常好坐禪；一名阿難，多聞無畏。彼王先見羅睺羅甚敬重之，為其作房。作竟，出行人間。阿難後來，王亦重之，便以先所作房施之。羅睺羅行還，令阿難出，云：『是我房！』阿難亦如上言：『是我房！』共至王所，問言：『定是誰房？』答言：『我雖先施羅睺羅，羅睺羅捨行去。我於後更施阿難，應是阿難房。』爾時諸天龍鬼神，皆作是言：『此王非法！云何先以房施羅睺羅，後奪以施阿難？我今當壞其眷屬！』即共往王宮，以石打擲，殺王眷屬。」
佛因是事，而說偈言：

「王施無前後，　仙人共諍之，
致使鬼神忿，　自招滅眷屬。
若隨愛行事，　智者所不譽，
以是應捨愛，　歡喜隨義說。」

佛言：「彼羅睺羅仙人者，今羅睺羅是；阿難仙人者，今阿難是；國王者，今優婆塞是。」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受他先施房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時佛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，於拘薩羅國遊行人間，向訖羅訖列邑。彼有五比丘舊住，聞佛與大眾當來，共議言：「彼眾中有舍利弗、目連，必惱我等。我等寧可分此住處房舍、臥具、園果之屬，以為五分，各為私有。」議已便分。佛眾既至，諸比丘往語言：「汝等開房，敷臥具，我等須住。」五比丘言：「佛是法主，當開第一房令住。餘處我等已分盡，是私物，不復屬僧。自可於聚落中，隨知識求其所安。」

時舍利弗、目連無有住處，便依佛簷下宿。明日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四方僧有五種物，不可護、不可賣、不可分。何謂五？一住處地、二房舍、三須用物、四果樹、五華果，一切沙門釋子比丘皆有其分，若護、若賣、若分，皆犯偷羅遮罪。」

彼五比丘所分處，於後四方僧來集，復共分之。後更有客比丘來，語言：「為我開房，當於中住。」先來諸比丘言：「我等於四方來，是我等分；已共分之，不復屬汝。汝可往聚落中，更求所安。」後來比丘便往聚落中求住，諸白衣言：「大德！彼有僧房何不住中，而來此為？」諸比丘便還向僧房，比爾已闇，於道中為虎所害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我先不說四方僧有五種物，不可護、不可賣、不可分耶？云何護僧住處，不與後來比丘，乃使為虎所害！」種種呵責已，復言：「若護、若賣、若分四方僧物，皆偷羅遮！」

有諸比丘住海岸邊，材木難得，無可作屋。彼多有大魚骨，欲取作之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！」

諸比丘患魚骨臭。佛言：「聽以香泥泥之。」

有諸比丘經營作僧住處，作竟客比丘來是上座，驅令出，住其房中。彼瞋恚言：「我經營辛苦，而反不得安住。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經營主，隨意所樂住。」

諸比丘便長與之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量其功夫多少，極多聽至十二年住。應白二羯磨與之。」
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作經營主，僧今與隨所樂房若干年住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作經營主，僧今與隨所樂房若干年住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若不忍者，說。僧與某甲比丘隨所樂房若干年住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有諸比丘作木床、繩床置房中，或泥地、或小小治護，便求隨意住。佛言：「不應求！若治房功夫極少三分之一，聽從僧求隨意住。」

五分律卷第二十五

五分律卷第二十六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五分雜法

佛在王舍城。爾時諸比丘與白衣共器食，手相觸，數數洗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與白衣共器食。」
有比丘往親里家，親里言：「我等非他，亦非不淨，何不共食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繫念在前共食，但莫令手相觸。」
有比丘共白衣食，器小手相觸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左手捉器而食。」
諸比丘食時相禮，僧食時、歠粥時、噉果時、經行時、不著三衣時、闇時、不共語時禮，相瞋於屏處禮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此時皆不應禮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又有五種不應禮：呵責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依止羯磨、舉罪羯磨、下意羯磨。
復有五種不應禮：被舉、不共語、與本言治、比丘尼、沙彌。
復有五種不應禮：狂心、散亂心、病壞心、白衣、外道。
復有五種不應禮：別住、應行摩那埵、行摩那埵、本日、阿浮呵那。
有五種應禮：佛、辟支佛、如法上座、和尚、阿闍梨。
時諸比丘養髮令長，心不樂道，有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我等白衣養髮，沙門釋子亦復如是。有何等異？但著壞色割截衣而已耳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不應養髮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諸比丘於作食處及講堂溫室中剃髮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若老病不堪寒，聽在溫室中。」
時諸比丘隨次剃髮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須隨次！若有急事，聽先剃；若無急事，先洗者，先剃。」
有諸比丘於庭中處處剃髮，不掃除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在一處剃，剃已掃除，著水中、火中，若埋之。若無剃髮師，比丘能剃者亦聽，聽畜剃刀。」
有諸比丘鼻中毛長，佛言：「聽畜鑷拔之。」
諸比丘便以金銀作鑷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聽用銅、鐵、牙角、竹、木，除漆樹。」
有諸比丘耳中物塞，佛言：「聽畜挑耳物，餘亦如上。」

有諸比丘食入齒間，以致口臭。佛言：「聽畜擿齒物。」餘亦如上。
時瓶沙王作是思惟：「我未以何物施僧？」遍思皆施，唯未施擿齒物。便作滿車，施諸比丘因作食供。諸比丘不敢受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聽受。」
佛在蘇摩國，自作鉢坯以為後式，令陶師燒。陶師便多作合燒，開竈口視，皆成金鉢，懼怖言：「此是大沙門神力！若王聞者，必當謂我多有金寶。」便取埋藏。佛復作令燒，皆成銀鉢，亦怖懼埋藏。佛復作令燒，乃成銅鉢，色青好，如閻浮樹，與諸比丘，諸比丘不敢受。佛言：「聽畜。」
有比丘鉢破，無鉢遊行。佛言：「應更求鉢；若能自作，聽作。」
有諸比丘燒鉢色赤，佛言：「應熏。」
有諸比丘畜金、銀、七寶、牙、銅、石、木鉢。諸居士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如王、如大臣，常說少欲知足，而今畜此好鉢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畜上諸鉢！若畜金銀，乃至石鉢，皆突吉羅；若畜木鉢，偷蘭遮。」
時有婆羅門名優柯羅，有一女常用白銅鉢食。彼女出家後，猶用先器乞食。諸居士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用銅鉢，與外道不可分別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用外道銅鉢，犯者突吉羅！聽用三種鉢：鐵鉢、瓦鉢、蘇摩鉢。」
時毘舍離諸離車得栴檀鉢，共議：「此鉢應與誰？」或言：「應與世尊。」或言：「應與薩遮尼犍子。」多人欲與世尊，以少從多，便盛滿鉢白石蜜、歡喜丸，奉上世尊，白言：「我等共得此鉢，以奉世尊。唯願哀受！」佛受歡喜丸，以鉢還之。語言：「此是外道鉢，佛所不畜。」復共議言：「我等以鉢奉上世尊，世尊不受。我今寧可用施眾僧。」議已，即復持鉢往至僧坊施諸比丘。諸比丘不敢受，以是事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！破作香用。」
後諸離車復得牛頭栴檀鉢，著高標頭，唱言：「若有神力能取者與之。」時賓頭盧語目連言：「世尊說汝神足第一，何不取之？」答言：「汝亦有神足，便可往取。」即便取之，以施於僧。諸比丘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受破作香用。」
時四大聲聞迦葉、目連、阿那律、賓頭盧共議：「今王舍城有不信樂佛法僧者，我等當共令其信樂。」作是議已，遍觀近遠，唯見跋提長者及其姊，不信樂佛法僧。三聲聞言：「能化跋提不？」賓頭盧言：「能化其姊。」
彼長者作七重門，有三部伎。若欲食時，七門皆閉，一食作一部伎。阿那律於其食時，在其前乞食，長者問言：「從何處入？」答言：「從門入。」長者即問守門者：「汝何以聽乞人入？」答言：

「門閉如常，不見人入。」長者便以一片麻餅著其鉢中，語言：「出去！汝若有物，當作此食。」阿那律得已即去。於後食時，迦葉復在前乞，問答如前。後問守門者：「汝何故再聽乞人突入我門？」答言：「門閉如常，不見人入。」長者復以一片魚著其鉢中，語言：「出去！汝若有物，當作此食。」迦葉去後，其婦問言：「於意云何？謂此比丘不能得食，而來乞耶？」答言：「如是！」婦言：「識前來比丘不？」答言：「不識。」婦言：「彼名阿那律，釋種之子，捨三時殿，五欲之樂，出家學道。」又問：「識後來比丘不？」答言：「不識。」婦言：「彼是畢波羅延摩納大姓之子，捨九百九十田宅、犁牛，出家學道。愍念君故，來乞食耳！」長者聞婦語已，內懷敬伏。於是目連飛在空中，為其說法，示教利喜，乃至即於座上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。見法得果已，即受三歸五戒。自是已後，常供給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及諸外道。

時三聲聞語賓頭盧言：「我等已化跋提令其信樂，汝今宜行，次化其姊。」於是賓頭盧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，次到其舍。時長者姊手自作麨，忽見賓頭盧，便低頭閉目。賓頭盧亦一心視鉢。便語言：「決不與汝！一心視鉢，欲以何為？」賓頭盧便身中烟出。復語言：「舉身烟出，亦不與汝！」賓頭盧便舉身火燃。復語言：「舉身火燃，亦不與汝！」賓頭盧便飛騰虛空。復語言：「飛騰虛空，亦不與汝！」賓頭盧便倒懸空中。復語言：「倒懸空中，亦不與汝！」賓頭盧作是念：「世尊不聽我等強從人乞。」便出去。去王舍城不遠有大石，賓頭盧坐其上，合石飛入王舍城。城中人見，皆大怖懼，恐石落地，莫不馳走。至長者姊家上，便住不去。彼見已即大恐怖，心驚毛豎，叉手白言：「願施我命，以石著本處，我當與食！」賓頭盧便持石，還著先處，至其前住。長者姊作是念：「我不能以大餅施，當更作小者與之。」更作小丸，轉反成大。如是三反，轉大於前。乃作念言：「我欲作小，皆反成大。我今便可趣與一餅。」即以一餅授與，諸餅相連，至於餅器亦相連著；以手捉器，手亦著之，便語賓頭盧言：「汝若須餅，盡以相與，器亦不惜。何須我為，而令我手著器不離？」答言：「我不須餅及器，亦不須汝。我等四人共議，度汝及汝弟。三人已化汝弟，我應度汝，所以爾耳！」問言：「今欲令我何所施作？」答言：「姊妹可戴此麨，隨我施佛及僧。」即便戴麨隨賓頭盧，賓頭盧即化導，皆經他門使人見之。既至佛所，手自供佛及千二百五十比丘，皆悉飽滿，猶故不盡。持往白佛：「我此少餅供佛，及千二百五十比丘，皆悉飽滿，猶故不盡。今當持此著於何處？」佛言：「可著無生草地，若無虫水中。」彼女人便持著無虫水中，水沸作聲，如以熱鐵投于

小水，便生恐怖，衣毛皆豎；還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乃至得法眼淨，受三歸五戒，供給四眾，求道如弟無異。
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賓頭盧：「汝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現神足，若現突吉羅！」
時瓶沙王有菴羅果園，三時茂好，長以華果施諸比丘，隨所須用。諸比丘便食其果，前食、後食，無時不噉；或滿鉢持去、或噉半擲地。後時隣國遣使，使白王言：「我聞王有菴羅果園，三時茂盛。願見其果！」王便勅取。時諸比丘噉之都盡，以是白王。王左右諸臣共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無有厭足，王雖無惜，受者自應籌量。云何一園之果，都共噉盡？」諸長老比丘聞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問諸比丘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。世尊！」佛種種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食未淨果，若食突吉羅！」
有一居士請僧噉果，比丘使人一一淨之；日遂過中，不得復食。便譏呵言：「此諸沙門猶如小兒，使人一一淨果，不復及中。我今當奈此諸果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有五種子：根種子、接種子、節種子、果種子、子種子。若食果，應作沙門法五種淨：火淨、刀淨、鳥淨、傷淨、未成種淨。若食根，亦應作沙門法五種淨：剝淨、截淨、破淨、洗淨、火淨。若食莖葉，應作沙門法三種淨：刀淨、火淨、洗淨。若作淨時，應作總淨，於一聚、一器中，若淨一，名為總淨。」
有一比丘欲燃浴室中火破薪，蛇從木孔中出，螫脚即死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彼比丘不知八種蛇名，不慈心向，又不說呪，為蛇所害。八種蛇者：提樓賴吒蛇、怛車蛇、伊羅漫蛇、舍婆子蛇、甘摩羅阿濕波羅呵蛇、毘樓羅阿叉蛇、瞿曇蛇、難陀跋難陀蛇。呪蛇者：

「我慈諸龍王，　天上及世間，
以我此慈心，　得滅諸恚毒。
我以智慧力，　用之殺此毒，
味毒無味毒，　破滅入地去。」

佛言：「若彼比丘以此呪自護者，不為毒蛇之所傷殺。」
復有比丘被蛇所螫，諸比丘白佛，佛言：「汝以此呪，呪彼令得安隱。」受教往呪，彼即得差。
復有諸比丘處處為蛇所螫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作呪術，隨宜治之。」

時諸比丘食多美食，以增諸病。耆域晨朝往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諸比丘食多美食，以增諸病。願聽浴室中浴，除其此患！」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以耆域語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作浴室，為除病故於中浴。」
有諸比丘裸形浴，更相揩摩，又裸形出浴處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諸沙門皆如尼揵，無有風法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以是事集比丘僧，呵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著浴衣，不聽裸形浴！裸形、相揩，一一皆突吉羅。」
有諸比丘浴時出外，以背揩壁、樹木，還入水灌，傷破其身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聽用蒲桃皮、摩樓皮、澡豆等，諸去垢物。」
諸比丘隨知識與澡豆等，佛言：「應等與。」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跋難陀反披拘攝，於闇中作四脚行，怖諸比丘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若反披拘攝、作四脚行，皆突吉羅！」
諸比丘房內患熱，欲反披拘攝。佛言：「房內聽。」
有諸比丘眠時無枕，佛言：「聽作枕。」
有諸比丘患虱，佛言：「聽拾去。」
諸比丘拾著房內，還入衣中。佛言：「聽拾著房外。」
諸比丘雨時拾著水中，佛言：「應拾著弊物中，慈心舉之。」
有諸比丘患蚤，佛言：「聽敷物著地掃去；若在薦席中，聽日曝去。」
有諸比丘患壁虱，佛言：「聽除却，密泥。」
有諸老病比丘患寒，欲於房內燃火。佛言：「寒時聽燃。」
諸比丘燃火燒壞地敷、熏屋。佛言：「聽作火爐在屋外燃，烟盡將入。」
諸比丘不知以何物作。佛言：「聽用銅、鐵、泥、石作之，聽僧、四方僧私畜，又聽因地作火爐。」
諸比丘過中用鉢飲。佛言：「過中不應用鉢飲。聽別作飲器，用銅、鐵、瓦作。」
有一比丘於德叉尸羅國夏安居竟，到舍衛祇洹，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如此國歠粥，彼國飲麨漿。願聽諸比丘晨朝飲麨漿。」佛言：「聽飲。」
諸比丘飲時須鹽，佛言：「聽畜鹽，聽僧、四方僧私畜，聽作抄鹽物。」
諸比丘便作眾生形、或作人手持抄鹽。佛言：「不聽作此諸形。」
時諸白衣以盤器奠食與諸比丘，諸比丘不敢受，便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不堪受供養！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。」
有諸比丘於鉢中歠粥，苦熱不可捉。佛言：「聽別作歠粥器。」

諸比丘擎食患重。佛言：「聽安机。」
諸比丘便作種種形脚机。佛言：「不聽作。」
諸比丘至白衣舍，白衣以種種形脚机下食，諸比丘不敢食。佛言：「白衣家聽受，但不聽自畜。」
諸比丘須犍恣。佛言：「聽畜，用銅、鐵、瓦、石作。」
有諸白衣持粥與諸比丘，諸比丘不知著何處分之。佛言：「聽作盆杅，安環耳。行粥時應問：『別有病人粥不？』若無，應先與病人。」
時毘舍佉母欲令眾僧於住處煮粥，佛言：「聽。」
諸比丘不知著米處。佛言：「應著[竺-二+發]席上。」
米中有穀不知云何。佛言：「聽畜臼杵，令淨人簸之。」
不知以何物簸米。佛言：「聽畜簸箕。」
諸比丘須釜。佛言：「聽畜，用銅、鐵、瓦、石作。」
諸比丘須杓。佛言：「亦聽作，除漆樹，餘木皆聽用。」
有病比丘欲得美粥。佛言：「聽淨人為作；若無淨人，聽比丘淨洗燒器、著水，令淨人洮豆、米著中，比丘然後燃火。粥熟，更從淨人受持與病人。」
諸比丘米多無著處。佛言：「聽細泥一房，淨掃地以安之。」
米盡，諸比丘住，聞米臭。佛言：「聽香泥塗地。」
佛在拘薩羅國遊行人間，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，到都夷婆羅門聚落，在道側娑羅樹下，敷座坐息，佛便微笑。阿難作是念：「諸佛不以無緣而笑，今佛微笑必有因緣。」即偏露右肩，踧跪問佛。佛言：「阿難！過去世時有王名禁寐，有一女，生時自然著金華鬘，即集諸臣議為作字，皆言：『應問相師婆羅門。』即勅相師皆集，令為作字。相師言：『此女生，著自然金華鬘，應字為摩梨尼。』即用字之。王甚愛重，訪問國中，與同日生女取給左右。時國內有五百女人與同日生，皆錄其名以充驅使。年既長大，王所供養五百婆羅門，勅令供養，告言：『汝當如我，日作五百釜羹，隨彼所好，而供養之。』女即如勅供養諸婆羅門。食竟，輒與五百女人乘四馬車遊戲園觀，從園至園，從觀至觀，日日常爾。
「時迦葉佛於一園中住，御者至佛所住園，輒迴車不入。女問御者：『我於國界無園不入，汝何故常避此園？』答言：『此中有一禿頭沙門名曰迦葉，不宜見之，是故不入。』女言：『沙門迦葉何豫人事？便可迴車入此園觀。』即迴車入，盡通車處，步進園中，遙見迦葉佛容顏殊特，猶若金山。見已，發歡喜心，前至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住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乃至見法得果已，受三歸五戒。從坐起，禮佛足，右繞而去。去不久作是念：

『我常以五百釜羹日再供養五百婆羅門，此非福田不應受施！寧可更作極美飲食供養迦葉世尊。』念已勅作，日送供養。

「時諸婆羅門聞摩梨尼已作迦葉佛弟子，更以上饌供養迦葉，生嫉妒心，作是議：『我等當作方便共殺此女。』於時禁寐王夜得十一種夢，夢見樹長四指便生華；夢見華即成果；夢見犢子耕，大牛住視；夢見三釜竝煮飯，而兩邊釜飯各跳相入，不墮中央；夢見駱駝兩頭食草；夢見馬母反飲駒乳；夢見金鉢於空中行；夢見野狐尿金鉢中；夢見獼猴坐金床上；夢見賣牛頭栴檀，猶如腐草；夢見水中央濁，四邊清淨。旦集諸群臣廣說上夢，而訪問之：『為是何夢？』眾臣言：『應問相師婆羅門。』即召問之。諸婆羅門作是念：『我等志殺此女，今得之矣！』便語王言：『此夢不吉！或當失國，或以命終。』王又問：『頗有方便免斯災乎？』答言：『有！而是王所愛念，必不能用。』王言：『但說！』相師言：『王某甲象、某甲馬、某甲大臣、某甲大婆羅門，將五百特牛、五百水牛、五百牸犢、五百特犢、五百羖羊、五百犍羊、王女摩梨尼及其五百眷屬，却後七日於四衢道中，殺以祠天，此災可滅。若不作，是禍不可免！』王聞信之，即勅令辦，便呼其女具以事語，聽六日內隨意所願。

「女白王言：『甚不惜死。願第一日，與城中人民，男女大小到迦葉佛所。』王即聽之。於是悉召城內，前後圍繞往到迦葉所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乃至見法得果，受三歸五戒。『願第二日，與王眾臣共往佛所。願第三日，與諸王子共往佛所。願第四日，與諸王女共往佛所。願第五日，與王夫人、婇女共往佛所。願第六日，與王共往佛所。』王悉聽之，皆見法得果，受三歸五戒亦如上說。王得果已，以十一種夢問迦葉佛：『此夢有何報應？』佛言：『此十一夢乃為當來，不為今也！夢見小樹生華者：於當來世有佛，出於百歲人中，名釋迦牟尼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。爾時人年三十便已頭白。夢見華即成果者，爾時二十歲人，便已生兒。夢見犢子耕，大牛住視者：爾時人兒領家事，父母不得自在。夢見三釜竝煮飯，兩邊釜飯各跳相入，不墮中央釜者：爾時富者更相惠施，而貧者不得。夢見駱駝兩頭食草者：爾時王有群臣，既食王祿，復取民物。夢見馬母反飲駒乳者：爾時母嫁女已，反從求食。夢見金鉢於虛空中行者：爾時雨不時節，亦不周普。夢見野狐尿金鉢中者：爾時人民唯富是婚，不擇本姓。夢見獼猴坐金床上者：爾時國王用非法治政，暴虐無道。夢見牛頭栴檀賣與腐草同價者：爾時釋種沙門貪利養故，與白衣說法。夢見水中央濁，四邊清者：爾時佛法中國先滅，邊國反盛。』佛言：『王十一夢所為如此，於大王身無有不祥。』王即於座上勅諸群臣，所欲祠天之物，今悉施以無

畏。『吾從今寧自失命，不故殺生，況殺人乎！不故傷虫蟻，況女及諸人等乎！』」
佛告阿難：「彼迦葉佛般泥洹後，其王為佛起金銀塔，縱廣半由旬，高一由旬；累金銀墼一一相間，今猶在地中。」佛即出塔示諸四眾，迦葉佛全身舍利，儼然如本。
佛因此事取一摶泥，而說偈言：

「雖得閻浮檀，　百千金寶利，
不如一團泥，　為佛起塔廟。」

示已，還復故處。佛便以四摶泥，泥塔沒處；千二百五十比丘亦各上泥四摶。於是諸比丘欲於所泥處，為迦葉佛起塔。佛言：「聽起。」即便共起。是時於閻浮提地上最初起塔。
其後諸比丘欲為阿羅漢諸聲聞、辟支佛起塔。佛言：「聽有四種人應起塔，如來、聖弟子、辟支佛、轉輪聖王。」
諸比丘欲作露塔、屋塔、無壁塔，欲於內作龕像，於外作欄楯，欲作承露盤，欲於塔前作銅、鐵、石、木柱，上作象、師子種種獸形，欲於塔左右種樹。佛皆聽之。
時諸外道亦自作塔，種種供養，眾人見起信樂心。諸比丘作是念：「佛若聽我等種種供養塔者，眾人亦當起信樂心。」佛亦聽之。
諸比丘便自歌舞，以供養塔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白衣歌舞，沙門釋子亦復如是。與我何異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不應自歌舞供養塔，聽使人為之。聽比丘自讚歎佛，華香、幡蓋供養於塔。」
諸比丘乞食時得華不敢受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不堪受供養，又不欲供養塔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。」不知著何處。佛言：「聽作三種囊：花囊、食囊、漉水囊。」
有諸比丘自行採華，從一聚落至一聚落；出聚落外，為賊所剝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諸沙門正似結華鬘師，若華鬘弟子。」佛言：「不聽出聚落外採華。」
諸比丘以縵連花供養，白衣所呵亦如上說。佛言：「不應以縵連，但散用供養。若有萎葉，其外青者，皆聽擿去，手三捼莖華自開好。」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諸比丘養爪令長，生染著心，不樂修梵行，遂有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白衣譏呵：「此諸沙門如受欲人，修飾手爪，無厭離心。」
有一比丘長爪入聚落乞食，一女人見，呼共行欲。比丘言：「我出家人不作此事！」女人言：「若不從我，我當與汝作惡名聲。」便

以爪自攫破衣，傷肉。大喚言：「比丘強牽挽我，我不從之，輒便攫我，破衣傷肉。」眾人來看，有信、有不信。信者言：「此比丘爪長，必作此事。」不信者言：「此女人由來不良，謗比丘耳！」皆共譏呵：「云何比丘畜此長爪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養爪令長，犯者突吉羅！聽畜截爪刀，一頭作挑耳物。」

有諸比丘染爪令赤，諸白衣譏呵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時諸比丘為飾好故作衣。佛言：「不聽為飾好故作衣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一比丘守僧房，送食比丘來遲，緣樹望之，墮樹折脇。佛言：「不聽上樹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諸比丘小小因緣須上樹。佛言：「聽上，不得上過人處。」

有諸比丘欲於高樹頭取枯枝為薪。佛言：「聽緣梯取，不得緣樹。」

復有諸比丘遇水火、惡獸、賊難，欲上樹不敢，遂為所困。佛言：「如此諸難，聽任意上。」

有二比丘共道行，無漉水囊，渴欲飲水，見中有虫，一比丘飲，一比丘不飲而死。飲水比丘往至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言：「彼比丘有慚愧心，乃能守戒而死。從今不聽無漉水囊行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諸比丘欲近處行，無漉水囊，便不敢去。佛言：「聽於半由旬內無漉水囊行。」

復有二比丘共道行，一比丘有漉水囊，一比丘無，不相借，極渴乏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我先不制無漉水囊行，不得過半由旬耶？若是無漉水囊，有衣角可漉水者聽；欲行時，心念用以漉水。亦聽畜漉水筒。」

諸比丘便用金、銀、寶作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聽用銅、鐵、竹、木、瓦、石作之；以十種家施衣，細者漫口，不聽用糞掃衣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時舍利弗患風，有一呵梨勒果，著床脚邊。瞿伽離來，以是上座驅舍利弗。舍利弗即避之，忘呵梨勒。瞿伽離見，語諸比丘：「世尊讚歎舍利弗少欲知足，而今藏積我等所無。」舍利弗聞，作是念：「我今云何以此小事墮譏嫌中？」便取棄之。諸比丘語言：「大德！風患所須，勿棄此藥，可還取之！」答言：「以此小物，乃使同梵行人致此嫌怪。我已棄之，終不復取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舍利弗不但今棄此藥，不肯復取，過去世時亦曾如是。乃往過去時有一黑蛇，螫一犢子，還入穴中。有一呪師，以羖羊呪，呪令出穴，不能令出。呪師便於犢子前燃火呪之，化成火蜂，入蛇穴

中，燒螫黑蛇。蛇不堪痛，然後出穴。羖羊以角抄著呪師前，呪師語言：『汝還舐毒，不爾投此火中！』黑蛇即說偈言：

「『我既吐此毒，　終不還收之；
若有死事至，　畢命不復迴。』

「於是遂不收毒，自投火中。」佛言：「爾時黑蛇者舍利弗是。昔受如此死苦，猶不收毒，況今更取所棄之藥。從今聽諸比丘畜藥。」

六群比丘便多積聚藥，諸白衣譏訶言：「此諸沙門為欲作醫？為欲販賣？自言少欲知足，而無厭已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多畜藥！聽畜種種雜藥，各一阿陀羅。若有長病，聽隨宜更畜。」

有諸比丘無刀，用竹蘆片割衣，衣壞。佛言：「聽畜割截物刀。」

諸比丘便作大刀，賊來得以害比丘。佛言：「不聽作大刀，犯者突吉羅！聽長一指，一邊作刃，以木作柄，除漆樹。」

諸比丘得針不敢受，佛言：「聽受畜之。」諸比丘便多畜。佛言：「不應多畜。聽畜三針，餘者淨施。」

時毘舍離，阿奢耶住處下濕，多蚊虻、蒸熱，諸比丘患之。佛言：「聽畜扇拂。」

諸比丘用馬尾作拂，殺虫。佛言：「不聽用馬尾作拂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諸比丘以鉢盛食著地翻之。佛言：「聽作鉢支，用銅、鐵、牙、角、瓦、石、竹、木，除漆樹；乃至結草著下亦聽。」

有諸比丘鉢熏剝脫，佛言：「應更熏。」

諸比丘與作人食，不量多少，雖多猶瞋。佛言：「聽畜斟斛升合。僧、四方僧，及私亦聽畜；亦應有一儲備。」

諸比丘雇作人，酥、油、蜜、石蜜不稱與，雖多猶瞋。佛言：「聽畜稱亦如上。」

時諸比丘學書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何不懃讀誦？用學書為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學書。」

後諸比丘差會次，不知書記隨忘。佛言：「聽學書，但不聽為好廢業。」

諸比丘欲學呪，呪蜂蛇等諸毒。佛言：「聽學。」

諸比丘畜田、宅、店肆，諸白衣譏呵：「我等有妻子累故，畜田、宅、店肆；諸比丘亦復如是。與我何異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皆不聽畜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諸白衣以田、宅、店肆布施僧，諸比丘不敢受，便復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不堪受供養！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僧受，使淨人知。」
有諸比丘往問訊富蘭那迦葉、末伽離等諸外道師。佛言：「不應問訊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諸比丘學種種卜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不能自淨其見，何能知未然事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諸比丘學迷人呪，佛言：「不聽，犯者偷蘭遮！」
諸比丘學起死人呪，佛言：「不聽，犯者偷蘭遮！」
諸比丘問卜相師，欲自知吉凶。佛言：「不聽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諸比丘讀誦外書，諸白衣見，譏呵言：「此沙門釋子不信樂梵行，捨佛經、戒，讀誦外書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！」
有諸比丘與外道論，不知，羞恥，念言：「佛聽我等讀誦外書者，不致此恥。」佛言：「為伏外道，聽讀外書；但不得隨書生見。」
有諸比丘多畜小小銅鎞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沙門釋子多畜此器，與我何異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多畜小小銅鎞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婆羅門兄弟二人誦闡陀鞞陀書，後於正法出家，聞諸比丘誦經不正，譏呵言：「諸大德！久出家，而不知男、女語，一語、多語，現在、過去、未來語，長、短音，輕、重音，乃作如此誦讀佛經！」比丘聞羞恥。二比丘往至佛所，具以白佛。佛言：「聽隨國音讀誦，但不得違失佛意！不聽以佛語，作外書語，犯者偷蘭遮！」
有諸比丘不繫下衣入聚落，墮地露形，諸女人笑之，羞慚。佛言：「不聽不繫下衣入聚落，犯者突吉羅！聽畜腰繩。」
諸比丘作腰繩太長，繞腰四、五匝。佛言：「不聽長，極可二、三匝。」
諸比丘作腰繩太闊，佛言：「聽廣極至四指，狹不減一指。」
諸比丘以雜色綖作，佛言：「不聽！聽隨用一色。」
有諸比丘著輕衣入聚落，風吹露形，諸女人笑，羞恥。佛言：「聽作衣紐鉤，鉤之。應用銅、鐵、牙、角、竹、木作鉤，除漆樹；乃至作帶帶之。」
諸比丘一向著衣，下易壞。佛言：「聽顛倒著衣，上下皆安鉤紐及帶。」
有諸比丘誦呪時，不噉鹽、不眠床上，稱言：「南無婆伽婆。」生疑：「我將無隨異見，受餘師法耶？」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神呪法爾，但莫隨其見。」

爾時慈地比丘語盧夷力士子言：「陀婆比丘與汝婦通。」盧夷聞已，即問陀婆：「汝實爾不？」陀婆不答。盧夷便言：「陀婆犯欲羞恥，無辭答我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與盧夷力士子作覆鉢白二羯磨，一切不得復入其家。」

應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盧夷力士子虛謗陀婆婬通其婦。僧今與作覆鉢羯磨，一切不得往入其家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盧夷力士子虛謗陀婆婬通其婦。僧今與作覆鉢羯磨，一切不得往入其家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盧夷力士子作覆鉢羯磨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若僧與作覆鉢羯磨，一切四眾皆不得與來往語言。

有諸比丘與諸優婆塞小小諍訟，便與作覆鉢羯磨。佛言：「不應以小小事便與白衣作覆鉢羯磨，若成就八法乃應作之：若優婆塞於諸比丘前毀呰三寶及戒，欲不利諸比丘，與諸比丘作惡名聲，欲奪比丘住處，犯比丘尼。是為八。」

阿難白衣時與盧夷親厚，佛告阿難：「汝往盧夷所語言：『僧已與汝作覆鉢羯磨。』」阿難受教往到其門，守門人白：「阿難在外。」彼言：「令入。」阿難語言：「我今不得復入汝門。」盧夷聞之便疾出問：「汝忽何故不入我門？」答言：「僧已與汝作覆鉢羯磨，一切四眾不得來往，共汝語言。」盧夷言：「若如汝語，便是殺我！」悶絕倒地。阿難言：「汝起！往謝陀婆，僧當與汝解覆鉢羯磨。」盧夷即從地起，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我實不見陀婆與我婦通，慈地語我，信其語耳！」佛言：「汝可辭謝陀婆，僧當與汝解覆鉢羯磨。」受教即往陀婆所，頭面禮足，手捉其脚，白言：「我愚癡故信於人言，誹謗大德。願受我悔過！」陀婆比丘即為受之。盧夷既辭謝已，還到佛所，白言：「我已辭謝陀婆比丘竟。」佛告諸比丘：「聽僧白二羯磨為解之。」

盧夷力士子應至僧中，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一一禮僧足，踡跪合掌，作如是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我盧夷力士子虛謗陀婆與我婦通，僧與我作覆鉢羯磨，不聽一切四眾來往我家。我已辭謝陀婆竟，今正順僧，從僧乞解覆鉢羯磨。願僧慈愍故為我解之！」如是三乞。

應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盧夷力士子虛謗陀婆婬通其婦，僧與作覆鉢羯磨，不聽一切四眾來往共語。某已辭謝陀婆，從僧乞解覆鉢羯磨，僧今與解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盧夷力士子虛謗陀婆，乃至僧今與解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與盧夷力士子解覆鉢羯磨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有諸優婆塞以小小瞋嫌比丘，便不復敬信。佛言：「優婆塞不應以小小事，不敬信比丘！若比丘成就八法，然後不應敬信：毀訾三寶

及戒；欲不利諸優婆塞；與優婆塞作惡名聲；欲奪優婆塞住處；以非法為正，欺優婆塞。是為八。」
「若優婆塞瞋比丘，比丘不應往其家；若聚落皆瞋比丘，比丘不應往此聚落。」◎
◎時跋難陀捉蓋，著革屣，絡囊盛鉢掛杖擔行。有優婆塞共一外道弟子在後，遙見謂是外道，語外道弟子言：「看汝師在路行無有威儀。」外道弟子言：「汝等見無威儀者，皆謂是外道；而今此人實是釋子。」二人共諍，遂便共賭。逐及問之，果是釋子。優婆塞既輸所賭，又大慚愧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作此儀法在道路行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在路行，為塔得蓋繖，不敢受。諸居士譏呵言：「此沙門釋子不欲供養塔！」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受！但不得如外道威儀持行。」
有諸老病比丘須拄杖絡囊盛鉢乞食。佛言：「聽從僧乞。」
彼比丘應至僧中乞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老病，今從僧乞聽拄杖絡囊盛鉢乞食。願僧聽之！」如是三乞。
僧應籌量應與不應與，若實不老病，不應與；若實老病，應白二羯磨與之。
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老病，今從僧乞聽拄杖絡囊盛鉢乞食，僧今聽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老病，乃至僧今聽之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聽某甲比丘老病拄杖絡囊盛鉢乞食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有諸比丘欲畜杖、絡囊。佛言：「應作僧所羯磨人有，而畜杖、絡囊；若有親里比丘尼，亦聽作彼有而畜。」
有諸比丘觸雨乞食，壞衣色。佛言：「聽捉蓋至門放地，乞食得已，還捉持去。」
有諸比丘持蓋乞食還，著溫室、講堂、食處，餘霤濕地成泥。佛言：「聽作屋安之，勿令相妨。」
有諸比丘欲私作蓋，佛言：「聽作！方圓隨意，木作頭子，除漆樹；若葉、若草作覆，亦聽十種衣一一衣覆之。僧、四方僧及私皆聽畜，亦聽長一以為備豫。」
有一比丘患眼，佛言：「聽著眼藥、灌鼻，以油酥摩頂上，以鹽酥摩脚下。」
諸比丘不知用何物作灌鼻筒。佛言：「除漆樹，餘竹、木、銅、鐵、牙、角作之。」
有一比丘名瞿夷，食後輒呵。諸比丘見，疑犯非時食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諸比丘！此比丘前五百世常生牛中，餘報生人間，凡有所

食，非呵不消。從今如此等比，非時呵無犯。」
有諸比丘或依止僧住、或依止四方僧住、或依止塔住，無人教誡，愚癡無知，不能學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依止僧、四方僧及塔住，犯者皆突吉羅！聽依止上座，及如法比丘能教誡者。」
時諸比丘同覆眠，更相觸身，生染著心，不樂修梵行。佛言：「不聽同覆眠，犯者突吉羅！若無衣覆者，聽異襯身衣，上得同覆。若住處迮，不相識，聽同床坐，皆不得眠；若眠，突吉羅。」
有一阿練若處野火欲至。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汝往滅之！」受教往滅，不能令滅，還白佛。佛言：「可以我名語火神言：『世尊欲令汝滅。』」受教往語，火即滅。還白佛，佛言：「此火神不但今世聞我名，火便滅。過去世時，海中有洲，於七歲中常為火所燒。彼洲上叢草中，有雉生一鶵，父母見火欲至，便捨而去。其鶵於後，張舒翅脚示火神，說偈言：

「『有脚未能行，　有翅未能飛，
父母見捨去，　唯願活我命！』

「火神即以偈答：

「『卵生非所求，　而今從吾乞，
我今當施汝，　四面各一尋。』」

佛言：「爾時雉鶵者，則我身是；火神者，今火神是。昔已為我滅火，今復為我滅之。若野火來時，應打揵搥，若唱令僧同集，使淨人刈左右草，以火逆燒，水土澆坋，濕衣撲滅。」
有諸住處，塔中幡蓋盈長，棄於庭中，縱橫踐蹋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諸沙門不惜他物，毀敗供養。非沙門法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除佛、辟支佛塔，餘塔長物，聽作四方僧用。若此塔後須，取四方僧物還之。」
時諸比丘噉生、熟蒜，前食後食，無時不噉，亦空噉之，房舍臭處。諸白衣入房聞臭，譏呵言：「此諸沙門住處蒜臭，猶如庖厨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無因緣噉蒜！若有因緣噉時，不得在諸比丘上風行、立。」
有一比丘以小因緣噉蒜，如來說法不敢往聽。佛問：「何故不來聽法？」答言：「世尊不聽噉蒜在諸比丘上風行、立，是以不敢。」佛種種呵責彼比丘：「汝愚癡人，所作非法！貪食臭穢，失於無量法味之利！」呵已告諸比丘：「從今不聽以小因緣噉蒜，犯者突吉羅！噉蒜比丘應正順諸比丘。正順者：七日不得入溫室、講堂、食

堂、浴室、廁上、他房、聚落、塔邊過。七日後，臥具應抖擻者，抖擻；應浣者，浣；應曬者，曬；應香熏者，香熏。灑掃房中，遍泥其內。自浣衣服，洗浴身體，然後入。」
時諸比丘畜大銅鋺，諸白衣見，問言：「此是誰器？」有人答言：「是諸比丘許。」便譏呵言：「此沙門如王大臣！何用畜此大銅鋺為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從今不聽畜大銅鋺！若畜一升以上，突吉羅。」
時諸比丘處處小便，臭處不淨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沙門釋子無有威儀法！小便無有常處，臭處不淨。」
有一比丘在不應小便處小便，鬼神捉其男根，牽至屏處，語言：「大德！應在此處小便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漫小便，應屏處作處所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客比丘不知小便處，佛言：「聽問舊比丘。」
有諸老病比丘不能至小便處，佛言：「聽畜小便器。」
諸比丘便內小便器，著房中臭處。佛言：「不應著房中。」
諸比丘既著房外，惡虫入中。佛言：「若須內房中，應密塞口；若著房外，與水滿中。」
有諸比丘處處大便，諸白衣譏呵如上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聽屏處掘地作廁屋，覆上，作上下道，及欄格，廁滿應除去。若生虫，應作坑安之；若未生虫，持麴末著廁坌中，虫則不生。」
有諸比丘不嚼楊枝，口臭、食不消。有諸比丘與上座共語，惡其口臭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應嚼楊枝！嚼楊枝有五功德：消食、除冷熱、唾唾善能別味、口不臭、眼明。」
有諸比丘趣嚼木，佛言：「有五種木不應嚼：漆樹、毒樹、舍夷樹、摩頭樹、菩提樹，餘皆聽嚼。」
時諸比丘欲莊嚴自恣處，佛言：「聽莊嚴至自恣日竟。」
夜說法經唄，不知誰應作。佛言：「應差能者。」
諸比丘以小病辭，不肯說法經唄。佛言：「不應以小病辭說法經唄。」
有住處諸惡獸來入，佛言：「聽打鼓、打木、大喚作聲及燃火。」
有住處毒虫來入，佛言：「應取遠棄。」
諸比丘手捉螫手，佛言：「聽以物挾著瓶中持去。」
有住處不閉戶，失衣鉢。佛言：「應作關鑰，令人不知開。」
舍利弗患風，波斯匿王語言：「應以乾蝦蟇薰鼻。」不敢用。佛言：「聽用。」
有比丘欲染衣，佛言：「聽用根、莖、華、葉、皮染。」
有比丘欲染欽婆羅，佛言：「聽用尸尸婆樹、佉他羅樹、胡桃樹染。」

諸比丘便染作純黑色，佛言：「不應作純黑色衣。」
難陀有三十二相，雖不及佛，諸比丘遙見謂是世尊，恒為之起。難陀慚愧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難陀作衣與佛衣異相。」
有諸比丘受阿練若十二頭陀法不捨，在人間住、受請，乃至受屋舍等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一一皆突吉羅！聽近聚落，乃至一拘盧賒；若不能，皆應捨。」
有諸比丘祀祠鬼神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不得為鬼神及外道師作塔亦如是。
有諸比丘既作鬼神塔，鬼神依之。後壞，鬼神瞋。佛言：「已作不聽壞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大小便鬼神塔中，或左繞而去，鬼神瞋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若路從左邊去，聽隨路行。」
有諸比丘剋木作男女像、鳥獸形；又作種種戲具，與白衣小兒。佛言：「不應作、與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比丘自歌舞，教人歌舞；自作樂，教人作樂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◎
五分律卷第二十六

五分律卷第二十七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◎第五分之四威儀法

佛在舍衛城。爾時有一婆羅門出家，好淨過常，自惡大小便，用利廁草割傷其肉，血污衣服及僧臥具。諸比丘種種呵責：「汝尚自惡大小便，云何能看諸比丘病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聽用廁草。」

時諸比丘裸形上廁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比丘正似尼犍子！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裸形上廁！裸形上廁，突吉羅。」

有阿練若處比丘去廁遠，急大便，不能忍至廁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良不能忍，聽未至廁，四向顧望，無人便起。」

有比丘先在廁中，後有比丘不繫念上廁，不彈指、不[口*磬]欬，逕入突之；先比丘羞慚恨責，後比丘悔謝；又上廁比丘雖彈指，而廁中比丘不作聲，亦入致恨。俱以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散亂心上廁！散亂心上廁，突吉羅。今為諸比丘制上廁等初應學法，是中比丘應盡形壽學；若不學，突吉羅！」

「若比丘上廁時應一心，看前後左右，至廁前[口*磬]欬、彈指，令廁中人、非人知；廁中人亦應彈指、[口*磬]欬。既入廁，復應看前後左右，仰視屋間，無蛇、蚖、毒虫不？不應以衣突戶兩邊，好收斂之。一心安足，勿令前却以污廁上；若先有污及己所污，皆應治事，須洗洗之，須拭拭之，須除草穢除之，然後出去。徐下護衣，勿使污穢。往小便處及洗大小便處，亦應如是。

「若用水時，應先看水有虫、無虫。不得多用水，然要使周事。以器捲水，極令安徐；不得使器相撐，以致破損。用水若盡，應更取使滿。若有急事，要應取令得一人用，覆頭而去。」

有諸比丘於廁邊坐禪、眠臥、染縫衣服、受經、經行，妨諸比丘上廁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
有諸比丘住處狹小，不得避廁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住處狹小，聽以衣物遮之，令不相妨。」

有諸比丘於廁上嚼楊枝，諸比丘惡賤，又妨諸比丘上廁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
有諸比丘廁邊嚼楊枝，佛言：「亦不應爾！」

有諸比丘嚼楊枝竟，插著廁壁鉤，壞諸比丘衣，或傷其肉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
諸比丘嚼楊枝竟，著樹根下，樹神瞋恨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
有諸比丘大便竟，無物雪拭，污身衣服。佛言：「聽用廁草。」
諸比丘便用竹片、蘆片，傷壞其肉。佛言：「不應用利物作廁草，應削去楞；除漆樹，餘木盡聽用。」
諸比丘作廁草太長、或太短、或麁、或細。佛言：「應使得中。」
諸比丘用廁草竟，著廁孔中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諸比丘散亂擲廁草著地，佛言：「聽作器盛。若滿，見者應除著坑中，若教火燒。」
諸比丘洗大小便，污手。佛言：「聽用灰土、牛屎淨洗。」
諸比丘洗大小便竟，以手揩壁洗之，壞諸牆壁。佛言：「不應揩壁，應以塼石揩洗。」
諸比丘用灰土、牛屎著地污穢。佛言：「應以器盛。」
有諸比丘作楊枝太長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極長聽一搩手。」
有一比丘嚼短楊枝，見佛恭敬，便吞咽之，佛威神令得無患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極短聽長竝五指，亦不應太麁、太細。」
諸比丘不住一處嚼楊枝，處處污地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有阿練若處比丘住一處嚼楊枝，路遠妨乞食，又失僧得施。佛言：「阿練若處比丘聽一心行嚼楊枝。」
有諸比丘臨井嚼楊枝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有諸比丘用楊枝竟不洗，虫食而死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用竟淨洗乃棄。」
有諸比丘乏楊枝，佛言：「聽截去已用處，餘更畜用。」
有一比丘以盛革屣囊盛楊枝，革屣糞污之。佛言：「應更以餘物盛。」
有諸比丘於溫室、講堂、食堂、作食處，和尚、阿闍梨、上座前嚼楊枝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有諸比丘病，和尚、阿闍梨、上座看之，不敢於前嚼楊枝。佛言：「病時聽！」
諸比丘白衣前嚼楊枝，白衣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唯勤治齒。」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諸比丘便不敢於一切白衣前嚼楊枝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若貴白衣不應於前嚼。」
有諸比丘於外道前嚼楊枝，亦如上呵責。佛言：「亦不應爾！」
諸比丘便不敢於一切外道前嚼楊枝，彼便復言：「沙門釋子恭敬我等，不敢於我前嚼楊枝。」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若能於佛法作損益者，不應於前嚼。」
佛言：「我為諸比丘制上廁等初學法，應盡形壽持。」
時有一乞食比丘，不繫念在前，入他家不憶出處，更從餘處出，見一女人在屋中露形仰臥；見已恐怖，疾疾走出。彼家主還，見比丘

恐怖疾出，作是念：「此比丘於我家內必有事釁！」即看家中，見婦露形仰臥，便謂已通其婦，急追比丘，語言：「小住！汝於我家作如是如是事。」比丘答言：「汝莫作是語！我比丘法不作是惡。」彼人不信，打之幾死，奪衣鉢而放。彼比丘既還僧房，具向諸比丘說。諸比丘種種呵責：「汝云何不繫念在前，入他家不憶出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今為乞食比丘制初學法，應盡形壽學；若不學，突吉羅！」

乞食比丘應一心早起，下床著革屣，取內衣著，抖擻去塵；腰繩亦如是。齊整著下衣，從脚跟下，上量一揆手，左掩其上，兩邊兩襵，當後兩襵，應抽繫繩。徐取行路革屣，不應錯著。一心取僧伽梨及鉢。洗鉢時，應互跪，不得立；若洗鐵鉢，聽離地一尺；蘇摩鉢，離地四指；瓦鉢二者之中。洗竟，不應著危嶮處，亦不應著上有物墮處；不得不拭，著日中曝。應可飲水著蔭中，應洗鉢水著日中。

若出去時，應一心。若須閉門戶，下鉢著兩脚間，然後閉之，鉤鑰應藏，勿令人見。去聚落不遠，其地平正，有好軟草，以鉢著上已，抖擻僧伽梨及中下衣，齊整著之。左手攝衣，右手擎鉢，低頭視前而去，應善取街巷相，善分別他門閤相。至門閤時，應彈指、[口*磬]欬、叩使作聲，若內有人、非人令知。若入門已，應籌量應於何處立，若有人言：「大德來入！」便一心入。若人與食，不應臨食上受；若女人授食，不應共語、不應諦視、不應取好惡相。若一家足者善；若不足，復至餘家，足然後止。得食已，出聚落離人遠，應下鉢著地，脫僧伽梨抖擻去塵，若有泥污，應淨除拭，還攝著肩上。歸到住處，開門入，以衣鉢著常著處，抖擻革屣，揩拭令淨；然後一心洗脚，拭使燥，還著革屣向房。開房戶入，舉衣鉢著本處。若欲以油塗脚，聽塗脚底。淨掃食處，敷坐具，取淨水，辦拭手脚巾。若住處先有生熟菜、苦酒、鹽、醬，應豫受著一處。洗盛長食器，量食有長，應先減著中。若見上座持食後還，應起迎，為捉衣鉢著上座本處，語言：「衣鉢在此！」為脫革屣，有土者著戶外。時至，打揵稚、若唱令集坐。集坐已，先遍行盛長食器，若有長者應減著中，若有少者應就取足；然後行菜醬。若當食時，有比丘後來，應授水與彼，若授水與長食食器中食；若不受水，彼則已食。眾食已，應收坐具，掃地，除糞遠棄，淨洗盛長食器，覆著本處，舉水瓶。

先到和尚、阿闍梨房中，應有所作作之，然後還房若讀誦、若坐禪、若經行，以清淨心除諸蓋纏；和尚、阿闍梨亦不得以小小事留弟子。若和尚、阿闍梨當為四眾說法，弟子應掃除說法處，敷坐

具，具水瓶，拭手脚巾。若有非時漿，應淨漉著一處。說法竟，還舉坐具諸物。
若和尚、阿闍梨須洗浴者，應辦浴具。若須冷，取冷；須煖，為煖。師既入浴室，應白：「須己入不？」若須便入；若入，應在背後。師出，應扶侍；須還房而不能去者，應背負，若衣舉。須非時漿，應與。若令呼某甲比丘，應為呼。若須燈，應然燈，若無燈。授飲時，應白言：「飲在此，已淨漉竟。」夜應問師：「須在此宿不？」若言須，則住；若言不須，應還房，如上行道。清旦，應往問訊：「得安眠不？」應為求前食後食，粥怛鉢那。若僧中有，應為請分。若有次請處，亦應請分。
若師欲入聚落應問，須著輕重衣授與之。師若言：「汝隨我去。」應隨去。至他家若不得入門，不應恨；若入門不得坐，亦不應恨，應立師背後；若檀越與食，應受，若不得亦不應恨；師有殘食與取噉，亦不應恨。若在白衣家說法，不應亂語；若師出鄙拙之言，應令覺知。師歸，從歸如上行道。
是為阿練若比丘乞食初學法，應盡形壽持。
時眾多比丘於一住處夏安居，既結坐已，無人勸佐作前食後食，及粥怛鉢那。諸比丘安居中極乏食，自恣竟便去。去後，舊住比丘向諸居士，說言：「汝等應生欣慶心，有如是如是好比丘住此安居！」諸居士言：「若爾！我等不善與。汝等共作知識，云何有如是如是好比丘來而不語我？我常遠請，困不能得；而今自來，不得供養！」
時六群比丘至他住處，語舊住比丘言：「與我開房戶，敷臥具！」即安處之。六群比丘中一比丘先入，不繫念在前，蛇從上墮螫殺；餘比丘啼哭懊惱。諸長老比丘疾出問之，以事而答。諸長老比丘呵責言：「云何不繫念在前，入於空房？」諸比丘以上事具白佛，佛言：「今為客舊比丘制初學法，應盡形壽學；若不學，突吉羅！」
若舊住比丘，聞上座客比丘遊行人間，當來至此，應修飾房舍，抖擻床蓆，曬臥具，掃除房內，鏟治房前，取淨水覆著一處，辦拭手脚巾。若聞來至，應出門迎，令下座比丘為捉衣鉢。既入已，為敷座，給洗脚水，為洗脚，授拭手脚巾及革屣巾。若客上座衣物、眷屬多，應與二房。應問：「襯身衣何似？」隨上中下衣與所宜臥具。客比丘若病，應與近廁房。若須浴，為辦浴具。若須非時漿，亦應與。應竟夜為集說法。明旦，為辦前食後食，及粥怛鉢那。請留夏安居，勸化一切，令設供養。
彼客比丘欲至僧坊，若先反抄衣，應下之。若先扠腰，不應復扠。若先戴衣，應下著肩上。脫革屣，抖擻拭令淨，以草葉裹持入。入已，應一處坐，小息。應問舊比丘：「何者是上座房？」知處已，

應往禮拜問訊，共語。若日早，應禮塔。禮塔已，次第禮諸上座；然後洗手脚。洗手脚已應問：「此住處誰是分僧臥具人？」知已往問：「我若干歲，有房分不？」若言有，便言：「與我。」若與，復應問：「此房先有人住不？」若言無，應到房戶前，先以瓦石擲房中聽聲。若有聲，不應入；若無聲，便開戶避之戶前，若無物出，然後入，小待眼明遍看房中，以杖按床上，視床下地，無毒虫不？徐徐開窓。若日早，應出臥具，抖擻曬。若先無臥具，應至分臥具比丘邊索。若得取敷，復應問：「彼房初夜，何所畏？中夜、後夜，復何所畏？」若言：「初夜畏阿練若賊。」應問：「我當作何計？」若答：「應作如是自防。」應受用之。中夜、後夜亦如是。復應問：「此房有食無？」「此聚落作食為早、晚？」「何處巷，僧與作學家羯磨？」「何處巷，僧與作覆鉢羯磨？」「何處巷，有惡狗？」「何處巷，有婬女、年長童女，及寡婦？」「此中何處布薩？何時布薩？何處是歠粥處？何處是食處？」其中若有僧事，皆應疾赴，不得稽留。

是為客舊比丘初學法，應盡形壽持。

佛在王舍城。

爾時有眾多居士請僧食，或有諸比丘方著衣欲往食者，或有已還脫衣者，或有持鉢欲往者，或有已還洗鉢者，或有始出僧坊者，或有已還始入者，或有始食竟者，或有始欲食者。諸居士譏呵言：「餘外道尚知俱就請、俱時食；而沙門釋子反無法則！我等不知誰已食，誰未食。」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今為上座諸比丘制食時初學法，應盡形壽學；若不學，突吉羅！」

若有白衣請僧，彼白衣家常出入比丘，應為白上座。上座應令遍語諸比丘：「今受某甲檀越請。」皆當齊集，整持威儀；並遣主人出入比丘，先語令知至。若日早食未辦，上座須至餘處，聽將一比丘去；要當速還，不得稽於集時。入請家門，皆應繫念在前，知次座處，留未至者處。

有繩床未有繩，以衣覆上，比丘不知，坐時反倒，露形羞慚。佛言：「若欲坐時，先以手按，然後坐。」

有諸比丘坐繩床上敷，急裂破。佛言：「應先舉敷令寬，然後坐。」

若檀越行水時，應問：「有承水器不？」若有，不應令水墮地；若無，不應令水聚一處成泥。

若得根、莖、葉、果不知噉者，應待左右人食，然後噉之。

有比丘下食未遍便食，白衣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不待等，得食便食，甚於小兒！」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要須等得，然後聽食。」

有處僧多，上座不知等得食時。佛言：「應高聲唱僧跋。」

諸比丘食竟，默然而去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諸餘外道食人食竟，皆呪願而去。沙門釋子默然無言，施主不知悅意以不？」佛言：「上座應呪願已去。」
諸比丘去，不待上座。佛言：「聽上座八人相待，餘人隨意。」
有一住處舍利弗最上座，羅睺羅最下座。受請主人以酥羹與上座，油羹與次座，澤枯羹與下座。羅睺羅食後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問羅睺羅：「汝今日何所食？」
羅睺羅即說偈答：

「食油者有力，　食酥者有色。
若食澤枯羹，　無力況有色！」

白佛言：「今日用澤枯羹食。」
舍利弗食後往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却坐一面。佛問舍利弗：「汝今日何所食？」答言：「用酥羹食。」佛呵言：「汝今日不善食！云何，比丘！上座酥食，中座油食，下座澤枯食？」舍利弗默然不答，便於屏處吐食使盡。佛言：「從今若受請時，上座應語主人言：『一切與，平等與。』」
若檀越送食來，上座應語下座比丘，令掃除食處，敷座，取淨水，出盛長食器。凡是所須，皆應供辦。時至應唱，若打揵稚，令齊集受食。若主人辦食遲，應催令速，勿使失時。
是為上座食時初學法，應盡形壽持。
時有阿練若處比丘，為人懶墮，不取飲水，不取洗手脚水，不取廁邊水。時有眾多阿練若賊往求飲水，答言：「無。」復求洗手脚水、廁邊水，答：「亦復無。」便語比丘言：「汝等沙門釋子常具三種水，今何故無？」答言：「我不取，是故無。」賊復言：「今但與我水，後不復來！」答亦如初。復問：「何故無水？」答言：「為人懶墮，故不畜水。」賊便奪其衣鉢，打之幾死而去。
復有阿練若處比丘不別星宿，諸賊寄宿語比丘言：「我等小眠，欲曉語我。」賊小眠已，問比丘早晚。比丘言：「尚早！」如是三問，夜已際曉，猶故言早。逐賊人至，捉賊將去。賊便瞋言：「比丘若語我早晚，睡不至曉。今被此捉，便是比丘！」諸比丘具以白佛，佛言：「今為阿練若處比丘制初學法，應盡形壽學；若不學，突吉羅！」
若阿練若處比丘，應善知四方相，應善知機宜，應善別星宿知時節早晚，應記月、半月日數，亦應記歲月日數。
以何利故，應知四方相？若知賊來處，方得以避之。

以何利故，應善知機宜？若賊來時，應作是思惟：「為宜避走？為宜起迎？為宜說法？為宜供？」當知機宜已，隨而為之。
以何利故，應善知星宿？應知初夜星相、中夜星相、後夜星相，得以自知今是眠時，今是行道時；若有賊問，得語早晚；若賊將去放還，觀星得知歸路。
以何利故，應善知月、半月日數？以此，知布薩日至，往聚落中求悔過，清淨布薩。
以何利故，應善知歲月日數？若至春時，知若干日過，應結夏安居；安居中，過若干日；自恣時至，應往聚落中求悔過，清淨自恣。
若阿練若處比丘，應在平正處，若樹下作洗脚處，安洗脚物，畜洗脚水，在常坐處坐。若有人來，應歡喜問訊。若賊索水，應脫革屣，淨洗手，擎水與之；若問水冷暖，隨宜答之。若優婆塞索水，亦應如是。若外道來索水，有能與佛法作損益者，亦如上；若無能為，便應著革屣，兩手擎水與之，勿使彼言：「比丘恭敬我。」
時有一比丘於聚落中乞食還，不覆鉢上，鵄尿墮鉢中，比丘不覺食，得乾痟病。
復有一比丘亦從聚落中乞食還，不覆鉢上，拘樓荼鳥銜蛇飛當鉢上，失蛇墮鉢中。比丘雖去上飯，食下飯即死。諸比丘具以白佛。佛言：「若欲於聚落中食，聽住食。若欲持還，應覆鉢上。」
有諸老病比丘乞食，擎鉢還，手寄。佛言：「聽作絡囊盛鉢，掛掖。」
有諸比丘掛鉢掖下，汗流污之。佛言：「聽以手巾襆持歸。」
時有一比丘乞食還，阿練若處賊逐後，作是念：「若此比丘乃至不與我一摶食，我當殺之！」既至所住，遙見彼賊來，便請令食。賊食已，作是言：「希有，汝今大得功德！自施命，復施我命。」便自說上念。彼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比丘持食至阿練若處，若有人來應與食。若無人來，應小待；待久未有人來者，比丘飢應先食半；復未有人來，應更食半；最後應留一摶。」
有諸阿練若處比丘食竟食盡，賊來從比丘乞食，無食與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阿練若處比丘畜食。若食難得，聚落比丘應與；若無淨人，聽自持還，淨、不淨地隨意安之。」
有諸比丘自持食還阿練若處，著不淨地，賊不來乞，不知云何。佛言：「應與作人、若守園人、若沙彌。」
「若有阿練若處比丘須瓶、盆器物，聚落比丘應與。若須臥具，亦應與。」
所行道中有樹，若草，妨比丘行，或鉤壞衣。佛言：「聽編草披著道外，若以物遮之。聽反繫樹枝著樹。」編繫草木時，枝折，葉

落。佛言：「不故，不犯。」
有阿練若處比丘晨朝來出，露濕衣壞色。佛言：「聽高著，亦聽以杖撲去露。近聚落，應還如法著衣，撲露杖藏著一處，還時取歸。」
有阿練若處比丘，須土作泥。佛言：「若無淨人，聽取崩岸土；若無崩岸土，聽水澆地挫草布上，蹋使成泥取用。」
有阿練若處比丘，行時不舉僧繩床、木床、臥具，爛壞、火燒。佛言：「應舉著一處，鑰戶，藏戶鉤著無雨處，記之而去；若餘比丘往，應語所藏處。」
時諸比丘作衣不舒張，裁便截之，或長、或短、或偏邪，不得成衣；更索不能得。
又有諸比丘常著一衣，住處亦著，入聚落亦著。
又有諸比丘以三衣裹果、蔬、草、木、葉、牛屎。
有諸比丘用食鉢除糞掃、盛殘食、盛過中飲、盛香及藥，或不洗舉、或著日中、或著地、或著危嶮處。諸比丘皆以白佛，佛言：「今為諸比丘制衣鉢初學法，應盡形壽學；若不學，突吉羅！」
若比丘得新衣，應先浣，舒張度量，然後裁截。截已應縫，縫已應染，顛倒曬燥。染已敷地，若欲懸，上下安紐。若僧伽梨，應如僧伽梨法畜，不得以裹諸物；優多羅僧、安陀會，諸受持衣亦皆如是，應謹護如身薄皮。持鉢應如鉢法，不得如上遇之，謹護應如眼。
五分律卷第二十七

五分律卷第二十八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五分之五遮布薩法

佛在瞻婆國恒水邊。爾時世尊十五日布薩時，與比丘眾前後圍遶，於露地坐，遍觀眾僧默然而住。初夜過已，阿難從坐起，前禮佛足，踡跪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初夜已過，眾坐已久。願為諸比丘說戒！」世尊默然，阿難還坐。中夜過已，復如是白，佛亦默然。後夜復白言：「明相欲出，眾坐已久。願為諸比丘說戒！」佛語阿難：「眾不清淨，如來不為說戒。」

時目連作是念：「今此眾中誰不清淨，乃使世尊作如是語？」便遍觀察，見一比丘近佛邊坐，非比丘，自言比丘；非沙門，自言沙門；不修梵行，自言修梵行；成就惡法，覆藏其罪，不捨邪見。即從坐起，往到其前，語言：「如來已見汝！汝出去，滅去，莫此中住！」便牽臂出著門外，還坐本處。佛語目連：「怪哉，目連！未曾有也！此愚癡人，不自知罪，乃使他人牽其臂出。」於是阿難復從坐起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眾已清淨。願為諸比丘說戒！」佛告阿難：「從今汝等自共說戒，吾不復得為比丘說。所以者何？若眾不清淨，如來為說，彼犯戒人，頭破七分。」又告阿難：「大海有八未曾有，阿修羅樂居其中。何謂八？大海漸漸深；潮不過限；不宿死屍；百川來會，無復異稱；萬流悉歸，而無增減；出真珠、摩尼、珊瑚、琉璃、珂玉、金銀、頗梨諸寶；大身眾生皆住其中；同一醎味。是為八。我此正法亦復如是，有八未曾有，諸比丘皆共樂之。何謂八？漸漸制、漸漸教、漸漸學；我諸弟子於所制戒，終不敢越；有犯必黜，不宿容之；雜類出家，皆捨本姓，稱釋子沙門；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出家多得無餘泥洹，而無增減；有種種法寶，所謂四念處，乃至八聖道分諸助道法；有諸大人，阿羅漢、向阿羅漢，乃至須陀洹、向須陀洹住正法中；若有入者，同一解脫味。是為八。」

時六群比丘犯罪不悔，而布薩，有比丘亦效之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諸比丘猶故犯罪不悔布薩，佛言：「應住其布薩。」

有諸比丘或未布薩便住，或已布薩竟乃住，如是等諸住布薩，皆如住自恣中說。

五分律第五分之六別住法

時諸別住比丘，度沙彌與受具足戒、作依止師、畜沙彌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受他善比丘恭敬，使令擔衣鉢、革屣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見如法比丘來便避藏，恐知己別住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請僧食，還私房食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在大比丘下行食。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在如法比丘前行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欲往白衣家，共如法比丘行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或更犯本罪、或更犯餘惡罪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於如法比丘前不披衣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常著三衣作，泥污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共如法比丘一床坐，或自坐好床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與如法比丘並經行，或自在勝經行處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受僧差說戒、經唄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作諸羯磨，呵責羯磨、驅出羯磨、依止羯磨、舉罪羯磨、下意羯磨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與如法比丘共語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欲為四眾說法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不憶別住日數，月、半月、一歲。佛言：「應知。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於如法比丘前反抄衣、扠腰、著革屣、覆頭、通肩覆、或坐、或臥。佛言：「皆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不順別住比丘法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不白客來比丘，不白去比丘。佛言：「應白。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日日白僧。佛言：「應布薩時白；若行摩那埵，應日日白。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欲遠行，白佛。佛言：「應捨竟去。應作如是捨。」
向一如法比丘言：「大德聽！我今捨別住法，後更行之。」如是三說。
若不捨而去，於路上見比丘，便應自說別住。
諸別住比丘於路上便廣說別住，諸白衣見言：「此比丘有何罪而悔過？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路上不應廣說，但言：『大德！我某甲比丘行別住法，已若干日，餘若干日。大德憶持！』」

彼比丘捨別住到餘處，應求彼僧更行別住。彼僧應聽行別住法；若不聽，突吉羅。
復有別住比丘，受別住法已，往無比丘處住，於別住中更犯惡罪。佛言：「別住比丘不得獨住一處，不應更犯惡罪，犯者皆突吉羅！」
復有諸別住比丘，受別住已，往不如法比丘處住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彼若有一如法比丘聽住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與如法比丘同屋住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」
復有別住比丘，與如法比丘同浴室浴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聽擔樵內浴室中，洗浴室掃除之，具灰土、澡豆，敷床座，與諸比丘脫衣、革屣，為油摩身體，隨彼受者作之。」
復有同別住比丘，共浴室浴。佛言：「聽！但次第供給所須。」
別住比丘有三最下：最在大比丘下行、與最下臥具、最下房舍。
別住比丘有三事隨本次：僧得施物時、自恣時、行鉢時。
別住比丘有八事，失別住法：往他處不白；外來比丘不白；自出不白；他出不白；獨住一處；於別住中，更犯惡罪；與如法比丘同屋宿；不捨別住遠行，路上見比丘不白。
行摩那埵亦以八事失：除獨住一處，於不滿二十僧中行之，餘七如上。

五分律第五分之七調伏法

爾時長老優波離問佛：「世尊！須提那迦蘭陀子，是犯波羅夷不？」佛言：「初作皆不犯。」
又問：「阿練若處比丘是犯不？」佛言：「犯！」
有一比丘狂病行婬，狂差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狂者皆不犯，散亂心、病壞心，亦如是。」
孫陀羅難陀跋耆子不捨戒，行婬法，後疑問佛。佛言：「犯！」
有一比丘共二根女人行婬，有一比丘共二道合女人行婬，有一比丘共黃門行婬，有一比丘共男子行婬，有一比丘共小兒行婬，後皆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皆犯！」
有一比丘共小女行婬，女即死；疑犯二波羅夷，問佛。佛言：「婬犯波羅夷，女死犯偷羅遮。」
有一比丘作木女像行婬，後疑問佛。佛言：「出不淨，僧伽婆尸沙；不出，偷羅遮。」泥畫女像，亦如是。
有一比丘共象行婬，後疑問佛。佛言：「犯！」一切畜生，亦如是。

時王舍城有一愚信優婆夷，作是見：「以婬欲施，是第一施。」便請諸比丘施之，諸比丘言：「姊妹！不應爾，是佛所制！」女人復言：「臥行是犯，立行不名犯。」比丘即從其語。後疑問佛，佛言：「犯！」坐行，婬女背；女動，比丘不動，亦如是。

時舍衛城有愚信優婆夷名善輕，作是見：「以婬欲法施，是第一施。」便請諸比丘施之，諸比丘言：「姊妹！不應爾，是佛所制！」女人復言：「三處是犯，岐股、臍中，一切諸處不名犯。」比丘即從其語。後疑問佛，佛言：「出不淨，皆僧伽婆尸沙；不出，皆偷羅遮。」

時阿練若處，有比丘露地熟眠，有女人見，於上行婬。比丘覺，見不淨污身，復見女人從其間去，生疑問佛。佛問：「汝受樂不？」答言：「不受。」佛言：「不犯；露地熟眠，突吉羅。」開房戶眠，亦如是。

復有比丘露地熟眠，女人於上行婬。比丘覺，出時受樂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犯！」

毘舍離有一阿羅漢比丘，得風病，舉體強直。看病人舉著露地，入聚落為乞食。有女人來，於上行婬。行婬已，比丘男根強直如故。諸女人言：「此是雄士。」即以香塗，華鬘結頭，作禮而去。看病人還，見不淨污其身體，作是念：「此比丘不修梵行，破於淨戒，我當住其布薩！」又念：「世尊不聽住病比丘布薩，當待其差。」彼病差已，便住其布薩，語言：「汝先病時破戒！」答言：「我爾時病，身體強直，不能自攝，非為破戒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是比丘已得阿羅漢，風病強直，不能自攝；不受樂故，不犯。看病比丘置露地而去，犯突吉羅。」

時有比丘以男根刺比丘口中，後俱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若刺者戲，偷羅遮；受者非戲，波羅夷。若受者戲，偷羅遮；刺者非戲，波羅夷。若俱戲，俱偷羅遮；若俱非戲，俱波羅夷。」

時諸比丘共白衣浴室中浴，白衣取其形相語諸女人。又身相觸生染著心，遂致反俗、作外道者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若共白衣浴室中浴，偷羅遮。」

有一摩訶羅比丘，夢中與本二行婬。覺已，出房高聲大喚：「我非沙門、非釋種子！」諸比丘問其故，答言：「我與本二行婬。」又問：「汝本二今在何許？」答言：「在我本生聚落。」又問：「彼來耶？汝往耶？」答言：「彼不來，我不往。」又問：「云何得共行婬？」答言：「夢中行婬。」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犯；不繫念在前眠，得突吉羅罪。」

有一比丘立小便，狗來銜其男根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不犯，立小便得突吉羅罪。比丘住處不應畜如是畜生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一比丘男根長，以欲心自刺大便道中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犯！」
有一比丘身體弱，以男根自刺口中，亦如是。
有一比丘坐禪，魔女來至其前。比丘見生染著心，不覺起捉彼女。女便走，比丘亦走逐之。彼女至一死馬中沒，比丘便於馬上行婬，即生悔心，語諸比丘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僧與彼比丘作波羅夷白四羯磨。」
彼比丘應至僧中，脫革屣，偏袒右肩，禮僧足，踧跪合掌，作如是白：「我某甲比丘犯婬即生悔，不覆藏，今從僧乞波羅夷羯磨。願僧與我波羅夷羯磨！」如是三乞。
應一知法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犯婬即生悔，不覆藏，從僧乞波羅夷羯磨。僧今與作波羅夷羯磨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犯婬，乃至僧今與作波羅夷羯磨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說。
「僧與某甲比丘作波羅夷羯磨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佛言：「彼比丘盡壽不得授大比丘食，而自從淨人受。若布薩、自恣，作諸羯磨時，若來者善；若不來，彼此無犯。」
有比丘共天女、龍女、阿修羅女行婬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皆犯。」
有一比丘至他作食處，取一鉢羹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汝以何心取？」答言：「以盜心。」佛言：「若直五錢，犯波羅夷；若減五錢，偷羅遮。」入他園中盜心取一果、菜，亦如是。
有一比丘為賊所剝，諍得衣物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不犯。」
復有比丘為賊所剝，已入賊手，或已持去，後追奪得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汝心捨衣未？」答言：「未捨。」佛言：「未捨不犯，已捨便犯。」
有阿練若處比丘，見野猪被箭走來，共相語言：「當莫道見！」獵師尋至，問比丘：「見我所射猪不？」答言：「何處有猪？是誰猪？無有猪。」後作是念：「我言無猪，將無得藏猪罪？」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不犯。若有如是因緣作餘語破其問，皆無罪。」
有阿練若處比丘，見獵師得生鹿，繫已捨去，比丘以憐愍心解放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不犯。然不應於他物方便放之，犯者突吉羅。」憐愍心放他一切眾生，亦如是。
有比丘見拘樓荼銜肉飛，戲逐令放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不犯。然不應於無益處，方便令彼失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一比丘見他牛隨路行，盜心驅，即悔而捨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不犯，得偷羅遮罪。」

有比丘見水澍物，盜心接得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若直五錢，波羅夷。」
有比丘去祇洹不遠，見他耕田，語言：「此是僧田，汝勿耕之！」耕者念言：「諸比丘有勢力，若訟我，或致失物。」便止不耕。比丘還祇洹問諸比丘：「此是誰田？」諸比丘言：「是某居士田。」便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不犯。若於無益處作方便，欲令失，皆突吉羅。」
時十七群童子為賊所抄，父母啼哭懊惱。畢陵伽婆蹉乞食見之，問其意故，具以事答。畢陵伽婆蹉即入定觀，見賊將著阿夷羅河洲上，便以神足取還，各著其家閣上，語其父母言：「勿復啼哭！汝兒今皆還家，重閣上戲。」後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不犯。得突吉羅罪。」
有比丘為利養故，自長己年大於他人。後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不犯，故妄語得波逸提罪。」
有一住處比丘與白衣共井。白衣以盜心偏多取水，比丘亦以盜心作是念：「我今何為獨不多取？」未取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若長取他水，直五錢波羅夷。」
有比丘於彼處盜他衣直五錢，來此賣不直五錢，謂不犯波羅夷。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本處直五錢，波羅夷。若於彼處不直五錢，來此賣直五錢，偷羅遮。」
有比丘盜他佛經，謂是佛語無犯。後疑問佛，佛言：「計紙筆書功，直五錢犯。」
爾時拘舍彌有一長者，見法得果，常供給諸比丘。長者及姊各有一子，二人常共供養長老阿酬比丘。長者臨欲終時，示阿酬比丘寶藏處所，語言：「我命終後，彼二子中若信樂佛法，於諸比丘常無所愛者，可示此藏。」言已氣絕。阿酬比丘後察二子，其子背正，而姊子信樂，便語姊子令得寶藏。其子聞之，即往阿難所，問言：「父之遺財應屬誰耶？」答言：「應屬子。」便語阿難言：「我父寶藏阿酬比丘與我姑子。」阿難即往語阿酬言：「汝非沙門、非釋種子！」阿酬答言：「我是沙門、是釋種子！自可依諸經律，共判此事。」阿難言：「此事居然，何須經律？」時諸長老比丘皆是阿酬而佐助之，阿難、阿酬二眾於是各別，不復和合六年之中共安居，住處皆不布薩、自恣。聲聞遐邇，徹于梵天。
時羅睺羅遊迦維羅衛城，諸釋種女皆共出迎，具說此事：「如何世尊泥洹未久，眾僧便不和合，乃經六年？我等欲和合之，不知方便。」羅睺羅言：「我當教汝，令彼和合。阿難尋來，諸有嬰兒，皆抱迎之；以兒著地，兒必當啼。阿難必問：『何不抱取？』汝當

答言：『若長老與阿酬和合，我等然後乃當取兒！』以此方便可令和合。」
阿難須臾便至，五百釋女抱兒出迎，皆著阿難前地，兒即大啼。阿難果言：「何不抱取？」同聲答言：「若長老與阿酬和合，我等乃當還取此兒！」阿難感其此意，又愍嬰孩，語言：「姊妹取兒，我當與彼和合。」便還集僧，優波離問阿難：「比丘不與取有幾種，非沙門、非釋種子？」答言：「有三種：自取、教人取、遣人取。」又問阿酬：「汝自取、教人取、遣人取不？」答言：「不！」又問阿難：「阿酬比丘有何過？」阿難言：「阿酬無愆，是我之過！」於是阿難僧中遍唱：「是我之過，阿酬無愆。」便向阿酬懺悔和合。
有一比丘本是偷兒，語諸比丘：「可共至彼聚落取物。」諸比丘便從其語，先往取之。彼比丘於後生疑問佛：「我如是教人盜，犯波羅夷不？」佛言：「不犯，得偷羅遮罪。」
有比丘取他覆塚衣、塚上幡、塚間衣、神廟中物，他所護者。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他心未捨取，直五錢皆波羅夷。廟中物雖無主，而是官所護者，亦如是。」
有比丘瞋他故，或燒其家、或燒其田穀財貨。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不犯，得偷羅遮罪。瞋故，破壞他物，亦如是。」
有比丘於鼠穴中得千兩金囊，盜心取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屬鼠物，不犯；得偷羅遮罪。若盜心奪鳥獸物，亦如是。」
有比丘於食上輒食他分，他問：「誰食我分？」答言：「我食！」彼瞋。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非盜心不犯，不應輒作同意食他分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比丘蒲博，賭取人物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不犯，得突吉羅罪。」
有二比丘同意更相著衣，後相瞋謗以為偷。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不犯。不應輒同意著他衣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時跋難陀與估客共道行，到關稅處，估客從跋難陀借囊，密以大價珠著囊中還之，跋難陀不覺。出關已，索囊中珠，跋難陀言：「我不取汝珠。」估客言：「汝實不取，我向借汝囊，以珠著中耳！」即還其珠。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不犯。若欲出關，人從借物；還已，應抖擻看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時旃荼修摩那比丘尼弟子，至師檀越家詐云：「師病索三種藥粥。」得已，於外自食。其家婦女後往問訊言：「阿姨病差不？」答言：「我都不病，何以問我？」便以具說。師語弟子：「汝偷我粥！」答言：「我實不偷，於和尚作同意取耳！」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不以盜心，不犯；得故妄語，波逸提罪。」

有比丘見主人田無水，決屬他水澆之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若直五錢犯。」
有高處比丘擲他衣，與下處比丘，俱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若盜心擲，波羅夷；無盜心取，偷羅遮。若無盜心擲，偷羅遮；盜心取，波羅夷。俱盜心，俱波羅夷；俱無盜心，俱偷羅遮。」
有比丘盜心貿僧好物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貿直五錢犯。」
時有比丘以石擲蛇，誤著人死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汝以何心？」答言：「欲擲殺蛇。」佛言：「人死無犯，擲蛇犯突吉羅。」
有比丘殺獼猴，以似人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奪畜生命，犯波逸提。」
有一婦人夫行不在，傍通有娠，從常供養比丘乞墮胎藥；與之兒死，母不死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犯。若欲墮胎，母死、兒不死，犯偷羅遮；若俱死，犯波羅夷；若俱不死，犯偷羅遮。按腹墮胎，亦如是。」
有諸比丘不樂修梵行，而不罷道，還就下賤；於高處自墜取死，墮下人上，下人死，己不死。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汝以何心？」答言：「欲自墮死。」佛言：「彼死，無犯；作方便自殺，皆偷羅遮。」
有二比丘先相瞋，後共道行，於路相打，一人遂死。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汝以何心？」答言：「瞋心。」佛言：「無殺心，不犯；瞋他比丘得波逸提罪。從今不聽相瞋、未相悔謝共道行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比丘打殺鬼，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犯偷羅遮。」
有比丘欲殺彼，而誤殺此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不犯，得偷羅遮罪。」
時諸比丘為利養故，種種讚歎他戒成就，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成就；而密以自美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若如是等不分明自說，皆犯偷羅遮。」
毘舍離有一大樹名尼拘類，蔭五百乘車。花色比丘尼見，語諸比丘尼言：「我在天上時，插耳邊華如此樹大。」諸比丘尼謂無此理，種種呵責：「云何比丘尼，自說得過人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天上實有此華，華色比丘尼實語，無犯。」
毘羅茶私呵比丘身生五百癰瘡，癰瘡潰爛不可視。華色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共問訊，見已便笑。諸比丘尼呵責：「云何無憐愍心，見比丘如此，方更笑之？」華色答言：「此比丘過去世時作大國王，名毘竭婆，我時為作第一夫人。其王強取五百童女，破其當世，以此因緣，無數百千萬歲墮大地獄，苦毒燒煮，餘報受此五百

癰瘡。」諸比丘尼謂無此理，種種呵責：「云何比丘尼，自稱得過人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彼比丘實爾！華色說實，無犯。」
時長老目連語諸比丘言：「我見阿耨達池有蓮華，大如車輪。」諸比丘不信，謂是虛說得過人法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實有此華，目連說實，無犯。」
有諸比丘虛說得過人法，作如是言：「我有業報因緣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智。」後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不犯，得偷羅遮罪。」
有諸比丘虛說得過人法，作如是言：「我得天眼、天耳、他心智，諸漏已盡。」後疑問佛，佛言：「犯。」
有一婆羅門請僧食，言：「大德諸羅漢來坐食。」食竟言：「諸羅漢還去。」諸比丘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人自作此讚歎，皆無犯。」
有諸比丘為利養故，坐、起、行、立、言語安詳，以此現得道相，欲令人知。後疑問佛，佛言：「如是等現異，皆犯偷羅遮。」
有諸比丘臨欲命終，應墮地獄，悉見地獄諸相，阿傍在前；又有比丘應生天，悉見諸天宮殿，聞音樂聲，天子、天女在前語言。皆以語人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是應生瑞相，非妄語，無犯。」
有諸比丘本欲說餘事，後非意說過人法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非是本意不犯，得偷羅遮罪。」
有諸比丘語白衣言：「若有住汝房者，皆成就如是如是道法。」後自往住，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作如是等方便，皆犯偷羅遮。」
有諸比丘自說得過人法，欲令人聞，而非人聞；又欲令非人聞，而人聞；又欲令人、非人聞，而無聞者。皆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皆犯偷羅遮。」
時目連語諸比丘：「某甲居士婦當生男。」彼當產時轉為女。波斯匿王與阿闍世王共戰，目連言：「波斯匿王當勝。」而反不如。後更集戰，復言：「阿闍世王當勝。」亦反不如。諸比丘呵責言：「云何虛說得過人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如目連語，但觀其前，不觀後耳！」
時有比丘搔隱處，不淨出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汝以何心？」答言：「始末無有出意。」佛言：「無犯。若欲出，而出，僧伽婆尸沙；欲出，不出，偷羅遮。」以暖水浴、向火炙，不淨出，皆如是。
有比丘憶行欲事不淨出，生疑問佛。佛言：「汝以何心？」答言：「我憶行欲事，不淨自出。」佛言：「不犯；憶行欲事，突吉羅。」
有比丘故以形撐衣出不淨，謂不犯僧伽婆尸沙。問佛，佛言：「如是比丘出不淨，僧伽婆尸沙；不出，偷羅遮。」

有比丘於女像邊出不淨，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若出不淨，僧伽婆尸沙；不出，偷羅遮。」
時有比丘以肘築女人身，復有比丘以鉢鉤牽女人。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皆犯偷羅遮。若捉其衣、牽捉其繩杖，亦如是。」
有比丘，女人在床上、船車上、樹上，欲心搖之。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若如是比丘，皆犯偷羅遮。」
時有女人著青衣，比丘見語言：「姊妹！汝許青。」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犯偷羅遮。若如是因形，而作惡語，皆如是。」
時有夫婦共鬪不和合，比丘往和合之。生疑問佛，佛言：「若夫婦義已離，和合者，僧伽婆尸沙；若未離，無犯。」
五分律卷第二十八

五分律卷第二十九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五分之八比丘尼法

爾時世尊還歸舍夷，未至迦維羅衛城，止尼拘類樹下。淨飯王出迎，遙見世尊容顏殊特，猶若金山，前禮佛足，而說偈言：

「生時相師記，　我聞致初敬，
樹傾時稽首，　道成今三禮。」

說此偈已，却坐一面。佛為說種種妙法，乃至見法得果。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踧跪合掌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與我出家受具足戒。」佛即觀之，見王出家更無所得，便白王言：「莫放逸！次第自當得此妙法。」於是求受三歸五戒。受五戒已，佛更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還歸所住。王歸宮已，庭中三唱：「若欲於如來正法律中出家者聽。」

時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聞王此唱，即與五百釋女前後圍繞，持二新衣出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自織此衣，今以奉上，願垂納受！」佛言：「可以施僧，得大果報！」復如上白，佛言：「可以施僧，我在僧數。」復如上白，佛言：「我受一，以一施僧。」然後受教，施佛及僧。瞿曇彌復白佛言：「願聽女人於佛正法出家受具足戒！」佛言：「止，止，莫作是語！所以者何？往古諸佛皆不聽女人出家。諸女人輩自依於佛，在家剃頭著袈裟衣，勤行精進，得獲道果。未來諸佛，亦復如是。我今聽汝以此為法！」瞿曇彌如上三請，佛亦如上三不聽許。於是瞿曇彌便大啼哭，禮足而退。

佛從迦維羅衛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，遊行人間。瞿曇彌與五百釋女自共剃頭，著袈裟衣，啼泣隨後，恒於世尊宿處而宿。

佛漸遊行到舍衛城，住於祇洹，瞿曇彌及五百釋女泣涕在門。阿難晨出見其如此，即問其故，答言：「大德！世尊不聽女人出家受具足戒，我等是以自悲悼耳！願為啟白，令得從志！」阿難即還，頭面禮足，具以白佛。佛止阿難亦如上說。阿難復白佛言：「佛生少日，母便命終。瞿曇彌乳養世尊，至于長大，有此大恩如何不報？」佛言：「我於瞿曇彌亦有大恩，其依我故，識佛法僧，而生敬信。若人依善知識，識佛法僧生信敬者，於彼人所，若以衣食醫藥盡壽供養，所不能報！」阿難復白佛言：「若女人出家受具足

戒，能得沙門四道果不？」佛言：「能得！」阿難言：「若得四道，世尊！何為不聽出家受具足戒？」佛言：「今聽瞿曇彌受八不可越法，便是出家得具足戒。何謂八？比丘尼半月應從比丘眾乞教誡人；比丘尼不應於無比丘處夏安居；比丘尼自恣時，應從比丘眾請三事見聞疑罪；式叉摩那學二歲戒已，應在二部僧中受具足戒；比丘尼不得罵比丘，不得於白衣家說比丘破戒、破威儀、破見；比丘尼不得舉比丘罪，而比丘得呵比丘尼；比丘尼犯麁惡罪，應在二部僧中半月行摩那埵，半月行摩那埵已，應各二十僧中求出罪；比丘尼雖受戒百歲，故應禮拜、起迎新受戒比丘。」阿難受教，即出語瞿曇彌：「汝諦聽！我說佛所教。」瞿曇彌更整衣服，遙禮佛足，長跪合掌，一心而聽，阿難具說如上，瞿曇彌言：「猶如年少男女淨潔，自喜沐浴身體，著新淨衣。有人惠與瞻婆花鬘、婆師華鬘、優鉢羅華鬘、阿提目多伽花鬘，其人歡喜，兩手捧取舉著頭上。我今頂受世尊法教，亦復如是。」復白阿難：「願更為我入白世尊云，我已頂受八法！於八法中，欲乞一願，願聽比丘尼隨大小禮比丘！如何百歲比丘尼禮新受戒比丘？」

阿難復為白佛，佛告阿難：「若我聽比丘尼隨大小禮比丘者，無有是處。女人有五礙：不得作天帝釋、魔天王、梵天王、轉輪聖王、三界法王。若不聽女人出家受具足戒，佛之正法住世千歲；今聽出家，則減五百年。猶如人家多女少男，當知其家衰滅不久。」又告阿難：「若女人不於我法出家受具足戒，我般泥洹後諸優婆塞、優婆夷，當持四供，隨比丘後，白言：『大德！憐愍我故，受我供養。』若出門見，便當牽臂言：『大德於我有恩，乞暫過坐，使我獲安！』若道路相逢，皆當解髮，拂比丘足，布令蹈上。今聽出家，此事殆盡！」阿難聞已，悲恨流淚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先不聞，不知此法，求聽女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我先知，豈當三請？」佛告阿難：「勿復啼泣！魔蔽汝心，是故爾耳！今聽女人出家受具足戒，當應隨順我之所制，不得有違；我所不制，不得妄制！」阿難即出，具以佛教語瞿曇彌。瞿曇彌歡喜奉行，即成出家受具足戒。復白阿難：「此五百釋女，今當云何受具足戒？願更為白！」阿難即以白佛，佛言：「即聽波闍波提比丘尼為作和尚，在比丘十眾中，白四羯磨受具足戒。聽一時羯磨三人，不得至四。」

既受戒已，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，與五百比丘尼俱到佛所，頭面禮足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云何著衣？」佛言：「如比丘法。」又白：「云何食？」答言：「聽乞食。」又白：「云何布薩？」答言：「聽別布薩，半月從比丘僧乞教誡人。」又白：「云何結安居？」答言：「聽於屋下結三月安居。」又白：「云何自恣？」答言：「聽別自恣。往比丘僧中，請見聞疑罪。」又白：「云何受迦

絺那衣？」答言：「聽白二羯磨四月日受。」又白：「云何畜皮革？」答言：「聽作行來革屣。」又白：「云何滅諍？」佛言：「聽以七滅諍法，滅四事諍。」

爾時諸比丘尼不先授弟子二歲戒，便授大戒，愚癡無知，不能學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應如是：先授二歲不得殺生、二歲不得偷盜、二歲不得婬、二歲不得妄語、二歲不得飲酒、二歲不得非時食。」

時有一比丘尼媒嫁，犯僧伽婆尸沙。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告諸比丘：「聽二部僧白四羯磨與彼比丘尼半月摩那埵。」

彼比丘尼應到僧中，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禮二部僧足，白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某甲比丘尼媒嫁，犯僧伽婆尸沙罪，今從僧乞半月摩那埵。願僧與我半月摩那埵！」如是三乞。

應一比丘唱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尼媒嫁，犯僧伽婆尸沙罪，從僧乞半月摩那埵。僧今與半月摩那埵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尼媒嫁，犯僧伽婆尸沙罪，從僧乞半月摩那埵。僧今與半月摩那埵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三說。

「僧已與某甲比丘尼半月摩那埵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僧既與行摩那埵，應晨起掃灑比丘尼住處諸房，泥治壁地，應有水處皆取令滿，諸有可作皆應作之；若客比丘尼來、比丘尼去，亦皆應白。又應將一比丘尼為伴至比丘住處，若有可作，皆應如上作之；若客比丘來、若比丘去，亦皆應白；日欲暮，還比丘尼住處。如是半月行已，於二部僧各二十人中，求出罪羯磨，如比丘法。

時諸比丘尼不禮比丘，無人教誡，愚癡無知，不能學戒。以是白佛，佛呵責言：「我先說八不可越法，百歲比丘尼禮新受戒比丘。云何於今而不禮敬？」呵已，告諸比丘：「從今聽諸比丘隨次禮上座；諸比丘尼禮一切比丘，亦隨次自相禮；式叉摩那禮一切比丘、比丘尼，亦隨次自相禮；沙彌亦如是；沙彌尼禮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式叉摩那、沙彌，亦隨次自相禮。」

有比丘尼在高處禮下處比丘、或在比丘後、或於傍邊禮、或手捉足、或膝著地禮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皆不應爾！聽比丘尼去比丘不近不遠，合掌低頭，作是言：『和南。』」

時諸比丘尼髮長，佛言：「應求女人剃之。若無女人，聽使男子；但不得獨、不得令捉，有餘比丘尼伴為捉，然後使剃。」

時諸比丘尼，從比丘尼受經，誦不能得。復有一比丘尼，從比丘尼受一波羅提木叉，多日不能得。後從比丘受即得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比丘尼從比丘受經。若經中有麁惡語，聽書授；若不知書，聽隔障授；若無障隔，聽相背授。」

有諸比丘尼與比丘共布薩，見比丘犯罪，便欲舉之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尼不得共比丘布薩。應半月請一比丘，令從比丘僧乞教誡人。」

諸比丘不肯為乞，佛言：「聽比丘尼為作供養，鉢囊、漉水囊、腰繩、香油、前食、後食。」

或未布薩為白、或已布薩乃白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於唱說不來諸比丘欲清淨時，從坐起，在僧前立，白言：『大德僧聽！某精舍和合比丘尼僧，頂禮和合比丘僧足，乞教誡人。』」

若僧先已差教誡人，上座應答：「從某甲比丘受。」若僧無所差人，有能說法者，應答：「往某甲比丘邊受。」若復無者，應答：「此無差教誡人，又無能說法者。汝等莫放逸！」

諸比丘尼明日應來問：「乞教誡比丘竟，為白僧不？」此比丘應傳上座語，語之。

有諸比丘尼，共比丘自恣。比丘尼欲往阿練若處就比丘自恣，道中遇賊、水、火，有命難、梵行難、衣鉢難；又更相待，稽留自恣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比丘尼不得共比丘自恣，應別自恣，從比丘僧請見聞疑罪。」

時聚落中無比丘，諸比丘尼往阿練若處請見聞疑罪，或道遠不達、或彼比丘不為和合，遂不得請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阿練若處比丘為比丘尼來聚落自恣、為其和合。諸比丘尼應先集眾自恣，然後差比丘尼，就比丘僧請見聞疑罪。」

至已，偏袒右肩，脫革屣，遙禮僧足。然後入僧中，合掌曲身，白言：「某精舍和合，比丘尼僧頂禮和合比丘僧足。我等比丘尼僧和合，請大德僧自恣說見聞疑罪。」如是三請。

時諸比丘語波闍波提比丘尼言：「汝無和尚，不成出家受具足戒。」彼便生疑，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汝受八不可越法時，已是出家受具足戒。」

有比丘尼誘弄比丘言：「我是族姓，禮儀備舉，女工具足。」意欲給侍彼比丘，便生染著心，不復樂道，遂致反俗。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尼不應誘弄比丘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
有諸比丘尼來比丘住處，或露胸脇、或露髀膊，諸比丘見生染著心，不復樂道，遂致反俗。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從今不聽比丘尼入比丘住處！」

既不得入，便無教誡，愚闇無知，不能學戒。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如法比丘尼聽入，亦應喚來。」
既喚不來，佛言：「喚不來，突吉羅！」
時諸比丘尼不共比丘語，無人教誡，愚闇無知，不能學戒。諸比丘尼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時優蹉比丘尼數數犯罪，比丘尼僧與作不見罪羯磨，便啼哭言：「我愚癡，僧與我作不見罪羯磨，我或於中更犯麁罪！願僧為我解此羯磨！」諸比丘尼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為解羯磨，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尼伴之，共語、共同行止。」
一比丘尼唱言：「阿姨僧聽！今差某甲比丘尼，伴優蹉比丘尼共語、共同行止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阿姨僧聽！今差某甲比丘尼，伴優蹉比丘尼共語、共同行止。誰諸阿姨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差某甲比丘尼，伴優蹉比丘尼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有比丘尼月水出，污脚及衣；入聚落乞食，諸白衣見譏呵。佛言：「若比丘尼月水出時，不聽入聚落乞食。聽聚糧，亦聽弟子并為乞；若無弟子，聽著月水衣乞食。」
有諸貴姓女出家不著覆肩衣，諸白衣見其肩臂，共調弄之，皆懷慚恥。諸比丘尼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著覆肩衣！」
時諸比丘尼弟子學二歲戒不合意，便與受具足戒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從今聽合和尚、阿闍梨意，乃為集十眾。」
至受戒處，將欲受戒人著眼見，耳不聞處，和尚應為求羯磨師及教誡師。得已，羯磨師應羯磨教誡師，令出外教，唱言：「阿姨僧聽！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，某甲作教誡師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彼教誡師應行初法，先問和尚：「此欲受具足戒人，學二歲戒日滿不？衣鉢具不？」若言不具，應語令具；若言具，復應問：「為是己有？為是借？」若言借，應語借主捨與；然後乃往欲受戒人所，語言：「汝莫恐怖，須臾當著汝於高勝處！」
若先不諳悉，應小披衣觀看，無遮受戒法不？問言：「何者是汝僧伽梨、憂多羅僧、安陀會、覆肩衣、水浴衣？」彼若不識，應語令識。次與受衣鉢，如比丘中說。
復應語言：「汝某甲聽！今是實語時，我今問汝，若有當言有，若無當言無。女人有如是病：癩病、白癩病、乾痟病、癲狂病、癰疽、漏病、脂出病，如是等重病，汝有不？不負債不？非他婦不？夫主聽不？不屬官不？非婢不？是人不？是女人不？女根具足不？汝非黃門不？非石女不？非二道合不？月水出不？不常出不？學二

歲戒日滿不？已求和尚未？父母聽不？欲受具足戒不？如我今問，後僧中亦當如是問汝，汝亦當如是答彼。」
教誡師應還僧中立，白言：「我已問竟！」
羯磨師應白僧言：「阿姨僧聽！某甲求某甲受具足戒，某甲已問竟，今聽將來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教師應往將來，教禮僧足。禮已，將至羯磨師前，教踡跪合掌向羯磨師，從僧乞受具足戒。教言：「我某甲，求某甲和尚受具足戒；今從僧乞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僧濟拔我，憐愍故！」如是三乞。
教師然後還復坐，羯磨師應白僧：「阿姨僧聽！此某甲，求某甲受具足戒；彼從僧乞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我今於僧中問諸難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應語言：「汝聽！今是實語時，我今問汝，若有便言有，若無便言無。」乃至「欲受戒不？」皆如上問。
如上問已，羯磨師復應唱言：「阿姨僧聽！此某甲，求某甲受具足戒；彼從僧乞受具足戒，自說無諸難事、學二歲戒滿、五衣鉢具、已求和尚、父母已聽，欲受具足戒。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阿姨僧聽！某甲，求某甲受具足戒。」乃至「和尚某甲。誰諸阿姨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說。
「僧已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彼和尚、阿闍梨，復應集十比丘尼僧，將受戒人往比丘僧中。在比丘羯磨師前小遠，兩膝著地，乞受具足戒。羯磨師應教言：「我某甲，求某甲和尚受具足戒，已於一眾中受具足戒竟，清淨無諸難事、已學二歲戒滿、衣鉢具足、已求和尚、父母已聽、不犯麁惡罪，欲受具足戒；今從僧乞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僧濟拔我，憐愍故！」如是三乞。
三乞已，羯磨師應白：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，求某甲受具足戒，已於一眾中受具足戒竟，清淨無諸難事、已學二歲戒滿、先所應作已作、衣鉢具足、已求和尚、父母已聽、不犯麁惡罪，欲受具足戒；今從僧乞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大德僧聽！此某甲，求某甲受具足戒。」乃至「僧今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誰諸長老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」如是第二、第三說。
「僧已與某甲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
復應語言：「某甲聽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說八波羅夷法，若比丘尼犯此一一法，非比丘尼、非釋種女。一切不得婬，乃至以染著心看他男子。若比丘尼，行婬法乃至畜生，非比丘尼、非釋種女。是中盡形壽不應犯！」若能持，當言：「能！」
「一切不得偷盜，乃至草葉。若比丘尼，若聚落、若空地，他所守護物，盜五錢、若過五錢，非比丘尼、非釋種女。是中盡形壽不得犯！」若能持，當言：「能！」
「一切不得殺生，乃至蟻子。若比丘尼，若人、若似人，自手斷命、持刀授與、教人殺、教死、讚死，非比丘尼、非釋種女。是中盡形壽不應犯！」若能持，當言：「能！」
「一切不得妄語，乃至戲笑。若比丘尼，自無過人法，若言有諸禪解脫、三昧、正受、若道、若果，非比丘尼、非釋種女。是中盡形壽不應犯！」若能持，當言：「能！」
「一切不得親近男子。若比丘尼，欲盛變心摩觸男子身，髮已下，膝已上；若男子作如此摩觸，亦不得受，若按、若掐、若舉、若下、若捉、若牽，非比丘尼、非釋種女。是中盡形壽不應犯！」若能持，當言：「能！」
「一切不得與男子共住、共語。若比丘尼，欲盛變心受男子，若捉手、若捉衣、若期行、若獨共行、若獨共住、若獨共語、若獨共坐、若以身相近，具是八事，非比丘尼、非釋種女。是中盡形壽不應犯！」若能持，當言：「能！」
「一切不得隨順非法比丘語。若比丘尼，知和合比丘僧，如法舉比丘；而隨順此比丘。諸比丘尼語言：『姊妹！此比丘，為和合比丘僧如法舉。汝莫隨順！』如是諫，堅持不捨；應第二、第三諫。第二、第三諫，捨是事善；不捨者，非比丘尼、非釋種女。是中盡形壽不應犯！」若能持當言：「能！」
「一切不應覆藏他麁惡罪。若比丘尼，知他比丘尼犯波羅夷罪。彼後時，若罷道、若死、若遠行、若被舉、若根變，語諸比丘尼，作如是語：『我先知是比丘尼犯波羅夷罪。』不白僧、不向人說，非比丘尼、非釋種女。是中盡形壽不應犯！」若能持，當言：「能！」
「諸佛世尊善能說喻，示現現事：猶如針鼻缺，不復任針用；猶如人死，終不能以此身更生；猶如多羅樹心斷，不生不長；猶如石破，不可還合。若比丘尼，於此八法犯一一法，還得比丘尼，無有是處。」
復應語言：「汝某甲聽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說是八不可越法，汝盡形壽不應越。比丘尼半月應從比丘眾乞教誡人；比丘尼不應於無比丘處夏安居；比丘尼自恣時，應從比丘眾請三事見聞疑罪；式叉

摩那學二歲戒已，應在二部僧中受具足戒；比丘尼不得罵比丘，不得於白衣家說比丘破威儀、破戒、破見；比丘尼不應舉比丘罪，比丘得呵比丘尼；比丘尼犯麁惡罪，應在二部僧中半月行摩那埵，半月行摩那埵已，應各二十僧中求出罪；比丘尼雖先受戒百歲，故應禮拜、起迎新受戒比丘。」

復應語言：「汝某甲聽！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說是四依法，盡形壽依是出家受具足戒。依糞掃衣，出家受具足戒。」若能，當言：「能！」

「若得長衣，劫貝衣、欽婆羅衣、俱捨耶衣、芻摩衣、芻彌衣、婆舍那衣、阿呵那衣、瞿茶伽衣、麻衣應受。」

「依乞食法，出家受具足戒。」若能，當言：「能！」

「若得長食，僧食、前食後食、請食應受。」

「依麁弊臥具，出家受具足戒。」若能，當言：「能！」

「若長得庵屋、重屋、大小房、方圓屋應受。」

「依下賤藥，出家受具足戒。」若能，當言：「能！」

「若長得酥、油、蜜、石蜜應受。」

復應語言：「某甲聽！汝已白四羯磨受具足戒竟，羯磨如法。諸天、龍、鬼神、乾闥婆常作是願：『我等何時當得人身，出家受具足戒？』汝今已得，如人得受王位，汝今受比丘尼法亦如是。汝當忍易共語、易受教誡！當學三戒，滅三毒，出三界成阿羅漢果。餘所不知者，和尚、阿闍梨當為汝說。」

時有一婬女名半迦尸，於正法律出家，欲往阿練若住處受具足戒。諸賊聞之欲逆道伺取，彼女人亦聞不敢去。諸比丘尼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聽白四羯磨遙為受具足戒。」

彼和尚、阿闍梨先為集十比丘尼僧，與受戒竟，置受戒人著一處；將十比丘尼僧往阿練若處，皆禮比丘僧足。

羯磨師為從僧乞戒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某甲，求某甲受具足戒；已於一眾中受具足戒竟，清淨無諸難事、已學二歲戒滿、先所應作已作、衣鉢具足、已求和尚、父母聽許、不犯麁惡罪，欲受具足戒；今從僧乞受具足戒，和尚某甲。願僧濟拔之，憐愍故！」如是三乞。

比丘羯磨師應以其乞辭如上白四羯磨。羯磨已，和尚、阿闍梨，將十比丘尼僧還至本受戒處，呼受戒人，令禮僧足，在羯磨師前蹲跪合掌。羯磨師為說僧所作白四羯磨，令聽已，然後如上具說八墮法、四譬喻法、八不可越法、四依法，乃至「餘所不知者，和尚、阿闍梨當為汝說。」

有諸比丘尼著光色衣，以為飾好。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比丘尼似婬女，欲求男子！」諸比丘尼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

羅！」
有諸比丘尼畫眼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尼患眼須畫，佛言：「病者聽畫。」
有諸比丘尼在比丘前行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尼遙見比丘來，便住不敢前去，妨乞食。佛言：「若去遠者，聽在前行。」
有諸比丘尼在比丘前嗅氣唾地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尼加趺坐，月水出污脚跟，人見譏呵；又有一比丘尼加趺坐，蜣蜋虫入女根中，以此致病。白佛，佛言：「一切比丘尼皆應累趺坐，若加趺坐應互伸一脚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居士欲與比丘尼貿易住處，諸比丘尼不敢。佛言：「聽與貿易。」
有諸比丘尼如刺靴法，張衣刺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若衣捲縮，聽安綦。」
有諸比丘尼於住處，處處大小便，臭穢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應作廁。」
諸比丘尼深作廁坑，落胎著中，除糞人見，譏呵言：「此輩常讚歎離欲、欲想、欲熱；而行其事，恐人知之，落胎廁中。何不罷道，受五欲樂？」諸比丘尼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不應深作廁坑；極深聽捲手一肘，小作口。」
有諸比丘尼以鉢及囊盛胎，晨朝棄之。時波斯匿王邊境有事，遣軍征之，有信樂佛法者，作是念：「我今當先與出家人食，然後乃行。」即遣信覓，遇見彼比丘尼，請還施食。比丘尼言：「汝並前去，我隨後往。」便苦請之，強將俱還；出鉢下食，見小兒胎，便種種譏呵言：「此等常說慈愍護念眾生，而今親自殺兒。無沙門行，破沙門法！」諸比丘尼以是白諸比丘，諸比丘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比丘尼乞食時見比丘，應出鉢示。」
諸比丘尼便都出鉢傾側示之，以妨乞食。佛言：「但粗示，令知其空。」
有比丘尼產一男兒，不知云何，以是白佛。佛言：「聽白二羯磨差一比丘尼伴之！」
應一比丘尼僧中唱言：「阿姨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尼生男兒，今差某甲比丘尼伴之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「阿姨僧聽！此某甲比丘尼生男兒，今差某甲比丘尼伴之。誰諸阿姨忍，默然；不忍者，說。僧已差某甲比丘尼，伴某甲比丘尼竟；僧忍，默然故。是事如是持。」
二比丘尼捉兒生疑，佛言：「無犯！」
二比丘尼共兒眠生疑，佛言：「亦無犯！」

莊嚴兒，共嗚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聽洗浴，與乳哺。若離懷抱，應與比丘令出家；若不欲令出家，應與親，親養令長成。」
有諸比丘尼，比丘僧請不次第往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！應次第差往。」
有諸比丘尼入聚落，不繫下衣，墮地露形。佛言：「應以腰繩繫之。」
作腰繩大長，佛言：「聽繞腰一匝。」
作腰繩大廣，佛言：「極廣聽廣一指。」
作雜色腰繩，佛言：「不應爾！聽純一色。」
有諸比丘尼著輕衣入聚落，風吹露形。佛言：「聽上下安鉤紐、帶繫之。」
有諸貴姓女出家擎鉢乞食，手寄。佛言：「聽作絡囊盛鉢乞食。」
掛腋下，汗污、塵入。佛言：「聽作覆鉢巾。」
有諸比丘尼作蠱道，欲殺眾生。佛言：「若作蠱道，欲殺眾生，偷羅遮；作呪術起死人，欲殺眾生，亦如是。」
有諸比丘尼畜種種雜色衣，諸白衣譏呵言：「此諸比丘尼正似婬女！」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」
諸比丘有宿食，諸比丘尼無食，不敢與。佛言：「聽與無犯。比丘尼宿食與比丘，亦如是。」
有諸比丘至比丘尼住處，無淨人授食。佛言：「無淨人時，聽比丘尼授食與比丘，無犯。比丘授食與比丘尼，亦如是。」
有諸比丘尼作酒沽，多人譏呵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偷羅遮！」
有諸比丘尼畜田、犁牛、奴，自看耕種。諸白衣譏呵：「此諸比丘尼亦自看耕田，與我何異？」佛言：「不應自看，應使淨人知。犯者突吉羅！」
有諸比丘尼出息，多人譏呵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偷羅遮！」
有諸比丘尼畜婬女，坐肆賃之；多人譏呵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偷羅遮！」
有諸比丘尼壓油賣，多人譏呵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偷羅遮！」
有諸比丘尼蹧脚戲，多人譏呵。佛言：「不應爾，犯者突吉羅！懸繩自掛戲，亦如是。」
有諸比丘尼住處失火，佛言：「應打揵搥，若唱令集，皆共救火，土坋、水澆、以水漬衣撲滅。」
時有眾多居士請比丘尼僧食。諸比丘尼晨朝著衣持鉢，到請家方相問大小，日時遂過，居士譏呵：「此諸比丘尼正似婆羅門女！相問知經多少，多者為大。我今設供，日時已過，當如之何？」以是白佛，佛言：「若大眾會時，聽上座八人相問大小，以次坐，餘人得座便坐。」

五分律卷第二十九

五分律卷第三十(彌沙塞)

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

第五分之九五百集法

爾時世尊泥洹未久，大迦葉在毘舍離獼猴水邊重閣講堂，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，皆是阿羅漢，唯除阿難。告諸比丘：「昔吾從波旬國，向拘夷城；二國中間，聞佛世尊已般泥洹，我時中心迷亂，不能自攝。諸聚落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或躃、或踊，宛轉于地，莫不哀號，嘆速、嘆疾：『世間空虛，世間眼滅！』時跋難陀先遊於彼，止眾人言：『彼長老常言：「應行是，不應行是；應學是，不應學是。」我等於今，始脫此苦！任意所為，無復拘礙。何為相與，而共啼哭？』吾聞其語，倍復憂毒，佛雖泥洹，比尼現在，應同勗勉共結集之；勿令跋難陀等別立眷屬，以破正法。」諸比丘咸以為善，白迦葉言：「阿難常侍世尊，聰叡多聞，具持法藏，今應聽在集比尼數。」迦葉言：「阿難猶在學地，或隨愛恚癡畏，不應容之。」

時阿難在毘舍離，恒為四眾晝夜說法，眾人來往，殆若佛在。有跋耆比丘於彼閣上坐禪，以此鬧亂不得遊諸解脫三昧，作是念：「阿難今於學地應有所作，為無所作？而常在憒鬧，多有所說。」既入定觀，見應有所作。復作是念：「我今當為說厭離法，使其因悟。」便往阿難所，為說偈言：

「靜處坐樹下，　心趣於泥洹；
汝禪莫放逸，　多說何所為？」

諸比丘亦語阿難言：「汝應速有所作！大迦葉今欲集比尼法，而不聽汝在此數中。」阿難既聞跋耆比丘所說偈，又聞迦葉不聽在集比尼數中，初中後夜勤經行、思惟，望得解脫，而未能得。後夜垂過，身體疲極，欲小偃臥，頭未至枕，豁然漏盡。諸比丘知，即白迦葉：「阿難昨夜已得解脫，今應聽在集比尼數！」迦葉即聽，於是迦葉作是念：「何許多有飲食、床坐、臥具，可得以資給集比尼？」唯見王舍城足以資給，便於僧中唱言：「此中五百阿羅漢應往王舍城安居，餘人一不得去！」

作是制已，五百羅漢至王舍城，於夏初月，補治房舍、臥具；二月，遊戲諸禪解脫。三月，然後共集一處，於是迦葉白僧言：「大

德僧聽！我今於僧中，問優波離比尼義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時優波離亦白僧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今當答迦葉比尼義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迦葉即問優波離：「佛於何處制初戒？」優波離言：「在毘舍離。」又問：「因誰制？」答言：「因須提那迦蘭陀子。」又問：「以何事制？」答言：「共本二行婬。」又問：「有二制不？」答言：「有！有比丘共獼猴行婬。」
迦葉復問：「於何處制第二戒？」答言：「在王舍城。」又問：「因誰制？」答言：「因達膩吒。」又問：「以何事制？」答言：「盜瓶沙王材。」
迦葉復問：「於何處制第三戒？」答言：「在毘舍離。」又問：「因誰制？」答言：「因眾多比丘。」又問：「以何事制？」答言：「自相害命。」
迦葉復問：「於何處制第四戒？」答言：「在毘舍離。」又問：「因誰制？」答言：「因婆求摩河諸比丘。」又問：「以何事制？」答言：「虛稱得過人法。」
迦葉作如是等問一切比尼已，於僧中唱言：「此是比丘比尼、此是比丘尼比尼，合名為比尼藏。」
迦葉復白僧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今欲於僧中，問阿難修多羅義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阿難亦白僧言：「大德僧聽！我今當答迦葉修多羅義。若僧時到僧忍聽。白如是。」
迦葉即問阿難言：「佛在何處說增一經？在何處說增十經、大因緣經、僧祇陀經、沙門果經、梵動經？何等經因比丘說？何等經因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諸天子、天女說？」阿難皆隨佛說而答。
迦葉如是問一切修多羅已，僧中唱言：「此是長經，今集為一部，名長阿含；此是不長、不短，今集為一部，名為中阿含；此是雜說，為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天子、天女說，今集為一部，名雜阿含；此是從一法，增至十一法，今集為一部，名增一阿含；自餘雜說，今集為一部，名為雜藏，合名為修多羅藏。我等已集法竟，從今已後，佛所不制，不應妄制；若已制，不得有違。如佛所教，應謹學之。」
阿難復白迦葉言：「我親從佛聞：『吾般泥洹後，若欲除小小戒，聽除。』」迦葉即問：「汝欲以何為小小戒？」答言：「不知！」又問：「何故不知？」答言：「不問世尊。」又問：「何故不問？」答言：「時佛身痛，恐以惱亂。」迦葉詰言：「汝不問此義，犯突吉羅。應自見罪悔過！」阿難言：「大德！我非不敬戒，

不問此義；恐惱亂世尊，是故不敢！我於是中不見罪相，敬信大德，今當悔過！」
迦葉復詰阿難言：「汝為世尊縫僧伽梨，以脚指押，犯突吉羅，亦應見罪悔過！」阿難言：「我非不敬佛，無人捉綦，是以脚押。我於是中亦不見罪相，敬信大德，今當悔過！」
迦葉復詰阿難言：「汝三請世尊，求聽女人於正法出家，犯突吉羅，亦應見罪悔過！」阿難言：「我非不敬法，但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，長養世尊至大出家，致成大道。此功應報，是以三請。我於此中亦不見罪相，敬信大德，今當悔過！」
迦葉復詰阿難言：「佛臨泥洹現相語汝：『若有得四神足，欲住壽一劫，若過一劫，便可得之。』如來成就無量定法，如是三反現相語汝，汝不請佛住世一劫，若過一劫，犯突吉羅，亦應見罪悔過！」阿難言：「我非不欲請佛久住，惡魔波旬厭蔽我心，是故致此！我於此中亦不見罪相，敬信大德，今當悔過！」
迦葉復詰阿難言：「佛昔從汝三反索水，汝竟不奉！犯突吉羅，亦應見罪悔過！」阿難言：「我非不欲奉！時有五百乘車上流厲渡，水濁未清，恐以致患，是以不奉。我於此中亦不見罪相，敬信大德，今當悔過！」
迦葉復詰阿難言：「汝聽女人先禮舍利，犯突吉羅，亦應見罪悔過！」阿難言：「我非欲使女人先禮舍利，恐其日暮不得入城，是以聽之。我於此中亦不見罪相，敬信大德，今當悔過！」
阿難敬信大迦葉故，即於眾僧中作六突吉羅悔過。
迦葉復詰阿難言：「若我等以眾學法為小小戒，餘比丘便言，至四波羅提提舍尼，亦是小小戒；若我等以至四波羅提提舍尼為小小戒，餘比丘便復言，至波逸提亦是小小戒；若我等以至波逸提為小小戒，餘比丘便復言，至尼薩耆波逸提，亦是小小戒。俄成四種，何可得定？」迦葉復言：「若我等不知小小戒相，而妄除者，諸外道輩當作是語：『沙門釋子其法如烟，師在之時，所制皆行；般泥洹後，不肯復學。』」
迦葉復於僧中唱言：「我等已集法竟，若佛所不制，不應妄制；若已制，不得有違。如佛所教，應謹學之。」
時長老富蘭那在南方，聞佛於拘夷城般泥洹，諸長老比丘共集王舍城論比尼法。自與眷屬如屈伸臂頃來到眾中，語迦葉言：「我聞佛泥洹，上座比丘皆共集此，論比尼法，為實爾不？」迦葉答言：「大德！實爾。」富蘭那言：「可更論之！」迦葉即如上更論。論已，富蘭那語迦葉言：「我親從佛聞，內宿、內熟、自熟、自持食、從人受、自取果食、就池水受、無淨人淨果除核食之。」迦葉答言：「大德！此七條者，佛在毘舍離，時世飢饉乞食難得，故權

聽之。後即於彼還更制四，至舍衛城復還制三。」富蘭那言：「世尊不應制已還聽，聽已還制。」迦葉答言：「佛是法主，於法自在。制已還聽，聽已還制，有何等咎？」富蘭那言：「我忍餘事，於此七條不能行之！」迦葉復於僧中唱言：「若佛所不制，不應妄制；若已制，不得有違。如佛所教，應謹學之。」

爾時拘舍彌闡陀比丘觸惱眾僧，不共和合。有一比丘安居竟，往迦葉所，具以事白。迦葉語阿難言：「汝往拘舍彌，以佛語、僧語，作梵壇法罰之。」阿難受使，與五百比丘俱往。闡陀聞阿難與五百比丘來，出迎問阿難言：「何故來此？將無與我欲作不益耶？」答言：「乃欲益汝！」闡陀言：「云何益我？」答言：「今當以佛語、僧語，作梵壇法罰汝！」即問：「云何名梵壇法？」答言：「梵壇法者，一切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不得共汝來往交言。」闡陀聞已，悶絕躃地，語阿難言：「此豈不名殺於我耶？」阿難言：「我親從佛聞：『汝當從我得道！』汝起，為汝說法。」彼便起聽。阿難為說種種妙法，示教利喜，即遠塵離垢，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

集比尼法時，長老阿若憍陳如為第一上座，富蘭那為第二上座，曇彌為第三上座，陀婆迦葉為第四上座，跋陀迦葉為第五上座，大迦葉為第六上座，優波離為第七上座，阿那律為第八上座，凡五百阿羅漢不多不少，是故名為五百集法。

五分律第五分之十七百集法

佛泥洹後百歲，毘舍離諸跋耆比丘始起十非法：一、鹽薑合，共宿淨；二、兩指抄食食淨；三、復坐食淨；四、越聚落食淨；五、酥、油、蜜、石蜜，和酪淨；六、飲閣樓伽酒淨；七作坐具，隨意大小淨；八、習先所習淨；九、求聽淨；十、受畜金銀錢淨。彼諸比丘常以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盛滿鉢水，集坐多人眾處，持鉢著前以為吉祥，要人求施。時諸白衣男女大小經過前者，便指鉢水言：「此中吉祥！可與衣、鉢、革屣、藥直。」有欲與者，與之；不欲與者，便譏呵言：「沙門釋子不應受畜金銀及錢！設人自與，不應眼視，而今云何作此求施？」

時長老耶舍迦蘭陀子，在彼獼猴水邊重閣講堂，語諸比丘言：「汝莫作此求施！我親從佛聞，若有非法求施、施非法求，二俱得罪！」語諸比丘已，復語諸白衣男女大小：「汝等莫作此施！我親從佛聞，若非法求施、施非法求，二俱得罪！」

彼諸比丘得金銀錢已，語耶舍言：「大德！可受此分。」答言：「我不受非法求得施分！」復語言：「若不自受，可以施僧。」答

言：「我既不受，云何施僧？」於是諸比丘便以耶舍前教白衣，為罵白衣，與作下意羯磨。羯磨已，耶舍言：「我親從佛聞，若僧與作下意羯磨，應差一比丘為伴謝諸白衣。」諸比丘便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伴之，耶舍即將至白衣所，正值五百優婆塞聚在一處，便語之言：「諸君當知，是法，我說是法；非法，我說非法。是比尼，我說是比尼；非比尼，我說非比尼。是佛教，我說是佛教；非佛教，我說非佛教。我先所說，使諸優婆塞瞋，今來謝過！」諸優婆塞皆大驚言：「大德！何時為我等說：是法、是比尼、是佛教，使我等瞋，而來見謝？」耶舍更語諸人言：「世尊一時在王舍城耆域菴羅園。時瓶沙王諸大臣共集王門，作如是議：『沙門釋子應受畜金、銀、珠寶及用販賣。』時彼眾中有一大臣名珠髻，語眾人言：『勿作此議，沙門釋子不應受畜金、銀、珠寶及用販賣。』即以此事往白世尊：『我之所說，將無過謬？』佛言：『汝之所說正得其中！所以者何？我常說此，沙門釋子不應受畜金、銀、珠寶及用販賣。』復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遣告眾人，令知非謬！』佛言：『大善！』又告珠髻：『譬如日月，為烟、雲、塵、阿修羅，四曀所蔽，不明、不淨。沙門、婆羅門有四種曀，亦復如是：或不斷愛欲，行於婬法；或耽酒食，不能除斷；或專作邪命，以自給活；或受畜金、銀、珠寶及用販賣。若人以五欲為淨，是人則以受畜金、銀、珠寶及用販賣為淨；若人以受畜金、銀、珠寶及用販賣為淨，是人則以五欲為淨。若人依我出家受具足戒，而以受畜金、銀、珠寶及用販賣為淨者，當知是人必定不信我之法律。我雖常說須車求車，須人求人，隨所須物皆聽求之；而終不得受畜金、銀、珠寶及用販賣。』」耶舍說此已，又言：「我先說是法、非法，是律、非律，是佛教、非佛教，是佛所說、非佛所說。」諸優婆塞言：「我等於此語中，無不信樂。今毘舍離，唯有大德是沙門釋子。願受我等盡壽住此四事供養！」

耶舍謝諸優婆塞已，與僧使比丘俱還僧坊。跋耆比丘問僧使比丘言：「耶舍比丘已謝諸優婆塞未？」答言：「已謝！但諸白衣皆信其語，咸作是言：『今毘舍離唯有大德！』已請盡壽四事供養，於我等輩無復宜利。」跋耆比丘復以耶舍前教諸比丘，為罵僧，犯波逸提。語言：「汝當見罪悔過！」耶舍答言：「我無罪可見，云何悔過？」跋耆比丘便聚集，欲與作不見罪羯磨。於是耶舍便以神足飛往波旬國。

時波利邑有六十比丘皆是阿練若，三衣、乞食、糞掃衣、常坐、露地坐，具足三明六通，悉是阿難弟子；俱共飛來，向毘舍離。耶舍見之，便置衣鉢於虛空中，猶如著地，與彼比丘共相問訊，具說跋

耆比丘十種非法，語言：「大德！我等當共論比尼法，以滅斯事，勿使跋耆比丘破於正法！」彼比丘莫逆於心，欲共同滅。
復有三十波利邑比丘，德皆如上，亦是阿難弟子，在摩偷羅國。耶舍與六十比丘作是議言：「得彼三十比丘同我等者，必得如法滅彼惡事。」議已，便共飛往彼比丘所，具如上說，彼亦莫逆於心，欲共同滅。
復有波利邑三十比丘德皆如上，亦是阿難弟子，在阿臘脾邑。耶舍復與九十人作如上議，往到其所具如上說，彼亦同心欲共滅之。
時長老三浮陀在阿呼山上，耶舍復共百二十人作如上議，往到其所具如上說，彼亦同心欲共滅之。
時長老離婆多在拘舍彌城，得慈心三昧，有大眷屬。耶舍復與百二十一人亦如上議，往到其所具如上說，彼亦同心欲共滅之。
時跋耆諸比丘，聞耶舍往拘舍彌離婆多所，便載滿船沙門衣、鉢，諸所須物，亦欲往彼行貨求助。其船中伴有一持律比丘名沙蘭，竊獨思惟：「跋耆比丘為如法不？」即依諸經律察其所為，為不如法。時空中神三反唱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跋耆比丘所行非法，如汝所見！」跋耆諸比丘到拘舍彌，皆共上岸到長老離婆多所，白言：「我等多載沙門所須之物，來奉大德。願為納受！」答言：「我衣鉢具足，不復須之！」又白言：「若不多須，願受少許！」答言：「我衣鉢已備，不得為汝虧法有受！」離婆多有一弟子名曰達磨，常侍左右，跋耆諸比丘便往其所，語言：「我有沙門所須之物，若有短乏，便可取之！」答言：「我皆自有，無所乏少。」跋耆諸比丘復言：「佛在世時，人來施佛，佛不受者以施阿難，阿難皆受。阿難既受，則是佛受。」達磨聞之，為受一物。受已，問言：「汝等何意強施我物？」答言：「欲汝為我白汝和尚，以力見助，不令耶舍壞我法律。」達磨便為往和尚所，白言：「和尚可助跋耆比丘。」答言：「行非法人，我所不助！」達磨復白：「願更籌量！」答言：「汝今勸我助非法人，非我弟子！從今勿復在我左右，我亦不復共汝語言！」達磨愧懼，出到跋耆諸比丘所。彼皆問言：「汝和尚有助我意不？」答言：「無有！徒令我今為汝受責，得不共語擯。」跋耆諸比丘問言：「汝今幾歲？」答言：「二十歲。」便言：「汝年德如此！何忍作此不共語擯？」
於是長老離婆多，作是念：「我若於此滅彼事者，彼造事人必更發起，今當共往就彼滅之。」念已，便與大眾俱之毘舍離城。
彼城先有比丘名一切去，於閻浮提沙門釋子中最為上座，得阿羅漢三明六通，亦是阿難最大弟子。耶舍於僧坊外語離婆多：「可往上座房敷臥具宿。」并具白上事。「我晨朝亦當問訊上座。」眾人既入僧房，彼上座為辦浴具，設過中漿。離婆多獨往上座房中敷臥具

宿，離婆多夜作是念：「此一切去羸老上座，猶尚剋厲，竟夜坐禪。我今何宜而得安寢？」一切去亦作是念：「此客比丘行路疲極，復兼洗浴，猶尚竟夜坐禪行道。我今云何而得安臥？」二人相推，遂竟夜坐禪。至後夜時，一切去問離婆多言：「汝今夜多遊何定？」答言：「我性多慈，今夜多遊此定。」一切去言：「此是麁定。」又問：「汝是阿羅漢非？」答言：「是！」

離婆多次問一切去言：「上座今夜多遊何定？」答言：「我性好空觀，今夜多遊此定。」離婆多言：「此是大人所行，何以故？空三昧是大人法。」又問：「上座是阿羅漢不？」答言：「是！」

後夜竟已，耶舍比丘到房前彈指，上座開戶，即入問訊。問訊已，離婆多問一切去言：「鹽薑合，共宿，淨不？」答言：「此事應僧中問：若獨問我，恐非法人以我為私，不容我作論比尼數。」於是離婆多即集僧，欲論比尼；而多亂語，便白僧言：「今日欲共論比尼法，而多亂語，不得有斷。彼此眾應各求四人，僧為白二羯磨，差為斷事主。」跋耆比丘先求四人：一名一切去、二名離婆多、三名不闍宗、四名修摩那。波利邑比丘亦求四人：一名三浮陀、二名沙蘭、三名長髮、四名婆沙藍。諸上座被僧差已，共作是議：「何許地閑靜平曠，可共於中論比尼法？」即遍觀察，唯毘羅耶女所施園好。離婆多即使弟子達磨往彼敷座：「若上座至，汝便避去！」受敕即敷，諸上座至次第而坐。於是離婆多問一切去上座言：「鹽薑合共宿，淨不？」答言：「不淨！」又問：「在何處制？」答言：「在王舍城。」又問：「因誰制？」答言：「因一阿練若比丘。」又問：「犯何事？」答言：「犯宿食，波逸提。」離婆多言：「此是法、此是律、此是佛教！跋耆比丘所行非法、非律、非佛教！今下一籌。」

離婆多復問：「兩指抄食食，淨不？」上座問：「云何名兩指抄食食淨？」離婆多言：「比丘足食已，更得食，以兩指抄食之。」答言：「不淨！」又問：「在何處制？」答言：「在王舍城。」又問：「因誰制？」答言：「因跋難陀。」又問：「犯何事？」答言：「犯不作殘食法食，波逸提。」離婆多言：「此是法！乃至非佛教！今下第二籌。」

復坐食淨、越聚落食淨，亦如是。下第三、第四籌。

離婆多復問：「酥、油、蜜、石蜜，和酪淨不？」上座問：「云何名酥、油、蜜、石蜜，和酪淨？」離婆多言：「非時飲之。」答言：「不淨！」又問：「在何處制。」答言：「在舍衛城。」又問：「因誰制？」答言：「因迦留陀夷。」又問：「犯何事？」答言：「犯非時食，波逸提。」離婆多言：「此是法！乃至非佛教！今下第五籌。」離婆多復問：「飲闍樓伽酒，淨不？」上座問：

「云何名闍樓伽酒？」離婆多言：「釀酒未熟者。」答言：「不淨！」又問：「在何處制？」答言：「在拘舍彌。」又問：「因誰制？」答言：「因沙竭陀。」又問：「犯何事？」答言：「飲酒，波逸提。」離婆多言：「此是法！乃至非佛教！今下第六籌。」
離婆多復問：「作坐具隨意大小，淨不？」答言：「不淨！」又問：「在何處制？」答言：「舍衛城。」又問：「因誰制？」答言：「因迦留陀夷。」又問：「犯何事？」答言：「犯波逸提。」離婆多言：「此是法！乃至非佛教！今下第七籌。」
離婆多復問：「習先所習，淨不？」上座問：「云何名習先所習？」離婆多言：「習白衣時所作。」上座言：「或有可習、或不可習。」離婆多言：「此是法！乃至非佛教！今下第八籌。」
離婆多復問：「求聽淨不？」上座問：「云何為求聽？」離婆多言：「別作羯磨，然後來求餘人聽。」答言：「不淨！」又問：「何處制？」答言：「在瞻婆國。」又問：「因誰制？」答言：「因六群比丘。」又問：「犯何事？」答言：「隨羯磨事。」離婆多言：「此是法！乃至非佛教！今下第九籌。」
離婆多復問：「受畜金銀及錢，淨不？」答言：「不淨！」又問：「在何處制？」答言：「在王舍城。」又問：「因誰制？」答言：「因難陀、跋難陀。」又問：「犯何事？」答言：「犯受畜金銀及錢，尼薩耆波逸提。」離婆多言：「此是法！乃至非佛教！今下第十籌。」
問竟共還，更都集僧，離婆多於大眾中，更一一如上問一切去，下一籌乃至第十籌。於是離婆多唱言：「我等已論比尼法竟，若佛所不制，不應妄制；若已制，不得有違。如佛所教，應謹學之。」
爾時論比尼法眾，第一上座名一切去，百三十六臘；第二上座名離婆多，百二十臘；第三上座名三浮陀、第四上座名耶舍，皆百一十臘，合有七百阿羅漢，不多不少，是故名為七百集法。
五分律卷第三十
罽賓律師佛陀什，彌沙塞部僧也！
以大宋景平元年秋七月達于揚州，冬十一月，晉侍中瑯琊王練，比丘釋慧嚴、竺道生，請令出焉。佛陀什謹執梵文，于填沙門智勝為譯，至明年十二月都訖。考正理歸文存簡備，雖不窮原，庶無大過。願以塵露崇廣山海，貽于萬代同舟云爾！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